

原跋刊本移卷末

考刊本改後同

後刊本改

原跋

至和嘉祐間歐陽子永叔以古文章句名天下士者
率曰今韓愈而歐亦規愈自名者予退索其師友淵
源得所謂公是劉子與歐文誼往返所以考質訓迪
甚具劉子談詠記載一曰歐九二曰歐九語意簡逸
竊怪永叔抱負如爾公是何遇之淺也豈其微學授
受抗顏博喻者法當如此乎於是悉取其經小傳權
衡百工同道諸篇觀其破去百氏離異光澄演迤則
寢寢乎周末鄒魯之遺音已其規模不但漢也嗟乎
是歐陽子之所以敬學者歟其後蘇彥瞻執贄見公
長安曰是出于天不可及者是氣也而彥由亦曰今
之伯夷不可尚已宜乎高風絕學近世咸不知貴或



粗知之而不得其趣者真有以也公從孫和澄出公家帖視予凡兩紙予興然有異嗚呼將擴是意抑亦有所憫也乎無寧亦有所勉也乎丁亥仲冬望日西蜀九華子負某書

此自序用也

雜律賦自序

當世貴進士而進士尚詞賦不為詞賦是不為進士也不為進士是不合當世也君子何亟乎合當世曰不得已焉耳得已則君子必不賴也農夫無終歲之業則愁商賈無朝夕之益則憂士無所委贄之道也予始不願為進士其後遂勉為進士豈自謂能之哉雖然郡國進士過數萬舉於尚書者乃數千升於天子者數百耳選之如此之精也得之難也此不宜有非其才而使予也居天下第一虛言者以為命實事者以為幸二者皆知言予自視缺然吾猶欲著所不宜以誠二者之言故取所嘗為律賦編之以盡吾短而題其首是其中也獨無有道乎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一

賦一

秦昭和鐘賦 并序

祕閣有秦昭和鐘形制絕異其始得之幽
雍之間其銘首曰不顯朕皇祖十有二公
云云其藏於冊府久矣予因為之賦直集
賢院作

閱故府之藏器歷先秦之遺蹤哀三代之逾遠美昭
和之寶鐘何形制之瑰譎駭觀聽之鮮同上盤拏而
天矯若騰蛟兮升龍下紉結而扶猗狀菱華與芙蓉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彼僻陋之小國曾鑄作之絕工非以其銘祖考之休
烈交人神之肅雖者哉越千祀而獨存兮俟有道而
一見諒鬼神之神圖佑兮謀盛德之幽贊夫固夏聲之
所出兮襲二周之餘徽苟延陵之既沒兮哀知音其
為誰詢欵識之尚傳兮邈沮頡之遺迹世行隸之趨
俗兮又雖從而不可觀響沉潛以寂默兮文幽晦而蔽
匿鮮人情之好假兮在獨異而為謫幸蒙君之厚德
兮發陰壤之祕封去瓦石之汙處兮歷君門之九重
庇高閣之虛爽兮參衆寶而見容儷笙鏞以干際兮
終詭時而不逢審則而儀量兮尚毋惑於權度推律
而考鈞兮猶將謹夫韶濩等弃之而勿庸兮喟觀者
之未晤保厥美以安處兮焉惆悵而懷遇

拼攔賦

圓方相摩純粹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拼
攔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
無附枝匪其旁兮密葉森森劍戟銑兮溫潤可親庶
而不傷兮霜雪青青不界僵兮壽比南山邈其無疆
兮被髮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蹇無所妨兮苦身
克已用不失職兮磨頂至踵尚禹墨兮黃中通理類
有得兮屹如承天孔武且力兮慄其無華不尚色兮
表英象木如絕墨兮播棄蠻夷反自匿兮邈世無悶
曷幽嘿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為則兮

罪歲賦并序

星傳歲星所居五穀逢昌又曰其國不可

伐伐之反受其殃所從來久遠矣自去年
而歲旅於烏帑及今暮焉烏帑曰翼軫翼
軫楚也自黔中至于長沙自鄢郢至於鄂
皆楚也於歲星至之日郢大水壞其兩邑
其後黔中長沙之蠻皆叛所殺略編戶不
可勝紀吏士死者數十人所沒扈養死者
數千人今又大旱安在其逢昌且不可伐
也予甚惑之作罪歲賦云

昔余受命於聖哲分謂天道其不吾欺何重華之莫
予諒兮忽乎使予以交疑歲涸灘之南征兮旅烏帑
以能回美瞽史之有言兮曰久慶而無蓄皇天既付
至仁兮同下民以為歸忽不察不哀兮紛多故而逢

殆民離散而震愆兮洵擾擾兮晦在何向者慕用之
誠兮今顧為此敦害水與旱以並興兮中與外而交
悴天蒼蒼其不言兮吾誰與鑒夫賞罰吾初惡夫佞
人兮在邦家而必聞羌名是而實非兮苟以濟夫不
仁何重華之昭晰兮猶有此之不情棄終古之所守
兮喪厥初之令名察重華其若茲兮又况三苗與驩
咄寧世道之交喪兮余壹不知其郵入周章兮帝廷
出旁皇兮兩垣哀蠢蠢兮下民君胡悅而宴安祛君
蔽兮任忠敷大德兮無窮降福兮穰穰憂民兮懍懍
往者不可及兮來者猶可終也

病暑賦

伊年六月天久不雨陽亢而不反陰竿而不能舉赫

蘇州府志卷之

蘇州府志卷之

蘇州府志卷之

分歎歎上下瘴暑其中人也墜蟬鬱蠖若熏若曠若
烹若灼若病大甚而不可救藥若壯士之困而莫之
解縛若昔酒之醒若毒蟲之若漬膠漆若債溝壑若
高之季慄乎厥角若秦之敝無所措手足目眩白黑
耳亂清濁噫其甚也哉彼天地之工信有所謂造化
者邪陰陽之樞信有所謂陶冶者邪一動一靜信有
所謂橐籥者邪彼其鎔之爍之炊之沃之萬物職職
其所以作也邪唯其若是以少者且壯而老矣鮮者
且花而槁矣若膏之燃若薪之傳若影之改而不見
其朕焉豈不悲夫孰能違俗之昏昏去物之汶汶歟
大莫之所極超無有而獨存亘萬古而一息兮吾請
從其後云

離憂賦

抱戚戚以長處兮弔惻惻以自眎
離離以駿邁兮精蒙蒙而就翳氣
質亂以膠輻兮形奕沕而荒瘁
信民生之多艱兮伊天命之方摯
知墮性之無續兮畏忝經而遺義
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
卒撫心以抑志矣諒投艱以遺大
胄帝堯之餘烈兮歷三正而相仍
下天漢而逾熾兮啟東藩於大彭
國交誼以泯芬兮賢辟世而迅征
邈江介以幽處兮汜三徒而弗聲
求王明而受福兮祖來儀於太平
自彭城以皆江友群龍以登績兮
勅休命於遠夷兆別子於都邑
分更名教於京師繇清白以象賢
兮爰頽慶而歷茲馭長策以適駿
兮周窮荒而不敵輸歡以馴教兮

楚變服而來嬉中心寔使生外分謀大道之難推惟
保姓之蟬聯兮上參差以千歲裕後葉之孔艱兮憚
情申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不克荷而為罪誨丁
寧之在耳兮洵僂俛而遠殆忽馳思於昊天兮又寤
癖而自懟發與齡以交永兮旦命訴而罔害涼不肖
而遭愍兮曾夫人之髣髴原本始而罔豫兮心涓湯
以崩潰覲履厚而戴高兮顧久生其誰賴願去人間
以超舉兮復供養以弭憂苟一觀於顏色兮豈餘生
之足留中恍忽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脩天不可以
忘兮道不可與謀毋苟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狗鶩
父以寡尤

在陳賦 并序

予讀孔子世家蓋三至陳皆困焉及他傳
記亦徃徃言孔子在陳時事竊以謂賢者
辟地翔而後集危邦不居以彼其明聖則
宜有以先知無顛沛之憂矣然而動離厄
難至於門人加踈喟然思歸遂終不寤何
哉予甚惑焉作賦以辯之 陳州作

循太昊之故墟兮撫上古之遺風世超絕而莫紀兮
竊獨悲夫孔公在天縱之將聖兮亦何所其不容周
四海而歷聘兮汜栖遲於此邦似先迷而後得反過
涉而為凶方從者之告病兮門人愠而加踈雖藜藿
有不具兮死與生而雜居麟傷足於鉏商兮龜見縻
於豫且處陷阱而不知避兮謂聖智其焉如其身之



不皇恤兮庸後世之能圖游中國莫我信兮在蠻貊
而行乎吾誠疑此二三兮亦君子之病諸惟微服以
過采兮又接浙而去齊詭蒲盟而信邁兮臨晉淵而
思歸狂狡無所售其謀兮奸邪不得以遂非亦何先
覺之昭昭兮至于今而忽迷信天命之固然兮亦人
事之未盡非驕氣與矜色兮繆伯陽之所狗儻修身
以飾智兮惑任公之幽訓不捐盡而絕學兮觴菜子
之深吝時滑稽而倨傲兮自晏嬰而患進夫大白必
污兮大直必曲賈章甫而適越兮諒求榮而愈辱天
下多大國兮何獨安此陋俗謂舜後為庶幾兮曰不
知韶之已亡明桀天之遠集兮既驚愚而駭狂不德
我以刺譏兮反仇予以甲兵鷓鴣之智不給處兮千

古之愚而知來孰有誠明之全德兮顧臨幾而惑哉
信天命之固然兮迨無妄而為災所貴松柏之特操
兮非以其在春夏而青青必將歷歲寒而後凋兮斯
可以見天地之炳靈且夫水激則旱矢激則遠孰知
夫桑落之下兮乃春秋以終顯感吾黨而懷歸兮聊
舒憂以淫衍躬木鐸而周流兮豈戚嗟而思反

奇羊賦并序

今年有貨藥於市者牽一羊有三口觀者
異之或謂物有同類而殊名六合內毛羽
鱗介不可勝紀也其罕見者人則怪之此
儻自一物而未必羊也為作賦訂其意
庚子作

伊造化之播物兮猶巧治之曲變雖膠轄而紛錯兮亦同形而相嬗何茲羊之瑰異邈獨遠於天理孰祖曹之自出兮不屬毛而離裏察飲齟其如衆兮駭形貌之時詭岳兮運頤粲兮嚼齒剛外柔中名祥實毀安芻豢之近禍兮衆樞機以便己彼率然之救首兮雖謝害而弗如虺爭利而自傷兮愧厥貪之有餘揆四氣之平分兮察五緯之盈虛萬物莫能兩大兮是曷德而至於斯體離明之炎上兮曾何視之不遠象充說之引吉兮又奚狠之甚反抑神靈所不化兮宜茲世之或鮮儻殊方之異稟兮固非吾人之能辨或曰土之恠羴羊兮殆季孫之所嘗得無將聖之玄覽兮夫孰鑒其肝鬲或曰羊之神獬豸兮自堯時而來

靚殺庭堅之明允兮尚焉諱夫枉直試刑之而不喙兮諒以判夫羣惑誠存之而勿論兮慕哲人之遺則

下令如流水賦如令順民心

因人而治惟德之優下令而順如水之流蓋有悅從之美而無底滯之憂命苟出中勢殆無於反汗理符趨下速莫止於置郵稽昔伯臣誕修人紀謂君者所以出令必先於得衆令者所以馭俗故譬之流水得其道則萬方咸若猶川之決焉失其義則千里如澤之壅爾必也訐謨定命平易近民使上有淵源之喻下無墊隘之因先甲後庚示國彛之必信開物成務俾王澤之咸均且夫政不出於上則民無所軌令不行於下則君失其時欲其出於上莫若壹而止欲其

行於下莫順而已是以諭彼旁流達茲至理下而忘
返源於君豈源於山乎逝者如斯漸于人不漸于海
矣取類為密貽謀孔深蓋憲度者國之紀而主上者
民之心乎號未明戒泉流之胥敗遠猶斯布畏川壅
之為臨邇罔弗從遠無不順四邦之內泳其沫窮海
之表蒙其潤木鐸修禁譬決蒙而就卑象魏觀書法
行險而有信如是則君之發令也可不慎夫令之於
國也柰何忽諸焉有水逆行而物無傷者令廢格而
國不亂歟與其亂而救於後孰若詳而慎其初得百
姓之歡曾建瓴而何遠研諸侯之慮非赴壑而馬如
已矣乎功以衆成官以理盛未有違衆而功遂越理
而官正故君子於流水必觀焉以其有似於令

登臺觀雲賦

以書其祲祥
以為歲備

天事見象人君順時登觀臺而謹爾候雲物以書其
陟茲累土之居非求自佚占彼垂天之狀庶或前知
古之為邦敏於節事蓋陰陽之數不可以獨越則水
旱之變宜先其未至升高而望是臺也固經始於子
來推象而言彼雲也可逆為於歲備貴若候氏尊如
天王並有事於覽觀示察微於祲祥誠由慎德者固
務民者昌峻或九層豈憚煩於陟降變惟五色殆無
惑於豐荒若乃日月分至春秋啟閉氣動乎下而雲
為之出祥見乎上而物莫能蔽於是儼君儀以居高
詔保章而占歲義殊臨國固無魯史之譏志取望氛
允協楚臣之說豈不以先天者天所不違憂民者民

亦說隨故登臺_也可以知勤民之至觀雲者可以見奉天之為因夾壇以四通高為貴者辯郁紛之萬狀書用識之母以臺為奢其意甚美毋以雲為遠其應甚適胡不揆厥攸建察其所以備不虞者善政有焉無遠慮者近憂至矣故漢明復古見頌於孟堅魯僖秉常取貴於左氏稽合典禮昭明策書非臨下之為樂蓋恤人而有初寓目以觀陋章華之奉已非煙是紀類河廣之跂予彼執同律者聽軍事之吉凶序星辰者詔天文之精祲雖均先見之美本非南面之任固未若躬靈臺而候五雲順四時以施禁

有能有不能之謂賢無可無不可之謂聖賢也者擇

無可無不可賦

以聖人之道應物無方為節

善而固守聖也者體神而終靜萬物並作無得稱其名億變齊同莫不盡其性且夫自然為質不測為神尸居而龍變天運而日新能體全德是謂至人故雖有取捨其迹難窺雖有去就其情不私寂爾任物汎乎適時且若是而已矣魯何足以問之是以語著仲尼之賢毋意毋必詩頌文王之美不識不知豈非可否者倍之名變化者聖之道游于俗內者須有適而有莫躋于聖域者亦奚醜而奚好度材而處彼誠一曲之人與化而遷此蓋上天之造其大也無為其行也善應體達節以素遊觀萬物以交勝進退有義可

容伯夷之不屈各自守于一節詎兼通于庶物夫唯

已刊作地

抱惟睿之識應變而不窮蹈無名之方旁行而弗拂
且世之所謂可者未必可世之所謂愚故信其可而
作將同乎芻狗指其愚而去何異乎守株必也行無
轍迹獨與道俱苟出處之非已豈汗隆之在吾智絕
自私信能周于萬類天斯容物亦允奉于三無得是
道者靜而聖動而王蓋舉一而廢百者陋賤彼而貴
我者亡苟非聖人之性也孰能若是其無方者哉

我戰則克賦何以仁義行師有不克

以仁合衆以義濟師內緝和于中國外震懼于四夷
當之者失其據動之者悅而隨故曰我戰則克其義
在斯且夫以道德為藩以禮讓為國以忠信為用以
仁義為力故守必有威動則能克蓋威也無暴彊之

高刊作也

名克也非權詐而得在乎審所治脩厥誠使民愛之
若父母而敵畏之如神明若是則綏之而服令之而
行決機兩陣之間孰能違我制勝千里之外敢有爭
衡且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何衆人言之甚難而君子
用之反易蓋言之難以其有後患用之易以其無死
地無死地故雖柔而必彊有後患故雖勝而不義等
于廟堂之上寧越余心陳于原野之中罔違朕志且
彼憑其衆則不加我民恃其勇則孰若吾仁故金鼓
之聲未之能以會旌旗之用未之能以陳然而必敗
之形已兆于勅敵獨克之勢方在於斯人是以克伐
三苗禹誓羣后高宗討叛于鬼方周武致戎于商紂
念判伐而豈無謂奔北而則不乃知戰在勝不在多

術在德不在佗是以棄天時與地利貴王道與人和
四國順之顧獨夫其安往上帝臨汝非大愷而如何
若是失吾道者棄其衆敗其績亦孔之醜用吾義者
保其國伏其敵于戰何有益用不用之間為克不克
之道是以喟然嘆曰莫我知也夫何功業之可偶

孔子佩象環賦

謙以比德取其無窮聖人雖明而若蒙雖盈而若冲
却佩玉以居讓用象環而飾躬生而知之謙不期於
比德文為貴者義可見於無窮原夫服物者常士之
儀佩用者衆人之飾左結右設所以助成於儼恪退
揚進揖所以預防於淫慝然而非上聖之法豈中庸
之德故我以象為佩因環作則瑳而備用識純粹之

積中循之無端妙變化之不測豈無珠璣惡夫尚奇
豈無金碧為其異宜獨資巴浦之美外協聖師之為
昔以賄而焚軀吾無取爾今中規而成象禮之亦宜
其徒觀夫粲如英瓊結以綦綬忝逢掖而並用約華
組而獨受徑雖五寸以文理而獲稱佩可終身由旋
相而見取然則服稱其貌之謂中禮德過其飾之謂
好謙陋白珩之致侈袍素侈以無嫌容止可觀治猷
齒而為用肉好若一偉儒服之相魚雖無鏘鳴之音
吾見其美雖無希世之價吾貴其理蓋退讓者君子
服焉易簡而王事得矣豈非抗達節之休風導將聖
之深旨飾樞劔而崇武末可疑倫佩綬玦以斷疑胡
能為比象者何如由象表而名諸環者孰謂自環中

而錄夫游心於象表則合乎天縱應物於環中則契乎道樞嘉名體之沼合諒奇衰之獨無盛服以行初訝執規之子鞠躬而至遠同反絕之失嗟乎微言既亡去聖彌久蓋思其人則想見其為狀玩其服則兼明其所守有旨哉賦仲尼之象環不然則不

季春出火賦季春出火象天為之為

國有常憲月當季春俾出火以便俗示奉天而牖民治歷明時占心宿之昏見范金合土順炎精之日新眇觀古初啓廸法象星之神也猶隱見之有序火之利也宜出納之無爽蓋天人之相與或精祲之交蕩得不慎爾日用戒茲炎上著於月令候建辰而勿逾敬乃官儀勅司燿而攸掌能與世垂法授人以時仰

列舍以欽若率百工而悅隨察夫日月之交歲既單矣謹此陶冶之用民咸從之肇自五帝至于三季雖建國之不同其修火也無異蓋以稽合乾度正承天意且謂阜財之道貴節用而糞常燬物之功罔奸時而邀利是以及大辰之初見因成象之自然奮木鋒以修禁正夏數之得天大則焚于草萊符戴氏之舊記小亦鑽夫榆柳協鄒子之遺篇噫為政者毋慢於從辰制器者勿亟於行火慢則匱民而乏用亟則爭明而取禍故相土正其序商人因而勅興子產失其常士弱議其不可非夫識蹈先覺智周百為歷春秋而協紀奮淳耀以從宜又安得百姓與能咸富陶鈞之化六府交正茂聞定燁之期彼候西陸以啓冰古

定中而撥日或義專於荐享或功止於宮室豈詔司存而火紀時焉罷用於是乎出

王配于京賦以王配于京世德作求為韻

天哉天祚明德世有哲王纘乃祖之休烈配于京而溥將三后成功達孝思而維則四夷面內知聖德之無疆且昔者郡雄紛爭五季昏惑惟我藝祖自天生德內揖讓以興治外征伐以宣力武節颺逝怙惡者喪其巢盛德日新為善者得其職於是餘孽未靖神宗作求躬一戎以歸獸曠百王而繼周正朔所加蓋罔有於不服封禪之禮猶未皇乎聿脩克成大勲用集先帝丕顯元德發明王制上則升中於天下則作程於世故創業如彼之艱難守成若此之昭哲豈非

文武並用而治亂隨時明聖不同而述作相繼者哉宜乎世濟厥美王配于京寔對越而在上茲適駿而有聲亦何必道上古之書希成康之治語鴻荒之事慕堯舜之名且夫湛恩滂涌而易豐憲度著明而不昧故王在京而善繼帝在天而克配豈獨下武之什歌周發於丕承周禪之靈美姬公於褒對且上方法太祖之武以平叛繼二宗之文以永圖越無名之蕩蕩迄茲世之于因斯談之則何貴乎周錡考於往者將孰先於後都客有起而頌曰於皇上天輔景鏢分有赫天子恢聖作分祗適祖考垂矩矱分萬有千歲永欽若分

貴知我者希賦

以知我者希其貴多矣為韻

衆所共知者其器小人鮮能察者其理微故聖人不從事於俗老聃貴知我者希和其光同其塵毋卹驚民之怨出乎類拔乎萃豈嫌舉世之非然後觀其操之嵩；見其德之巍；已古之聖賢以賤為在已蓋審乎內外之分辨乎榮辱之理是以不同譽於流俗期度越於諸子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未遘真賞雖多亦奚以為忽逢知音有以少為貴矣且夫在邦必聞者斯佞人之行也遯世無悶者唯有德者能之如是則苟患乎不立無憂乎弗知過非其人則同舟有胡越之異得其所謂雖萬世猶旦暮之期物固有密不若踈衆不若寡與其顯於常士孰若稱於識者盡獲下流之譽我必其辱焉一遇忘言之知吾見其

珍也譬夫荆山之璞以非寶見欺魯郊之獸以不祥獲疑及夫被旌於卞氏見賞於仲尼然後一角之麟後王明其瑞矣連城之璧歷代仰夫溫其况乎道之精者可以神交不可以功計意之微者可以心照不可以言謂是以知之彌衆者其術彌下識之愈希者其身愈貴亦猶巴人之唱苟下俚皆可以繼聲虞韶之音非至人不能忘味豈得與世遯者應必少技與衆同者和必多而易求斯賤也已少則難得非貴如何嗟乎世之士務於人之知而不計其不可急於已之貴而不晤其在我將市義於比周而銜名於衆夥斯人也御原之徒歟道奚由果

三命不踰父兄賦

以內朝治親
尊卑以齒為後

叙刊作序
無刊作不

元聖制禮內朝治親屈三命之殊寵後先生於下陳受位造庭義不踰於父行循墻盡禮恭無亂於天倫古訓與稽舊章為美正外者必慎其內化遠者亦資於適由是勅公侯以惇睦自燕朝而基始班異官爵位雖極於命卿誰無父兄理自宜於叙齒踈不凌近卑無瀆尊修之廷內而君臣之叙立達於天下而孝友之教存車馬之賜雖優豈無定著長幼之倫勿廢以詔後昆然則百官踈也故朝於外九族親也故治於內於外故右賢而貴爵於內故尚親而立愛貴爵然後知王官之不可亂立愛然後見人道之不可廢禮或三賜親惟一槩若第若子敢介寵而自矜有尊有先宜適卑而少退肅肅合族雍雍在朝飾情文而

皆盡戒容貌之有驕名位不同彼鄉飲也或不齒之為尚少長有禮此宗室也宜入事而勿佻且夫事父嚴則忠可資於君事兄謹則順可達於治故尊尊貴貴者禮之叙親親長長者仁之至秦何治其外不脩其內有其一遂慢其二爵雖元士非父黨之可踰位絕諸昆亦鴈行之相次職在庶子教成有司示訓民於親愛昭辨等於尊卑想考父之益恭由茲可見雖唐堯之惇叙捨此奚為是謂人之大倫國之元紀以睦兄弟以親父子貴無驕汰之失賤有和順之理故曰正家而天下平非此則何以哉

士之相見摯以為儀必用雉以將命取擇交而有時

士摯用雉賦以相見之禮

考刊作敘

見於所尊常難進而謹爾執以自致示守介而如之
伊昔聖王慎別名類知禮之貴者褻欲人之交也有
義由是遠取諸物必依於摯四民殊業士獨有於常
心六禽異名雉可貽於尚志將使謹爾攸執慎其所
從深明出處之趣無煩左右之容志恥懷居擇文禽
而章物義羞屈節眦疏趾以思庸且夫無因而至者
殆或可疑非禮而動者何足為見必將稱摯以仗信
飭躬而進面雉寔有別士非自銜從大夫之後秉殊
羽舞之為游諸公之間拱若山雉之薦豈非用捨殊
揜尊卑異宜仰羔鴈而非僭顧雞鷩而若遺潔已不
汙取象爰資於禽作多文是富著誠足驗於離為然
則可殺不可辱者人之賢易得而難畜者鳥之美將

因物以昭德故習容而奉雉是以周公創典咸等於
諸臣虞舜省方特稱夫一死彼佩綏玦者但旌於屢
斷秉文行者或示於有章豈若煥翬翟而拱揖盛辭
讓之交相事賢友仁我則達剛毅之節書名委質我
則示耿介之方惜乎古風既渝澆俗浸啓進之禮吾
乃知摯雉之儀為國家之大體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

賦二

御試戎祀國之大事賦

戎在禦侮祀專饗神皆有邦之大事豈庶政以同倫
宜社而行外伸威於殊俗受釐以報內均福於生民
蓋所謂朝廷之先務教化之本因者也稽合前經發
揮至理政有常法事或殊軌以保民者莫若戎以馭
神者莫如祀善師不戰諒治體之孰加精意克禋春
彝倫之莫擬是故將命武事也必有歸朕將格神貺
也必先執膳蓋大其所當大尊其所可尊于戈省躬

宋 劉 敞 撰

信丕經之斯在玉帛薦德微末節以同論然則治道有後先國務有小大威四海者兵為急叙五經者祭為最民神之事不一皆以底和平腥熟之俎不同皆以福中外故聖王勞意於用象致誠於逆禧動則謹爾下皆仰之知夫事之大不在於彼禮之重莫先於斯亦猶仲尼陳三慎之端惟齋及戰箕子序八政之日魚祀與師用能祭典不奸天威無隕或謹以進胙或重之受脰邇遐一體懋武節而服從上下交歡歌德馨之明允故曰聖人之祭不能獨豐天下雖治亦將禦戎大而慎之則蒙福細而慢之則亡功謹禁暴戢兵之機維政之本明昭孝息民之義何治之隆盛哉丕冒羣生欽崇大節非戎無以威遠非祀無以著

繫故蠻夷服而鬼神饗焉有以緝熙於鴻烈

化成殿瑞芝賦

天瑞明德
芝秀於殿

惟皇四世德茂洽乎無極仁化昭乎上天伊中宸之祕地擢靈芝乎盛年徒觀其萃寶玉浮紫煙浸瑞露涵靈泉華燁煜居蛸蚶蓋所謂非致而致自然而然者也始其禦人獻祥宮童效異按以神謀稽以天意參以人謀驗以孝治伊化成者所以昭至德乎無窮彼芝秀者亦以見美包乎象瑞是謂道與之觀人與名騰茂實飛英聲昭絕代烜後生金為之華兮玉為之英報景貺融休明揚盛德誠至誠帝錫之命兮神儲之精悅爾而就脩焉而榮豈蕩蕩默默不知其力天台以三秀為奇銅池以九莖夸德語地則幽鄙較

美則昏吳豈若功就三后上陟於帝廷氣涵九重中
位於樞極於是天子怡爾而念茫然而思且曰見瑞
而怠者雖於災變無以異矣聞美而勸者吾與大夫
其勤圖之乃命吉士賓遠夷捐不急之務隆日新之
基夫然者將以升介丘之禪脩后土之祠豈獨堯仁
如天紀生階之奠茨漢道雜霸詠齋房之紫芝而已
哉於是擊壤之臣稱而言曰靈芝伊何有德斯秀昔
聞其傳今遂於覲濯淳治於風俗熙元化乎幽陋是
宜薦郊廟垂策書被金石昭樂胥使同穎之禾不能
遠過連理之木無以加於亂曰宋治有道自天眷兮
祥氣回復于斯殿兮萬有千歲尚無變兮

后非賢不又賦

君得賢者
而後寧又焉

歷選上古究觀盛君將圖治以無非忽得賢而未聞
兼聽萬機思降衷而俾又敷求多士貴圖任而成勳
發揮舊經稽合至德民不能自治待君而率教君不
能獨化待賢而宣力是以博選群智仰成衆職同體
之密若股肱之自然注意之勞期寤寐而必得此所
以流化率土熙功上天高拱而物服不言而教宣豈
非為之用者衆助之治者專聚精會神增固本朝之
重創業垂統盛推當世之賢且夫外輯四夷內懷中
夏一人之明也常戒乎遺遠萬乘之勢也幸難乎造
下釐爾天工屬之能者使其甚盛之德覃及乎方隅無
窮之休丕承乎宗社以見此非明君母以得士非賢
士母以康時譬猶濟川者假力乎舟楫禦侮者因備

乎藩籬其具脩則其事立其用闕則其功隳然而臨政而失人無足觀已捨賢而望治不亦遠而是以聖王總覽英雄旌別能否反席思進詢謀虛受重祿賞以勸其前遠讒邪以固其後名澤純粹士得以願忠功烈昭明下欣於戴后且虞舜之聖也由穆穆而興文王之仁也以濟濟而寧蓋好善者得民之大畧懿俊者事帝之丕經一德永孚寔茂宣於聖哉衆材並用彌上焯於君靈盛矣哉民非后罔安后非賢孰入母舉枉以亂直母損正以盈穢庶幾乎太平之功垂萬世而不廢

觀遠臣以其所主賦以視其所主人宜度哉為韻

善不徒立德常有鄰將盡遠臣之趣必原內主之因來賓于王信無迷於懷寶深察所館可不誤於知人原夫士無懷居居無常所欲精覈於趣操宜究觀於出處蓋夫人之過猶各於其黨士之窮必視其所與翔而後集既觀國以來斯為之先容庶推類而及女誠由考行于鄉里者易察擇於羈旅者難知故論其主也則情可見考其交也則行不疑仲尼悅司城之賢德斯著矣商鞅因景監之變禍亦宜其固未有仁者而依於不仁義者而寓於不義明君則以此而鑒其下智士則以此而引其類爾慎已歸衆將彼視譬之鳥矣猶有擇木之稱豈伊人焉而繆託身之智然則居上而治者知臣則為優自外而至者無主則不留思得臣必自遠者始思觀遠必以近而求覽乎德

輝雖疏賤而何有賓于私館識邪正之馬廩故曰善以彙征物以類聚士謹身分誠難乎所寓君相士分亦先乎得主譬若聲之吐響清濁之不欺景之附人曲直之可觀此其分也豈或亂哉是以四方之賢可得而官使一介之士彌務於朋來困雖旅人苟自他而有耀善得常主將藉外而論才已矣乎親仁實然附勢則豈諒喪道兮固久曷知賢而無幾孰能舉是而行之亦庶幾乎卓偉者哉

圭璋特達賦

德以圭璋特達昭

禮崇朝聘器用圭璋推至珍而在御昭特達以為常抗瑞節而來儀含章有耀先庭實而自至比德彌光察舊典之遺文窺盛王之懿則圭以底信璋惟輔德

朝而執則上公之饗王后聘而用則諸侯之交邦國雖有皮馬之幣莫得而同升雖有黼黻之珎不能以致飾何哉內不足者藉外以見美質有餘者畧文以效竒我用至寶爾捐末儀自玉人而作矣及賓禮而陳之慎其獨焉有君子之象少為貴者協禮器之辭徒觀夫辨物乎行人正名字典瑞虹氣溫潤珍光純粹陳其數雖待人而彰備其用不因物而致琢八寸以旁達豈貨之多冠四器而獨升維德之至且夫結好莫如聘尊王莫如朝斯禮也由玉而後達斯玉也因禮而孔昭天質顛昂以難得而稱貴繅文絢耀雖專達而非驕然則王者之制有尊卑天下之理有本末苟尊矣卑安得而並及是本也未足以上達因

方挺質無一物之可偕判白凝輝非衆珍之能奪噫
幣美則禮幾乎沒德盛則物莫能齊此所以專尚乎
寶鎮特旌夫半圭彼束錦加琮何相須之密白鹿薦
璧何競進之迷貴賤於此乎分媿惡於此乎識譬夫
體道者無待而素逝性善者直前而自得則夫學禮
之人何怪夫圭璋之特也

享禮有容色賦
色以因聘行享容
可觀為韻

聘既盡禮享難極恭儼多儀而將事發和氣而盈容
庭實序陳嘉奉辭之遜說賓榮改觀知飾貌之肅雍
古之諸侯交于鄰國其聘也珪璋以申信其享也璧
琮以往德信莫如固則示之誠慤德莫如厚則諭之
文飾然而誠慤難以見故嚴其狀覓文飾易以明故

逞其顏色儀不及物諒君好之益隆形謀成光何天
機之自得想夫肅肅宗廟顯顯國賓能曲直而赴節
毋怠荒而亂倫鞠躬之慎也豈不誠善致享之歎也
吾無所因奉幣入門有舒揚以率已升堂受命靡促
數以臨人然則隆殺者禮之不同文質者儀之可象
致辨異於賓主戒猥并於聘享曩子襲而今子禴見
美可推正爾容而悅爾顏參和足仰且夫臣之致使
也過恭而奚害容之結好也非嚴而何觀蓋夫弛張
者所以為文武之道茂悅者所以昭邦國之歡寶四
器以同升禮盛則文綉率衆介而將事心廣而體胖
是以上不為踳踳之矜下不為愉愉之盛先私覲以
致獻聳溫顏而承命上觀儀禮周公舉此而著經近

察魯論仲尼法之以行聘豈非厚恩惠者享不可以
闕遠暴慢者色不可以輕必在修采章而時當和體
兒而躬行且異祭祀於神專尚恭之說會同於國檀
主詡之名此蓋盛升降以示人踐形色而在我濟君
靈於輯睦戒臣節於輕惰夫如是享禮之有容奚適
而非可

右射駒虞賦以右射駒虞天之禮為韻

射于右學歌以駒虞示君儀之至重識文教之誕敷
王在西郊爰舉尚功之典聲依九節以成觀德之謨
伊昔武王既平商討未革新禮聿遵祖后其習射也
欲偃武而興文其居學也姑賤左而貴右詩樂之節
雖遠及於國風臣主之儀毋下瀆於貍首想夫王歸

自鎬天方授周外飭萬乘中嚴七駒眷西學而戾止
法澤宮而載遊乃習斯射曰昭厥猷弧矢之威所以
服四海揖讓之禮所以懷諸侯苟微仁聲安取正已
不有嘉樂孰明盡美故必考律度於大師辨等威於
天子勇非貫革取服猛以示人巧在循聲明備官於
同軌且夫射也講德而繹志序賓而考賢內可以教
士外可以事天習非其地則禮失而亂聽非其節則
樂流而偏是故因商人養國老之方抗侯有所奏召
南應鵲巢之什舍拔無德用能上有常尊下亡僭禮
遵國郊而西顧闕儒宮而洞啟彼或教胄昭尚右於
質家我以和容歌得賢於治體豈非事為之制物有
其儀國之興也建學則不暇王之射也於左則已卑

慎所習者誰能問之號稱瞽宗豈特育材之用禮行君鶴必先彼茁之詩稽仲尼之遺言偉宗周之善化急於誘民也故因先代之太學篤於尊王也故正列侯之左射聖人之治世也蓋皇皇然豈苟悅於自暇哉

鄉飲升歌小雅賦

古者為國厚於養賢故鄉飲登歌之節取周詩小雅之篇左聖序賓推人聲而在上隸三官始揜風什以居先考緝儀於古經得嘉言於達者禮有盛而進取儀有輕而迨下燕雖示惠亶合樂於二南飲蓋屬民反升歌於宵雅何則養老以教愛上賢而習鄉孝悌之本邦家之光微重禮不能以變俗微備樂不能以

賓主由是獻酒於阼席工於堂庶今在位之人徧聞其奏雖用諸侯之樂未失其常且夫教希闕則政昏禮壞則民擾十月飲酒也吾猶以為簡三年興賢也吾猶以為少宜乎發德於民上永言於物表曲高和寡美周德之尚哀氣盛化神知王政之有小用能不變黎俗發揚至和飲雖微也教讓以為主雅雖尊也厚賢而匪他亦猶士冠本微三加爵弁之服鄉射至簡一用騶虞之歌蓋志恭者貌必甚嚴禮盛者文豈宜畧方將序長幼之等成賓主之樂坐以四面正齒位而無逾倡者二人始鹿鳴而有作然則飲非鄉也不足以敦化歌非雅也不足以獨升仰德寢容之交舉俾兆衆之欽承然後和樂而不流符戴氏之著記

恭儉而好礼協師之工所稱是謂導民豈曰崇飲聆
其音者信國風之為陋處其位者究陽禮之有品故
曰觀鄉知王道之易易焉由此而可審矣

不下堂見諸侯賦下以觀禮尊君不於堂為韻

諸侯北面天子當陽義蓋專於尊主儀蔑聞於下堂
順命於王爾有盡恭之節受享於廟此無思降之常
原夫制有萬國必依於順時序四朝必示之信所以
昭上下之交正示威懷之至慎焉有親屈至尊下從
肆覲矧秋見之最質貴君儀之特峻儲精蠖濩俟輯
瑞之來升高拱穆清觀入門之序進大節斯著稔容
不繁下屈體而彌謹上抗威而益尊萬玉前趨伊述
職之無爽九筵洞啟奚降階之可言蓋覲也所以比

天下之功堂也所以示王者之禮必毋損上以益下
是謂正位而居體臨軒自若仰德度之顯顯當宸不
遷俯駿奔之濟濟用能制爾多辟宗于大君思體貌
之無褻自廟堂而可分擯詔交相焉取就卑之誚威
顏咫尺曾微去所之勤不如是則朝廷之勢易凌臣
主之節不厚易凌則生犯上之漸不厚則多苟簡之
咎豈若謹入覲以為常謂倨見而則不車馬效貢序
臣職於蕃宣被袞居高儼天姿於戶牖得非正遠在
乎近慎終戒乎初脩之朝會而易于之制定謹於廊
廟而陵僭之患除專九尺之崇高儀惟謹爾定一王
之制度世得據於丕宣國經揮綽皇化惟覲也有貴
於師事斯堂也非美乎能下獨不見夷王之亂典常

凌遲而至于五霸者哉

路寢聽政賦

以君居路寢而聽朝政為韻

朝位非一邦儀必分稽辨方於路寢噴聽政於人君
深居法宮聳顛昂之上德總掌幾務集丕遠之洪勳
古之大猷禮存異數朝廷有內外之辨必為之定位
宮室有游燕之別宜慎其常度於赫太寢維親庶務
政教於此乎成號令於此乎布收賑反聽雖深處於
虎門安上治民將率遵於王路業業明后巍巍廣居
誠制治而欽若豈便安而自如高拱內朝思無求於
出位究觀治體制必使於宗予大則四方之風小則
一國之政舉而失則民受其敝行而當則世蒙其慶
安得不儲思乎凝嚴養神乎清淨間于戶牖曾靡宴

惰之容垂其衣裳是專法度之正且夫尊而不可不
慎者位也是君之儀貴而不可不勤者政也是國之
基故必嚴其所啓處謹其所施為然而外朝則已遠
少寢則已卑酌是中制垂為典彛恭已五門之中人
皆仰止厲精萬微之會政靡殆而是何垂憲有邦裁
儀廣廷託民上以臨御躬日昃而觀聽是使獨化陶
鈞之表物莫能違游精巖廊之間治將自定然則路
大名也示君德之孔昭政本務也貴民事之不佻必
推重於正處表克勤於眎朝獨不見齋居決事者漢
宣之賢取褒於史策應門失守者周康之過興刺於
歌謠是以為君外統百官內嚴正寢辨居處以勿貳
專聽斷而有稟宜乎天子諸侯遵以為常見治道之

必審

郊用夏正賦

以三王之郊一用夏正為韻

王雖有三郊則惟一因正歲之更始卜上辛而協吉
聖人饗帝禮莫重於感生夏數得天氣遂迎於長日
原夫損益殊世質文異宜謂治人之政則可得而革
奉天之禮則無得而移必正其節必嚴其儀五精不
同雖各祀其祖出三正非而咸貴於夏時若乃歷告
王春律回入統天地之氣交泰陰陽之和錯綜驗之
於卦三著之效已明叅之於天大報之儀可用於是
天子對越在上親見於郊席以豪秬器用陶匏因天
事天則發生之候為稱禘祖配祖而盼饗之靈可交
故曰祭莫重於時時莫先於孟將脩嚴父之饗必用

前王之正蓋所以欽若昊天迪知帝命用祈農事順
啟蟄而布和將擁神休迨發春而施令然則周以建
子其陽尚歲商以建丑乃地之方皆不足以逆繁禘
於吉土格上靈於彼蒼是以稽合祖后發揮盛王統
和天人是資出震之始降興上下聿為嗣歲之常古
之制也此其盛者德非王不足以興大禘禘失時亦
何以格純嘏故魯侯博卜春秋譏其用郊顏淵問邦
仲尼告以行夏得非祭祀之典貴乎咸秩沿革之制
美乎登三順天時之資始見王道之相參夫然則郊
之用夏正也蔽百代而無慙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

騷

逐伯強文并序

寶元二年予羈旅淮南暨來言曰今茲歲多疾疫予因作文以逐伯強伯強厲也能為疫者故逐之

皇皇上天兮后土浩浩厥生孔繁兮其施甚溥陶陶仲夏兮草木蕃廡烏獸孳息兮我民樂昏我民孔靈兮上帝是仁天子我聖兮百工日新上無秕政兮下無悖人鄰里其集兮樂哉欣欣伯強何為兮孰畀以

刊本作浩后土

宋 劉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政反世五福兮持極以令我民不怡兮既爽其盛白
黑眩瞽兮孰登其正謂壽反天兮謂康反病仁義無
益兮苟且為幸嗟爾子強兮其獨何心絕世氣兮俾
民不任上天孔神大德曰生天不可長罔兮民不可
久侵天誅誠加兮所避雷公駭兮風伯逝嗟爾子強
兮何所詣南有蠻兮為寇為逋西羗戎兮恃艱自虞
天子孔仁兮靡馬畢屠子強往兮代天伐誅嗟中國
兮不可久留子不去兮顛倒思予

屈原嘏辭并序

梅聖俞在江南作文祝于屈原譏原民習
尚之因以闕傷溺死一歲不為輒降疾殃
失愛民之道其意誠善也然競渡非屈原

意民言不競渡則歲輒惡者訛也故為原
作嘏辭以報祝明聖俞禁競渡得神意

維時仲夏吉日維午神歆既祠錫辭以嘏曰朕之初
生皇揆予度嘉朕以名終身是守抑豈不淑不幸逢
遇離慙被憂天不可訴宗國為墟寧敢自賊朕惟忍
生豈不永年悄悄荆人是拯是憐赴水蹈波疲不廢
旃既招朕冤巫祝昔先豈朕是私將德是傳淪胥及
溺初亦不悛其後風靡民益輕死匪朕之心是豈為
義婦弔其夫母傷其子人訊其端指予以詈予亦念
之其本有自昔朕婞直不為眾下世予尚之謂予好
怒昔朕不容自投于江世予尚之謂予棄躬既習而
闕既遠益繆被朕偽名汙朕以咎朕生不時亂世是

邁民之秉彜嘉是直道從仁於井朕亦不取汝禁其
俗幸懷朕忠好競以誣一何不聰我寔鬼神民焉是
主其祀其禱予之所厚予懼天明焉事戲豫予憫橫
流焉事競渡予懷堯舜焉事狎侮汝維賢人曾不予
怒徇俗雷同譏予以好履常徇直切諫盡節人神所
扶未必皆福去邪即正何以有罰曾非予懷可禁其
偽毋使佞臣指予為戒錫爾多福畀爾龐眉使爾忠
言于君畢宜

寄胡二因甫

我思友人兮在江之臯去我無所兮遠哉遙遙世豈
無美士兮莫慰我勞願為白鶴兮從之逍遙

河之水并序

自河決商胡八年於茲矣用事者議塞之
與勿塞至今未決而河頗為害予至河北
問河之曲折作河之水二章以告病
河之水兮一直而一曲嗟湯湯兮安所屬
河之水兮一濁而一清嗟湯湯兮何時平

彼山詩

郡縣多曠土往往徑三四十里無一人耕
者問之曰逃矣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
年或四三年嗚呼百姓非樂去墳墓違君
長也凡有不得已朝廷詔書欲招來之甚
赦其罪戾捐其租粟濟其不及息至深
矣猶莫有至者異乎予所聞作彼山之詩

道所以不來之意

彼山之阻兮虎豹粃粃我旋而歸兮虎來即人
彼山之澳兮雄虺攸伏我息而作兮虺將起陸
深不可游兮高不可飛我後而悔兮安庸歸

武溪深

武溪之水兮日夜而東流淺不可厲兮深不可游
武溪之山兮高下而相乘卑不可越兮危不可憑
毋水於憾兮毋山於仇庚庚武溪兮曷云其尤

懷歸詩

淮水悠悠兮去我無舟匪我無舟兮此焉優游
淮水洋洋兮去我無梁匪淮無梁兮此焉翱翔
淮水東注兮維禹之績古人不可及兮吾獨淹留其

何得

四言古詩

魏京詩并序

上二十年始建北京以章明先帝巡守之
德以達孝思于下于是野之處士或相與
議曰蓋文王都豐武王都鎬之間不能數
百里文武之位不過侯伯而詩乃以聖人
之德天子之事歌之有如聖朝德位相侔
述作相繼而無適駿烝哉之詩此乃處士
之罪非公卿之過也乃考聲誤辭以繼大
雅垂之無窮其文曰

皇作大都大都雄雄奄定北國四方來同

皇曰卿士在昔聖考祗通文武維慈幼老
 天監在上既有明德乃命于下罔有不服
 匪允命之亦章慶之匪允服之亦保育之
 時維猘狁侮予之疆靡度靡虞跳呼以狂
 業業烝黎載震載驚侵魏及瀘羣心不寧
 帝奮厥武百萬其士非怒以棘于三十里
 如虎如貔如霆如雷靡有遠邇天子其來
 天子來止士增其喜孰偷其生以不奮興
 驅之渾渾攘之賁賁靡有翰張殲厥鯨鯢
 或獻其寶或請其命帝振於旅維時既定
 屹屹魏土山河之固匪山河則固維上帝伊怒
 既閱爾弓既橐爾茅猘狁臣止四方是休

皇曰卿士聖考之德允于孝思孝思維則
 爾京眎魏以作我都以赫厥靈俾後勿踰
 皇曰卿士維帝時功時亦維人維寇萊公
 爾慎爾止弼予于治期爾前人用迪爾事
 皇曰卿士維帝作武垂是萬年莫敢予侮
 泰山之封后土之禪予監若茲維天是眷
 翼翼魏土天子國之穆穆原廟聖人則之
 孰為強暴敢不來覲俾坦于威于忠是訓
 顯顯天子孝德自躬率是休烈覃之北戎
 河水東注昭哉禹績時萬斯年天子之德

古怨詩

鴻鴈飛矣邕邕其族孰是人斯惇惇其獨

鴻鴈飛矣或羣或伍孰是人斯惇惇其處
天兮地兮戴且履兮孰是人斯莫我眎兮
日兮月兮出且沒兮孰是人斯遠我忽兮

雜詩效阮步兵

浮雲決鬱迨天未雨習習和風長我稷黍乾道變化
羣龍以序元首永康股肱是輔其輔維何維伊及許
其康維何維堯及禹我食既豐我衣維楚無有後艱
既歌且舞我徂何往于彼淮濱俯玩其流清波磷磷
扶搖起鵬四海揚塵孰能高蹈獨潔其身衆人惑惑
賢者葆真獨寤寐歌忘我賤貧

四皓歌

四皓之意傷秦之虐而劉項之暴又甚故

往而不反也漢已平天下又耻高祖侮子
故云爾

與汝攜手南山之阿富貴多憂孰知其他
大風橫厲江海蕩波嗟汝鱗介傷如之何
高巖有薇深谷有芝人生實難委曲何為

閔雨詩并狀

臣伏見春首以來天久不雨歷官季用晦
治大衍軌革太暨趙從古治黃帝六氣咸
以謂風旱歲惡而然陛下焦心勞意側躬
修德撤蕃樂損善議獄宥過以迎導善氣
爰及言事得罪者唐介杜樞之徒特見甄
序小大之臣莫不欣然人情悅則天氣和

矣乃三月己巳日入而雨至于庚午詩不
云乎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涯既霑既足生
我百穀以此見我聖人之德與天相符言
出而物應行發而神助雖水旱之占有常
數者猶不能違之况其眇者乎竊觀詩書
所載盛德之君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陛
下者也臣不勝鼓舞之至謹撰閔雨詩一
首十三章章六句投進以聞干冒天威臣
無任云云

堪輿經緯一晦一明或沉而毀或亢而場自古已然
世習為常

民生冥冥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幸而災猖狂妄行

唯所遇之

天命降監在我元聖兼覆廣裕四方既定維民之恤
無所疵病

伊年暮春旱久不雨人曰時哉歷有常數禹湯之賢
莫能弗遇

帝獨喟息是豈足言化育萬物若容以埏患在誠薄
不能動天

退而齊心淵默以居鐘鼓不抃宴游不娛左右肅然
壹懷瞿瞿

疏獄省刑與物更始內恕孔悲引咎在己爰及四海
愚智咸喜

追悟謹直褒進淹滯聲色無迕式序在位屢習權近

懾威屏風

已已乃雨若有鬼神淒淒其風滄滄其雲自東徂西

聲無不均

匪震匪拔匪溢匪洩生我百穀區萌畢達以享以食

小大胥悅

天子之德視雨之施肇自京師達于四裔無有蠻貊

乎我君惠

天子之政視雨之時養老長幼連哉熙熙更化易俗

而民不知

天子之慶視雨之積自天降康時萬時億眉壽無疆

以靖四國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

五言古詩一

雜詩

五都貨財地車馬趨市闌平明側肩入薄暮掉臂旋
意氣何所期盛衰俛仰間乃知勢利合厚薄未可原
張陳父子游一旦復相殘萬古稱凶終此獨何足言
大火序炎夏盛陽劇炮燔空桐疾風來晝景中變寒
皇天自平分四氣尚相干涼燠異朝夕萬事誰獨堅
宛彼風中籜衆芳自此殘至理冥變化履霜用為歎
至人邁龍德世豈識潛升昔在周道衰柏陽起西征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胡為委一世畏此網與罾川竭山亦摧喟然吾何稱
豈不懷裴回民言惜無懲疊疊強著書後賢以為經
崑崙邈入境日月相蔽虧上有仙聖居帝閭俯崔嵬
王母坐少廣有娥閔瑤臺弱水不可梁大荒曠無厓
穆滿昔好游超絕僅能陪方朔偷桃兒沉濁何乃來
青鳥通其使雄鳥為之媒靈化信難測真契從此推
勿以隋侯珠彈雀千仞峯勿以和氏璧投人昏夜中
彈雀不可期投人未必容大賢惡皦皦所以明若蒙
積薪莫自高失馬莫自悲薪積常先焚馬失常復歸
人情習所近物理豈易推君看禍福間紛糾如纏薇
朱暉乘餘香三月覺徂暑流光不相待時節猶逆旅
煌煌園中花零落會見汝啼鳩鳴空林良辰竟何許

秋風吹鴻賓千里非一息水闊稻梁寡天寒霜雪逼
豈不抱遠志顛顛傷顏色鷓鴣乘春暉采采華羽翼
側身襲人間慧巧誰林場出入金玉堂戶牖初不隔
上無飲啄患下有居處益胡為事高遠骯髒莫自適
駕駘不下廐騏驎行萬里勞逸誰為多芻豢復誰美
天機信其宜人事亦何耻世無王樂徒駁骨或空死
悠悠浮空雲明暉何倏忽造物固難恃變化亦倉卒
嚮莫為雷霆明莫為日月日月易遮蔽雷霆易奔絕
古風不可復習俗已久故吐嗟忠與信流蕩為詐術
詐忠惑其君詐愚安其身色厲內以荏行違貌取仁
三年始橫流後來更日新至公弃塗炭正道敗荆榛
已矣千載後誰能反其身

毀巢鳳不至竭澤龍不游賢者有所歸得非龍鳳虜
 周公下白屋聖德被九州趙禹謝賓客漢朝以為優
 澆淳不相襲周舍何其繆苟狗一身利不為萬姓謀
 哀彼杖杜詩死生遺道周
 皇天不絕命百姓何震愆歲暮霜雪摯悠悠事南遷
 羈鳥哀去巢游魚樂懷淵如何道旁子逝將不復還
 西望周鄭郊顧想河洛間伯禹不可作涕流為淪連
 夔桐深竈下埋劍古獄間怨聲動旁人憤氣凌彼天
 當時頗見旌後世稱為賢自古間知音此事或偶然
 嶰山有竒竹老棄陰崖巔太丘有神鼎逃匿千丈淵
 光景閔不見音容查音查無傳豈能向時俗干進心拳拳
 世貴一人敵又稱朱絲弦吾欲評其風願君詠此篇

鑿井取泉飲上山採薇食豈不信憔悴所願皆我力
 泉也非難致薇也亦易得志士耻徒飽眾人苟所獲
 犧牲畏芻豢樊籠害羽翼晤理宜在早無為晚更感
 蛟龍蟠深泥魚鼈頗同調變化且何有蠅蚋亦可笑
 煌煌千金珠百仞閱其耀風雷在所遇隱顯始獨妙
 屈身天地間微物安得料
 伯夷逝西山尼父居九夷世苟不我用我方從此辭
 道悠豈忌遠義豐不云饑世非乏賢士為問從者誰
 由也實好勇叔齊固同時捨此乃無人蘧蔭而戚施
 遠笑千歲愴焉我心悲
 道薄德亦散功名為時須用用力世所賢守正眾云愚
 智者競蒿目小人復適園悠悠三季後此風蓋已渝安

知始未病，疢而多車，堯舜無能，名越哉已矣夫。
雍門妙絃，歌哀嚮激，入耳偉哉。孟嘗君慷慨淚如水，
當生復念死，誰謂悲能已。絲桐信感人，世固乏之子。
昔者有化人，來集周王庭。咫尺逝萬里，頃刻超百齡。
五音蕩心神，耳亂不可聽。衆采眩其目，不分丹與青。
飄飄惑真偽，恍惚迷窈冥。馳思八極表，詎知日與星。
未嘗出戶牖，自疑涉天庭。左右莫覺悟，兀然殆遺形。
祈招作悲歌，聖賢用為經。

翩翩丹穴鳥，志在萬里外。營營持孛叟，何事守蒿艾。
聲音可得聞，羽翮不能害。嗟彼雉與兔，首身自此碎。

咏古詩十二首

虹蜺明西方，五色相屬聯。浮雲萬里來，決鬱天宇間。

白日晦無象，盛陽變為寒。洛水彌九土，陵谷相貿遷。
盈虛亘前測，物理有固然。

長蘿乘風起，四顧求所棲。路窮臨蒼梧，復排層霄飛。
豈不願安處，不知所可依。冒瘴充逕隧，鳴泉正鳴悲。
暝夫抱同律，曠絕將何希。

趙國奔鳴犢，孔丘為之回。西伯善養老，伯夷以為歸。
馳驅西楚郊，裴徊太皞墟。周漢多封君，不祀既忽諸。
三墳基皇德，八索總道樞。若人豈欺我，虞夏亦典謨。
萬里如浮雲，古風訖無餘。往矣不可追，喟然為躊躇。
游鱗泳泉下，萬鵠巢林端。得失不相及，天理庸自全。
有虞垂衣裳，西母獻厥環。周穆賓崑丘，車轍萬里間。
宗廟頽為墟，闔闔不可攀。祈招作悲詩，萬里用為歡。

靈山生神芝一年再三秀絢彩奪霞露熒煌寄巖岫
真人勸我冷可以躋萬壽自古王子喬祕此莫輕授
采之豈辭遠時逝不可又歲晏懷所思終焉不盈袖
元鈞運洪爐晝夜不少停萬物更相禪一氣紛異形
駒掇出竈下久竹為青寧孰知范氏犧晚就南畝耕
至人友造化逝與一世冥善惡故不屑寵辱何足驚
東游滄海濱回首面大荒豁達三齊風連山鬱蒼蒼
在漢田橫氏不忍南面王磊落五百賢從死忽若亡
壯士不必成令名因為長異體同一心萬年尚耿光
天道不可聞自昔孔子徒籍籍秦漢間將非愚且誣
大河決東郡火德以為符哀哉冀州壤兆民散為魚
公孫雖前覺執政疾魯儒世無異物神終竟遺泥塗

葺孫謀周室憤血死猶碧子胥殞吳門江水為之逆
精能動天地忠不諭兩國九鼎既西逝姑蘓亦東側
偷容習為俗萬世未遽易形勢既使然生民豈惡直
麒麟不可羈安得書春秋鳳凰云難致孰使鳴岐周
無田於甫田歲月忽以邁如非行邁謀自宜道路脩
安知吹鳴律燕谷成良疇不見託秋駕崑墟亦能游
通都天下衢名化交百屢鷄鳴側肩入日暮掉臂還
有生寄無窮過若空中烟俯仰異去就况乃多歷年
留侯獨晤此解組從列仙萬戶如脫屣故為絕世賢
南山有樛木葛藟蔓其封上枝結紛菲下枝散蒙籠
下能使上好上亦令下通寧知力不足歲暮摧烈風
苦成任兩國德孰與棟隆君苟以此始又當以此終

讀峴山詩寄獻八舅龍圖

道悠寄先覺神契無近知彼美羊公意今在峴山詩
陵谷非一變榮名獨至茲當時偶然語正與來者期
慷慨激悲歌崔嵬構叢祠懷哉千歲後慰此江漢思
公亦蹈前人方為帝王師奮筆成不朽何翅中亭碑

偶作

蓬蒿附高原芙蓉植汙池物生自有性不為高下移
貴在世所用未可以為師賤在衆不識未可以為嗤
州來薄千乘巢父輕九州齊景登牛山涕泗獨交流
左右同來人嗚咽不息收共知富貴樂變化不可留
四顧更悲嘆萬類莽悠悠歌舞未終曲回首已可愁
或指白楊下荒草古時丘危辭才感拂耿耿相應詎

豈識達觀士笑爾若蜉蝣

蒙示容齋詩輒為五言仲續逸唱

達人與道運投迹繫所逢在治信若鳳處幽固猶龍
外物紛屢變中扃豁兼容乃知雲夢區未足嬰其胃
明公蹈康濟茲世已陶鎔優游就偃息暇豫輳時雍
高齋危舍宇數畝環崇墉虛軒便炎夏奧室宜隆冬
采真混出處造適觀義農玩名肆獨樂恬勢輕萬鍾
越人起丹穴子房去赤松材為用見循道以世難從
古事何昭昭斯民積顒顒獨應甘棠樹方使來者封
得汝州舍弟新詩

魯人貴韶濩海鳥眩以憂豈不盛鐘鼓性違理自愁
憶在田野時終歲頗優游食魚出有車夏葛冬亦裘

弄翰不自量著書望孔周處身笑汲汲視世良悠悠
誤及時君門過緣名字求軒冕非已好簿書反自羞
因欲飾所短強為妻子謀精神傲蹇淺學殖誰勸脩
歸卧常唯然歲月屢以流愧爾從軍詩氣完語更道
豈獨古人風遠與王粲儔寔為平生賞若慰鍾儀囚
我年向四十蒼髮已滿頭篋中無寸書磨滅悲蟬螿
念此可以驚如何復淹留昔買吳下田頗聞利鋤耰
汝官何時歸相與尋滄洲處使有茅屋出使有漁舟
知命贊易篇沒身記春秋但令文章顯不愧時俗偷
世事非所了咄哉無夷猶

續黃子溫讀陶淵明詩十首

四海方蕩滴匡山得二隱若人獨秀士逸嚮露深蘊

江漢東南流滔滔未之盡

羽輕鮮知福地重每貪禍有以義皇民居然北窓卧
此意俗莫晤將非首陽餓

長梧有高韻千載不可及五柳遺世名于今亦獨立

悲哉市朝士夸競常汲汲

子綦委天樂窮達兩已忘九歎爾何知相也安得祥
一吟責子篇千古如相望

追俗情易合玩竒當企爾柴桑彼何者高唱屢在此

凡有三柴桑縣令不俛眉吾又悲楊子

州縣徒勞人著作非所務道殊豈自強氣直已多迂
屢招遂長往歸歟彼何暮

昔在八州牧功業濟哀晉吾聞賢者後鮮不祚休運

如何竟寥廓天道蓋難問
 孟嘗寔超邁舉世少其並
 風流自有鍾若士復孤迥
 祖述酒中趣乃知外家性
 吾今乞食士因詠乞食詩
 諒無乞食怨復想乞食時
 貧賤自古然豈愧世上兒
 曩遊潯陽郭懷古愴來暮
 不意陳蔡間起予欣有遇
 彼此共一時悵然感佳句

晝寢

日出百事集人生亦多憂
 曲肱試少息乃得逍遙游
 團團為潛魚因之乘波流
 翻翻為飛鳥爰以凌空遊
 在已孰是非於物妄沉浮
 觀化晤獨樂真偽竟悠悠
 成敗勞耳目是非喪神慮
 我生天地間安得弃之去

始疑昏逾明漸覺夢^勝寤但可寐無聰
 安知歲云暮神交既倜儻
 魄定冥憂懼此以遣朝昏
 因之保吾素久思謝時俗
 奔走難自諧逍遙衡門下
 雖陋得我懷汲彼井底泉
 掃茲風中埃歌蒸為之去
 襟袍蕭然開養心貴能適
 造適不及排胡為車馬客
 一往忘歸來

晝寢上府公

長日無所為高卧聊自如
 清風拂庭樹蕭蕭窻戶虛
 曠逸追羲皇粹和反華胥
 暢然物外游謂若天下無
 方今少陽交田野東作初
 壯者固不暇老者日競趨
 胡為乃自便徐徐以于于
 從吏代力耕飽食良自娛
 事賢庶敏政宿官特多餘
 念茲寄幽閑未覺勞簿書
 但恨不可雕正當貶其愚

六月二十六日西閣晝寢

馳騫聖不足治安愚有餘願言從物後即事寔燕居
清切掖垣峻沉深雲閣虛食有萬錢膳架多四部書
低頭悟素飡遊日慙古初非吏復非隱人言定何如
平生山林尚自與功名疎何為出不反視此歲月徂
秋風隕高林蟋蟀鳴堦除行矣浮扁舟季鷹不欺余

苦雨二首

洪河滔冀州大陸日夜摧天時普陰沴飛雨皆北來
崩騰亂雲霧頃刻不暫開通衢為深淵高堂生蒼苔
稼穡日以沒民生一何哀微禹既已矣我其為魚哉
獨坐空堂上漏濕無與娛晨炊烟不然敗竈將生魚
被服蠹蟪衣出入螺蚌居里閭杳相絕滔滔水漸車

安得雙羽翰超然謝泥塗

久雨三首

繁陰過五日積雨迷九天衣冠亦泥塗陵陸成深淵
忘履已乘橈舍車始思船曰余蹈滄海良知時適然
清渠彼涓流通達此夷垣風雲瞬息間江漢倏生眼
淵源詎能問浩蕩頗可憚白日蔽九霄吾行幸當返
巖巖蓬萊巔赫赫崑崙墟上帝嚴紫垣羣仙亦深居
高出雲電外俯視風雨除安知昏墊民汨沒終闔廬

石林亭成宴府僚作五言

吾愛謝宣城適意安獨往雖聯鳳池步不廢山泉賞
吾慕應休璉感事能屬書頗嬰下流謗獨占仁智居
寥寥二賢後忽忽千載餘若士不可追此風或在予

延石象衆山決泉寫友渠林壤使我欣不知歲月徂
薜蘿分蔽虧松竹相扶疎時時四方客顧此亦踟蹰
儻遇鍾子期知子情所摠

自京師汎舟還郡作三首

秋夜何迢迢一夢八九覺孤舟寄風雨短燭才自照
冥冥高雲遏寂寂山鬼嘯展轉誰與歡漂泊未可料
昔我自茲邁春華巧相笑今我復來此落葉紛滿道
客行無遠近勞苦略同調一歲再羈旅人生豈長少
良無二頃田詎得守蓬藿

昔在馬少游抗志安故土其後龐德公迹不踐城府
出乘款段馬身與麋鹿伍鄉里稱善人妻子同隴畝
人生資衣食既足尚何取致求多羸餘筋力但自苦

常陰貫秋序洛水彌平陸居人逐飛鳥往往巢樹末
四顧何茫茫江海忽在目古語乃信然高陵或為谷
乘桴義無憾斷髮憂可辱弁冕績禹功誰其悲濡足

西陽池新舟邀府公游泛

昔賢濟川意固與斯人共曠代屬明德至樂下及衆
池臺固舊賞舟楫為新用忽疑江湖景稍信風濶縱
追參鳧鴈泳歷覽魚鼈動頗已寓高興矧今結輿誦
嘯歌一時適顧眄萬全重好勇知未能乘桴自欣從

贈馬惲供奉

朝廷功臣次晉國在第一受遺先皇帝事與周召匹
丹青爛勳伐終始最密勿宗族宜甄庸百世皆寵秩
公孫非遐胄何乃尚淹屈官名雖供奉冗散真士卒

家貧傳清德努力習文華翰飛終不高好事見心骨
人生繫逢過進退豈定律古者如爾徒萬戶自可必
今者如爾徒富貴亦未失主張有真宰時態莽回聿
吐嗟元功世頗復困蓬卑吁彼山野人奚由自奮出

出城

角已東積水如江湖壞田甚多居民捕魚
種蓮芡自給從丙申己來四年矣

出城得自便下馬事幽討曠野荒不耕蒺藜生滿道
往往逢饑人羣背掘野草不惟黃頭兒亦有白髮老
問之指積水此去殊浩浩室廬久漂蕩樹木多立槁
食此且賒死堯年亦久滯不能去墳墓更欲依蒲藻
昨來計蓮芡頗不減粳稻明年當大種妻子或相保

夢中

誰謂夏夜短一夕夢九逝夢中如平生歡笑隨母氏
覺來拊形軀獨在人間世上呼聲連天洒泣血滿地
何忍留我生哀哀抱微志

瘦木樽

先民任天真吾得見其器其器云如何蓋若剝木類
不戕生以戚不傷材以蔽不以遠見遺不以枯見棄
因其無用姿授以有用意取彼自然象廓此閎然制
豈無彫磨工不欲敗淳粹豈無青黃文不欲增巧偽
其高豈無盡不設龜簋製其下豈無舟不著鷄鳥麗
任真肆獲落肯慕金玉貴兒童誚敦朴婦女驚醜異
豈若輕薄子形容混茲世矜愚以相高飾貌以自喜

淳風陷衰薄古道喪簡易自非宏樽民慎勿同一醉

泛舟

長嘯望江漢緬懷滄浪行因浮扁舟去共盡幽人情
春日天氣佳近郊潁水清雜花亂續紛好鳥相嚶鳴
解纜相汎沂凌風恣縱橫適心故真樂狗物皆虛名
興盡相與歸夕陽半東城

過士建中七田居此君年六十請致任所居
歲風雨而已

市朝隱非一躁靜理不同多君全閨彥遠有山林風
千鍾卧名利三徑入蒿蓬似是於陵子又云張長公
相望千年外獨得環堵中自古用先進誰當駐飛鴻

出城

簡服謝車馬逍遙理輕策平原草樹美百里見秋色
稍知人境殊似與囂塵隔悠悠出岫雲杳杳歸林翮
煩腸寬鬱紆遠相俱幽寂孤烟起晴縹去水照心白
所期尚臯壤生事視耕植適野非昔賢於焉如有獲

泛舟三首

氷泮池水綠春意亦已歸長楊特多思浩蕩隨風飛
弄舟不用楫漾漾陶春暉回還無終極孰謂江湖非
舉觴屬坐人行樂常苦稀一醉捐百慮念子勿相違
乘日復來游北林稍芳菲當令魚與鳥識我心無機
雪消泉似漲冰解舟可通操篙不憚冷環渚故無窮
歌詠淹短日醉酣輕朔風何須萬乘相始辨鷓鴣笛
方池亦通舟水色涵碧霄解舟不用檝漾漾隨飄中

河乍縱橫顧眄幽興饒白鳥遊人飛赤鯉時復跳
稍與外物遠解襟歌且謠安知抱憂思謂我士也驕

初到毗陵

獻歲涉重江仲春安我居衆物已熙熙新花生遠廬
解裝慰羈旅置此琴與書稍稍道吾真幽襟得軒唐
頗聞蘭陵谷尚有荀卿餘文章幸仰止風好今欲摠
膏雨後應候帶經得耕耜歌成擬效氏賦就期相如
出處方自爾名聲亦從渠無煩畏勞民屑屑俎豆予

雨後城下

雨餘百川漲遠水浮林稍忽怪有帆席何為出鳥巢
登臨非吾土虛爽慰南交稍見暝煙起陰虫啼草茅

下汴

畏途心多驚強寢終未安雖是伏忠信猶有行路難
古今惡隨波今乃知所患胡為出溷濁幽興悠然寬

望九華山

九華非人境聞譽不相識南浮大江波始見蒼翠色
是時雨初霽積靄尚融液九峯若驚龍並躍雲外碧
森然聳牙角未謂真是石問名審其寔歡喜愜所適
恢奇一何甚遠想始開闢造化競淫巧斧斤恣彫刻
不然何其功不與嵩華敵我行宇宙間若此曾未覩
中國名山川幾何元斯迹徘徊不能去塵土行魏後
平生樂閑曠時俗况迫阨誰為隱君子攜手宅巖隙

鷄冠花

秋至天地閉百芳變枯草愛爾得雄名宛然出陳寶

米甘階墀陋肯與時節老赤玉刻鎮粟丹芝謝凋槁
鮮鮮雲葉卷粲粲鳧翁好由來名寔副何必榮華早
君看先春花浮浪難自保此花白霧後益殷鮮可愛玉書云赤如雞冠

陳即中竹園

蒼竹十餘畝歲晚色更好詰曲逗遠村深沈象晴島
鳴禽自相應風葉不待掃何事主人心白頭三署老

浮雲

高雲乘颶風決滄縱所適大哉九霄闊俾爾萬里客
豈無一掬潤浩蕩洗南國應龍潛冀州回首空眇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五

五言古詩二

題度支聽事許道寧畫松石呈彥猷隣幾直孺

長松森無依蒼石儼相對自然山林氣若出天壤外
許生筆妙絕今世殊少輩發揮得意表瀟灑與神會
炎蒸五月交塵土九衢內微風度窗來左右含天籟
下有漁樵翁生事尤可愛茅茨乍隱見猷猷更向背
吾廬若辦此軒冕本不賴願從二三子相與駕言邁

擬阮步兵一夕復一晨

宋 劉 敞 撰

一昏復一晨一晨復一夕擾擾若有為悠悠定何復
譬如風中葉不自知所適譬如池中魚強自營所得
朝乘日車出暮與羈鳥息昔我髮純漆今我髮半白
誰能毀神靈傳我雲表翼我與從之游覽觀元化極

記危

四月河水湍怒風復相乘維絕柂亦摧舟人廢其能
中流急迴環頃刻不可勝性命委自然豈知所依憑
堤旁多聚觀失色氣崩騰孰不願引手而乏鉤與繩
嗟我亦天幸既危乃復興追思方危時汗出如洗水
側聞前此者覆溺已屢增此事通為邦長民可以懲
因書作長詩俾不忘戰兢

十二月十一日雷電有作

今茲方隆冬陽春尚宜少之如少何忽雷早聞因之電
爭曜砰轟非常怒礪通夕照號令無乃乖灾祥諒
誰召吾聞玉女戲獨得天公笑此理正應爾君母強
譏誚

種紫蘇

赤日厚地裂百草迨立枯朝雨應所至雖微念勝無
力難興禾黍可以成嘉蔬歲暮有此望帶經且親鋤
今茲五月交盛陽消已徂汲汲愧老圃仲尼云不如
養生寄空瓢雖乏未可虛正以營一飲形骸如此劬

遣懷三首

天道與性命聖人罕其言七十豈常士游夏終不聞
鞠躬慕仁義或不免饑寒姦雄何為者往往為世贖

少不交注刊自去聲

增

記危

國家圖書館

倘復有真宰無用與其間

有形共每生達士獨無惑昔有蒙袂子耻從嗟來食
物生會當盡壽非金與石但恨居世俗不能盡胸臆
壯士志溝壑斯言著前識

初歲志慮淺所慕在輕肥自恨道晚不虞失性非迷
途將未遠回駕猶庶幾古賢多事業出處何不知寧
受芻豢辱尚為鴻鵠飛

歸牧相妨示所作篇詩賦子與其兄子緯還

往頗熟

曰子謝賓客久與時世疎何忽衡門下見枉使君車
形旆映落日腰間有懸魚抵掌若平生論文及空虛
昔與君猶子結交幸通書往還若不早相見情有餘

置我二院記間遠慙德不如強來束帶起投謁尋君廬

大雨中入局寄彥猷時以疾臥家

獻丞變繁陰快雨如破谷明趨閭闔路深水入馬腹
此地常結轍江海忽在目冥行畏坎井躡迹戒顛覆
懸問高眠翁不知泥塗辱

賀范龍圖黃知延安

大兵皆摧傷兩將辱狂虜哀哉中國士化作城下土
冤魂不得反殺氣凌彼蒼天亦為之悲白晝日無光
人言此城下往往鬼神哭此事天子憂此心大夫辱
昔公守東越人怨公不用今日公在西知公德持重
築城不必堅解甲不可攻何況保全城弛張皆繫公
汲黯輔炎漢淮南內聳懼致都守窮邊匈奴為之去

此事昔所聞今日見所親折衝尊俎間震動旃裘民
國耻行且刷冠雉不可保斯人歎微管願及太平老

奉和宋次道游嵩十五韻

嵩峯三十六皆在青雲端宿昔望見之恨不生羽翰
卷巒塵土中日月如波瀾邇來老將至更覺行路難
聞君謝車徒選勝窮峯巒幽深每獨往神異多所觀
若有真仙子羽衣白玉顏吹笙烟霧中舉手留盤桓
信非人間境邈與時俗懸顧懷平生舊慰以逍遙篇
三復想在目令人愧衣冠處世間且疎幻與亦有言
一丘與一壑自謂無間然安得從君游解纓弄雲泉
昏昏歲復晏相望空長歎

和聖俞逢羊

道旁逢羣羊問羊將何之朝供大官膳躑躅未自知
齷齪此何罪無乃芻豢為肥軀一報德昂俎安可辭
寧辱泥塗中故人所以悲

懷歸

圖養始于祿執官復辭親外物與我違幽懷安得伸
低回畏簡書苟且謀賤貧碌碌已無期規規徒自珍
秋風卷層雲鴻鴈知所賓我獨無羽翰不能絕颺塵

送呂光祿

自十一月留郡下
比十一日得劉字

汜濫誠易挹峻賢嗟肯留愧君殊邂逅卒歲能優游
會心到稽呂訪古窮羸劉誰令春風來翩翩動歸舟
千里在明發一尊成獻酬江湖望魏闕離思空悠悠
題改芷亭作水鑑亭

昔人種白芷既以名此亭今我開壺淵復以水鑑名
吾豈異昔人而徒易其稱所樂於水乎內明而外清
內明可比心外清可照形照形不吾欺比心不吾傾
虛靜吾自居逍遙以無營會有水鑑賢吾能與同登

閉門二首

閉門無所事歲月忽已極豈敢空絕交出門諒安適
是非斂外慮文字堆四壁堯舜叅在前丘軻凜居側
崑崙默泛覽萬里在瞬息夙古時幽尋千年僅頃刻
德悠富貴士此趣或未得胡為逐車馬辛苦牽事役
傳巖由帝賚圮橋自神授高道榮復興漢基翕然構
窮通苟有命貧賤豈足疚斯道誰得聞入方薄圭竇

小孤山

驚波觸南崖反怒射北壁蒼山相與排所謂小孤石
蟠根萬仞淵聳角百丈碧祠堂豁精巖行旅進粉澤
或云婦女神彤蠻頗有迹吾知定名意似欲旌介特
流俗失其真傳聞莫開釋居人私其利禍福妄損益
競為媚妬說以誣聰明德先生秩山川禮典有廟食
柰何媚於竈屈己安正直吾欲為小孤作書解行客
復恐不見從嗟哉世多惑

新種雜花樹

天地大逆旅浮生遠行客大無萬里異遠不百年役
乘流唯其過得性從所適何必思舊鄉而復名一宅
此邦非吾土此廬非我迹彼我苟已齊賓主不足擇
種樹宿所好及閑易為力芳草十餘品往往手自植

春風二月文重疊庭下碧欣欣乘意好一
對之默然日澹若無情極四時背人馳壯士每歎息
憂來忽無方外物不可釋中和一相代頭髮先為白
蒼乎爾能忘於我獨有德

滕司諫知涇州

天狼東南鳴雨夫西北集覆載豈不容縛虎宜在急
詩書摧將師高枕付城邑權變非武臣恩威在呼吸
壯夫氣已激義士感成泣籍籍名四喧蕭蕭髮競立
行旗亂鷹隼已有邊風入遙知謁明光介冑但長揖

城下

秋成雨更綠高下共萋萋浮烟晚自起歸鳥暝爭棲
山谷入幽想茅茨多舊蹊日涉遂成趣身將麋鹿齊

庶幾堂

徂暑亦已煩清旦尚餘爽薰風應候至芳物與春往
庭樹交浮陰山禽轉清響空堂更幽寂初日正蒼茫
時節無所感忘言以為賞

涼夜

疎雨洗明月清風生晚涼動搖星辰影沈澹河漢光
螢變覺草腐虫吟知境荒端憂易遽感不眠疑夜長

狄梁公李太尉廟

就列貴陳力立功尚成名兩君雖異時今望相提衡
治獄多陰德不戰屈人兵去思獨至今奉祀見遺氓
文武百世師將相一時榮念我誰與歸愴然悲九京

畢吏部冢

在太一宮側

蓬蒿道旁冢云是晉時賢名聲與陵谷共盡一千年
惟昔縱連觀死生同蛻蟬安知泉下魄非復甕間眠

和張洞春雪

水國雖暑濕亦惡春令早凌威集驕陽瘴疹一以掃
宿麥根復濡豐年不煩禱堪輿氣清真生物同壽考
大哉造化力排幹正字昊能令四時順少失安足道
君胡乃嘆嗟哀彼花與草方今王正始節物自未老
繁華雖云進秀寔終自保可以寬君憂毋為色枯槁

雪意

淒風起幽朔白日晦光色仰眎浮雲高蒼茫天容碧
林林懞羣木粟粟抱寒魄今朝識天意欲見松與柏

雪後

日出桑柘巔鶴鳴風景和縱心適田野顧覺春意多
欣欣林間叟負薪行且歌此中有真樂富貴如余何

壽寧觀殘雪

春陽漏潛莞凜氣留深殿金莖向飛露碧瓦仍鋪練
寒光寂寞迴暖色依微變壺中異風景會待花如霰

初雪

荒居人迹絕但覺歲月頽北風不我欺吹雪天上來
入戶時續紉當軒肆裴回有情知相親高卧未足哀
他日門晝閑今旦門早開開門將誰為南山玉崔嵬

雪中賞貢弟

天寒雲長浮雪急風更厲行子歸何時遠遊感人思
春令顧傳下鴻鴈順時逝原隰無安居稻梁豈深志

誰令歲月晚坐使羽毛瘁江湖可遣憂引領正相遲

月夜

日入更酒掃脩然庭檻空酒盃落明月白羽來清風
佳興自不淺幽人無異同裴回卧林下重露霑蘭叢

和閩都九月十三日夜對月時夕某與子華

聖俞如晦會飲君謨所

秋林恣淫溢后土無時乾忽驚浮雲盡更覺天宇寬
涼月如白璧飛來青冥端衆星稍滅沒驚鵲自盤桓
興發思遠游惜無凌風翰聊尋故人家呼酒澆肺肝
適與二三子四座俱解鞍意合心賞同百觴不辭難
玩古驗漢魏君謨出漢魏時金錯銅機精舞姝試邯鄲詠雜謠語大笑傾衣冠足為一時樂未晤清夜闌

每至絕倒處恨君不獲觀明發得新詩照人瑩琅玕
又知共茲翫正若相從歡君本清雲人淹留尚郎官
曠懷不自屑遇景宴且般古來悲秋士局促宋與潘
相望如轅駒豈足為君歎

夜月

執熱不可濯昏昏倦衣中涼月如有情萬里來慰人
浮雲卷層虛六合隨清新河涵涵光輝城郭息埃塵
茲時一可畏與子聊相親消搖夜未央更益性情真
夜起呼徐監簿同看月

夜長愁無端歲晚易多感徘徊中庭步相與肆遐覽
繁霜冷次骨皎月清照膽幽意暫欲飛秀色若可覽
明夕雖復來素華已應減念茲徑使醉無使我心慄

南伐詩

兵行何忽忽百里不一息南征有期會相觀各努力
三年戍西荒蟻蟲生金革歸來席未暖羽檄何奔迫
行行當逾嶺五月逼炎赫尚有筋骨存所虞生死隔
山林如煖焚溪水沸湍激自古皆有言一夫萬人敵
蝮蛇長相逐虎豹不可格主將貪功名謀臣貴恩澤
柰何輕人命棄置曾不惜探湯入其中未半死已積
蒼生亦齊民不必皆盜賊賢主尚扇暘仲春猶掩骼
一身不自愛所懼失為國堯舜有舊書廟堂為法則

城樓送別

驚風走枯蓬百里不暫息密雲乘飛雨前山坐成隔
蓬老初無根豈辭遠為客山高難可望路遠當不識

去留類若此覽物意寧極鞍馬未動問會合彌可惜
緩歌送清觴更醉日將夕

李綿州訪別

天寒起常晏日出靡未啟深巷聞傳呼兒童怪旌榮
知是漢中守訪舊來至此適我平生懷趨迎願少止
結交許忘年並坐每亢禮語罷當行遠眷然色不喜
君惟二千石我徒一男子貧賤宜輕絕反如不得已
善化遲暮月壯心隘萬里側聞報政速永觀凌風起
寧復悲東山滔滔歷年祀

倉橋

吾聞江陵橋乃比千戶侯歲獻天旁取為廟堂羞問
其何能爾無脛而達遊橋也不自言請君以意酬

憑生覆載中頗亦萬木儔過為騷人頌繆得禹貢收
託身聖賢間自覺名譽浮芑苴賴携芋富貴常見求
明珠無先容按劍或暗投而我適衆口鑠金不予憂
物生有通塞不必在中州何用懷苦辛但為時所仇

留鄰幾君章奕棊便宿小齋

簿書易短景燈火宜清夜過從喜吾子尊酒迨我暇
歡來中局豁興盡外物借錯落盤上棊白黑互陵跨
決機競神速取勝頗雄霸惜我壯士氣局此萬里駕
時乎無由試寓目亦悲吒天地一枰土古今萬物化
願無辨其間痛飲但來舍

奉同留飲奕棊隣幾和

畢景惜餘歡邀賞極良夜談端釋疑結博奕示閑暇

寂歷萬境空棋響虛堂借行列稍分布邊隅各帶
跨開闔無定碁勝負有更霸區區方罫上寓物騁
長駕聊以抒煩憂末技何足玩月高霜折鳴俯仰
閱萬化酣寢忽寤歌不知就君舍

與鄰幾對碁戲作

碌碌無用智玩此方罫間君乘百戰餘勝氣不可攀
拙速亦天幸出奇犯險艱數倖効軍實斥境除邊閔
捧觴跪進卷座客歡解顏安得百壺酒使君酣而還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六

五言古詩三

今古路

出門道路多縱橫不可測我今欲遠行須問曾行客
徐徐逢路人借問青松側客曰今何往答之遊京國
客乃指要路而言行有益古路雖大道不如今路直
但行今人路猶如假羽翼彼客別我去獨自躊躇立
為今見古路信乃無苦忒今路足輪蹄古路多荆棘
欲行今人路恐背古人迹欲行古人路今人笑迂僻
又擬不出門奈何饑寒逼哀哀此時路悠悠蒼天色

今見并本國
若刊作差

宋劉敞撰



九衢東塵土增厭殆相逢恨知晚乍似去質餘隣
幸見過沃此胸礪魄

登禪智寺上方贈同遊諸公

重岡抱城起清川帶野回舊都遷陵谷遺寺空池臺
修林入掩蕩荒溪轉崔嵬鳴禽畏人起故老驚客來
置酒感興發浩歌寄歡哀伊昔游此人于今安在哉
谷深春先覺地爽景後顏造適假一笑願君盡餘盃
楊白花

飛飛楊白花隨風渡江水江水來不極楊花去無已
鴉啼淺深樹雪落千萬里春風傷人心絲絲復如此

淘虛閣玩玄猿孔雀

清池明夕景高樹含涼風已猿戲前檻越鳥安深籠

悲吟激清漲文繡揮蒙茸弱喪不自非全生或為容
曠然感真樂達哉濠梁翁

雨霽同望民登西北樓

雨餘暑氣滅日出浮雲開高樓極遠目百里無纖埃
山形西北驚江勢東南來舊都尚能記壯觀多可哀
微風激清嘯浩霧侵寒杯亦知非吾土聊復樂徘徊

秋興三首

微風起闔閭秋意日已滋陰蟲羣悲鳴草木同變衰
天道雖茫昧平分為四時功成自當去搖落何獨悲
魏牟貴公子沉沒功名間一浮江湖水慘戚顏朱顏
魯連揖萬乘蹈海如忘還棄世脫蔽廡風流安可攀
耿耿河漢輝中夜西南流牛女永相望婉孌悲素秋

不避今人嫌路須行古陌古陌雖然遠且保無蹶失
勉或自勉哉前去難云適不獲見楊朱萬古凝愁魄

曉至池上

宿雨墜高葉薄雲麗朝陽園林澹澹秋庭戶蕭蕭涼
水淺魚怫鬱荷深鷺低昂幽懷欣自得任賞契所望
忽恐羣動作深林沸蜩螿

晚涼

落日蔽崑崙微風起閭闔蟲聲語悽惻樹影翻離合
蚤露結明珠圓蟾瑩塵匣浩歌始自放喟此區中狹

金山東崖北望海門

憑高仍一望北固何崔嵬地形東吳越江險通邛峽
英雄既已矣壯觀空在哉寂寥寒潮上孤帆當檻來

屏上兩賢二首

謝公樂山水不以官爵問天機有所賦世俗從爾訕
上躡巉巖峯下弄清冷澗吾生慕如此敢避刺疎慢
寧為遠中龜勿作蒿下鷄謝靈運

人在誰不如妄為世所束興來當自往興盡期自復
大雪暗溪路新晴月微獨去非之子慕返豈斯人辱
優游便所適偃蹇媚幽獨王子猷

贈梅聖俞

耳聞梅聖俞及此將十載洛下聚英豪文華富如海
聖俞昔與錢丞相歐陽公聲名動冠劍久合參朝案
尹洙王復會洛中皆名士建聖俞以諸侯從事知材高
何意幕中客新違江上宰建聖俞以諸侯從事知材高
用雖晚大器終有在三公識者多薦拔可立待樓樓

九衢裏塵土增厭殆相逢恨知晚乍似去貧餒隣居
幸見過沃此胸礪魄

登禪智寺上方贈同遊諸公

重岡抱城起清川帶野回舊都遷陵谷遺寺空池臺
修林入掩藹荒溪轉崔嵬鳴禽畏人起故老驚客來
置酒感興發浩歌寄嶽哀伊昔游此人于今安在哉
谷深春先覺地爽景後顏造適假一笑願君盡餘盃
楊白花

飛飛楊白花隨風渡江水江水來不極楊花去無已
鴉啼淺深樹雪落千萬里春風傷人心絲絲復如此

瀟虛閣玩玄猿孔雀

清池明夕景高樹含涼風已猿戲前檻越鳥安深籠

悲吟激清漲文繡揮蒙茸弱喪不自非全生或為容
曠然感真樂達哉濠梁翁

雨霽同望民登西北樓

雨餘暑氣滅日出浮雲開高樓極遠目百里無纖埃
山形西北驚江勢東南來舊都尚能記壯觀多可哀
微風激清嘯浩霧侵寒杯亦知非吾土聊復樂徘徊

秋興三首

微風起闔閭秋意日已滋陰蟲羣悲鳴草木同變衰
天道雖茫昧平分為四時功成自當去搖落何獨悲
魏牟貴公子沉沒功名間一浮江湖水慘戚顏朱顏
魯連揖萬乘蹈海如忘還棄世脫蔽屣風流安可攀
耿耿河漢輝中夜西南流牛女永相望婉孌悲素秋

安知乘槎翁經出海外遊天路或幽險神仙非所求

留城子房廟

大風起豐沛海水崖飛揚逐鹿未有歸飛熊猶道旁
一見契千載立談開八荒蛟龍不可羈鴻鵠得新翔
昔為黃石師智策無與雙晚踏赤松賞功名忽如忘
由來神仙流理與天地長陵谷自有遷若人豈復亡
我行覽遺蹟城邑空蒼蒼感古追遠遊白雲杳無鄉
同介甫和聖俞贈狄梁公裔孫

陳平智有餘周勃勇無敵兩人相提衡終復漢社稷
梁公柱石姿獨立謝犀力匡君多直言薦士有深畫
既扶將顛運復起未就策事業兼二子浩然雪霜白
偏材戒獨往特達見今德誰謂十世遠風義猶不隔

末孫何支離畝畝有餓色明詔問樂鄉布衣列士籍
名垂天壤間氣使懦夫激聞君商聲歌更若出金石

贈聖從待制

君居御街西我居御街東如何百步間十日不相從
君非園中植落落千丈松我亦湖海人庶幾孤飛鴻
俱遊人間世俛仰豈不同蕭蕭髮向白哀哀嗟轉蓬
任固不期逢貧亦不諱窮行當一麾去幸識櫻寧翁

早至涼榭觀芙蓉

林深池亦淺日出光晚及粲粲花尚含溥溥露猶浥
良魚潛復躍幽鳥翔又集物情恍如慕心賞浩難戢
誰能贈遠人采采空佇立

同客飲涪州薛使君佚老亭

百尺井底泉激輪作飛流潺湲入庭戶宛轉如奔虬
主人三署郎持節西南州棄之卧故里富貴安足留
却掃長閉門羸餘非所求官來坐林下樽酒相獻酬
未嘗語朝市餘事良悠悠乃知獨往意不必山林幽
衣冠多雋才繼踵公與侯誰能懸其車五十未白頭
嗟嗟賢大夫此風可鎮浮為問三輔間何如馬少遊

曲水臺竹間默坐

杖履不能遠消遙池上林微風起衆響炎日隔繁陰
斐疊激流泉間閑語鳴禽放懷在離人寄賞欣會心
既謝朝市喧亦忘山谷深雖知非吾室猶以開煩襟

永興軍作

涼風響高樹清露墜明河誰復見夜短已覺秋氣多

艷膚麗華燭皓齒揚清歌臨觴不作意奈此粲者何

北軒手種竹兩竿近輒有甘露降其上作五

言示諸同舍

秋來手種竹憔悴不成林復此雪霜晚空驚孤直心
如何沾瑞露似欲慰窮陰珠華粲將墜玉色潤還深
含春乍荏苒載日尚蕭森玄澤非人力樵蕪無見侵

舅氏見索新詩

賤子本不學天賢宜見疎奈何手賜教反謂詩起予
高義終烟然內慙良闕如得非魯仲尼不廢狂接輿
竊旅習荆楚荒唐存簡書敢驚和者稀長恐歲已徂
雲漢回天章圖書秘石渠瓊瑤落咳唾寒暑隨吹噓
百年渭陽悲萬古秦風餘嗟我送舅氏終焉非駘車

贈蘇頌

犬豕蒙虎革氣能懾羣雌衆人見之美蘓生見之嗤
褐客懷寶玉精神暗塵縉池人望而唾蘓生望而知
知之竟何補位下容貌卑雷同世方尚獨異誠難施
嗟子豈不繆拳拳心不移拜我呼我兄問我謂我師
奔蜂負藿蠋誰道當其宜憫子空慕古且為世人非
古人亦如此如此名已垂但當勵行習慰我千里思

雪後城上作

雪後原野曠春生風氣和藹藹林表色輝輝池上波
形閑境適靜望遠意更多年華遠可玩不醉將謂何

寄因甫

君雖委計吏官仍宣尼公負賤更何恨優游聊與同

忘懷鷓鴣夷酒乘興松江風此亦隱柱下何用卧隆中

寄聖俞

徘徊帝城裏獨詠有所思故人昔別此秋風今若茲
流水去不已新雁來有期寄聲可相及一見慰天涯

秋雨

天道去人遠好惡常若違始耕苦炎旱既獲雨過時
憔悴兩無補飢寒方自茲素飽猶可恃春言采其薇

寄密令楊彥文再舉學官皆中正

三年不相見相見當何時曩別不謂久後期庸可知
周南滯留地宿昔太史悲春草愁山中王孫髮垂絲
懷寶常若迷獻玉常若疑聞君已屢薦終歲獨差池
得鹿在詭遇亡羊實多岐著書成自樂回首空相思

贈黃子溫別

雙鴻俱異鄉來集清川流鳴聲偶邂逅形影共沉浮
一以風波去一以罟網留去留雖殊趣失侶自懷愁
五里一歛翼十里一回頭有情同覆載誰免顧朋儔
南國江海濶豐年稻粱優力弱霜霰繁無因攜汝游

同謝十三賦盆池

碧沼含白水動搖明鏡光浮沉見魚樂舒卷聞荷香
賞既茲有適紛囂因以忘多君江湖意不復疑坳堂

庭前箭竹

冉冉東南美託根那在茲鳳凰不可待歲月方屢移
非復山林意空餘霜霰姿清風有時至獨與幽人期

十二月十一日雷電有作

此詩後出刊

今茲方隆冬陽氣尚宜少如少何忽雷早聞因之電
爭曜砰轟非常怒礮礮通夕照號令無乃乖灾祥諒
誰名吾聞玉女戲獨得天公笑此理正應爾君毋強
譏誚

新置盆池種蓮荷菖蒲養小魚數十頭終日
玩之甚可愛偶作五言詩

一已存言

采芳未盈手積潤不滿尋游魚一何樂幽客同此心
安排在所寓相與忘浮沉濟理趣自足孰知慕高深
鵬翻蕩滄海龍起焚山林體妨反多累豈若終蹄涔
送鬱林楊守

鴻鵠懷遠心不畏霜露寒鷄鶩守樊籠朝遊暮來還
人生感意氣朋友死一言况分社稷憂復在君臣間

楊侯一麾守萬里蒼梧山瘴海不可游衆人昔云難
并車獨慷慨即路無險艱乃知抱忠信可以居夷蠻
昔賢尚功名天子憂南蕃報國恩汲汲勿令歲月遷

送春

莫歸林下花花存春尚在一隨南風散飄忽不可待
四時相乘凌萬物隨變改不如玩三秀忘年蹈雲海
答舅氏時詔不就學官者郡勿舉故見督赴

期

飛鳥知深林潛魚樂淵濬升沉久相笑出處各自殉
漆雕不願仕孟子耻獨進軒冕世所榮吾斯未能信
辟雍煥文章王國聚英俊及門足自喜內省媿多吝
且將事畎畝亦以樂堯舜悠悠謝知音當識斯言訥

送張宗道崇班自潁徙秦不樂于行

宛馬來吏道燕鴻起南飛適時必有過去遠不獨迷
左攬繁弱絃右拂青萍輝咲作千里別出門亦依依
人生何新故行道情有違勉率歌清風以慰君永懷

陳元龍

元龍湖海士固有湖海氣自卧百尺樓羣兒仆諸地
大賢資遠到高節邁一世四野為戶庭九河乃衣帶
靈機有時屈英識豈獨閉蛟龍隨波游耻與魚鱉計
擊劍歌商聲捐書謝俗議功名流當年異代見君意

一月贈深父

一月三過公此非兒女情詩人感伐木相鳥猶嚶鳴
尚友百世近結交千里輕矧惟生並時况復居同城

攜手未宜少興發從公行開口露肝膽解衿頓塵纒
心親愛自至外物都忘形赤日留中天火雲正崢嶸
頗復哀老子安眠枕羣經
圖養始干祿執官復辭親外物與我違幽懷安得伸
低徊畏簡書苟且謀賤負碌碌已無期規規徒自珍
秋風卷層雲鴻鴈知所宿我獨無羽翰不能絕飈塵

懷歸詩

往昔佩觿日童蒙幸相求中間萬里別倏忽二十秋
人事固契闊歲華易如流聞君尚黃綬失意成白頭
奄速不可期升沉亦難謀寧知及門晚忽辱從政優
感舊勞心腸相從恨淹留寄聲不盡意何以紓離憂

同寄題康州陳生連理木詩

幽人吉素履佳瑞應精誠蕭蕭衡門下珍木為之榮
連理出高幹交陰庇前庭顧恐俗未知天方表其闕
太丘往千歲慈孝復騰聲誰言報施遠有若晝夜明
世悲上留田吾慕董生行作詩寄南州且以慰父兄

雪後

雪銷吐膏潤日出春意歸藹藹多時趣融融含夕暉
徘徊中林下髣髴田野期天歡頗不減吏隱亦庶幾
歲晏竟何事濁酒但當揮

和彥文秋興

商飈零枯林踈雨墮中夕覽物愴已驚懷人眇難得
明發聆逸唱願言慰幽寂胡為抱紆鬱更使動悽惻
蜚鴻識來賓鷹隼知所擊物微有逢辰子壯獨失職

高天終難問淺俗每忌直浮沉豈非智器遠固難識

贈周生

騏驥能千里不能走鼠穴猛虎拘穿中不如狗善齧
周生學干祿強進屢顛蹶時不用周生周生亦不屑
行年過五十頗究知命說未嘗畜妻子名利敢貪竊
所憂道未成欲辨孔與桀人知如此鮮况不厭藜藿
與我始相見便覺挹高節人皆用其巧子獨趨所拙
春秋舉逸民蔽善當貶絕誰期大夫賢薦使在班列

尚列作尚

嘯亭納涼

翻翻竹稍葉習習蘋末風水氣稍澄澈雲陰反蒙矇
解襟面虛曠幽興欲飛冲得意耻獨善慨然環堵中

蒙列作蒙

尚列作尚

過澶州橋有感

河水東赴海還從天上回寧知今日波還復前時來
岸柳亦已萋原田正萋萋念我平生歡悵然使心哀

春晚小園

歲華一何速春物俱已老綠柳低映牆臯蘭生滿道
郊居正幽曠野色慰懷抱入鳥不亂羣閉門但却掃
平生佯狂性更覺高卧好不及古之人吾誰玩芳草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七

五言古詩四

停雲詩

停停柯山雲
靄靄在我廬
濃光賁草木
潤氣下琴書
望望若可親
久之翳寒虛
坐恐^歔焱風
來東西隨所如
我道與世異
里閭相見疎
嗟雲亦何事
低回能慕予
諒以無心故
形影暫相於

華山隱者圖

神仙不可學
淺俗如醯雞
逍遙二三叟
乃獨秦遺黎
避地思遠適
名山得幽棲
深巖紫芝秀
歸路桃花迷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稍遠人世隔遂亡陵谷移至今山中人人往往猶見之
吾聞秦皇帝甚慕真人為駕石窺蓬萊載車象雲蛇
沙丘往不返四海忽若遺安知全真子近在西山垂
一千二百年修身未嘗衰古稱山澤曜非復萬乘期
觀君此圖意有以和天倪

送上元張孟侯著作

避世金馬門歇直承明廬月羸一囊粟調笑騶侏儒
忽憶東南行秋風熟鱸魚聞君已先我扁舟向江湖
銅章垂腰間賜履雙飛鳧千室豈不憂弦歌自為娛
古稱有人民無事專讀書自古都城游刺促轅間駒
六朝若流川覽古半有無山中折瑤華千里懷離居

小隱吟

世道喪純粹微名掠其美悲哉山林客過半朝市死
夸誕一相習澆淳益紛起古風日飄泊末路空頽靡
堯舜安得逢巢由亦已矣我歌竟誰和惆悵同心子

招隱

鱸鱖不容池鴻鵠常畏網全真貴遠列先覺每獨往
綺皓遺秦夏季鷹樂吳壤知幾劫來世前識妙難賞
勿謂鳥獸羣高山適予仰

反招隱

伊尹樂堯舜伯夷傲姬周顏生一簞瓢陋巷亦自休
豈不因寂寞時俗非所謀脫身洒泥滓緬與前人游
嗟哉波上鳧徒為信沉浮鴻鵠假長風不能占渠溝
晞羽扶桑阿刷翼滄海流世途既超邈繒繳何足愁

所以狂接輿肆歌晤東丘觸時懷慷慨眎世悲蜉蝣
哲人有先覺達者無近憂綺皓吾所師緒言起長謳
郡齋燕居寄海陵道粹儀真景休高郵不疑

三太守學士

尚容耻玩世畏景希就陰一麾諧微願千里非遐心
平生志江海寤寐在山林及此吏如隱始知古猶今
鷓鴣避落實蝟蠅安蹄涔但恐得已多尚非力可任
諸公蓬萊秀夙昔交契深擊柝聲相聞照隣光四臨
清濁淫以渭離合商與參願言三秋思毋閱金玉音
新作涼軒會張拱辰至
張翁垂白鬚扶病過我廬向無俗客至適慰幽人居
酌此瓢中泉振茲架上書雖無德與汝會有歌起予

欲識消長情願君講魚虛

發桑乾河

四牡懷靡及侵且肅征駢凝霜被野草四顧人迹稀
水流日邊去鴈向江南飛我行亦已久羸馬聲正悲
覽物歲華逝撫事壯心違豈伊越鄉感乃復淚沾衣

寄呂侍郎昭先行數

荒山逢故轍自上重岡立君車不可望君手何由執
旅思隨日遠徂年背人急無劔中夜興應知憂感集
廣陵蔣生死十四年矣尸猶溫其妻與其女
閉門守之未嘗與鄰里通水火或者疑其有
道而杜君懿寔之蓋常有自遠來者以書一
封畀其家眎之蔣生跡也故俗以為仙因作

五言贈君懿

仙翁棄妻子往為壺中客玉棺竟未掩人世已成昔
白雲無回期三徑滅餘迹猶傳有青鳥往往寄消息

新年

流光無停期二十忽復五古昔如我人功烈難遽數
上天終無私日月不少駐三皇與五帝回首焉得顧
新年獨何為擾擾趨俗務壯羞兒女態浩歎覺已屢
巍巍九重闕象魏懸法度木鐸非孔丘布衣欲何預
滄溟百萬里乘桴意決去顧世聊徘徊非為取材誤
子日無東風發幽滯花彩映草樹爛醉苟自娛終焉
所取材
背時譽

築室種樹

誅茅作吾廬種樹滿百株偃仰可卒歲優游問誰如
墨翟不暖席仲尼無安居良知聖賢貴逝與功名踈
清泉可深鑿惡草須早除適意田野間誰能歎歸歟
題所種金鳳花自淮北携子種之云

爰此名字在携之不憚遠豈唯江淮潤兼恐歲月晚
手植中庭地分破紫蘭畹綠葉紛映堦紅芳爛盈眼
輝輝丹穴禽矯矯翅翎展卑飛何在此寂寞難自顯
按圖感形侶覽物意繾綣三復接輿歌悲風動湘沔
得隱直書并開將之洛陽

三月一得書始知去君遠開緘見無恙豁達百慮展
秋風催時節搖落歲向晚遲遲行旅外色瘁足更趼
邊封鳴狐狸牙爪貴鷹犬儒者非所須弃置自未免

上書觸聞罷試吏何繾綣雖無小官羞頗貴有道卷
洛陽雄王都主簿亦極選折腰得免否局促時態淺

閱武堂

涼風却炎暑飛雨除氛埃旅行得與會瓊館為我開
主人平生舊上客自遠來何異東序賢共此中山杯
留連恨落日披寫仍高臺山川愴興廢歌舞寄歡哀
徐方多賢牧天祿繼英才遊子悲故鄉為君更裴回
寄張十二時在城北讀書簡云幾至絕糧

新秋意無聊多病時思晚出門塵埃隔扶杖行步蹇
雖聞一城居邈有千里遠風雨思雞鳴幽懷固繾綣
食貧非余病學道與時反悲歌空相望不復能裹飯

回甫移宰晉陵

自我游毗陵五年今于茲未常不閔雨未嘗不苦饑
成湯周宣世豈復能過斯上無桑林禱下無雲漢詩
赤子饑溝渠良田生萑藋聽於閭里間愁毒不可為
思得一賢人救其渴與饑上天似悔禍子乃今來尸
愛民在恭儉自可為更師但恐百里小膏澤難盡施
子本湘鄉君湘人望子來下難兄弟別上顧墳墓違
將母以諭君上書再三辭朝廷欣然許多士咸謂宜
為政推此心可令孝者慈吾聞屠牛刀不貴於割鷄
思君苦道遠莞爾寄此詞

同彥文送敦儒宰晉陵

朝廷貴儒術子以文學顯郡國重民社子由政事選
榮名信難兼衆望固不淺古人定何如壯志獨能勉

由來跬步益必有千里遠去去聆絃歌吾當謝書卷

九日

霜薄氣早寒木落景已變佳晨事厭勝習俗推往彥
憂來初無方興盡復自遣所遇無故物登臨殊非願

寓言

感豫常出異禦冠哀壺丘好大固累刻策父笑許由
東海有意急飛飛何所求縱軀天地間細故紛悠悠
願言不死鄉可與賢達游

晚景

結廬玩蓬藿反畏人足聞杖藜有時去入獸不亂羣
踈雨洗徂暑夕陽澹微曛俛仰多物態逍遙遣塵紛
興適將何述寄心孤飛雲

野人致枸杞青蒿

味薄時共笑野人猶相高春田有餘暇饋我杞與蒿
酌酒謝其意採之亦誠勞城中多好事過半稱賢豪
杯肴具五鼎珠玉輕一毫將之獻門下皆有千金褒
何故倍此計而反從吾曹淡泊徒自樂膏薌未能叨
性知老農美頗欲耕東臯因閑有餘力從爾觀芟薈

春暮到小園

春餘百芳歇喬木有輕陰客子成春服商絃應鳴琴
獨行迂世俗長往期山林庭竹風正駛池波雨已深
臨流窺躍魚倚杖聆遷禽曠時寄俯仰適興契飛沉
試謝及門客未慙招隱吟

送雅禪師著神

太湖三萬頃澄澈浮寒穹明月不可取孤帆安所窮
俯弔滄浪人若神與蘇子美滄浪子緬懷鴻夷翁古今共
灰滅得失如夢中詩興觸物遠禪心隨念空猶多碧
雲句寄信東南風

蒼筤源

日出江氣暖步行村落間偶逢蒼筤息若在山中閑
綠篠既蒙密清波自回環初疑人迹絕久有笑語諠
脫足涉澗水隔林叩柴閨主人踈世事相見亦歡然
稍覺耳目曠久之遂忘還歸來說舟子適過武陵源
樂郊陳漁台下柏林中結茅作小亭命曰幽
素本懿臣刑部之書也謝且戲之
結茅更好何好列柏自成林素履宜獨往幽人欣宿心

炎輝翳羽蓋清吹和瑤琴稍與事物遠忽如邱壑深
良無山水趣安得契知音

種蔬二首

時雨破膏壤荷鋤回城陰疾耕意不足覆隴力可任
里巷多父兄往來迹相尋見我山野服欣然用盍簪
勸我勿減裂哀我識浮沉雖微平生故頗用愧其心
採芝商於嶺食薇首陽岑念我非其人豈敢慕山林
聊以資素飽身世寔崎嶇夫人不我厭荷篠時見臨
種蔬南崗下地薄旱亦久抱甕出復入搢据病兩手
輟耕起長歎四海萬億畝過亢今若茲吾誰與翻口
縣官祈雨澤四望已並走巫女歌且舞土龍矯其首
上天何寥寥百請未一偶霖雨待爾輩古人亦可醜

吐嗟雲漢詩萬古竟何有天地胡不仁百姓為芻狗

重陽

勞生惜流陰徂歲逼窮律燦燦黃菊花離離紫茱萸
芳香不可再采掇自有術零落勢足悲盛時亦未失
登高散百慮駟馬恣所出或云避陽九可以納元吉
嘉願誰間然且當醉終日

浚井

鑿井勿憚深汲繩欲令長鑿深源不竭汲遠氣自涼
豈如潢汙水汨汨道路旁雖復不遠求飲之劇尋湯
虛煩生四支澳忍不自強野語合為國願君著巖廊

古寺

唐殿池棟梁空庭長荆棘均堂客水腥壞碣苔蘚積
經營東晉始遠近千歲逼興廢紛可悲徘徊意不懌
尚餘土木巧未露斤斧迹使鬼固已勞斯民忍終役
悠悠競頽波擾擾非一國臺城更荒唐萬古共悽惻

書候潮亭

滄江浸長空天使限南北繁陰屬暮歲波浪無時息
烈風何轟飀深水騰霹靂遠吹湖中白來蔽江南碧
巉巖千峰玉變化不可測恐是時向晚鬼神任胃臆
燭龍銜長耀來集崑嶺側又疑吳王兵如茶壓上國
勇氣吞中原晶老洞江北久望生悖慄嗟我問津客
橫流豈難哉路險未可得吾道固當然滔滔欲誰易

徐安撫

伏波喜功名南戍終不返死餘蕙政謗生恨鶴鳥晚

干戈非一方智勇易謀顯富貴誰不然枯榮子何反
冥冥炎洲隔杳杳天道遠荆楚猶古風招魂動哀挽
從人除憂謗不得志者罕

石首縣

叢石浮水中峻堤缺復連往往為深潭波流自回環
秋山未搖落碧樹皆參天仰觀積水痕仍在高樹巔
里人半巢居出入隨鳥鳶令尹亦菜色市樓寂無煙
皇天不純命百姓何震愆苦云耕織廢租稅尚未蠲
赤子向漂蕩所存皆偶然雖知負官輸未忍更弃捐
柰何唐堯世復見昏墊年何以救汝饑朝廷急憂邊

召諸弟博飲

今日寒頗甚淮南似京土江風既落木山雪亦帶雨

幽居自無聊病卧亦寡侶壯心願牢落出門孔多阻
古人戲臯廬志氣本尚武勝來在快意百萬不足數
恨無酒如澠杯孟空屢舉開顏強隱几豈必歎貧窶

別和弟

暫會復遠別惆悵終無極人生非神仙豈有頭不白
維舟相邀宿淮水風浪黑輾轉不復眠四聽人盡息
丈夫非懷安少壯宜努力況子行多歡自怪情不懌
誰言冬宵永達旦才頃刻鷄鳴日光出握手各南北
仰謝雲中鴈羣飛接羽翼何以紓我懷作詩寄相憶

舟中夜飲憶和弟聯句

人生如浮雲聚散苦不定原向來詩酒歡雖唱誰與
應貢蟋蟀鳴在戶玉衡逼冬孟悠悠千里思寂寂中

夜靜豈曰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原吁嗟繫名利有若
置機穽。窘然塵埃中。耻無六翮勁。訪戴舟已慙。攀嵇
駕難命。貢臨觸置不飲。引領起獨詠。莽莽天地昏。誰
知我心柄。原

蕪安上之淮南十八舍弟之河北十九舍弟
之漢中皆會予賦三韻為送

携手常苦難。傾蓋不易得。今宵四面坐。明日異鄉客。
秋風楚懷悲。出處各努力。

鳳凰篇贈府公給事別

鳳凰起北海。少留南嶽巔。梧桐有餘音。烏鵲想回旋。
耳間和聲樂。因怪文采鮮。雖知非儔匹。慕用亦欣然。
祥飈卷層雲。迅羽凌九天。卑飛忽如繫。絕迹不可攀。

徘徊故林下。歎息高風前。願及夔作韶。率舞如舜年。

育承以鳳凰篇為况。謹用來韻和酬。

丹山鬱世表。巖巖千仞巔。自非常離革。安得參周旋。
胡為此弱羽。越筵祥儀鮮。飛過所據。飈駭俄翻然。
退則安棲地。翔風娛楚天。始病孰倚石。乃與朱鸞攀。
英英日相照。老翮徒愧前。少別正領聽。覽輝當聖年。
深父往固陵

間君異鄉客。歲暮江淮間。山雪夜多興。桂枝春可攀。
南風玩此歲。浮俗矜游閑。安所彈長鉞。何當問刀環。
天倫眉最白。子舍衣仍斑。勿學髡接輿。伴狂因不還。

飲郇公園贈章湖州何漢州

朝暉散浮陰。天氣清且佳。春城足行樂。况此公侯家。

珠館深窈窕茂林揚芬葩幽禽轉新聲宿草含芳芽
覽物曲池平置酒白日斜因歌雍門詩四座皆歎嗟
平生布衣願不過東陵瓜致求多羸餘竟是迷紛華
一醉稱日富此風獨可嘉安能拘浮俗局若井底蛙
客有章與何高冠耀文縞方為二千石會促別且賒
他日還相思當在天一涯歡極情難忘願君盡流霞

雪後到薦福寺梅下

行尋殘雪遠暖就梅陰坐晤彼寒氣消識此春景破
留僧迨日暮聽鳥忘中墮從此到芬芳應須數來過
呈獻臣始四月予來上清宮見石榴花方盛
開已而復有青箱忘憂紅絲夜合蜀葵朱槿
芙蓉蒲釦紫薇紅蓼金錢之屬相繼不絕而

適及秋矣過此久將有鷄冠拒霜黃菊為續
豈神仙之居同自嘉哉因歌以寄獻臣

茲心厭囂冗幸與上清隣上清何崔嵬高靜遠颺塵
珍林散玲瓏寶氣浮氤氳綠華未及衰絳蕖忽復新
間館宿列仙祕殿朝衆真濃香無停期艷彩驚幽人
顧謝武陵子四時長見春

吳江大博徐君章

吏退簿書歛日落風景涼偶無事物累真得逍遙鄉
踈花媚空園脩林蔭廣坐濁酒不難醉盤石可徑卧
何必凌江漢乃能濯埃塵何必潛山林乃能寄隱淪
人多笑此言此言未易笑非君契心賞誰肯過蓬藿

觀魚臺

刊奉獻臣下書注并
卷二字始四頁以下
同是徐君章

城下春池深潛魚時復躍高臺可以望暇日從爾樂
散懷混飛沉適意宜丘壑始悟濠梁翁荒唐謝名爵
府公射堂飲酒輒陪尊丈侍郎兼揖諸孫拜

獻拙詩

煌煌南極星粲粲北維斗稟齡瑞明時運柄熒萬有
降神非尋常希世曾一偶積善如公家於今見純佑
安車告歸日三府升平久萬石均祿秩魯公拜前後
茫茫周漢來此事復聞否黃金鑄大印綠絲綰長綬
方為累世榮况多後來秀戲禽試強弩初客滿春酒
賤子敢再拜願公更眉壽

秋陰

浮雲初無心已南復更北蕭蕭清風急忽忽白日匿

時逝物稍變感集意鮮適玄蟬號庭樹蟋蟀吟四壁
自古共此悲豈伊越鄉客

久陰

南方信卑濕風雨無時節春風仍晚寒陽和恐中絕
蛟龍乘江湖雲霧期日月驅除懷薰風悒悒生內熱

蟋蟀

七月鳴在野八月鳴在宇九月登我堂十月入床下
滔滔歲方宴促促聲亦苦悲秋不悲已終夜如獨語
時俗有新聲誰能一聽汝

送王二十還乾州

窮通蓋有命富貴不能早君侯希世珍三十未為老
棲遲升斗祿奔走周秦道及親固為榮捧檄豈辭小

北風正凝霜千里徑無草人生貴感激豈以外物擾
當為昂藏駒勿自使枯槁

坐嘯亭納涼

長嘯振林木半空鸞鶴聲清風蘋末來孤月海上生
坐久物色改如有神仙迎

王昭君

嫵媚巫峽女秀色傾陽臺昔為一片雲飛入漢宮來
明鏡徒自妍幽蘭誰為媒丹青同難恃遠嫁委塵埃
十步一反顧百步一徘徊出門如萬里淚下成霰摧
左右相虞樂絲竹聲正哀豈不强言笑鬱鬱不可開
黃河入東海還從天上回嗟爾獨抱恨一往擲蒿菜
重一首同聖俞隣幾持國作用前韻

虞州作

移州作

昭君信絕世窈窕秘瑤臺歲華坐將晚玉輦何當來
一以畫移賞有如鳩為媒含悲下紫殿即路指黃埃
光艷動左右君心再徘徊白水不可變孤芳從此摧
盛時能幾何千載獨餘哀至今青塚傍積怨昏不開
掖庭用色選丹青以利回寄語閨中子何憾處蒿菜

憶松

松陰何婆娑松蓋何偃蹇松香不堪折松色無可選
旦暮青松間吟懷未嘗遠嚴霜百木死高秀初欲展
泠泠海風飄輝輝甘露泣予居閩時去矣混塵滓懷
哉邈林嶽諒無刀斧憂千載行可踐輦轂念山海誰
期共攀拳獨有風入聲琴中尚悠衍

留侯

夫注...
年...
...

清州作會

虎州作會

清州作會

張良韓孺子夙昔志未伸授書黃石公問禮滄海君
契合見神助濟時効經綸指麾轉雷電顧眄定楚秦
以彼三寸舌抗茲百萬軍一為帝王師晚就赤松賓
富貴心不屑功名諒誰倫出處何昭昭賢哉古之人

錄近文呈晏公

麟趾感素文躍魚赴鳴琴殊類豈自識至和動其心
濟世有先覺鑄人不鑄金剛詩在正始好樂非好音
萬生依陶冶一氣諧飛沉賤子晚及門獨學謬知今
趨隅誦所志踴躍不自任救渴而飲河栖枝以巢林
量微志復小倪仰惑高深

蘇州作會

譏晏嬰之節福下夫晏嬰大不治宮室細不
治冠帶無衣帛之妾則信儉且陋矣至其脫

左驂以濟越石父之困出倉粟以成北郭騷
之孝又何其裕哉世之君子未嘗道其裕也
而獨病其陋是以宮室則必修冠帶則必麗
陳妾則必富所惡陋於己者從矣所能裕於
賢者誰哉吾聞陋於己裕於賢之謂儉陋於
賢裕於己之謂吝晏子固儉矣於聖人之道
何貶焉

平生實善交厚薄等新故解驂濟越石調祿謂車御
猶稱禮偏下未免儉則固高風往既息頽迹後方驚
陳妾輕綺紉賢士傲襦袴若人不重得遺諭今始布
吾亦太史徒執鞭所欣慕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八

五言古詩五

以近文投謝學士

自昔周旦死珍鳳闕空靈
民斯未嘗見猶取圖象觀
况彼聖人沒衆說紛無端
能言拒揚墨豈祇均遺囑
念我生苦後讀書樂瓢箪
潛精探遺文儼象良云難
猶如琢圭玉考法求所安
雖無繩與矩我知不為丸
凝誠矢弗變勢利非攸歡
譬於寸木微積久能嶠岏
有羽必懷聳有聲必希彈
方期沐清德敢不振斯冠

答吳冲卿學士

宋 劉 敞 撰

人生若浮雲聚散不自知昔與子相逢綠衣汝水湄
兩家賀羊酒道路生光輝變故一朝華名在天一涯
我病陳蔡問固窮莫自持君為周南居流涕極所思
日月忽已改舊游不可追豈悟羣玉峯攜手如素期
感愴從中來當歡反成悲求友聆嘉音喟然見新詩
廢學老將落積憂志益衰俛仰諸公間嘿嘿慙見嗤
子我平生交夙昔聆箴規相愛當見勗勿同衆人為

寄朱三學士

憶在京華居相與巷南北幸非勢利合同有春秋癖
往來熟杖屨假借通經籍誰謂數斯疏要云諒且直
別離淹日月寤寐見顏色惠我以好音欣然對真迹
微官事如毛徇俗頭欲白庸知尚可教願子更良食

送李紱學士請示江韓諸君

我醉闕門外卧備東藩臣君從天上來秀色落青雲
留連三日語多得所未聞僻陋不自知喟予久離羣
南風吹白沙六月天晝昏送行不盡境引望空復勤
相識何必舊白頭或如新有信當寄書毋遺傾蓋人

今日

今日風淒冷始覺陰氣繁白日無光彩未敢啟前軒
卜居止容膝他時用為嘆及此殊覺勝閉塞有餘溫
撥棄當世慮縱觀上古言禹稷稱樞風孔顏樂閉門
窮通或相背勞逸足自論優游蓋卒歲達者嘗有言

送李才元

車馬何赫奕觀者更歎息富貴歸故鄉任州二千石

賜金為親壽衣錦供子職里開納華駟公堂列嚴戟
地兼百域會衆有萬戶籍指撫吏奔走宣布民悅懌
大夫雖非通豈負稽古力懷章過故人笑別見顏色
吾徒若斃瓜長繫慙不食贈君當何言有信勉相憶

送焦生

蒼鷹懷風雲六月不忘習寒蛟待雷雨深水聊自蟄
多君起江湖力學如不及擇師視洙泗履與窺所立
翰飛自茲遠變化誰能繫孤劍屢感激四方慎翔集
公子誠愛客相門許長楫結轡因北游揮手謝朋執
藏書就史氏觀國榮天邑籍甚諸公間青紫亦可拾
寧復悲歸來眷眷兒女泣

聖俞受詔行田是時聖俞葬其弟公異未畢

而去

蟲潦敗耕耘西成絕人望鄉農籲天意守闕書屢上
憂民聖天子擇吏賢宰相王畿蓋根本歲賦在寬放
曰君往行田究彼荒矜狀一當薄其租用以息民謗
朝廷慎使指推擇無與讓非君精明安曷以致忠諒
憂公劇私為即夕治行仗懷悲念其第卜日不果葬
乃知體純粹世士難以尚德澤既敷宣風謠還歷訪
歸來晤明主自致誰云安

張老子出田所

魯人有林類底春獨被裘面蛙拾遺穗帶索仍長謳
知命忘其老樂天固不憂既驚端木賜復感東家丘
夫翁何為者歲暮亦遠遊北風吹白髮蕭颯田隴頭

此意如昔賢世人知爾不

同聖民圍棋釣魚

山林自微尚軒冕非所營每及逍遙趣欣然得吾生
春塘漾綠水珍樹啼黃鸝心遠忘外喧境幽適人情
垂釣如有求而無得失驚臨局非期勝聊為白黑爭
得意物可遺忘言賞逾精此理俗鮮悟固當屬淵明

秋園晚步

秋物足悲吒丘園良考槃翺翔據結慮徙倚縱遐觀
爽氣使心厲淒風令自單酸念無逕託那使百憂寬
鳥下見人寂蟬啼知露寒夕煙起城際反照映林端
竚立不能返迷懷增屢嘆

競渡

三閭雖已死郢人獨見思五月江水深遶城碧邈迤
輕舟爛龍鱗利楫劇鳥飛簫鼓駭蛟龜鷹隼亂旌旗
爭先愛中流觀者被水涸漠漠懷沙魂一去不可追
千秋萬歲後兒女以為嬉已矣國無人終焉莫子知

讀離騷

空庭衆囂息風葉獨紛紛秋期此時改感歎坐黃昏
遠懷靈均子著書為平兮念爾剛直心吐茲清麗文
上嘉唐虞世下悼商周君能與日月爭不能却浮雲
浮雲蔽日月歲暮柰憂勤精誠誰謂遠恍惚若相聞

秋過臨波亭寄陝府資政給事

不復池上遊秋意忽已繁卧柳半死生枯荷自翩翻
憶昔載後車逍遙臨中園觀魚有縱辨運斤契忘言

豈獨歲月晚正傷離別魂人遐室空適幽興誰與論

讀聖俞我今五十二詩感之

子真神仙吏不識傷別離忽逢舊交嘆始悟人間悲
歲月流水逝富貴浮雲馳裴回撫往事感激吐新詩
流水難以追浮雲難以推百年半如此萬事從可知
且欲拂衣行聊及鱸魚期君若變名姓相逢復何時

上嶺下嶺

上嶺唯恐遲下嶺懼顛覆一嶺但數里思慮千盈腹
不聞二大夫致身未嘗辱

送袁同年殿丞陟通判撫州因還洪井舊居
表在朝數上書言當世事某與袁別十年矣
語舊多可悲者留三日乃去

輕舟何翩翩斷水浮清川問之亦奚樂歲宴道且適
云我大梁客游說萬乘前畫策不見收故鄉復言旋
薄祿及吾親就官若歸田名寔兩有適遠近誰問然
憶昔都門別爾來彌十年蒼蒼豫章質更覺摩青天
語舊或涕流舉觴愧留連相從且未果使我心勞悃

送裴殿丞

君已頭髮白猶著五綵衣出門我意失贈別雙涕揮
自古不擇祿念公早旋歸天散固為樂外物焉足希
達矣老萊子千年見餘輝

裴殿丞訪別說春秋期歲初復來

吾衰不夢周知我在春秋斯道宜未墜夫公能見求
相看頭可白感別歲空適念子期難泰母懷汗漫遊

此君好道士
攝生之術

送雍秀才歸琅琊山

希聲未易合皇華
眾方笑與子東西人相逢偶同調
億年寄神解萬里在心照
此間豈容言吾得安蓬蓿
煌煌千金珠舉世矜賞好
安知緯蕭翁弃置久高蹈
盛論山水趣局促恨未到
江湖且相望送子一長嘯

鳴禽

朝日升屋梁喧禽鳴樹巔
東風不相期自與春意旋
振衣起前庭天色綠窅然
非煙颺微和目極相繚繚
行尋林間步萬英已可攀
萬物在陽舒胡為慘不歡
幸有二三子采芳玩華年
不及古之人幽懷聊復蠲

驚禽

幽鳥何所託高棲眾林端
風巢雛鷇色露葉毛羽寒
半夜吐明月驚鳴遞器
不為貪擇木通夕不自安
乘高非爾謀宜下易所觀
不見片穴鳳深居全綵翰

八角井

誰鑿八尺井不方亦不圓
此地饒美水此井獨苦泉
泉甘常早竭泉苦更永年
浪得世上名對之還慨然

雨過張先生

稟生本迂闊習性益踈懶
遇境剝欲留得人輒迷返
先生老鄉曲素髮頗樗散
相遇年已忘心親禮逾簡
幸無富貴憂時可青白眼
驚呵左右人邂逅以繾綣
初隨朝陽出忽報山雨晚
天路良幽艱歸途失平坦

寄公默先生

昔賢避言色先覺如觀火作者有七人清風緬遺我
浮俗滋缺缺羈人畏瑣瑣知言豈易值卷迹恨莫果
所願學孔子無可無不可寡過知未能同聲賴銘左

恩賜御書呈同舍諸公

聖神紹先古述作備新書微生濫中秘重賜等諸儒
日月明天文龜龍架河圖精神駭耳目黼藻賁泥塗
發揮篋中藏更得神宗初光華混新舊筆墨肖錙銖
幸生堯禹間而見典與謨上為四方賀善繼古所無
下竊私室榮搢紳誰與俱漢史探會稽周臣覽崑墟
蕭條千萬里筋力固已劬而我獨何人荷寵安厥居
受學庶無負傳家既多餘願從二三子講誦無時虛

與景仁聖俞飲景彛西園

鬢髮今日白山林未能往每逢負郭趣嘿有歸田想
置酒松柏間當春更蕭爽欣欣二三子相與留一賞
早花何娟娟秀色頗蒼翠馴禽聲喧呼永不息羅網
物情樂於適未必在深廣育育井中魚胡然困偃伏
佳哉主人翁示我以天壤放懷寫一醉益愧鳴佩響
園井中有魚數十頭

送懷安李史君屯田

汝穎多奇士磊落布方冊先進存古風若人復令德
詩書秀英華鷹鵠勇排擊農者從軍行早聞平戎策
縱橫志東展慷慨意更激坐驚齒牙脫忽使頭髮白
頗與嵇阮同閉關以藏迹老驥甘道路黃鵠羞斥澤

復持一麾去堅取萬里役旌旗暗長亭已想蜀山碧
鼓吹喧前除稍知楚風易專城自足貴遠覽固多適
胡為結離愁恨此晚同得

題賈大夫射雉圖

控弦誰家子馳射落名暈傾城絕代女巧笑揚修眉
覽古按圖畫悵然增我唏壯士不擊賊顧從兒女嬉
威弧無用世反事禽荒為嘒嘒千歲後正為來者嗤

示張直溫

築山必使高鑿井必使深百工戒淺近盛德羞浮沉
焉有尺寸枝能棲垂天禽焉有升斗泉能容橫江鱗
借茲論物理足以開君心隘在容不足弱在力不任
大道如路然固無古與今

臨澗亭望鳳凰等山作

孟公多勝詩故在杯酒間雖非菊花時輒復尋龍山
平明騎馬出日暮倒幘還若人難重得此風猶可攀
問我亦何為倏然方閉關忘言在得意獨往路已難

聞隱直欲調官

蛟龍居池中仰活數旬水虎豹離山林求食輒搖尾
張君宜大用亦是龍虎比何得圖小官折腰五斗米
屈伸蓋時命隱顯乃君子譬由合抱材當自毫末起
昔為青雲高今落塵土裏可嗔復可驚誰能叩天耳

津亭

西風豁愁陰天水兩涵泳微波蕩寒日極目萬里淨
離披蕙葭老蕭瑟原野迥物容驚客懷櫓聲動歸興

倦游髮恐白多慮身復病緬慕蒼梧雲無心自輝映

和持國登開寶寺上方院寄孔寧極崔象之

孫曼叔

重山抱城起清川帶野回深巖古佛寺端嶮聳高臺
此地宜眺覽冠絕都城隈遠近見千里令人心目開
憶在七月中丞相自魏來百官迎道傍休騎茲徘徊
衣冠相勝凌塵土如炎灰我隨衆人趨出入再栗階
不得及此時披襟濯氛埃至今意耿耿負愧不可裁
邇來讀君詩足慰平生懷忽如升其顛四顧心悠哉
往者不可及信陵久心顏來者不可見孔侯與孫崔
古今殊茫茫慨嘆成歡哀會復從君遊於馬謝崔鬼
臨波亭飲席贈徐二

華星爛長天明月被清池良景豈易得佳賓共在茲
形骸久相忘危酒安足辭高歌激風颺宜笑散春暉
中置浩長歎民生信多為非無逍遙鄉固在閑暇時
及爾不快飲歲月忽欲馳世事紛悠悠放言為吾師

送張四隱直遊邊

吾昔讀漢書遠嘉馬文淵慷慨有大志不辭走窮邊
嘗言功名期當及少壯年生圖萬里勲死裹馬革還
此語頗豪蕩書之在青編其人雖已亡其意猶凜焉
羞我未伏誅王旅多喪偏安得如此人西行隴與汧
借籌資方畧選為天子言海上惟歎息今時豈無賢
忽聞張公子奮起殊欣然歷覽涇渭旁究觀敵根源
寧復謝古人正堪豁憂煎衝青出行伍去病幸有天

相繼取封侯有若翻手間男兒誰不如可得甘棄捐
讀書反三點何用師孔宣我豈少游徒規規守鄉田
力弱非志弱送君心長懸

同貢甫詠丁晉公園池

一死復一生一虛復一盈猶悲門易軌况乃谷為陵
曲池以蕪沒高屋尚崢嶸自古若傳舍母為方歎驚

送韓七寺丞知蕭山

韓穎川人兄弟八人皆仕宦題名

君家穎川上時論數八龍聲華自照映遠與高陽同
季慈又青山秀氣凌秋空安步可遠到何為菰蘆中
會稽自禹來山水天下雄古人每獨往勝事殊未窮
聊欲因強歌登臨極江東超然語高邁令人媿樊籠
我昔更此邑稚年尚兒童邇來成夢寐自笑成禿翁

安得方寸金換君腰下銅越吟不自然極目南飛鴻

初夜

汲汲晝彌短悠悠夜增長貧家不具燭坐須明月光
隱几四寂然陰虫鳴我傍天時有推教物性隨悲傷
感彼忽自驚嗚然發心狂壯年何所成憂患擗中腸
吐嗟牛衣叟婦女知激昂國耻吾亦羞如何掃封疆
譬如籠中禽左右不得翔知音古亦稀誰謂歌中商

靜夜

花影不可掃縱橫月明中光芒裏新露香氣生微風
夜永興不淺幽人與誰同

迎恩甫

相別才一月相憶如一年豈無白首游不及夫子賢



雞黍可以具 班荆暢幽悃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九

五言古詩六

雨中獨居有懷江梅

晨起風雨交蕭蕭秋意寒出門無所詣行道如此難
思我平生游相得他日歡興來未嘗約趣合不待言
濁酒有與醉孤琴能一彈時時商聲歌磊落千琅玕
浮雲歸無期宿草秋向殘獨味鷄鳴詩一唱三四歎
過聖俞讀其近文明日寄之

昨日過君家雙瞳偶清刮非無塵俗累喜見秋陰豁
注瑟請新聲瑤音邈超越神驚自束躅不為天寒發

宋 劉敞 撰



憶梅

豈無棟梁材為君構明堂豈無調羹資為君致烹飪
獨使限荒鄙委之道路旁歲晏吐奇秀芳芬有餘香
疾風見松柏衆穢知蕙芳譬彼君子質幽沉道逾彰
安得假神術徙根儼長楊遼哉計不果我心不能忘

傷胡二

人生期百齡子適四之一人仕期萬石子適升斗秩
稟靈甚純粹守道復貞吉無負於神明如何有倉卒
雖登爵一命亦治邑千室名竟未達君澤亦不被物
鬼神莽無狀天道眇難詰冥冥九原深永與顏賈匹
觀永叔五代史
大均運元和萬物分一氣相雜以成文自然故為貴

道衰三王末議出百家沸仲尼日月也薄食為之既
春秋日筆削天地復經緯大法初粲然亂臣以為畏
微言迨秦漢變雅從晉魏遂末競錐刀澆淳玩花卉
安知述作本庸識文章意中間馬與班二子稱髣髴
猶云崇貨力尚或排剛毅才難乃其然可以長歎歎
退之不為史於道其猶未胡為體明哲魯是回怨誅
國典竟蕪雜唐風亦隱靡凌夷九易姓禍亂森如蝟
儒術駭中絕斯民遲攸墜紛紛混朱紫清濁誰涇渭
龍飛真人出虎變斯文蔚天意晚有屬先生拔乎彙
是非原正始簡古斥辭費哀喜傷獲麟疾邪記有蜚
處心必至公撥亂豈多諱何必藏名山端如避羅罟
曰余仰爐冶有意自劬荆踵門投耒耜假廕親蔽芾

所望窺冊府無寧辱調餼狂者實進取日中固必禁
飲河雖非量滿腹尚自慰演孔幸受經居齊竊忘味

寄張拱辰

楚人少眉壽此翁七十餘荆士多輕揚此翁乃好書
世鑿悅膚淺此翁識古初習俗爭錐刃此翁尚玄虛
數欲見此翁為其亦起予責人必求備堯舜猶病諸
漁者公閱休逸人狂接輿有之幸見告我且從彼居
休與比楚人

竹床

櫛櫛裁脩竹熒熒粲寒光浮筠凝煙霧疎節留雪霜
甘寢百疾解側身憂日長此時四海波亦已如探湯
嗟我智慮短苟為安一牀

哀三良詩 并序

秦風有哀三良詩刺穆公以人從死後王
粲作哀三良者興曹公以已事殺賢良也
陳思王亦作之者然已不及死者也吾以
哀三良仍有餘意猶可賦詩故復作焉當
有能知者

士為知己死女為悅己容咄嗟彼三良殺身徇穆公
丹青懷信誓夙昔哀樂同人命要有訖柰何愛厥躬
國人悲且歌黃鳥存古風死復不食言生寧廢其忠
存為百夫防逝為萬鬼雄豈與小丈夫事君繆始終
馬生自汝南來求入太學不得請詩以歸
士貧謀國拙安得辭泥塗馬生負長劔嘆曰歸來乎

尺薪等芳桂斗粟兼明珠玉門不見容憔悴如朽
我無升斗水慰子朝夕須亦有西江濤路遠不可圖
相勸早旋歸詩書自為娛男兒患無術餘事從卷舒
時至當奮飛翩如巢中雛微物尚變化况君七尺軀

詠史

主父希世者畫策妙縱橫指麾一言用震動諸侯驚
日暮臨遠塗中道方倒行不忍藜藿食竟從五鼎烹
寧知鹿門翁白首長躬耕天下非所保功名安足營

入荆江

此江自岷山浩瀚浮西極中為三峽東壅閼氣憤激
崩騰得平地千里怒未息雖投洞庭濶爭道猶逼窄
觸岸皆倒流勢兼萬牛力渾黃不可鑑咫尺普玄白

頗似崑崙汶洩源下積石逶迤屢屈折九曲乃大直
始信枉渚歌至今猶悽惻中流忽沙沸慘慘半江黑
俄頃成丘陵方舟渡安得坤儀理專靜何故輒損益
多異真窮鄉所逢豈中國墨生忍默突孔子不暖席
賢聖亦遠遊吾寧倦行役

和鄰幾持國景德寺納涼

四時急相乘五月大火中天地為熾爐萬物皆沸銅
吁嗟望雲漢長嘯懷清風覆載雖高厚跼蹐似不容
蚩蚩道旁子奔走勞厥躬外以塵土傷內為利害攻
狂醒無由濯勢與羣物終安知道遙遊采真得所從
寶宇豁高巖劇談叩真空虛白從中來清涼脫樊籠
惜哉但獨樂不與斯人同作詩寄妙賞藐若凌清穹

依隱或玩世詭時在不逢三復金玉音曠然已發矇

送劉初平謁會稽范吏部

劉生大梁客五十耻獨醒觀書汎為通不肯明一經
壯歲懷慷慨邊游忍伶仃擔簦售白璧垂荆提青萍
歸來面朝士口寫山川形公侯盡高意禮數爭分庭
落魄破小節浮遊謝塵冥詎諧若流輒捷勝如建瓴
荏苒混朝市繽紛邁年齡有云致官爵百說無一聽
二子才劔吹眾豪固螟蛉以茲滯玉帛亦不羞巖壙
太尉辟開府也夏竦中丞請居廷輒也拂衣東南走高
揖千巖青禹穴發窮寶雷門叩驚霆邦侯萬人傑憂
國心無寧得善輒解榻發竒肖開斲抽辭肯德瑩宴
舊方淹停箸下進醇耐鑑中結飛舲高哉鴻鵠心去

矣窮滄溟

謝主簿示雜文

少不學為吏俛俛亦非良終日簿書間忽疑鬚髮蒼
無聞畏後生素習成兼忘吾子豈獨迷相從道文章
上論聖賢心下救世俗荒磊落古人風粲然在我旁
精孳眩日月爰居惑鏗錙置此但為好切磋非所望

開元寺詩在汝寧府本顏公真卿舊居

自古皆有死豈惟直如弦魯公既中天狂寇不獨延
茲寺數經亂叢林廢為烟若人昔所居故老廣其傳
直氣觸白日沈憂凌青天悠悠穿壤間肯與蛛蟻捐
事往理冥漠悲來涕潺湲作詩識其處尚想音容全

漢武帝二首

武皇固英雄揔擊皆軼材南并桂林地北守單于臺
軍費累萬金馬迹窮九垓時獨卜大夫規規輸其財
忠義豈不然告緡自此開茫茫文景後田野卒污萊
孰謂將相謀竟貽黔首哀晚晤富民侯後時信悠哉
洪波漏金隄河伯獨不仁不有封禪行安知愁吾民
翩翩海濱子自以通鬼神黃金成虛言鴻飛邈無因
武安玩天時獨秉萬國鈞愴似宣房詩卽吏終負薪
寂寞千載間真偽共沉淪何乃忘謗書世固無直言

楚風四首

三楚多秀士從古謂之然接輿既髡首三閭復沈淵
大屈備時玩白珩為世傳粃糠鳳鳥歌瓦樂離騷篇
已矣德既隱孔車為回旋

巖巖章華宮灼灼高唐觀慶弔隨俯仰離合異昏旦
人生詎能幾物化每交亂千秋萬歲後寂寞江與漢
宜僚樂市肆叔敖榮寢丘不惡漁釣卑吾聞公闕休
顛冥天地間世與我悠悠豈晤多種橘可齊千戶侯
唐侯兩騶驕夙首困多難蔡國雙狐白豈知反為患
世衰道迴適服美自取閭敬緼可終身鴻飛諒何纂

雜詠

今年四十一髮白牙齒脫未能遊逍遙意每不自豁
偶尋樂天詩往在江州曰年幾與我同衰疾與我埒
伊人了無生外物均寂滅而且於形骸變化難自脫
况我狹中者萬緣日相伐力小覺任重憂多使內熱
安能保平和但有就衰竭賢哉香山翁精識妙前哲

懸車未六十，鼓缶終大耋。以茲撥損益，亦似有與奪。
至理何心得，吾其守茲說。

二十六日大風寄貢父

雨止天大風，草木皆怒號。居人不得寐，起見星月高。
鳥獸羣悲鳴，空虛如波濤。行子今安至，愴愴我心勞。
山非幸非遠，歲月亦未滔。自傷下澤車，不及鄉里豪。
袞袞隨飛蓬，悲歌擊長刀。丈夫寒如此，何愧兒女曹。
無由託飛雲，更寄身上袍。

黑河館連日大風

空祠倚不周，近戴北斗魁。上天限夷夏，自古常風霾。
我行延隆冬，周覽窮荒回。魑魅醜正直，共工負其材。
初如百萬兵，鳴鼓天上來。日月慘不光，星辰為之頽。

又如海水翻，洪洞奔天臺。四顧無復人，但聽萬壑雷。
搖山墮危石，略野荒纖萑。鳥雀失食悲，虎豹亡羣哀。
大叫不自聞，却行尚欲摧。而我仗漢節，何由脫氛埃。
先王外荒服，赤子棄草萊。陰姦竊號令，天網殊恢恢。
我車傷崔嵬，我馬勞虺隤。感彼鷄鳴詩，聊以慰永懷。

奉和永叔夜聞風聲有感用其韻

往為名山客，浩蕩多奇觀。六月湖海卧，飄飄生羽翰。
悞升紫垣籍，草野非所安。金火三伏交，束帶愁衣冠。
飛塵變形骸，內熱焦肺肝。豈唯天有時，人事亦可歎。
適有涼風來，蕭騷庭葉乾。感之意飛動，忽若驂龍鸞。
銀漢水可涉，枯槎去無難。洞庭魚正肥，遊子行足歡。
飲酒讀離騷，睥睨天壤寬。要當以樂死，日月誰控搏。

夫子文章伯已在青雲端且方濟一世詎肯哀盤桓
作詩破冥煩磊落水雪顏懍懍屈宋詞千秋劇椒蘭

春旱天多風贈深父

春旱天多風干步不見人自非勢利役誰肯輕出門
我亦閉戶居寂寥卧晏溫歎息中庭花散隨扶搖翻
百芳半摧折白日或翳昏安得超塵埃高乘雲雷奔
壯心更激烈中熱生肺肝愧君憂陋巷眷眷迂輕軒
高論清我懷忽然失冥煩

呂梁

呂梁信天險魚鼈不可游引棹出叢石一絙用百牛
洶湧含風電蜿蜒噴蛟虬世自有畏塗吾仍耻隨流
側見百仞奔俯窺千丈幽自非跂達觀未易寬百憂

夙昔涉老莊縱心會虛舟忠信猶足恃放言謝聖丘

蜀岡南麓

山深行易迷南麓偶清曠鷄犬鳴谷中樵童戲巖上
茅茨肖浮屠牖戶相背向竹徑通往來清陰亦彌望
白頭三四老相見語歡暢心疑避世子形迹一何放
行將從之遊自恨苦羈鞅不能問姓名聊作招隱唱

種竹偶書

少有王子癖長憐此君雅常嫌地喧窄不敢謀瀟洒
昨日山客來勸我栽砌下感荷知我心遂得移遠舍
其中置磐石可以指尊掌於此更一座以待違名者
山禽時復來清嘯如郊野其餘即無見不辨春與夏
吾惟厭時俗人亦來者寡順然兩無譏外譽焉足假

新筍漸盈尺新枝已鋪瓦驚雀勿相驚深沉似隆履

勸思弟於南軒種竹

世皆笑幽獨何不少自貶種竹南軒間亦足以相檢
况茲歲華晚衆卉日凋斂清節良自如栽培匪為諂
豈知牕戶側秀色窺荏苒會茲東南美相對情不慙
楚人昔頌橘行比伯夷忝此君最孤高堅直難外掩
凜氣有精粹筠光射圭琰他時雪中客往往疑清剡

古俠客行

壯年志慷慨結交慕英雄大梁多長者燕趙有古風
千金起為壽一諾不顧躬自謂松與柏忽為萍與蓬
市道今乃知利窮非義窮

深甫過留宿并示近詩

別長會時稀樂少憂日多邂逅非素期悲歡柰君何
明燈照空窓風雪滿天地此時坐相對達旦終不寐
少年慕結交徒以此方寸危生始自感來日安可問
意氣久已奪形髮亦已衰如何切磋意不廢平生時
驚禽墜虛弦病葉墮輕露一聞傷心奏涕下已如注

留張十二宿

少年有佳趣老天意獨驩常恨離別久忽忘會聚難
殷勤置杯杓蕭散遺衣冠誠知惜短夜為我強盤桓

和隣幾八月十五日夜對月

外事已波濤回首已陳迹獨有雲間月相見不改色
慰我平生懷故在中秋夕我髮見二毛羈旅多所歷
每逢桂花秋興發勸更劇江湖與山林所至得真適

今年都城游日與賤事逼得閑輒昏醉向晦專寢默
覺醒忽天明不見千里白誰令心賞違坐使歲華隔
衰回不自愜悵望空歎息見君新詩章暫若對寒魄
清光動人目諷詠當自釋

脚冷

踐霜脚如脫知我血氣衰况復齒牙落鬢邊亦有絲
人生會當老何計遲速為但願多美酒憂來忽如遺

和江十飲范景仁家晚宿祕閣睹伯鎮題壁

記番直日月感之作五言

阮公有大度於世無所營顧獨好飲酒而欣為步兵
未嘗語是非舉俗駭且驚夫豈知胷中礪硯獨不平
四登廣武原吐嗟豎子名竭來蓬池上詠懷激哀聲

此風久不聞寥落成千齡隣幾頗其流貧賤能忘形
校書天祿閣不忍游公卿時從好事飲傲兀人間情
髮白不自疑歸來卧前楹顧見壁上書始知歲月傾
喟然感舊交因欲東南行黃鵠真去矣白雲遠冥冥
吾聞至人語大塊勞我生天地一豪間出處何重輕
但使尊有酒長醉不用醒君當解此意獨往何必清

賀王介甫初就職祕閣

鳳凰信高遠矰繳安得羈非君九韶奏詎肯一來儀
王子美無度孤飛絕雲霓常恐濁一世斯人莫見之
天子蹈軒虞公卿聚臯夔孰言阿閣下定有朝陽詩
願得調律呂聆音辨雄雌毋空著圖象但取夸童兒
脩府學後同官僚見諸生

用儒沐休運撫俗奉明詔雖愧文翁治猶非武城笑
茲堂丞相規頗盡泮宮妙高閣橫青冥長廊驚叫窾
春秋大復古修舊非所謂庭壇一已新丹堊歛相照
迂疎賴衆才簡默希坐嘯况多都邑賢歷講道術要
籓籬可目涉弦誦或耳剽汜鄉亦何人千載名獨幼

煌煌京洛行

紫極開天門慶雲麗皇居卜郊定九鼎懸闕觀寶書
德澤浸無疆風俗返華胥冠蓋百萬家車馬十二衢
輕肥耀朝日富庶極中區游俠信陵後節義大梁餘
顧盼生光輝吹拂動萎枯貴賤且貿遷高陵忽為墟
變化若有神昇沉豈嘗拘吐嗟鄒魯士何用空躊躇

代書寄鴨脚子於都下親友

予指老無力不能苦多書書苟過百字便覺筋孿拘
京都多豪英往往在石渠作書不可周寄聲亦已踈
後園植佳果遠贈當鯉魚中雖無尺素加飡意何如

寄貢父時隨侍入蜀

曩別百里近愁心亂清秋今別百里遙秋色蒼遠愁
我飛乏羽翰我居悵淹留忽如轅下馬局促難自謀
古人有先覺不願往諸侯我乃今知之曰歸邈無由
朝吟南陵篇暮弦梁上謳離魂如明月昔昔西南流

戴村

羈旅淹歲改江臯屬春早幽村屢獨往勝事時默討
深竹尚殘雪陽崖已芳草茅茨忽連接鄰里自相保
人猶安道族景是山陰道徘徊問耆舊或遇棲真老

種瓜瓠

吾生拙用大江海思遠適豈獨為匏瓜長繫取不食
漆園有遺意放蕩豁心臆樹此無何鄉近身見多益
五日抽一尋十日成百尺纍蔓更相引甘實行可摘
因之浮汗漫去矣笑跼蹐從我其誰歟由也不可得

簡深甫

與君一城居其實跬步間慙慙不相從十日俄忽然
一城豈為遠十日豈為短客子局人事心與迹相反
而况各異鄉茫茫隔山陂歲時若奔車過去誰復推
伊昔厭幽獨願子東西隣雖隣尚不覲何似南北人
人間實如此千別能一會興來即上馬埽榻聊相對

贈陳襄祕丞自岷中召歸

淮海南國衝冠蓋結浮雲面交固不數白首猶若新
之子天際來各自東西人一語旦連夕歡如平生親
豈伊名聞久固以意氣均馳騫詩書間博哉醇乎醇
我昔病俗學莫明醒與仁常恐遂至地豈期晚有隣
君還觀清光一二席上珍賢者在必重勉旃覺斯民

陳迥此與共談性命仁
聖之問留五日乃別

送冲卿守高郵

雞鷲守樊籠鴻鵠游四溟羨君一麾去不負人間名
孤帆西北風海日東南明回首笑富貴浮雲亦何輕
我憶童子時綵衣戲五亭離懷重自感墮淚沾長纓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

五言古詩七

聞王十八除檢討

蒼海有蓬萊去人初不遠舟車自難到方士曾空返
聞子騎鯨魚姓名已金簡誰云路幽險但怪波清淺
俯窺紫貝闕洞視白玉版神仙豈學致變化絕微顯
乃知淮南藥力可及鷄犬相望雲霧深冥冥白日晚

任城道中

驅車太山下過憩任與樊此地昔建侯邈哉羲皇孫
市朝非一世茂草空平原三十餘萬歲忽如飛鴻奔

宋 劉 敞 撰

毀墓骨已銷但有石槨存縱橫委路隅冥莫游岱竟
古今一丘貉成敗誰復論區區東家翁乃復哀瓊瑤
牛山顧千駟涕下何由諉忠義獨不朽庶幾長者言

陳橋別隱直

柔遠在無外飲冰寧顧家旌麾辭北闕原隰生光華
水洄雨亦收勁風卷驚沙送車何其多高蓋垂文綯
張侯平生親情義固所加哀我志慷慨睠我天一涯
出宿水上亭暮談見晨霞百里亦已遠心乎不云遐
我自東西人豈能守蓬麻周爰愧靡及敢不重拜嘉
答江鄰幾到潁州見寄并封示晏公送行
日夕風雪佳相念思乘興忽晤君在遠離憂紛難定
入門對新詩滿眼冰玉瑩因疑君居側恍惚不自勝

別來雖無幾日月稍已迸一葦悲河廣况乃山川迥
遠游殊風土孤響繆羣聽常恐弔原憲夫子子何病
幸傳丞相篇復見仁者贈懸知慳真賞有以夸歷聘
何用慰索居一朝再三詠

寄深父兄弟時在潁

回面簿領役終歲無一欣思君阻晤語坐想如古人
百里非遐方書疏絕相聞亦知平生懷未為疎數分
昔君幸見憐約礼博以文今也知不及矐然已絕塵
裹飯更欲馳漭漭風雪晨高會汝潁間千秋愧荀陳

舟次潁上寄貢甫

我詩特寄君宛在汝水潯君詩欲寄我蒼茫煙浪深
寒水爭赴壑駛流激清音扁舟沂游往寂寞嗟獨尋

頽烟稍塞望淮月初清
心恨無知賞同尊酒誰獻斟
想思意不極宛抑訴鳴琴
曉燈半朗減抱膝成苦吟

古意三首

相逢偶相識相識竟相離
會知別情苦寧作未相知
相見如夢中夢中還相見
薄帷鑒明月恍惚仍對面
主父昔未仕頗為鄉人輕
上書雖晚達稱說何縱橫
不忍脫粟飯甘為五鼎烹
豈不愛厥身徒為喪其生
吾聞南山翁軒冕不得榮
柳下不違俗獨耻伐國言
三黜何嘗憂一問遂慘然
世衰狙詐用賢者防其源
孟軻不言利顧有仁義存
何乃百世後功名為時敦

秋意四首

陰虫鳴空階危葉墮高樹
秋風雜昨日所過已如故
悠悠歲方晏采采行多露
芳香日可閤宛彼蘭與杜
鴻雁起海濱凌風自翱翔
冥冥青雲間綉綴安可望
千里一悲鳴一里一傍徨
時變感自深豈伊恨越鄉
鷓鴣信多智出處能自謀
非無人間畏而襲人間游
微風動高林梁棟生早秋
斂翼從所願落實安得留
翻翻林間蘆昔惟桃李華
飄飄終焉薄江海無津涯
榮華寄須臾顛顛空泥沙
良無凌霜節安得復嘆嗟

雨晴率張生及諸弟到薦福僧居

沉陰天氣昏忽霽景物好
墻陰且殘雪池岸已芳草
愁懷無端涯強出慰枯槁
白日當青天雨至豁如掃
山僧一飯畢鐘鼓不復考
庭宇若無人窻軒照丹藻

徒行不知遠適興恆所禱如覺逍遙遊頗堪謝煩惱
諸子吾宗秀張生一經老相顧能不言歡然屢絕倒

初鴈

翩翩南飛鴈契濶萬里道朔雪常逼秋知幾諒宜早
敵兵盛西北弓矢斷飛鳥側翅鋒鏑間悲鳴觸懷抱
往時商山翁自放亦忘老避地吾所師相望戒輕矯

始聞鴈

冬夜何漫漫北風扇淒惻始聞南飛羽稍稍過我側
來賓無乃後恐非歲時忒朔方稽常貢物性隨變易
哀音一何厲路遠霜雪積就陽既云歸感義寧自默
胡為堂上士撫劍重歡激

沒蕃士

丁年仕轅門欲食萬里肉敵兵方強梁邊境日局縮
是時十月交轉戰大河曲落日天地昏風塵蔽川陸
我師自憑凌虜騎出深谷路窮矢交墜壯士同慘辱
投身致網罟南向長慟哭忠義安可論功名亦已覆
悠悠捐歲序忽忽抱心曲每生悔為禍致死倘還福
夜渡黃河冰獨依荒榛宿狐狸鳴我旁虎豹相馳逐
脫身僅毫毛夜動晝必伏飢膚存空骨性命半鬼錄
十月到亭墩問人識風俗回頭復長望慷慨淚盈目
憶昔萬人出今還一身復可憐同時輩視我猶鴻鵠
永棄絕域中幾時脫臣僕叩門謁主帥長跪向人哭
可汗甚桀黠其下亦輯睦努力思長策勿輕用人屬

寄子華內翰時亦宿齋是夕風雨

君居白玉堂我在紅藥署出處豈不同咫尺限相遇
風雨聞鷄鳴節物驚歲暮思君正展轉夢中亦知路

過澶州橋有感

河水東赴海還從天上回寧知今日波還復前時來
岸柳亦已黃原田正萋萋念我平生歡悵然使心哀

和江鄰幾雪軒與持國同賦詩

君居近城市每獨厭囂煩積雪成高卧故人來在門
掃除更爽塏談笑寂無喧開憲延寒月拂席置清樽
真得酒中趣安知狐白温

長安雖大雪車馬無休時窮巷有高士閉門獨何為
朝烟不點突彈琴方賦詩逍遙無忤色慷慨多逸辭
適有感同好寄聲贈所思調高當和寡無以答君知

養雞

茅茨一畝寬生理備委曲鷄豚自古昔恭養隨世俗
鑿垣安其棲幼長何碌碌日出四散飛暮還相從宿
頗哀鷓鴣輩飲啄不充腹何事萬里遊羈旅傷局促
衣冠相嫵媚庭廡更追逐未悟糞土非豈知稻粱辱
物理常有此人情若不足安見避世翁頽然卧空谷

乘小舟入朝京門訪安道

南山壓清流春光滿上頭懷人不勝意乘興去扁舟
靜吟日光午孤棹正脩脩固當見安道曷若王子猷
送陳竒秘校游寢丘

世往人物非古今共滔滔聞君寢丘客因憶孫叔敖
脫身田野間功業青雲高憂國不顧家子孫負薪勞

苟無滑稽士亦已埋蓬蒿嗟來千戶封晚受侯王褒
賢卿尚遺忘反慕貪與饕况彼里閭人安能厭糠糟
伊昔方斲蛇許身輕鴻毛陰德尚有報天寧紹吾曹
努力道路勤我心良鬱陶

宴得解進士

先是予為監試

汝頴紀南國星極麗中州多奇兆兩漢粹氣兼九丘
里巷含古風文章耀前修上恩榮計偕博選充詔求
雜沓會駿骨軒昂出驂騑曰余魯深識有司屬同憂
攻玉固以石妍媸豈云侔登龜但投餌美惡非其俦
堂上歌鹿鳴尊前親獻酬有功幸九錫與祭為諸侯
送胥元衡殿丞通判湖州

平生笑山濤非隱復非吏今更欲似之顛暝老將至

羨君負清識於世寡所求能從魏闕下徑取江湖游
扁舟駕長風千里破高浪倚檣一清嘯佚氣橫雲上
醲碧箸下酒紅鱗苔溪魚采衣起為壽此樂天下無
誰不慕軒冕顧多因朝市人生難自諧祿仕當如此

譏謝十三

利交勢相營義交氣相得千歲若旦暮萬里猶咫尺
昔我相聞聲但嫌未相識今我相同遊又恨莫相益
同時復同道同官又同籍平生重結交然諾亦自惜
子為太守丞我為里中客雖復戒疏數不應事形迹

宿九里潭

潭樹老垂葉蔭茲千百尋蛟潜伏遺劍魚躍應鳴琴
遠客何所羨神淵涵淨心

橄欖

木草言橄欖鮮也
鮑及酒毒最切也

吾昔評橄欖不在百果後其材中棟梁其實過橙棗
俗人多未識至美或莫售材以遠見遺寶以苦為詬
華堂娛嘉賓甘脆陳左右此物萬里來真味寧免陋
欲觀絕倫效宜與危事邁江魚肆潛毒頃刻輒僵仆
昔酒發狂醒千日尚沉疴性命如危強一絕不可救
幸能服刀圭吐嗟反其舊此亦天下奇能使夭者壽
豈殊魯連子談笑解紛闢功成歸海濱不願千乘富

聞伯庸再安撫涇原

壬午九月鎮戎
喪師復再往

西師又失律將帥各顛覆流血丹川原積屍委山谷
吐嗟仁壽域短天生理促王命有不行國威為之削
鄙夫無憂責感慨祗慟哭况聞哀痛詔輟食想頗牧

朝廷足名卿多壘各含辱謀議宜深長瘡痍待滌浴
使乎非常任天子意所屬百萬氣未蕪吾民且局縮
賢人勤功名報國忍勞駕往者博望侯昔時來君叔
再三持漢節白髮走川陸豈不久顛顛事業光簡牘
閩河據上游郡國同心腹正繕向五年強宗亦單獨
君乘赤輪車一一詢比屋唐虞升平風惆悵難再沐
鄭幾過門不留戲作

陳平少負郭亦回長者車貧賤雖足羞猶問道何如
此風固宜少未謂今便無所望臺閣賢尚能念古初
左輔塗朱漆長綬要銀魚化我不少留始知心見疎
彌年寄祿仕竟日勞簿書相與同笑言俱幸逃空虚
春秋期知我雅頌誨起予茲意未可忘君宜誦權輿

秋雪

剝候凋羣陽幽陰肆騰涌清霜飛雲初大雪吁不允
續紛舞鴻鵠細碎翻蛟蠓北風故相資凍雨仍更縱
沉塗絕行道珠壁弃郊壘我我九重高兀兀雙玉聳
寒光坐輝映凜氣彌衝擁壯士歌慷慨儒生議刑寵
長年昔未逢噤語空多悚皇天無私尤德惠荅虔鞏
豈伊傷時和蓋亦遵順動况茲秋方高民麥皆在壠
龍蛇蟄既坯鳥獸毛亦翫農夫樂休役天子寬垂拱
信此豐年祥爾曹何必恐

秋雪寄獻臣

三年海水旁卑濕厭歎熱都城幸相從比歲秋逢雪
秦吳乖風土南北異時節惟君歲寒姿一致乃欲別

出門顧道路水霰埋車轍咫尺阻相遇誰當慰寥沈

月夜期江梅兩君不至間在李二審言家飲
日入更灑埽脩然庭檻空酒杯落明月白羽來清風
佳興自不淺幽人無與同徘徊卧林下重露沾蘭叢

城樓

新晴疆人意步上西城樓雲煙開井邑綺繡錯田疇
離離麥就熟翳翳桑尚柔懷歸感初服覽物悵淹留

子高作司諫見舉自代

智短多不堪冗官略自保全非撥煩用猶覲趙魏老
故人紫薇仙自致青雲早回首記平昔露章慰枯槁
先容輪囷木進取萬里道妄意巉巖石庶幾千金寶
過聽為君羞貪名怯陰討人亦謂我何自笑方絕倒

聞子飛作諫官寄隱直

玉以三獻珍金以百鍊精錢侯困頭時詎免時俗輕
感激生憤勇辛勤就功名居然取高第自此凌諸生
諫官近冕旒地望臨公卿報國須荐賢致君在舉能
蕭朱尚結綬張杜猶提衡小雅紀伐木微禽識同聲
此風久已無賢者當肯行念子早治裝復令世人驚

賀隱直

錢子飛言之中丞
中丞奏辟主簿

三年守一官五年調一職選門萬餘人過半頭髮白
賢愚必待決先後各循格相與為波流其誰辨白黑
子今特招起方與塵土隔翰林誠知人錢子中丞亦
好德古來御書屬自與二府敵於今在雖卑其實名
不易必將寄紀綱豈獨親簿籍鴻鵠須遠飛騏驥無

近迹往矣勿自疑天方佑正直

賀王純臣

昔者巖穴客多隨辟書起榮名耀山澤高爵下閭里
此道不復振此時竟已矣不圖廷中賢有意及之子
十年困鄉書三黜竟不仕一朝遭知音籍籍到天耳
窮通諒有數自古多若此年華良未晚富良方自治
伐木情所深彈冠坐增喜請歌反招隱以激南州士

詠庭檜贈深甫

自吾卧家巷幽獨謝鄰里顧憐庭中檜常以比君子
春秋色不變朝夕影隻峙誰言冰霰繁稍亂蕙葭毀
始知歲寒甚慘慘不自喜悵然對之嘆爾復那至此
陳蔡稱愠見由也德可鄙天損吾能違放歌有蒞氏

檜花

百花乘春輝紅白相嫵媚暫開已半落過眼如夢寐
繁奢能幾時寂寞都掃地兒童惜徘徊婦女瞻戲歎
中庭兩檜樹百尺浮雲際芳意不玩俗秀色亦自喜
綠烟凝參差金粟點細碎霏霏墮疎香裊裊隔清吹
足明後凋節不與衆草類忽思折瑤花自放天宇外
初秋病中作五言呈君錫待制介夫學士

蹇淺閭閻道蝨蟪自焚和負茲歲陰改閉閣秋風過
濃露變園草號蟬翳庭柯覽時悵暮顧影驚婆娑
平生江湖尚薄遊不願多奚為後外物况乃淹舊痾
徂西識苑野采菽聆悲歌今昔容不同情感殆靡他
勞生共逆旅馳景均騰波行矣自免歸息陰安薜蘿

送王子直還斤溝

薄薄雲蔽日淒淒寒中人飛飛燕歸蟄漠漠雁來賓
送子獨無友悲秋空病身登山復臨水便覺二毛新

初卜潁州城西新居

羈鳥能擇木游魚知赴淵飛沉豈異意行止私自憐
玩世本無術辟人庸得賢卜居幸樂國負郭依良田
心與地俱遠我徒共熙然生涯亦何有聊以忘吾年
早行

虛舟却煩暑初且更清和塵襟暫軒豁幽興亦滋多
黃鳥嘒深樹良魚躍層波岸花間紅紫村叟雜笑歌
稍忘泝洄力未晤歲時過側肩市朝客偃蹇柰予何

晴日後園



羣鳥飛朝日鳴鶴響晴空宿雪乍消釋滯陰反冲融
幽居亦可爰老圃願與同暄負空林下游目故城東
世事見流水歲華指飛蓬酣歌用自適貧賤何必終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一

五言古詩八

新作石林亭詩

朝廷入忘返山林往不還念無高世姿聊處可否間
築基傲崔嵬鞭石輕險艱羣玉相磊落萬峰正孱顏
種樹亦蒼蒼激流復潺潺渴渥歛在眼崑閬若可攀
自我嬰世網邇來鬚毛斑邱壑成弱喪簿書常自環
及爾滅聞見曠如遠塵寰豈敢同避世庶幾善閉關
子牟困懷魏謝傳悲徂山茲焉可遺老詎厭終歲閑

樊口

宋劉敞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回舟武昌郭暫住樊水上樊水河清冷樊山孤林
壽藤驗百歲喬木過十丈絕路殊崎嶇攀援幸可傍
林端見漁舍戶牖相背向雞犬鳴雲中神仙豈殊狀
昔聞元次山於焉寄荒浪鄰里俱已非陵谷平得喪
茅茨固微物蕪滅不可訪向乏數卷書終隨衆人葬
清時易直道末俗擯高尚陳迹成渺茫孤吟屢惆悵

宿州道中逢聖俞入京

翩翩河中船一西復一東相逢且不留相別何時逢
黃鵠安稻梁有時顧池籠一為滄浪去不復思樊中
哀君髮蒼白授授悲途窮努力千萬乘寄聲謝醉翁

謝學士赴闕還京師謝之先德嘗典記注

公提史臣筆記註天子側日恢唐虞風噩噩在典策

疑當作首段
謝之先德嘗典記注
作聖行夫注
法刊作成

家聲繼純粹論著多切直周南未成書流涕嘗感激
忽從東溟飛上拱宸斗極清淮淨無波歸馬閑且奕
帝宮青冥間白日升曉色儒人相慶語文道宜久職
公歸演綸誥制度期能覲

和甫自京師至

過事與日多歡憂兩如夢安知盈樽酒此國今宵共
寸心不如昔感遇每易動孤笑破羣愁強顏不為用
天河轉屋角缺月照樑棟落燼屢繽紛良時亦倥偬
驪駒晨在門十里起相送暫醉醒不遲舊愁來更重

得鄰幾書

君乘使者車我為列郡守地理秦與越天文井兼斗
夢寐且不通言笑安得同忽傳咫尺書遠愧西南風

落漢刊作楚落

東老容貌遠憂患志氣落聞君白紵如我亦不如昨
捨書計離別忽忽三四年一日成九秋此語猶信然
天地大逆旅萬物不可必出處多舛馳相逢定何日
尚禽晚且遊沮溺長耦耕此意雖未合且當勤寄聲

答李谷同年書

歸客江南來迢迢數千里故人遺我書細字三四紙
上言平生懷伐木義所倚下道相知心結綬方獨喜
寧知淮陽翁棄外甘卧理不與朝廷議何由發吾子

楊彥文過

病起時節改遠池飛脊令賓交絕往來門戶常晝局
朔風捍闔闔凍雨翻滄溟泥塗墊后土氣象昏圓靈
局促久增欷據梧日思瞑窅然顧環堵嗒若忘我形

忘川作之

夫子亦何事羈旅復伶仃孔懷在接浙過我不遑寧
歲晏絕晤語誰當慰長醒

晚過深甫

忽忽衡門下幾希田舍翁有時寄一笑送日南飛鴻
今旦天正佳草樹搖春風忽驚枝上花漂落隨西風
偶然幽興展思樂古人同塵埃比殊深杖屨亦可通
誰謂車馬多澹如初不達

讀鄰幾泰山十二詩

宿心慕鄒魯寤寐泰山杪慷慨念遐觀滯留想輕矯
人寰何鼎鼎羣動困擾擾安知有神靈獨立萬物表
圓天似車蓋滄海稱池沼丹梯無留迹絕壑通過鳥
古今更廢興萬事論莽眇七十二家舊永與耳目皆

送日川作日送

羨君能自力窮覽樹煩湫超然昔賢趣處覺茲世少
吐詩狀奇麗思與雲縹緲忽如按圖畫所向得了了
悠哉仲尼意信彼天下小

休復謹次韻和呈岳覽拙詩之作

朝躋天門路暮宿白雲杪超然六合外如翼鸞鳳矯
運眸極遐曠收念息奔援盤：上絕頂獨立顛氣表
天壁涌神泉玉龜泳靈沼凌奧無蟄虫集灌畫奇鳥
勝境窮賞踐陳迹嗟緬眇接遊終焉託真仙事殊宵
雲露相飄飄塵途忘湫湫躡屐游已屢操觚才患少
思軋幾沉伏神馳空縹緲謝客興不淺尚子計未了
何時出塵籠重看衆山小

種瓜瓠

此詩後出已見
七卷

吾生拙用大江海思遠適豈獨為匏瓜長繫取不食
漆園有遺意放蕩豁心臆樹此無何鄉近身見多益
五日抽一尋十日成百尺纍蔓更相引甘實行可摘
因之浮汗漫去矣笑踟躕從我其誰歟由也不可得
送從兄

東門楊柳深下有還鄉路之子千里行春風三月暮
旅心常草草飄忽不可駐居者空徘徊行者亦反顧
丈夫方貧賤四海無所過不如轍中魚猶以沫相煦
悠悠大江水日夕自東注何當激風雷慰爾飢渴慕

山光寺送獻臣

嘉集常苦難送歸豈辭遠樣舟故相逐携手行自挽
古寺何崔嵬深林象巖巖幽尋取乘興造適非素選

寒泉水深池衰草被長坂歲窮景蕭條僧老意纏綿
勝賞竟誰同相知幸非晚離懷自無極日暮仍忘返

燕譽堂飲別朱著作

歲晚節物變會難羈旅悲疎燈照四座殘菊醉空卮
歌闋風雨起舞餘冠佩敬天明念陳迹忽忽叢予思

以石為玉

梧臺有沈璞由來非一春時無司南駕自比連城珍
寧如崑邱叟相與笑緇磷勿以名夸世而將暗投人

夜分東憲見月

逾望月彌晚宵分在東憲隨風瀉疎隙散彩奪寒缸
留翫坐忘寐啟書對空缸惜哉皆陳迹誰為足經邦

酬某

沈刊作記

讀書與博覽亡羊信多歧何以消煩憂謝墅觀奕碁
寓物取歡適吾道有張施誰能長刺促屈首就駛羈
陳遵嗜杯酒伯松見誚嗤素絲沉里閭劇孟相追隨
君方總府事更牘正紛披走見固所穎清閭在它時

酬林國華先輩

昔吾臨汝南休騎思後賢此邦號多士今世猶依然
奉詔選計偕至者皆比肩子時避逃我常獨懷悁悁
豈我非其人長鯨隘蹄泉將由求之失黃鵠去不還
察庶未塞責負課終彌年解印歸卧家百憂正纏綿
聞子來在門華裾燦雲煙手携一卷書金碧紛擘聯
慰我平生懷意好何深陞始知向難進非以相棄捐
鄉評讓父兄觀國氣無前翰飛果自致大笑諸老先

臺末為豫章衆流成深淵物常積於久念子亦勉旃
令名百世榮文學貴本元愛至相期深愧無長者言

夜雨

威陽燦微陰五月氣蘊隆天地為大爐萬物皆廢銅
俯欲濯江漢仰思凌蒼穹縮身投蝸角救暵號天公
天亦哀人謀玄雲送雷風須臾雨如瀉一掃萬里空
有似脫炮烙又如逃祖龍大哉造化力因見王霸功

登呂屯田清暑亭

日永雖徂暑虛堂自清幽主人意未展改席茲城樓
嘉樹遠近合清川縱橫流好風萬里至浩蕩開客愁
長嘯欲飛動勞生局遠遊眇然不自慙極目孤雲浮

許州西湖

觀刊

羈旅懷江湖氛埃願臯壤及觀已俱適初意恨獨往
樓觀踴參差軒櫺豁高爽清光見毛髮衆影兼俯仰
昔者廊廟客於茲濯塵網疏源不憚遠勝事日以廣
美以流水意當為知音賞

晚過西湖

日暮無與適緩帶北消搖湖光悅我心步上西城橋
遠煙被林莽樓閣隱苔堯歸鳥先後飛夕風正飄飄
悵然念遠渚興盡復行謔

睡起

日午更稍休池上逍遙眠水木澹相映庭戶清無喧
時有山中禽來鳴高樹巔微風拂徑過會意成條然
有生滯形役萬物安靜便愧無淮陽績高卧亦終年

奉和府公新作益山激水若泉見招十二韻
誰謂山水秀忽登君子堂乃知樂不與冠蓋妨
濃靄萬壑碧懸流百尋常列峰映落落遠溜含蒼蒼
氣爽變衡霍聲幽激瀟湘意真景自遠趣逸累已忘
鳴玉無時續翠屏終日張賞音得虛寂寞興成軒昂
夙昔慕邱壑邇來倦簪裳欣符洗耳願遽有尋源狂
縱目寄歷覽挾琴寫鏗鏘但疑主人厭應接殊未央

遊五嶽觀寄鄭幾聖俞

五嶽神仙境可聞不可攀安知采真遊近在都城間
樓觀橫飛雲虎豹司重關車馬自茲止始覺非人寰
層波漲滄溟參差出三山金銀麗宮闕日月相循環
東來復幾時花草紛斑斑長楊垂輕絲若委干髻鬟

氛埃無由及魚鳥相與閑造適不自知忽如脫沉痾
那得窺壺中逍遙去塵闈主人白瑤杵勸客流霞殷
此中可遺老豈獨聊忘還嗟嗟二三子世路迷險艱
流光競奔走俛仰移朱顏誰肯委俗紛相從解朝論
濯君冠與纓春谷水潺潺

谿上避暑

滴瀝松下雨清微萍際風欣然此時賞我與斯人同
倦鳥墮水上游魚翔鑑中不言閑羣動未覺幽興窮

東館避暑

虛館含微風高梧散層陰道遙掩戶牖曠蕩披煩襟
雲光壓孤城火氣連千岑四海俱探湯獨清亦何心
願傾西江水起就三日霖落抱寸誠此志誰能任

得隱直書

庭柯結浮陰深竹聽鳴鴉晚涼愛軒宇默念得佳客
適有南遊鳥墮君一封帛眷予方幽獨慰我正相憶
洛中輕肥地子復顛悴色富貴若可求吾從執鞭役

隱直近詣闕獻書報聞

炎暉若探湯周道行委夷之子忍重趼斯人方病痲
上書蒼龍闕移副鼎足司卓犖動羣聽謂言即張施
虞卿萬乘相子房帝王師古事可髣髴世塗實參差
天昏虎豹深棄我忽若遺却走國西門素衣化為緇
行行屢回首未忍從此辭賢者愛其君肯如悻悻為
吾聞先達語進退自有時版築不為辱飯牛豈嫌遲
男免建功名或與老大期努力梁甫吟古人不予欺

委夷作後進

范曄作地

將入京得淮南王工部書及遣壽州官船以

來五言寄之

生理厭漂蕩三年若棲苴春至感松柏涕流望京華
誰言數舍近局滯成天涯鬢色新二毛悵然空復嗟
明侯平生意雖遠不云遐叩叩金玉音眷我需于沙
旭日明清川扁舟問貧家雖非方外遊此亦海上槎
畫室庇短蓬不慙負舍蝸愧君濟川才引領隔雲霞
何由一乘輿世界紛如麻

答君章譽兩兒見寄

窺鏡見二毛自憐憂患餘豈惟壯心盡方與功名疎
終歲不捉筆歷時長束書顧常念絕學正復傷離居
忽忽莫自聊悠悠空歲除過壯而無聞我其眾人歟

下中刊作君

全刊作日

故人江南來丹轂映隼旗尚持平生意期我相得初
殷勤作新詩爛熳璘璣溢美及兎曹伴來問起予
雖知非其實但愧情相予矧乃筆力雄駁：逼曹徐
一讀必三嘆何由望儲胥故人昔流落襟抱總不攄
乃者始再遷通直承明廬蒼鷹脫鞵絃快馬從輕車
神至氣自憂心廣體亦舒淵源未易測變化天池魚
寧獨揚子雲其床似相如苟能哀顛顛有以慰空虛
目寄三四幅窮愁直見祛

答徐無逸秀才寄示新文

金華神仙境山水天下無之子清復發自與常人殊
問學當世賢不違智如愚歸來守桑梓寂寞安故廬
此風足礪俗有以光吾儒如何卧空谷自樂詩與書

我辱庭中臣一麾寄江湖薦墮力不足相望空長吁

對酒憶諸子

此酒自足飲胡為坐無歡念我意中人四顧用長嘆
平生交游少而復聚會難萬古膠漆姿各在一天端
用兵輕文儒諸子俱小官物生繫所逢窮達何足言
但恨適有酒共醉乃無緣

觀魚臺

城下春池深潛魚時復躍高臺可以望暇日從爾樂
散懷混飛沉適意宜邱壑始悟濠梁翁荒唐謝名爵

出塞曲三首

桓：良家子趨：羽林兎恩讎久未報感激氣拂霓
無用文二組不須一丸泥獨身斬胡頸手攬封侯李

丈夫不懼死所懼潛闡茸出身義許國桀石賈餘勇
豈無親戚憐決去甘登隴人生在奮發將相寧有種
茫：郊塞遠木落原野空鼓鞀濕前雨笳吹悲後風
山川行無極敵窟未可窮生當取榮名死當為鬼雄

移葦

蕭：江上葦夏老叢已深悠：文王死常懼牛羊侵
遷根污潢池慰我江湖心清風日夕過白鷺時見臨
疎響拂琴瑟綠華曠衣襟處卑節不改習靜情足欽
炎暉已堪愛秋景坐可尋願及構明堂甘心辭古林
欲於舊州石橋作濁渚臺以備遊覽先為五

言

河決鉅野溢此時吾山平百川會兩澤千里圍孤城

桑野就蕪漫石橋尚崢嶸往往有白鶴飛來羣悲鳴
我欲覽風土因之省民耕誰能同我樂誰肯從我行
楚人哀江南倚治而畦瀛臨高誦斯語正復傷人情
當築十丈臺偶渚為之名上可容宴豆下堪列旂旌
棹歌出中流簫鼓會前楹浮雲來東山落日隱北溟
此樂或難忘請公為我評

章華臺

楚子志方威築臺臨章華度高累百尋計產逾萬家
參差蔽日月煥爛生煙霞侍酒皆列侯佐歡畫名娃
嬉遊未云樂荆棘紛已芽奈何竭民力用此為盜誇
蔓草匿頽基長風卷飛沙廢興若糾纏故老猶咨嗟

集西水臺

杖履不能遠道運池上林微風起眾響炎日隔繁陰
斐亶激流泉間闕語鳴禽放懷在離人寄賞欣會心
既謝朝市喧亦忘山谷深雖知非吾室猶以開煩襟
羽觴泛中流坐傍脩竹裏右軍期不來白鷗自飛起

暖景偶作

垂楊欲吐花芳草遍抽芽低風動簾幕細雨濕堤沙
暖景蕩愁思一城千萬家

冬雨偶作

江上朝來雨城中起寒色淒淒濕塵土漠漠蔽空碧
築場看已晚及物悵無益苞著怨下泉客子長太息

豫章儒者

豫章有儒者讀書三十年但識上古風不知時俗遷

一聞西戎叛有意推羣頑詣闕上封章臣知用兵權
不在勞士卒不須後戎鉞要先正其本本正末自安
臣觀朝廷中或有可廢員臣觀草澤間或有可用賢
國家既失此姦吏隨矯度吏姦萬事墮邊裔隨因緣
所以子玉存文公積愁顏所以汲黯亡淮南為無難
天子覽表嘆當朝掌拳：迴顏謂羣公可付史館編
可使糜好爵以補風化源豈知貴臣忌投爾南海壖
不得面指陳曾襟何由宣走卒驅使行行酌貪泉
名與囚隸俱位乃昏校聯九重竟不知猶為列王官
奈何樂堯舜乃是取危顛誰云過明主未免遭棄捐
遂令天下士齟舌戒勿言寧有死壑中安有議君前
浮雲蔽白日自古同所嘆豈為此生悲我歌願履傳

中國刊年本下
可作是氣范區夏
邊刊作法

賀尹學士辟經略府

中國方苦兵變夷久猾夏西邊亭障盡人骨蔽荒野
漢家飛將多程李相上下試問誰董之王朝大司馬
分廷授斧鉞蹄令從此把主憂臣當辱閭府納儒雅
堂堂蒙山舊乃是謫仙者謀畫當代無曾襟一朝寫
誠知鑠鉛鑛不合煩大治要使借前籌非公諒誰假
鷹飢肯擇肉驥逸始流赭由來抱軒昂可得不脫洒
昨聞賦芻粟中戶用楚楨此事已大急哀哉動鰥寡
兵家尚神速世務忌苟且願公更深謀却敵如破瓦
鱸鮓掃封境疫瘵沐純嘏豈令魯東丘獨贊王孫賈
鷓鴣中全率意作之以便當
遠思意而子因作鷓鴣中處世本遺物全本返近人

刊試作負周作因

史立刊作中已

輕涼便肌髮蕭灑外埃塵山林有獨往此亦陶唐民

望洞庭

洞庭七百里浩蕩敵溟渤雲夢開其胸巴陵東暎舌
東流匯羣川咸漲五六月飄飄浮乾坤倚蓋低兀龍
吾行寰海闊未見此水濶峽流下衣帶島嶼盡豪末
高秋卷氛翳兩涯浴日月何得徑寸珠晦明互出沒
蒼茫蛟龍宅涵雜魚鼈窟太古至于今沉潜孰分別
風帆引北極波浪限百越國絕南顧憂獻琛各通達
山川非一險此實輔明哲俯笑三苗愚竟為獨夫滅
遠遊世俗隘偶此耳目豁浙瀝臨清風滂沱濯炎熱
蕭：霜林暮藹：芳草歇壯觀激我懷當歌意復咽
寂寥軒轅樂萬古逸響絕慘澹虞帝魂九疑蒼嶂嶮

况聞屈賈輩各賜楚漢珖至德無復還後王寢衰缺
滔：更南征鬱：抱切怛太湖雖云深未救懷古渴

公是集卷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二

五言古詩九

同聖俞寄金山曇頻次韻

是時予方欲請東南一郡

我雖游都城心亦無所住
誤得世俗償形骸寓冠屨
少時侍吾親游覽愛北顧
至今頗思之想見江上鷺
白頭曇道人夙昔竟未遇
聞其最安禪無念無作故
勞生有喧寂得意無早暮
塵埃未易厭臯壤固多趣
若復乘桴行從君款幽素

送僧歸君山

羈旅頭髮白寤寐君山青
遠遊負雅志舉俗笑獨醒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西風火新秋，幽興浮洞庭。忽見九疑峰，如列林上屏。
連連伯牙意，寂然誰為聽。歸客適我願，歛然扣柴扃。
振錫循東道，汎槎問南星。滿湘落君手，去矣鴻冥冥。
橘柚雨初熟，杜蘭晚更馨。上方試回顧，笑指江漢萍。

入山

連山何叢叢，相背復相向。盤溪殆千曲，險石彌萬狀。
或疑天地翻，斗起渤碣浪。威沓更騰凌，變化倏奇壯。
舟車未為用，夷夏永缺望。鑿空伊誰氏，重譯肇霸王。
茫：千萬歲，冉：道交喪。薄伐策已卑，割據事逾妄。
衣冠慘分裂，玉帛散辭讓。至仁有柔服，遠馭恥懲創。
非無一九泥，不乏萬人將。齊讐紓九世，魯錦輕百兩。
羊腸勞躋攀，魚齒困泓並。彼岐亦云岨，易簡德固曠。

大哉天作詩，因見聖者量。

治渠

早久溝畎廢，忽雨浸我廬。晨興不及屨，出門自手鋤。
一直復一曲，水流若江湖。邱蚓為蛟龍，蟻封即邱墟。
生理避燥濕，一室足有餘。人事戒偷安，未能輕須臾。
豈恨規模小，所傷筋力劬。衰疾實使然，不勝一匹雛。
伊昔論五帝，每嫌畫信書。及茲始欲歎，微禹吾其魚。

東門行

古曲言貧士不安其居，妻子留之，今

改言詩，薄不恤賢士，士欲速，近猶願。

拂衣趨長道，撫劍獨嘆息。并歲不易衣，期旦曾一食。
悠：風俗薄，顧我若異域。積金要能笑，彈鋏輕下客。
豈辭蓬蒿居，未與塵世隔。黃鵠非池禽，東南舉不關。

出門尚徘徊悲鳴念舊國何日復來還為君涕沾臆

步登南門呈府公

秋至久獨醒今旦始一醉非公愛賓客何以強茲意
清風與人期蕭瑟萬里至落日高城西參差數間地
顧茲景方夕晤彼巖亦逝造適常若希開懷欲誰忌
暢然就酌酌更盡酒中味

小雨

春陽轉為早惠澤積不泄稼穡亦已晚泉湧為之竭
吁嗟叫蒼天閭闔不可越精誠憑土龍神化空恍惚
今旦微風來朝陰度城闕霏：墮疎潤稍：漏白日
塵埃暫掃地草樹終沐髮終宜雲漢枯尚喜雷電發
帝方復威令世莫患妖魅寧作成湯時彌年困飢渴

淮上微雨寄天隱彥文

海風吹微雲載雨淮上來灑掃區宇開剗然無塵埃
四月雖徂暑幽襟為之開思我同心人閱茲千里懷
悠：日已遠勤：首屢回安得乘輕飈相從孝王臺

細雨

小雨滿前軒濃陰不特卷隨風氣潛潤竟日花微泣
池光滲落昏樓危依微辨寒添夕景長坐逼秋容晚
楚客歌沉寥吟懷孰云淺

吳九秋過西湖作詩持國和之邀予同賦

三山凌波濤雲漢邈氛埃世無乘槎客安得窮招回
天門洞闔闔海池含風雷淵淪蛟龍室焜炫金銀臺
西巔何蕭條百草日已摧誰能瑩心賞喟子懷仙才

時變感所思，駐車載徘徊。已秋孰願夏，覽物彌歡哀。
韓生肆燕言，觀變均齊諧。而我拘俗者，後游日已乖。
欲濯纓上塵，何時與君偕。

送從兄

東門楊柳深，下有還鄉路。之子千里行，春風三月暮。
旅心常草草，飄忽不可駐。居者空徘徊，行者亦反顧。
丈夫方貧賤，四海無所過。不如轍中魚，猶以沫相煦。
悠：大江水，日夕自東注。何當激風雷，慰爾飢渴慕。

讀雜說小書

長日無與語，聊及齋講書。紛紜六合外，莽眇三皇初。
近既難必有，遠亦非必無。古今夢寐間，過事蚤蚩如。
達生齊萬物，曲士拘一隅。苟以忘吾憂，焉能識其餘。

初到淮西讀書申申堂寄友

稟性實無用，干名繆所望。中為祿仕逼，誤有世俗償。
組綬見羈縻，簿書正搶攘。語言畏時忌，談笑憂事妨。
往者托山林，未能下義皇。邇來失吾真，終日幾發狂。
期會非本務，米鹽豈大方。洒心賴篇籍，發性依松篁。
朋友素所畏，道路阻且長。怨極倘見思，寄聲慰離腸。

夜讀漢書

明燈一編書，往古千歲事。值歡輒孤笑，觸憤還累歎。
四旁寂無聲，童僕正熟寐。歡憤雖不同，均非平和氣。
可憐自戕伐，忽忽老將至。反愛童僕愚，冥然不識字。

和永叔寒夜會飲寄江干

昔與江翁別，酣歌國門道。黃花落酒樽，白髮藉霜草。

和貢甫瓜步詩

江介多悲風川廣不可越畏塗非吾土游子愴明發
羣山起楚蜀衆水會溟渤地險自遼然天哀豈端設
憑凌三雄際偃蹇五國末非無英雄姿於此智勇竭
疑城尚虎踞虜馬餘飲窟人謀雖工拙神物有予奪
請陳真人朔願事丹浦伐風雲掃氛埃雷雨救焚暘
禹功東漸海漢使南哨越太平自茲始感德信貽厥

和江十雨中與持國師直飲

旦上天祿閣暮直承明廬避喧雖足慰取適固已疎
佳雨及我晷茲晨殊晏如紛紜委官帶高枕晚庭除
薰風散微涼潤氣浮郊墟沸聲湧江瀨暝色晦綺疏
驚電時爍目疾雷不廢書商歌動金石塵谷盈鼃魚

真刊以無非

此樂不可改古人良起予惜無同音賞幽獨成離居
聞君達壘：尊酒會朋裾高賢卧家巷固多長者車
寧與寂寞者閉關講玄虛

不飲

憶昔常好飲非以酒多味親友惠茲壺笑語坦無畏
不知天地廣豈問歲月逝邇來顧可憐自覺不如意
秋風正蕭騷萬物盡憔悴願欲濯旅懷無人共昏醉
獨遊何時歎白眼向茲世

石城城

石頭非人力翠壁百仞高上盤崑崙巖雲下激瀨湧濤
攀躋猿獠苦游涌魚鼈勞乃知百萬師未易損一毛
混茫有開鑿形勢豈一朝太古至德世斯民各道遠

艱難非所嬰秦漢仍寂寥發揮自孫氏力控劉興曹
基業何崔魏謀謨亦雄豪龍蟠與虎踞勢足萬古牢
德義苟不修忽焉忘其操續紛不一姓氣象何蕭條
往者游獵區盡為黍稷苗前事不可忘後來鑿孔昭
客行倦煩促勝槩愜所遭眇然抱幽想慷慨成鬱陶
古人若騰波逝者日已慙壯觀誰與論悠々背行劬
直舍留道粹廣淵君實聖民伯初飲是日隣
幾濟川宴王金吾園亭不與會戲作五言

寄之

校讎中秘書聞子宴城隅大第丞相府主人執金吾
浮雲駐清唱回雪舞妖姝金罍溢醇液犀筋厭鮮腴
高談鬱不發應接固已劬我從四五公置酒此石渠

開窻掃殘雪列俎焚枯魚磁言規姚姒小說本虞初
不知敝緼寒未覺膏梁殊從容忽竟日此樂亦誰知
長安事文游貧富固有徒不恨我失君恨子不顧予
回頭成陳迹萬事與俱化題詩寄餘歡母乃笑其迂

過聖俞飲

積雨不出門局促如井蛙初晴強人意今日來君家
下馬笑握手掃塔去塵沙銀瓶撥醅酒紫泥雙井茶
黃雀隨素飭安榴雜木瓜舉非一方物遠或萬里遐
不知王侯宅此味何以加扶疎庭下槐燦爛盤中花
春事豈不多遊覽何必賒與公平生親總角見髮華
飲當外形骸語當恕喧譁縱心倒所詣相對白日斜
江韓亦我徒但恨宿約差願使公多財此樂寧有涯

招鄰錢聖俞和叔於東齋飲觀孔雀白鷓及
周亞夫玉印赫連勃勃龍雀刀辟邪宮壘
數物又使女奴奏伎行酒聖俞首示長篇
因而報之

前日俱遠別夢中每難期何言一堂上相與同宴嬉
幸勿卑陋巷陋巷何獨卑幸勿辭尊酒尊酒安足辭
君看籠中禽亦有山林思習習不如意焉用文章為
君尋古人物信有陵谷悲援援不自適會為後世嗤
促節無窄袖緩歌逐鳴絲自美亦自惡貴賤吾不知
繼談劇虛舟快飲若酒卮人生但如此為樂自一時
誰言冬夜長俛仰星漢移念無千金壽愧子勤稱詩
荅黃寺丞紫薇五言

紫薇異眾木名與星垣同應是天上花偶然落塵中
艷色麗朝日繁香散清風嫵媚雖自喜幽寂逝將終
主人謫仙籍浩歌滄浪翁卜居抗靜節攀秀憐芳叢
猗猗庭中華固為悅已容如何又將去含意默忡忡
青苔侵履綦搖落知歲窮獨賴君子德庶幾甘棠封
曲陽亭送別

海濱寂寥地送別何須頻數上曲陽亭自然愁旅人
晴日排寒色清光湛滌淪微風海上來滿目飛魚鱗
孤雲去無所野鳥鳴相馴信美吾非土送日倦南津
寄貢弟

勁雪翔空林積雨荒茂草哀鳴聞離獸驚棲見羈鳥
時逝運自頽物壯勢還老感至境寥愴悲來色枯槁

玩此豈有極辨之苦不早如何復傷別咫尺成遠道

和弟自京師來

四海無風濤五年再相逢會合如此難况我惟百凶
悲端素填膺觸事淚滿胃欲言不能語宜知涕所從
良久得仰視恍忽如夢中非復平昔遊宜復平昔容
危生若霜葉慄：待烈風不有親戚歡其如憂患攻
破啼強為笑意氣徒哀翁慰爾友于情急難義所隆

送秦州通判陸學

秦池天下險秦兵天下強曩在景祐末叛國正陸梁
渡河窺中原不見飛鳥翔漢將雖城守覆沒猶相望
時秦獨高枕毫髮無所傷豈惟形勢然固亦任使良
近者敵王死龍頭滅無光尚須得猛士分命修封疆

王元刊作已所

陸子吳中曠英英富文章作人易感激遇事殊軒昂
舊知軍中樂復愛邊地涼不忍京塵間著書鬢毛蒼
拜疏如終軍請纓督羣羌大笑朱買臣衣錦憐故鄉
旌旗導前車絲竹鳴後房指呼百夫走談笑千里康
雖云半刺史其實專一方古來成功名奇偶不可常
得時或幸會微賤升廟堂况君閱詩書智策未易量
協心得元帥展意輸所長朝廷酬勲閭曾不吝銀黃
他日重見君非復東觀郎

貢父在京口阻潮未渡

向晦月消魄楚濤為之衰坳堂無深涉客子緩歸期
吟遠沙步闊眺賞秋山期大川奔南島落日明西垂
登高既易賦懷古豈難詩喟彼一帶阻積此三歲思

何當命海若利涉慰調饑

淮西延平以詩見寄因書陝城即事用酬來唱

陝郊古云重雄勝地所該羣山左右顧大河西北來
府署憑中高一日萬景開是時八九月秋色清池臺
尊酒雨餘酌笙歌雲際回追歡酒前會真樂非昔陪
賓客雖日過禮俗多嫌猜於焉備厨傳安得忘形骸
神交與心賞懷舊何悠哉

送獻臣是時獻臣侍親之淮南予亦且侍行

臨荆州獻臣先從東門出故有此作

風土樂荆楚塵埃倦都洛東遊欣邂逅勿復驚離索
尚悔不同舟令人慙李郭

送客不及

欲折楊柳枝贈言別所思日落飛鳥息孤帆奔何之
行人樂前途何以寬我懷還將別離思吹示橫笛兒
送隣幾

日沒崑邱峰月出滄海波區區三萬里相望能幾何
一出仍一處一合復一離正爾人問世無復懽笑時
子行何忽將老思所試恨我無羽翰不能省君治
黃河從天來太華出雲上登臨若相思寄聲問無恙
送彥猷

蒼：南山桂歲暮獨華滋非無棟梁用道遠莫致之
黃雀巢其巖蝼蟻穴其卑今生亦以遂匠石空復悲
兩唐邁清節千歲接光輝珪璋固特達鴻鶴佳羽儀

庶幾朝廷老出入王者師何事江湖間浮沉衆人為
我實牛馬走不能強繫維欲往路苦艱愴茲四愁詩

送直溫

終軍西入關棄繻笑路旁丈夫貴成名用此還故鄉
雖無魯儒操意氣殊激昂稚齡如顏波詎忍鬢髮蒼
若人汝南秀契濶升我堂宿昔夢生翼已排九門翔
未盡復來歸帝閣隔微茫高卧三年暗忽隨南風揚
萬里快超詣豈知道路長努力戒後時相勸不可忘

送致生

遭遇爵位輕治平進取難不見明經士白首成一官
憐爾吾家駒學問知所安得名萬衆中奮迅生羽翰
天子臨廣庭公卿肅衣冠傳呼署甲乙誰不傾目觀

我時忝陪侍趨拜玉座前鄂秀萃亦榮不自知欣懽
勿言勢尚卑無以地固寒鸞鳳曾竦蛟龍亦泥蟠
孟軻稱三樂富貴不與焉恨我不如爾千鍾益悲歎
奈何方遠別浩蕩江湖間臨分豈自勝流涕空汎瀾

送楊千一公縉延平

寡欲求易給縱心居常安一為淮陽卧再及芳歲單
處事非事：居官豈官：念以拙者效而為朝貴寬
故人懷英蕙撫轡辱盤桓心期謝外獎談笑用為歡
淹泊遂將永望舒毀其搏別君感匏繫更欲愁且歎

送王國卿

功名世所濟時節不可遲風昔聞斯語至今良獨疑
筋力與時背進取將願違譬如寶燕石無用于重質

不恨歲月晚畏為豪俊
咄見君後感歎吾道其如台
古之英賢人隱顯亦不齊
出處各努力德：彪我思

送子南

南師鼓琴者餘力推步精千里
求知音徒步入王城
能高願自負一一游公御朝廷
富貴人寵辱心若鷲
聞至必解榻招遊劇生平
以茲祿命術獨得當時名
朱絃與素徽棄置莫為聽
狂：然自撫或疑非新聲
紅塵車馬中隨俗翻營
：振衣忽長嘆吾已知時情
卷囊却東下野風蕭然清
且賣山水意永待鐘期生

新刊本

卷之六

公是集卷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三

五言古詩十

幽懷

山梁鳴雌雉節物春已深
故花稍辭枝新葉漸成陰
流光不可挽四序密相尋
今晨已非昔明日豈復今
自我饜幽獨放言冥此心
胡為復屢歎孔聖有遺音

送隱直侍行陝郊

相如忽將老推輓竟無力
如何羈旅後棄我復遠適
貧病束我身送子恨不得
時登高邱望塵土蔽西北
山河遠秦隴闕陝入胷臆
形勝懸眼前顧盼生感激

宋 劉 敞 撰



持陳出圖像踴躍効功績朝廷厭兵久勉上平戎策

九月三日遊樂郊作五言贈同遊

昔在西省直常有中國思今來非吾室猶稱宣城詩
芳郊後搖落秋物尚華滋丹寔何纂：黃花復離：
俯見淵魚翔仰觀雲鳥嬉物性附所適吾生亦爾期
置酒得同好追勝不知疲和歌涼風起看舞白日移
興言想邱壑弱喪慙雄麾負郭如辨此懷金寧足為

夜月露卧

微月翳西林繁星粲如錦歡言戀清景展席不遑寢
涼風能相期沆瀣若可飲勞生傷局促徂歲急苒荏
為君捐萬慮高卧且安枕

欲於舊州石橋作偈語臺以備遊覽先為五

言

河決鉅野溢此時吾山平百川會兩澤千里圍孤城
桑野就蕪漫石橋尚崢嶸律：有白鶴飛來羣悲鳴
我欲覽風土因之省民耕誰能同我樂誰肯同行
楚人哀江南倚沼而畦瀛臨高誦斯語正復傷人情
當築十丈臺偶語為之名上可容宴豆下堪列旂旌
棹歌出中流簫鼓會前楹浮雲來東山落日隱北溟
此樂或難忘請公為我評

因季點同幕中諸君過車輞湖步行野間

山野宜獨往出郭愧賓從終為吏事多猶與曠者共
平湖色清淺霜落水始凍遠郊氣氤氳近春稍動
鳥飛甚閑暇獸起或驚能愛此去人遠相勸解車輞

此詩毛詩卷之四

崇岡象嶠阪宿莽似雲夢游目際天地褰裳凌孤藪
吟非騷人怨賞及舞雩誦途遠意逾適笑彼阮籍慟

適野

夏至無與適驅馬出城東漸去市井喧稍增耳目明
風勁山瘦高露寒水澄清造景不及言暢然得此生
姓名謝朝隱出處與物冥豈伊漁樵合鳥獸亦不驚
待此用辛歲優游諧我情

挽葉翰林

翰林氣英發博學起徒步初射東堂策已稱濟時具
出入三十歲差池千一過青雲得自致白眼與俗迂
勁節凌秋昊立文匿深霧尺璧可令毀堅石難使鑄
董生膠西相賈子長沙傳終疑希世才良用制作誤

銜悲去修門缺望動行路落：長松姿歲晏悴霜露
平生慕高名邂逅隔清晤心許千金劍無由挂君墓

端居

端居亦無賴幽賞每多違扁舟試獨泛鷗鳥肯相依
日暮無所詣興盡復還歸

答黃寺丞九月二十一日出郊

閉關予非用適野子能謀勿言雅俗異卒歲共優游
清詩壯景物秀氣豁霜秋篇終寄一笑因以緩心憂

讀三國志

獨夜一卷史上尋千歲間吐嗟興廢更俯仰朝市遷
古人病無聞愚智矜後先共樂無窮中正如朝露然
向觀功名際自以皆萬年邇來令人悲蚊蚋過目前

安得謝浮俗高舉凌九天捐書以絕學寄心崆峒仙

十二月二十一日雪中早朝

海風水羣飛中夜滿城雪聞雞倒衣起猶謂庭下月
出門望天地高下同瑩潔念非漫汗期驅馬正迷轍
我本江湖人雲端想華闕今來恍自失旅唱空愁絕

得彥文書將遊吳中

微霜下芳草日月逝逾邁青松與柏歲暮兩相對
念我平生遊孤懷用慷慨誰言千里近引領若海外
清穎流東南浮雲向吳會臨風意莫展將予多自愛

寄王子堅時在寢邱治東臯

達人視天下輕重如浮雲震雷不經聽蟲飛寧足分
吾慕龐德公谷口自耕耘身世兩相棄放言麋鹿羣

此風久難尚之子今復聞我亦問津者焉：遠慙君

菊花枕

鮮：秋菊花榮：黃金錢採掇時苦晚棄遺情所憐
道人教為枕云可以延年早昧攝生術恐為多病纏
又從省俗事視聽苦不便往：發昏聵未知所除蠲
但使寐無覺不謂藥可痊今者誠有遇秘之慎其傳
愈風得難老高卧齊古賢作詩敘終始薄物成輕捐

答張洞推官

憂患便志衰羈旅衰年邁夙昔仰高山爾來得傾蓋
孤遊幸無恨三益良有待惠我金玉音醒如濯聾聵
悵然及自感久矣病昏憊微君念氣臭誰與振菅蒯
聆弦感英韶觀海憚珍怪內省終懸磬無由報雜佩

江表山水區南昌神仙宅固宜生賢俊逸與塵土隔
昔在君伯氏實為萬夫特文采何輝煌聲名威赫奕
差池中道夫冥漠神理默德業誰與倫天倫自準的
龍蟠豈終潛鳥伏必遠擊君今鍾其美遠到未可測

聞官輸竹箭毛翎

邊兵未云備競矜弓弩強斯人久銜恩獻力固所當
上山伐檀樂入林侯飛翔豈無解網心大義須勤王
安得會稽嶺集居共工旁安得解羽澤在君禮義鄉
山海經有鳥剪翎副之箭一一豎且良朝發摧西戎
解羽有大澤夕發斃東羌不煩天下民萬里坐寧康

秋日

平日日在簷今日日在堂西風稍已急百草不復芳
蟋蟀何獨悲戚：鳴四牆客子多所感中夕起徬徨
貧病自早衰何必秋氣凉心憂不能眠非惟寒夜長

桐軒晚坐

孤軒遠危桐蠟：聞闌雨驚起眎前除飛花亂如舞
輕香窸侵席晚景寒當戶玉粉散游蜂珠華濺高宇
紛：綠苔上半已隨泥土邈彼丹穴鳥何年翥文羽
方時不可驟歲晏聊容與

李觀以太學助教召曾鞏以進士及第歸俱

會郡下素聞兩人之賢留飲函屋閣

孤鸞方北遊威鳳復南翔邂逅中道過其音何鏘：
太平尚百年此固多美祥：都人士爭先願輝光

雖無醴泉流江水清且長雖無朝陽桐翠樹茂且芳
念將萬里遊願得少傍徨為君賦卷阿因以謝楚狂

秋晴

浮颺解重陰白日麗青天凜凜秋氣肅蕭蕭風景鮮
脂車駕我馬覽物往于田幽興未能盡中途復來旋
古人不可及獨往祇自憐豈若偃吾室優游以忘年

晚晴

朝光出屋角鳥雀聲正喧天寒未能起緼袍有餘溫
智士困朝市勇士撤中原自古貴高卧豈嫌長閉門

送蔡睦同年

功名貴早達時俗輕小官念子兩未遑出門何獨歡
古賤有祿仕先聖戒色難義歎固為美勢卑豈足歡

采蘭歲云暮接浙心不安宛轉腰間絲雀頭上冠
車馬有光輝里閭有聲觀勉旃愛玉體自致青雲端

送裴煜同年

裴侯江海士往者未相識但聞太學生素蹄萬人敵
羣雄會南宮精鑿動宗伯先鳴氣軒昂一日聲烜赫
青雲開岐路黃鵠張羽翮多幸旅後陳同時被親策
指縱聽高論洒落駭餘力不意沉下僚於予有愧色
蘭臺校中書幕府贊婉畫起家固多榮負米輕遠役
此心古人少於義吾子得秋風感羈旅道遠思自適

送楊闢同年

昔在谷子雲語妙氣縱橫遨遊五侯間談笑臨公卿
丈夫神知己未必老一經懷寶迷其邦古人誰謂平

橫條東川客三歲不飛鳴雜沓二府書續紛委弓旌
結刺西入闕長揖謝諸生風霜豈不永意氣故自輕
伊昔惟一劍蒯緱吐悲聲當令代舍長見我珠履榮

秋月

暮歸欲投息明月強我行越陌復度阡古人知此情
叩門童奴走升堂兒女驚呼酒徑就荒益復招友生
不可不與飲子真勝公榮顧聞四壁間絲竹金石聲
此非孔子居那得爾鏗轟夜闌興不盡積雪解我醒
嘻王子猷浪得千載名

韓文公畫像分題

微言昔廢絕大道隨荒榛上下千歲間天將復斯文
若人冥命世述作參鬼神橫制萬里波不為流俗珍

大音破昏聾有若雷霆震惜乎世莫用竟以奇恠聞
哀哉揭陽貶勢屈道則伸孔子亦有言求仁而得仁
我昔讀其書固常見其人邇來觀遺像忽若平生親
輪扁不言巧丹青豈復真尚存高山意俯仰冀日新

楊十一沒後重登見山樓有感

平生交一臂觀化此山川俯仰成陳迹高低俱絕弦
浮雲杳何處衰髮兀蕭然擾：紅塵合誰予慰目前

卧北窻下讀書

高枕北窻下柴門晝仍關偶有微風至欣然解人顏
瞑目恣遠想超搖出塵寰自昔太古來幾人得此閑
讀書取適心名譽非所攀堯跖本不辯况乃章句間
牛羊死牢笑麋鹿安深山物性有不齊何知智與頑

寄贛

相去不在遠百里若異方相別不在久一日如歲長
我昔不願仕會知出處妨因循竟不免密勿猶自強
默：抱遠志悠：視流光豈知秦雞鷲止欲歸稻梁
飛鳥呼其儔羈馬憶故鄉况茲平生懷奔走非所望
朝吟在子邊夕夢居子旁歲暮菽可采云誰助傾筐
桑落酒當熟誰復共稱觴忽忽無一歡昏昏坐中堂
拂衣告言歸念彼穉且狂作此聊自娛我思不能忘

八月六日寄隣幾諸君

繆為天官屬得與選事親略計三百州綠衣九千人
今日以前較材迷長短守法愧因循救末知不足澄
在曹人數源力難伸諸君備鄉老多士競國賓鑿形肖止水播

辨刊作辨

物參洪鈞辨論皆造微詳延必逢真仰成寬吏責端
本慰吾民功則太平始任非百職倫聚精會冠劍重
鑰閔埃塵寄重地必禁問迹疎無因風雨何蕭雞鳴
夜將晨一日如三月况茲別累旬

寄王深甫

前日君遠遊相憐每獨悲寧知君未返自笑還若茲
賢者易姓逃聖者微服馳聖賢不必容吾道其如銘
浮舟潁水清遠與塵囂遠卜鄰西郊郭得近樵漁期
主人文章伯聲望高一時平生莫往還見我如舊知
勢與年俱忘胸中坦無疑人當意氣展何有憂寒饑
反思萬類情糾纏未易推向者雖定居睽孤常不怡
通來暫奔走師友足自持物或損而益吾又何怨為

深刊作深

且苟無陳人吾豈能至斯歲窮景蕭條多感令志衰
須君濟其弱嗟子何當來

風雨寄貢父

積雨不自己季秋聞驚雷行子方遠道憔悴感我懷
流潦紛縱橫高崗蔚崔嵬左右無所覩出入蒿與萊
百步一躑躅十步一徘徊村墟斷人煙沉竈或產蛙
日月懸一隅雲霧安得開天遠人事邇勞生使心哀
獨不如鳧鵝奮翼起高飛相望空長歎撫襟泣如頽

寄王深甫

城東與城西相去咫尺耳不得同朝夕譬如隔山水
况茲歷三秋正復累百里念我誰與遊悵然豈能已
古人稱莫逆未必居密邇自嫌感豫深更失笑談理

寡陋使心憂空虛見人喜觀過而知仁且當謝君子

寄論翊

走馬平舒道初日明三峰嵐光共淡蕩千丈青芙蓉
伊昔臨畫圖但愛神仙蹤安知復壯麗翰墨難為工
我行天地間異景曾此逢至今相見之秀氣常冲融
世事勞人生壯年成老翁山中定見佳恨未與君同

寄永叔

永叔後子
數日使北

俱持強漢節共下承明殿相從不相及相望不相見
平生慕儔侶宿昔異鄉縣展轉多遠懷恍惚猶對面
桑干北風度冰雪卷飛練古來戰伐地慘澹氣不變
贈君貂襜褕努力犯霜霰一尺握中策無由奉深眷

寄隣幾

思川作於

昨日非今日今吾非故吾
萬事異俯仰達者與化俱
故人千里外高義獨何如
卷：尺素書湛：雙酒壺
勸我加飡食示我長想思
可憐平生好不異東西
居我今心如結那得從公舒

寄佑之

長安風塵地見子若舊交
意氣何激昂骨幹真蒲梢
羌胡擾邊封殺氣連二嶠
丈人國長城多壘憂四郊
勁兵向海西千里沸鼓鏡
共傳校尉印勇略如虎虓
功業繫感激念當覆妖巢
清風日夜清敵人知折膠
努力張國家寄聲慰衡茅

寄貢父

貧別書信濶接壤如天涯
沉憂心腸窄少日如歲時

食茶苦味

在

集蓼辛在外百感從中生
通夕不遑寐世

路豈飄風遊子常轉蓬
鏡中見二毛非何啻非老翁
晚慕馬少游結廬守鄉井
簡累或易足長當並形影

寄張宜

福州人教弟子教
百人多成進士者

張君於禮樂先進野人也
曩者吾見之大驚彼何者
鬚眉交蒼白被服必儒雅
故善殷周間不居王鄭下
諸士多及門之子獨在野
食有脫粟飯出無款段馬
鄉閭行雖高時俗知亦寡
昨聞修庠序造士繫陶冶
斯人宜聘起可以專楚檟
養贖須勤渠風教隨用舍
望君萬里餘誰謂我心寫

寄阮二舉之楊十七彥文

我昔居宋都潛有伐樹憂
不期得君子卒歲同優游

美詞刊於馬

楊生舊相知情分故綢繆阮公出傾蓋而肯如白頭
古人有忘年嗟我非此儔譬如羔袖微豈可參狐裘
知人眎其友孔聖稱焉廋所以梁楚間亦聞東家丘
相從末云厭相別難自留贈我數百言精神露蛟虬
楊子期我用謂當佐王侯阮公推我文云可齊尹歌
斯言豈易當斯道豈易求奈何千金珠中夜而暗投
書紳願自勗雜佩非可酬欲知相憶心淮水清悠：

寄楊阮

中堂明華燈宥坐湛清酒筆硯居我前史籍在我後
君知我不樂我念平生友強醉誰與歡悵然夜將久

溫柑

后皇富佳樹柑實掩羣衆磊落驪珠圓參差金壺重

剖丹瓊瑤碎蓄潤霜雪凍封苞萬里儉照耀高堂供
憶昔伯禹籍蒼茫闕斯貢及乎騷人賦流落遺爾頌
反登橘柚葦海物隨錯綜圖謀迷萬世不平竟誰訟
顛疑古未有彼故得豪縱溟海通蓬萊近由仙者種
又疑美過絕讒口斥不用寂寥三王時此理彌可痛
安得舉其族北邊越巖洞歲北萬戶封蠶煩與人共

贈山僧

貧病不出門趣與時俗乖高卧謝賓客秋葉忽滿階
今日為誰掃釋子遠見懷問我平安否曠然外形骸
貌疎意如真語淡情反諧旅人非一感及爾能安排
聞道常愧晚智也豈有涯他日更解榻虛談慰心齋

達師

師雖支離流於道乃全人未嘗事感豫來者自欲親
時：評是非往：動精神縱橫及萬事慷慨驚四鄰
乃知全一身不必山野民乃知憂當世不必朝廷臣
語默兩有適動靜皆可循徃哉小丈夫孰能識吾真

喜晴寄彥猷

積陰向十日不見江南山何意浮雲盡依然庭戶間
芳草晚已歇瑤華初可攀故人在遠道悵望凋朱顏

永叔西齋送冲卿知陝府

我求一州牧竟自無津涯相看佩銅虎似欲凌青霞
分陝本相事憩棠成杖華於元兄大發政優游山河

勝肯厭多風沙

後出郊二首

人遠地形曠氣收天宇高不辭乘興出直恐應接勞
送鴈時揮弦羨魚復臨濠君知適意樂未悟生二毛
歲晚農事畢里閭競歡然相見有餘情獨游願忘年
上懷義皇世下感沮溺賁豈以六金印而輕二頃田

昔許中與有
田野意故又

涼栢許道寧畫山

許生擅印壑融結隨毫端醉掃堂上壁參差皆可觀
飛雪暗連峰對之口夏寒吾能捐萬事於此聊盤桓



|| 五 ||
| 卷 |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四

五言古詩十一

獨釣南湖

澄澄春波深中有魴與鯉無人收潛隱好生得吾子
換竿坐孤石盡日倦未起既失常若驚有逢忽若喜
子心豈殘物子道豈娛己人誰辨子意我請盡其理
垂釣須得鮮治國須得賢所以不憚勤豈無蝦魚問
君子愛其君諷諭以為先詹何臧丈人古事皆已然
誰將子之術更誦吾君前

負暄四首

宋 劉 敞 撰

歲晚天地閉積陰凍乾坤大鈞止亭育羣鬼私自奪
 竊弄造化柄擅令衆陰存幽姦發玄漠死氣蒸黎元
 朋黨漸相蔽大辰訴其冤帝惟百物憂恐不見陽春
 勅使拘衆鬼朝曦送微溫大明煥幽鬱和氣迴昆侖
 初曉尚餘凜漸高遂增煇煩冥避窮朔玉燭調中原
 衆蟄久僵殍今來更騰騫微禽鷄與雀弄影勞飛翻
 草木反生意益思擢鮮繁潛魚離冰穴無數遊清源
 嗟我同此慶兀然坐朝昏緼袍幸可賴卒歲無復論
 稍：出辭氣仰天荷公恩始知過狐白願得陳至尊
 昔宋有愚叟亦能款君門况今事西討十萬羅縶鞬
 烽火通警急鐵衣透夷蕃幸悲墮指魄少慰無衣魂
 誠便勝挾纊豈在衣便蕃斯言出感激忠信非詐諛

何由露天聽虎豹守天閣

南極無永晝北方多苦寒負暄意頗適容膝居亦安
 嘯傲長者轍崔嵬切雲冠道書異俗味稚子同大歡
 不覺老將至安知利害端
 被褐暖不足負暄溫有餘內慙意氣狹婉孌在庭除
 清晨倚西楹夕暮守東隅常恐浮雲起冰雪不須更
 靳：懷薄願願得留飛鳥
 日出東南隅晨光散瞳矓山形西北去暖氣浮冲融
 天地大逆旅客身一飄蓬胡雛啼朝霜邊馬嘶朔風
 獨懷負暄樂未許斯人同歸當獻天子無乃笑愚忠

遊僊

焦冥滯常處聽蛄愁永年淺俗更相訾曠懷自邈然

我從造化游，復立萬物先。四海固咫尺，大椿不獨延。
日月為我駕，昏明相回旋。超遙無終薄，浩蕩遺拘攣。
豈與功名士，姝姝以暖。智極蝸角下，形倣朝榮間。

種萱

種萱不種蘭，自謂憂易忘。綠葉何淒淒，春愁更茫茫。
古人有虛語，名寔未必當。南箕與北斗，粲爛空成章。

讀莊子三首

蕭韶豈不美，爰居終自悲。俛仰魯城上，驚顧不能怡。
伊昔舜廷內，鳴鳳為來儀。和聲詎中變，衆聽邈難齊。
澆淳懸異代，聰昧未殊施。咄嗟播鼗武，永泛滄海歸。
漢陽灌園叟，抱甕力難任。規為一何拙，機事自傷心。
賜也不受命，媿之汗沾襟。至言與世邈，幽操非俗尋。

青刊亦亦

以此高宇宙，豈知倦山林。彼哉夸夸子，佩服爛朱金。
高丘有寄樹，厥生非一朝。脩根走靈杜，騰幹擎青霄。
拳局無大用，液楠不可彫。誰謂非世器，終焉托逍遙。
致身適有過，松桂寧免樵。

吳中大水有負郭田在常州云已漂潰作一首

示公儀

百谷馳東南，三江繞吳會。積陰漏雲漢，涓水翻積塊。
斯民既昏墊，我稼隨顛沛。魚鼈有餘糧，郊原靡遺穗。
餬口竊自恕，矜寡將何賴。天道有盈虛，吾寧罪於歲。
救饑苦謀拙，禹稷不可待。行矣帆長風，因之游海外。

覽古

固國不須險，用兵不須強。城名在所守，威敵在所良。

游刊亦亦

由余仕諸戎秦穆警封疆晏子猶在齊范昭識難亡
小國有其人大國豈易當柰何億萬師牧野遂煌煌
天馬出西極由來中國用梗楠秀荆楚乃作晉梁棟
遺材彼興憂得寶以此重伍員楚亡命一旦摧郢衆
世薄事有然中得得無慟

和聖俞織女無恥羞

織女有恥羞歲一過牽牛暫來已遽往光景不少留
會合一何亟別離一何脩不知靈匹意正使今人愁
河漢清且廣風波無時休蹇修古不存烏鵲相為謀
理拙心莫同誰令結綢繆娥眉坐自老紈扇空悲愁
同獻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熒煌照回章婉孌靈匹燕薄霧垂綉衣明星綴華璵

潔身奉君子所幸長顧眷風浪既多艱歲時劇飛箭
會賒別堪疑那能鬢不變願構虹蜺梁與君長相見

觀水

楚山積陰霖百谷盛號怒虎豹亡其曹蛟龍失所據
勢排蒼崖裂力與巨石注噴刻浮青天微茫浸高樹
茲城依平原自古比懸瓠女南城為墊隘安敢辭漂
浮實所懼禹功不可及河伯欲誰惡寧以蛙龜歡姑
為下民蠹築防力不足疏寓志猶慕安得鞭馮驩從
茲萬里驀

喜雨

海上雨初至中庭樹交翻幽人整冠帶喜見雷電存
積潤寫河漢餘滋被邱原魚龍儻可活蛙黾誰嫌喧

稍：秋欲變微涼入前軒古人致臺：吾亦聞吾樽
御叔小丈夫頗知笑臧孫賢愚定誰是興盡忍忘言

送張氏家姊至丹陽早別

曠野陰氣早八月風已寒遙雲結層陰白雲被芳蘭
傍徨步臯隰怵傷肺肝柰何遠別離涕下若波淵

木鴈堂

聽訟吾猶人安得終日閑從吏已可知拂衣未能還
逍遙及餘暇苟且寬心顏洒掃延清飈空涼闕重關
古人有所處才與不才間持此以自娛將非真隱然

寄題蕭山歲寒堂

伊堂早頽挫松柏亦憔悴常恐摧為薪中塗失蒼翠
昨來始營葺榱桷後高麗蕭：青雲幹始有百丈意

神明頽來還故老咸歎歎朝燕得所常問誰救其敝
吾家渥洼駒頗有超絕氣好事能復古愛竒輒起廢
後凋甚明白來者思髣髴此實賢智謀古人貴豈弟
仲尼頌子產其養民也惠召公憇甘棠後世歌蔽芾
勉旃崇其業事足伯父繼伯父曾令名與佳樹自可
俱德歲

示鄉人陳生

社母之姪曾孫

我祖學廬山潛光玩詩書君家獨先覺一見矜里閭
固有如陳平長貧賤者乎青雲果自致遠鑿驚羣愚
鳴鳳兆有媯懿占信不誣粲然諸子賢仕各列大夫
號稱萬石君盛事衣冠無聲華輝圖史豈獨榮粉榆
外族繼清高恥為事物拘未嘗入城府奕世風不渝

宜有焦鴈來狀怪其久闕如君來就鄉賦信足光慶餘
郡守勸駕行紫庭與計俱努力事學問豫章濯扶疎
游子懷故鄉矧伊接葭莩勉率為歌詩尚能念起予

聽府妓歌憶春卿資政給事

南方酒如澗醉倒本容易蔡姬緩聲歌清響動雲際
惜哉知音稀此輩自難值曩者東山遊一日已三歲
人遂成陳迹與畫失趨詣寥々方外歡獨數嵇阮輩
凍雲臨寒空掩鬱邁往氣引杯亂愁思擊節還拊髀

招數

鑿井不及水雖勞乃無功耕田捨終畝歲暮安俟豐
人當少年時耳目明以聰所為患不能所學患不通
患之不自勉老去逾顛蒙雖復欲自力歲時已飄蓬

譬彼涉大水不能曉西東諭爾安可忘我嘗夢周公

朝乘

朝乘日車出暮戴星影還顛冥朝暮中出入咫尺間
已覺素志非更知人理艱小利專欲連大德不踰閑

雪

楚塞常閑雪窮冬未為晚欣看朔風過想自萬里遠
崩騰龍沙飛浩蕩北溟卷勢排炎荒瘴力救南國旱
悲鴈飛何之蟄龍卧終偃至神亦憔悴爾輩何繇終
歲陰倏將改天運有必反慷慨吾何言短衣數自挽

復雪二首

十日三雨雪同陰錯朝昏幽人感歲晚更覺日月奔
勁風西北來轟哮動乾坤中州非崑墟四微皆瑣瑤

鴻鴈遊可哀竹柏生僅存念此使心悲何時見陽春
志士則憔悴薄俗安足論鄉里狐貉兔反怪天正溫
前夕威雷電謂言春和發典衣賁春酒歲事亦可悅
不知天難謀信宿更疑列朝來雪盈尺初計頃年越
吾廬甘重塞淑福忍百結豈敢吝祁寒又非慕炎熱
陰陽相交錯萬一成災孽憶昔魯隱公九年春三月
癸酉雨震電庚辰大雨雪春秋書為法其事何照晰
曾經聖人筆下學而上達况此四月間復當季春末
願排閭闔戟一獻春秋說路遠泥阻深悠哉卧巖穴

書堂

客身困旅人未如負舍蝸哀：荆吳間所居不常家
晏居非吾事但恐髮早華且復一日葺隨時具生涯

白威爛四壁瑩淨磨疵瑕虛明豁心府永使思無邪
愁來莫與語起就書龍蛇亦足寫方寸放歌快咨嗟
苦嫌中庭窄所生野草花故須種松竹反憶日月遐
歲寒欲誰共惆悵終無他

荅江丈雨中

繁陰乘炎夏晦色竟朝暮蚊龍困雲雷虎豹病氛霧
過時畏昏墊推分縱所遇閉閣空自愁救飢眇無素
江侯卧閭里本自濟時具方與造物遊肯同斯人慮
作詩破幽憤極筆紆遠慕磊落三噴人千秋如面晤
道同義相契未必形影附長謠難鳴篇因見君子度

九月十日雨中亭先見過園茶嘗茶

幸從大夫後而無吏事憂出沐風雨夕閉門松菊秋

素交辱見過意氣何綢繆車騎皆雨立富貴若雲浮
圍棋紆壯心酌茗當獻酬豈惟鄰里好足慰平生游
書籍可許通水火得所求獨恨難泰薄無以充淹留
我窮若飽瓜於世良悠：寂寞守一隅非君誰見收
庶幾除三徑玩此歲方道莫令子矜詩更作商聲謳

渴雨示府僚

東風破窮陰農者亦望歲宿雪滋已消驕陽更為珍
幾樹運元化律呂導和氣四序宜平分斯人尚憔悴
關中大兵後所向半凋弊荆棘獨至今曠言可流涕
憶昨辭紫宸從容畫民事焦勞見顏色曠蕩洒恩惠
開倉出其陳履畝奪浮議乃知聖神心獨在舜禹際
所憂更不稱未足效兼濟安得三日雨滂沱澤厚地

百昌奮皆作吾亦免於戾吁嗟望雲漢冥漠想萍翳
交泰及此時羣生豈終否其朝辭日而陳發舍救飢
及罷約田履畝之優皆見

成冬

富貴抱憂患貧賤苦熬煎居此二者間幸無終歲勞
養生賴藜藿卜隱開蓬蒿既不碌：冗又不巍：高
炎涼繼所遇寒暑俱可逃竭力供子職大歡對兒曹
至人貴真樂名位豈所饜咄嗟路傍子生死堪悲號

卜居謝晏公

薦崔赴廣廈雞鶩就卑棲我身共有託生理於汝齊
憂患歷艱險轉徙疲東西常慕蠻與觸所居能自贖
哀矜蹈楚郊主人辱招携卜築煩里旅婦姑免勃駘

此邦非故鄉習俗素所迷願以羈見忘安得操與藜
下見賢相仁恤隱逾天俛陰德少陽報眉壽與介圭
已當受一廬終身恬濯畦

卜居

清波照華門垂柳拂危軒靜境偏相慰鳴禽時一喧
羨魚還結網引水自疏源嘯傲陶唐世幽憂不可諉

蘆泉

吾山會雨澤汗漫千里秋不如蘆泉水來入城中流
經營萬餘家澄澈去無際我樂與眾同泉能起人意
泉旁宜嘉林特多桐與梓泉間宜美魚時有魴與鯉
誰能捐萬事來我泉上居我欲解章綬從之泉上漁

浮光山

居山中與虎豹處初不疑憚有母八十餘

先生方獨往逝與一世辭雖未超雲霞豈嘗顧喧卑
事親止於適接物能不為谷中虎豹多往：行自隨
此是真人風何必太古時吾欲從之遊自嫌跡尚非
寄心逍遙間聊可以相期

初到東平得雨

少服縫掖衣又為梁甫吟繆膺東藩守似慰畸人心
宣布祇上恩浚明肅官箴治醇俗易羨事半功反深
嘉雨蘓旱苗慶雲結重陰天將假民樂我以開煩襟
鉅野會百川東山凌眾岑庶幾緩吾帶一一窮登臨

雨中送張六

秋陰蔽陽光雨潦如昏墊居人鬱無聊遊子行可念
力攜一樽酒欲別情不厭雖無車馬贈篇賦私敢占

人生遠圖在，離索安足憚。願為東南風，刮日豁長焰。
取觴醉車軌，千里由此漸。

攝領宿官六日，遂印長文戲作五言

山野不事事，未嘗中繩墨。得官筆硯間，懶與慢成癖。
前日承君乏，始親簿領役。捶鉤校毫芒，簡髮差寸尺。
自知非其任，良有不可力。君誠神仙人，那得頭不白。
繇茲謝晞跂，依隱就閑寂。

桐花

一株青玉立，千葉綠雲委。亭二五丈餘，高意猶未已。
仙僧年九十，清淨老不死。自云手種時，一顆青桐子。
真人西度關，乃祖獨知之。強著五千言，竦身棄喧卑。

同梅聖俞送尹郎中監舒川靈仙觀

靈光無時沒，人世自超忽。上下千歲間，喬孫亦清出。
論兵復擊劍，遠與道司符。功名不如意，白髮笑桑榆。
藏書天祿閣，即中上所集兵卜居天柱山。北職無吏責，
去去何時還。山中醉白雲，山下弄流水。吾已了損益，
未知生死耳。聊登千仞巔，下視寰中塵。更因長風來，
揮手謝世人。

記所居草樹

幽蘭晚已秀，新竹直且疎。樛櫟亦巢禽，坳堂自容魚。
長日肆炎赫，周軒正清虛。適心不貴多，一畝覺有餘。
理會遣孤笑，興來味羣書。彼何擾，爾我獨欣。與
人臣無懷，安吏治猶蓮。廬幸及三年，淹庶幾間燕居。
銅雀臺瓦硯

當時駕鶴夢飛入魂宮來崇構滅餘香碧瓦空在哉
磨礱變新硯洗刷滌故苔但取圭角全何必瓊與瑰

樹下二首

中庭兩佳樹密葉如翠帷擢幹一何高鋪陰被前墀
清風自翩翩正晝無炎曦拱揖在我前我常往參之
隱几旦復暮卷書坐忘疲安知非華屋聊以庇庶為
瑤室隕帝辛璧臺喪周姬由來滅亡禍不為草野施
偃仰更何顧欣歡方在茲
召公愛小棠百歲俾勿拔仲尼憩大樹一宿輒已伐
聖賢豈殊途人事有窮達出處何可常我身固微末
上無燕伯遇下免宋人孽從容聖賢間得此亦已竊

庭樹

中庭無多樹花盡自成陰薰風吹清和午影暎蕭森
上有出谷鳥間關鳴好音下有放言人寂寞卧機心
人鳥平相忘語默不見侵吾廬此最好豈意在山林

送石昌言知宿州

官情重居內世論輕守藩出處苟自得重輕安足原
昔常怪蕭傅既乘太守轡頗獨多嚴生厭直金馬門
優游樹風迹宣布流上恩何負廷中臣而耽千乘尊
石侯古人風自令薄夫敦平日不汲；左遷更軒；
輕舟趣行裝合符去天闕高卧可以治簿書豈所煩
我亦羈旅人不堪市朝喧又無適時用坐自悲素餐
願為江湖長聊復育元；子若未北歸相過識吾言

題和弟所居桐樹

卜隱謝林藪考槃寄閭里嘉樹為我徒清風濯塵耳
手披漆園書身擬長梧子窮秋忽悲感掃榻且歡喜

冬晚贈深甫

客游已昨日已復歲月改流光一如此故物紛晦在
忽使中心悲恁若浮海相思間何潤此意君當解
寄子華內翰時亦宿齋是夕風雨

君居白玉堂我在紅藥署出處豈不同咫尺限相遇
風雨聞雞鳴節物驚歲暮思君正展轉夢中亦知路

此詩見十六月刊

公是集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五

五言古詩十二

效陶潛體

出門逢一士抱書向南山問其何為爾欲語輒復歎
少小貴詩書志業覲孔顏爾來三十載鬢髮倏已班
唐虞不可待世譽亦恥干寧赴巖谷老行行未遽還
其言乃可感使我再悽然人生歸有命窮達何足言
勸爾飲此酒唐虞在其間

懶詩

分表難強營俗中彌不堪始覺懶亦真功名焉可貪

向刊本作亦誤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晏刊後發
吏刊後史

娉娉玩流光幽寂性所諳東帶愁逢迎燕矣倦交談
碌：吏隱間將為茲世慙

無刊作所

菖蒲
香清自足愛味厚非無倫如何缺缺徒反以花為真
花奇不可見舉世皆忌辛誰將擢僂骨願比芝苗珍

繼刊作樂

登薦福寺山亭

時事如不聞煩襟尚縕怫高亭一何壯俾我遺外物
是時夏景初竹樹雨飄拂鷲雀飛簷楹喧爭互強屈
世紛類如此大小何得失始知絕羣動方外真有佛
此地可終隱不唯謝炎鬱逍遙鞭其後豈恨久蟠屈
九曲池
廣陵春欲歸九曲池先暖積雪未全消流波已潛滿

吏刊作後

宮城落喬木岸竹排纖籥古事無足悲登臨苦日短

和永叔夜坐鼓琴二首

衆人於五音醜正不醜隨所以匣中劍寂寥鮮能知
淳和太平風簡淡邃古時得意亦忘言居然見無為
非公蘊真樂此道誰復期
知音古亦少况乃今人乎至和動珠類此則今世無
舜韶舞百獸事可觀於書但非耳目接便自疑其虛
大音蓋希聲聾俗或萬殊中孚有不化嗟：乎豚魚

苦寒行

驅馬涉長磧千里徑無草天寒日光淡積雪常杲：
勁風裂肌膚狐貉甚魯縞况我被甲鎧寢遲起常早
崔嵬陟高山日落尚遠道人生各有命豈憚事遐討

飲水傷心骨重趼如巨棗義深自勗勵身賤寧要好
親戚何可逢功名未自保少年慕壯健我獨貴疎老

送霍邱謝寺丞

吾聞歐公客必皆當世賢衆中一見子始信斯言然
綵衣得意歸笑語春風前輕費尚方履去影裊翩
百里不足僅桂枝淹華年故須多種秫爛醉揮鳴弦

答黃寺丞濠梁雜詠

閉門委餘事久矣卧幽寂忽枉臨濠篇如逮問魚客
山川畫寫傲人物多在昔形倨游自遠善行固無迹
吁嗟相知晚起予遽多益乃悟文字工且兼造化力
瑩煌淮夷珠磊落荆山璧他人竭澤求吾子希世得
禽微戒輕彈路暗慎虛擲如何忽在此詠歎生感激

瑤珠荆山濠梁事實黃
所賦也因以為興答

黃寺丞九月十三日見寄

茲年見二毛秋至獨多悲况乃霜露繁晤彼歲月馳
衡門靜無轍幽徑荒不治卷之武夷翁傾盖成舊知
每枉林下步笑言輒移時目擊良已久鳳歌復見詒
諒君徜徉意當以振其衰

生槐

苒：庭下槐蒼：山中檜臭味久矣殊榮枯莫相待
胡為寓形生曾不異風槩擢幹初無根交陰忽成籟
死生詣膠漆幼壯亂姿態本同非不佳末異終恐害
吾意造化巧淫樂為狡獪玩此三公才比之女蘿華
不然世俗薄苟合恥剛介忘彼特立姿樂附柔弱類

誰能極物理且以謝大塊陶冶如吾言庸亦何怪

櫻桃

東風吹陳根萬木含芳華客愁獨不改浩蕩津無涯
朝光破浮陰暄鳥聲交加櫻桃此時盛滿樹彤彤霞
當戶仍拂簾參差自相遮日高卧未起顧見驚且嗟
此復幾日繁譬如空中花非無一尊酒玩之到景斜
多慮使意衰悵然柰爾何

摘櫻桃

此花前日時素雪搖東風已驚變濃綠忽更垂繁紅
俛仰物三喚歲華終無窮因笑樹下人未悟成老翁
磊落火齊珠參差珊瑚叢贈遠限道路成蹊縱兒童
春陰

朝日送風光宿雲濃不卷微陰助惆悵旅思增婉
新花秀且含芳草綠更遠樂賞及融怡春暉未應晚

除草二首

昔歲有壯氣恥事一室中獨願掃萬里指揮走羣雄
少壯意更衰棄書學老農羈旅無田園飄如野間蓬
徘徊陳蔡間嵒窳見楚風託足不期廣所期一畝宮
秋草日蕪沒荷鋤事兒童歎息念變化古人頗固窮
中庭不踰畝百草何荒蕪綠葉間紫莖薰藉互相渝
所憐薄筋力豈愛不掃除賢者曾蒿萊吾徒亦何如
公侵藩垣出蔓也自難圖下床值蛇蟠依隱行鬱紆
至使蚊蚋多不堪匝肌膚古人遺我言芳蘭戒必鋤
努力蔑小惠作詩感躊躇

早發襄城之龍山呈曼叔

鳥啼齋前樹，但駕吾當西。朝從良友別，夕赴幽人期。
方以會合喜，敢曰道路疲。予慙昧時利，百事棄不為。
惟有好賢心，未媿緇衣詩。

故來連嘗新酒

徒弔無與同，徒歌無與和。徒行莫之友，徒語無所破。
慷慨一無徒，始覺從君過。欣聞酒新釀，堂有佳客座。
歡從尊罍罄，醉聽冠中墜。庶可效名士，因君讀楚些。

日醉

犀首從橫時，無事猶飲酒。我生太平際，日醉亦何有。
太平多賢才，臺閣固其藪。濟世圖功名，汲汲常恐後。
我寧樂自放，甘與物俱朽。顧惟人間迹，澶漫獨已久。

智謀乏施，設筋力倦。奔走幸為朝廷知，而勉職事守。
人當自量度，快意安所受。何能強繩檢，希世視自負。
晶熒流霞波，泔淡白玉斗。歡來無虛席，嘲笑命賓友。
殘冬雖餘幾，自足數開口。浩歌迎春風，安用獨醒叟。

寒蘆

雖居江上城，不識江邊路。故移蘆葦叢，粗慰江湖趣。
翠華侵硯席，疎影入牖戶。歲寒待爾共，好尚與時迂。
勿以此蒹葭蒼，瘁白露。

和兩府諸公馬上作

富貴信多士，况乃主恩深。京洛多風塵，冠蓋自成陰。
片言代拱壁，一顧溢千金。嗟我固貧賤，處俗謬浮沉。
咄、人間世，俯仰媿山林。

和永叔十九韻送魏廣

信陵貴公子仁義不掛口猶有三千客名聲極高厚
而况賢者門四方所奔走豈無青雲士磊落照前後
我雖非其人慕用意殊久差池混出處百望乖一隅
羈旅陳蔡間茫如喪家狗担簦始自致傾蓋許白首
中堂陳詩書高會置樽酒豈惟聽餘論復喜識賓友
魏侯希世珍頗為平生舊他時恨契濶並坐喜邂逅
危冠切浮雲長劍掛南斗同志此莫逆孤游信無負
切磋變新巧彩繪飾餘醜自謂當窮年如何復分手
士生得所師文學致不朽吾衰莫自力子壯諒何有
當取天下名還為生人壽

遊龍山

孟公乘興出必造龍山頭四望默不言夕陽如還輶
千年雖悠遠此意故風流出嗟無知者寂寞空荊州
霜風蕭騷晚楚水荒涼愁安得款段馬往來時獨遊

放鷗

上天賦爾材苦不受羈紲失身偶見獲羞與家禽列
秋風半夜起鴻鵠兩飄瞥物生各自適聽爾歸寥沆
白雲入雙眸尺地肯自屑慎勿逐鷗鷺不足絕
不過倉廩中朋黨為偷竊鳩鷓最堪憎擅使芳鳥歇
勉力霜霰期方為鳥中傑

鳴蟬

芳草久已歇星火奄向中日暮玄蟬鳴歲華坐將空
輕舉塵壤外逍遙神仙同豈伊感時節悲嘯臨長風

夕露鮮餘潤炎飈成蘊降清虛浪自足高飢亦云窮

和聖俞十二韻

處世誠碌、白髮生滿頭所以不自慚數從長者遊
醉翁名世者事業晞孔周獨立千歲外邈然已難儔
何范青雲姿奮飛起西州襄回霄漢間下視輕蚬鳩
詩老最前輩名聲三十秋篇章被海表豈獨魯與鄒
今我親見之執鞭乃所求何況登其堂舉觴預獻酬
清談破羣疑嘲笑寬百憂以此捐歲月吾生固悠、

宿綠溪

雲昏江水濶兩淮不可測山邱望亦迷馬牛豈易識
高帆乘長風俄頃屢歎仄未知所趣向稍、萬寓黑
近津見蘆葦其外水正白操舟投其間宿鳥俱闕易

水深不可纜叢梗以為力蚊蚋秋尚繁不眠坐通夕
中霄風逾厲潮水相蕩擊安得似人者警歎在我側
天明啟窻戶願見白日色莽蒼暘谷間竟為霧雨隔
追觀宵征處波惡生悸惕絕糧非陳蔡從者亦悽惻

如意臺

冷、清池水汎、不繫舟興來可獨往興盡難自留
留無淹回責任無進取憂世人共擾、真賞空悠、
幸華楚人困姑蘓麋鹿遊君看如意臺乃知賢者謀

閔雨

長夏炎氣隆高田劇焚燒惜哉淮海卑無力能沃焦
起顧郊野間離、悉苞蕭日夕多狂風飛塵蔽招搖
誰能起蛟龍雷雨蘓宿苗眇然坐自想幽意增煩敲

和過麒麟院觀馬因飲李氏夜歸復與江謝

會於敝居

子真王濟徒愛馬有馬癖每嫌駕飴衆未觀千里格
竭來飛龍旆一一數白黑始驚麒麟骨秀出無與敵
旗旄亂雲霞鼓吹喧霹靂從容看回旋感激私歎息
此當逝崑崙上與天無極柰向局軒陛終歲老羈勒
主人貴公子掃榻多命客聊欲寬其意無為稍戚戚
珍羞離水陸清酒漾金碧謝笑心目開留連日已夕
歸來興不盡跋馬問所適知我方會友投鞭遂登席
負家竟何如脯醢之餘力歌舞復無素兒童強敷逼
多君平生懷不以貧富隔歡來亦醑酌俯仰愧三益

早行

雨息風亦止落月猶在天舟人相呼起稍出蘆葦間
暗中各分拿四聽聲正謹開戶眎所從大江自漫漫
衆星若連珠累累浮深淵津涯杳難知勢與天地寬
俯見舟楫微萬牛一毛然虎豹嗥岸旁蛟龍浮其涎
競抱危懼忽忘食眠人生誠多憂况乃行路難

重陽日得景烈送酒

歲晚見黃菊悲秋空復情故人豈知我朋酒適平生
舉杯遠相屬日盡歸鴻聲醉眠東籬下此亦淵明情

和焦生石字韻

我惟一逢掖八為二千石声迹不相同禮貌謂誰敵
既許遊藩籬又喜升宴席酌酒澆磔魁賦詩聽警策
朋從常苦少佳節古所惜既醉忘形骸笑語俱莫逆

八刊作入今每注曰按

以刊誤與

遠刊作遠

使公貴且壽富有負賤客

寄隱直

會短別日長愁多歡情少古來人間世於道同搜搜
我髮日已蒼我顏日已槁離憂固如此四十未應老
誰能跨浮雲相與乘蒼渺吾子心莫逆庶當悟意表
旦日城東渡汝水與鄰幾飲別歸作五言寄
之

繁霜墜衆木朝光破初寒游子侵旦發隱忍行旅艱
走馬東郊門別愁蒼無端川長不可厲泛舟觸波瀾
相及壚落遠解驂請鑿桓班荆道路側酌酒還據鞍
殊鄉閩人多浮俗見子難結交形骸外生計出處間
江湖天一涯冰雪歲欲闌昔賢狂不及子陵與伯鸞

東遊信不惡相望終永歎

寄原甫君章

爛熳十日飲未決遠別情醉魂幾時醒直見潁水清
墜歡絕莫尋離念紛更盈車騎暫休汝賞晤得時英
披襟兩相照話言僕屢更論史既衰說經亦鏗
一觴亦一詠樂事真相并會合固難常我獨嗟南行
回首念前好感物非嚶鳴明發成晤歌勉趣遙程

寄裴吳江

王喬一雙鳧乃是尚履誤逐閭闔風飄然太湖水湖
水連天涯茫湛清輝秋來興不盡似欲都忘歸玉
疊鱗如雪碧壺酒若渾醉輒問左右何如張季鷹君
乃蓬邱人神仙有名籍不應自放浪久為塵中客我

須臾廣陵西風見白髮八月觀海濤壯心謝超越因
欲解印綬從君五湖遊功名非所及為具鷓夷舟

寄贈獻臣

龍興幽泉中溶雲自潛飛氣還大淵下灰籥先察微
氣應不必適至誠神與歸嗟予接休德志合無纖譏
譬諸龍灰然安事旦夕違胡為久相越書問月增稀
五言寄江丈鄰幾時往尉氏未還

終日相與居豈知相得歡出門一分袂乃覺攜手難
西風過浮雲急雨生早寒清秋令人悲茲游何當還
歲月逝將晚念君尚加餐

寄深甫

往卜賴上居徒愛顏上人巢田節並世管鮑必相親

而我與夫子阡陌東西鄰正可白首遊豈計中道分
人生莫自必一別俄六春入踐西掖垣出乘兩朱輪
佐時乏明略來往徒紛：上愧洗耳翁下慙圖霸臣
念欲投劾去結茅復從君憶我宿昔意寄聲謝水濱

寄楊忱明叔

君有湖海氣沆碭凌斗牛遠持一卷書濯我千歲憂
大音不衆合至寶非暗投感激移人心汎瀾便涕流
俗譏陳元龍世乏劉豫州安得排羣兒卧君百尺樓

雨中寄徐二

北風吹飛雨中夏變早寒浮雲滿天地吹井成波瀾
秋興集我懷旅愁散無端陽光旦自匿后土何得乾
嗟君貧非病所寄瓢與簞陋巷無雜賓商歌激清彈

甚願裹薄飯相從饜朝食亦思造暘谷相與晞朝冠
力弱泥潦深乃知行路難

論文

張陳父子游乃為白刃仇蕭曹平生歡亦作睚眦讎
交合名利間安得無後憂高山有四人衰老俱白頭
但食巖谷芝終身不相尤未必能獨賢苟云無他求
古稱結交難成敗此由作詩告同心市義誠足羞

秋霽醺北軒

北軒屬秋霽曉見風葉零置觴命賓友環坐飛淥醺
遇適輒獻笑放言豁中局兀然不省醉起見天上星
勉強相勸引我謠子宜聽幸無兵農憂稔歲蒙休寧
讀書業文外唯有醉勿醒世途若波濤富貴乃浮萍

置之無可稱視彼鴻冥冥

送楊十七秘丞知瀛州河間

洪濤翻金堤冀州變泥塗哀哉百萬室所憂半為魚
流冗接道路呻吟交里閭若無慈仁長安使疲疹蘓
子在新密時治聲溢西都大水無麥未閔然若疾痛
不忍使者求建言解其租邦人喜更生老幼歡以呼
繩墨制奸吏弦歌訓諸儒復新卓侯廟慕用已不誣
今者河朔行豈其易然乎彼將譽所試况子材有餘
但恨治者小百里為區區割雞用牛刀孔聖所嘆吁
賢者必愛民民治心乃愉幼學長行之固為聖人徒
位下非所恤勉哉寧君軀

送梁山軍徐秘丞

鷓鴣一何智俯仰人間遊落實不給視去之畏少留
高賢在天下富貴如雲浮得失不槩懷損益寧所憂
若人古已亡今復得徐侯詞科二十載朝籍方見收
四海厭名聲廟堂多輩儔後時不自失觀化君悠
入辭未央廷遠牧荒山陬去矣成獨往豈嫌時俗羞

東隣花

卜居非卜隣適幸隣花發照曜東軒東暄然二三月
露香送清吹晨艷開繁雪稚子戲牆根鳴雞出林樾
我來奔羈旅疑及武陵歇欲訪竟無從空觀對寂寥
為人謾俗事隣里多謝絕獨爾可相親芬芳未應減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六

七言古詩三

憶洞庭

少年慷慨輕遠行出入楚越多所經每令百川盡衣
帶獨憶岳陽觀洞庭方輿沉潛似無地倚蓋回還徒
見星始疑上帝限南北恐有漏澤連青冥西風八月
氛霧收曠宇千里令人醒苦為外境相誘掖欲棄塵
世浮滄溟當時發狂顛自怪真擬乘興携湘靈至今
局促不如意坐視歲月無時停涼秋滿眼更多感回
首尚覺君山青

宋劉敞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聞鴈

去年聞鴈江湖邊，爾時異鄉望白雲。今年鴈南身更北，可憐送日懷居人。我生羈旅自南北，鴈飛何為亦遠役。浮雲滿天我無翼，相與因風寄消息。

庭楸

中庭長楸百尺餘，翠葉掩藹當四隅。晨霞夕日自相翳，並坐可得千人俱。憶昔河決鉅野溢，定之方中作宮室。當時魯人始種此，還賦衛風伐琴瑟。春華疊疊六十年，高幹錯落摧寒烟。悵望空隨衆木老，中含至音無與宣。

送張公往建溪

秋風駕流溪水急，君帆胡為破烟入。仙人近約武夷

會，漢祀山頭羽旄立。群山叢叢野波綠，君纓無塵見心曲。江淹夢筆靈有餘，君歸何時佇盈軸。

曉起

棲鳥未動清漏殘，寥寥空堂生早寒。相重樹色如澹墨，欲落月來成渥丹。市聲嘈嘈入人耳，自笑帶星還若此。

防秋

秋霜折膠胡馬壯，胡馬窺邊怒邊將。游騎夜入燒回中，烽火朝傳過隴上。關東行客關西來，欲說兵形先輒哀。長戈不能斷右臂，壯士無過委黃埃。歲輸繒帛顧何益，勾奴反以馳荆棘。安得連山如長城，遍限中原却蠻貊。

打魚

南人登魚作腰膾清潭數里奔舟擻層冰始解川氣
和百尺分明見鬢鬣大網如雲遮要津湏吏牽網迴
水濱地高勢蹙漸逼窄忽復逸出黃金鱗釣史駕師
共驚駭失聲奪氣俱逡巡素魴赤鯉不足數棄擲千
萬如埃塵豈知異物通變化時暫網中還有神

戲題西湖中魚

育育水滿湖中有千金魚浮沉得意似太古不畏網
罟鵜鵠綠蒲欲齊藻初密紅尾差差映朝日疾雷驟
兩人莫知潛有蛟龍之逸

養魚

鑿池不容數斛水養魚才勝十餘尾可憐出沒萍藻

間還如汎澹江湖裏君勿笑坳堂坎井無遠期假有
神物君不知風雲變化在倏忽隨衆幽潛聊爾為

和永叔食糟民

歲豐飲酒衆同醉歲饑散糟民亦濟乃知酒醕在官
為長策上可足財下均利黃頭稚子白髮翁哺糟相
隨塵土中豈嫌身居犬彘後還喜生值恩施豐翰林
仙伯屈主諾憂民之憂樂民之樂禍階六筦不易救
惠及連城自云薄周公以來千百年希世俗儒玩糟
粕排斥酒誥終莫用感激長謠豈虛作恨公未為富
人候此等區區非所憂

漁翁

白頭老翁披敗蓑求魚終日罩淮波波深水濶望不

絕網目雖繁能幾何
大魚鱣鱓入淵底
小魚鯪鯢登網裏
手輟足趺吁可憐
何不為網大如天

苦雨

東風十日不肯回
濃雲猛雨無時開
紛然萬瓦垂組練
忽變百里吹塵埃
河魚無翼蹈平陸
水鳥哺子升高臺
羲和送日不竟夜
陽烏翅濕方推頽
腐薪數吹不堪濕
靈丹已滿無用汲
大衛泥潦安得出
敗瓦漏缺端愁入街頭
紅粟更騰踴歲晏
弊裘方綴緝黃花
熒熒獨不憂
悵然為爾臨風立

麻黃州送李斯石銘二十一字

麻侯昔為萊子國
海濱漁人獻文石
云是秦始皇帝東巡碑
二十一字李斯迹
桑田變海岸為谷
此石亦

沉滄海側浪翻水轉百段空
偶存數尺非人力
文章雖傳失首尾
猶與史記無差忒
字形訛缺非昔時
蟄龍病虺相排逆
念昔屬車八十一
氣如虎狼食中國
方士獻策通神仙
詭臣奮筆夸功德
始皇未死名已滅
秦地初分石皆泐
邇來似覺天意然
欲令後世羞其惑
君不見夏禹九鼎傳
三王末年乃隨殷
社亡時平往往暫一見
龍文王鉉曾無傷
聖賢作事宜萬代
事非聖賢多立壞

畫草蟲扇子

周南草蟲但書興爾雅
虫魚浪多證豈如紈扇裂冰霜
畫出宵翹皆絕勝
蠅蠖蝶輕去塘
蛭狷同類殊名
悉相應毗陵老匠含天真
獨得于心非氣孕
將牛落

筆殊偶然秦女駭鷹不相稱因君筆力尤天下一借
微軀聞萬乘

聽江十誦食鱸詩戲簡聖俞

長安貧客食無魚浩歌彈鋏歸來乎主人聆歌知客
意酌酒買魚相與醉一魚百金不可償操刀作鱸揮
雪霜鱗分骨解珠玉光舉盤引筋絲線長楚飴彫胡
香且潔吳羹入口妖沃雪主歡賦詩客稱壽裂簡搖
毫落寒月我亦羈旅秋蕭條思鱸回首江漢遙過門
大嚼取快意詠詩忘味如聞韶君若乘風駕滄海更
膾長鯨且相待

積雪示張翁

冥冥同雲晝如墨十日江城雪三尺騏驥長鳴向朔

風鴻鴈悲飛因雙翼此時窮巷多泥塗念子衰年少
筋力時俗反稱少壯賢丈夫動與飢寒逼乘興能枝
筇竹來煮魚溫酒澆胃臆

苦雪

積雪冥冥春不淹流光驟去之十三根拳枝拆物可
念衣敝履空吾自堪天樞回環錯寒燠地軸開闔差
朔尚乾坤密移世莫測安得辨士能剖談

雪夜留二三客飲

高樓鼓絕昏鴉宿踈簾暗幕開明燭雪風振海夜未
央酒池無水春更綠迎年送臘醉莫辭回環四序長
相續

奉和聖俞春雪

一日朔風三日雪冬來嚴凝春復結不知長此終安
窮芳物差池且三月雷公怒號何猝嗟欲起草木呼
龍蛇可憐慘粟奪氣意正復憔悴哀泥沙紫宸放朝
車馬息隣里謝交門徑寂解龜換酒聊自樂浮雲蔽
日殊未極

同聖俞十二月十三日喜雪

楚越氛氛雜炎瘴憑陵中州冬益壯天兵橫勵江湖
間殺氣冥冥逐飛將南風不競寒律回暮雪遠從閭
闔來雲崩濤涌天地閉掃洒萬里空塵埃公卿入賀
陛下聖海神來朝軍事定

和永叔喜雪

陰風觸物生晚勁積雪經旬戲春令氣排水國吁可

駭勢覆山城力誰競繽紛乍逐飛霰奪慘淡仰見浮
雲定稍并日夜明相續欲亂玄黃色交映丘陵迤邐
增更高市井喧卑聽逾靜包荒含垢似天德履素居
純近民性可憐佳境浩無極非有雄辭豈能詠忽憶
避地歌其零芳手驅車及寬政邇來盈尺亦何有高
卧閉門方自慶矧占豐歲宜九穀重抑騎陽岐百病
龍蛇在蟄鳥在谷與我俱欣曰時正新詩翩翩撫古
人汝陰大守明廷臣侔色揣稱笑流俗與民樂廢陽
春曲由來曲高和必寡况我才居郢人下

去年對雪一首贈江十

去年對雪本憶梅今年看梅更憶雪繁香浩色它日
時誰謂年年劇胡越乃知古來人間世十常八九不

如意况我與君羈旅人別多會少誰復計閒來看梅
取一笑對雪更作明年調

月夜

清風卷雪天雨霜衆星滅沒月騰光紛紜六幕含蒼
蒼瑩如水壺察毫芒太虛真人河漢旁攀援桂枝曳
霓裳紫貝為闕白玉堂珠筵瑤席羅羽觴倚風微吟
殺抑揚揖我起游謂我臧左驂蛟螭右鳳凰倏忽萬
里天路長塵埃下土殊茫茫樂如何其樂未央

依韻和永叔即席送擇之出守陝府

驪駒在門且勿喧主人留客姑進酒一時轉盼已陳
跡千里相望更何有祖侯爵名二十年天下英豪共
奔走誰云白髮寄郎曹更喜朱轡入吾手揚雄天祿
就寂寞召伯甘棠變枯朽乃知人事不如意自古十
常有八九男兒何曾計出處時運由來有奇偶莫嫌
青雲晚着鞭會取黃金大如斗君能食飲和天倪餘
事無可付莊叟

飛輪團扇歌

赤雲燒天天欲焚深堂如炮井如饋肴乾不食酒具
陳君胡愁嗟念南薰主人白羽奇且新捷逾輶骨機
有神飛廉舒御旋相奔掩藹翁霍娛坐賓衣襟飄飄
恍凌雲何用御風絕埃塵主人顧嘆顏色顰安得救
暘通下民羊角扶搖非敢珥願使大鵬離隱淪上客
捧觴起為賀君宜千年位御佐

兩過前軒偶記

江南霸客懷鄉墅
曉起前軒對零雨
清波滿目如鑑
中遠岸高松十餘樹
砌旁芳草似汀洲
巉巖殿角飛紅樓
沉光倒影入浪底
宛是若邪溪
上頭薄霧疎烟迷
近遠水色誰能辨
深淺忽驚謝去塵
中游不知正自居
京輦何人草服倚
長松迴頭誤問釣
魚翁眼前景致偶
相同豈異仙術遊
壺中

贈才元學士
家貧自秣馬賜書使者至言之
上上以語丞相就職而拜廣安

待詔先生窮巷居
簞瓢屢空方晏如
自探井臼秣羸馬
却整衣冠迎賜書
王人駐車久嘆息
天子聞之動顏色
飽死曾不及侏儒
牧民會肯輸筋力
詔書朝出蓬萊宮
繡衣還鄉由上秉
君今已作二千石
亦復將

為第五公

題梅尉春波亭

層欄壓湖春水碧
日照高穹同一色
東風引浪飛魚鱗
極目傷心如楚澤
茫茫白芷連芰荷
倚沼蛙瀟遙望多
官賢與衆共其樂
漁樵日暮常經過
君家德祖吳門子
棄職從僊如脫屣
此中吏隱人不知
且濯君纓洗君耳

吳宮

吳兒斂鄭女舞彩衣
姣服垂楚楚姑蘇
臺高春日遲急節
新聲鬧鐘鼓
羨人歡醉捧瑤爵
君王萬壽長如許
吳宮四面盡山川
越兵那得到城下

陰山女歌

接伴副使知制誥馬祐事

種玉不滿畦，種花易滿枝。王生寄石，自有處花飛。隨風那得知，嬋娟翠髮陰。山女能為漢，裝說漢語春。心未知，向誰是。夜彈琵琶淚，如雨赤車使者過。鳳凰閣中一聞先，斷腸碧窗鏤烟未。客去侍兒密，獻江南瑞鵲飛。上天星沉海，人心不同事隨改。剪環洗粧許君老，百年如夢情終在。妾乘油壁郎乘駝，西陵松柏墨色濃。新歡未已舊愁起，水流曲曲山重重。周周銜羽鷓比翼，天生相親人豈識。雖不及清路塵，猶當作山上石。

遷南行

甲申十二月桂陽判蠻平

伏波將軍昔征南，功業雖壯身不還。曾出封疆鑄銅柱，竟留種族依荒山。君不見如今聖天子，掃蕩妖巢

悉內徙，雕題來作冠帶民。鼻飲翻宜伊洛水，此功一成萬世寧。五嶺三苗長垣平。

寄王二子直

鴻飛輒上天，魚躍還入淵。故人去我百餘里，我欲附書無由緣。俗間離合誰得免，心雖欲近身逾遠。少壯相歡長年悲，自恨今為丈夫淺。

夜寄獻臣

同居汴水上，自與君居隔。月出城頭人盡歸，思君携手獨不得。興來狂歌無與賡，白雲時向望中生。城外明月未應滅，期君對舉黃金觥。

和永叔鳴鳩詩

晴鳩謹求雌，雨鳩鬧逐婦。天地有晴陰，嗟爾何欣復。

何怒柔桑如雲春暮時
吳蠶半眠紫萼肥
食不過數粒
寢不過一枝
婦子相安可以老
何用汲汲合且離
雷公號呼風伯舞天借之權
作霖雨可憐汝愚終不省
反室於怒誰哀汝昔人惡爾巧
今人笑爾拙巧不得近
瑤臺拙不能保家室爾巧爾拙
非汝情天機回閱難自平
世人假爾推陰晴

秋蛩

促即復促即秋蛩一何力
不見機杼巧但聞日夜織
霜墮木落天下寒嗟我婦子
衣裳單大鈞萬物各有在
爾獨憔悴使人歎一鳴復一飛
秋堂燕將歸四時自興歎
天道不得違憶昔春風和
且柔畏人來入人間游鷹隼
橫厲自茲始索寞分散還可愁

三瑞堂

甘露被草朝陽易晞池蓮並帶及秋
變衰獨有長松連理老益壯十年百年
仍附枝昔來一物足為瑞何況三異俱
稱奇吳中衣冠不勝數天意自與寧馨兒
露乾蓮死不復見正以青松并驗之凱風
孝子嘗悲思三荆兄弟傷分離此家遺風
五十慕物理推類誰能欺到客為爾俱題詩

聞輓轡

輓轡復輓轡日夜聲相續長綆無已時
深泉變空谷君不見開闢至今千萬年
斗樞坤軸相迴旋河漢西流亦不息
爾來滄海成桑田

過王氏弟兄

出城問窮僻負郭正瀟灑主人著書長閉關佳樹當
門宜繫馬下馬上堂還讀書新詩古琴雙起予昏鴉
棲雞欲飲翼興盡將去猶須臾徒見城中軒冕客不
如吾人一逢掖安得茅茨同里居子在東阡我南陌

同永叔贈沈博士

我不識醉翁亭又不聞醉翁吟但見醉翁詩愛彼絕
境逢良琴上多高峯下流泉後有芳草前茂林玄猿
黃鸝翩緜其悲鳴兮白雲翠靄倏忽而陰陽此間真
意不可盡未遇知者猶荒苓醉翁昔時逝世紛懣此
酌酌遺朝簪心雖獨醒迹彌晦舉俗莫得窺浮沉爾
來十年定誰覺獨沈夫子明其心馮之絲相寄逸賞
曲度寥落含高深眇調衆耳多不省醉翁一聞能別

音乃知精識自有合何必相與凌崎嶇伯牙鍾子期
目擊意已歆蓬萊五山蕩折不可見唯有水仙之操
傳至今安知後世萬千歲此地不為水火侵但存君
詩與君曲雖遠猶可期登臨沈夫子與醉翁斯言至
悲君更尋

六月六日自城北還過深甫避暑

熱不就惡木枝渴不近盜泉水自古有成言念我還
如此愛君井源百尺深愛君庭樹千里陰相知豈計
一飯報長嘯聊為猛虎吟

得蕭山書言吏民頗相信又言湘湖之奇及
生子名湘戲作此詩

吾家千里駒氣與齒俱壯去年射策雄東堂今年調

韓子十一字詞更
行夾注詩字字下
苗從之

官在越上指揮小吏遣簿書笑語不廢才有餘清酒
肥魚宴賓客時時騎馬臨湘湖湖波無風百里平人
道官心如此清居民愛尹氏為字韓子為縣百姓生
子皆字韓令尹生兒湖作名家家祝君多男子越中
更有餘山水

剪楸葉詞

涼風天際來拂我階前樹稍驚枝上禽復墮葉間露
兒童畏我逢秋悲刻葉作花矜矜歲時祝我宜秋勸
揮未能免俗復爾為鬢邊二毛殊不惡淮南河湏傷
木落

寄書

十里一反顧五里一徘徊悠悠三十里莫知我心哀

客愁紛無涯歲月忽如擲人生莫自料皓首豈易測
節旄未落歸去來天遣春風隨我回入朝寧食建業
水還家却賦南山雷婦能秦聲妾趙舞稚子可使行
酒杯急湏為樂娛日夜何事憔悴淹塵埃行矣乎歸
去來

荅金陵使君荅王待制見寄雜言

阮公青雲器寓意必豪縱西臨廣武寄一笑英雄紛
紛競如夢有時不能平途窮即長慟佳哉詠懷篇千
載共悲諷金陵昔為帝王居氣象蕭索復餘長江連
天水東注臺城髣髴存丘墟主人文章請仙老感古
能無激懷抱作亭正得山水勝登臨更值風月好賓
客滿堂絲竹悲古今風淥自一時君家夷吾雖有慷

慨語快意未必如君詩
淮水東流千萬年
此亭方與淮共傳
念君歸老廟堂上
未負廣歌留非山

古城

古城何巍巍
古墓何纍纍
生遊市朝死田野
從古到今無免者
城荒却為孤兔宅
墓在它人種松栢
伏義以來三萬年
此城此墓幾變易
誰人聽唱野田詩
能令君悲亦不悲

築室種樹

撫劍欲遠適
舍旃輒復息
四海廣大身正孤
東西南北顧
同後築室種樹
反關門閭里
小人哀王孫
丈夫委順故
任俗餘事
悠悠何足論

風花

風花不自知
高下逐風飛
故有多情處
時來點客衣
仙源應在晴溪側
弄雪吹香不忍歸

種蓮

雨餘池上清
且滿浮萍
漂漂綠蒲短
主人惜此芳意
薄移藕丁寧
不辭遠南陂
芙蓉少人識
疊葉重房無俗格
託根得地今始逢
西風白露為君容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七

七言古詩二

朱雲

宋 劉敞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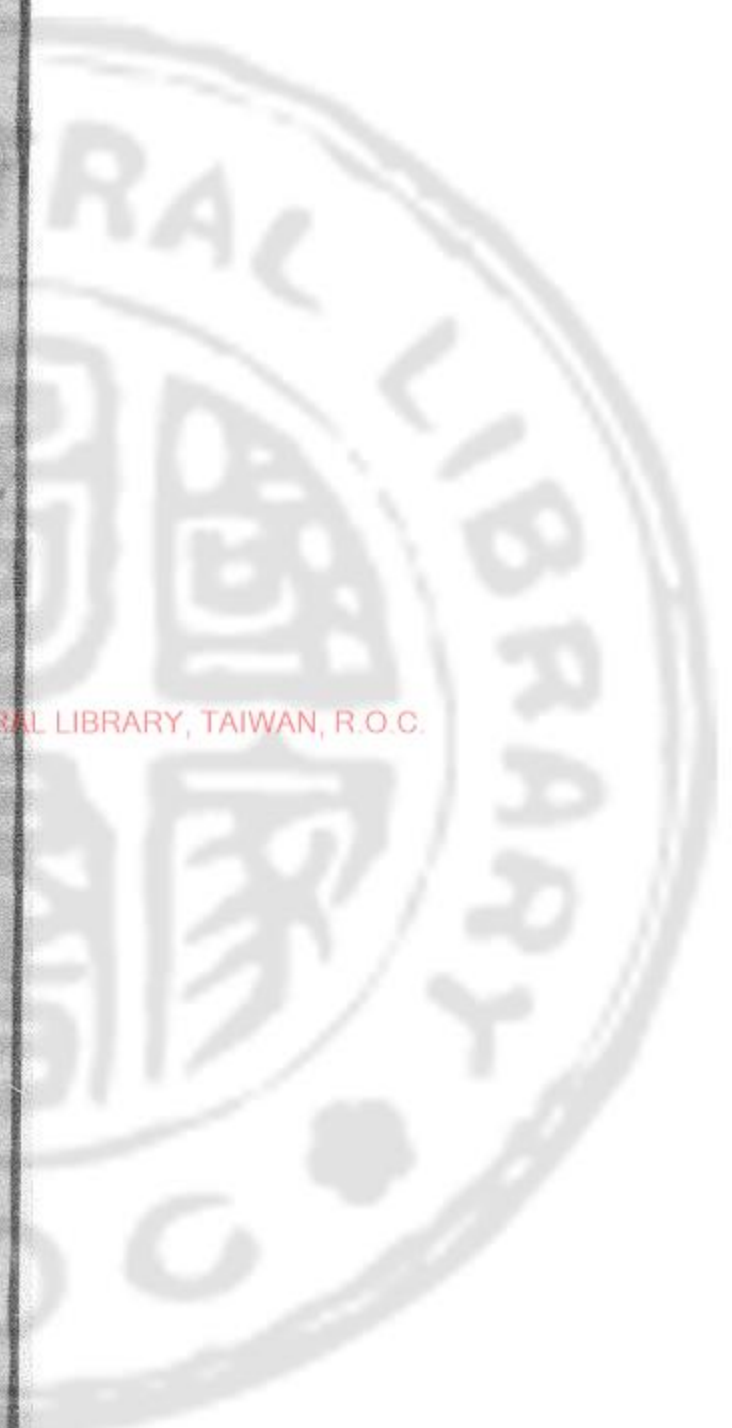


志士不忘棄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伏雞搏狸狗襲
虎感激只在精神存漢朝凌替外戚盛五岳振蕩三
辰昏臣強主弱上不悟庭中唯唯誰能言朱生節義
邁金石面劾不避師傳尊願求上方斬馬劍誅一厲
百清其源天威振怒我受利刃接頸雷霆奔堂前折
檻色不變命在頃刻誰扳援昔時仲尼魯司寇七日
行戮端乾坤嗟哉此生心不就冥冥后土埋其冤漢

堂刊本作雷

我刊作我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家社稷變王氏張禹虛蒙師保恩卓然先見在物表
佞臣敗國誰復論我願乘雲歛天閣巫陽掌夢招其
魂立朝蹇蹇辨邪正無復奸諛開偉門

金山廨院

門前松響亂頭上壁上江圖流眼前松聲水響兩不
辨似有疑非心悠然安得乘輿浮輕船

潘道士

上清宮中老道士曾從先皇去封祀山頭候夜窺火
輪汾上掬鈎出金耳雲成龍虎當翠華豐隆前導清
泥沙萬靈扶駕百神護禱杳仙侶堆雲霞黃衣羽客
千有餘多能引說軒轅初漢廷儒士議迂闊天子自
用申公書金繩玉策埋石壤神光夜見連空虛天心

報貺宸意喜白茅玉印旌其徒帷宮賜席接虎幄待
之如賓盡誠慙中書祕術使之觀神動精搖易飛躍
鼎湖龍去何超越日月茫茫自奄忽龍髯墮地秋草
生人世霜華滿頭髮

過海舟

秦王好神仙東上琅琊臺蛾眉綠髮五千輩去乘長
風款蓬萊此時秦人海旁立生別死分不敢泣但見
高帆雲中沒野鳥悲鳴為翔集過海舟何時還火焚
荆棘空驪山

猛虎行

陸不辭虎豹怒水不避蛟龍爭衆人亦有命大賢豈
虛生千歲猶須叟四野如戶庭解弓掛扶桑脫劍倚

大清勝身騎日月萬事如蚤氓貧賤有固窮慷慨激
中情炎火燎崑丘乃知白壁精雪霜沒衆草高松獨
青青甯生歌車下戚促兒女聲時至乘花遷運顏與
物冥震雷不經聽芥蒂何足嬰君不見賈豎競錐刀
蚍蜉利羶腥何如乘雲御氣遊咸池我長嘯濯我冠
與纓

史注蓋上引青此波三字

雷陂勸耕作雜言蓋江都宮之地吳王鈞臺
其中後強為吏所奪廢不耕者十餘年矣予
按地籍悉召還耕者使縣大夫授之地如其
舊

君不見江都宮者時何崔嵬下臨雷陂水前踞吳王
臺臺傾無餘級水竭空塵埃隋人已曾顧此長歎息
今世更為隋人哀乃知天地間一盛亦一衰但從伏

羲已來三十餘萬歲未有書契勝言哉堯桀是非何
兩忘我欲勸人闢草萊種稻水一方藝麻陵四頽奕
鳩之樂非我有聊獨玩此田每每未知百世間更復
誰當來且欲及閒從賓客省耕訪此時裴回

碧澗堂

茗溪之水搖空山雪溪流波無日間上有高堂廢華
宇蒼翠凌亂軒楹間異時客心樂真曠白鳥鷓鴣期
往還解纓欹枕便所適焉能復問居夷蠻嵐光稜稜
聳屏幌水響濫濫搖瓊環正如明鑑發塵匣萬象聚
眼醒容顏秋風已高白芷老編荷製蕙文爛斑魂清
魄爽弄明月洞庭跬步尋非艱神仙有無未可信物
色但訝非人寰瑤宮紫府竟何若茫然遠想冷人潛

流波列作波流

東丘作仲尼

長竿獨重可以老安用馳獵盧重錄况復邦人講文
墨風雅不待東丘刪丞相詞章狀元筆犖犖神裁無
由攀嗟我胡然陷塵滓不能追逐鷗白鷗發狂醉問
二三子吳溪釣碣何如頑陳丞相詩王狀元書刻于石

濰陽歌

梁人猶為濰陽歌隋人水調能相和梁人池臺已平
地隋人岸樹空嵯峨梁人去如水水聲日夜流不已
張巡廟前春草生里人尚識將軍名國讎已滅心不
死憤氣半夜凌橈槍丈夫節義豈在下願為長劍刻
長鯨

馬蹄硯

巴巫之山足奇石氣含秋雲如黛色君家寶硯安所

得圓為馬蹄瑩為壁宛城路阻流沙長中國久絕真
乘黃惜哉逸足世不識所存一迹猶形相鄙夫雖非
樂樂比偶見裹蹄識千里願君不惜勤示人倘有驛
騶免空死

天中山

茲山坡陀但盈尺其下盤根乃無極勇如共工莫可
觸力敵愚父無能後開闢以來傳至今形勢雖小當
天心斗極回旋未易測日影短長就可尋石旁陰穴
穿洞府中有神物為之主禱祠往往見光景曠旱時
時作霖雨由来丘山貴靈不貴大正復坡陀亦何怪

岸旁倒樹

滄洲老樹生幾秋榦如黑龍根紫虬雨摧水激勢突

坡陀利作坡陀
下目

摧水刊作水摧

兀天矯出飲滄江流危不見持顛不扶蕭蕭生意令人愁豈無耕夫與過客暫時憩爾行則休西風八月海水飛枯槎昔曾凌斗牛恐爾漂零未終極挂帆欲去仍回頭

黃寺丞井上桐樹為雷所擊

君家井泉深百尺上有高桐十尋碧鳳鳥不至獨何憂蛟龍深潛莫能識迅雷烈風來擊時地軸翻倒海水飛正直摧傷豈天意費下成琴珠未遲

送人之會稽

鷹隼羞逐巢上雛騏驕耻隨厖中駒由来俊邁惡羈繫子^獨三年留上都江南秋風鱸魚美庖餽炊粳東入吳腰間蘭佩垂在右船若神仙人不如會稽古來好

風俗嚴助買臣相繼驅近來太守廷中臣援賢好善當朝無子今東去懷自許解榻非君尚誰與剋日飛聲動洛陽聽君如聽雷門鼓

題深甫所種樹

中庭却掃無餘地憐君種樹還有意重陰覆屋千尺時徒坐讀書殊可喜似君秀骨不易攀當援桂枝星漢間豈能玩此便自老塵俗紛紛聊自^生

雷氏子推迹石鼓為隸古定聖俞作長詩叙之諸公繼作予亦繼其後

結繩既亡書契出文字變化尤倏忽太山七十有二儀遺事昏昏萬無一岐陽石鼓起晚周宣王之詩史籀筆天下金石凡幾存此當為甲彼皆乙體勢鳥迹

科斗作料

使刊作當今按
疑本時

雜科斗詞章車攻與吉日六書既廢小雅缺能使兼
存此其實韓公昔使歌感激若弦周詩播琴瑟雷生
今復隸古定如破魯壁傳簡帙道之難行乃若茲二
千年間能事畢先王親用必貴本流俗玩文因喪質
此雖於今似不憊豈不班班見儒術藏之天府自其
所大訓河圖亦何物會稽羣玉久冥冥漆簡韋編尚
髣髴昔人雖死名不朽智者能為巧當述太學先生
事起廢誦此勤勤救埋沒會令永與天壤傳不比酒
誥俄然失

城頭烏

城頭月出天正白衆鳥驚飛蹄夜色枝高風多露新
滴畏聲惡影不能息愁人感之援鳴琴拂弦成聲淚

沾襟嗟爾一生八九鶴游翔不過東西林白頭反哺
無所恨桓山分飛獨何心

驚鳥

北林風多丹葉稀棲鳥畏月夜中飛哀音亂發不自
得孤影屢翻無所依作巢欲高避彈射誰道通宵不
能息山深林遠去冥冥清露寒霜損毛翼

梅

江東梅樹江西客僻地相逢眼俱白雜花亂草闌青
春玉樹瓊枝比顏色輕陰漠漠寒不返清雨高風旦
連夕惜無白日照芳花菲決雲之劍那能得忽憶曾過
上林苑五柝長楊心所識結根擢秀皆尋常得地翻
宜帝王側后皇嘉樹無遠邇爾生自合居南國勉留

佳實和君羨丁寧婦女無所摘

蒲萄

蒲萄本自涼州域漢使移植中國涼州路絕無遺
民蒲萄更為中國璠九月肅霜初熟時寶璠碌碌珠
累累凍如玉醴甘如飴江南萍寔聊等夷漢時曾用
酒一斛便能用得涼州牧漢薄涼州絕可怪今看涼
州若天外

和道粹探春

去歲探花煩兩郎今年逢春情更長廣文主人似知
我一首新詩能發狂載酒可以過揚子肩輿不嫌干
僻疆東風老去甚容易百日醉倒吾無妨

岳州引水詩

洞庭清波一千里城中釀酒常無水泥塗遠汲人共
悲鉸缶屢空壘亦耻鑿井引竿高下流清泉泠泠六
物修邦人已息漢陰拙楚酒無復邯鄲憂誰謂機心
有機械大賢事業終除害

一去年得澄心堂紙甚惜之輒為一軸邀永
叔諸君各賦一篇仍各自書藏以為翫故先
以七言題其首

六朝文物江南多江南君臣玉樹歌
檠牋弄翰春風裏
斲永折圭作宮紙
當時百金售一幅
澄心堂中千
萬軸
摘辭欲卷東海波
乘興未盡南山竹
樓船夜濟
降幡出龍驤
將軍數軍實
舳艫銜尾獻
天子流落人
間萬無一
我從故府得百枚
憶昔繁麗今塵埃
秘藏

篋笥自矜玩亦恐歲久空成灰後人聞名寧復得就
令得之當不識君能賦此哀江南寫示千秋永無極

題永叔白兔同貢甫作

梁王兔園三百里不聞有與雪霜比今公畜此安取
之營若寒玉無磷緇春秋書瑞不常有歷年曠世曾
一偶寧知彼非太陰魄鳳凰麒麟亦郊輒周南之人
公腹心張置肅肅橫中林獻全不損一毫末顧直肯
計千鈞金雕籠密檻回君寵初不驚人有時拱由來
文采絕世必見羈豈能隨衆碌碌自放原野為

三清殿木槿

三清殿前木槿樹朝繁夜暗自相催晨光始出洛水
上暮雨又下雲陽臺^山神女衣服麗紫玉雜珮垂玫

玫瑰春餘衆木苦寥落况乃漸逼清秋來繁花滿目
真可惜稍稍萬片鋪蒼苔黃冠道士情意薄見似不
見年年開清風滿席車馬少莫與共賞傾金壘嘗疑
壺中有仙術安得升天繫白日

和吳九元會

漢家初成長樂宮亦以十月朝百工武夫崛起少儀
節秦制苟簡非王風猶云始知天子貴此甚可笑田
舍翁聖朝禮樂百年備文物浸盛兼羲農月正元日
古所用數歲一講賓王公東至日出西太蒙南極丹
穴北崆峒襲冠解辮唯恐後奉琛薦幣無不恭太常
調樂辨韶武少府拭壁差桓躬旂常卷舒王路肅干
羽出沒頑民從協風入律效朔易瑞雪盈^人迎年豐陰

慘陽舒變頃刻天決地闢含冲融君看此等聖人事
豈得復顧叔孫通道旁擊壤九齡叟校室受書三尺
童慣習升平不自覺豈悟帝力高無窮賴君作詩播
英實如以鳴鼓祛昏聩吾知朝廷億萬載與地侔富
天比崇

荊州兒歌

都盧小兒歌且舞口吹鳴笛手擊鼓日落群遊塵土
中噉咷不分已與楚年年送臘迎春光家家相隨夜
開戶嗟汝兒曹舞更歌及爾不為如老何

文顯

古來畫工著名者吳氏鬼神韓氏馬鬼神既偽不足
稱狗馬空難亦多假顯師幼年獨寫人至今精絕疑

有神洒毫便覺面如面後素修訝身觀身高冠長劍
天子側他時金聲復五色師皆對之樂礪羸衆謂十
常八九得諸公因為廊廟賢麒麟未畫宜私傳一丘
一壑吾亦可煩仗丹青無開然

戲作汎槎篇呈知府給事

君不見枯槎去時八月風海水自與天河通飄飄反
出扶桑上恍忽過歷群仙宮宮旁佳人堂如玉邂逅
相聚歡不足詐言物外日月長正苦歸來光景促回
頭稍與煙霞隔世人空辨支磯石伯勞燕子東西飛
惆悵中間斷消息

春日作

天王城西金明池三月欲盡花菲菲遊人白馬黃金

羈駉駉結駟來金堤禁城恩波無遠通清光面面均
流水

賞閣後小桃同景純作

僕本山野之生民不堪刺促拘冠紳江湖自放老將
至豈悟歲月如馳輪繆隨多士貢王府浪得虛名通
紫宸遽從下列居第一當時頗似稱平津感激更思
報天子僊俛從事希涓塵濫書閨籍比朝舊驟上天
祿均儒臣省躬顧影每自愧譬如蒿艾參松筠未能
引分拂衣往正用飽食慙懸鶉太平中外雖少事賢
哲馳驚猶辛勤幸無官守逃吏責自可昏醉窮青春
天桃花繁高倚樓似若有意虞佳賓浩歌大笑忘檢
局座客歡倒知吾真東風瞥來能幾時况子東西南
北人人間會合常苦少擊鮮舉白毋羞貧林端啼鳩
風雨夕異方相憶空酸辛

土牛行

立春自昔為土牛古人設象今人愁豈有範泥作頭
角便可代天熙九疇村夫田婦初不知繽紛園逸爭
相祈皆云宜蠶又宜穀拜跪滿前同致詞由來人事
常反覆久立要津寧爾福請看今者拜跪徒少選分
張取其肉牛實無知何用祭牛能有情豈不媿化育
萬物非爾材世人資爾聊為戲

胡九齡畫牛歌

書契已來有繪事畫牛著名今始二胡生戴氏雖異
時形似之間寔兄弟鬼神易寫狗馬難古人舊語乃

信然不爾寥寥千萬年筆墨曠絕無比肩胡生曾畫
百一牛變態曲盡稱為尤翰林主人題辭古四海文
士歌賦優俗情護前喜排後此事戴嵩未曾有會知
誦玩無已時盡與胡生俱不朽

同鄰幾觀中道家書畫

宋公好古天下聞法書奇畫多求真獨將文雅遺後
世官雖貴達家尤貧近自唐室遠及秦上下略數千
餘春丹青翰墨著名者一二收拾忘辛勤象賢濟美
聲不墜手澤鉅細皆如新朝廷交游累千百未嘗肯
示尋嘗人蔡侯江翁與梅伯於今磊落稱絕倫退朝
相從得盡見更覺清閒無雜賓鑒微賞異極毫髮四
座若獲千金珍往往發任或大叫詠詩落筆爭紛綸

我隨衆人久碌碌學殖欲落衣生塵願登羣玉探萬
穴不憚山海馳舟輪比君家近未宜後率然欲往懷
逡巡淹留祇覺歲月老復恐異物潛通神但傳妙唱
相絕蹟誦歎慷慨書縉紳

西戎行

吾聞聖人之兵有不戰不戰之勝善之善况復良將
握天威西戎雖強安得擅憶昔屬國羽書聞中宴徹
酒詔圖勲丞相陳謀御史請獨可遣將誅其君吏民
註誤不足治我以威德周無垠尚書侍郎盡明哲秉
鉞載旆如火烈羽林積卒明號令賊兵蹙威憂巢穴
方春緩誅已偷息天不假易行勦絕大常請獻象功
舞史臣願勒西山岳懸頭藁街教狂慢積粟金城撫

疲茶西戎行告爾勿逆東自坑百蠻來威天下平

題浙西新學

文翁昔時理蜀土能令蜀人似鄒魯范公今者鎮江東亦云教化似文翁文翁范公本同志蜀人吳人有殊異蜀人之先自魚鳧不聞道德能過吳吳前泰伯後季札禮讓繼為天下師迄今遺風未全滅得逢賢候益昭晰本之舊俗已相百况乃磨礱皆俊傑當時文翁化蜀者獨有揚雄及司馬後生可畏不可誣安知不在吳公下吳人于今歌且仰我公去矣安所做願公上佐天王明姬文孔術從茲行

戲金壺道士法墨走筆雜言寄隣幾聖俞

狂鯨蕩海海逆潮巨鰲抃山山動搖疾雷勁風自相

薄潛鱗伏介俱不聊我無巨翅復藉糟無思遠人心
切切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八

七言古詩三

送劉涇州

劉侯之弓三百斤壯氣可以摧浮雲不忍區區事狐
兔自請治郡當胡塵天子外家異恩禮私廟舊鼎多
邊勲少雖侍中貴省士匈奴宜避飛將軍憶昔汝南
始相得十年見君我髮白可憐日月如過翼我誠儒
生猶恨惜腰間寶刀手中策馳驚萬里須努力

種桐

東園芳樹盈百株四桐晚種皆大餘不緣桃李開顏

胡司馬送
邊公作功

色不為琴瑟養肌膚霜秋要成萬葉子他日與致丹
山雛野人此意真不誣鳳鳥不至吾已夫

懷歸搽二首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
書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朋
友畏

新灘行

憶昔初歸之山崩震驚千里如雷霆江水逆流洞庭
竭至今蓄怒猶騰凌洄淵沉沉色如墨髣髴半露峯
巒形懸波一瀉三百仞魚鼈蛟龍俱不寧天公高居
漏天隔無故設險憂羣生時無伯禹直己矣坐念疏
鑿何由能

春日作

此詩見上卷視出
天王城西金明池三月欲盡花菲菲遊人白馬黃金
羈駉駉結駟來金堤禁城恩波無遠邇清光面面均
流水

靈椿館風折椿樹

野人獨愛靈椿館館前靈椿聳危幹風柔雨練三月
餘弈弈中庭廕華傘清陰及物不自惜赤日當天損
炎旱危簷密牖清有餘翠竹猗桐何足筭南山白虎
嘯狂飈孤根易動枝條散芳華寂寞未及哀萎遲遂
北溝中斷君不見月中紫桂天上榆有名無實安自
如天河均潤易生植甘露洒葉長扶踈結根得所應
自貴庇廕雖遠直徒虛靈椿乎莊子浪搜誠爾徒爾

嘗自取八千歲今顛蹶矣人誰扶

觀林洪範禹貢山川圖

若昔文命熙帝虞大龜浮洛出元謨
破山瀉澤魑魅走四海砥定由天扶
周推羸仆亂疆理壁中但得司空書
先生始病學者惑為畫盈尺山川圖
職方輿地在眼下地勢天文高下殊
始驚六合可舒卷吾道指掌何難乎
先生當時持此藝欲以稽古開天息命
乖時背竟何為干今傳者為張宜宜生
五十頭已白連蹇不為州郡辟朝廷何
時舉行河合笑平當未精蹟

平當以經明禹貢舉行河

昨日風贈王舒

昨日風今日雨門前泥坑昨夜土秋懷慘悽誰最多

江南秀才洛下旅十年麻衣走南北饑寒不比倉中鼠
悠悠暖日庇重雲舉頭看天不得語

同永叔和介甫昭君曲

漢家離宮三十六宮中美女皆勝玉昭君更是第一人
自知等輩非其倫耻捐黃買圖畫不道丹青能亂真
別君上馬空反顧胡風吹沙間長路此時一見還
動人可憐怏怏使之去早知傾國難再得不信傍人
端自誤黃河入海能却來昭君一去不復回青塚消
摧人迹絕唯有琵琶聲正哀

子直携雜文見過

王孫少年敏於筆壯如驛騶勇鷓鴣搖毫裂簡殊多
端因事陳詞不專一春風吹空花滿眼秋霜縮物寒

次骨元氣回復無常形四時變化宣定律斯文法天
亦自然古來達者倘識偏今君始冠便如此後日更
老當誰先憶昔孟軻有遺語取之左右逢其源乃知
述作繫根本根本尚盛枝條繁君能致身取不朽後
世知吾得賢友

戲題歐公廳前白鶴

歐公此鶴畏寒常於屋中養之

明公雙鶴未易知志在赤霄萬里外低頭啄泥不自
拊翼向人幾可愛北風崩雲三尺雪側睨天池頗愁
絕不思鳧鴈爭稻梁誤議鶯雀附炎熱答公厚意終
一飛萬人仰首公看之

大風

嘈嘈大風起朔方白日不沒天莽蒼洞庭彭蠡半飛

洒厚地圖于俱抑揚鷗鵬變化不可測風雲感會生
羽翼方春殺氣何時極生物悲愁少顏色

同永叔哭聖俞

子真之後千餘年人物零落無幾傳聖俞曉出江海
孺眉目自覺真神仙氣如陽秋和以妍文若河漢清
且淵大鈞匠物豈強錫飛黃絕塵寧俟鞭名為賢賓
道所捐才與時運行苦遭起草建禮衰可憐掌教同
子寒無蘊誰不富貴君重遷誰不耄期君疾躋長松
摧壑芝焚烟誰其尸之當問天遺草大小三千篇白
玉落落珠聯聯此自可敬當世種物異兩大有信然
我家江南再世前與君通家情有連見君總角今華
顛於我莫近好已偏今也已矣嗟絕弦淚如翻波正

淪連翰林文章日月懸鑿石銘德埋九泉上書立後
祿紹先分宅恤窮祭有田嗚呼豈非天下賢義不背
死而苟焉念子可以無恟恟

魯風二首時聞孔中丞卒

太山之雲朝觸石清陰油油麗空碧塵生東田未麥
槁季女呼嗟待高澤北風吹空不成雨中道無復見
形迹嗚呼天高誰問天人今相說護風伯新甫之栢
徂來松結根高齊千仞峯天令爾生稟剛直壽比王
存誰與同驚霆何時發巖底堅節青姿化為燬君不
見蟠木但以左右為先容能令人言尚奇詭

續楊十七輓孫子美詩

吾聞蘓候不及識內嘉孤雄世難得文如翻波氣龍

虎風雲晦明在頃刻中間流落似天意今雖暫困當
永適忽傳長逝既已矣知與不知同歎息曩者避地
金馬門獻書著論驚上國村豪志劇少所有倏忽變
化不可測結交必皆天下士朝廷見人退自斥指揮
功名力可取城郭披露曾不惜廟堂諸公交口薦天
子亦稱萬人敵中道齟齬空歸來扁舟東浮問拍蓋
登臨姑蘓晚滄海憤歎始覺區中窄徃狂爛解遺日
月欲乘長風掛危席安期洪崖殊髣髴蓬萊方壺定
際浩歌秀句凌斗牛至今紫氣猶融弈若人不應逐
物化吳中好事先已感邇來安知非形解世上蜉蝣
限畛域遺編逸藁尚多有但恐靈物隨變匿君當收
拾藏永久毋以交情死生易

大雨行

日中驟雨海上來，懸流滂沱正奔猛。坳堂舊乾不濡，
足回頭穿鑿成方井。炎涼更代殊恍惚，明晦回環不
成頃。地形天事無久長，何況人情足馳騁。君不見張
耳陳餘，刎頸交中道，相捐豈終永。

錦繡溪行

金霞卷風漾清碧，翠漾玉沙相歷歷。旌旗不動蛟龍
眠，空濛錦繡張春色。五紋婉轉汎吟香，時時飛出雙
鴛鴦。笑窺貝闕倚瑤琴，金華射天高下光。海近蓬萊
却清淺，星客浮槎莫輕返。齋房幾口饜華芝，瑤席香
殘舞燕歸。錦繡溪邊春幾許，欲尋清淺醉芳菲。
送隣幾之官，兼游天台，四明見於詩中。

蓬萊謫仙頭半白，搖搖去為江南客。長風醉送浮海
航，宿雨自蠟登山屐。山海使人行易迷，君雖吏隱歸
何時。若攀琪樹亦相憶，三鳥飛來寄消息。

褒信新茶兩令言，飛蝗所過有大鳥如鶴數
千為群，啄食皆盡。幕府從事往按視，如言因
作短歌記其實。

廣州奇禽鴻鵠群，勁羽長翼飛蔽雲。嘯傳命侶自其
職，飲水棲林餘不聞。今年飛蝗起東國，所過田疇畏
蚕食。神假之手天誘，東比鳥乃能去。螟賊數十百千
如合圍，搜原別數無孑遺。歷尋古記，未曾有細察物
理。尤應稀憶昔，虞舜德動天象為耕地。鳥耘田聖時
多瑞，亦宜爾請學春秋書有年。

月夜聞唱歌

滿城明月中宵白淮南唱歌如淮北春風忽起高入
雲餘聲却下盤阡陌南音俚曲自相知後一笑情
熙熙誰道幽蘭白雲好只見獨謠應獨悲

寄楊彥文

楊窮居吳中予與楊友
貧無以贖作此見意

高冠長劍非一賢子獨困窮情可憐羞池早為後曹
椽坎軻復就東山眠昔者結交期白首邇來傾蓋凡
幾年窮轍決江竟寒闔緼袍共敝無由緣人生出處
不如意自古富貴皆由天天門九重不可問咄嗟拊
髀心拳拳

寄范十九

君毋走馬君竟走走馬蹶塊傷君手踏蹬翻成折臂

虜利作敵

翁世間肯要三公否西郊虜騎非常壯年年犯邊殺
邊將勁弓長劍如君徒始堪追逐青海上功名棄置
時未可意氣激昂人所望側身萬里風雪寒無由贈
子黃金丹

劉涇州以所得李士衡觀察家寶硯相示與
聖俞玉汝同觀戲作此歌

李侯寶硯劉侯得上有刺史李元刻云是天寶八年
冬端州東溪靈卵石我語二客此不然天寶稱載不
稱年刺史為守州為郡此獨云爾奚所傳兩君盧胡
為絕倒嗟爾於人幾為寶萬事售偽必眩真此固區
區無足道

和府公觀劉團練寶刀詩

此刀新羅所貢上
以劉先正為珧琕

絕鑠珠制作

吾宗寶刀清如水東夷昔時獻天子孤光晝射滄海
寒殺敵夜吼蛟龍起上為鑠珠下玼絜如珠璣耀
朝日制度還存三代風精神未是塵中物秘藏武庫
人莫窺外家將軍獨得之四方昇平竟未試留落功
名翻可悲時無薛燭誰賞異廟堂宗工詩絕世大夫
奕取萬里侯肯令神兵負詩意

與聖俞君章樞言持國飲因以太公大刀王
莽錯刀示之形大刀長五寸半濶一寸正為三
字上一字可曉寸厚四分半字不可曉其背為
圓法錯刀長二寸厚四分半字不可曉其背為
破古塚獲之各數十百枚稍為好事者購取
王公和守沂州求得一

君不見九府園法傾東隣齊公大刀又日新君不見
黃牛白腹蕩滄海亡新錯刀忽遽改一盈一虛更貿
遷勢如流波不復還通來上下各千歲自太公至新
室至今何異俛仰須臾間王伯之事百存一况此錢
亦十歲何異俛仰須臾間王伯之事百存一况此錢
刀握中物愚智共盡令人悲興廢相尋空史筆前有
一尊酒浩歌為君壽君能試此當日醉身世悠悠復
何有

往年築青澗城客有得佩刀者莫知其何世
物余按故史則赫連勃勃所鑄也所謂大夏
龍雀者是矣客因以道予為作七言詩

赫連寶刀利且堅霜鱗錯落龍雀環當時鑄作妙一
世赫赫似與天相連雷公祝融借光彩蓬飛中原鯨

振海神物羞為不義屈一去人間向千載蛟螭虎化
自有時氣如投蜺世莫知力能提攜倚天外一掃雲
霧君看之

寒林石屏風

屏風畫山皆任假寒林石屏自然者蒼紋紺脉亂交
加短樹高枝自潇洒觀者寧分畫與非但怪竒妙非
人為又疑古苔著石瘦何得本末無纖遺桑田變海
松栢死寒暑不及榮枯期佳哉大鈞育群類珽銘精
巧無巨細天真通觀皆生成俗師筆墨那形似居人
幽獨最相宜樸原遠謝凋鏤姿城中雲母屏更好慎
勿浪示豪家兒

秋園行

空園過霜無餘綠上有梧楸下蘭菊踈陰雖存不自
蔽殘香已斷誰更綠憶昔繁華今九秋天時人事略
相伴放懷未能驚物化爛醉聊可為君謀

槐陰

都城廣陌如綺分綠槐左右結浮雲火輪東井又西
沒倒影參差朝復曛輕車重馬誰家子側肩相逢密
如蟻共看擇磨酒使間可憐羊道尋常裏下有清水
日夜流年華視此俱悠悠

春陰

楚山春陰誰復數朝朝出雲暮暮雨高唐恍惚信有
神晦明代謝今猶古蜀江渺渺水東流苦霧淒雨翻
似秋日月高懸不可遇眼看卑濕令人愁

桃源

武陵谿水清無塵武陵桃樹花長春會買漁舟謝賓
客來作武陵山下人秦人洞府晉人谿碧草紅桃處
處迷流水至今堪悵望問津從古失端倪山川非復
壺中見雞犬猶傳雲外啼顧眎人間真敝屣為煩仙
子託幽棲

和永叔十二韵次韵

愛公獨愛屋上烏何況公家手種菊憶昔重陽醉共
賞已落紗帽歡不足誰令繁霜逼芳意坐使巖風卷
餘馥主人于此情不淺上客方來強令束馬聲玲瓏
搖玉環履綦參差破苔綠重尋荒徑憶五柳因咏東
籬憇茅屋已憐歸鳥有真意更覺晨風傷局促引杯

大醜傾玉壺擊節應非響喬木物華瞬息暫入夢世
事蚊虻一過目浮丘接袂當鳳舉俗士歌驅真狗曲
衣冠頃來塵土變形貌今者毛髮禿公詩乃使我忘
老逸調何由能繼屬

共城寄仲弟

共城稻秧如麥禾共城木少種竹多熟聞遁來風土
羨貧無置錫知奈何百門蒼翠太行麓百泉清冷淇
水澳長安臣遊跬步到隱居鷄黍終年足人生早念
少游言燕頤莫矜飛食肉即今囊空未果歸且為黎
侯歌式微寄毅好在久良苦異時自檝來迎汝

田家行

春耕高原不辭苦晚歲離離滿百畝豈知輸稻如輸

金始信種田虛種黍持黍易金入市行粳稻踴貴黍
價輕十鍾一石亦不憚三時力農空自驚去年歲荒
食半菽今年歲豐彌不足物理悠悠難預謀誰謂豐
荒略相覆

荒田行

大農棄田避征役小農契家就兵籍良田茫茫少耕
者秋來兩止生荆棘縣官募兵有著令募兵如率官
有度從今無復官勸農還逐魚鹽作亡命

戲作青菴香譜歌

藍田僊人採寒玉藍光照人瑩如燭蟾肪淬刀昆吾
石信手鐫花何委曲濛濛夜氣清且嫺玉縷噴香如
紫霧天明人起朝雲飛髻鬢疑成此中去

櫻桃花開留徐二飲

晨暉照屋清露晞櫻桃花房開欲齊繁花先得造物
巧不與衆卉爭高低參差萼萼相照耀恍惚滿眼令
人迷鳥驚風過若無意雲起雪飛空滿蹊仰攀澗香
俯玩影應接不暇昏鴉撲流光易失動壯士斗酒相
勞知天倪浩歌直欲并日夜醉耳不能分鼓鼙人間
出處未嘗定暫離會合終當睽子今躍馬至萬里脫
畧塵土排雲電預知明年花復發悵望君子無由携
少年且作後日意更使封植驚淮西

萬卷生

白頭書生尚同野讀書萬卷夜忘眠陋巷簞瓢未曾
飽苦心獨行竟誰憐繙經遍窮十二等陳力復過三



千年莫笑青袍學士老
太平能頌連中弦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十九

五言律詩一

野望

重陽去寥落小雪碧蒼茫
獸起駭枯草鳥歸橫夕陽
薄雲低引白衰菊暗消黃
佇立何為久愴人非故鄉

燕城閒望二首

幽尋古城上秋景日悽悽
落照映原沒陰蟲當路啼
隋宮變蕪蔓楚分失端倪
自是傷亡國非關醉眼迷
春草忽更綠荒城陰霧滋
風存鮑昭賦秋益宋生悲
慨想秦兵出傳聞羽檄馳
江湖歲將晚空羨逐鷓夷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 劉 敞 撰



夏晚

閑餘時候早夏晚似新秋月出空堂靜暉鳴深樹幽
健逢鷹學習喜見火傾流早晚涼颼起重修白羽裘

聽鐘

陋巷客回轍夕陽鐘送秋寒聲滿空谷暝色下高樓
斗逐悲風起微蕪遠角收旅懷傷急景聽此愧淹留

野望

江水不可越扁舟浮夕陽高秋露寥落遠樹出毫芒
澗水清蕪濁山苗綠映黃漁翁豈招隱何待唱滄浪

觀南戍士卒作樂

簫鼓軍中樂旌旂歲晚過激昂雙舞劍慷慨萬人歌
睥睨荆衡小騰凌虎兕多北風隨殺氣橫絕洞庭波

聞聖俞移官霽上以便歸養

親老不擇祿此心如古人戴星指吏事戲綵過鄉隣
若下開新酌汀邊詠白蘋醉吟俱入手亦未負青春

西域請平三首

西域請都護崆峒獻凱歌兩階增羽籥萬里肅山河
甲第旃裘小春宮苜蓿多雌雄雙匣劍棄置欲如何
禦戎傳上策不戰屈人兵遂斷匈奴臂何須萬里城
出車非遠略高枕得昇平戰骨翻空死吁嗟壯士名
單于貪漢物自古貌天驕賜予金銀貴行來玉帛遙
悲傷賈大傅慷慨霍嫖姚慟哭辭新第英雄未可招

雪後登觀風樓

雪帶郊原澗城橫碧玉齊夕陽寒似落遠樹望如迷

振厲情更急樓烏餓亂啼強歌非野客竟日戀危梯

重陽胡二

前寄詩與甫因甫卒使者不能以詩送其家遂持回予甚恨之作此詩也因甫死後其妻

今日寢門側涕流予不堪伊人竟長逝回使反空函始覺知音絕深懷挂劍慙仍聞身後事生女不生男

開竹下小徑招君章

翠竹先無數蕭蕭一徑新除繁催短日地僻斷飛塵

磐石蕙容客幽禽不避人君能爛漫醉當及七賢真

贈才十八自蜀還鄉昔與此君別於福唐

瘴海三年別巴山萬里迷相逢欣邂逅即事恨睽携

夢滅清江外愁寬太白西知君偃鄉墅已忘子規啼

送李監丞致仕還鄉前漳州

旌期吏隱倦歸去上恩榮國子瞻師保鄉人慶父兄揮金慰游舊擊壤傲升平遠笑吳門叟何為變姓名

懷陳州舊居所種桐寄黃翁

忽憶南軒樹春風空復來陳亡韶已矣孔老鳳悠哉不作溝中斷應隨爨下灰舊居阡陌並君到為徘徊

荷華

水國非人境芙蓉五月秋亂香清宿醉濃艷破征愁魚戲都堪數鷗飛絕自由會須窮一賞詰曲任扁舟

七月二日

西風入庭樹天氣颯然秋細雨終成潤高雲淡不流平分感一葉遠興憶扁舟蟋蟀何須急羈人始欲留

秋雨所居漏濕

皇天不愛物風雨害秋成未恨沈淪辱憂柱石傾
淹留驚歲晏堅卧悵雞鳴吾道還如此高歌天未明

秋雨

采蕭逼晚歲飛雨度高雲暝色空窻見秋聲墜葉聞
過螢低似滅遠岫望如分蟋蟀悲虛織輕絲競欲焚

始涼

北風吹過雨晚景留新秋高卧來一笑如焚寬百憂
精神露鷹隼意氣激驂騮自覺亦飛動江湖思遠遊

八月旦始涼

騷：北風急杳：白雲飛江漢波新起蒹葭露欲晞
狂歌聞鳳鳥楚製見荷衣歷：先賾趣南浮亦庶幾
重到謝氏園亭寄裴博士俊叔王主簿宗傑

時裴往淮南
王詣京師

徘徊遠林下幽草為誰芳前日同遊客今朝俱異鄉
東風雖淡蕩陳迹似淒涼何用江千里春心故易傷

送晁殿丞食判鄭州

世德緇衣美天倫玉樹温于君如舊識曾子欲奚言
東里賢能宅成臯戰伐原從容訪耆老遺蹟尚多存

檀州正月二日

窮谷回看盡孤城平望遙自古北口山市聲衙日集
北川街海盖午時消每旦海氣如霧至午冠帶才通
漢山川更入遼春風解冰雪最覺馬蹄驕

雨中聞鐘

疎鐘不隔雨迢遞入重城倦客未能寐歸禽初不驚

霏微通暮色，暎杳隱秋聲。簾幕鮮風起，明朝應早晴。

珍簾

珍簾平鋪水，珠簾半捲風。勞生高枕裏，多事劇棋中。
性僻非朝隱，民淳賴歲豐。條然對松菊，但覺訟庭空。

蟬

微軀定誰恨，清嘯不知勞。屈宋悲秋苦，夷齊卧隱高。
風林含咽絕，露葉動葉騷。何必摧搖落，人今已二毛。

臨雨亭

秋至感人思，登臨成惘然。浮雲帝鄉外，落日古城邊。
歸鴈聲相別，幽花色可憐。名山負獨往，觸物見徂年。

同梅二十五飲永叔家觀所抄集近事
陶公一畝宅，猶愛北窗風。心遠地成僻，客來樽不空。

觀書太史氏，全性市門翁。予亦何為者，于茲清賞同。

伏波

伏波志慷慨，南涉武溪深。銅柱功一跌，壺頭悲至今。
吾聞威四海，亦有失前禽。試察西階舞，應如丹浦心。

客有遺予注輦國，鸚鵡素服黃冠，語音甚清。
慧此國在海西，距中州四十一萬里，舟行半道過西王母三年，乃達番禺也。

四十萬里外，孤州天與隣。應誇王母使，更遇越裳人。
素履宜姑射，黃冠即羽民。那將籠禽比，蕭灑絕埃塵。

九月十四日於雍熙院為舅氏齋設作

他時傷遠別，渭北運成悲。今作終天恨，悠々柰我思。
平生華屋處，回首不勝悲。寂寞西州路，何堪再到時。

晦日

是月佳遊勝茲辰舊俗同會須陶一醉相與送諸窮
江柳參差綠林花照染紅春期猶大半作意競東風

新蟬

五月微陰始鳴蟬高樹坐倚風偏送晚迎露欲先秋
孤管清無濁么弦斷復留年華自當爾羈客浪多愁

和江學士問蟬

微陰變潛律濃霧引疎音時化能無感清死獨何心
蕭條映落日斷續響中林秋風忽滿眼歎息歲華深

寄隱直

避人非故土帶郭喜幽居淡俗情多畏新知意尚疎
負暄勝樵火汲井足滋蔬二物關身外悠々謝里閭

寄袁陟

與陟去年約夏和相見
時步自蜀江下南郡

巫峽行雲外春江落日邊隔年雞黍具萬里孝廉船
遠道比何若相思長渺然郢中輕白雪逸響待君傳

寄范佑之

似時狂病

吾子世罕識他時醒亦狂由來韻高逸固自得軒昂
阮籍哭道路接輿歌鳳凰之人亦豈病相歎不能忘

寄王二十

累々煩書札悠々感別離平生義繾綣相憶路逶迤
羈旅老將至江湖天一涯佯狂人事絕乘興爾難期

寄蘓州張六

西風入簾幕游子念江湖丹橘垂珠實肥魚薦玉腴
他時肯招隱快意欲乘桴物色頗相候佯狂興不無

寄隱直

時寓汝州僧舍
予亦居華寺

俱為異鄉客似伴老僧禪
虛室驚生白時流笑草玄
歲寒差自若生理有條然
無術能乘興蒼茫欲雪天

寄張獻臣

締交從若水百里絕相過
平日相離索暮年見揣摩
從容席上客清絕郢中歌
擬屬陽春和伊予獨在邁

寄張晉卿時棄官還家

聞道新安尉清羸只自如
歸來陶令賦養性子真書
情在交遊厚心於仕進疎
人憂棄妻子獨入剡中居

寄范佑之

范子三年別長安北望深
相知非勢利寄信各浮沈
勇銳百夫敵軒昂萬里心
何時殺羣賊自取肘邊金

寄梅山陰

縣與吳門近居家識舊遊
山回江表盡水入鑑中流
勝事皆高古詩懷易滿眸
春風花又發能寄北人不

寄蘓頌兄弟

秋風生眼前客子思悠然
羈旅獨無友別離私自憐
賦甘僮父誚詩許俗人傳
他日梁王客偏懷太子賢

寄因甫

昔別大梁下至今三歲餘
豈無萬里使不寄一行書
風俗與時薄交游於義疎
知君淡如水非是故忘予

寄張仲謀

張也真吾友今年見老成
自彊雖不息積習亦諸兄
曲講開師譽題詩使客驚
莫如班定遠投筆笑諸生

和直孺夜涼

急雨逐雲過微風吹月生
寥々天宇濶粲々葛衣輕
展轉漏將永昭回河正橫
秋槎舊有信忽憶汎滄瀛

送婺州王學士

春草碧將歇江南鷺亂飛
王孫去有適綵服粲生輝
古郡富山水斯人歌海沂
唯應布寬詔談笑樹風徽

素屏

簡拙違時好丹青謝爾工
坐看居士室想見古人風
當戶月常入過春霜未融
物情忘太白少自晦塵中

城樓望春

高樓新雪後春意已端倪
遠石泉聲急圍城柳色齊
滯流禽適興幽僻懶抬携
舊種柰千樹春遊預恐迷

桃谷在樓下

送邵武張學士

待詔勤穿履承明厭直廬
一麾從此去千騎上頭居
歲事奮田早風謠鴉舌餘
班春急乘傳知不為鱸魚

野思

野色行々遠春輝樹々繁
看花頻落帽聽鳥久忘言
遺興惟詩句閑懷獨酒樽
誰能顧名利終歲不窺園

訪楊無寺丞

楊居在城外甚多雅致

三徑向松菊始疑元亮居
但多柳五樹復對隼雙旟
相識是傾蓋劇談能起予
樵蕚不用繫耳目且清虛

楊新得巖林州

黃寺丞風雨中見過

節物重陽晚風雲萬里陰君來慰孤憤語次豁愁心
名下如舊識人間仍陸沈獨醒感庭菊蕭索萬黃金

送洛南周寺丞

不知商洛道空慕紫芝歌從事老將至送君情獨多
雙鳧尚方去駟馬故鄉過想見揮弦樂春風初扇和

吊南宜守尉

百越誰生禍南宜遂不師干戈傷耆老守尉死城隍
荒洞招魂遠官軍請救遲弱妻携稚子嗟爾欲何之

又吊亡卒

厲俗侵王略妖寇積楚氛民荒誰念亂功敗失圖勲
天子憂南土戈船促大軍何時收爾骨委祭越江濱

和楊備國博吊屈原詩

知音不恨遠異代或同聲靈魂自識路幽過亦含情

淮記屬楊子臨淵悲賈生高文激頑俗會使眾人清

楊前歲夢中作詩後數月詔除守說著事過請
屈平初想見物色如夢中所睹作文祭之刻於石

聞夏太尉自長安徙備西邊

防秋未得還戰士出長安地利山河險天時關塞寒
羌夷避飛將天子倚良翰見說成功近秦中意似寬

三月四日上方寺送隨州十一屯田

載酒憐春盡尋芳到翠微綿：芳草遠颺：雜花飛
俯仰悲陳迹淹留恨落暉青楓千里目那復送將歸

嘯臺

尚有高臺在遺名幸未空不時嗟眼白失所念途窮
已矣先生意蕭然烈士風清芬定誰嗣漫嘯白雲中

日晚野步過孫監丞

幽居巷南北雞犬略相聞乘興偶有違杖藜聊復勤
高城秋草落密樹夕光曛微爾開三徑悠々麋鹿羣

浮舟西陽池中

愛水都成癖浮舟不厭頻寒泉清見底剗木略容人
故々乘流往飄々得意真槎頭尺許地鷗鳥欲相馴

乏酒

搖落偏悲客清寒易中人寂寥那自守淡泊亦殊真
浮落仍皆醉虛談浪飲醇高歌傲燕市忽憶重千鈞

西戎乞降

南國傳消息西戎送好音懷柔知帝力啟佑亦天心
御酒葡萄遠離宮首嘗深仍聞編舊里五嶽望君臨

壽山

人在中京南云多老

白濕見層峰

白濕見層峰

中京

餘歲

巖倚碧空上多千歲木下有

百年翁櫟杜不材

永東陵非義終

太史公云盜跖日

吾聞仁且壽故在太平中

吾聞仁且壽故在太平中

為大平

太平之人

仁也

山寺

野竹檀欒翠孤峰杳靄青山樓隨詰由石路上青冥
雲色移時合鐘聲隔水聽似聞堪避世遊子未嘗經

城南泛州三首

乘興隨所適出郊聊汎然清波能照髮白鷺巧迎船
老樹悲秋雨高風急暮蟬孤城隱不見落日暝浮煙
不踏城南陌從春及素秋蕭條非復昔顧盼莽堪愁
白露蒹葭老清風蘭桂幽伴狂驚楚俗應識棹夷猶

高岸看為谷通波幾覆城槽巢非太古野俗競偷生
雨逐行雲過山依返照明楚歌搖落際更動此歸情

數除蕪州掾

三年不相見萬里比何如聞道詞曹掾新承選部書
弓裘傳習在簪笏抗塵初努力人間世母為薄詔除

叔父初任鎮廳及弟思亦修進士業皆在蕪州故略見意第五句中

黃州臨臯亭

春秋黃子國楚越穆陵闕比屋皆編竹孤城半踐山
岸泥觀虎迹雲水暗荆蠻三入承明客那能鬢不班

暴雨

山晚雲霧合江秋風雨多馮夷何事舞楚水忽翻波
黯黯夕陽盡翻翻暮鳥過輕舟送兩槳聞唱石城歌

驟雨

炎日大冶拂清風愁意蘊黑雲過山岳白雨覆江湖
彷彿鬼神戰騰凌車騎趨森然異氣象真復慰泥塗

夏夜暴雨

大暑積炎夏沈陰昏楚天疾雷五河裂飛電萬星懸
張澤通南國孤城鬪百川似傳黃鳥語欲反濯龍淵

久雨

祇憶風回雪俄驚地出雷沈陰連甲子春事總歸來
湖水寒侵夜江雲去復回開年厭早濕不待熟黃梅

久雨二首

江雨黃梅實湖雲起蟄龍寒生夜牀簟聲絕暮山鐘
藥裹添新粉書編拆舊縫雖知恨早濕涼夜尚吾容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願憶家居日朝眠一事無通來趨幕府曙雨踏泥塗
城郭飛鳴鶴階除戲浴鳧秋風殊不遠行欲問江鱸

茶山送道粹

海上相逢少山中別恨多浮雲自向闕秋水更增波
攜手意不盡班荆情若何徘徊強一醉且勿奏驪歌

招晉御時晉御在丹陽

識心非識面常恨不相從那作經年別曾無一日逢
興來清剡雪吟出暮山峰淨掃門前路期君馬繫松

女郎臺

城郭臨湖盡樓臺此地偏動搖浮積水高絕近諸天
應接都無暇虛空足悟禪塵中故易厭興盡惜回船

閔雨

風伯曾何憾高雲不少留聲如鬼神過勢卷日星浮
河漢漠無象魚龍方自憂古書難盡信雲舞竟悠悠

砧婦

清霜石上乾孤響耳中酸歲逼秋芳盡風量板屋寒
君行自悠遠妾意亦艱難此夜關山月應知帶日寬

李太傅挽詞三首

數聞伏閣議屢上薦賢書任重道空遠名榮身反疎
異鄉悲鵬鳥清詔隔公車招隱真虛語江湖萬里餘

漢清詔使以故大夫為之

報國念推轂逢憂甘噬臍孤鳴一垂翅舉世競吹壑
山鬼離居遠靈魂識路迷天高不可問愁意日淒心
識理未曾謨疾邪唯過深豈忘事反覆不忍俗浮沈

詞下刊有二字

去國尚回顧埋名方自今異時山水意惻：弔鳴琴

予賦試程文特為君激賞署天下第一議者乃皆決

夾注五字刊無

市朝非故日年代屬傳聞始兆滕公室來觀季子墳
埋名書故事編簡屬遺文苦恨相如賦俱隨諫草焚
西晉登賢日東堂第一人君晉朝競推天下士爭辟
幕中賓故國無喬木流風及播紳新阡廣陵上荒草
欲含春

庶幾堂

閉門吾自足况亦近牆東滴：階鳴雨梢：竹過風
綠苔侵杖屨秋色近梧桐高卧殊多興詩成寂寞中
畫寢甲子為

夾注公刊作景

夾注諸刊作之

因刊作周

井邇從

宅為寺疾愈

燕漫青藜亦倦扶百年惟存且萬事總無如

也棄置蕉中鹿鹿列尚存此也楚志曰楚出家白首而歸隣

人見之曰昔人尚存此也楚志曰楚出家白首而歸隣

詩載之匪且且有注此也楚志曰楚出家白首而歸隣

陰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楚志曰楚出家白首而歸隣

為夢馬順之而詠其事傍人得而遺者因藏之而取以

既歸告其室人曰向真得鹿是若夢之真見薪者之得

鹿即詎有真者即何用說彼夢其人亦好居大庭而

鳥此曰除吾外景也劉向說烏人好鳥亦好居大庭而

日午狂：夢華胥莊子心服形三月不親政畫寢而

香比之國

詩書講國體談笑却敵塵已矣今成昔歸來悲故人

延州沈待制挽詞

敵刊作是

餘忠焚諫草遺恨畫麒麟註禁角聞鼙鼓能無憶虎臣

祠部王郎中送山水枕屏作

祝上萬峰合蒼蒼驚夢魂如浮武陵水卧向桃花源

杖屨幾時士茅茨何處村悠然獨往意欲問復忘言

是日五字刊作大注

城樓望水是日龍挂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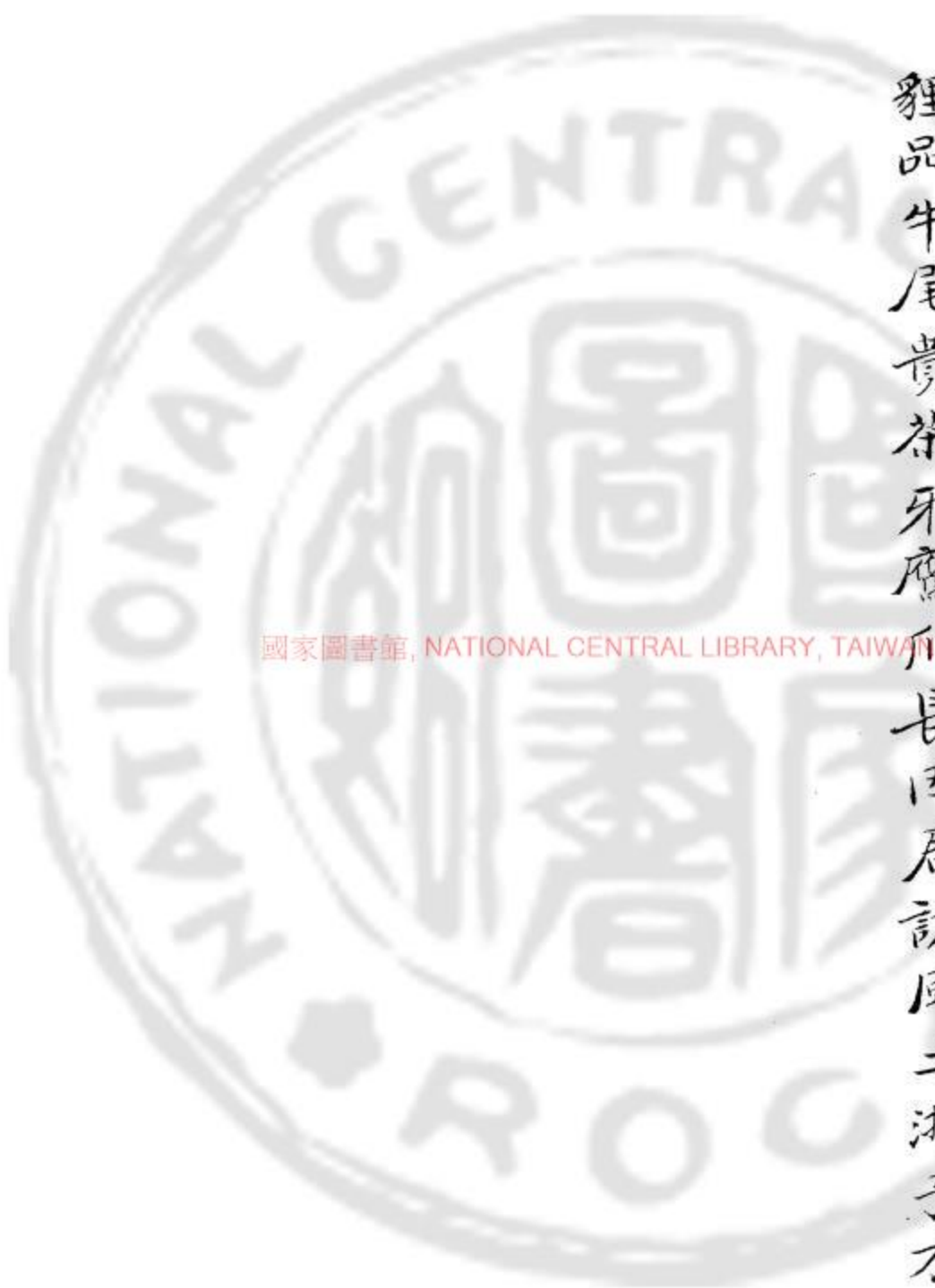
遠水全無地高城略近天龍吟忽半見虹飲競相鮮

魚鼈爭乘渚兒童狹濟川秋風只昨日物意已蕭然

送南昌郭主簿

楚劍烜照地梅真從吏鄉簿書非急務鴻鴈試高翔

狸品牛尾貴茶牙鷹爪長因君訪風土游子不能忘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

五言律詩二

戲和同年時在薦福寺

逃暑涓涓酒開襟細細風過雲催急雨落日澹秋空
樹影經行熟泉聲笑語通少年興不淺寧與老人同

鍊丹井

丹成人已去泉在月空沈輕舉非吾事泓澄似客心
飲雖資一腹貪不近千金更愛雙桐好曾非惡木陰

水齋

野塘春水平閑客自揚舲鷗鷺時相近波濤亦俯聽

宋 劉 敞 撰

榜歌漁父曲醉讀屈平經便欲從茲去秋河泛客星

長蘆口

決滌東流白微茫遠嶼青風颭萬里浪性命一浮萍
飛鳥戢倦翼潛蛟浮暗腥由來限南北天意亦冥冥

登東城樓二首

搖落客愁亂登臨秋色空溪流寒更碧霜樹晚增紅
曠野駐殘日虛軒來朔風懷歸復感別不語向征鴻
高樓望不極野興遠相宜宇宙一長嘯山川多所思
薄寒才勝酒短景不禁綦俯仰哀羣動遼：見爾為

送人之嶺南

君去炎方遠行：萬里餘漸驚南瘴酷益見北人疎
山谷藏雄虺谿潭養鱷魚秋風雁不到何處俟歸書

城樓避暑

積水動微吹高樓浮薄陰登臨倦非土蕭洒勸披襟
滌：原野曠熹城郭深浮雲空蔽日無意欲為霖

寄內

風雨驚春老山川入夢遙此時看破鏡何處正吹簫
舊種萱叢碧新歸燕語嬌佳期漫自笑不似浙江潮

送祖學士使北

漢廷用五餌無復請長纓猶是輜軒使時通絕域情
山川資覽觀戰伐想縱橫不負四方志那辭萬里行

聞張六復棄官歸

應懷折腰辱復作棄官行頗似陶彭澤兼疑尚子平
兵戈未消散盜賊苦縱橫余亦存邱壑相期作耦耕

憐刊作惟非

螢

翩：豈自知歷：眩羣飛故作穿疎牖時來鑒薄悖
助明清夜永除害一身微秋草隨宮露芒：舊賞非

送簽判雍秘丞還朝

我有幕中士名高天下聞方從玉堂召欲就子虛文
相得已非早送歸寧易分期君望此府急自致青雲

定水

定水涵空碧羣山凝遠嵐淵魚頗易得菱實最餘甘
曠野應人語涼風快酒酣誰云陵谷換自此識南潭

唐刺史陸長源時汝有南潭
孟郊集有詩今疑此地是

此地去人近向來幽賞違使君留隼旆煙水淨魚磯
秋入吟蛩急汲明白鷺飛異時江漢興撫事懷更歸

索米

索米東方朔端居陸士衡書仍聞北闕賦亦讓南僉
感激秋風起提携夜劍橫南軍敗王略誰事請長纓

士屯田歸望山別墅

岱陰宿雨霽汶北秋風過獨往余所慕躬耕人謂何
林間雞黍具日暮漁樵歌却望青山郭應知惆悵多

古詩夕宿青山郭日出青山
上青山不可上步步常惆悵

送高處士歸豐邑別墅

不及西京盛空知鄴杜間衣冠為我累邱壑羨君還
隴麥逢春秀林花看雨斑雞豚社下醉多與謝南山

射鵬

將軍樂射鵬壯士挾烏號影挾重雲靜聲翻一箭高

士刊作自後士也曰
藜見前卷作自非也

獵酣生鼻火空濶散風毛快意中原捷何辭汗馬勞

和楊褒雨中見寄二首

佳雨雲龍會高堂河漢聲驅除三伏過掃蕩九衢清
造物不無意為霖真有情憐君獨高卧疊々向羣生
明暗變窻色蕭騷翻樹聲閉門無所詣高枕有餘清
櫪馬正局迹鞞鷹多遠情分明動秋興似欲惱潘生

賞酒

小徑入村塢風帘拂暮霞桃源還可宿尊酒亦容賒
舉眼青山秀隨松白露斜尋常出郊少未醉莫還家

張學士送酒

秋風掃飛葉客子鬢垂班好事頻携酒懷情恆閉關
坐看涼月墮醉送暮鴻還後日想思意蕭々叢菊間

朱橋

鹿兒館前

朱橋柳映潭忽見似江南風物依然是登臨昔所諳
犬聲寒隔水山氣晚成嵐留恨無人境幽竒不盡探

閏月朔日寄府公給亭二首

良閏百年逢自周廣順至佳辰獻歲同春應隨北斗

天與暖東風柳帶參差翠花英點染紅韶華供醉眼

未負黑頭翁紅鼻府公宅

嘉月重非常芳期及戴陽却因春意晚得見歲華長

餘雪留寒色新梅著早香祇應勤一醉持以答風光

晦日自薦福院泛舟上女郎臺

晦日疑春晚佳辰彊客游放船無用楫置酒不驚鷗
牽牽忘多病登臨亂百憂繁陰歎白日容易暮雲浮

新鴈二首

逢時志萬里非為稻梁謀
眇：江漢阻蕭：霜露秋
知機自有素側翅莫多愁
風起浮雲暮空看片影流
萬里南飛鴈今年復此逢
自難隨燕雀非不病秋冬
風急聲高下雲深影疊重
江湖雖異土汎：爾能容

白河逢鴈

白河見歸鴈顧我影徘徊
憶昔從此逝相看經歲回
春生聊自樂鄉近不須哀
為問經南國能無尺素來

雪中鴈

萬里羽毛弱經時霰雪紛
江湖更何取天地正同雲
影因低如落聲悲遠似聞
識時端北嚮送目感離羣

燈花

寒燈不及隣花艷競爭新
重疊芝三秀分明桂半輪
東風誰變律芳意自驚春
流玩堪通夕長眉莫效顰

自蜀之京留月餘歸南都

相逢暫相會又向睢陽行
險夢尚存蜀緇衣空厭京
故園見樹喜舊友出郊迎
幸去君家近飛鴻時寄聲

哀王十三都官

把臂猶昨日如何長不歸
賓天亦有似招隱固疑非
玉折謝庭樹絲餘菜子衣
永懷想平昔涕下不能揮

始秋二首

暑蕪流火逝秋共北風迴
歲晏蒹葭色宵征蟋蟀哀
平分感搖落留滯悵徘徊
知負滄州約枯槎八月來
秋色忽已改旅程殊未央
水雲含變態山雨送淒涼

取刊同按按註
當為處

自蜀上梓有王秀
十三字

此君以下刊作夾注

香、青楓暮莊：白芷香多才悲宋屈搖落近滄浪

送張器判官此君自初登第至今二十餘年

其總角時盛聞其名

王國推多士聞名二十年白頭傾敝蓋珠履尚賓筵
禮樂期先進功名望昔賢激昂知己晚意氣歛飄然

隱直感秋思南游予欲北還未得

顧刊作顧

櫪馬常嘶北邊鴻却顧南一時秋氣感兩地物情諳
俗怪玄向白自疑青出藍何當鹿門隱數就德公談

友刊作友

隱直書云故友
同學皆已軒騰

始聞雁

見始刊作始見

長風送羽翼千里逐陽和朔漠應飛雪江湖見始波
識時機不淺愁旅叫空多勿以稻粱故早飛乘網羅

府公說牡丹盛開是日逼晚竟不及觀

落日含明艷輕風襲暖香傳聞亂人意相見弄春光
醉裏歲空晏愁中夜未央異時驚麗絕秉燭正難忘

與楊十二廷評同登城東門

綠樹浮萍合青山畫障開登臨共今古狀觀雜歡哀
長日消棊局微風引酒杯浮雲滿西北容易雨飛來

春暮聞鶯

醉裏春空盡江邊客未歸可憐鳴曉曉似欲訴芳菲
珍樹移時語殘花入眼稀離居亦幽獨求友莫相違

除日雪

迎年椒獻頌駐臘雪留寒偏助春華早微增暮景寬
瓊瑤九城闕玉帛萬衣冠欲書甘泉會佗時感暑看

書刊作蘇按
高為讀

高舉慕求友翩然辭谷中那知改春序又復到秋風
節物感歸燕異聲嗟遠鴻歸飛今正好霜露脫梧桐

涼夜露卧

風露清相襲銀河湛不流澄輝亦終夕爽氣特先秋
高卧自微尚冥煩嗟倦游不眠計萬事出處竟悠游

空釣得魚

持釣非有釣吾猶減丈人何知引織繭忽復得潛鱗
獨樂意適適儻來情亦真君看渭旁叟八十老垂綸

秋月

蟾光瑩碧輝天色凍琉璃市響新晴後風和欲暖時
杉松冷岑寂樓殿黑參差靜者非無趣長吟遺所思

今刊誤次

月夜二首

月出浮雲盡風生中夜清星辰競搖動河漢湛虛明
老樹稀疎影驚禽斷續聲秋懷先已亂蟋蟀更宵狂
涼月含秋色江天復雨晴風雲共明滅河漢亦凄清
鷺鵲時翻樹悲笳遠過城不眠看到宿磊落背人情

送同年王殿丞知鄞縣

同日大梁客共登青雲梯逢時方躡馬從政暫驅雞
萬水會東海千巖列剡溪遠遊極壯觀肯為簿書迷

風雨

園林自有主風雨苦無情密葉枝：綠飛花片：輕
眼看春不住醉任酒頻傾何處鸞求友時間轉一聲

列刊誤次

送同年王殿丞知鄞縣

從我陳蔡者憐君不及門青雲期自致鳴鶴果孤寡
仕道半綸重及親三釜尊因聲謝汝士為喜月半存

戲呈府公

殘春亦無幾短夜不須眠翠幕深燈燭清風引管絃
詼諧玩茲世醉倒忘吾年不作方外趣安知濠上賢
度支蕪員外才翁挽歌二首

湖海青雲士元龍如古人草書到聖地詞學泊天倫

零落風流盡平生意氣親空存華屋處寂寞已埃塵

愛客每傾畫傳家能象賢猶多嫌白眼自不廢青氈

此家大門以水收古書畫甚氣至居九備吏隱如它日郎潛遂幾年人

琴俱已矣情至一潸然

挽宋道中詞

君名試學士院得書毛田員外郎

交游日零落之子復云亡常恨神鋒雋端成中道傷
文章不用世詞賦僅為郎名士如君輩風流豈易忘

吳侍郎挽詞二首

高第賢良策朝廷擢季功固疑多直諫不得久居中

長嘯臨邊月孤飛避蒼鴻盤桓周召際重見二南風

二為字刊並作詩自字刊並

公為河南又為陝白所造詩甚多臨汝休車騎治中愧後門平生一傾蓋談笑極忘言

契濶聲塵遠羞池歲月奔匣中寶刃贈知辱故交恩

與黃寺丞卜隣

卜居先卜隣相望成相親無復羈旅恨况逢情性真
食薇亦自足傾蓋不為薪杖屨通阡陌誰能倦角巾

聞從關中兵備河東

清江村作性情

融兵絕當路成卒下河源烽火飛狐口旌旗種鳳門
和親固下策薄伐本中原誰斷匈奴臂非無國士恩

立冬後風雨

冷雨能成雪高風催過雲流光隨袞袞吹揮弄紛
此去天門閉向來金石焚弊貂寧獨恨四序欲平分

別西掖手種小梧桐贈三閣老

亭：尚未足玩：意空深願似少陵叟能留一院陰
幸今長句剪無用晚知音莫作吳儂態翻從夢下尋

西風

西風木葉下遠想洞庭秋色催年老天時助客愁
李衡千樹橘張翰一漁舟亦自人間樂功名安足謀

北風

北風動江海飛雨濕清秋蟬噪曾何急猿啼不自愁
冥：高葉下葦：亂雲浮正復聞人意披襟百尺樓

盜賊

村落枹鼓起城樓刁斗頻畏塗深虎豹行路入荆榛
故老人人怨烽煙處：新桃源容客棹屬意武陵春

風雨

春光從此半無復強淹留風雨仍何急鷺花各自愁
登臨非故土搖落似清秋物：驚人眼應須與醉謀

黛色石馬蹄硯

一片蒼山石道憐巧匠心能存辟雍法宛是裏蹄金
氣奪秋雲濕光含墨海深魚龍隨醉筆變化出幽岑

離鄱州望漢陽

小郡緣山腹孤城闌夕楓蛟龍戲霧雨鼓角亂西東
江漢浮南紀秋冬疑緒風離騷楚人恨過半夕陽中

初冬

陽光轉南極漸喜入吾廬物色經霜後雲容欲雪初
巖風動枯槁凜氣益蕭疎何日春陽甞潛興冰下魚

三月九日過正街

去事駒過隙此身江戰萍赤墀容再認清涕忍雙零
海鳥眩韶舞天潢愁客星平生鴻鵠志獨有去冥冥

病中辱聖從龍圖侍郎見訪聞便赴西州不

及款曲偶成五言奉呈

衰病淹歲晚分飛愁遠行能回長者轍因見故人情
後會知何地相看疑此生不為習鑿齒應作左邱明

君章見過

衡門入秋草幽獨得樓遲車馬來何屢樵蕪不自期
書成玄尚白衣敝素為緇予亦貧非病君應信所為

鄰幾君章見過

兩君共羈旅三徑肯淹留秀色映涼月清風生早秋
樵蕪亦不鬻尊酒自相酬歡然夜遂永河漢西南流

新燕

無奈春還老祇看燕復來凌風舞輕健畫日語徘徊
久客宜相識重簾為爾開畏人俱混俗出處免沈猜

燕子曰鳥等知於燕而具畏也而襲諸人問於燕即燕矣

馴燕

非無鷹隼慮自識主人歸立語移窻日翻飛試羽衣

江湖萬里濶天地一身微不作鷺鷥別何須強察機

雨中出城行汝水上

東野宜獨往此中如舊溪好風涼送雨流水碧尋堤
樹密扶行蓋沙平印馬蹄城樓隔雲霧歸路欲全迷

奉陪汎汝水

非附江休復解幾

汝賴日涵三巢由絕世高風流雖緬邈舟楫共遊遨
雉堞縈回遠山川應接勞幸陪觴咏末旌旆駐蘭皋

次韻奉和

少濯滄浪水成君真隱高虛舟恣上下尊酒寄遊遨
靜境恆外獎緩歌忘我勞興餘可逕返落日麗平皋

西浦阻雨

黑雲連海面惠雨漲淮潮稍：舟渚沒昏：城郭遙

此詩刊於在上

此詩刊於在下

畏塗仗忠信高舉幸扶搖不作圖南興誰當耐寂寥

黑雲

屯雲望如墨萬里橫空浮白日變玄夜朱明成素秋
疾風動屋瓦急雨落河流俯仰駭神化精微難與謀

傷梅公異二首

已矣梅公異鄉庠漫貢書竟無楊得意終失馬相如
道德生何負心懷死不攄新墳帝城外贈淚獨沾裾
刻苦身常病憂愁壽易侵空令武子死誰聽伯牙琴
寥落書盈篋蕭條風滿林唯應都下士能記洛生吟

傷胡二湘

知心不易得此別定終天自古皆有死夫君獨少年
論文真已矣揮涕默潛然會有清琴在祇應永絕弦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一
五言律詩三

閔雨

膚寸無時合昭回此夜逢春秋還閔雨郡國共憂農
詞欲譏風伯書將詰亂龍王充書有亂龍一篇關西兵稅急懼
失萬餘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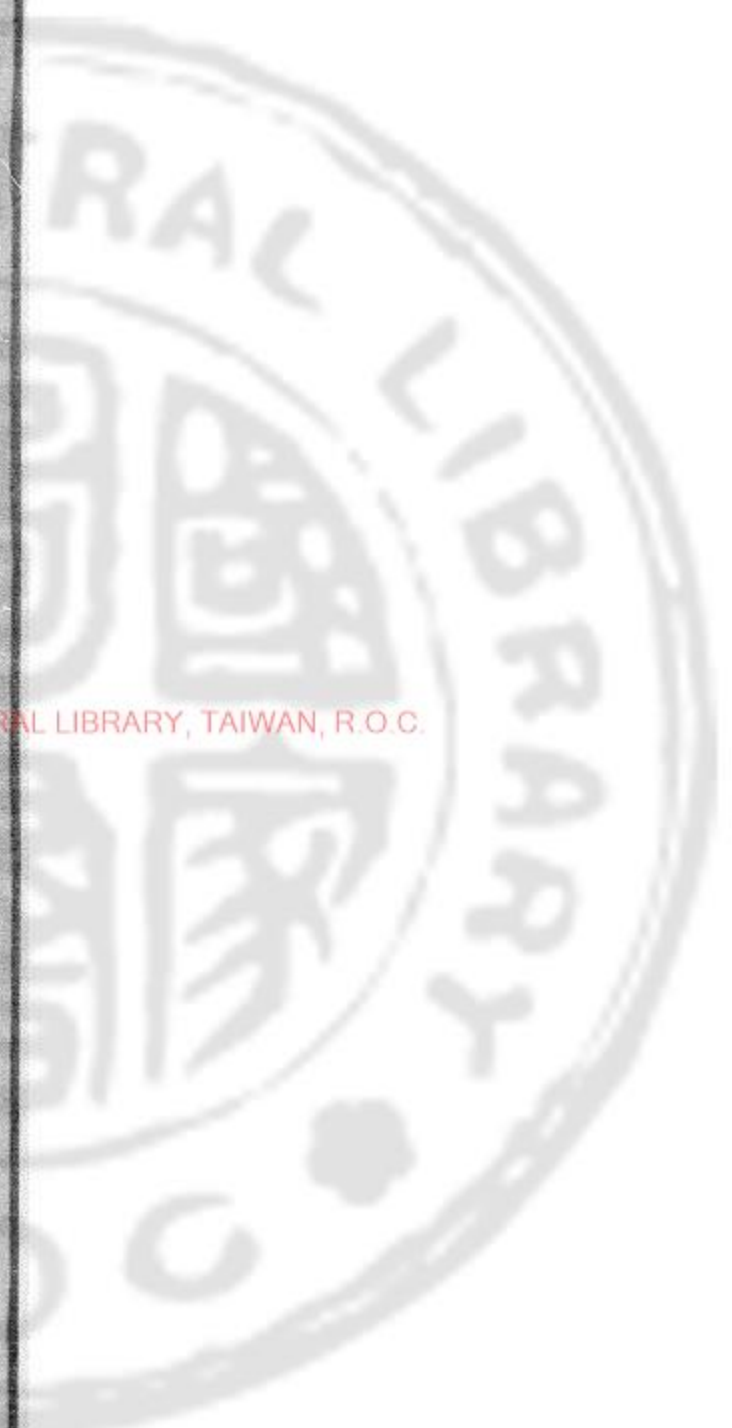
寄江東弟兄二首

分首手如昨日清秋獨異鄉長年悲落木短髮怯初涼
歸燕自有遼幽蘭誰為芳裁書寄鴻鴈相與訪滄浪
却掃與人絕悲秋驚歲徂山川舉俗異宇宙此身孤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弔影臨清月書空向暝烏懷歸屬吾黨浮海待乘桴

薦福寺竹亭

茲亭四時好秀色映長松靜境非干畝幽人如素封
吹聲偏洗耳暑晝亦成冬暫到還忘返心知叔夜慵

觀陝西圖二首

險固非天意承平怪主憂三年勞將帥萬里問旃裘
尚記安西道空悲定遠侯大河知所向日夜正東流
憶昨傳消息羌來渭水旁信知秦地險未覺漢兵彊
青海通西域長城起朔方分明見地里悵望隔要荒

送張六

將漕煩明府東遊慰越吟斷冰雖楚水乘興即山陰
晉卿書云去去陶嘉月悠悠見子衿因君倚城闕送
欲徑走肅

目亂愁心

送楊慥

著書非白首待詔已公車試吏何用喜慰親聊自如
還從近闕出稍與京塵踈豈謂三年久君方就子虛
君著書篇上之有詔須此任滿召試

送范貫之

范叔貧如此誰當與敝袍哀歌因牛角異味笑鄉豪
相得空長鋏徒歸欲二毛多慙訪夷節無以慰滔滔

送隱直

久客意無賴送歸私自憐悠悠想行路苒苒背流年
雪過兔園少春歸楚澤偏君應解冠冕笑傲辟人賢

送衛州賈雲卿

淇奧文雅地相門英妙才春風萬人喜都城千騎來
嘯激鸞鳳響歌傳松柏哀懷賢復訪古處處為裴回

送史館齋學士知荆南唐相映之孫有權文
公行修國史制書在

間代唐丞相當時太史公白麻存舊物青簡見遺風
鳴玉蓬丘峻專城楚澤雄由來稽古力肯效一經窮

近無西事消息

此心除國讎安得借前籌未報將軍捷空增壯士憂
誰能占太白試為上高樓自恐匣中劍精光犯斗牛

細雨

細雨春城暗空却草色微映雲朝復暮沙燕語還飛
柳帶柔堪結梅香冷漸稀旅遊時畏失數醉得忘歸

小雨四首

微風載雲起好雨與風俱暝色經時合涼聲入夜疎
炎蒸暫灑掃天事有驅除倦客倚危枕明燈照舊書
泱泱輕雲濕飄灑晝雨來稍霑飛絮重競逼柳花開
江面春陰濶天涯暮色催郢中詞客意最識楚王臺
漠漠雲蒸柱蕭蕭雨過城不時變炎景竟日度秋聲
灑灑林光淨歸飛燕羽輕野夫學為圃因欲事躬耕
春城頻過雨一望一增新欲曉雲成錦初晴草似茵
和聲散喧鳥芳意屬游人向晚車馬息東風吹暗塵

喜從凡自京回

曾作東都賦無人與共論欣逢京輦客仍是鵲鷲原
耳接天韶盛塵棲素袂昏秋風江海上歸夢入夷門

秋晴西樓

清風卷氛翳廣野露秋毫木落山覺瘦雨晴天似高
開窓置樽酒看月湧江濤高臥淹湖海非關氣獨豪

春日樓上二首

春流抱城郭暖色媚樓臺麥秀聞雉鳴知雨來
浮烟著垂柳晴雪落新梅此地春愁濶無人共一杯
躍魚依暖景歸鴈逐輕風隔水麥苗綠入簷花萼紅
却原共鬱鬱雲日故融融醉眼傷千里非關江上楓

醉後

舉眼醉向晚甘心醒以狂形骸隨醑酌談笑助軒昂
舞袖翻宜窄歌聲不厭長高城湧明月風景正虛涼
樹陰偶坐

朝陽送微暖晴霽入寒空負暄春盎盎探策樂融融
松下坐忘返樹端遙見紅喟然感時節舉酒屬隣翁

春陰

江上浮雲聚城中暮景兼東風酒味溢小雨客愁添
寒色端侵牖斜陽不滿簾滯留成楚老卑濕意無嫌

雨後小亭

疎雨纔能潤微風未肯涼低松無限碧白芷可憐香
掃榻從高卧歸禽不亂行悠悠對老圃幾與爾俱忘
同伯鎮寄贈北都定雅禪師

道遙方外禪宴坐不知年合抱平生栢成區社長蓮
公卿盡隨喜語默兩忘筌聞有詩三百無由一一弦
伯鎮云自丞相沂公許公以來贈師詩者三百餘首矣

夜坐因讀隱直書寄之

徂歲曾何急清宵不復長蹉跎問甲子愁寂看燈光
峽雨蕭蕭冷江雲澹澹黃殷勤故人別容易二年疆

和孫監丞送書生南游

歷國向七十滔滔何日還輕費一飯在壯節二毛班
浮俗風波裏高情天地間滯留多愠見送遠愧登山

夏寒

是時湖北地大震河溢六塔

冥冥梅送雨慘慘麥迎秋四月應徂暑南方復重裘
崑崙搖地軸渤海漲河流天事無端錯民生若許愁

同黃子溫小寒

陰老疑龍戰風高怯海飛枯蓬不自息歸鳥競相倚
時節驚流水生涯託蠶扉哀歌向妻子吾道亦牛衣

晨至西陽池示同行

風定水逾靜雨收天倍高分明寫水鑑深淺露秋毫
車馬情頗厭山林心正勞觀魚近至樂相與更臨濠

又過西陽池詩

役役輕日月回回分簿書悵然而止水樂矣羨游魚
鷗鳥舞迎客江湖興起予顧遯二三子造食未宜踈

送信陽舒使君

聞名自夙昔已作舊相知傾蓋成邂逅如何還別離
軍聲咽鼓角行色滿旌麾莫怪尊前醉親隣心所期

送南儀守黃中允

十年幕中客萬里海南州命服仍朱紱夸鄉未白頭
山城時畫黑嶺水或西流問道林多桂王孫莫自留

和閣工部新作西齋

道遙不期遠趣足外囂塵誰謂持斧客翻同高卧人
江蘆烟葉重蕨菊露香勻愛惜凌寒意留歡過小春
次韻王寺丞北城

專城空歲月報國愧纖毫幸及農功暇初成壁壘高
飛翬葺雉堞縈帶俯魚濠與聽輿人誦無令板築勞
同年陳君制策高第改佐著作東還餘杭作
五言送行兼寄考獻閣老使君二兄

江海一遠別見君金馬門先鳴二三子強著五千言
同年所對詞策清望開中秘英辭動至尊薦賢受上
賞時論重西垣同年未考
興慶池送客

紅蕖千頃合碧樹百年藤長日宜泐沂清風破鬱蒸
別離情易惡衰老醉那能還望邯鄲道悲歌不自勝

立春日齋祠畢還過金明池寄永叔

宿雨原野潤朝雲宮殿明東風未半日佳氣滿重城
渙渙泉披凍欣欣木向榮江頭景如此公起探春晴
送次子敏歸河陰

表裏山河險成臯廣武間仕貧寧自佚待次復空還
壽酒千秋祝兒衣五綵班人生此樂少何事慘離顏
泛舟

溪流向人急野色背人偏輕浪仍堪鑑虛舟不費牽
柳長勤拂面鷗戲巧隨船幽興終難盡禽魚莫問然
是日先飲歐公
道襄漢之樂

九日對酒二首

慘慘霜天迴紛紛風葉黃須傾一尊酒少浣九回腸
世事渾無定秋容每自傷登高何必賦會使鬢毛蒼
慘慄者秋盡差池感歲窮薄寒侵白鬪危葉墮青楓
零落茱萸佩潦留桂樹叢年光不可玩生意羨冥鴻

對酒憶獻臣二首

舉酒惜春盡緩歌傷別離江山空發興雞黍若為期
醉起疑千日愁來獨五噫羣橋羈旅客惆悵不同時
春日懷春日懷遊各異方况逢青眼絕早識白眉良
樹逐相思老江回去路長感時唯尚寐終日醉無妨

朱轡垂綵旒千里下揚州本郡榮何甚治中望最優

高即人孫人孫綽貴節婦孟光尤問俗應賓禮清風遠鎮浮
寡婦孟氏有賢操寓居城中

新作小橋

幽池舊徒涉春漲得新橋自恨濟川小欣忘度水遙
中流橫蟻竦別徑會漁樵更愛憑欄處東風柳萬條
五月十一日早行是日風寒如八九月

晨興事朝謁星漢已闌干雲薄露猶濕風高天正寒
塵衣先改素蓬鬢強彈冠興在江湖永空歌行路難
月夜獨飲

霜落月更白雲開天正青捲簾邀玉兔引酒勸天星
起舞憑相屬高歌願共聽春宵誰謂短壘罄遠添瓶
雨中贈徐監簿

明闇雲移影蕭騷雨送涼遠林寒起霧清蕈潤浮霜
小隱交遊絕微吟杖履妨奕棊還偃几幽趣亦難忘

寄和弟

鵲鴿飛砌下廣莫起寒風感物念游子賦詩同邵公
楚歌還落水淮月更虛弓羈旅傷離別如何歲亦窮

九日寄因甫

遙想登高處姑蘓秋草多那無萬古恨少作五噫歌
野菊蕭蕭晚江鴻疊疊過又書不可託送目柰愁何

九日登城北門送孫許州

紅葉迎霜隕高樓近日暄送歸仍暮節極望正平原
容易風吹帽殷勤菊滿尊豈嫌徑先醉當識別銷魂

九日

時保州軍亂殺守尉河北置烽火夏臺未平閩中防秋

采采黃花菊飄飄閣閣風醉從紗帽落興與古人同
北岳烽烟隔甘泉侯騎通悲歎傷遠目不獨為青楓

閣下紫薇花

宮中萬年樹天上紫薇垣此地飛塵隔經時絳雪翻
幽香通複閣密影半層軒已後陽春節無辭白露繁

懷襄陽鄭戶曹

遠身適荆楚苦掾寄書題他日相思甚終年引望迷
銷憂峴山醉招隱鹿門棲勿以徒勞故全家自此携

竹西亭送二十六弟赴定州去年三月亦於

此相別即崑崙蒙谷之陽

山中招隱地江上未歸人那可連年別俱逢欲暮春
亂飛鴛戀友北向鴈辭賓自覺雙蓬鬢蕭蕭日更新

送和弟通判陝府

丹綬雙紋綬朱轡左畫輪平生固自負歸去亦榮親
美俗餘分陝悲歌激在陳別離俱未易因目二毛新
予與和今年皆三十餘歲

蕭山舍弟將發南都以詩候之

聞道雙飛鳥看來萬里流傳聲淮口渡審候越儂謳
霜蟬人人得春醪盎盎浮襄賁蹠不惡須汝共銷憂

春晴小園偶步

弱弱纖纖柳朱白白花春風最無賴客鬢亦空華
草色明深徑泉聲淺沙江楓千里思醉眼向天涯

寄益城舍弟得書言歲大稔兼求作夫子廟
記

風刊作卷

海邑近蟠桃銅章肯許勞公田都種秫霜蟹厭持螯
宮廟比洙泗弦歌通掾曹想多記石柱非復笑牛刀

蟻闢

擾擾嗟何急營營若有侵由來穴知雨非爾旱為霖
王伯強并弱興亡古到今願君推達觀安得異機心

酒後登清風亭

清茄轉不極碧水望偏多釀酒春先醉晴陽晚更和
起提如意舞自擊唾壺歌芳樹知多少春游柰汝何

同持國過江上新作池亭

築榭因高柳疏泉激淺沙登臨容展席游汎足浮槎
露盃涵醇醴冰盤餽美瓜愛君難興盡未醉惜還家
菡萏千枝發池塘五月秋香繁初過雨影密欲藏舟

魚躍知琴樂鷗飛為客留
江湖未成往愧此意悠悠
吏隱由來事郊居故自宜
池臺隨意定泉石象天為
珍樹移時語清風竟日
綦市朝情久厭野老不相宜

寄鳳翔舍弟二首

早悟出處際同歸羈旅間
從軍差復樂捧檄莫思還
百仞磻溪水千巖大白山
異時曾想見乘興輒躋攀
百里異形影況今殊楚秦
隴雲虛引領江月漫隨人
愁恨西山雪驚心絕塞塵
寄書懸勝夢鴈足莫嫌頻

俞氏甥及第後赴壽春尉立別

爾門大父行俱是雲霄人
諸孫自駿骨高第復青春
試吏小山下還家芳桂新
當成我宅相寧肯滯埃塵
勸耕亭晚望田家作

田廬非一處微徑自相通
日下耕釣息林邊言笑同
此雖人間俗獨有方外風
吾亦畢昏嫁還從擊壤翁

危樓

尚有危樓在猶傳羽駕歸
悲歎城郭是故老姓名非
積水浮天宇孫雲繞翠微
遠遊悲世俗思見菊花衣

四望樓二首

白露參差晚丹楓點染深
高樓延遠恨嘶馬動歸心
留客小山桂愁人思婦砧
昏鷓稍欲集壑黑倒城陰
屣步乘幽興登臨當遠游
涼軒不用扇高樹自知秋
月出潮聲湧雲生岳色浮
旅懷雖易失無奈角聲愁

中元雨後招兩漕

積水吾山溢輕風汶篠秋
微涼禁魯酒清唱發齊謳

小雨何須急高雲更肯留知公興不淺能醉月邊樓

小雨朝歸東軒

小雨車馬息微風窓戶虛塵埃傾洒掃蠅蚋一隊驅
除高枕華胥夢忘言藏室書不知吾喪我安更問其餘

雨中北軒

草樹朱明晚雲蜺白日頽幽居誰與適山鳥獨無猜
靈寶危將墮哀花冷自開秋光殊不意頓入眼前來

西郊候客

西郊逢故人傾蓋暫相親車馬有行色衣裳棲洛塵
問筇出冉笻詢道自我岷却話別時意悠然已四春

中秋月榭飲會

清秋望不極涼月夜還新河漢初無際山川共絕塵

舉杯光可挹起舞影相親此興何曾淺風流憶古人

獨行

南山半雲雨天氣雜暄寒野興宜獨往春愁無定端
鳥聲來靜聽柳色入遙看却謝芳尊酒悠悠誰與歡

石少傅致仕

獨持子房計欲伴赤松仙猶行少傅事便覺大夫賢
疎受以少傅老歎者曰賢哉二大夫詔策容就問子孫隨拜前顧嫌越

相國遠汎五湖船

望沙樓為高氏作

朱軒映粉蝶遙出夕陽中雲雨通巫峽江山入楚宮
登臨餘壯觀瀟灑向雄風萬事隨陵谷滔滔水向東

楊子寺送彥猷閣老去年四月某別彥猷於

京師到今適暮年矣

一年再遠別塵世令人嗟况復江湖永空驚鬢髮華
青山浮海上遠水即天涯出處俱萍汎懸知後會賒

出山

自檀州東北入山到鐵漿館出山凡八程

萬里亘東西連峯隱朔陲氣躔冰雪慘險極鬼神為
偏仄單車度盤桓壯士悲今朝識天意正欲限華夷

陰山

陰山天下險鳥道上稜層抱石千年樹懸崖萬丈冰
愚歌愁倚劔側步怯扶繩更覺安遠朝光午未升

占晴三首

小雨何曾濕輕雲苦易開蛟龍自吮沫江漢欲飛埃
碧草寒仍短諠禽去不回楚山長對日未信有陽臺

白日麗江上初晴風景饒春愁來集眼暖氣起連宵

曠野蒼茫合饑鳶上下飄長亭送行處稍復柳垂條

巫峽空多雨江南自有春瘴排寒色早晴發歲華新

地暖仍餘濕風和欲起塵舊傷千里目已復覺愁人

登揚州城北門予昔侍親寓居此城下驛舍

十八年矣愴然感動

昔釣城下水今來十八年居人幾能在里巷獨依然

手種成喬木躬耕有廢田悲歌顧千騎不覺涕淪漣

有懷北歸寄張四和弟

安得生羽翼超然成遠遊探書下禹穴問禮適東周

賢聖有遺迹江山俱早秋西風日夜急無事獨淹留

金山寺

水面塵土少山頭炎景微蛟龍能護法魚鳥各忘機
山有龍穴及山禽
巨龜之屬皆馴空寂見佛事幽閑帶客歸蓬萊似
咫尺擬縱海帆飛

送張介歸山中

君歸湖上山寄傲白雲間巖樹定未改春條應可攀
曾隨太守薦近揖上公還知子不貪貴令人思閉關

寒鴉

天清北風厲日落亂鴉栖望遠影如疊聽長聲漸低
月中驚不定城上暗仍啼出處乘朝夕應無失旦迷
舍弟及楊十七尊兄同年登科賀彥文

紫禁過從密青雲步武通文章一朝盛兄弟兩家同
結綬輕蕭育忘年似孔融相看各相喜安得恨途窮

冬暖

南服已早濕隆冬方晏溫夏蟲輕火伏葛屨易霜繁
誰復謀吹律吾真笑負暄爰居或避地亦慰異鄉冤

山暖

通谷近中原初陽生年舊年欣欣林動色漠漠野浮烟
鳴雉飛朝日新芽發暖泉東風強人意車馬亦翩翩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二

五言律詩四

銅陵阻風

驚浪乘風疾浮雲映水低
卷帆高卧熟看鷁退飛迷
山遠微分樹村深畧辨雞
蒹葭縈客恨極望正萋萋

螳螂

玄蟬無所營風露正淒清
執翳機何密當車勇自輕
將迷黃雀志已變玉琴聲
得喪還相召南華所以驚

雨中八省

簡書無暇日風雨送殘秋
車馬常侵旦泥塗空自愁

宋劉敞撰

平生本逐拙歲暮強淹留會將投劾去偃息謝交游

旅居雨中

塵埃厭澗忽風雨為驅除稍稍煩襟盡蕭蕭秋氣初
堪憂已忘陋巷匡坐讀羣書半夜梁山操悲歎問起予

雨中

蕭蕭過軒雨物色送春歸樹綠初成蓋垣青半長衣
吟懷空擾擾愁思動依依想似江南景草長鷺亂飛

北牕聞雨

洩雲霏棟宇危葉墮霜枝忽忽時空晚蕭蕭坐自悲
竟無高枕興還有閉關宜生事安蓬蘞商歌恣所為

送因甫宰湘鄉

相想思恨不見今子去長沙幸有國百里可憐天一涯

春風洞庭水殊俗楚人家回首傷卑濕知君髮易華

挽仁宗皇帝歌四首

漢恩隆四世商歷盛三宗與子孫能繼寧民戶可封
雲歸疑厭代禹就莫攀龍廟樂兼韶武應傳盛德容
措刑文武後四十有餘年幾與華胥比寧知帝力然
予齡無協夢葉躑趨登山後世稱稽古應恭堯舜篇
不陣威逾遠無為俗自柔詩書通月窟簫勺靖炎暉
卑陌官車晚蒼梧草露秋定知千歲後民尚是軒丘
謳歌歸命啟過密聲宗堯陵寢略依漢衣冠深葬橋
空看同軌至非復總章朝西望新宮栢悲風亦後凋

太一齋居

適野性所喜來真今更諳地偏塵土少人遠井泉甘

長日眠高枕微風酒半酣從來天尺五信有此城南

城南晚歸

高秋變搖落遠水露澄明飛鳥江中墮孤帆木末征
逆風吹帽側疎雨逐雲行興盡聊當反塗窮眼自驚

獨酌憶和甫

開窗一杯酒獨酌靜無言明蟾不可駐流水自東奔
野犬迎虛吠舟人爭渡喧悵然此時意不醉已消魂

履冰

昔聞小旻戒今踐薄冰行涌水怒愁裂寒蛟蟠畏驚
遲遲但覺遠戰戰尚思輕誰斷狼疑志窮源更北征

燒殘樹

古樹荒祠側他年雷震餘蛟龍從此逝螻蟻至今居

雙樹

錯節摧屏甲燒痕蠹漆書會看妨要路終勝斷溝渠

吾廬雙好樹簇簇近浮烟急雨仍堪倚斜陽不廢眠
山童勤掃葉稚子莫驚蟬俗態輕幽寂柴門頽素偏

題巷北桃花

深巷山桃樹無人亦自芳青苔何限地紅萼可憐香
俗眼輕幽僻陰天逼艷陽殷勤謀一醉容易送春光

杜祁公挽詞二首

天下蒼生望朝端百辟師辭榮如棄躡得道去乘箕
無復臨雍問空餘罷市悲會書廊廟語世世奉蕭規
第五康莫比留侯功不居遺風何駿極雅尚得冲虛
平昔常開閣深慙挽曳裾千金論一字永慨袖中書

某去年方與公相識後累得
公書皆草書親筆勁媚可愛

送人之洛

逢人問嵩少千里駕征軒倦馬夜來寢鳴蟬秋尚煩
風煙新洛邑冠蓋上東門合有西賓問歸時許共論

聖俞墜馬傷臂以其好言兵調之

知兵心自許見謂百夫雄上馬常慷慨墜車寧困窮
誠非代大匠疑欲作三公匹似陳湯病猶成絕域功

烽火壬午歲自關中河北至青州皆設之於是烽火通齊秦矣

齊秦誰謂遠烽火自相通消息雌雄國關防百二同
流光下滄海飛焰避驚鴻不及承平日空悲垂白翁

得貢甫巢縣書云阻風

別離常作惡衰老異他時望望風波苦悠悠免女悲

江空人迹絕天迥鳥飛遲若復無雙鯉何由慰我思

曬書先祖賜書法帖甚多

藏書不滿萬幽蠹亦時除上有朝廷副多從秦漢餘
山川迷禹穴雲海隔崑墟持此昭清白歸為林下居

邵少卿挽詞

湖海青雲駕朝廷白首郎蹉跎過已晚零落意仍傷
屢推行臺節頓腰太守車東南滿道愛不獨一桐鄉
廣柳非高蓋空山異昔歸善人天不與行道涕交揮
髣髴音容在留連義故遠安居自傳世間里尚光輝

君為三轉運又累典大憲改仕而終

鎮潼觀察留後贈侍中李君挽詞君諱節旌

守瀘洲

築壇辭將錢分土繼緇衣忌滿名猶誤宜年報尚非
離鴻哀斷續埋玉想光輝冥莫金貂贈空看鹵簿歸

侍讀右丞贈尚書李公挽詞

扶陽詩禮學世世有知名玉樹芳榮早金華地望清
川沉終合斂風折欲分荆蕭瑟烏衣巷偏傷道路情

再見禁卒住桂陽二首

古亦苗民患今仍禁旅過妖氛半翼軫殺氣覆山河
御史暴公子將軍馬伏波不應淹日月賴獻凱旋歌
肅肅卷征甲蕭蕭出郢門蛟螭雄步驟鷹隼急飛翻
數有蠻夷警遙憐賦稅煩唐虞兩階舞帝肯用昌言

丁右丞挽詞二首

再歷三公府終崇萬乘師優游適巨表簡淡古人為

愛士常推轂傳家不遺危平生亦松願猶復白駒悲
司籍歸良史調鐘待一變遽聞麟掩袂猶缺鳳來儀
絕筆流風在遺音後世知春原國人送黃鳥寄哀詩

國殤

屢聞戎馬入輒有國殤詩多壘非吾責亡民痛爾為
請纓慙肉食無敵恠王師聞道臨洮野天陰戰骨悲

暮角

落日孤城閉高風暮角愁邊聲亂歸馬物色向新秋
尚有單于怨仍傳出塞憂時平翻感激不語看層樓

題天池館二首

誰人畫素屏中座對滄溟雲氣隨蛟蜃波濤湧戶庭
風高鵬解羽天近客浮星會有湯湯意無琴亦自聽

粉墨勢回還環滄波入座間
溟茫朝百谷迢遞隔三山
怪獸有時化孤槎何日還
乘浮舟古人勇白壁每慙顏

自長平至陳州河水絕清

清川百里餘淨淥照空虛
落日金波蕩微風霧殺舒
瑩心看白石明目數游魚
洗耳非吾事茲身與世疎

金山館

出塞二千里荒亭無四鄰
貪鳥饑攫肉狡兔急投人
短短西隅日冥冥北路塵
腰間丈二組空愧漢廷臣

庶幾堂雨夜偃凡作

短夜催微月流雲濕太空
瀟瀟鳴竹雨颯颯舞松風
形影明燈裏歡娛隱几中
吾哀儻未甚正復夢周公

春晚

芳菲不少住白日定空長
庭樹暗新綠春衣生晚涼
悠悠向時節細細到壺觴
誰使風前絮來參醉後狂

鐵漿館

稍出盧龍塞回首萬壑青
曠原開磧口別道入松亭
此館以南馬奚山溪深險以
北屬契丹稍平行漸近
詩美到一道自松亭關入幽州
甚徑易敵常秘不故
使漢敵馬寒隨草炙車夕戴
星生直夜移從為
忽悲

涼雨

晚雨蕭蕭急秋陰處處高
風雲愁宇宙淮海怒波濤
貧有匣中劍饑餘井上挑
誰能散積霽萬里度鴻毛

風雨寄張野人

天地初開春雲雷未厭屯
泥深長閉戶謀拙苦憂貧

狼藉千株雪空亡一半春仍愁三徑裏草色斷幽人
張好周易陰陽之說故詩
有泰也狼藉空亡之語

孤壘二首

孤壘敞新觀層軒臨暮霞分明魚意樂徙倚客愁賒
遠近見百里高低有萬家春風甚不遠更種滿城花
落日含古意高臺多遠心魚龍潛凍水蟋蟀有哀音
江漢南浮遠關山北望深張衡四愁意歷歷起登臨

連日西南風戲作

連日風且曠端居突不黔西南人始絕甲子雨還兼
巫峽雲屢起洞庭波正添誰能誅屏翳試使後飛廉

離騷曰後飛廉使奔屬

雨中送攷入京兼呈諸親舊

江外五年別齊中三日留何能慰衰疾正足亂羈愁
澤國瓜時雨淮山桂樹秋思歸欲招隱一一謝交遊

對雪

朔雪似迎春霏霏散玉塵稍看人迹絕坐對物華新
地暖消還疾風高舞正頻郊扉聊自卧誤怪洛城人

對雪憶隱直

浙浙度窻竹紛紛綴館梅怕消愁寂寞看舞愛徘徊
寡和思吾友相望共酒杯時披白鶴氅西北上高臺

八月十六日夜月

不消冰輪滿微增玉漏長過雲收薄潤重露濕清光
歷歷素娥影菲菲丹桂芳枯槎容客載醉過羽人傍

秋霽望月

明蟾此夜新竚立爽精神幾夕隔霖雨相看如故人
風生疑折桂雲過欲埋輪應有關山客長歌淚滿巾
送張器著作

昔年聞子虛上國重相如老厭諸侯客晚陪東觀書
絃歌魯儒習風俗楚人餘感激青雲氣功名亦未踈

江行寄隱直

自念復遠適與君仍解攜天文鱗首尾地勢映東西
江漢饒風雨關山盛鼓鞞離憂各易老秋意欲悽悽

新梅寄春卿給事

徂歲嗟無奈新花笑自如雪魂消去未春色復歸初
欲折意空遠少留香有餘一枝寄驛使浪語故愁予

禦冬

漂泊愁多病差池歲復闌老鷺時月疾貧畏雪霜寒
外物闕身足空堂寓膝寬敢希王佐畧聊取一枝安

春日小園憶張六

不見張公子春遊分寂寥獨行愁楚澤何處榜吳橈
芳樹皆宜笑垂楊總細腰一尊成強醉四望欲魂銷

雪後遊小園

園林過新雪草木散芳華物色皆疑似春歸亦有涯
逕泥生沮洳凍乳滴查斷所適從吾樂淹留見暮霞

納涼明教臺呈太守

榻移隨樹影杯側見山岑白鳥渴求水玄蟬清噪林
道書無近語天籟有遺音向北新開逕行苔過竹陰

臨淵亭寄輦下親舊

石魚山遠颺北樹卷尾山濟汶水交流信美終非土
思卿更倚樓霞滋黃菊晚風起白雲秋長嘯澄潭上
誰憐公子年

丁酉五月郭守恩戰歿武職走入辟守恩勇
將有智畧

刊無一音二字

敵兵得漢巧五月戰西河壯士平原死孤城殺氣多
猶聞疏勒守無復魯陽戈不反東流水滔滔奈爾何
聞勞氏以秘書監致政謹獻拙詩為賀一首
今日王朝士多稱賢大夫思崇隨几杖官職上蓬壺
行路歎或泣都城畫有圖他時辟雍問情史記訂墓
得和書自越入京時寓高丘
遙想行舟處春江花正繁殊方更回首不語獨銷魂

寡和愁郢客雅游思兔園吾能事應駿聘見爾大梁門
送杜橫州

小郡橫山外居民半島夷路偏逢客少地濕見秋遲
銅鼓侵城角蠻旌接使麾平生聞義勇好祭伏波祠
送余江州

潮汐通城下東南仍上游懷章趨便道疊鼓送華舟
卷旆鷹隼急落帆江漢秋心知戀魏闕頻上庾家樓
王秀才自蜀之京留月餘歸南都

相逢暫相會又向睢陽行險夢尚存蜀緇衣空厭京
故園見樹喜舊友出却迎幸去君家近飛鴻時寄聲
冬至即事

南極日差永幽人喜不勝陽生漸堙鬱陰光尚憑陵

此詩見二十卷
後出

風解吳山雪江流蜀地水衝寒驥乘興展履過隣僧

晏公挽詞三首

望苑收英雋巖廊奉德音功如四支重化以二南深
安仰嗟維石能傳賴碎金浮雲送哀挽慘澹更為霖
簡易能容士精誠樂與賢如何五湖尚非復赤松年
几几空遺寫悠悠不問天獨應春輟相令望故依然
袞戟三司舊笳簫一品榮獨傷去國意仍以撫封行
落日白駒影空林黃鳥聲公歸那不復悽愴國人情

鄰幾挽詞其叔為

那知一尊酒流涕寢門前非復平生日空看東逝川
詩書遺素業山水闕空弦人物陳留古當憑耆舊傳
忘年一傾蓋造意兩虛舟老去翻相失人生固若浮

蕭條萬里餞零落竹林游知與不知者同時俱涕流

聖俞挽詞

孤宦眾人後空名三十年交游一時絕詩筆四方傳
歸旆江湖永藏書日月邊應封史通子他日慰窮泉
聖俞預修唐書書成未上而亡議者欲請於朝賜一子官以追寵之

洗竹

舍側萬竿綠蕭蕭終歲佳翠深疑魍魎根老畏龍蛇
剪剔扶霜節分張及馬過世無愁阮輩竟負野人家

爆竹

節物隨時俗端憂見旅情土風猶記楚辭賦謾譏僞
烈火琅玕碎深堂霹靂鳴但令休鬼瞰非敢願高明

歲暮憶隱直

歲窮浩長歎心事如波瀾高卧老將至相思天正寒
浮雲紛霰雪陋巷獨飄簞裹飯非無意悠悠行路難

雪中與長文景仁會西閣

梁山風與雪歲暮自崢嶸誤逐滄浪叟飛來白玉京
叱雲紫微閣疊壁九重城更挹浮丘袂端令俗眼驚

梅

澤國春還早山梅臘競花繽紛迷雪意浩蕩逼年華

驛使紅塵遠江風短日斜芳菲恐易失愁思亂悲笳

立春日雪中遊蒙谷

冰解泉應動雲寒雪更飛谷中知律變林下覺春歸
風物如游蜀衣冠似浴沂林與碧樹處處競芳菲

墨竹

羈游念此君子墨慰幽人洒落不經思蒼筤如出塵
交如月下影濃澹霧中筠試作吳山想蕭蕭意亦真

夕陽

過雨風景好斜陽林下明倦游宜几杖却掃稱柴荆
宿蝶依花靜歸禽觸葉驚逍遙共茲世聊復得吾生

寄題歙州流盃池

公子愛客意高山流水間清波無斷續翠管自迴還
野興四時得棠陰終日間何當竹林賞醉耳聽潺潺

答張給事中微雪見寄四韻

空行萬里塞不見六花飛自北庭四三今日傳清
唱端來點客衣度關迷馬色拂樹散春暉不減山陰

興從軍中夜歸

雪後

飛塵暫消息春意亦冲融
野水涓涓綠林梢靡靡紅
躍魚輕泮凍鳴鶴舞和風
出處驚時節悠悠看歲窮

古北口對月

萬古關山月遙憐此夜者
娥眉空自嫵叢桂不勝寒
他日刀頭問何時客寢安
因之千里夢共下白雲端

新月

花外驕新月春殘復滿弓
餘香輕墜露踈影細含風
火禁通方俗年華思老翁
清光堪半夜稍醉玉壺空

雪後病愈至射堂作

病失千峯雪晴開萬景新
鴈飛天欲暖風起野無塵
弱柳悲羌笛辛夷思楚人
攀條復顧影頗似去年春

目疾呈深甫

久思療耳目乃復因觀瞻
點坐但憑几幽居長下簾
玄黃迷宇宙明晦錯烏蟾
萬事形骸外人將不汝嫌

新晴二首

雨餘春更好出日望還新
暄鳥啼驚客林花笑向人
年華如過雁世事劇飛塵
置酒陶嘉月滔滔醉任真
薄雲開早景宿潤減飛塵
好在松筠色依然鳥雀馴
避人深却掃笑背暖生春
未得獻天子潛書報近鄰

秦淮對月

舊熟秦淮水今浮萬里船
沈寥明月夜淡泊始秋天
靜境他時絕清光度晚圓
無人漫詠史回首憶先賢

晚泊對月

川光晚却白岸色遠全青明月隨孤艇浮槎送客星
南飛鵲擾擾北鄉雁冥冥誰謂悲歌短能吟酒易醒

欲雪寄貢甫

欲雪天地閉積雲江海昏著書成寂寞玩歲覺崩奔
鴻雁自嘯侶鶴鵠常在原離憂紛滿眼浪作種庭萱

初雪

三日風振海中宵雪覆城已看秋落莫更逼歲崢嶸
原隰龍沙積棲臺白玉京知誰錯吹律物物駭堪驚

殘雪

積素不可卷潯陽方未蘇勁風吹瓦起明月幽全無
封蟄龍蛇病傷根竹柏枯誰能開白日后土正泥塗

望雪山

朔風何處雪徑度江南山半出青天外猶臨庭戶間
崔嵬海潮湧泱泱暮雲還壯觀感人意長謔如可攀

戲賀段生

驃騎門下士蹉跎已白頭知人家監誤彈劔起吟愁
忽逐侏儒飽逢聞祿仕優還鄉問耆舊當憶負薪謳

生本會稽人娶妻上國
居孝師門下十年得官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三

七言律詩一

贈致政葉郎中

老挂朝冠息故園
國人同歎仲翁賢
心慙白首戀三署
意與赤松均大年
玉樹承風榮紫闥
史臣書美耀青編
他時就問朝廷策
還見公御語鄧先

次韻和寄

講業儒林壁水開
望親雲下想徘徊
平原日暖歌鶻在
橫隴風高聽鴈來
隱几郡齋閒主諾
薦羞家府樂循陔
何時乞得歸寧告
對襲班衣捧慶盃

此詩原文作刊本
依格為是當從之

宋劉敞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此詩刊後格是也

寄獻淮西大哥給事

州淮西給事此詩當係其存作

千里提封盛府開
照淮紅旆晚徘徊
地靈固有壺公舊
時泰不同唐相來
韋斷陳編占藥喜
珠揮新什詠蘭陔
阿連今羨南飛翼
流影猶能入壽杯

送晏公留守南都

蒼龍大火明堂分
原廟離宮萬乘居
五帝遺聲在名頌
三公出使用安車
去思尚想多耆老
條教祇煩讀舊書
複道平臺彌百里
鄒陽何處曳長裾

伯父挽詞

四十賓興七十歸
清風遠興古人稀
未如彭祖猶為天
頗似桐鄉得所依
大榮在京師伯父嘗為長洲因遂葬焉
何路可能奔遠日
此生無復待烏衣
故尋庭樹丁寧誨
東望吳

門涕自揮

城下種竹今春極有佳筍

環城密篠舊檀欒
春筍新成幾萬竿
池上龍蛇驚蟄起
軍中矛戟繞營看
烏啼窈窕千里碧
風過蕭蕭五月寒
緩帶輕裘容自暇
屣綦多向此林端

四月見梅花作

臘前芳樹暑前開
笑憶周南標有梅
玉色還如雪中見
天香不減嶺頭來
黃鸝未識休頻顧
粉蝶初逢亦白猜
應與靈芝競三秀
碧城瑤圃隔塵埃

寄慶州子華侍讀諫議

近有書道舊

禁中頗牧去臨戎
屬國歸來敵壘空
聞道詩書今絕幕
復看天馬亦從東
醉傾床酒留邊月
歌倚鶻弦舞

朔風猶憶平生歡一笑莫忘書札寄賓鴻去年慶州討畔有功

近西人上書乞六經又遣使大市邊馬故并及

姚家寨道中逢李諫議

蕭蕭歸騎歷崔嵬一見塵中耳目開授玉同為萬里使望雲先識二星回北荒鵬躍南溟去西極馬循東道來世上應無此別遠留連彊盡手中杯

逢范景仁李審言二諫議

怪來原隰滿光華不意相逢天一涯久別班荆情未易少留傾蓋日空斜山連木葉千峰雪地逼龍城萬里沙深愧壯心輕遠適自憐憔悴聽悲笳

貝州未破書寄王子直司徒

孤城死地尚睚眦智勇俱當竭蹶趨負且賤焉真恥

也壯之良者盍行乎料無豪傑同吳反陰有神靈助漢誅深怪先登少瑕叔不應時論惜螿弧

酬宋次道憶館閣曝書七言

長廊複閣接天居炎日清風盡寶書乍到似迷羣玉近饜觀疑及羽陵餘俊游真與塵埃隔逸賞空驚應接踈石室會須歸史筆周南寧復滯君車

九日龍華閣寄永叔永叔有書見憶

黃花欲落曉霜濃極目秦川一望中節物還如去年好懽遊不與故人同接羅自恣風前落羽檄寧妨席上通還畏簡書歸未得寄詩黃閣付征鴻是日得秦州檄調兵

寄題友生水閣

曲岸重：植淺莎雨餘初覺長微波水紋滿屋浮清
簾風力衝堦折芰荷境靜自宜詩興遠夜空應見月
明多從來著述希楊子為羨幽人載酒過

逢永叔

絕域逢君喜暫留舉杯相屬問刀頭久持漢節旌空
盡獨拜穿廬死可羞醉裏歲華驚易老愁邊溝水愴
分流玉關生入知無恨不願張騫博望侯

和永叔景靈朝謁從駕還宮

漢帝迎年十二樓明庭朝計萬諸侯真仙降集鈞天
樂雲旆回翔駟玉虬物色遙占紫氣入香煙不隔曙
光浮秘祠非為神君語自法衣冠渭北遊

泥雨早朝

雲氣卷野東復西月華明晦曉兼迷正憐感服坐假
寐何處蒼蠅來誤雞高卧山林勞夢想出門冠帶混
塗泥人間氣味故易厭豈若從容歸治畦

次韻得午日酒

午日風光復晏陰軒昂未許歲華侵楚魂招後宜皆
醉春醞來時且獻斟高枕洞庭看鳥度卷簾衡岳聽
猿吟郢中宴和由來事應喜新詩有嗣音

王僧連答
云春醞
時獻斟

顏延年詩

十二月十六日

水國冰銷天欲春山城日出景還新可憐物色曾非
土亦復窮愁不放人碌：流年轉車轂悠：生意厭
風塵草茅不必開三徑杖履何嘗及四鄰

孫侍郎訪及仍攜示近詩

泌水衡門野老居，彤瞻丹轂使君輿。固驚北海猶知備，曾謂西河尚起予。高卧窮愁迷歲晚，立談襟抱為公攄。浪傳方伯中和頌，詎有虛儀講德書。

逢呂侍郎

北鴈南鳧不自期，異鄉交臂復分飛。壯心已折霜侵鬢，祖歲相看淚滿衣。絕幕陰多逢日少，遺林行苦見人稀。子牟意緒君諳識，况乃登臨遠送歸。

寄西臺吳侍郎

淮陽高卧疆逾時，洛水嵩峰入夢思。霖雨徒深早歲望，白雲自與帝鄉期。功名擺落人間世，出處優游萬乘師。坐視天民應未可，似公當就太平基。

同濟川題王金吾園亭

王侯功業等山河，謝傅風流僂變和。治第由來處窮僻，賞心曾是極酣歌。寒歲松竹孫枝在，詩罷池塘草多聞。道將軍亦愛客春遊，不問主人過。

謝晏公蓮實

落葉漂香思碧蓮，嫩芽成實澹清煙。玉杯側露參差重，麟趾模金約略圓。擷秀乍聞回急漿，薦新還許倍加箋。涉江不限菡萏往，志服深希百疾蠲。本草經藕實久服除百疾延年也

答許侍制依韻

水衡錢朽太倉陳，均逸于藩布上仁。暮月政聲歸卧里，舊邦風物變車隣。懷章昔別江湖永，辭劇由來意

氣真邵伯甘棠大山賦去思留得與邦人

曹秀之待制罷福建還朝劉君玉待制自長

沙移鄧俱會郡下作七言敘別

華閣昭回雲漢間侍臣高選奉清閒曹劉共許同時
貴楚粵初看報政還邂逅相逢驚遠別從君一笑發
愁顏莫教鏡鼓催行色更益春風兩鬢斑

將去上清題梧桐樹

小砌圓陰覆暝霞曲軒疎牖稱相遮已成嘉實誠無
用未遇知音勿用嗟得地豈須矜露井隨流方共笑
枯槎明年冠者成春服重看紛：滿樹花

鳳凰山筇竹

仙山不記鳳鳴時除落空含玉潤姿海外雖傳有嶰

谷人間似未悟孫枝道家正貴知音少野處還於靜

節宜千歲重尋樂毅傳悠：更覺使心悲樂毅語中
編汶莖此

已當是

上巳日玉津園賜宴是日雜端為主人

御苑初晴暖景微侍臣還許宴春輝鳴禽試羽交：
轉落葉迎風冉：飛執法在前容款曲大官先置畫
膏肥和平自是歡娛日未醉春醪未可歸

和憶幽谷二首

早聞幽谷未曾窺翠壁清泉入夢思到眼惜無名手
畫醒心欣得醉翁詩種花舊比甘棠樹刻石今成峴
首碑使我一麾從此逝勝遊當不減君時
深居忽忽春空過積雨滿：夏欲交近砌梧桐新有

陰銜泥鷺子總成集此邦卑溼酒長醉隨事文章亦
解朝心遠地偏人跡絕漫勞三徑數誅茅

京尹仲議侍讀自成都赴闕將過長安先寄
都城一別遠相望楚水秦山各異方每頌中和傳四
子重聞京兆得三王執經誤接金華秘卧閣驚看鬢
色蒼逃暑肯為十日飲能無歌舞薦清觴

初雪朝退與諸公至西閣

朝光初上九門開貝闕珠宮白玉臺真有燭龍浮渤
澥却占雲氣認蓬萊斗回暖景開鳴鳥稍借新芽入
早梅便覺年華無限賞履綦重疊遠蒼苔

荅河中梅龍圖

龍池柳色鑠春煙故國風光此地偏高下樓臺渾浸

水往來車馬自隨船舉杯醉舞時相屬倚瑟悲歌忽
愴然安敢為文敵金谷誤煩求友賦新篇

離陳州先寄賴上龍圖

蓬蒿一畝亦蘧廬終歲紛紛徙居客耳欣沾潁川水
兜誑積厭武昌魚寧知代舍悲長缺忽幸侯門掃敝
裾雖信師金譏數昧未甘菜子勸捐書

寄襄陽舅氏龍圖

虎符龍節鎮方州天祿先生尚黑頭南紀山川殊壯
觀高陽賓客故風流沉碑幾處書遺愛非土他時恨
倚樓想詠五君夸屢薦為憑三鳥寄綢繆

送司馬倩赴權官平涼尉

將女隨郎過渭城正如前日武陵行當時底事傷離

別今日安知隔死生渺：平波侵漢苑纍：高塚壓秦京登臨感慨尋常事何況衰年父子情

和春卿答韓殿丞

暫辭金鼎擁朱幡注意雖殊體貌存擺落功名如脫屣招携賓客許遊藩東人愁咏鴻遵渚北海欣看酒滿樽無公歸君幸識鳳池深隔九重閣

復雨

閉門高枕避春霖眼見羣芳稍見侵獨醒不如終日醉暫晴那似斷年陰老驚歲月都無用興在江湖特更深正想青楓千里外草長波濶亂愁心

雨中醉歸

楚山終日雨霏霏寥落村花入眼稀可惜東風變酒

味無端宿靄破春暉屈平漁父誰清濁御叔臧孫交是非倒著接羅驚道路悠：判與世相違

永叔附寄滁州庶子泉李監題十二字

瑯琊山側白雲溪石壁何年李監題翰墨一時稱妙絕塵埃數字尚端倪驚看龍席潛光彩恨使莓苔損角圭大叫發狂心未足竹林幽賞負招携

臨崑亭

孤城西北起高樓天半崑崙入寸眸碧樹參差見平圃屯雲重叠辨軒邱百年禮樂逢休運千里江山極勝遊那似鮑昭空寫恨不為王粲獨銷憂

和永叔李太尉飲席聞箏

紅顏翠髮奪春輝繁手哀弦逐羽卮正使千觴無復

酒誰令中曲不勝悲留連起舞驚殘夜做寫遺音入
怨詩我識東山安石意沾衿應自屬桓伊

齋宿集禧觀戲訓永叔見寄時永叔在後廟

攝事

尚平故有五山期獨許迎年太液池貝闕碧城相約
爛石林琪樹共參差玉盃醺好經時醉水簟風多盡
日碁正想火龍勞陟降更煩佳句寄相思

依韻和致政龐相公上巳約遊集禧觀不至
琳館經春瑞氣浮當時曾約相車遊仙花又向庭中
落宮水還縈苑外流雲路空思攀去鶴沙堤猶憶問
行牛明年三月芳菲在須把蘭亭禊事修

馬上南風變晴

繁陰欲閉凱風來一掃窮荒萬里開日色慈曦浮渤
澥雲容舒卷映蓬萊旅情更覺光華遠暖意何妨節
物催醉眼却思山雪好臘前容可當新梅

新種雜花樹

江邊臘破東風起舍側栽花遶四鄰要似桃源堪避
世會令桂樹默留人即看紅葉媚、秀預想喧蜂處
處新庾宅荒涼宋亭古應須大占鄧中春

答子溫雪中見寄

勁風蕭颯結衝波飛雪崩騰萬里過亦未妨人洛陽
卧還聞有客鄧中歌壯心可念哀鴻遠正色遥憐翠
竹多會卜豐年慰羈旅敢辭荒徑重張羅

次韻和永叔歲旦對雪見寄時某於上源驛

典護契丹朝正使人日當歸前一日始得此詩

朔風千里動高簾雷起龍山晝擁簷屬國請纓謀已拙
麝蕙澆酒歲空添剪幡春事宜人日破盤歸期見玉蟾
聊欲為君留薄具燭蟲床酒水精鹽

答景彝對月

正惜蟾蜍沉夕靄忽傳鐘鼓送秋晴浮雲四卷無餘迹
斜漢西流亦自明危檻鉤簾吟獨久薄帷高枕夢逾清
幽蘭佳菊溥新露的歷珠華滿翠莖

立夏祠太乙宮

絳闕迎年候執期羽衣通夕侍嚴祠神光映月開璇室
香霧含風拂桂旂路逸城南天最近地非人境日

偏遲還聞增授無窮策馳奏中宸對受釐

自陝到闕感而成詠

蔥嶺氣象瞻堯闕肅肅行裝造近畿鈞奏昔年曾夢到
玉闕今日是生歸茂陵病久迷朝序宣室人踈懾帝暉
簪履未忘息再造不然何路謁彤闈

送人赴闕

五月齊侯報政時衮章英節照西畿昔看高鴈冥去
今喜長蠲婉歸詔使相望擁冠蓋都人傾倒遲光輝
師臣固有三公拜豈獨優游奉講闈

留別永叔

回車欲度幕南庭此地那知眼界青老覺鬢毛俱種種
醉看風物盡冥冥平時慟哭休論事遠別悲歌更

忍聽且共春風同入塞憶君時計短長亭

澄心堂讀許渾以下諸詩

許渾詩後三百年長嘯空堂覽舊篇落日孤城曾不改曲池高榭復依然塵埃暫憩道路客文雅相追今昔贖魚躍鳶飛殊有意卜居仍欲近湖邊

寄密令楊彥文

傾蓋相親成白頭離懷終日敵三秋可憐雞黍虛朋好應用弦歌亂旅愁太史成書自留滯石城通信已沉浮王孫可恨山中久舊令曾為褒德侯

答楊令彥文

從吏相望千里餘蓬蒿無以避空虛豈惟論議沉時俗更覺精神耗簿書慙愧故人存雅素殷勤佳句慰

離居周南會是弦歌地莫忘尋盟一起予

寄致政張大卿

昭回雲漢麗清秋曾看星槎歷斗牛歸去還為竹林會相望寧減赤松游達人軒冕都如夢塵世功名不自謀聞道東山多逸賞從君欲具五湖舟

送伯鎮守湖州

馮公白首漱長裾萊子班衣樂有餘金馬門前歌避世水精宮裏奉安輿萬重巖岫高藏日百丈溪泉俯見魚去去春風稱行樂京塵回首憶離居

次韻四叔父出守新定寄歐陽一首

尉尉漢丹陽都
尉尉治歛
勾吳半在海山中聞道驅車更向東舊治空傳漢都遺民無復楚諸熊
楚之先熊繹封丹楊其後徙郢文章

老去輕時輩，勢利恬來付。覺雄卧理便，應閑閣一方。
還見古人風。

園人獻葡萄

婉：柔條萬虺蟠，纍：佳實紫金寒。甘泉滲液秋香，
重瑞露凝膏曉色乾。鮫室珠盤驚不定，蓬萊金體恨
微酸。貴人寧借涼州牧，暫負衡門根一餐。

送劉先輩

恕年十八舉進士，通五經，登科以年未及格，守選。

關東少年西入都，諸老先生驚不如。射策遂為天下
選，限年却就里中居。豫章固起秋毫末，千里方從跬
步初。會見高明成偉器，不憂絳灌毀新書。

聞范參政巡西邊

漢與匈奴如弟兄，猶傳敵騎向邊城。數煩卿士親持

節，始恨儒生妄請纓。形勢倒懸方外逆，計謀無益是
縱橫。古來賢哲多屠釣，公試諮詢策太平。

次韻和王刑部秋日寄元兄尚書

脊令原隰晚霜清，季子嗟行不自寧。歸夢時環北斗
極，相揮猶隔太微星。源流淮水占何遠，羽翼西山藥
最靈。接武禁嚴多故事，共看蘭玉出階庭。

至日早起

至日應添一線長，漢儀憶奉萬年觴。鳴珂列炬隨承
相，長劍高冠滿未央。法從此時瞻玉座，侍臣獨許近
清光。輜軒今出荒山外，厭見塵沙萬里黃。

冬至

殊方喜及固陰消，積雪層冰意亦聊。就日稍欣南極

永觀雲尚恨帝鄉遙
閉關自恨天星復
吹律應知玉瑄調
留滯能無越鄉戀
甘泉受計萬神朝

聞元旦大朝會

玉帛雍容萬國來
帝城如斗挹春迴
旂常影亂三辰象
鐘鼓聲喧百里雷
北極正臨丹鳳宸
南山遙入萬年杯
諸神受計明堂定
留滯江濱志已推

公是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四

七言律詩二

招友上清宮

修竹高松無俗塵，全然不似近城闈。
黃冠習靜多藏客，野鳥忘機却傍人。
高閣切雲銜落日，廣庭霖雨溼清珉。
北憲固有逍遙地，來讀離騷戴角巾。

聞范鏡州移疾

汲黯廉平漢主知，淮陽移病苦清羸。
偃藩政事應無及，伏閣精神定未衰。
天欲期人身必乏，帝疑飛將數多奇。
何當半夜開宣室，獨使雍容對受釐。

宋劉敞撰

編杜子美外集

少陵詩筆捷懸河亂後流傳簡策譎樂自戴公全廢
壞書從魯壁幸增多斯文未喪微而顯吾道猶存嘯
也歌病肺悲愁情自失苦吟時復望江沱子美詩云病肺卧江沱余亦
有此疾

鼓角樓宴集

隋刊作問非

周城百雉擁中軍阿閣三階麗白雲燕雀總知依威
德山河相與助雄文此樓府公作
自為之記輕裘緩帶居多暇
昔酒嘉醕客易醺還識魏牟懷北闕正逢長日扇南

薰

薰刊作薰

夏日上府公

紅芳過盡綠陰多索莫無如長日何午影遲留成蘊

暑薰風飄蕩作清和夢餘欲驗松生腹棊罷真知斧

爛柯還想高吟酬美景訟庭岑寂長青莎府公有詩
云高吟酬

永晝痛飲
並年故及之

賀司馬君實何濟川得龐公炭

上府愛才天下聞兩軍素出將軍門欲正大治慰民
望願排寒風作春溫不煩束縕資遊說聊復優賢報
國恩自笑野人卧窮巷負暄方擬獻天闕

獨宿直舍

談笑從容宮漏稀高軒去盡掩重扉風含玉宇霜威
動月上疎窻燭影微周衛相望喧夕警爐香不斷護
朝衣塵軀更覺仙山峻旅夢端從江海歸

五月望日赴紫宸謁待旦假寐

願刊作孫

半夜北風天，反寒倒衣驚。問紫宸班，雲容不辨陰晴。
際月色猶迷，爽晦間獨喜鳴雞。應鐘漏正，憐殘夢識
江山，濯纓簪筆，初無補空愧紛。數往還。

送李留後守東平

少壯去人如水流，似君那作侍祠侯。高談每及功名
際，出守直寬聖主憂。麾下百城包海岱，道傍千騎擁
貔貅。家聲時論俱輝赫，世將寧為好時羞。

題連理亭

唐乾符中所建，其棟梁頽空，壯云自盧龍涉海致之也。

靈光燕滅泮宮平，三百年中獨此亭。無復喬林見連
理，尚傳高棟出窮溟。疎簾清簟宜炎日，苑柳長梧半
廣庭。卧向汶篁慙薊植，燕山都欲負刊銘。

答陳州通判廷評同年

黃門獻賦接羣賢，上國知名獨累年。不謂招徠從隗
始，至今慙媿在盧前。簿書幾廢三餘學，繩墨空勤一
割鉛。還喜遷喬友，生近高山流水入清絃。

庶子嶺張館寄隱直

離腸易感歲華催，更席龍沙望紫台。持節不眠宵自
永，聽笳無事淚空推。扁舟何處山陰雪，驛使他年嶺
上梅。欲寄一書愁已亂，天邊應候客星回。

過中京走馬上平安奏狀

載驅冬歲拯河源，北廷在橫水北奏狀今朝款帝閭。
目斷白雲浮魏闕，心先飛騎向中原。揣摩詎試衡人
術，感激空銜國士恩。猶使匈奴戴黃屋，南歸慚弔陸
生魂。

冀州正月十六日飲席

月缺雪殘雲亂飛，千峰相照續長輝。寒欺短夜禁杯酒，春入東風試舞衣。老惜佳辰經歲得，醉驚陳迹出門非。漁陽鼓節尤悲壯，知我心從萬里歸。

無雙亭觀瓊花贈聖民

東風萬木競紛華，天下無雙獨此花。那有靈雲凌暖日，不為琪樹隔流沙。祠城寂寂春空老，江雨冥冥日易斜。仙品國香俱妙絕，少傾高興畫流霞。

園人獻芍藥

淮海由來草木天，春工殊復自嬌嬈。始知隋苑多嬌麗，未覺吳宮久寂寥。冰雪肌膚明綽約，雲霞衣服潤飄蕭。一枝漫取堪誰贈，老去風情不自聊。

雨中北軒晚寢

樹色禽聲相與聞，吾廬仍共一枝安。浮雲蔽日綿綿雨，積雨_水晏城慘慘寒。遠思百芳從此歇，不知后土幾時乾。閉關高枕交游絕，一夢江湖意緒寬。

和府公多葉榴花

翠條紅藥映貧家，笑倚薰風拂露華。重疊火雲燒落日，淺深金鼎蠹丹砂。多情強自含春恨，不語那能學館娃。但寄一枝供醉賞，試將顏色比裙紗。

寄謝霍邱靜樂亭

城西陵谷幾推移，仍有中庭玉樹枝。從政真同傲吏隱，賞心能與古人期。誅茅改築成芳榭，引水交流漲曲池。聞道小山多麗句，還因春草夢新詩。

晝寢

屋邊高樹綠雲陰堂下清池碧玉深卧想溪山迷遠
近夢為魚鳥或飛沉治逢平日如無事老覺衰容稍
見侵聊取南華寄齋物不為東武極悲吟

雨中家人致酒

急雨連宵晝不收草堂晨起似新秋山歌倚瑟清無
賴野饌隨樽特自優追古自宜真混沌旁騷仍有畔
牢愁綸巾搭腦醒還醉得此堯民已甚休

答令狐司封使君舟中見寄

汝賴相從彌十年江樓今日雁歸船自驚物役還如
昔但覺詩情更爽然寥落鶯花千騎裏蒼茫煙雨萬
山前未知後會仍何地疆醉春風酒似泉

某戊子春與使君會

汝南到今適十年

次韻和春卿城西同步

夕光却射成樓紅野色遙瞻百里中王帳坐休鈴下
衛春衣行試舞雩風招携直許威儀略獻笑深矜意
氣融流水高山俱在眼知公令望共無窮

往得南岳立猿特善嘯立秋後風雨頗涼聲

尤清絕憐其有山林之思為作七言

薄雲疎雨溼風枝衡岳猿啼憶此時回首那無萬里
感向人時作一聲悲鍾儀故有南冠恨莊舄猶多舊
國思車馬紛：九域客路旁翻笑斷腸為

過思鄉嶺南茂林清溪啼鳥游魚頗有佳趣

山下回溪：上峰清輝相映幾千重游魚聿役穿綠

蘇刊作戲

李後見南史江州

綠萍作青行
暖月作暖

薄餅蝶蛺蝶奔白龍盡日浮雲橫暗谷有時暝鳥語
高松欲忘旅思行：遠無柰春愁處：濃

題臨波亭

綠楊芳草舊無蹊竹塢花源敵剌溪水影時翻高檻
動天形略抱曲城低逢迎野興鷗雙下點綴春愁鴛
亂啼宿雨楚山雲正滿高樓莫上使人迷

至日晏水上嘔吐先醉上府公

南極微陽中夜新碧池風物晚采春鼓聲似動魚龍
伏旌旆不驚鷗鷺馴東閣于今待賢士西曹不意吐
車茵博陽踞皮平津學難賤猶堪頌得人

次韻奉和給事中知蔡州吳育

律上陽和雖始煦鎮前人意已生春濠梁且欲觀魚

知蔡州五字
次注多作附二字
和詩刊低格是也

樂淮郡何能致鹿馴為訪心朋猶繼棹况逢時雋與
均茵別車豈必辭沉醉更有高陽倒載人

送沈康學士知常州沈自博士除郡其少
時客居此州最久

三科妙選漢臺臣君去分符牧遠人富貴須為千騎
長中和好布萬家春山川陽羨由來勝謠俗延陵自
古淳曾是倦游羈旅地送行增羨兩朱輪

送柳舒州

金馬宿儒當世賢著書天祿自忘年中和屢以樂職
用久次方為耆老遷何恨一麾仍出守會須千室看
鳴弦祇應閉閣江湖上正想遙心象魏前

送張蘓州

始上蓬邱肅羽儀舊更臺省著清規懷章又下芙蓉

又刊作九
應刊作因求

關侯騎先瞻馬隼旂楚澤潦收騰駕遠廣陵濤起渡
江遲吳中事：皆奇勝還見風流太守詩

送刁越州

笑持符印下瀛州真得千巖萬壑遊
父老為郎無自苦鑑中行樂不知秋
居人舊俗多姚姒幕府連城半斗牛
太守會兼四千石璽書寧復久淹留

送修撰張待制知越州

倦簪華筆直承明自請分符江外行
真得蓬萊為治所經從雲漢濯塵纓
山游訪古窮書穴春事劬農見象耕
若向鑑中望明月會吟遠韻寄新聲

送張兵部知遂州

錦帳郎官錦里賢皂衣休直綵衣還
懷章過邸驚郡

更建節承春感舊關道側壺漿積遺愛
里中牛酒慶承顏朝廷孝治君先布更聽傳歌太學間

送彭待制知瀛州

趙北燕南如掌平定知臺選寄長城
雅歌不廢軍中樂緩帶能令塞外清
傾蓋由來欣意氣著鞭由此想功名
灞池送目邯鄲道倚瑟空多惜別聲

同鄰幾持國過杜和州

江南太守水齋居殘雪層冰正滿渠
忽憶山陰乘興往可憐心抱向人攄
放歌浩蕩驚狂客換酒從容解佩魚
四座歡衷兩傾倒歸鞍欲犯夕鐘初

寄獻臣

通塞田來自期奏書未上莫嗟咨
雖藏勉後三千

客去在須臾百萬師固有青雲堪自致暫履丹桂不
為遲如今相府聞名甚帝丞相應以雄文薦赤墀
離京後寄貢南隱直哉生魄後一日雨中作
清川如帶屢回環信宿猶居百里間敢恨淹留同枉
渚正憐風雨似梁山月殘虛魄無由共雲映高樓不
可攀却怪夢中翻識路化為蝴蝶一飛還

伯鎮出都後見寄

疊鼓鳴笳太守船都人傾注似登仙舊遊俯仰成陳
迹離思紛紛遠別弦愁目清楓空自極素書雙鯉不
忘傳恐君未得江湖樂追詔方將急用贖

寄劉景烈

前寄新詩未及答
移高陽關部署

漢設重關斥塞垣詔移飛將護秋屯胡人無復窺南

胡人刊作邊庭

牧燕客時應祭北門清酒肥牛宴長日輕車精騎獵
平原少年真得軍中樂况復詩書盛討論

寄隱直

江漢相思山萬重君家少室定西東年華過去如流
水心事差池似老翁一世共爭蝸角上微生多付酒
杯中途窮何必多垂涕吾更冥笑阮公

寄王二十

先借王杜甫外集會友未及錄近
抄字今為五卷又
為作存故報之

昔借君家杜甫集無端卧疾不曾編近從雲上吳員
外復得遺文數百篇夫子刪詩吾豈敢古人同病亦
相憐子美亦有
肺疾也新書不惜傳將去悵望秦城北斗邊

新居陳州城下讀書作

病利該疾

衣注或可作

誅茅負郭楚人居
泌水衡門自有餘
數困米鹽希辟
殺素輕農圃
重捐書絕糧
尼父期先進
畫卦羲皇序
古初千世風
流尚在眼
百年貧病不欺予

讀漢書

賈誼求為典屬國
終軍願得使匈奴
和親不及當時
策慷慨猶為大丈夫
百年強敵輕中國
一世奇功悲
腐儒閉道邊
民尚嚴警異時回首恨江湖

連雨三日東軒讀書

雨中無復故人車
寂寞閉門三日餘
却似袁安似有道
未知原憲定何如
浮雲極目無由卷
積蘚侵階不易除
正賴高眠堪自遣
時時紛亂滿床書

次韻滕越州謝王南郡酒

誰信專城千騎居
空齋圖籍兩三厨
消憂盡付鴟夷
酒乘興兼忘阮籍
塗受容誰先魏公子
長貧却笑范
萊蕪歸軒仍有東門餞
顯父還須至百壺

和章伯鎮

南上湘潭誰記初
北還宣室受釐餘
共憐賈傅才無敵
真作楊雄老著書
調笑羣雛飢欲死
去來千騎樂何如
洞庭木下鱗魚熟
三嘆新詩重起予

和滕巴陵寄張魏州

明府功名期壯年
滯留中路髮成班
豈知汲黯輕為
郡真為劉伶善閉關
歸夢未嘗離帝所
謫仙寧久混
人間會看使者持
三節緩帶輕裘且自閒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公是集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五

七言律詩三

寄楊子華閣老使君

吾丘不樂直承明
固請分符關外行
賜冊最榮批鳳尾
離羣獨恨出龍城
壯謀欲負腰間組
愁思空探塞外旌
塵土滿衫頭
半白一聞班馬不勝情

風雨

晚雲蒸雨瀉
驚湍積水浮
城五月寒早
濕向人如楚
澤風塵回首
憶長安歲華
但暑參差盡
旅館懷歸去
就難自昔
梁山有遺操
試憑繁手一清彈

宋 劉 敞 撰

重過華陰馬上口占寄李君錫王懿臣薛師

政三漕

三歲重過二華間，衰年彌覺厭塵喧。自知碌碌初無補，正是紛紛不憚煩。江壁向來憂鄭客，鼎湖今日望軒轅。脩門漸近翻嗚咽，滿面風埃涕淚痕。

過中京後寄和貢兩弟

歸鞍踈蹀弄輕塵，滿眼韶光破宿雲。去國幾愁歌白紵，上天真喜望緹羣。華林雪盡鸚鵡先，轉廣陌風多草競薰。我欲還家千日飲，益須釀酒張吾軍。

舍弟東還病中口占七言奉寄景仁彛唐公

南

眼暗頭昏逾十旬，所苦正如此。終歲髮華新，幽如美

水注猶州作七

里迷天路，韓退之日出暮猶操。醉似中山與鬼隣，

如醉酒者。閉閣却憐廷掾力，府事屬丞掾。廢書彌信

道家淳，通八病。脩門已後君無恙，試枉招

魂慰滿身，三六之厚德。及君之無恙，其自乞朝三

十九年。句容劉同年寄示游山詩及木煎

登城

江外三峰倚碧天，古來相續幾神仙。自無飛骨何由到，賴有新詩尚許傳。餌朮始知堪度世，聽松真得自忘年。會驅雞犬從君隱，與擇華陽數畝田。

前歲登城日，幾回去年猶記隔。辰來老侵筋力，鍊

減慵壞心情寸。灰幸有風光相挽引，那無賓友共

追陪北臺好在中秋月便是重陽菊藥開

喜春御自陝歸

休汝曾更月旦評幾年漂泊倦塵冥神峰好在巖
石符采依然兩三星天祿自嫌書尚白絳帷仍喜眼
猶青召南風什知多少一一親弦更許聽

聞鶯

舍南舍北柳陰深竟日啼鶯不自禁羈旅可憐選擇
木間闕似欲向知音鳩鷓無事催芳草燕雀相喧守
舊林幽獨閉門鶯歲晚固煩求友慰愁心

寄貢甫時遷居城南水上

城南風物似江湖卜築尤宜近水隅俗薄容垂真釣
否庭閒得種此君無關身調度唯存劍意圖書略

滿厨心遠地偏俱可喜免逢車馬與塵塗

中使傳宣二月一日史院賜御筵某亦預召

作七言呈禹玉真孺景仁三內翰

虞書紀典上稽唐魯史傳經近屬商刻玉春山瞻氣
象積星東壁聚鈞芒朝思膏飫燿情洽天令中和畫
刻長雖引客鄉譔子墨翰林還許壘清光

答次道學士

及詩末句

世路相逢難自期江城三歲想瓊枝寧知邂逅驅千
騎亦復東南寄一麾把酒聊同醉鄉樂看花欲後麥
秋時舊都紅藥猶堪賞不負風流謝客詩

送陝府祖學士

承時持橐俸徂年自陝分符得近關人物風流二南

後山河形勢兩周間莫嗟落魄書猶白共許優游鬢
未斑數醉申湖好風月傳車行且趣君還

酒席贈欽聖提刑李士

棄捐不與朝廷議落莫真成老秃翁放眼能寬蜀郡
禮高賔信有古人風都門倏忽三年別尊酒淹留一
笑同還有野歌隨拙舞肯教庭炬徹明紅

秋日和韻

禁垣清切近雲霓楚客逢秋意亦悲拙學由來玄尚
白敝裘何意素成緇解嘲却笑朱丹轂迓俗兼懲百
一詩短景正須綦玩歲薄寒寧厭酒盈卮

涵虛閣書卧

池水無波清照心庭柯交讓綠成陰游魚自與江湖

潤翔鳥不期山谷深身外悠々日復夜世間擾々古
猶今寄愁天上從吾樂高卧聊為招隱吟

于司錄東園

辟疆園圃厭城闈聞道池臺事新自置一尊消永日
別留磐石待幽人雨添草色迷三徑風散花香入四
鄰亦欲肩輿乘興去王翁何必舊相親

送劉郎中監靈仙觀盡室而往

華髮星郎七十餘碧山遙訪羽人居白石不為天上
樂淮南欲試枕中書長纓自濯滄浪水高蓋仍瞻駟
馬車福地神仙應易致幾時南嶽候乘輿次武帝南

為南
歎云

奉和諸公御製後苑賞花釣魚

四照繁英拂檻開，九重芝蓋賞春來。卿雲共和光華
旦，瑞露偏凝沆瀣杯。池藻躍魚波淡蕩，林光傾日影
徘徊。淮陽閉閣頭，今白夢遼釣天，惜未陪。

秋晚西樓

微霜欲墮木葉脫，積潦已收天宇清。皎日華映林
蒼蕭，風色閉紫荊。正憐邊馬秋方塞，何處悲笳暮
遠城。回首浮雲滿西北，七哀還見古人情。

送劉中允渙年五十餘以潁上縣令卜居廬

山

五柳先生厭俗紛，拂衣歸去卧江濱。松菊還同昔人
好，山川復似向時新。瀑泉飛雪千巖晚，仙杏蒸霞萬
樹春。亦欲扁舟乘興往，滄浪借取濯埃塵。

答令狐司封求酒

馮公即隱髮蒼，撥棄塵煩得醉鄉。富貴兩行安用
聖，滄浪獨醒詎非狂。顧慙宿釀能千日，遠愧深哀頌
短章。當就天公借北斗，更傾東海益君觴。

持禮北庭回示希元并寄之翰彦猷當世

肅承朝命謁穹廡，却卧空床涕滿裾。不故復論天下
事，更能重讀篋中書。男兒戰死自無恨，國勢倒懸誰
為據。我本不來人彊我，百年空使愧相如。

聞鶯

陰：老樹連村路幕，輕烟過雨天長。愛禽聲能永
日，似於鶯友欲忘年。朱櫻紫椹看齊熟，深巷荒城得
屢遷。朗詠謝公池上，作忽驚春物變薰絃。

忽刊作句味

全下句有誤法
二字是也

元日發古北口寄禹玉直孺昌言三閣老

桂酒椒盤共發春山川雖舊物華新仲尼魯史王正月
大帝河圖歲甲寅今年歲至甲寅與河圖天元同玉殿聳聞斟白
獸火城想見接清塵應憐二使星安在北斗杓邊析
木津

邊州作瑞

立春後遊杜城陳丞相郊園

韋杜勝遊誰可尋相君舊隱對雲岑冰渠婉轉蛟蛇
活霜竹參差孔翠深故老能言卧龍地兒童不用滿
簾金即齋殊負青山郭空挹芳尊慰客心古詩朝雜宿青山上青山不可上步步常惆悵謝眺亦云不對芳春酒還望青山郭

至日登樓

南極陽生天地新高樓氣色已含春得無鴻鴈翻歸
翼應有龍蛇動蟄鱗亦復書雲占楚歲不辭為壽引
湘醇甘泉從祀誰能賦悵望鈞陳擁北辰是日上

誰刊作雜

久雨

長至須臾二月來朔雲零雨未嘗開陰藏晝景長繡
線寒奪陽和潛律灰宿異因冰多後鴈暗香漂水惜
殘梅撩晴日暖無它術安得涼風一夜回俗云風同鄰幾伯鎮觀秘閣壁上蘓子美草書作一

音

作一首三字刊

藉刊作詩

蘓子佯狂不自疑漢庭藉甚莫言非放歌金馬居常
醉窮老滄洲不更歸蘓在吳中自為作詩曰我浮世今窮無歸滄洲送餘生功名均夢寐平生翰墨獨光輝
壁間數字龍蛇動神

物通神亦飛

立春

臘去春歸意可憐，久為羈客海西偏。
溫風泛：生庖酒和氣融；媚管絃剪綵，直為兒女戲。
土牛向自國，家傳事，情爭愛，新翻擲，還道今年勝去年。

立春日紫宸拜賜歸持國見率同過江十不

行

蓬萊佳氣舊無時，春物迎新特更宜。
鸞識玉箱來自早，漏隨宮線報還遲。
溝聲破凍終通苑，酒力含風易滿卮。
蓬鬢不堪雙綵勝，懶隨君向習家池。

賀隱直

寂寞三年倦一飛，知音不限向來希。
雖然主簿非高

趙刊作趙非

士猶喜分曹近太微，報法在更部銓中超俗狀京官。

班首望天威，漢儒多有司空掾。
努力新書更發揮，譚

何休皆以司空掾著書

送楊景脩秘校歸

武夷曾孫塵外仙，手携桂枝歸故山。
鄉始信一經是衣錦，不須三組送蓬萊。
觀書聊復爾，和棘棲鸞殊未然。
野人放蕩辱先進，慙愧竹林諸阮間。

答校書郎孫侔少述

金華勸講愧通經，銅虎分憂強請行。
千騎亦知翁子貴，一麾誰覺仲容輕。
西賓落莫空遺俗，北斗闌干有舊城。
欲作過秦無與語，故人高論憶盱衡。

次韻奉答屯田宋員外

汗血龍文千里駒長楸未試竭庭隅一麾幾老諸侯
相五月初還建體趨獨得鳳毛驚眾目相望花萼照
身衝白頭漫感悲秋賦自笑妨賢此禁塗賦岳秋與
喜于宋

生文

為轉運沈郎中題

寶軸牙籤三萬餘中國華宇廢清渠風流復見邾居
賦榮觀歸乘使者車俯仰江山樂無有優游文籍昔
誰如何當去此從君語盡得平生未見書

題溪堂

蘓俠遺懽小洞庭高堂殊恨曲池平山川滿目仍非
昔魚鳥依人不自驚瑣細幽花相嫵媚回環流水共
澄清秋風初足江湖意不作鱸蓴萬里情

不自刊作自下

和伯鎮初拜湖州

君向江湖領一麾親歡自與宿心期腰間紫綬新光
彩都內青錢厚寵私廐吏莫催乘傳去詔恩方許成
瓜時望瀾堂上青山下爛醉尋春亦未遲伯鎮時餘
去京師

和韓司諫移臺宮雙檜植於道山

仙子分根白鹿檀定知高峭出巖端濃雲借色曾無
變初日移陰漸可觀風外共成蒼鶴舞夜深齊作翠
幢看人今俟爾為梁棟慎勿輪囷取自安

新秋

七月荆人亦具裘朔風颯：動昭邱巫峽出雲杳無
定洞庭飛葉絕堪愁長歌濯足滄浪水回首開襟兩

北樓宇宙敲蒸暫滿酒小山青桂與淹留

和宿直晨出遂赴奉慈齋告寄持國子履

玉殿鳴鞘闕寢開銀臺歸騎蹄霜蹄樓光已映朝霞
動樹色猶銜宿靄迷身貴承明翻厭直歲窮尊酒幸
招携太常幾日休齋禁亦欲從公醉似泥

遊平山堂寄歐陽永叔內翰

蕪城此地遠人寰盡借江南萬疊山水氣橫浮飛鳥
外嵐光平墮酒杯間主人寄賞來何暮遊子銷憂醉
不還無限秋風桂枝老淮王先去可能攀

再遊平山堂

背城歷：纒十里經歲悠：能一來可惜簿書捐白
日強從賓客燕平臺暮雲自與千山合醉眼時令萬

字開老子誰憐興不淺黃花欲落更添杯

病中口占七言奉送前成都尹呂寶臣龍圖

還朝

開遠故城長樂坡三年重此送君過宦游不道相逢
少愁病何堪慘別多驍虜猶知奉威信巴童莫忘習
中和廟堂應趣繼衣拜少緩離亭白玉珂

月夜獨酌

涼月破雲逐碧霄暫憐庭宇斷塵囂露翻高樹光明
滅風度疎篁影動搖驚鵲似投人處息暗蟲如恨歲
華凋短歌薄酒清輝裏百感先秋不自聊

奉和永叔雨中見寄

泥塗后土未曾乾騎馬相過行路難卧聽雞鳴知景

晦起逢花謝惜春殘銀臺幸闋連宵直尊酒能謀盡
日歡紅藥蒼苔雖寂寞多情肯作舊游看

城樓晚望

長夏淮天却似秋居人未解白貂裘雲起岱山時漲
雨風迎滄海欲橫流日邊渴問長安使天際頻瞻顧
客舟自是七哀宜寫望不闕非土故登樓

答宋都官游驪山見寄

清華宮殿映春暉未醉三晡莫遽歸人事廢興猶可
記風光流轉不相違歌臨灞岸朱絃脆走度章臺汗
馬肥自是秦川貴公子城隅相望不能飛

和孫少述題虎邱

吳墟秦燼滅遺蹤誰見千巖鏤梵宮化出樓臺雙樹

外密移天地一壺中石形虎踞森相向劍氣龍蟠冷
射空爵宦無由蠟山屐因君詩句夢江東

和孫仲鴈蕩山二首

鼇翻溟漲折靈山漂落塵區莽眇問自有神僊護真
境故令林木斷人寰碧城萬玉重合琪樹三株寂
寂閑安得長風破高浪拂衣東去一躋攀

天台賦後世多賢復在君家瀟灑篇氣逸還令人聳
動境幽初許俗流傳萬峰林立浮雲外一徑梯橫絕
海邊開道歸艎從此遊秋風招隱特依然

答羅同年憶楸花之作

句稽嚴密不通賓因見楸花憶去春當日同僚嘗把
酒于今色子遠思人臨安草木皆蒙錦金谷池塘各

關雎自笑癡兒了公事經年不識酒沾唇

依韻謝某送行詩

天涯昂昂隔烟塵風雪梁山憶侍親行記簡書聊接
浙去懷印綬正逢春評依月旦情增戀行期在詩感
蘭咳意重陳先向沙隄候歸騎却瞻霖雨作伊晨

閣下午寢晚歸

高閣遙依日月光蒼苔重疊紫薇芳蟬聲已覺迎秋
急雲物還驚過午涼獨往山林非復昔夢為魚鳥不
能忘芝泥封詔難棲樹半落宮槐滿地黄

觀仲卿所試詩賦賀府君

斗城煙霧隔金鑿日破輕陰玉滴寒捷筆補天凌造
化高文驚世湧波濶夢成白鳳飛鳴遠功就丹梯步

武寬回首蓬萊笑清淺春風前後發芝蘭

歲晚偶作

不嫌臘過催人老直恐春歸惱客愁柳眼梅心俱次
第雲容雪意與淹留歲窮楚俗依稀古冰解巴流洶
湧流還興長須一尊酒呼兒徑典敝貂裘

立春日過薦福寺

一歲還隨一歲來立春人日競相催細谷風能破
凍熙習俗似登臺初陽弄色明高柳殘雪留寒伴
落梅淮北風光元自好壯心摧樹不勝哀

宿齋中書外省答永叔京尹內翰朝回馬上

見寄并謝子華次韻

朝罷章臺日幾竿遥聞走馬試雕鞍春風自發遊人

意宿雪偏留下省寒坐久獨知宮漏永詩成誰畫玉
堂歡會須一辨如泥醉笑從歸來筆向乾

富谷老人臧用自云本京師兵士咸平中沒

者五十餘年

白髮哀翁雙涕零曾隨諸將戰咸平一捐左袵迷歸
路却問中華似隔生思報漢恩身已朽恥埋胡壤死
無名今朝縱觀非他意得見官儀眼自明

都運陳光祿自河北移陝西以病不得詣別

作七言奉送

西州判袂忽三年夢想城南尺五天謝病歸來真老
矣傷春刻意益茫然受降塞外威名遠且食關中寄
注額北顧邯鄲復臨瀛更能一醉促哀弦漢光祿徐

用自刊作自用

年刊有美字

指在往刊作宋沈古

胡刊作遠

顏刊作亭

大正十四年自刊

外受降城也某向守
莊敦司杜城之游

游禪智寺

重崗斗上串浮雲行繞芳叢日已曛蒙頂川原眼中
見揚州歌吹竹西聞荒王重辟臺先毀古佛雙林火
亦焚會看旗檀重滿地莫悲麋鹿向成羣

題寄黃州李史君韋杜山居

主人朝隱望誰先卜築城南地後偏服食早知仁者
壽退休前惜大天賢封千戶比蒼竹敵一鍾金上
上田從此去天絲尺五幾時雞犬亦登仙大御少時

得至樂服今鍊氣
却老亦有奇初

和龐相公寄題句郎中鳳棲巖山居

丹鳳何年此地棲蒼山流水入巖扉主人早逐長離

白刊作白

大正十四年自刊

去邑于先期駟馬歸脩竹萬竿終歲碧蹲鴟千畝入
秋肥已聞父老醜牛酒會看夸鄉畫錦衣

次韻酬張真溫

未曾相見已相知自許聞絃可識微每信白頭於義
得宜將青眼向君違坳堂仍滯三年蟄寥廓方看萬

陪府公汎汝水作七言奉呈府公給事

寒波略傍曲城流彩鷁遙蕪翠蓋浮努力濟川天下
望暫時乘興鑑中遊蓬萊清淺迷滄海河漢昭回隔
斗牛君看龍門盛賓客世間還自有仙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六

五言長律

注卷未字刊無

聞韓范移軍涇原兼督關中四路 癸未

涇原非遠略韓范各名卿地盡三秦國身當萬里地

指麾沙漠靜談笑鉄山輕報國心如日憂民病若醒

終軍材冠世汲黯直知名風雪隨車騎鷹鷂起旆旌

年年戰頻衄事事淚堪橫會刷蒼心恥重看鑄劍耕

送隱直辟青州幕府

全齊七十城表海寄名卿開府馳羔雁除書得俊英

借籌心感激憑軾氣縱橫浩蕩軍中樂從容稷下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 劉 敞 撰



士由知己用祿以及親榮送別羞長缺能無歸去聲

駕幸飛山教場閱武待宴

冬令三農畢時巡萬乘行川源分壁壘貔虎望麾旌
王氣雲成殿天光日繞營風隨鼓桴急塵絕馬蹄輕
發石機投短抨弦火激明響振推列缺影墮落撓槍
令下凝霜肅思加挾纊平拳旂輕俯仰奪梨妙縱橫
壯士前歌勇儒生縱觀榮炙行燧燧舉觴溢海濤傾
清道遙傳警鳴鞭夕向城欲知威略遠區外警天聲

鳳覽德輝開封府試

婉婉丹山鳳飄飄萬里雲識時翻羽翼覽德下光輝
逸勢凌雲起和聲逐吹微層霄猶降顧治世獨知歸
繒繳初無慮梧桐正可依願分阿閣地永謝楚狂譏

校獵同支使作

長郊被山澤積雪淨林臯殺物天時武從禽士氣豪
飈塵逐車騎鷹隼亂旌旄壯節排蒼極歡聲激怒濤
興餘生真火空濶散風毛狡穴無遺噍窮巢或暗噪
中原遂除害汗馬敢辭勞勸賞車行炙均思士籍醕
歸塗喧鼓吹餘勇屬鞬橐快意當如此君看歲月滔
得隱直書重陽日登高於三門禹廟悵然恨

不恭之作一詩以寄

九日情何極三門望特高大河橫日夜砥柱折毫毛
眺覽興亡古登臨意氣豪窮源悲絕域微禹歎容刀
萬事浮雲去前賢逝水滔秋陰性遠塞殺氣起臨洮
努力追遊晚逢人應接勞黃花雨酌酒白鷺看驚濤

雜詩作權



醉舞相傾倚商歌散鬱陶別離懷病友書禮諭縈袍
俗態隨愴父愁吟困楚騷飛車儻可得携手恣遊遨

王祕丞惠然相訪并見遺蜀牋玄石硯

僕本時名薄君胡雅顧偏聞弦賞流水望氣覓龍泉
談笑心相得逢迎禮率然樵蕨從不饜詩賦許深傳
墨石巴山硯魚鱗蜀客牋寵分通縞帶慕用比先賢
知我春秋貴論交金石堅誰能憚先進古自有忘年

送孫之翰知陝府

山河晉表裏方伯陝西東昔重諸侯選今煩太史公
固疑多直諫不得久居中時論譏憂半天心待考功
宣帝出蕭望之為郡論意
曰所用皆更治民以考功旌麾都護道謠俗召南風
偃息甘棠下知君簡易同

吳資政守陝一年還守西都又改禮部寄示

在陝時詩作此致謝

分陝間何闊暮年迨有成去思仍舊俗來暮已新聲
父老壺漿遠兒童竹馬輕圖書還洛與禮樂命春卿
繼出甘棠什流傳大雅情正風瞻豈弟舊觀復神命
露鶴九秋警霜蟾千里清知音非季子猶職二南并
召公居陝周
公營洛也

寄張六卧疾在山陽

都門一分袂羈旅兩如何薄宦貧病久畏塗憂懼多
予自宋抵此幾成哭寢戶幸免莖江波彌有三秋感
亦為水驚一葦過新愁添素髮幽境長青莎安得携君手
誰抗一葦過新愁添素髮幽境長青莎安得携君手
開懷醉且歌



張樂洞庭

聞昔軒轅帝時巡臨洞庭成池備廣樂南極輝威靈
至樂均夷夏希聲入窈冥江湖亂魚鳥宇宙激雷霆
會有馮夷舞還令楚客醒遺音不可學逝近向東溟
分題鳥鳴山更幽

空高山不極喧鳥自相求永日曾一哢深林疑更幽
遺音散虛谷習響動岑樓寂寂千峯暝蒼蒼萬木稠
居成境外趣真慰靜中游誰強騷人賦王孫不可留

社日宴臨波亭呈公府

春色池上好公來朝日出棟梁歸喜燕霖雨躍潛魚
雲氣隨歌妓林光暗碧車一本作隼撫心間簿領暇
與適酒杯餘言志吾與點論詩商起予定知金谷集

一本在客列
夫何宜之

不比右君書

送升之

諫官上耳目河北分股肱出處誰與並功名方見稱
鈎陳虛侍從天路逼飛騰急病忍濡足憂民先飲冰
萬人瞻使表百縣懾風稜雅意本朝在規摹方面憑
寒荻待暖律狡兔避鷹隼慨都亭語無嫌力未能

九月八日晚會永叔西齋

醉翁手種菊呼我宴西齋落日有餘興窮秋多所懷
緩歌揮白羽起舞墜金釵烏帽何勝落黃花故自佳
念離還作惡處世亦安排蒼髮聊相對青雲豈易階
母容獨見跋能盡酒如淮少作三年別人生定鮮諧

奉訓春卿資政給事見寄并貺法酒

長刊作翁

王旬推三輔侯拜重百城公雖縱談笑人自服神明
烹幹元和正陶鎔庶無猜優游破餘地洒落動高情
訟比甘棠息居無吠犬驚勤追類宮學繼出汝南評
風雅移方俗弦歌溢頌聲忘年及晚輩與進絕諸生
預列登堂拜陪承別乘行襟懷向客盡風彩照人清
孤矢親觀德滄浪並濯潏宴綵花爛熳蠟罷雪縱橫
未節形骸外良辰樂賞并西曹寬吏適東閣借賓榮
密席明金炬佳人出玉笙聽歌濃黛斂看無小腰輕
聽謂招携訊由來許與誠會知私坎井未可屈長鯨
鳳尾騰中詔麟符寄別京去思邈已遠陳迹浩難平
叩叩煩書札悠悠想旌旌何時命霖雨舉世望阿衡
逸唱回春藻深衷絳杏萌自然心醉久那在酒如錫

次韻和榮職方北城

荷澤元通濟陶丘已近齊身紆會稽綬詔拆武都泥
求瘼初無術端居愧擇棲萬家巖壁壘五雉聳樓梯
板築人同欲經營事不迷峻防誰敢慢隆棟可言低
兵衛森旂戟軍聲疊鼓鞶論詩譏自鄒肆士取諸睽
物境晨昏異賓朋步武躋遠煙春漠漠殘雪晝淒淒
華髮歎同籍它年恨解携瓊瑰何足報掃壁為君題

蒙某借示新詩不勝嘆服輒妄作五言一首
以誌欣慕

元化陶鈞外中樞斗極邊濟時俱陟降均逸暫蕃宣
近輔城連十東防騎累千親歡主於適時論老而傳
養志古何有承淵能浩然君羨鼎味在綵服袞衣聯

德表真希世天倫略比肩名今萬古最景帝曰石君

石君是舉集學肯一經專相戒南陔養廢歌棠樹篇

有荒盛送奏金玉爛相鮮錫類迂深眷懷歸私自憐

一聞詩禮意特悟昔人賢陳亢問詩聞禮又問君子

以不足贊仲卿之篇問一得三矣

觀後苑瑞蓮

靈波涵秋色仙花露夕香交陰分握秀並蒂爛齊芳

曰復天鍾氣深沉地獻祥膏澄輝四照文羽勢雙翔

飛蓋宸游密技圖秘牒光重華與同本併此祝無疆

擬御試求遺書於天下

中紀叔圖籍清長訪古初周爰馳使傳悉上得遺書

事有先蒸舊人多變綠餘千歲窮禹穴四徽按崑墟

高閣題天祿羣英議石渠定知奎壁彩從此麗雲虛

河決東郡以平聲為韻叔父令賦

傳聞大河決遠與北溟通汜濫蛟鼉怒蕭條郡國空

淇園方下竹瓠子復修宮世待文成術民懷伯禹功

沉牲煩太史負土困關東封禪應知外誰人秦矩公

上夏太尉

四海傳烽急長安亦響振老儒稽變事是時秦州守

強敵暴生民廷議衣冠客書聞草野臣諸公咸世傑

天子識平津開封府三司舊提兵十萬新丹青信著

明白睿謀伸賜馬飛龍亞分衣寶帶親親緜帳下士

鷓鴣幕中賓虎節關河雪天街畢昴塵朔方須築郡

燕谷預含春策効曾無敵師行輒有神人心唯助順

天道亦親仁執鉞來刑魏勾芒下賜秦成功符屈指
默化劇陶鈞既已通西域還應察珮珉焉知通國領
不足壯麒麟

次表陟十四韻

羈旅嗟無友佯狂漢水陰相逢幸傾蓋送別悵分襟
之子雖吏隱高名何陸況蛟龍蟠學海風雨潤詞林
寡和嘗歌郢傳經雅屬參孔子作孝大人今諭蜀幹
譽爾勞心接浙予征遠看雲反顧深旅懷兼去住秋
色愴登臨信有江山助宜無霧露侵相思見逸唱清
絕響寒砧擊節時孤笑開樽憶共斟歲華幾向晚
客恨孰能禁城闕愁回首詩人誨嗣音魯非青玉案
為媿洛生吟

聞西使到闕

聞西使到闕

遙聞西域使來獻大明宮故事三苗比官儀敵國同
賜書深慰藉錫命極優崇含垢應王度懷柔尚古風
蒼生向來急殊俗此時通冠蓋長城北邊關絕幕東
春秋大一統吏事責三公何有長沙客題詩慟哭中

寄閬州諸弟閬水蜀

激解來參首西南入漏天泄雲三峽壅噴雨五河懸
雷電虛巖底虹霓白日邊孤城危獸角沈窳溢蛟涎
胸臆愁巴俗起騰怯羽仙傳聞吞夢澤想見隨飛鳶
河漢星槎遠泥塗劔閣偏空懷萬里浪興盡閬風前

九月二十五日召赴後苑觀稻時唯兩府及
得預時方
講春秋

農祥依帝力鈞盾即天田覽物秋成後回輿銜艾前
膏腴眾錦錯香穰萬珠聯共賞倉箱富初非雨露偏
銅池寒引溜玉樹晚含烟縱觀欣遊豫登嘗慶吉獨
執經紆顧問拜賜濫周旋不負春秋學端逢大有年

行詣揚州壽寧寺

隋宮老荆棘淮地祖先川天子周王狩周世宗嘗幸此諸侯
楚社遷宿軍江水上休甲古城邊清蹕乃過此高臺
亦宛然殿空生影響畫古剝丹玄缺驚跳鮒遺碑
失紀年廢興真可感耆舊每多傳一詠蕪城作斜陽
聞暮蟬

病中逢秋欣然慰懷作五言呈兩倅

過更靡遠戍懷祿滯歸休一卧淮陽閣三防塞外秋

刊此詩次知喜雨後

傷時唯慟哭謝病不幽憂主畫稀前輩忘形賴雋游
韓稜才抗俗枚叔賦無雋感慨今如此支離尚有瘳
涼風鴈南去清夜火西流江海鱸魚興何當汎斗牛

和喜雨

望歲憂農事為霖屬柄臣吁嗟動雲漢精稔驗天人
霏霧凝空曲雄風激水濱驅除斷炎燠洒掃淨埃塵
勢欲翻河海聲疑過鬼神山川共秀發穹壤劃清新
庶物寒含生意元和倚大鈞穴蛟深奮角轍鮒默翻鱗
雷電天威遠耕桑帝力勻依然四時正好在萬家春
會府開清旦高堂引慶賓沃焦心有待濯熱正無倫
蒸礎遺占信隨軒舊史真京師并福潤支象在經綸
舞罷看佻服談餘識塾中新詩追大雅興誦洽蒸民

單袷寒仍薄清和氣已震晴暉明旭日霽色卷高旻
疊疊希前哲凄凄幸及辰陽秋晷閱雨一頌魯公仁

詔書求方略之士咸令自陳

破敵須多士憂民賴九重公車皆自薦物議絕先容
駿骨何妨市金臺不易逢處囊爭耀末躍治要居鏘
秋野騰驪鶻春雷起蟄龍吾徒正高卧欲老白雲峯

聞德州河決

九河乘積雨大水出平原無復金堤固空驚漏渾澤
翻蛟龍移窟宅魚鼈害黎元直想崑崙坼兼疑渤海
三山屢漂蕩百谷互并吞大懼彝倫斁誰能謁帝闈

送子高知潤州

屈指朝廷士誰能望素風賢良方正舉父子兄弟同

鄙諺黃金貴愚儒白首窮今看一戰霸信有萬夫雄
官秩南宮峻天文右掖通墳麓諧大雅鴻鵠起層空
帝予夸鄉樂民懷濟物功吳人真得虎漢守去憑熊
山勢端臨北江流正直東遙知子牟意故在九城中

題幽州圖

代北屯兵盛漁陽突騎精葉捐看異域感激問蒼生
尚識榆關路仍存漢郡名可憐成反拒未見請橫行
先帝曾親伐斯人昔纓征大功危一跌遺恨似平城
往者干戈役因之玉帛盟權宜緩中國苟且就生平
名號于今錯恩威自此輕柰何早聖主豈不負宗祊
事有違經合功難與俗評復讎宜百世刷耻望諸卿
封畛唐虞舊氛祲渤碣清遺黎出塗炭故老見簪纓

寒谷青陽及幽都日月明此懷如萬一高揖謝縱橫
某往歲侍大人守丹陽粗知此郡之盛復戲

成小詩呈子高

自古佳麗地到今風物奇群山盡迴抱綠水正逶迤
事體存都會繁華盛昔時秋聲雄鼓角曉色亂旌旗
樓觀渾非動林巒互蔽虧子攜留客飲白紵送歌詞
太守貴如此郎官清可知虛投射堂粟深恨著鞭遲
淮上期十一不至

淮上稱晨朝晨光滿麗譙有懷空帳望無和獨行謠
水色全含鑑林花半隱樵雲煙平宿莽鷗鳥破春苗
野俗陽歌麗游人白馬驕先生唯寂寞至樂亦逍遙
洙泗風差遠川原景幸饒思君不得見何以助簞瓢

和府公二十韻

百草迎年茂羣花逼夏零天工感寥落春事出丁寧
皓月彫寒魄鮮風結暖馨綵霞融縹緲甘露洒清泠
照坐千枝燭搖空九子鈴輕黃金綴縷凝碧玉鐫鉞
爛熳鋪鮫錦襪聚鶴翎問名驚競秀變態駭流形
鍾美應成媪儲芳或景星意真乘澹泊氣淑倚嫂姪
淨影臨彫檻疎音隔後庭瑶妃旦酣酒玉女夜窺櫺
時世粧濃澹朝雲夢窈冥魂從攀處亂醉任看餘醒
禁蘂曾迂幸天歌獨仰聽一時矜絕出衆卉謝晶熒
正爾生成巧由來造化靈屬詞勞比興圖象費丹青
雨重碧油幕燈昏雲母屏謫仙才不世激賞為君聆
同貢甫賀錢子飛兄弟

銷刊誤類

盛德溥熙耀豐規振後昆降心徠俊傑前席問黎元
嘉會真千載休聲聚一門象賢俱秀出濟美並鴻騫
性復朱繩直書曾玉露繁十年森氣象江海豁詞源
心伏驚諸老名聞動至尊深嚴親賜策淵嘿靜臨軒
明白朝廷制丹春教化原屢聞呼萬歲爭誦累千言
宜有非常遇誰嫌不次思官儀推粉署地望逼星垣
令問人人得風流善存春華照棠樹高韻溢麓墳
義辱交游接歡心拈笑煩空慙一枝小當謝北溟鯤

召赴崇政殿觀新樂

聖人千歲合禮樂百年興律以聲身效功兼述作稱
道將諧一變天欲佑丕承舊典周官在遺音制氏增
獻書嘉魏史博物待延陵金石完新制工師變舊能

英華融治世淳古邈逾絕縱觀傾朝野睿歌望股肱
和風動廖廓協氣散凌兢帝所真疑夢天階自絕升
三雍漢未盛九辯夏徒矜珥筆欣攄頌名山益望登

社後雪

故陰不自斂飛霞一何驕強妬春陽盛那妨玉琯調
滔天初極望見晷已全消詎損朱華麗祗添綠野饒
泥塗窮道路締綵亂暉貂遂恐天時錯仍虞歲事枵
雲浮猶苦結燕賀乍驚飄但使風從律無嫌物反袂
初過元日社又放紫宸朝乘興從君飲孤音續郢謠

立春日乾祐縣送梅花

終南全近蜀春日得新梅始信秦風是非關越使來
秦詩終南何雪霽明自焰雲葉薄誰裁香重浮山露
有有條有梅

膚清避俗埃，衆芳知遠矣。獨秀亦悠哉，剪綵何勝妬。
巖粧莫自猜，差池鼎鼐味。曠絕棟梁材，把酒千山外。
那令寂寞開。

淮西廟梅花獨此處有之

荏苒江南村，芬菲臘後春。逾淮鬪不變，映雪已爭新。
俠骨香驚俗，冰膚冷照隣。定非隨驛使，直恐謫仙人。
聞笛空含怨，看圖恨失真。應為一時賞，莫與衆芳倫。

形鹽象武

備物崇賓饗，斯鹽肖虎形。熬波煩巧匠，象武示君靈。
天產參多品，秋嚴聳外庭。炳文隨鏤刻，毅氣得儀刑。
服猛非同趣，昭文亦異經。碎身如見取，調鼎薦芳馨。
同徐監簿灞淚望長安

驅車凌灞岸，回顧望長安。北闕塵明滅，南山氣鬱盤。
人來日遠近，城轉斗闌干。長樂鐘聲斷，秦川樹色殘。
聽歌迷夏首，倚瑟想邯鄲。鬢髮變驚遊，子曰知行路難。

捷詩

捷報蒼龍闕，書從白豹城。賊中城名 關河開地刻，雷
雨肅天兵。氣攝千山動，威加萬里平。獻得多寶玉，
効首悉長鯨。社稷靈何遠，巖廊策自精。餘妖暫煦沫，
壯士待龔行。天馬來西域，貂裘實上京。遙知舞干羽，
冠劍賀公卿。

寄上濠州舅氏

天閣愁揚子，諸侯困仲舒。反為清淨悞，竟以謗讒踈。
開幕臨濠水，懷章下石渠。塞翁輕失馬，莊叟樂觀魚。

倚杖曾何怪道遙，自如貴為千騎長。富有萬家居，
卧理翻無事。高談雅不虛，舊憐狂簡性。遙想賦歸與

和永叔對雪次韻

驚颯卷白日，朔氣逼寒門。已密何須急，雖多未覺繁。
勢輕飛有態，光潔瑩無痕。礫石封喬木，玲瓏綴夕軒。
迹深看做躩，歌苦相車轅。測厚矜膚寸，愁消怯晏溫。
崩騰雲將合，颯沓雨師屯。掃去蛟螭亂，堆成虎豹蹲。
夜明休秉燭，詩興助開樽。公若憐萱桂，那辭訪小園。

為紀四謁舊相識

非無負米志，復作退飛身。豈但龍蛇蟄，終慙鴻雁賓。
蕭條依陋巷，契闊問通津。長鋏行焉往，悲歌夜復晨。
交遊青眼隔，世路白頭新。謝^并栖栖，佞情依戀戀。仁

敢齊天下士，真媿轍中鱗。昔問三年學，壺飧及病親。

和鄰幾聖俞持國雪十八韻依次用

集霰群陰結，飛靈萬寓低。乾坤豁開闢，方域露端倪。
廣宇規茅藉，彫墻築粉泥。山容包紫翠，壤色變玄黎。
筒葛來從越，冰紈製自齊。遊歡慰枚馬，獵興助良奚。
飾貌沾珍醉，因方銜角圭。隙間峨可抵，行際道先迷。
沾服驚遊霧，臨淵恠飲蛭。調元思暖律，踰伏閔靈螭。
幾誤烏成鷓，絲分鶴處雞。慘膚森若豎，墜指酷逾刳。
祖國水還襲，焦原足易棲。負儒欣夜誦，季女戚朝墜。
舟楫膠巖壑，驂駟滑踈蹄。斷水歌競苦，擿埴杖頻携。
景幸人人得，詩從物物題。長吟寄真樂，安羨舞前溪。

奉同隣幾詠雪

侵旦滿城雪從天萬里風陰沉朝日變
溱宿雲同經渡湖沙遠羣飛海上空
崩騰魚上下眩晃失西東帝所銀為闕
河濱貝作宮瑤林高不極璧水闊無窮
巨麗神仙境精微造化工霏花爭爛熳
噴霧極冥濛掃洒埃塵豁苞含物象充
牛衣愁病客鶴髮思衰翁侵冒貂餘墨
憑凌火似紅厲威深刻轢正色坦昭融
妬舞多珍鷲迷群有斷鴻陽微怯頻復
陰老总驕雄鄙屋貧奢等輝憲晝夜通
歲華驚朔易故老識年豐占賦慙賓右
聞歌慕郢中閑門徒自喜乘輿力難崇

再和隣幾

泛寒凋暮節大雪冒神州氣象昏千里
光芒混六幽度前蚊過目墮曠葉驚秋
煙素長誰引雲羅薄自浮

勢輕低更起影亂去還留玉石均朝采
珠璣共暗投圍城明組練格野亂旗旒
模象群形富牢籠衆險周履空語曳縱
騁望快登樓栖壁函珍帶裝簾耀寶鈎
潤應河澤比甘豈井泉侔萬物分同能
繁陰慘共愁波聲增渤澥原色借來麩
邀醉時吹面欺貧屢洒裘驅除夏盡盡
排迮楚氛收人謝泥塗辱家成汗漫遊
畫圖饒粉堊比興極歌謳積久風逾厲
消遲歲聿道短才非子敵祕思為君抽
高韻侵梁郢煩言不可訕

壺公祠大樹

若人既羽化伊樹亦千年委輸龍蛇蟄
此樹枝反交陰孔翠鮮流光馮過隙
浮世海成田信有壺中藥能移物外天
真游藐何許神理直茫然會見遼東鶴

悲歌

感市廛

廛中所居近市今此在
劉永年部署清燕堂
非漢時城也

漢庭謀帥用詩書丞相今來握虎符
帳下偏裨皆綬帶軍中談笑亦投壺
故開廣謝宜高會自有清泉入坐隅
三輔衣冠獻謠俗五陵豪俠壯規模
椎牛醢酒捐長日急管哀弦舞豔殊
射取天狼作乾豆莫推衛霍擅西都

和王待制新作白鷺亭七言十韻

六朝形勢會層軒前俯蒼洲却踐山
二水中分鑑澄澈萬峯雜立翠回環
古人遺賞興亡外良守來居仁智間
聽訟遂同棠樹愛放懷真與海漚閒
嘯餘風雨知何處望及雲霞若可攀
喬木參天愴城郭浮萍滿

地笑人寰楚謠清絕酣秋興吳拂從
容舞玉顏象魏由來心自遠
馮洽聊復樂忘還掖垣幸許追遐躅
天祿仍欣接近班塵土楊州頭欲白
遠從君借慰踈孱

和陳度支杜城園池長韻詩
丞相文惠公兄弟舊名園

三輔衣冠多俊賢爾來風物故依然
君家復在南城社時望從知尺五天
韋氏訓經門益大鄭侯治第世相傳
雪殘太一虛無裏塵漲重城蒼莽邊
修竹萬竿迷暗谷清渠百道散鳴泉
欣欣樹色知春近寂寂禽聲覺地偏
使節歸來同畫錦扁舟浮去似登仙
裨謀適野非無興更挹逍遙池上篇

賀春卿拜資政殿學士移西京留守

自昔東郊擇股肱至今宮籥委名卿
官儀高出金華

殿地理雄專北斗城寶帶別兼天馬賜彩衣仍照玉
符明正風鼓動周南什和氣銷除武庫兵聽訟甘棠
從勿剪攀轅舊吏不勝情千年重得吳公守門下無
由望賈生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七

五言絕句

蒲三首

青青水中蒲根葉自勾帶今我不如彼望君萬里外
青青水中蒲秀色宜三春常若秋氣早飄飄悲路人
青青水中蒲誰能移之陸婦人繫所徇憔悴甘獨宿

順州聞角

北山三千里歸來已近邊如何聞鼓角晨坐更悽然

瑞竹雙幹同本往來者因以瑞名

聳節偶相並雪霜終不迷應將古人比孤竹有夷齊

宋劉敞撰

暮冬寄鹽城弟二首

流水應無極東流向海城殷勤嗚雙鯉為寄別離情
海上春常早想思正一涯北風吹雪盡遙想折梅花

東樓

所謂觀也

能懷望鄉思慎勿上東樓海氣常常霧淮聲故故愁

昇池

前太守鑿此池深八九尺得銅昇受一
斗餘蓋如新昇下有物如藥青紫色
皆役人不知棄去或云是金昇子因號昇池

丹成雞犬去昇在陵谷遷惟有千年鶴時來浴水邊

嘯臺

高臺映水末極望有層軒覽物惟長嘯逢人未始言

酒舫

悠悠轉小棹漾漾逐浮萍載酒和嘉月投篇弔獨醒

杏源

在射堂西面畧可通小船
兩旁種花有杏最巨故名

淺水通漁艇低花損帽簷東風日夜起幽興此中添

蓮池

在射堂東

東池種蓮子紅白間稀疎夏木陰成後君看錦不如

漁臺

在昇池北即城濠常觀魚于此

陳漁何處好層觀倚高城快意屠門嚼安知萬里鯨

花嶼

在昇池

孤嶼曲池中芳菲四面同春愁隨崔舫繚繞未會窮

袁真人祠

絳節朝何所白蛻空此堂神仙詎學得客到彊焚香

丹井

在真祠

清源只數尺知是鍊丹餘安得棲真子相邀肘後書

竹岡其十

層岡南面起仰見檀欒姿
譜曲成幽洞因堪象武夷
武夷有毛洞也

大楸使宅前

長楸蔭栢堂小枝猶合抱
得地遂天年斧斤安敢到

刊四首二字接女下
夾注記下夕所字

紅玉誰家女見燕中記

紅玉誰家女雙瞳如水流
映花看漢使不覺墜搔頭

紅玉誰家女明艷奪青春
羞人不得語含笑却成頰

翠霞金縷衣獨立翳斜暉
無奈春風蕩吹人只欲飛

春風能吹衣不能解人意
使我為朝雲與君從此逝

清明後鴈

留滯江南久今來萬里歸
春風稍和暖作意入雲飛

憶關中諸弟

好去北歸鴈憑將千里書
潼關何日到送目故愁予

立春日宿高陽關以病酒不飲復用前韻

月色初元夜花香剪綵春
而公高陽客翻作獨醒人

寄書

區脫逢歸驛作書憑寄聲
那知夢識路先入大梁城

雨後回文

綠水池光冷青苔砌色寒
竹深啼鳥亂庭暗落花殘

芍藥

跼萼晴相照芳香暖競飄
波翻蜀地錦霞萃赤城標

萱花

種萱不種蘭自謂憂可忘
綠葉何凄凄春愁更茫茫

疊韻

圖書如蘧廬吏事累志意招邀聊消搖醉寐自弃置

山行

荒徑惑東西回環極翠微空持征鳥意長作準繩飛

池上

修竹仍封雪交渠已泮冰那知四時改獨有醉騰騰

過分水嶺

去去百憂集回頭歸路迷紛然萬行淚自逐水東西

草蟲扇子

洒落煙紈薄肖翹物象奇坐愁冰鑑釋采恐夏蟲疑

雄州留寄醉翁

沙漠唯逢雪燕谿不見春聊將曾折柳留待未歸人

馬上口占

冰澗縱橫水風松高下聲遠遊應易老跋馬更凝情

冬至

寒事欲無幾春歸方有期嘉辰正須醉愛日為君遲

南齋病卧

香卷風飄幌燈昏雨映簾客愁渾不寐更覺漏聲添

對月口號

今夜閨中月應憐破鏡輝南飛鳥與鵲為我報將歸

戲題

薄宦遭百舌不如歸去來提壺沽美酒泥滑滑如苔

戲呈叔恬府辟入幕不諧得宛丘簿

聞道珠履客今朝黃綬歸定知高士貴一府莫言非

東池避暑二首

涼風千箇竹，疎雨萬枝蓮。
自是清無寐，非關醉不眠。
翠石瑯玕色，長楊風雨聲。
不須醉劇飲，此地有餘清。

古北口守歲二首

春渡遼東海，星回幕北天。
悠悠鄉國別，明日便經年。
山盡寒隨盡，燕北諸山春歸客亦歸。
一杯分歲酒，送臘強依依。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八

七言絕句

題行者店石楠

無限荒山祇一家竹園蔬圃寄生涯
老翁手種石楠樹三十餘年晉好花

翠鐘亭

空城風雨晦如秋漠漠長江天際流
故倚高樓望行色南山不見使人愁
江外群山如畫圖輕煙殘雪入荆吳
東風醉問春多少遠郭垂楊十萬株

宋劉敞撰

李氏池上醉中詩

春塘泉脉活龍鱗宿雨花枝覆錦茵薄俗不容白眼
客醉鄉自有葛天民

中秋夜作

淒風白露墮清秋月上江湖開客愁世事紛紛欲如
髮醉醒任意判悠悠

思鄉嶺

絕壑參差半倚天據鞍環顧一悽然亂山不復知南
北唯記長安白日邊

宿庶子嶺窮廬中

此嶺無水往來驛人常擔水自隨也

千山雪遠帳廬寒一半冰消塞井乾憶卧衙門甘泚
水可憐孤枕未曾安

摸斗嶺

盤峯回棧幾千層徑欲陵雲攬玉繩浪得虛名夸鄒俗
古來天險絕階升

狎鷗亭

波光柳色交相亂野客沙禽特共閒未醉那宜徑歸
去夕陽猶在杏花山

黃河

輕車重馬自相騰橫渡長河百丈水貝闕珠宮應浪
語黃沙際海谷為陵

過臨潢口號

雪消歸路暖無塵試學章臺走馬身塞柳閑榆莫相
惱小園桃李解迎人

寄張四二首

城下清淮百丈深，樓前明月冷鎔金。
何似閔山望處景，因人寄示隴頭吟。
清秋千里夢相思，隸水滄浪各一涯。
洗耳君方避堯舜，濯纓吾請學鳩夷。

寄聖民十月十一日方到

跋馬望君秋暮時，君來何後菊花期。
齋中故有金鈴酒，猶可籬邊接羅汶陽有金鈴菊也。

送蕭山和弟

江上蒼山百里國，鑑中明府校書郎。
臘梅冬笋知時節，驛騎回時早寄將。

絕句送和弟行東臯兼過猷臣二首

落日濃霞輝碧潭，淮南風物似江南。
榜船載酒隨鳧鴈，物色詩懷著意探。
西風滿眼荻飛花，楚澤秋光一半差。
庖鼈好期張仲友，捲帆應帶海山槎。

渭城

舉世幾人歌渭城，流傳江浦是新聲。
柳色青青人送別，可憐今古不勝情。

虎丘和孫可述

崑閬乘沙不可攀，蓬萊涉海去無還。
寧知勝絕神仙境，近在青林紺宇間。

畫屏二首

滔滔江湖萬千頃，何為飛來入軒屏。
大滂不增旱不

減靜聽無聲跡無影

六月炎蒸一百慮煩舉目一見心暫閒市人悠悠那得識此意高山流水間

自西橋至紫溫載酒作樂即事呈府公四首

欲暖水流初汎：半間人意正悠悠清觴自可輕捐

日高管無端吹暮愁

澹煙蒼翠籠高樹密竹交加隱曲堤水調向終人欲

醉夕陽稍近戍樓西

潛鱗畏樂勿復躍舒鴈避船爭亂飛乘興正須勤一

到會令魚鳥見忘机

主人宿望功名際下客素心江海中舟楫由來歸傅

說滄浪元自屬漁翁

雷琴

三百年中天下工密移山水入號鍾世間會有孫枝

在自是知意不可逢

予所寶琴大歷年中雷震斷到今三百年矣

晚步城上寄貢父

雨過行尋舊履蒸江南山色遠相隨池塘芳草新無

限還引新詩入夢思

雪後見山樓詩

春寒天氣似江南間倚高樓酒半酣盡借前山作屏

幃更煩佳雪洗煙嵐

送人遊蘓州

莫倚春風爛熳遊故姑蘓臺上特多愁傾城人逐鷓鴣

去唯有空江日夜流

重登見山樓有感

高軒送目萬壑山不盡東西千里間長嘯何由生羽翼徑排雲霧看人寰

答鍾元達覓藕栽二首

紅粧翠蓋出污塗水面風吹醉欲扶自是凌波有仙種文君莫訝茂陵姝
漸點青錢浮水面猶將素節混泥沙送君有頃風潭上莫笑元非十丈花

新年

雪消水解漏青春醉眼驚看物物新已識年華似飛鳥直將身世委天均

果園巷訪楊寺丞

雪霽江城氣色春果園巷口靜無塵林間水上俱通馬徑入誰能問主人

開江十吳九得洛相酒戲呈二首

洛城春酒碧霞光東閣遙分東觀郎俠應嗤伯松拙

魏侯元惜次公狂

朝謁武信殿三首

旗旌千里自天來投策黃河飲馬回聖主驛兵方外

服東巡日觀望蓬萊

原廟衣冠渭北遊侍臣世世祀春秋虜馬何由向南

收萬神相與衛軒丘

天下安危寄老臣幄中談笑靜邊塵丹青未備雲臺像茹管猶悲道路人

微雨登城二首

雨映寒空半有無，重樓間上倚城隅。
淺深山色高低樹，一片江南水墨圖。
日午風高新雨晴，殘花飛絮兩輕輕。
垂鞭緩轡饒閒望，時復林間布穀鳴。

簷下

簷下渠泉朝暮聲，樓頭山色四時青。
此中故有無窮意，正要悠悠醉復醒。

園棊調鄰幾

華髮仙翁共弈棊，樵柯爛尽忘歸時。
洞中日月遲如此，世上榮枯詎得知。

見召西陽池汎舟，仍示雅章因成二絕希笑。

覽也

畫舫欲隨波上下，行人先侶水西東。
翠萍却是多情物，漂泊不離芳沼中。
習池幾度共芳菲，爛醉池頭到落暉。
臨去主人雖不召，山公能不少依依。

順州馬上望古北諸山

平原上盡對羣峯，翠壁回環幾萬重。
背日映雲何所似，秋江千丈碧芙蓉。

伯勞

伯勞東去燕西歸，可惜春光相見稀。
唯有歌聲留別恨，畫梁三日更塵飛。

同河中府簽判劉狀元廷平訪華陰雲臺觀

陳搏先生故居是日雲霧不盡見諸峯
平舒道上望諸峯翠出浮雲幾萬重過客仍迷五里
霧真人與致二茅龍

題戚化源畫清濟貫濁河圖

濁河清濟作中分沙浪澄波兩逼真自畫壁來多少
者能知清濁幾何人

西樓

西樓獨上不能迴遠郭新花正盛開誰信不曾騎馬
出春光自到眼前來

與慶池送江淮陳度支是日微涼

葉芙蓉滿地水浮空不意江湖入望中獨把一杯送歸
客可憐舞思滿秋風

九疑山圖

蒼梧南岸碧嵯峨直上雲衢不甚多天使九峯迷萬
世可憐虞舜不悲歌

送知慈

海上忘機是白鷗暫來非為稻梁謀東風又作滄浪
別悵悵居人浪得愁

西掖聞鶯

宮樹陰陰翠蓋成薰風盡日語流鶯祇應欲助歸田
興故作林間舊有聲

遊龍山

七澤高秋霜葉紅龍山一望夕陽中愁來乘興時
往楚老相疑是孟公造此山盡日乃反輒

出城
水映朱欄樹遠城午天暄照僕姑鳴馬蹄款段春泥
熟自愛乘涼半日行

琵琶亭

江頭明月琵琶亭一曲悲歌萬古情欲識當時斷腸
處只應江水是遺聲

過湖城誦馬不疑傳作

北闕公卿如堵牆誰持一語判興亡君知京兆人無
及正用春秋待帝旁

晚步

城頭雪色連雲色池面水光亂日光泥消應須勞杖
履幽期恐後野梅芳

石碑磯

長江激水成飛電蒼石橫波起疾雷自覺心能仗忠
信布帆無恙御風來

送張岳同年

長安道側風塵裏傾蓋相逢許白頭誤在盧前以深
愧莫隨時態作沉浮

荅劉同年寄青餽朮煎松湯并詩

自無金骨凌風相心愧仙翁度世方一聽山中白雲
曲已如揮手謝華陽

遺思

淮上秋光凝客恨城頭暮色滯斜暉獨醒未必能勝
遠醉望由來可當歸

楊無敵廟

西流不返日滔滔隴上猶歌七尺刀
慟哭應知賈誼意世人生死兩鴻毛

雪中詣相國寺

西風卷雪白如沙索漠空林開白花
病僧迎客興不淺自啓軒牕煎越茶

柳河

相望不容三日行多歧無柰百長亭
欲知河柳春來綠正似山松雪後青

神山

在鹿兒
峽北

林立衆峰俱到天傳聞此地有神仙
名山三在蠻夷國方士之書猶信然

早春野泊壽寧觀

小徑連村行幾曲垂楊未綠草成蹊
門前野水還如帶恐是仙源使客迷

依韵奉和梅堯臣四首

陰雲著地無精光細雨翳目看微茫
千里江山在何處心憐社鷺衝風翔

而今四海雖休兵猶有防秋在戍城
征婦裁衣欲寄遠時時蟻子候陰晴

春草更綠春林哀長安游客未成衣
淒：計欲變寒色一夜無語看燈輝

欲掃鵬翅還北溟欲引羲轡來東瀛
從茲陰翳永絕滅康衢不使泥塗生

春草

春草綿綿不可名，水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才入城門不見生。

寄王閣使

十月十一日真州相別十日十一月十一日開過古北口

憶醉離亭舞翠娥，舉觴同聽渭城歌。故人却出陽關見，愁問行雲奈若何。

興化寺花

蟠桃浪占三千歲，琪樹虛傳十二城。爭似此花常在眼，風吹日炙四時榮。

自古北口即奚人地，皆山居谷汲耕牧其中，而無城郭。疑此則春秋之山戎病燕者也。齊桓公東馬懸車，涉辟耳之溪，見登山

之神，取其戎菽冬蔥布于諸侯，蓋近之矣。口占一篇，因以傳疑。

東馬懸車北度燕，亂山重復水潺湲。本羞官管仲令君蜀無用，俞兒走馬前。

直舍竹下殘雪二首

阿閣三階啟井幹，宮墻十仞逼雲端。故留殘雪侵春事，欲伴孤篁老歲寒。

重疊空階委玉塵，蕭疎碧篠東浮筠。池寒自稱孤島節，不共陽林競早春。

十一月十五日朝拜章武殿雪中口占呈聖

民學士

原廟衣冠月出游，侍祠義比漢諸侯。應有海神朝絳

闕忽驚飛雪滿崑丘

歲暮雪中寄隱直前年季冬與隱直相會京師凡十餘日

長安積雪深三尺窮巷相看共一樽物色歲華還彷彿異方回首重消魂

秋夜見月

微風送雨江南去涼月銜雲海上來暑氣頓除秋暗入忽疑浮漢弄昭回

別彥文

兔園風物共追遊自自霜秋到變秋何故臨歧猶有恨未曾携手上商丘

新河橋登新河橋詩

此河受三十六波水

朝陽破霧水浮空極目江湖一望中三十六波冰雪鮮魚龍鱗鬣動春風

小園

弱柳低花俱有意淺沙深竹總無塵從今不恨交遊絕還倚東風作主人

雪霽行小園

力掃墻根通野徑少留林下訪初春魂翻眼眩看梅否幾處攀條輒悞人

正月二日雪後到小園

新年已覺有春光宿雪無多映夕陽竹箭晴來依舊碧柳條暖去不勝黃

納涼明教臺呈太守

臺上井泉冰冷滑城隅川色劔光鋌多慚簿領相寬
假全得南風一日涼

聞張隱直率范十九佑之遊邊寄之三首

莫怪黃河來積石又疑弱水隔崑崙若嫌古記難全
信他日君歸與細言

未甘海上乘桴去猶託隆中竟日眠努力英雄樹功
業鄙夫洗耳太平年

紅旌白羽尚紛紛渭北洮河十萬軍歷覽山川窮勝
負朝廷肯棄秦秦君訛高祖科

題淨嚴觀春波亭

滿目煙蕪綠漪淹遺恨楚江湄仁人四海皆兄弟
何必東風悵別離

初雪

冥冥濃雲半空黑烈烈北風吹日回海水翻從九天
落龍門却渡五湖來

野人致枸杞青蒿

爛蒸香薺白魚肥碎點青蒿涼餅滑宿酒初消春睡
起細履幽畦掇芳刺

荅杜九重過東門田船戲作

共醉江南日落春悲歌一曲思離人却尋陳迹愁先
亂况復青青柳色新

牡丹三首

刻成紅玉萬枝香排出華燈四照光聞道閨風有琪
樹可能一二敵芬芳

宮女粧花不必勻，淺紅深紫自爭新。已能含笑驚愁眼，枉是無言對暮春。
密密芳華亂，暉碧油幕。丁覺春遲，何時謝絕人間事。
看盡東風爛熳時。

題慧禮師雙樹院

雙樹娑婆三百年，江南秀色上參天。不知昔日誰一種，正為道人開法緣。
慧禮初露止此樹下講經論四也甚盛

揚州聞歌二首

淮南舊有千遮舞，隨俗今傳水調聲。白雪陽春長寡和，著書愁絕郢中生。
半夜暖風吹朔雪，東城南陌曉來春。郊光野氣望不

極，柳意梅香愁向人。

徧閱齋房題名，獨不見永叔戲作七言。

十二樓居五碧城，祠官多識漢名卿。蓬萊仙客飛升早，不向丹臺稍刻名。

自東門汎舟至竹西亭，登崑丘入蒙谷，戲題。

汎：扁舟春水平，綠蘋白芷欲齊生。王孫自喜山中客，暮唱淮南招隱聲。

萬竿蒼翠隔晴川，寂寞蕪城三百年。此地重聞歌吹發，揚州風物故依然。

養雞

耆舊漂零漢汝南，長鳴獨與古無慙。蕭蕭風雨思君子，欲倚空窓聽爾談。

受詔俟代先遣家人南歸發後一日寄內七言

年長漸難禁遠別宵長初信有相思天寒展轉不得寐一夜風吹庭樹枝

一百五多葉白牡丹答陳度支二首

五色天香無與儔猝風暴雨判多愁君知大半春將過初雨人間第一流

嵩山雨晴寒食時年年驛使按瑤墀塵埃落莫長安陌笑倚春風不自知

安福院二首

溪流婉轉樹蒙籠復閣虛廊小柱通下馬解鞍一長喙便疑身已出塵中

三十六陂秋水來龍蛇奔走起風雷老僧與置南軒

地會是凭欄心目開此院在鄭門外三十六陂水出

軒賞予勤寺僧整雨為出其下草樹幽遠有溪山

題新開花呈永叔

野客賞春憐物華不將手觸新開花且留林下引狂

蝶看舞東風頌綠霞

山東判史獨孤

獨孤判史提千騎飛蓋驩游向此中高岍如今已成

谷還如峴首憶羊公

五色薔薇

春來百花次第發紅白無數競芳菲解向人間占五色風流不盡是薔薇

黃薔薇

綠葉黃花相映深
水邊臺畔結浮陰
何人解賞傾城態
一笑春風與萬金

嶰林

已看秀色動高林
會見條條滿翠岑
不學渭川千畝富
欲聞嶰谷鳳凰音

杜鵑花

嫩紅輕紫僊姿貴
合是山中寂寞開
九陌風塵肯相顧
可憐空使下山來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二十九

七言絕句

閣後叢篠中自生梧桐手封殖之因作口號
呈范七王八二閣老
常詠倚桐待高鳳忽經阿閣見孫枝朝恩未放江湖
去更看亭亭百尺時

種梧桐

欲種梧桐滿碧軒春風岑寂映琴樽雖未能令丹鳳
至要須長絕寰禽喧山僧說百鳥莫棲梧桐避鳳

別永叔後記事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醉中不記別君時，卧載征車南向馳。
驚覺尚疑君在側，滿身明月正相隨。

即事

梅靨稀疎無剩白，柳眉繁弱未全青。
牆頭紅杏春多少，醉看愁吟意總醒。

寒蘆

洞庭木落風露秋，蒹葭處處使人愁。
可憐一見京塵裏，却憶孤槎天際浮。

呈主人二首

世上年華似車轂，俗中形態若樊籠。
解開絳帳陳紅粉，何必通儒獨馬融。
雨催春意苦無多，柳色花香奈汝何。
雖舉一樽屬明

月小垂手舞，緩聲歌

迎春花二首

穠李繁桃刮眼明，東風先入九重城。
黃花翠蔓無人顧，浪得迎春世上名。
沉、華省鏤紅塵，忽地花枝覺歲新。
為問名園最深處，不知迎得幾多春。

自淮南移天平兼西路安撫使六月五月初

入東界得快雨是時齊魯久旱欣然作小
詩示攸奉世等聊志一時意耳

東郊問俗擁征轅，天與為霖破鬱煩。
慙愧太山雲觸石，誤疑刺史雨隨軒。

偃師驛觀先帝所植兩松及錢丞相碑記

華封耆老望車塵故以青松祝聖人雲去帝鄉桑變
海舊枝重疊長龍鱗

十二月二日

十月黃河水未澌柳條若：草離：寒蛩逐馬聲相
續都似江南秋半時

便坐廷中稻生嘉禾兩本因成二十八字呈

同僚諸君

報政三年愧魯公將何歸奏未央宮便廷嘉穀知天
意因得從容賀歲豐

即事二首

長日薰風春欲回啼鴉鳴鳩亂相催不嫌柳絮都飛
盡惜許酴醾取次開

白社不知天上樂殘芳可惜逐東風誰家酴醾花正
發走馬平明看醉翁

種花五首

粉萼朱華俱滿叢鶯喧蝶舞亂春風前年手種今年
看自覺淹留已老翁

弱柳海棠雖晚栽翠眉紅臉已齊開蜀姬艷色巴姬
舞併送春愁入眼來

長愛武陵溪上人種花無數碧溪濱莫輕野客時情
薄看盡靈桃歲：春

行遠新芳不擬回春光二月已全催江南寒食饒風
雨未落應須日日来

憶昔空園今作林牆頭枕上總成陰廢興人事非天

意時暫紛華亦賞心

探花郎送花坐中與鄰幾戲作七首

兩郎探花如顧山紅紫黃白俱可憐春風過此即掃地爾復碌々慰眼前

兩郎教蕩不自羈春物寂寥寧得知能讀離騷飲美酒頭白江翁殊復奇

春服始成天氣新沂水風起如魚鱗由來舞詠吾與點童子與公凡幾人

眼昏頭白老馮唐三十餘年離舉場春色年年在瓊苑曾經十榜探花郎

溱洧芍藥堂背萱濃紅柔綠相映繁鄭衛之風久寂寞坐無詩翁誰使言

醉醺薔薇香最奇古人不聞今始知世間此輩復何限零落深林方足悲

牡丹開盡羣芳少紅藥丹萱亦可憐眼看春事已如此有酒不飲詎為賢

桃花三首

清露濃霞滿眼春攀香弄影地無塵仙源一入人將老不學武陵溪上人

碧海仙山拂太微春風蟠木發瑤池人間日月知多少坐見高花燮々時

小樓西望那人家出屋香稍幾樹花只恐東風能作惡亂紅如雨墮窻紗

聞御試畢寄同人

人所作各

後刊作爛漫

鵬欲圖南魚戴角風雲變化不踰時誰知道世聳牙
者翻覆西窻數局碁

贈省判沈郎中
此君家書二萬卷皆精結也
休文零落向十年一世風流幾許傳錦袋牙籤二萬
卷羨君能似昔人賢

在北得家書
論從欲定約車回笑領雙魚手自開便覺長安近於
日不聞人自日邊來

奉天門觀汝水
流水回還縈雉堞亂山蒼翠擁層樓會將綠蟻捐長
日幸有高風送麥秋

崑邱臺

重巒似欲學層城上有帝宮人不行訪古尋幽復觀
化垂楊生肘未曾驚

洪澤阻風

風振蒼山海逆流扁舟未濟使人愁聊把竿釣銷永
日溪翁沙鷺共悠悠

時會堂二首

雪霽蒼山未有塵陽崖氣色已含春不關南國年芳
早白為東藩欲貢新
江湧岷山萬里來地蟠崑嶺百尋開故移蒙頂延年
味共獻無窮甘露杯

十二月雷後作

臘破春光逼眼來暄風膏雨雜輕雷黑貂已敝京塵

裏興廢猶堪貫酒杯

寄賀隱直捷開封府解

高士何須輕主簿
客星今欲上靈槎
題名趁取臺中舊
前後龍頭屬當家

聞張給事倍道兼程已過古北戲作七言

叱馭勤王肯暫留
邊沙朔雪犯貂裘
飛黃一日須千里
應笑迂儒騎土牛

雷雨

寂寞荒居草木深
商歌猶足玩愁霖
仰頭笑問豐隆苦
亦未妨人倚柱吟

梭櫚

霧影吒毫竿
影直雪中霜
裏伴松筠可憐
憔悴凌雲

色還是昂藏獨立人

江梅

江南誰折一枝春
玉骨冰膚畫不真
撩亂清香隨驛使
塵埃滿眼正愁人

觀兒童逐兔輒失之戲呈希元二首

碧眼兒童誇絕倫
競馳奔兔感飛塵
俯身捷下重崗去
空聽弦歌不見人

滿目蒼山宿草衰
雪殘深谷正多岐
莫將弓箭窮飛走
笑殺黃鬚下兒

初出古北口大風

我持漢節議和親
北上邊關極海濱
宜有鬼神陰受命
勁風來掃幕南塵

十二月十二日齋祠西太一宮是日大風
絳闕碧城天與通世間唯望氣渾融神仙定與塵埃
隔自怪來時亦馭風

和聖俞逢賣梅花五首

送臘迎年越嶺梅幾時隨驛過江來上林桃杏矜顏
色已老東風寂寞開
三月都城雪卷沙幽芳偏恨雜羣花九衢何處江南
客一笑相知越女家
東阡北陌競春游弄雪翻雲為少留落去能無怨羌
笛折來端是亂鄉愁
安得繁英種滿園風前月下共方尊放歌起舞濃陰
裏長使清香濯醉魂

可憐風雨逼流陰無柰芳菲惱客心暫引江南春入
眼不辭多擲袖中金

觀城上梅花憶和

城頭梅樹花初發每到花前憶劍中白水碧山應不
少與誰携手過春風

送張譯歸

雪霜載塗春欲晞江流水駐君北歸南方遐曼久共
住可憐不及雙鳧飛

小園春日

草色初新柳帶長宿煙清露濕朝陽東山雲起西山
碧南舍花開北舍香

寄東平侍讀叔平侍郎

次注六字刊無

聞樂郊
頗亦葦

曲榭層臺花木深
春風千騎盛
登臨高山流水非無
意正得君來慰我心

上已不赴金明集招鄰幾談

樓船旗鼓颺春風
曲水浮觴一醉同
窮巷誰憐車馬
絕蕭條相對兩衰翁

梅雨

無窮雲霧濕梅天
終日昏昏只欲眠
髀肉生圓頭髮
白強尋高處望山川

詔賜御書稽古兩字作口號示子弟

毛玠素屏非俗物
韓稜寶劍得龍淵
謨明敢與臯陶
比稽古虛參堯舜篇

秋晚雨中隱几偶書寄聖俞五首

秋雲欺日不得光
西風送雨寒蒼茫
北來鴻雁翅羽

濕那能自致凌天翔

如聞蠻服愚弄兵
凶酋恃險愁孤城
軍書插羽懼不

急安得良術吹天晴

窮秋未窮草木衰
里人過半單裳衣
谷中吹律不可

待上天愛日何時輝

我欲乘桴度南溟
手携水伯趨蓬瀛
秋來雨多蛟蜃

喜滿目愁見風濤生

安得獨上崑崙巔
側身常近清陽邊
氛妖墮散昏墊

解使我目朗心蕭然

羊角風

我似靈鯤初化鵬
徑辭北海向南溟
可煩更借扶搖

作字川無

雲州作處

小注二行刊無

城刊無安

力已度華蘭望紫庭

觀梅櫻桃作

梅花欲落櫻桃盛白雪彤雲各自愁腸斷黃蜂與粉

蝶東園來去不知休

潞河

此水自代北來正為路字

飲馬長城行且謠雕鞍金勒映春潮潞河正月水都

盡不惜障泥走度橋

城在長南

陳勝

影涉矜豪欣據陳力崇司過督羣臣欲將燕雀輕天

下自使侯王不復親

山僧送紫紅躑躅

嫩紅輕紫仙格貴合是山中寂寞開九陌風塵肯相

顧可憐空使下山來

客寄天台月桂子

天上僊人月裏栽無端飄逐海風來可能種作千尋

樹歲看高花爛熳開

辛卯十二月同持國游會靈觀各曾賦詩後

一年會靈燒高下俱盡天子為先朝所為

不忍廢復治集禧略放涓陽帝祠制度五

嶽同守母之事而已不能如向之鉅麗也

戊戌十二月以事過謁祠下作七言寄持

國

白玉五城十二樓還曾同作采真游重來無復壺中

景唯見蒼林鏤碧流

此首刊無上卷有
杜鵑花詩與此詩
句並同惟格作安
耳

戲成一首

參差翠嶂坐中分續斷流泉盡日聞何異高唐與巫峽夢餘真復有朝雲

雜詩三首

大梁公子樂邯鄲愛士能從市井間雖詫原平傾食客魯連猶蹈海濱還

季長誕節薄拘儒優笑紛紜絳帳居為問從來三輔士幾人門下撒衣裾

天祿先生空白頭時時好事載書游滑稽不及鴟夷輩寂寞端成淑德侯

絕句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

識偷開門戶又翻書

又彭城先輩未披竒采早飲雋聲特遺新詩

用申寄答

清門早日映朝端俊域于今有二難虹氣縕來徒想

玉國香聞處已知蘭

劍池夜久光芒緊夢草春深景象寬寄惠新詩^仍過此濡毫容易報琅玕

朝日偶作呈友人

漸知春意入城來向午池冰已半開和氣滿天真可望憑君須上最高臺

榴花洞

薰風四月羣芳歇火玉燒枝拂露華偶坐清陰人不

續斷刊作新續
續斷刊作新續
續斷刊作新續

到白鬚道士進流霞

和永叔宿齋太廟聞鶯二韻

碧樹凋零滿眼秋黃鸝飛去使人愁翰林仙老齋房
客猶恨人間歲月流

題庭前藥欄

宿雨初晴曉尚寒土膏欲動未全乾碧萱紅藥饒情
態泄漏春光已滿欄

壺公祠送別

塵世紛々多別離一攀庭樹欲沾衣不知何故壺中
叟能棄人間不復歸

山中作

空山日午東風起積雪半消巖下池逐勝不知芳草

遠長謠石上失回期

淨土院從王伯初飲呈座人

雪滿春城幽興長放歌起舞盡君觴幸憐犀首飲無
事不怪次公醒亦狂

飲子華家醉翁不來因令藥英彈醉思仙

翠眉紅袖拜尊前撩弄春聲入四弦坐少車公還不
樂為君重奏醉思仙

月下

蟾蜍滴露侵石垣松檜吟風如澗泉夕夢未窮山夢
遠自疑乘月弄潺湲

城南雜題

當日龍船校五兵旋開池沼學昆明邇來封禪和平

憶色刊作掩仰

花月潭池

久舊地分教百姓耕講武

垂楊丹：籠清籟細草茸：覆路沙長閉園門人不

入禁渠流出雨殘花園玉津

盤冊不稱三公位偃色空妨數畝庭只有老僧偏愛

惜倩人圖畫作書屏短槐在

早時風景愛東吳一到京師興益疎偶向城南疑澤

國夾川垂柳帶僧居水寺

芙蓉花

綠華青蓋滿方塘雨灑風吹著處香淨掃釣磯雙樹

下醉歌涼枕弄秋光

憶和

楚澤茫茫：白芷生春風紅樹語流鶯高樓不見千巖

路落日空含萬里情

嘯亭雨後

風捲高花舞成雪雨溼芳草綠侵雲層軒獨立時惆

悵淮比春光過五分

西楚

楚割淮西自不輕元王賓客亦洪生重捐醴酒迷高

士末路翻忘五十城

袁本初

橫刀長揖紫廷中健者寧須屬董公鄙鳩然臍直假

手始知天下有英雄

魏文帝

江水由來一帶橫魏文何事畏疑城不應天意分南

地自是無人敢請纓

武皇

武皇英氣古無儔解道平城遺朕憂汗血龍媒十八萬單于台下獵清秋

后土廟瓊花

廟史云今年開花絕少比舊歲憔悴

繁香簇三株樹冷艷飄六出雲移植天中來幾

月欲看憔悴老江城

送張奕進士歸廣德省親

南北旅遊三十年相逢依舊孝廉船千鍾不泊今吾

老羨爾歸安二頃田

自淮南遷東平移后土廟瓊花植于濯纓亭

此花天下獨一株爾永叔為揚州作無雙

去字刊無

亭以賞之彼土人別號八仙花也或云李衛公所賦玉蘂花即此聊以小詩記其所從來

海南無雙玉蘂花異時來自八仙家魯人所得天中樹乞與春風賞物華

董相

江都治後徙膠西衰老諸侯等棄之為問平津相天下尚開東閣欲賓誰

白登

白登計秘自堪羞相印猶歸曲逆侯安用熊羆三十萬平城遺有子孫憂

武帝詔曰先帝遺朕平城之憂

鎖宿禮部中夜口號

潘雲飛動月微明錦帳香寒夢易驚猶覺春風未
發獨聞宮漏出重城

題送客亭別任迴

北飛鴻鴈南飛燕擾之俱非自在身莫向孤亭南北
望野花江草最愁人

送魏廣秘校同年

羨君歸著老萊衣風雨紛紜欲別時曾是東堂許為
友自憐扶路不勝悲

風雨

人生老去自多憂索索逢春却似秋過盡百花初不
省何須風雨更添愁

山光寺

隋家昔日歌舞地荒草滿庭煙霧深猶有老松長百
尺悲風來動海潮音

答張安內翰見贈二絕

雲鵬自合繼天池蒿鷄寧嫌寄一枝適往早聞仙老
辯解嘲聊慰俗人嗤
玉螭階側鳳池邊接武嚴徐愧昔賢天驥絕塵方萬
里知君不顧繞朝鞭

答阮逸中允

天隱先生隱姓名曾聞注易動公卿窮愁不得無編
述慙愧刪詩取正聲

小桃

鳴鳩啼雨天色變遲日烘雲花意催一日出遊三日

天隱先生詩集卷之
後天光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印刊作郎非

酬白知題貧山桃開

和趙七得屯田印

童稚聞君賦上林
校讎偏愧接華簪
朝廷禮樂推先
進莫嘆郎潛佩
肘金

公是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

制誥

韓通贈中書令

易姓受命主者所以循至公臨難不苟人臣所以明
大節周故天平軍節度使檢校太尉中書門下平章
事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韓通定交霸府委
質前朝荷戈共歷於艱貞錫壤迭分於戎律朕以三
靈睠祐百姓樂推言念元勳方疇異渥蒼黃遇害良
用憮然追升浴鳳之池式表潛龍之舊

前秀州崇德縣尉左惟溫可連水軍錄事參

此全刊本後
次二十四

刊移錄第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劉敞撰

軍

天下無事人得養老長幼脩孝悌之行甚善而猾惡民起為盜賊奪攘以侵擾之郡縣所患者也汝以邑尉捕擊如律尚書條上閱閱遷爾紀曹祇服明命益思自奮

刊次二十一

太常少卿張鑄可光祿卿致仕

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具官張鑄履尚夷粹足以檢俗精力強敏足以濟物而能顧禮畏義願上印綬朕閔勞以官職之煩今聽其請夫佚老之士雖不能輸力於朝其矯厲風節不亦過絕保祿持寵不知止者乎俾列九卿以榮其歸祇若休命思底終譽

刊次二十二

無為軍錄事參軍馬易簡可太子中舍致仕控搏祿利者至於遷籍損年飾貌匿衰以緩退休之期爾齒未耄任無缺行能決於去庸非庶乎自下郡掾升東宮屬歸安鄉閭足為榮觀矣

刊次二十三

龍圖閣直學士兵馬郎中涇原路經畧使王素可諫議大夫

刊次二十四

朕臨御天下賴宗廟之靈方內乂安元元蒙福而往者戎狄窺伺緣隙時入為暴患皆在守圉之臣文不能附衆武不足威敵使貪暴之民震驚朕師具官王素假節剖符居邊三年內鎮撫百姓外教戰士令行禁止惠於鰥寡爰及疆外羈縻之虜咸懷服集不失朝貢中國以安朝廷益尊此蕃衛之勲也詩不云乎

刊次二十五

大邦維翰其議遷秩升於諫列以慰吏士出車東山之思

刊次二

前邠州觀察推官李育可著作佐郎前趙州軍事推官許林宗可大理寺丞

古之禮珪璋特達而璧琮有藉寶非不同也所從用之異豈惟寶哉士亦宜然育用文學進有以自見林宗繇吏材選稱於知己夫蓬邱圖書之府廷尉法理之本徃為之屬各踐爾位思所以報母隳而守

刊次四

西京左藏庫使忠州刺史高陽關路駐泊兵馬鈴轄時明可文思使

執干戈典兵馬之臣當以戰多勇功受賞於朝而但累歲月計資考以此取高位壯士之恥也然今天下

又安士無所試其能故偏裨將帥例以恩進遷爾使列以觀來效爾亦毋謂易而得之因易而守之盍亦竭節顧義思所以報國者乎

刊次五

宰相富弼奏試國子四門助教王淵宰相韓琦奏鄉貢進士李常並可試將作監主簿

刊次六

曩者朕親祀清廟推恩延賞而大臣得薦其門下之士置之仕籍今丞相以常等聞夫與吾陶冶萬物長育人材者非丞相歟何惜一命以慰士大夫之望其慎所履毋辱已知

刊次六

內殿崇班唐詢可內殿承制

邊吏欲其奉法守職以安吾民而不欲其徼功興事以撓王畧也故歲滿無負者輒遷其秩爾有治狀協

于賞格進承制命無墮常守

定武軍節度推官衛觀可大理寺丞常州團練推官沈披可衛尉寺丞

昔唐有天下諸侯自辟幕府之士唯其材能不問所從來而朝廷常收其俊偉以補王官之缺是以號稱得人今州郡從事皆吏部旨授然其試之臨政而不苟察之行已而有立亦皆一時之選已故吾亦且命以九卿之屬使漸而升於朝觀與披也既歷試於外又亟稱於知已得人之聲庶必能勉焉

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可加正奉大夫進封開國公食邑五百戶賜推忠佐理功臣朕承七廟之光繼三聖之緒惟慎祀時享未足副盛

德委事有司未足盡誠孝故稽曠典歷吉日親率公卿躬執豆籩昭見祖宗並受祉福若乃哀時之對申錫無疆天寓之內莫不受獲而况一二耄老肅雍顯相者乎具官曾公亮德器渾厚智謨閎達予欲觀於雅頌參玄鳥清廟之詩以追孝於前人汝明予欲謹於王事極四海九州之美以備物於大饗汝圖予欲和年豐以薦厥嘉生登黍稷之馨汝翊予欲制禮協樂以對越太室交神人之雍汝助夫賞國之典不可廢也進階中朝頌爵上公行食加田勒忠甲令使百執事粲然皆知輔德致治之報焉不其偉歟

權郴州軍事判官楊永可右贊善大夫致仕前岳州平江縣張正已可大理寺丞致仕

年至還政典也而貪祿者或不能止能止者皆好禮者也至於以廉自嘉者有不待年去矣今永也禮而正已也廉忽而不錄何以慰其子弟之心或升籍朝闈或丞事卿寺歸榮鄉閭以樂暮齒

都官員外郎邢夢臣可待御史殿中丞沈起可監察御史裏行

御史執憲轂下紀綱國體非雅亮勁正之士不足參論議廣聰明拯與景初吾所信也使之慎簡厥僚必皆其人而拯也以起聞景初也以夢臣可稽之閎閱察之望譽人咸曰允哉予甚嘉之夫鑑以明故可正容繩以直故可形枉毋勤小補而遺大體毋忽近務而墮常守事君盡禮其可以報知己乎

屯田員外郎胡揆除都官員外郎

朝廷鎮撫四夷以綏中國貴於息民而不務佳兵故常敕邊吏毋邀奇功五嶺已南蠻夷雜居其俗剽悍尤為易動而桂州一都會也前通州軍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胡揆承用詔旨悉心疆事終揆之任恬然無虞亦可謂善吏能宣明威信者矣夫守邊之患常在見小利不達大體以侵迫驅奪之為故至大亂貽憂吾民則若揆者不可以不賞也稍增其秩以示褒寵

陝西路都轉運使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傅求可右諫議大夫河北都轉運使工部郎中天章閣待制周沆可兵部郎中依舊

岐畢吾西土也被山帶河百二之險而有昆夷之虞
燕毫吾北土也平原廣牧四戰之地而有獫狁之警
膽足兵食綱領郡縣將命宣指甚難其人具官傅求
明智敏察表以文雅具官周沆深中篤厚居以名檢
並委節傳分安州郡皆有述職之勤美俗之風夫較
考陟明其來尚矣或正諫省之列或遷夏卿之屬所
以褒善勸能爾其欽哉

司門員外郎張鞏可開封府推官

京師者舉衆大之辭名之者也風俗雜而獄市繁治
稱浩穰吾令襄為尹急吏緩民甚有文理其僚虛席
思得敏才以左右之具官張鞏嘗使行河決川滌源
衆工胥作輓漕以通其精力幹用效在已試俾贊輦

轂之政尚克有立夫都邑翼翼四方是則無習苟且
違道干譽則予一人汝嘉

太子中舍通判衡州張允可殿中丞

郡有倖貳關決衆務所以優民事示重慎也俗吏不
察大體而矜勢怙權以爭重輕吏民反苦之甚非朝
廷意爾居職自若奏課亦善通籍循省以疇歲勞方
天之休爾其勗哉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孝妻某氏可封仁和
縣君

常棣之詩其輯之亂曰宜爾室家樂爾妻孥知其為
治內之本也今夫宗婦有湯沐之邑封君之號此其
所以稱宜且樂不亦光大章顯乎具官克孝妻某氏

憑慶良興作嬪懿近柔靜之操足儀閨壺莊肅之風
能承祭祀俾疏列壤且擇令名尚無懈於夙夜思能
對於休寵

刊次九無語字

將作監林洙可司農卿誥

寔刊作領

自周以來稷爲大官今吾非廢稷不務也而官益輕
豈居其職者未能勉乎具官林洙資稟通裕臨履修
潔擢正卿位尚宜其事昔乃先正寔大農之任以迪
文考今年穀未充邊人望哺爾其勤身敏行無忝名
實於以勸穡劬民庶有賴焉濟爾世美不其多乎

刊次十五無判字

兵部員外郎張中庸可開封判官制

京師衆大之居其俗居五方而諸侯所視法也號難
稱治蓋自古記之爲之尹者專用擊斷則網密俗敎

崇之以寬則威信不立故常擇精明疏通之人以參
其職具官張中庸材劇而用博行修而志堅處煩決
疑必有餘裕俾贊浩穰之政當適寬猛之中根本之
地爾惟欽哉

刊次十六

度支郎中李碩可三司戶部判官

財賦大計一出於民取之寡則用不足然而民逸取
之多則用有餘然而民困此三司之難也術不能通
輕重智不能調盈虛則吾不以爲之僚具官李碩嘗
以名字典郡風采奉使敏以爲政精於檢下所到而
治有迹可紀使之參計耗登贊舉籌策庶可以不傷
財不害民乎往即會府毋乏乃事

刊次二十

皇伯故右武衛大將軍漢州團練使世榮可

持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

勅禮以稱情而立文榮以哀死而加厚贈卹之典在於有司具官某地近屬尊身修行治翺翺撫任表儀公姓內聯環衛之嚴外假州符之重奄至大故未究榮途眷言悼傷良用惻楚追賁庶車之秩仍疏侯社之封尚其有知對越休命可

纂列錄

刊次二十六

制字刊無

皇叔故右武衛大將軍漢州刺史叔豹可持贈夔州觀察使追封雲安侯制

勅具官某贈祿之典古有加等所以追賁材德而示愍卹也我朝緣悼睦之恩崇哀榮之冊褒贈宗室厥有異數以某枉居近屬生有懿行開環衛之幕府領名城之符章惜其不永遐齡遽違昭世追錫庶車之名

寵仍啓侯社之封眷惟有知歆此休命可

刊次二十七
制字刊無

皇叔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叔奢可贈濟州防禦使追封濟陽侯制

勅具官某莫遠具適公族之恩也生榮沒哀有司之事也以其身居近屬有顯譽未及修齡遽辭昭世愍焉傷悼良以為軫建侯禦侮是為寵秩濟陽之區實為輿壤錫命幽窆用寧潛魄可

刊次二十八
制字刊無

皇伯故龍武軍大將軍滁州團練使世經可贈洺州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制

勅具官某公族之恩莫遠具適雖有疵吝察而不殊某庀職環尹領符要郡不淑而天良用惻悼追崇贈典申錫休命防禦廣平因授侯印象壤有知歆此光

龍可

刊次二十九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忻州刺史世叔皇叔右武衛大將軍舒州團練使叔姞並可贈觀察

使追封侯制

制字刊無

勅字刊無

勅生著令譽沒有餘榮所以好善而不忘勸功而無忽矧吾近屬宜有嘉寵具官某等謹身自修學古敏志為宗室之令望若都士之素守天閑不淑愍悼良深庶車接俗之名茅土賜國之貴俾推贈典併示優恩尚其有知膺此殊渥可

皇兄故右監門衛大將軍士穎可特贈洛州

防禦使追封廣平侯制

刊次三十
制字刊無

勅莫遠具適所以厚睦族之恩生榮沒哀所以隆宜

勅字刊無

賜之禮眷惟近屬庸有加等具官某資性好善始終寡尤享年不融早世無祿興悼于再思有以稱俾崇卹典下慰九泉使麾領州之盛侯印啓封之貴併疏密章用光壤戶可

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置轉運判官勅

刊次三十二無勅字

國家兼覆寓內疆理天下分州立邑十有八路惟吏之不平民之失職政之頗類獄之糾紛未能獨察也故設糾虔之司使奉欽恤之寄專屬朝案貳以武吏誠欲審疑察枉釋冤決滯納民於不冤流化於無訟而武吏或起世家或由軍功文墨期會未必深究監司背項適增其繁夫非其習而望其効違其方而冀其功不亦難乎其罷諸路同提點刑獄使臣令樞密

院勘會已及二年者即令赴闕未及二年者與就移
合入差遣及於河北河東陝西緣邊兵馬多處相度
添置路分都監以次補用庶幾人盡所長官不虛受
夫轉運使之任所寄耳目治財賦集事功也江南東
西荆湖南北廣南東西福建益梓利夔等十一路此
其去京師遠者萬里近者數千里或跨帶山海嶮崎
蠻夷而皆一員主之處則無與參慮出則無與僇力
設有緩急之警調輸之煩機會一失民受其敝甚非
豫慮先事之策其各增置轉運判官一員以三年爲
一任選差第二任以上知州資序人候一任滿日提
點刑獄差遣初入知州及第任通判資序人候滿兩
任日與提點刑獄差遣若居部無狀墮職敗事亦重

行其罰蓋士常患任之不當其材無以見長用之不
久其任無以見功今朕別異文武使得自試選擢賢
能使得次進吾於士大夫可謂無負矣其各竭力悉
心勉成功名布告中外咸諭朕意

龍圖閣直學士趙師民包拯刑部郎中

任莫重於有土功莫美於宜民故周設加地進律之
典而漢著增秩賜金之令以勸能者朕折衷焉拯識
清氣勁直而不撓凜乎有歲寒之操師民經明行修
敏而好學浩乎若天府之富俱備顧問並參法從屢
獻切直之議講聞絕出之業而勤請爲郡期於報政
曾未期月翕然治聲昔望之自以諫臣恥於補外而
龔勝進以儒者寤於撥煩我圖傑材無愧往哲宜程

功次之久而傳踐刑曹之屬褒善陟明乎我休命

參知政事程勘曾祖守瓌贈太子少保

德厚者流廣德薄者流狹朕親建配天之祀對越祖考而股肱大臣恩不及三世則非重本追遠之義也某以鴻漸之翼屈歌之政治加其民而摠蘊不盡教施其族而慶鍾方遠肆爾曾孫毗予大政朕嘉與之同德協義丕承宗廟故若稽貴始之典推本貽謀之實且欲申人後之寵教天下以孝褒加愍冊列於孤卿九原而有知也其尚榮我不顯休命乎

曾祖母某氏追封郡太夫人

迺者朕以戡有英濟之器謨明之望故選於眾置諸丞弼而中外翕然咸以為宜夫源深者其流永根固

者其枝茂朕以此知程氏之世家聲靈必有積仁累慶沒而不朽者矣夫用人之子遺人之先豈示民訓俗之道哉勘於國制得贈三代故以愉狄顯而廟室和氣猶存歆後於有

祖某贈太子少傅

人之情為父祖則欲其子孫之貴為子孫則欲其父祖之榮朕所矜式大臣表顯先正申錫異數追加寵爵庶曰有以慰其孝思乎某處幽履素抱德煬和才能見遺於時文采不表於世然而于公仁恕高門有待太邱道廣奕葉方起不有褒民之冊豈稱燕貽之心哉有司其判密章以少傅之鞞襪之雖戡哀往奉先可也無憾也

妻曹氏追封安定郡夫人

召南歌賢者風而鵲巢美夫人之德此言朝廷之教必先始於近而公侯之貴得以榮其家也某氏生於茂族有溫惠淑懿之稟歸於君子有夙夜警戒之益夫善同者報等體敵者禮均今戡積德累行參榮宰路而其妻車服命號未之能稱則禮有不答豈典也哉詩不云乎如山如河象服是宜期疏善郡之封以章有家之慶

會祖母平原郡太夫人田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樞機之任下所具瞻必使澤副其爵服稱其禮而後可以一統類美風俗矣故吾於股肱之良加禮貌之

重申錫寵數逮於曾門某氏具體聖善作嬪良家與宮無違相教兼備既成蕃衍之祉實啟燕翼之訓肆其裔孫服在存輔原鍾慶於有後知積善之攸從俾疏大國之封以極小君之寵祿服懿榮泥書密章足以光賁泉壤流美厥後矣

祖太子少傅思義贈太子太傅

卿士之孝念祖修已則福祿從之朝廷之選尚賢報功而典教備焉若其不懈於位無忝所生膺受光寵增益天秩宜徇追遠之志以著率親之典某德操昭融業履純茂久幽而不改有聞而無聲乃其元孫嗣承休緒陟降四輔之密左右萬事之微懿厥勲勞既覃三錫之命推夫燕翼實由先世之謀是宜崇飾愍

章增貴幽少陟春宮前傳之烈茂宗彝時享之華志
氣尚存膺我休寵

刊次三十八

祖母彭城郡太夫人劉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朕聞自仁率親至於祖而義備立愛廣孝始於家而
道遠然惟位崇者可以克其數德盛者可以如其志
眷吾鼎臣進執機柄俾增寵命以副具瞻某氏幽閑
挺操婉慤成德珩珮之節光乎女圖山河之質宜是
象服雖假禴翟之寵領湯沐之封未從開國之崇尚
缺宜孫之慶函疏與壤薦錫愍章庸俾寵光增賁泉
路

刊次三十九

母京兆郡太夫人王氏追封某國太夫人
禴翟小君之命湯沐六郡之封王澤下流國人稱願

刊次四十

在乎多士可謂盛矣其有相教甚茂子貴增進薦錫
寵章以輔孝治某氏淑慎之質稟乎天性柔順之美
居為女師委蛇山河之德積累閨壺之慶雖萬鍾之
養弗待而二南之風藹存是宜疏成國之榮加禎服
之貴將俾海內化母慈之善廷臣懷子養之極徃告
其室尚茲歆頤

刊次四十一

程戡檢校太傅宣徽南院使判延州

西戎即序方外無警然而襟帶之地重兵所集欲守
衛中國宣明威信非股肱舊德帷幄宿望豈足與朕
同西顧之憂哉某識量閑博猷為靖密政事之幹長
於治人忠厚之誠形於事上陟降二府勤勞歷年所
以翊亮國體裁成機畧為益多矣其誰間然乃者辭

序刊作跋

劇就開委權謝事雖嘉冲尚之意俾遠侍從之列而風力克壯問譽攸属方且修邊備之愴遠俗宜宜輟老謀以忽外慮參榮四貴視秩三師行以爰田之封昇以元戎之寄文武惟憲爾其勉焉

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包拯加
上輕車都尉食邑

祀者國之大事也而裕又加大焉朕既親饗祖考承致多福慶賜所被自公卿大夫六師庶衛執干戈之人外薄四海罔不畢及縉紳歡呼士卒鳧藻其調度費用一出大農固亦勤矣某強志盡瘁夙夜匪懈任重權專不可以非理撓使吏謹其職下安其業民不加賦而國有餘財以成朝廷之大禮可無褒乎古者

叙六勲之等藏乎天府者固以旌有勞頒五爵之封行以其食者固以優有德有司其明按舊事申錫休命以稱朕意

祖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楚王彬封吳王古之禮於異姓固重矣而况國有大祀恩被天下而椒房之貴别子之宗積善遺德鍾美儲慶而無漏泉之澤及祖之榮則非王者之智矣某元精所生佐命之首昔王業始基國命猶踞而能宣力股肱敬屆吳蜀謀無遺策忠協成筭外之濟干城之安內之保帷幄之勝功兼三傑聲冠群后朕躬執圭瓚親祀大室觀於庭享之列籍於景鐘之銘慨然叙不朽之迹與可作之感雖哀榮義極褒禘禮備猶欲追以義王之

封稱茲元勳之舊吳大國也尚云享之

秘書丞范純仁父仲淹贈吏部尚書

朕親執圭瓚昭見祖考還御端門發號施慶昭天漏
泉恩靡不逮誠欲慰士大夫立身揚名奉先追遠之
思况王室舊德功在盟府者乎某英亮特達宏正深
雅文學自奮忠義事上故入贊機政出董邊師朝廷
以尊四裔畏之可謂股肱心膂大臣之表矣不幸早
世棟折梁壞盡然傷之至今不忘聞其有後庶能濟
美夫積善必報顯親無遠追命之典自春秋固行矣
苟可以旌忠臣之節申孝子之感豈非崇勵風教通
於神明者乎其以天官冢卿告其封禩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一

奏疏一

上仁宗論辨邪正

臣伏蒙聖造擢居儒館雖步履尚艱稍稽入覲屢得
寬告跼踖私門然不敢安居常思當今切務欲伸報
塞而事頗紛紜固非筆墨可盡今且以一事最大者
仰塵天聽伏惟聖慈更賜裁察夫君臣之道本是一
體君者元首也執政者股肱心膂也諫官御史侍從
論思者耳目也內外羣有司者筋肌支節血脉也體
若具備方能成人為君者上下之官亦具而無陽不

宋 劉 敞 撰



能成國者正如為人之體也人之體一脈不和則為疾矣君之國一官不和則為害矣體之不和為疾最大者股肱心膂也國之不和為害最大者執政也夫執政者輔贊萬幾為國大臣日至君前議論天下之事賞善罰惡進賢退不肖喜怒繫乎人情之舒慘邪正繫乎朝廷之盛衰是執政者天下之所觀望羣有司之所師表也執政不和則羣有司安得而和哉羣有司不和則萬務安得而治哉萬務不治則天下之民受其弊矣民既受弊則國家衰亂隨之此萬：必然之理也是故為國者欲求治且安非天下人和不可也欲天下人和非中外官司皆和不可也執政者朝廷教令之

注刊無下同

所出而天下治亂之所繫也安得不和也尚書臯陶曰同寅協恭和衷哉注善也周武王曰紂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注十人同心同德注平也康王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注君陳畢公周公也夫三后皆當時聖賢此足見聖賢若不和亦不能同致其道也且夫執政者和則類無猜嫌所議皆合事必極其理盡其善然後行下人固說服而稟從之承流宣化風動草偃遂使天下蒙其利豈有不治而安者乎及其至也乃能致昇平而令國家享祚於數百年者矣昔西漢陳平為右相周勃為左相勃既誅諸呂平以勃功高遂以右相推勃及平對文帝決獄治粟事有條理勃自知能不如平復推平為右相也唐太宗召宰相房喬以

杜如晦能斷大事如晦復謂喬善嘉謀而太宗率用
喬策茲四相者非用心至和以天下為任安肯互相
推薦為國遠慮如是之切而不自爭勝耶此乃臣前
所謂執政者和則致世昇平使國家享祚數百年之
明劫也若執政者不和則議事之間動有疑貳或恣
爭於官府或辨列于君前咸蓄不平之心必無至當
之論假使彊自牽合終成乖戾互相厭苦陰肆傾擠
門下賓朋助為搖撼彼此窺伺是非紛拏忿逞私憾
之讐何恤公家之事既行於下人不說服而不肯稟
從淪胥展轉遂至天下受其弊則豈有不哀而亂者
乎其甚者則有賈禍自亂為國大患而不可救者矣
昔唐憲宗相裴度時方鎮跋扈度勸帝用兵諸道叛

亂者悉皆歸服憲宗遂成中興之業王室大振既而
誤用李逢吉為相逢吉大姦邪嫉度功業令門下朋
黨號八關十六子者興造謗訕百般中傷以致撰作
誣讖謂度有天分憲宗既感度遂罷去尋致河朔徐
汴再陷賊庭王室復弱矣僖宗用鄭畋盧攜為相爭
黃巢進請節旌事攜以畋語至切遂拂袂授硯而起
喧於都下然衆議畋語為是攜議為非時議用宰相
王鐸為都統出討黃巢攜大不悅益固執不與巢節
旌只授以率府其意欲激黃巢之怒使鐸功不成以
快己志殊不以天下安危為慮而僖宗不明終用攜
議黃巢大怒擁衆百萬自嶺表橫行天下是時大亂
無一州一縣不用兵者俄而兩京陷沒僖宗幸蜀生

民塗炭之極自古無比久之巢雖漸敗而朱溫自
軍後來終移唐祚自號太梁茲二相者營私徇己用
心不公擠陷忠良敗壞時政或翦弱王室覆亡宗社
為臣至此隕族何償此臣前謂賈禍召亂為國家大
患而不救者之明效也以此足見執政者和與不和
實繫乎天下治亂之本存亡之機也如人股肱心膂
之疾可以喪其生也至於諫官御史侍從論思及內
外羣有司者亦不可謂其職小而容有不和也苟有
不合則亦如人耳目筋肌支節血脈之疾安得為其
小而不治之使和平哉周武王曰紂有臣億萬惟億
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夫三千者舉其內外官也
成王曰庶官惟和不和政靡禮曰和者天下之達道

也漢劉向亦曰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者賢又
以烹調鼎鼐更張琴瑟操執轡馭合煉藥石設於方
以為諭者或大或細未有不以和為主也為君者不
可不察也不可不可不審其所擇也夫內外大小之官所
以致其不和者何哉止由乎君子小人並處其位也
蓋君子小人方圓不相入曲直不相投貪廉進退不
相侔動靜語默不相應如此而望議論協和政令平
允安可得耶安可幸而致耶易泰卦君子道長小人
道消則時自泰矣否卦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則時自
否矣若使君子小人並位而處其時之否泰必無兩
立之理君子常寡小人常衆則小人必勝君子不勝
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萬一小人不勝則

陰陽交結互為朋蔽駕虛鼓扇白黑雜糅千岐萬轍眩惑主聽必得其勝然後能已也小人既勝則益復肆毒於良善梟心虺志無所不為所以自古秦而治世者少否而亂世多者亦止乎小人常勝君子常不勝之所致也小人但能為亂不能致治若小人或能致治則易更九聖必不於小人道長之時謂之為否也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大抵諸聖以意象配君子小人而分善惡至多不可悉數也易曰小人者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夫小人者聖賢無不鄙而惡之故易曰小人而乘君子之罷盜思奪之矣詩曰憂心愠于羣小皆聖賢鄙惡小人之甚者也書曰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

降之咎此謂用小人則民叛而天降咎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荀子亦曰君子小人相反也夫小人所為既與君子相反戾則安可使之並處哉所議安能得其協和哉夫天子無官爵無職事但能辨別君子小人而進退之乃天子之職也自古稱明王明君后者無他惟能辨別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方為明矣至於煩思慮親細故則非所以用明之要也夫前車者後車之所望也古事者今事之所鑒也仲尼刪書於堯舜大禹皆稱曰若稽古傳說戒高宗亦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恭惟皇帝陛下稟上聖之資嗣累朝之業績服未久勤勞已至更望考前世盛衰治亂之迹近代安危存亡之機凡所選求力

辨邪正所喜者未可遽用之所怒者未可遽棄之禮
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者是也又人所毀者未
必為惡人所譽者未必為善人仲尼曰衆惡之必察
焉衆好之必察焉者是也孟子尤于進退善惡之說
至詳齊宣王問曰吾何以識不才而舍之孟子對曰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踰尊踰歲可不慎歟
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
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
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
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夫一國之人皆曰賢皆曰不可亦
不可不謂之出於衆議而不可不從之也孟子尚以
謂未可信而進退之猶復躬自察焉直俟王親見其

果賢則用之親見其果不可則去之此所以大防姦
人朋比毀正譽邪亦所以防偏見者以丹素甘辛而
好惡之差也蓋恐用舍或與則所損多也實懼之至
也苟如是而失之者尚恐不免然亦鮮矣陛下君臨
天下必不如孟子之辭盡聞天下所議論若夫左右
之說及在廷諸人之語則皆可聞之矣然固未可遽
信而遽行更在博詢而參校之也所詢者須詢于可
詢者也詢之必不肯誤陛下也若詢及姦險浮薄不
正之人則向所謂愛憎毀譽偏見者皆有焉有之則
邪正錯亂是非混淆陛下至英至睿亦莫得而辨之
也茲事雖自古聖王亦以為至難臯陶曰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惟帝其難之帝謂堯也仲尼獨取堯舜比

之如天尚以知人安民為難况自堯而後者哉由是
而此陛下可不慎之又慎之大抵有天下得人可治
而安不得人則亂而危至甚則又遂繫乎存亡也臣
前所援据特一二而已但且欲證臣狂瞽非臆說焉
其有在方策者比比皆是不可殫引陛下開卷則見
之矣惟望慎之慎之又慎之也臣昨蒙陛下召從僻
左之外起於衰病之中祇是念其舊人授以國鈞辭
不獲免夙夜驚惶若非旁假眾賢共成大政則臣虛
薄老朽立見敗事况夫四海至廣萬機至煩更藉天
下之才以濟天下之務所以不避煩瑣之罪願陛下
持古鑑今選賢與能者乃大馬之至誠也惟聖情開
納則非臣之幸乃宗廟之慶生靈之福也臣死罪死

罪

論邪正劄子

臣伏以馭臣之道在分別邪正正臣當親而近之邪
臣當疎而遠之至於天下之人亦皆以此窺朝廷若
正臣聚於朝則姦雄屏息治平可望若邪臣聚於朝
則僥倖競進傾敗可待二者不可不深察也臣伏觀
朝廷太平積久賢能眾多然其間邪正亦雜有之或
愛君愛國非公正不慎發或朋黨比周皆公樹私亦
有循默自守不能為善又不敢為惡陛下臨御三十
餘年矣以上聖之姿監羣下所為固無遁形固無隱
情然有可戒慎者在此而已凡正臣常難進而易退
邪臣常易進而難退何以言之正臣者惟義所在言

則逆君之耳是所以難進也言或不用不欲自顯因
事而去是以易退也邪臣者惟利所在言則逢君之
欲是所以易進也行雖惡不顧禮義名雖醜不知愧
耻患失之耳是所以難退也此兩臣者願陛下參伍
觀之勿使當親者疎當疎者親則朝廷尊榮而社
稷安矣近者翰林侍讀學士呂溱樞密直學士蔡襄
繼出典郡今又聞御史中丞孫抃翰林學士歐陽修
知制誥賈黯韓絳並乞補外此其人等皆有直質無
流心議論不阿執政有益當世者也誠不宜許之使
四方有以窺朝廷而姦佞僥倖之雄因而競起此則
分別邪正之一端也臣以孤拙忝官侍從日夜思維
無以少裨聰明恐陛下忽於正臣之易退而忘左右

前後直道之不容也不勝其愚謹獻所聞唯賜采擇

論聽政

臣近曾密獻愚忠乞特降手詔諭與閣門前後殿聽
政稍增數刻足以廣聰明收衆心未蒙采納伏念九
月以後晝漏益短日始東出已涉辰初比至百官起
居二府奏事遂巡俯仰便及辰正實恐羣臣因此請
對稀少習俗既成下情壅隔甚非陛下憂勤萬機之
意臣謂自九月以後用已初為限三月以後用辰正
為限雖升降止於數刻之間其於收斂羣情已無量
矣臣又竊聞頃來奏事者雖有可否罕聞德音君臣
之情亦似未通且萬乘至尊羣下至卑以至卑接至
尊甚難也皆考據條制齋戒沐浴乃得一見自以為

千載之遇而曾不蒙少垂察問盡其忠藎則人人抑
默退而失望臣願陛下延見上殿臣僚仍賜委曲訪
問侍從之臣則問以治體言事之臣則問以所言財
利之臣則問以國計守土之臣則問以民俗如此則
朝廷得失人情善惡無不聞者矣易曰唯君子能通
天下之志能通天下之志而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
臣忝近列無補聰明輒貢所聞伏增戰恐取進止

上仁宗論睦親宅不當建神御殿

臣伏見古之正禮諸侯不祖天子公廟不可設於私
家所以明正統尊一人也今睦親宅興造神御殿不
合王制不應經義切聞聖慈以天寒人勞權罷役徒
臣謂若於禮當作則不可以人勞之故而止何則祖

宗至尊也役徒至賤也卹至賤之衆而輟至尊之廟
非所以為名也若禮本不當作則不如遂止之耳何
以權罷哉伏乞令禮官詳議其事使下不棄於名上
不愆於禮

上仁宗論修高胡口

臣聞天有時地有勢民有力聖王之建功謀事者不
與天分時不與地分勢不與民分力則功成而事立
今朝廷以河決高胡議必塞之臣竊謂過矣乃者霖
雨淫溢山谷發泄經川橫潰或衝冒城郭此天時也
澶魏之婦如商胡者多矣卓決而高胡獨敗此地勢
也淮汝以西關陝以東數千里之間罹於水憂者甚
則溺死不甚則流亡夫婦愁痛無所按告略計百萬

人未聞朝廷有以振業之也而議塞河強疲病之餘以極其力乘殘耗之後以略其財重為事而罰所不勝急為期而誅所不至上則與天爭時下則與地爭勢此臣所謂過也臣聞河之為患於中國久矣其在前代或塞或不塞今塞之為仁不塞不為不仁此有時而否者也以堯為君以舜為臣以禹為司空十有三年而後僅能勝水患耳今朝廷之無禹明矣而欲以數月之間塞決河不權於時不察於民不亦甚乎議者以為不塞河則冀州之水可哀甚不然夫河未決之時能使水不病冀州則已矣既決之後縣邑則已沒矣人民則已亡矣府庫則已喪矣雖塞河不能有救也今且縱水之所欲往而利導之其不能救與

彼同而可以息民何嫌而不為詩云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夫中國者固四方之本也惟陛下與知道者慮之

上仁宗論天久不雨

臣伏以古今之通義主逸而臣勞陛下親聽萬幾日昃不倦與羣臣等勤矣今又聞以天下久不雨之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夜輒升壇禱祠達旦不寐此則聖躬之勞過於羣臣羣臣實有未及陛下者也臣竊聞之不勝其憂且水旱之數未可前測設復彌月連旬不如聖意陛下何能專以萬乘之體為憂民代勞哉如令萬一冒風寒霜露之苦有所不怡陛下當使誰受其責而宗廟社稷之憂獨在陛下陛下不可不

自愛也詩書百家聖賢精論皆曰人者天地之心人和則天地之和致矣近者大赦恩及四海解宥逋裁減常稅宥過除罪與之自新德厚如此和氣宜應而愆元尤甚者臣之愚竊意今日政事所褒進所刑罰所施舍所廢置猶有未合人心不當天意者故令陰陽否隔也陛下誠少加聖恩延問正直日新其德則和氣可致時雨可望何必降服徹膳躬自暴露涉風寒霜露之險增宗廟社稷之憂非計之安者也陛下視羣臣百姓如子羣臣百姓望陛下如父父以子將矢所之故深自克責不避災疾而子方晏然自若不可謂孝臣雖賤竊不勝犬馬之心又以謂救旱之術在彼不在此故敢冒昧陳聞惟陛下裁幸

津列改陽是也

論孟津河公事

臣伏見軍巡院見勘孟陽河公事唯中書劄子唯只取勘後來檢討官吏濠寨等臣竊聞衆議皆云相度此河本由楊佐所役人夫七八千人掘破邱墓百五十餘處生者勞敝死者暴露百姓怨痛謗議沸騰今捨佐不問專罪餘人未審出於聖意將由有司之誤以此斷獄恐不合人情况自正月以來和氣不應風雪為沴人多死亡未必非政後失中刑罪乖當之變臣忝司刑獄既有所見不敢不陳其孟陽河公事伏乞斷自聖衷以相度者為首檢討者為從一例取勘重行貶黜少謝勞敝之衆粗慰暴露之魂且匹夫匹婦精誠有以動天伏望不以臣言為迂取進止

論邊臣

臣伏以預備不虞軍之善政曩者元昊畔亂西邊震
 驚搔動之患延被天下賴陛下神聖與宗廟之靈元
 昊殞滅國內多故其子幼弱委政勇氏故邊鄙得以
 復安百姓養老長幼早寢晏起此誠天道助善中國
 之福也然自爾以來又十餘年矣其子益壯竊謂虎
 狼野心未可待以不疑設使一旦發狂能為風塵而
 邊備少懈又如曩時甚非預慮制勝之策臣望朝廷
 申勅邊臣常若寇至城郭必固甲兵必修倉廩必實
 賞罰必明候望必謹威信必立使夷狄慄：無可乘
 之隙則邊患遠矣頃者邊吏頗以飲食之費役使之
 備得罪即令武吏多不顧臨邊有不得已就職者皆

夷狄刊作疆場

畏避微文情不自聊居常救過苟免而已緩急恐不
 足以責效又非所以明朝廷大體也孫沔呂溱皆貴
 重之臣有功名於時猶以此見廢設復有孟舒魏尚
 之徒臣固知議者不能容之此乃馮唐所以疑漢文
 帝不能用廉頗李牧也鄉飲酒之禮一獻百拜其為
 修慤至矣然而終不可以治軍旅則治軍旅者姑亦
 取其大節而已邊臣有材者寡可用者少臣願陛下
 容養此輩濶略細過無甚督以微法使得樂職嗜事
 展力效用人人思報上恩則折衝遠矣臣所部不當
 邊劇然而言此者欲推明聖德駕馭智勇之一端非
 敢為邊吏游說也不勝區：取進止

論張茂實

臣伏以為國之道防患於未然遠嫌於萬一所以安
羣情止邪謀也伏聞張茂實本周王乳母子嘗養宮
中故往年市人以狂言動茂實頗駭物聽近者韓絳
又以讒說傾宰相重搖人心則是一茂實之身遠則
為小人所指目近則為羣臣所疑懼雖聖心坦然於
物無猜恐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惑也假令茂實
其心如丹必無佗腸亦未能家至戶曉使人人不憂
也如此則備宿衛典兵馬遠足以啟天下之感動天
下之憂甚非重宗廟安臣民備萬一之計臣謂今日
之宜要令兩善莫若解茂實兵權處以外郡於茂實
不失富貴而朝廷得遠嫌疑此最策之善者也昔王
郎自稱劉子輿盧芳自號劉文伯因疑飾偽未必皆

有犯上之心但流言驅扇羣情眩惑使之然耳臣忝
近列方當遠出心之所疑不敢不極論乞以臣言密
付執政商量取進止

論元日合朔避寢太早

臣竊聞朝議以元旦合朔欲自二十一日避正殿臣
以為天明雖有可畏之道然亦當稽古率禮然後為
允按三代之典日食無預避之事左氏傳稱避移時
曾子問諸侯入門不得行禮者日食居其一此皆觀
有變而戒非蚤備也先王制禮過之者猶不及其制
法先時者與不及時者均貴得中而已漢唐素服寢
兵却朝會不視事及求直言大率皆在合朔之辰未
有先時旬日者也兆憂太過春秋所譏今敵使來朝

以刊改乞

遠方觀禮舉措失中或輕為所覘伏以詳求舊典折衷於禮取進止

公是集卷三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二
奏疏二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宋 劉 敞 撰

上仁宗論吳克不當以譴責禮生被逐
臣伏聞同知大常禮院吳克鞠真卿並除知軍差遣
館閣補郡蓋是常事資序之間亦無重輕今者在外
論議皆云鞠真卿曾因自陳先有指揮而吳克只緣
公事譴責禮生以此迂旨不審虛實但此聲既布此
體可惜何者吳克官則博士職則禮院朝廷欲有興
為詢求宜適而胥吏輒敢擅發印狀曾不稟問此則
豈惟輕侮吳克而已實亦上忽詔旨在於事體不得

不怪而太常寺長官初不糾按開封府受牒又由為
容庇觀此首尾乃是禮生可誅太常寺可責開封府
可劾而吳克可賞也今既未然禮生一以贖論禮官
隨而罷斥自然眾情不能無惑也朝廷久安吏習因循
百司庶府處之苟且稍激厲振職尚未有知如何更
行此事恐淺近之徒因以為戒且見吳克以振舉職
事被謫以譴劾胥吏被逐不如苟且豈不傷事豈不
害政哉先王所以下酌民言釋疑止謗蓋為此也伏
望神慈追正前命臣初拜官謝恩面蒙開許有不便
事得以奏陳奉承以還不敢失墜切謂外間此議實
稱不便至和元年十一月十一日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一狀

臣昨聞吳克黜官馮京落職將謂其所行實有過
當所言實有不可是以觸忤聖意不蒙矜恕及於延
和殿奏事面奉宣諭克乃是振職京意亦無他中書
惡其太直不與含容臣竊驚駭不覺憤咽前古以來
惟有人主不能容受直言或致寬謫本臣下今陛下
慈仁好諫寬大如此不知中書何故不思將順聖意
之美須要排逐言者今四方之人不知本末反謂陛
下不能聽諫口謗腸誹所損不小且如此事陛下心
所必恕中書却欲必行是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
之權增君之過苟要作威驚動朝望今後雖有不公
不直人不敢言得以利己得以罔上陛下不可不深
察也臣按六經舊史大臣蔽君之明止君之善侵君

走刊作競

之權增君之過者皆為不忠陷於刑誅况今時人情
遠不如古若聞陛下欲為而牽於大臣大臣欲作威
而不憚陛下則必相率皆公向私奔走權門矣此風
一動此勢一失是為君與臣同國聖人之至戒也魯
僖公時頻致天旱春秋謂由公子遂專權之應而洪
範五行僭則常暘蒙則常風下侵上則山崩地震日
月薄蝕如今者此事逆于倫理必恐感動陰陽或能
遂致災旱風霧山崩地震日月之眚望陛下留神深
察此言臣以淺近荷陛下厚恩不敢不報竊恨此一
事近世未有臣雖口陳未能詳盡謹手書具奏以聞

小注刊無

第二狀三言刊無
而刊上上言再言

至和元年十一月
月上時知制誥

上仁宗論大臣不當排言者第二狀

其時刊增臣字亦

臣前月十一日延和殿奏公事因論吳充馮京謫官
本末面蒙宣諭云中書怒其直不與含容其時曾奏
言若如此則大臣蔽君之明專君之權而擅作威福
也必恐動感陰陽有地震日食風霧之異今臣竊聞
鎮我軍地震一夕三發去臣所言五日之內爾又京
師雪後昏霧累日復多風埃太陽黃濁此皆變異之
可戒懼者也臣所以先知必然者按五行志云事雖
正專之必震况其不正乎又尚書洪範蒙常風若而
京房易傳臣之蔽君則蒙氣起以此數者合之必知
有異也然皇天保佑陛下至深至厚以災異隨事輒
應欲陛下觀變自戒永綏四方也不可不思不可不
憂今陛下推誠委信大臣而大臣依勢作威政事不

平如此甚衆在外畏憚已非常時陛下宜深究天地之意收攬威權無使聰明蔽塞法令不行則足以消伏災異矣臣前已奏陳故敢再述所聞特乞留中詳加省覽

至和元年十一月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一狀

臣伏見宰臣率文武百官詣東上閤門拜表乞加上尊號准批荅不允此誠見陛下恭遜持滿惡盈好謙之意且陛下自寶元以來不復加徽近二十餘年矣冲遜之德上冲于天下信于民此上天所以報祐皇躬受福無疆萬民所以愛戴聖政日新一日者也今實不須稍增數字示人自滿臣竊願陛下固執雅意羣臣雖十上表堅遜勿受足以益見積年冲遜之實

報刊作添

必大得天人之祐且陛下尊號既已云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好德盡善極美矣復曰大仁不足增光而曰至治則有若自矜今百姓多困倉廩不實風俗未清曠否混淆獄訟繁多盜賊羣輩水旱繼有雖四夷初定然本以重賂厚利羈縻而服之非畏威慕義者也未可謂至治然則遜而不居於聖德彌高矣今羣臣皆以加上徽號為請而臣獨望陛下以固辭徽號為願其心則同欲尊君同欲愛君然望陛下裁之聖慮參之美志斷而行之則有高世之名與道同符豈數字可盡哉

嘉祐四年六月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二狀

臣近上封事欲望陛下堅遜尊號今已兩奉批荅不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
二狀三言

小注刊無

小注刊無
第一狀三言刊無

違刊作逆下同

小注刊無

上上刊有二字而無此三字

小注刊無

允願陛下遂執此意斷在不疑且陛下不加尊號已二十年謙冲之德冲絕前古簡在帝心人臣歸美夫以二十年行之一旦改之於義不可蓋推善歸美以尊君父者臣子之常節也遜德惡盈以保天下者聖人之至道也臣謂陛下永執至道以當天心必有一謙四益之報增加數字未足發揚光輝實恐反累陛下二十年昭升之美又入今歲以來頗有災異日食地震雨雹大雪飛蝗涌水傷害廣遠以理論之陛下實畏天命正當深自抑損豈可于此時加上尊號昔伊尹戒商王曰有言違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今臣此言違于心者也誠望陛下求諸道而已嘉祐四年六月

上仁宗乞固辭徽號第三狀

臣兩貢愚忠欲望陛下辭不受所加尊號似未蒙采納臣豈敢阻衆人之意豈敢損主上之美實以為崇陛下之稱號不如明陛下之謙遜狗臣子歸美報上之心不如廣君父克己畏天之道此事至重至大在陛下力能行之不當復復詢左右之臣今羣臣五上表聽之則頓失二十年謙遜之美不聽則合于嚴恭寅畏持盈克遜之義亦令四方無窺聖德之淺深臣雖狂暗竊重惜此不敢不再三陳聞嘉祐四年七月

上仁宗論皇女疏決賜予

臣伏見今日二十八日疏決在京繫囚雖恩出一時然在外羣情皆云聖意以皇女生故賜慶澤非王者

嘉祐四年
四月
上
裁幸

之令典也去年閏月已曾減降尚未半年復行此恩
傳稱民之多幸則于國不幸再赦好人啗啞前世明
君賢臣論此詳矣雖成事不說臣願朝廷戒之又聞
多作金銀犀象玉石琥珀玳瑁檀香等錢及鑄金銀
為花果賜于臣下白宰相臺諫皆受此賜臣謂陛下
無益之賜無名之賞殆無甚於此若夸示奢麗以為
輔主為職柰何空受此賜曾無一言焉遂事不諫臣
願陛下戒之伏惟皇上開祐聖德故後宮有多子之
祥陛下當明謹政令深執恭儉以答上天之貺建無
疆之基不宜行姑息之恩以損政體出浮冗之費以
以墮儉德臣雖鄙淺竊獨惜此故敢觸冒陳聞惟賜

上仁宗論水旱之本

臣伏見城中近日流民甚多皆扶老攜幼無復生意
問其所從來或云久旱耕種失業或云河溢田廬蕩
盡竊聞聖慈憫其如此多方救濟此誠陛下為民父
母之意足以感動羣心臣猶謂但可寬目前之急而
已非救本之術也譬如良藥療病必先審其病源病
源不除強食無益今百姓之病已可見矣父子兄弟
不能相保鰥寡孤獨不能自存強者流轉弱者死亡
所以致此者其源在水旱也所以致水旱者其本在
陰陽不和也所以致陰陽不和者其端在人事不修
也然則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而議臣之任主明天人
陛下何不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詢

議臣以其學使之述天人相與之際參之聖心以觀今日政事若陛下所委任皆已得人所施皆已應天則水旱者蓋無妄之災不足畏矣若天人之際少有不合豈得晏然坐視其病心知其源不思救之哉臣言似迂其理實切今羣臣為陛下謀者不過煮粥糴米名為救濟其實亦欲欺聰明自解免而已非謀國之體也又今天氣當暑反寒率多常風雨澤愆候秋成不可必願陛下速思所以救其本者召致和氣無令聖心重增焦勞則天下幸甚至和二年上

上仁宗論災變宜使儒臣據經義以言

臣伏以聖王所甚畏事者莫如天所甚聽用者莫如民是故觀天意于災祥詳民情于謠俗因災祥以求

治之得失原謠俗以知政之善否誠少留意則皆燦然矣前古賢聖之君莫不循此以導其下忠信之臣莫不緣此以諷其上上下相飭而自天祐之竊見朝廷每有吉應嘉瑞則公卿稱賀至於災異非常可怪之事則寂然莫有言者雖歸美將順臣子之常操而于戒儆吁俞理似未盡陛下復不自延問以求天意恐非所謂小心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者也臣愚以為五經災異之說最深最切凡四方所上奇物怪變妖孽沴疾有非常可疑者宜使儒學之臣據經義傳時事以言若其言是可當天意若其言非足以廣聖聰如近日雨雪驟寒人有凍死者此亦災變之一端矣惟聰明睿知深思遠慮順時謹微不可不慮也

臣忝逢列遇不能通古今竊觀前世商高宗周成王
畏天威享福祚之益誠願陛下留意于此臣不勝區

區嘉祐四年上
時知制誥

上仁宗乞濶略唐介之罪

臣伏聞陛下以殿中侍御史裏行唐介言事狂狷責
授春州別駕尋又聞陛下以春州險遠瘴癘之地憐
其孤危將不生全改授英州此誠陛下聖德厚恩容
忍臣子萬萬無窮也臣竊觀詩書所載帝王之君德
莫盛于知過仁莫大于好生名莫榮于聽諫陛下皆
踐之且唐介居下訕上至陷于疾而陛下察其本心
以忠信為之故曰知過既責介身投之遠方而復憂
其不全故曰好生當介初初得罪之時中外震動以

言為戒及聞徙還英州人人忻幸知陛下無意殺之
忠義者更思竭盡故曰聽諫臣不勝幸甚聞伊尹戒
商王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心遜于汝志必
求諸非道此商所以保乂四海格于皇天者也臣所
謂介之所言雖逆耳求之于道亦當有合者陛下幸
寬全不誅矣若後濶略其罪優游其身俾得省過追
咎復茲朝列於以開廣言路勸來者則威德無疆高
視上古臣不勝犬馬之心嘉祐三年十月
上仁宗在集賢院

上仁宗論狄青宣撫當置副使

臣聞朝廷以狄青宣撫荆湖經制盜賊而議不置副
臣以為不便或曰置副而使中人為之臣又以為不
便臣聞上古王者之遣使命將也必為之設介或

佐非獨司紀綱廣謀策而已亦所以謹大事備不然也今擁數萬之衆連四路之師節制萬里吉凶所繫而單車臨之孤拱獨立猝有疾病不意之虞無所仗託莫相維持非計之得也狄青起于行伍而遷樞近天下誠未見其美方以盜賊之急擁兵而出故人人相望風采願聞成功以得貞固幹略之臣參職共事設以中人為之必大失事望足以示陋非朝廷之光也臣故曰議不置副不便置副而使中人為之亦不便此臣所以拳拳也蓋先事而言者常若迂濶後事而言者常若不及惟陛下留意芻蕘謹重軍旅之任

皇祐四年九月上時

上仁宗請詳定官制

小注刊無
刊移此於詳詳定官
制高波題作條上詳

定官制事件是也
此請高波刊次三十三卷

臣等昨奉勅為翰林學士韓絳上言國家奄有四海承平百年官制未修方苦其陋欲望討論唐百官制及本朝官制品秩事件量加裁定正其名體等事奉旨差臣等同共詳定臣等累曾懇辭不蒙允許尋具劄子陳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官制將今日官品職位高度可改正者可裁損者可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有施行即制局辟官次第刪奏聖旨依奏臣等今詳定到事件如左一漢置丞相其後改置三公官皆公府辟召掾屬唐制以尚書門下中書三省長官為宰相尚書令僕射侍中中書令是也官品未至者同中書門下三品今平章事即其比也參知政事唐初亦是正相

有刊作可

刊外并得平為不
依格

崔溫等嘗為之國朝之制下宰相一等若用唐制正其名體則四輔之任當悉用平章依漢制即須立丞相府

一唐制御史大夫一人中丞三人國朝之制大夫不置以中丞為臺長他官或以給事中諫議大夫權之若欲改正官制置丞相府則大夫當復輕重乃等

一唐制無公卿為樞密事五代用兵始與中書對掌機密即欲改官制當以院事還中書及尚書兵部尚書省二十四司既為虛名所以官冗員眾即欲改正官制當罷三司復二十四司及九卿官使有定員其即官不在本省治職事者並以前資及散

官處之其洩外任者或依唐制置上中下等州刺史及別駕之類隨官品任之或欲輕其權則曰知某州刺史之類

一文武散官及檢校兼官勳爵實封等在開元已前頗有實事于今為散官猶敘服色粗繫輕重其餘悉皆虛名無益治體即欲改正官制當例行省罷若以假虛名而任實職兼存亦可已上所謂改正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大理寺決天下之獄刑部覆之于事已足又加審刑院則為駢行即欲裁損官制當以院事官屬還刑部

一吏部尚書侍郎分領銓事則當差以輕重分別流品今審官院掌京朝官磨勘差遣而流內銓惟與州縣幕職官體制不倫即欲裁損官制當以審官院職事歸尚書銓州縣幕職官歸侍郎銓

一羣牧司提舉司觀察司之類皆古無此職即欲裁損官制悉當省罷還屬尚書九卿

已上所謂裁損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此類具正之

一左右史並當隨宰相入立仗下以記言動今史官之任不及闕前殿正事故德音善政多失紀錄欲申明復此舊制

一中書出制勅唐制並經門下審覆然後尚書出告

身經歷三省比來唯于中書發敕虛置三省官名今欲申明復此制國朝令文具載

一國朝近制觀文殿大學士惟待舊相自資政殿大學士至天章閣待制已上其間多有無員數除受侵廣者由邊幅不立也諸舊有員者宜依舊數未有者宜差定其員著為久制以革一員之濫

一唐制舍人六人分判尚書六曹事所以佐丞相謹政令欲乞申明此制

一舊制九卿之職不隸尚書今御監職事三司關領者宜取還寺亦省侵官之類

一唐制左丞相判尚書省事中書判門下省事中書舍人判中書省事國朝門下省權用禁臣判之中

書省即舍人年深者判與唐制略同惟昨來言者稱近臣判省大重考按唐制似不如此惟常衮自以同中書門下事即當兼判中書省是時崔祐甫以舍人判省謂衮侵官士論因此不平衮也

一三班自供奉官至殿侍差使之類唐制武選皆無此名目宜徙置於外以區別華冗

一朝廷若從改正之說即俟改正之後設官分職如周唐乃可約六典著書垂之後世若未能如此而欲著書惟可將會要及諸司編勅并格令刪繁取

要因今日官名粗書職分而已

已上所謂申明者也略舉一隅若于今可行即推

此類真正之嘉祐三年十二月同翰林

上仁宗請諸州各辟教官

臣伏見近勅更張貢舉條約欲令四方遊士各歸其鄉里而有司得以觀行聽言絕濫進之弊此誠上近古制下適時宜然臣猶謂必欲人安其居皆有常心漸之於仁摩之於義化民成俗則莫若開庠序以收養之設師弟子以教誨之月考時試以勸勉之教定俗成然後賢不肖立見而真偽不雜矣今州郡幸皆有學：皆有生徒而終患無師以教之但令掾曹領其事職既不專教用不明自古儒學之官不兼治民蓋為此也臣欲乞州郡有學處聽長吏各奏辟教授一員于前任判司簿尉中選有文行堪為人師者充仍令以四年為一任學理數考官資俸祿同之掾曹

則學有常師教有常業士子競勸矣於朝廷長育人材之意誠未失也今欲游士歸鄉而不為設學則無以收之設學而不為置師則無以率之置師而不立課試講習之法則無以成之三者名存實亡則學者不歸雖欲別賢不肖與廉讓崇鄉黨之化不可得矣惟陛下裁許嘉祐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揚州

上仁宗論龍昌期學術乖僻

臣聞人主所謹一嘖一笑誠以衆人所望視天下所做傲者也古者聖王之行賞也服物之章不可倖得府庫之財不以濫予前日朝廷以龍昌期所著書下兩制臣等觀其穿鑿摭說詭僻不經甚至毀訾周公疑誤後學難以示遠乞下益州毀棄板本未聞朝廷

卓然有所施行今忽加賜五品章服及絹百疋臣未知誰主為奸邪崇偽飾虛附下罔上以悞陛下執政又曾不謹重政體顧畏公議苟慰藉人情賣弄國恩其失豈特嘖笑之間哉按昌期之書違古背道所謂言偽而辨學非而博是王制之不聽而誅者也陛下哀其衰老未便服少正卯之刑則幸矣又何賞之哉昔孔子作孝經以非聖人者無法乃比不孝之罪要君之罰而朝廷顧多昌期之數周公臣所不曉也且陛下使臣等議之臣等不敢不盡忠既而棄其言焉豈以臣等為蔽賢而害能乎夫蔽賢而害能人臣之大罪也願陛下因正臣等之罪而大表顯昌期之書使天下皆服誦而習尚之則可以釋謗于萬世矣自

非然者置臣等之言而不用縱昌期之妄而不誅乃
 反袞以命服厚以重幣是非頌亂沮勸顛倒使迷國
 之計行於側而非聖人之俗倡于下臣竊為陛下不
 取也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章服固天所有
 而財力又民之所出也陛下柰何徇大臣之意而
 苟潔小人之身乎將使遠方窺見淺聞之民奔走於
 辨偽之學沉沒于非聖人之論迷而不反非國家之
 利也伏乞追還詔書斷天下之疑議毋使有識之士
 窺朝廷之淺深臣不勝拳拳之望
上時和制詔

上仁宗論景靈宮不當建郭后影殿
 臣所領禮院得御藥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宮
 廣好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詳定者其圖

子已別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詔京師本土之功靡
 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為差內臣監修利于
 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
 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
 如此興造略無虛歲伏以景靈宮建自先朝以尊奉
 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于其間
 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宮乃陛
 下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宮已廢未復之后建殿與
 先帝太后並列有瀆神靈莫此之甚臣竊謂事決不
 出于聖意皆小人私與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
 帝王于宗廟之外別為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
 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

一時之利不思損虧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

嘉祐三年十月上時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判大常禮院

上仁宗論孔宗愿襲文宣公

臣等謹按漢元帝初元元年以師孔霸為關內侯食邑八百戶鄒褒成君而霸上書求奉孔子祭祀元帝下詔曰其令師褒成君關內侯霸以所食八百戶祀孔子及霸卒子福嗣福卒子房嗣房卒子恭嗣皆稱褒成君平帝元光二年始更以二千戶封恭為褒成侯而追謚孔子曰褒成宣尼公以此觀之則褒成者國也宣尼者謚也公侯者爵也褒成宣尼公者猶曰河間獻王云爾蓋推宣尼以為褒成祖非用褒成以為宣尼謚也唐世不深察此義以褒成為天子之謚

因疑霸等封褒成者皆襲其祖之舊耳故遽封夫子文宣王而爵其後文宣公考校本末甚失事理因循承襲至今不改先帝既封泰山親祀闕里又加文宣以至聖之號則人倫之極致風德之顯名盡在此矣尤非其子孫臣庶所宜襲處而稱之者也臣等以為無擇議是可用其文宣王四十四代孫孔宗愿伏乞改賜爵名若褒成奉聖之比上足以尊顯先聖有不階之勢下不失禮孔氏使得守繼世之業改唐之失法漢之舊傳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正稽古立事可以永年此類之謂也

上仁宗論折變當隨土地之宜

臣聞聖王之處民也順其性是故居山者不使居川

居渚者不使居中原其取民也任其宜是故山虞不以魚鼈為賦川衡不以材木為貢蓋順其性者知天者也任其宜者知地者也聖王之功不變天地是以其養易足其教易成其求易負其取不遺今之時善言政者莫不欲富民欲富民而常患奪其財者由有司取之反其性而戾其宜于是或以穀為金或以帛為帛非精也而求之不舍民是以困窮是以流亡是以盜爭朝廷豈不恤哉蓋不得已也臣以為方今用度不足之時欲盡如古蓋亦不可且勅有司毋貢魚鼈于山毋索材木于川則百姓亦庶幾矣臣非敢虛言也臣所治州十縣其五皆種種稔而有司乃使以糲與粳為賦一不如約吏當坐之若此者上則不

小注刊無

州下刊有古字

順于天下則不因于地中則不悅于人去聖王之功遠矣惟陛下哀憐之臣幸備職事以治民為職詔書問可以寬民者臣竊疑莫先于此夫賦稅固自古有之臣願勅諸轉運使必不得已而折變其所有毋變其所無變其所可得毋變其所不可得則民疾不因矣慶曆七年上

上仁宗論城古渭州四不可

臣今月二十二日奏公事臣得預上殿親聞德音以謂古渭州存之則為害棄之則傷威兩者未決詢及左右指音懇惻臣誠獨美陛下聰明謙遜好謀無窮也臣雖不聞公卿之議然臣之愚以為棄之便何者朝廷與羌戎約和久矣今一旦奪其地而城之棄明

信規小利便外國有以窺中國一不可也羌我種落
非一族也自見稍侵必人人懷疑交謀間謀以新城
為比或能相率大為邊患不可二也自始築城到今
半年耳所費已鉅萬計秦州為空竭而調終饋運不
可勝紀設復屯兵守之日引月長財盡力竭則關中
皆可憂不可三也向者敵出爭利多殺官軍數千人
後雖擊破其衆足以相當而敵怨益深其志復得故
地而已兵若不鮮憂患方起不可四也假令新城足
以蔽秦州長無羌胡之虞雖傾國守之可也不然地
形便利賊能乘之以窺邊圉雖傾國爭之可也今失
所重輕而糜國財用困民力損士卒之命以貪此咫
尺之地計功則可辱言利則可恥慮患則可憂昭昭

甚明而談者不忍決之謂為傷威臣所不諭也昔者
舜伐三苗三苗不服益贊于禹班師旅旅而有苗來
格由此觀之帝王之威在使物畏之不在使物惡之
故動以義順于理則物畏之矣動以利逆于理則物
惡之矣畏之則服惡之則侮自然之道也武帝黜丞
相御史之請而止不由車師輪臺則天下復平元帝
用賈捐之之策而罷朱崖則中國復安故以德言之
則不過舜禹以強言之則不過漢武帝以取外國也
患枉于義不患力不足也患逆于理不患威之損也
惟陛下察于此兩者以觀利害之熱在謀之貴多斷
之貴獨明鑑所以見容古事所以知今臣不勝狂直
之至

上仁宗論温成立忌

臣伏聞勅旨為温成皇后立忌禮官請對不許臣切
感之凡朝廷常務百司小事猶當上稽舊典下採衆
論何況宗廟大禮至尊至重豈可以一時之寵獨決
聖心義有僭失貽笑萬世虧損聖明悔不可追今議
者乃云有邪臣密啟眩惑聖聰導陛下以非禮勸陛
下以拒諫若此無實尚非美事設有其實罪亦大矣
當伏兩觀之誅以謝天下且自太祖以來后廟四室
皆陛下之妣也猶不立忌奈何以温成私昵之愛變
古越禮則貴妾于妣尊嬖于嫡上無以事宗廟下無
以教後嗣恐祖宗神靈不樂于此非陛下奉先思孝
之意也昔成湯改過不吝故稱聖王格于皇天願陛

下毋篤于嬖近之寵毋安於邪佞之說毋變先帝之
舊典無枉宗廟之正禮回易意慮却情去私詢于司
存追寢過命使萬萬億年無復譏議天下幸甚臣以
無能忝備儒館禮樂之失臣得預言至和元年正月

上仁宗論輔節制

臣伏覩詔勅建置輔節制開廣王畿增
重京師垂制久遠強幹弱枝者也然臣切有所惑以
為許鄭陳滑曹既在寰內則不當復存軍額猶稱節
鎮節鎮之設蓋古方伯連率之謂非寰內諸侯也凡
改制立法固必闢風衰之中然後可以永世無弊者
孔融疾曹操專法漢室寡弱於是建議欲復古千里
之制不以封建操遂惡融終於害之然此本由漢家

漢家制度無法不稽古爾設令京師諸侯素有分限
則強臣何由因緣以覬覦今朝廷甫欲建設近輔周
衛都內誠不宜復存五州節制之弊以開後世諸侯
因緣封建之萌何況今之節制重于古之封建孔子
曰必也正名名之不正五變之末至于民五所措手
足故不可不審也漢武本置三輔皆治長安中非不
知鼎立千里之內為便也其意乃實不欲使億兆之
眾偏有所分而已及唐雖以同華為二輔各自一郡
然猶不立軍額者皆方面征鎮當一道者也臣謂今
日事體固當法之忠武彰化等軍額盡可停罷獨存
其州名于理為允伏乞令近臣詳議

上仁宗論日食用牲于社非禮

社者上公之神羣陰之長故日食則伐鼓于社所以
責上公退羣陰今反祠而請之是屈天子之禮從諸
侯之制抑揚扶陰降尊貶重非承天戒尊朝廷之義
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三

奏疏三

上仁宗請罷五溪之征

臣聞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威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得咫尺之地因班師振旅而歸晉卻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斥候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能攻義實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貶聖伯益卻缺不以其故損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溪諸彭父子結

宋 劉 敞 撰



怨而邊臣輕發兵為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伯之略乎臣以謂過矣智者欲騁其巧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弦勵劍負戟以深入為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乃自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蓋卻之義所以明於典謨春秋也往年歲星在鶉尾則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霧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得天地之道者自古五帝三王之所以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辯莫之能變其說而况縱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為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謹之

論糾察司

臣伏以先帝哀矜庶獄開釋無辜以京師浩穰獄訟繁多創設糾察一司辦理微枉澄審謬誤誠不欲使吏得弄法民陷非罪設令侵寬有所告訴也伏見諸大辟公事或具獄既上情涉可疑或審問之際因自翻變者並皆移司推勘左軍則移右軍右軍則移左軍府司亦然然此三處形勢既均利害略同更相顧望自為地道寧伸吏曲莫念民枉以此治獄恐非朝廷欽恤之意臣謂諸大辟公事其情理可疑及因自變者並委糾察司奏請別差官置勘其司獄等仍須與元勘處不相干礙方許抽差如此則獄無銜寬之濫吏無試法之倖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取進止

辭不受詳定官制劄

臣伏以人臣之義不能宜辭不及宜議讓若不辭不能不讓不及且上誤朝廷之任下貽來者之笑則非忠信之道也今月二十九日閣門召臣受勅令詳定官制臣以謂此帝王能事朝廷大務必將損益沿革彌綸興廢成一朝之制不獨空言而已此則非臣所能今英俊林立號稱多士韓絳首建經世之畫可令草具其事歐陽修吳奎皆學該古今窮極貫變欲定大典非其人不可此則非臣所及臣顧常規：守循習之論所謂食而聽事者也不敢以為事不可行而竊自計力有不足故輒緣忠信之義辭所不能讓所不及所有勅命不敢祇受取進止

再奏

臣准閣門告報受勅詳定官制尋曾奏乞辭免今日二十日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退自循省必非所任豈敢默：貪功就事故復別白言之且陛下欲紀綱國体裁成王制改創服章之迹作典訓此一世大務也當得其人乃可成事臣之淺暗非其人矣力小任重者不立智小謀大者不行前日朝廷欲正大樂先定律呂自景祐至今近三十年所費鉅萬而功不就豈不就哉蓋由羣臣無夔曠之才而猥當夔曠之責是以責愈精而功愈疎耳今之所為又重於樂上當得周官制作之明次當得管蕭經綸之略乃可庶幾自非然者恐雖三十年未可望也此臣之所以量力

揆能度長繫大而不敢誣上也伏乞特留聖鑒聽臣
所讓則制作之功不失所期所有勅命未敢受取進
止

受勅後奏乞先條數事與中書門下更加商

量翰林學士胡宿同上尋得聖旨依奏

奉勅詳定官制並曾懇辭不蒙允許伏緣朝廷百司
官名職任多不合古若稍知裁正粗成紀統緒亦恐
行來已久未協時宜今乞且未置局容臣等取前代
官制將今日官名職任商度可改正者或裁損者可
申明者各條三兩事先送中書門下更加商量若果
可施行置局辟官次第刪定或以為君子之業樂因
循重改作則更俟朝旨擇其可從取進止

論讓官疏

臣伏見故事諸讓官者或一讓或再讓或三讓皆有
品秩非不欲人人讓也讓之迹近名近名則容偽而
為禮者惡煩煩近於棄故設中制有所止之也昔舜
命九官夔龍不讓其他伯益之徒一讓而止此則治
世之法也竊見頃來士大夫每有除命不問高下例
輒累讓雖有出其至誠恬於勢利然亦已逾典制過
變益矣若習俗遂巧流風稍敝必且挾偽采名要上
逆眾更以為進止之捷徑奔競之秘策甚可惡也豈
獨煩於禮哉夫讓雖美道君子所有餘小人所不足
然非其真則醜亦甚昔鄭公孫段辭為卿退則又使
太史命己子產惡其為人其後卒為亂故飾偽之敝

至於此非國家之福也公孫段尚其小者耳子之擅
燕王莽代漢其始皆以善自名已而稍入於邪也臣
謂賢者之節難進而易退難進而易退者非讓一官
之謂也謂其能擇於義不犯非禮也故雖不多讓其
節猶可見衆人之情好得而惡失好得而惡失者亦
非勉受一職之謂也謂其不擇於義越禮而動也故
雖復飾讓其情亦彌險讓與不讓一以故事舊典為
準無使鈞利者要君采名者售偽不幸而不值子產
之精識則公孫段之徒紛然競於朝矣臣言似迂而
慮實遠望賜財擇

論奉慈廟劄子

臣伏見中書劄子下太常雜議奉慈廟廢置事臣以

有司之職惟當據經已與臣鎮等參按經傳舊文奏
陳然臣之愚意猶有未盡何者國家承歷代之後去
聖久遠禮文残缺宗廟之禮常因時施宜不盡滯古
務沿人情也伏惟章惠太后之於仁宗皇帝雖非真
廟命以為母然仁宗皇帝一以如母之禮事之生則
安養號比長樂歿則大葬謚配真廟祭稱皇妣祝云
嗣子其誠禮如此之重也今議者疑於毀其廟瘞其
主如此豈唯震駭士大夫之情亦甚違先帝之意春
秋毀泉臺猶曰先祖為之已毀之不如勿居周廟姜
嫄閔而無事梁之小廟享祿有數臣謂奉慈一室當
於此二者之間制定其儀上稱先帝褒崇之意下成
泉臺折衷之義又以明聖主無改父道之美伏乞參

之聖心令兩制臺諫重加詳定取進止

奏乞改郡名劄子

臣近點檢諸軍轉負官告竊見殿前司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楊榮封弘農郡開國侯農上一字即宣祖廟諱伏以國朝之制崇奉七廟二名偏諱行來已久不宜於開國建侯獨有觸犯竊謂楊榮可改封別郡或以洪字代之如漢武以徵侯為通侯矣事理既正可以行遠取進止

論舉薦劄子

臣伏以朝廷設保薦之令者欲振振幽滯甄錄才實也士大夫所以報國恩無過於此矣然猶閉其聽請濫進之隙故限以定員結以同罪防禁既詳貢望又

重不可復加而頃來奏章之入或文字小不應式或筆畫偶有所遺於義無害皆見退却甚失朝廷求才實之本亦非士大夫舉所知之意也臣謂中外舉狀除員數須要照會可不言及同罪所以立法不可不謹其他雖小小差悞並許收使不須曲難如此足以開廣薦引之路亦杜絕所由巧文要市之弊庶幾簡而易行矣取進止

論契丹告哀

臣竊聞契丹遣使告哀朝議擇吉日然後見之臣以謂情禮未稱何則國家與戎約而立兄弟之親者非畏其力也又非愛其義也欲繼好偃兵以安百姓而已今其主不幸赴喪朝廷誠得小國歸命天子之義

今日二言刊作令

宜稱順其意致哀痛之情使其君臣歡然感動皆知
天子仁厚之德發於至誠也今稽留使者擇日受訃
雖協陰陽時日拘忌之說而違君子匍匐救喪之節
下令遠方有以疑朝廷無惻隱厚終之實非所以感
人心也昔唐太宗聞張公謹之喪哭之不避辰日史
策以為美談臣謂朝廷南欲異俗之歡示中國之禮
宜推此意行之今日使者夕入而朝見之則情禮相
副足以固好存愛不言而信矣取進止

論除降不用詔

臣至和中因任顯落職不降告詞曾奏陳朝廷非故
事難以為法其時延和奏對面奉德音許賜施行自
此故事復正去年劉允瑜降官直以勅牒近日王琪

吉刊作詔
起刊作趨

降官亦不出告則是前詔尋復廢閣事體之間似趣
苟簡雖非王政之急然亦失朝廷賞罰訓誥慎重之
意伏乞檢會申明所貴雖小事猶不失舊體使百司
有以遵法取進止

上仁宗論石全斌不當除入內副都知狀

臣竊見入內押班石全斌為入內副都知臣謹按全
斌昨已有制旨除宮苑使利州觀察使未能三日復
換此命朝令夕改古人所非有若因全斌陳探其不
滿之意曲徇所求以悅其心便是朝廷恩典未定制
惟繫官官臨時徵乞宣布天下必以為惡傳示後世
必以為笑何則陛下賞罰當信天下當教後世不知
全斌功勤凡有幾何昨日嶺外之行已曾受賞今後

此字刊無

溫成葬畢賞又不薄不知厭足愈求遷進朝廷亦當
愛惜事體無宜輕改成命全祇閨闈之臣尚如此姑
息萬一復有權勢重於全祇者如何待之臣雖鄙賤實
惜此體不敢輒撰告詞

狀字刊無

當院以下刊俱頂
格下流高

禮部貢院定奪鄭荀起請科場未便事件狀
當院準中書批下前權奉寧軍節度推官
鄭荀奏科場未便事件奉聖旨進貢院定
奪聞奏者今具畫一如後
一件鄭荀請伏覲云當院今詳看天下解額多少
不同不可均一所從來久矣幸因敵令增益者四十
餘處恩已無量若更限以十人取一在他路雖未有
大損於福建江南川廣則必特為僥倖到省之人必

件字刊無下同
云云刊用大字
直接寫

須比舊恐非今日治體所宜不可施行

一件鄭荀稱科場舊制四年云當院今看詳昨朝
廷下問歲之詔蓋欲開廣賢路使士子無後時失業
之恨人欲令游士各歸其鄉不復有寄籍冒貫之弊
本不驅迫遠方舉人必令奔走也何故反更恤其不
便况降勅以來裁三四年常人安于所見尚未盡信
具當循守漸變習俗不可輕改

一件鄭荀稱天下逐州軍云當院今看詳聚試之
議今時多持此說但于國體未為通允本責刺史縣
令鄉舉里選重操行而後文詞若聚之轉運司則此
法何寄又一路不下十數州軍所差試官正令不得
人決不盡失若聚之一處而試官非其人則一路俱

受其敝矣此必然之患也事不稽古又不便今難以施行

一件鄭荀稱竊見南省云當院今看詳取士之制古今不同非務相反事有所因也祖宗收攬威權兼聽天下鑒唐之弊親程多士四聖相繼以為定法固非羣臣所當輒議若以南省考校多日為精崇政考校日少為粗此又不然南省雖累旬然所考不下數千人崇政雖浹日然所考不上數百人相去有十一之較誠未見其淹連精粗之弊也

一件鄭荀稱諸處發解及南省貼經云當院今看詳貼經墨義誠為無用世所以久未廢罷者當以其唐室以來有司舊法雖無甚利亦不甚害廢之未為

世刊作然又上刊如應字

多存之無所妨比之告朔之餼羊以愛禮為勝耳

一件鄭荀稱舉人除齊衰喪服云當院今看詳此制施行已久如妻及子孫弟妹雖皆齊衰猶以卑幼不廢貢舉自餘服紀固未嘗釐革即未知荀指何等為齊衰

其字刊無謹字刊無

右謹具如前其鄭荀所畫科場事今定奪到皆非要切不可施行謹具狀奏聞

禮部貢院駁張洞起請乞降等收錄少字賦論進士奏准中書批狀

右謹具如前伏以禮部考試條式頒行天下蓋設公共之格以便程文之體使舉子務各畢力而有司得以考寔譬如射御者不失其馳而射者自能中乃為

善也若欲變法易令徇人所短事同詭遇非所以得天下賢士也又業文之人惟務語者亦不于數字之間便成駢贅且施行已久未聞以此為弊朝廷信令何必輕改所稱欲依御試宣卷即當院無由檢會况御試思繫臨軒而貢院責在有司以此比類體亦非允其張洞起請議難施行

奏乞州郡辟選人為教授狀

臣伏見今歲制舉中選者三人耳其間猶有以薄於行誼而被黜者此非有司校試之不精蓋在於聽言而不察行玩文而不計實之蔽也選舉若此豈可為永法哉臣前歲嘗言州郡有學皆有生徒而患無講授之師以專領之乞令州郡自辟選人為教授仍

理四考為一任未蒙施行臣以為朝廷大務莫重於選舉常患游士不安其鄉里則有司無由考行實是以專取詞藻則賢不肖混淆至於廉恥之節壞而浮偽之俗成皆從此塗出也今使州郡有學皆有師師皆有課試之法居常則勉其學而矯其失當貢士則訂其行而程其言一郡之士性之若否習之邪正能之多少皆可豫見而蚤定也於是上其名與言偕則選舉精矣人知為善于其身然後乃能信於鄉里信於鄉里然後乃得聞於朝也則皆勸於為善矣一紀之外三十年之內教成俗定則士各安其土相厲以義相尚以節何患賢士之難得哉誠如此治古之風庶幾可復也事固有言之似迂而理甚切行之似

近而功甚遠者教化之謂也伏乞檢會臣前奏事理
特賜詳擇取進止

奏外官親戚相代

臣伏見審官三班流內銓注擬外官其間或兄弟伯
叔子姪自相為代若前人政善後人繼之善固無可
言設前人政惡後人因循之則害政而負於義如發
舉之則傷恩而疾於教二者俱不可即令前人有吏
民之怨因以去位而後人懷親戚之恥乘之報忿則
一郡一邑為害必多非所以安細民也臣謂審官三
班流內銓所注擬外官其在五服之內於法許相容
隱者皆不得相為代有敢妄冒居之者以私罪論於
理為便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四
表

揚州謝上表

一介之才善無所取千里之地任為不輕仰戴恩華
退增慙懼臣聞事上之行莫若愛君愛君之臣莫重
去國汲黯遺言李息望之致意本朝古今美談賢哲
餘事况臣本以薄技邁茲昌辰幸得出入周衛之中
優游侍從之末持橐簪筆庶乎寡尤帶劔佩衡足以
自効豈其輕去嚴密之奉偷得便安之私盖引嫌避
親中外著令因事補吏朝廷通規幸蒙賜可之書殆

宋劉敞撰

殊其治之選伏遇皇帝陛下天度容物聖資盡人於
其忠誠非有違象魏之意察其淺識猶足寄民社之
安沛然德音委以符竹敢不動恤人隱奉宣上恩自
飭固陋之心庶幾樂易之政

進四銘表

律鐘鼎

臣某言臣伏見周世宗使其臣王朴定雅樂當時稱
為精及太祖聞之以謂聲高一律非和音也雖有此
詔未及改創陛下稽古之德自誠而明深究禮樂之
本而以述作為務故勅有司宿儒據周漢舊典及魏
晉以來百家之說參覈是非以立鐘律前後二十餘
年及得其真至詳至慎無以加矣律初就以校尺寸
與司天景表正合可謂得天及以鑄鐘考其聲下王

朴一律如太祖之素由此觀之國家制作之美通於
神明蓋所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也陛下又因
以興神鼎鸞刀奏事郊廟皆出於聖慮稽合典訓所
以藏萬世示子孫器之寶也古者作器必銘銘之義
天子合德臣章得召赴崇政殿從士大夫之後周旋
器寶之側目覩其狀耳聞其聲竊不勝其愚謹獻律
鐘鼎鸞刀之銘四章以發明令德之指而庶幾不朽
之地楊子雲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臣以子雲為知
言也干冒疏虞臣無任恐懼待罪之至

謝加學士表

常人之情得所求而喜智者之慮過其任而憂今邊
備雖嚴帥責差易學者雖衆儒選實難豈有貪就應

連刊作序

頌刊作增非

重增刊作增重

聲之求忽忘非分之任任恇失據欣懼兼懷國欲辭
 榮不獲承命伏念臣猥以薄技起於諸生內之無子
 產潤色之才外之無山南將明之用久典訓誥荐臨
 藩垣七年于茲微効不立猶以陪外廷之末聞長者
 之風間蒙分章平議臣之奏時引大體正宗廟之儀
 苟圖納志非敢逆物然而諛人飾詞以巧詆法吏挾
 怨以中傷當是之時幾無以免聖心先覺公議尚存
 浸潤之說不行震驚之衆為止風波可畏天幸實多
 內私自憐懼久得罪輒旬十里之守庶警一麾之行
 不謂皇帝陛下生成曲全覆露無已進預金華之講
 重增儒林之光委以西州適其素願望非所及幸不
 可涯夫匹夫一飯之恩庸士然諾之信猶能捐生出
 死成功立名况臣連數十城之封兼四千石之重於
 以宣明威信撫養細民盡其愚忠庶無大悔以此圖
 報敢為虛言

序一

易外傳序

余讀周易表其彖象爻辭蓋聖人之意微矣非通材
 達識孰能言之傳曰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
 之智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
 象以下筮者尚其占四者所從得之殊其稱君子一
 也然易之書最為深至天道性命變化之數自孔子
 罕言後世無述焉亦以傳其人不得告告非其人雖
 言不著云爾學者或有謂易之辭非為數者此以目

聽何異及論剛柔始交而生屯分泰之體而成則莫能通習于所可見而蔽于所不能覩然後知易非一家之術也夫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所樂而玩者爻之辭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以其窮理盡性能自鏡得失也余以以仲尼有云垂之空言不如見之行事深切著明故采五帝以來明君賢相忠臣良士不及亡國喪家興壞成敗福福善惡之理附之彖象爻辭以見白黑其說主王氏也而時有不同亦微辨而不斥後有觀者總而理之得以自省焉

春秋權衡序

劉子作春秋權衡權衡之書始出未有能讀者自序其首曰權準也衡平也物雖重必準于權三雖移必

平于衡故權衡者天下之公器也所以使輕重無隱也所以使低昂適中也察之者易知執之者易從也不準則無以知輕重不平則輕重雖出不信故權衡者天下之至信也凡議春秋亦若此矣春秋一也而傳之者三家其善惡相反其褒貶相戾則是何也非以其無準失輕重耶且昔董仲舒江公劉歆之徒蓋常相與爭此三家矣上道堯舜下據周孔是非之議不可勝陳至於今未決則是何也非以其低昂不平耶故利臆說者害公議便私學者防大道此儒者之大禁也誠準之以其權則童子不欺平之以其衡則市人不惑今此新書之謂也雖然非達學通人則亦必不能觀之矣耳牽於所聞而目迷於所習懷恐見

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心故亦譬之權衡
或利其寡而眎權如盈或利其多而視權如縮若此
者非權衡之過也人事之變也雖然以俟君子耳孔
子不云乎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於權衡
何傷哉于是率定其書為十七卷

顏魯公文集序

魯公極忠不避難臨難不違義是塵垢糠粃猶祇節
而誦習之將以勸事君况其所自造之文乎然魯公
没且三百年未有祖述其書者其在舊史施之行事
蓋僅有存焉而雜出傳記流于簡牘則百而一二銘
載功業藏于山川則十而一二非好學不倦周流天
下則不能遍知而盡見彼簡牘者有盡而山川者有
壞不幸而不傳則又至于千萬而一二未可知也吳
興沈侯哀魯公之忠而又佳其文懼文而有不傳與
雖傳而不廣也於是採掇遺逸輯而編之得詩賦銘
記凡若干篇為五十卷學者可觀焉蓋君子多見則
守之以約沈侯好學喜聚書至三萬卷若是多矣然
猶常汲汲而不足者至其集魯公之文使必傳于天
下必信于後世可謂守之以約而尚反者乎予是以
序其意

時會堂詩序

州城北帶廣阜古所謂崑崙岡也其不宜茶與蒙頂
比故或謂之蜀岡太守歲貢蜀岡茶以火前采之發
輕使馳至京師不過十日為天下先自禹抑鴻水分

九牧淮海惟揚州其任土之法若瑤琨金木篠簜簋革羽毛織貝諸奇物當備輸王府天子為其遠費民力皆止不以為常貢常貢獨茶至簡易矣然猶歲所上不過三數斤所以御於至尊者貴精不貴衍也世或說蒙頂茶宜久服能輕身除疾却老誠有是者豈非臣子所願哉狸首之詩以時會為樂者固諸侯之事也於是築堂蜀江之陽命曰時會將率官屬修職貢於此焉且使來者世世勿忘服也嘉祐二年十二月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劉某題辭

張氏雜義序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辭言閩之人舉進士自詹始明詹以前未有舉進士者也舉進士由詹而始則當時

雖有舉者必未甚多也詹死于今三百年而閩之舉進士為特盛焉自流寓他處及占名數京師入太學為胄子者不數人其舉以鄉里者歲常不下六七百人其衆居天下五分之一閩之進士可謂多矣凡讀書作文章被儒服無不舉進士者其不舉進士獨侯官張宜宜為人龐眉而甚古少言語有誠慤不為狎侮治毛氏詩孔子書王氏易鄭氏禮左氏春秋皆通其訓詁名其家法轉以相解條分節斷剖芒析毫不可以辨給奪也其言三代制度出於經者不啻如眼見乃不說魏晉時事不知有格律詩賦也吾嘗與共讀詔令數事時方立今王后宜驚曰是于古不可上如何行若耶吾曰公所言周公法也國家承歷代之

弊亦雜用漢唐禮不純出於周此所謂損益可知者也宜如是悅然解觀其意非周公仲尼之制雖出於天子猶以為大不可其篤信好道而不阿世可見於此矣性便講解多新意異義務與聖人合而不求黨同間吾邀其著書宜時年四十餘謙讓未肯當也然吾樂其道固窮而不戚絕俗而不詭雖古君子不過也自吾與宜別而遊於上國且七年矣求其在貧賤而用心若宜者蓋未有由是知君子亦止於此而已耳傳曰舉逸民夫宜之事父母孝與友信於鄉里和用其身端閩人皆知之而無爵祿之勸宜可謂逸民也已矣此固聖王所欲舉也因記憶宜所言詩書雜義歲久頗不得其十事為一卷以傳之其徒以達執

事者庶幾於宜有所發云

章公甫字序

古之人有聖智者出然後制器濟用以為天下利而洪荒之風革矣前聖作之後聖因之以至於多且備宮室棟宇養生之大物也邱墓宗廟奉祀之大歸也城郭溝池守國之大防也車輅所以行陸也舟梁所以行水也險阻由是而通耒耜鎡鋌筐筥杵臼所以資農作也薄糶以時蠶機杼以成絲絲麻布帛所以資女功也衣食由是而有鈇鉞干戈介冑矛戟所以衛兵人也常旂旛旒所以表師帥也鼓鞀鏡獨所以警進退也姦暴由是而戢網罟畢翳所以給畝漁也災害由是而除衣裳鞞舄所以周身也冕弁中冠所

刊作衛字公甫序
是也而紀之

以飾者也天子之鎮圭諸侯之五瑞所以班國也佩
玉於身觸以銜牙組綬咸異所以節行也貴賤由是
而衰喪期有數喪制有別齊斬苴臬以杖屨輔其隆
以日月致其殺所以人道也孝思由是而篤珪琕琮
璜凡用玉者所以禮神修好也誠慤由是而交鬲鼎
錡釜所以致烹飪也俎豆簠簋所以旅飲食也爵勺
尊彝所以酌酒醴也賓祭由是而供金石絲竹匏土
革木舞以干戚羽旄象其君德所以諧音樂也和樂
由是而舍莞篔簹几杖所以佚四體也尊少由是而分
射侯既抗正鵠既設否矢以中所以習射也禮容由
是而考節符印璽所以孚遠近也命令由是而質府
庫之藏鍵閉筥籥以固之所以謹出納也詐偽由是

而察五行之產五材之用或文也或素也或有象也
或無象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聲也或貴其色也或
貴其德也視其所施而已大小有宜上下有稱於以
尊而親親老而賓敬鬼神而利民事國家制
度於是乎始罔淫為異器以啟竒邪是以作而可法
用而可觀惟度量權衡齊眾之器也多寡天下之物
誠信天下之民本之同律參之同度數以適規矩方
圓以定準繩平直法於王府同於四海之內凡出於
人力者莫不得所以百器以後百工是以先王務審
之今吾族子者衡其名子平其字矣嘗得進士第冠
多士於天子之廷是尊儒之重選也六朞而拜四官
籍在外朝職在書府出守大邦世人猶以為淹相見

於江之南因請於予曰為我推衡平之義而易字焉
予不得其辭而告之曰衡平而物得輕重物得輕重
而民得其情天下之公由所出也字曰公甫可乎公
甫也衡也不得叔父之言為不自安今朋友以為衡
也者將告之曰是吾叔父之言也

鄭野甫字序

鳥獸與人雜生於世鳥獸之形有頭足毛羽之異吾
人者因其形之一類際以其物稱之人之形同莫可
辨者古之人以名人出其父祖之命以為識別後之
人因名配字以義類相符非謂有勸沮之殊欲令人
人行其名字也故有因義以配物有因物以配義有
因名之文損益藏顯而字乃反之有因名之物遂以

其實配之是以因義以配物如耕之於伯牛如由之
於子路因物以配義如赤之於子華師之於子張字
反名如商之於子夏偃之於子游物配實如長之於
子長予之於宰我是其意也今之人不究本初以意
起事或謂此名也宜充之以是道彼字也可行之於
終身雖失古人之心猶未離乎告人以善也然而以
名字自守於吾道之門固矣狹矣鄭子名叔熊其友
字以正夫子欲聞其說也命予為言其理以易之夫
子學於古道智深而見博又以行誼自潛不待正夫
字而後勸也請字之曰野甫以附於因物以配義者
如曰不已質哉為賦白駒之卒章曰生芻一束其人
如玉其人如玉者謂其來自外也

數字序

古之人重冠重冠故重相字字之也者傳其名也傳其名者主成其德故字表德者也若名則非表德也者古之人有名狗名鱸名黑臂名蘧蔭皆賢人也周公之子名禽孔子之子名鯉聖人之命其子亦無擇焉然則思乎擇乎字而已帝乙愛其子字之受德使其人充其字而守之其祥淑豈短哉今數之名者厭也不擇也然則孰字之宜宜乎思昔箕子之言者思曰睿孔子之言者曰不思罔周書之言者曰罔念狂嗚呼思則睿也不罔也罔念狂也今爾何監非時箕孔周書致身之建且思豈一端而已哉將為子思乎孝將為弟思乎順將為兄思乎愛將為友思乎信將為長思乎惠是由爾身出者也人其數爾乎是政言人思其中也行人思其度也德人思其永也居人思其親也樹木人思其不伐也如是焉曰罔未之有其不曰睿亦未之有其字數曰思惟無數

劉景烈字解序

劉侯外戚公子也而過人者三其弓七鈞而射百步末可以斃牛兵無長短劍無單復應敵施巧終忍不可知如神居士大夫間而恂不矢節似儒者子是以嘉之夫士有英邁之氣而非功名之時則略為不用資功名之時而無信任之勢則效為不見今劉侯其天材多矣又有肺腑之親而四方敵國尚多恣睢者設使因其時奮其氣功名豈遂少哉而久處未試

則刊作而
然字刊無是也

予以是惜之他日因燕飲酒言曰吾名永年而字昌
齡以為釋可也以為訓則不可幸有以易之予曰然
使貴而可以永年則安有齊梁之君使貴而可以永
年則安有范中之行臣齊梁之貴范中行之富而忽
然不聞彼可以永年者安在哉在功名而已矣天地
無窮而人之生有涯以夫有涯遊無窮之中而無以
自別也蠢然作蟄然止則已矣雖然萬物何辨焉嗟
乎此智勇士捐筋力忘利害而不顧以求就功名者
也故一託干義而終身安之金石象其聲丹青狀其
貌簡策敘其實若是可以永年矣字子以景烈何如
座客相和唱善劉侯拜且謝曰謹受教請銘之心不
敢須臾忘因序其語授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五

序二

送從父弟數序

數為蘇州戶曹掾二父舊治也

吾聞富者送人以財仁者送人以言吾非仁者以吾一日長乎爾莫爾告也不可昔者莊生有言吾甚善之其言曰形莫若就德莫若和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又曰內直者與天為徒外屈者與人為徒嗚呼知此可以無怠矣就而入者不可以羣和而出者則掩上也內而不直則其中不立外而不曲則象厚怨之夫智無小也學而已矣官無小也敏而已矣知學不痛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知敏不匱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猶足恃也又况太伯季子之國伯父叔父之所舊治者孔爾以此矣

送王仲舒序

由中國入揚越五千餘里其地隘絕號為一人守險萬人莫攻蓋自秦漢亂時則然今宋德一致夷以為郡縣人民反習筆墨歲貢士比中州為多南北人往來來商賈財吏送故迎新旦暮不絕若夷庾然猶山行不能度車馬依草木巖壁極上復下斗絕無漸毒蛇狼虎據要處為害或時瘴霧昏闇發於草莽早衰暮年易以致病其川行不能勝百石下瀨漂激聲氣洶駭船石礪浪隱鱗乘波水奔逝不能正目篙工

賈刊作賈
庚刊作徑今按
疑當為庚

一舉事不得所輒碎散沈溺不可援拯故北人去者常惴焉今王生治裝正歸閩中無難色出門取道無畏辭豈王生其土人能習之哉其懼音悍不避虎狼灘瀨之惡甘從事哉王生之意思於歸見其親猶方壞水決菑捷筭工不能過故接淅而行尚何顧險乎雖然王生惡得不重其身哉親憂亦憂親喜亦喜曾子也事親有道而信乎友孟子也王生不道曾氏孟子則已苟道之王生欲行者何以異茲吾聞吳越多奇士者也王生如得其人而與之游吾又将賀王生之信於友而獲乎上也

送江鄰幾序

古今為左氏者衆矣功名之士則尚權變詞辯之士

則貴文章術家則隆識緯小學則工文字亦徒祿利存焉若夫大不為功名細不詞辯不偽於識緯不銜於文字居今之世無有祿利之勸而治左氏者唯獨鄰幾鄰幾之學則可謂得乎其性而出乎其心矣雖然吾聞君子之學者貴其為道也非貴其為名也貴其適於聖人也非貴其愈於衆人也夫澶漫而無家閉絕而無宗此今世之儒固非矣有家以相訾也有宗以相奪也此漢世之儒庸是乎然則鄰幾何說焉故謂鄰幾盍為春秋夫春秋者五帝之所以化三王之所以治禮可以起義可以制者也一之於仲尼則得之一之於左氏則失之而鄰幾猶固以不然昔蘧伯玉蓋年五十而五十化鄰幾慙以吾言寘於耳東南將有賢者乎吾願子評之將無賢者乎吾願子復之子之化也何必五十吾敢以此為贈

送梅聖俞序

昔者邊鄙無事士大夫恥言兵聖俞獨先注孫子十三篇獻之可謂知權矣及其有事士大夫爭言兵或因以取富貴聖俞更閉置不省利害可謂知道矣夫聖俞前非勇也知天下忘戰之必有憂也後非怯也知功名之說勝則墮教化也聖俞之任其身不輕矣世人其若聖俞何哉某少聖俞十六歲然聖俞與我為友所以從之游常恐不足今聖俞應聘許昌某以事留京師不得偕行也古者贈人以言吾何以贈子乎明子之趣以示人不欺耳嗚呼世有君子者以我

為知言矣於聖俞無負焉

送蘓安上序

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可謂盡於理矣今夫學者守一先生之言則自以為有餘其以干於世則自以為足矣濟天下不幸而不得則自以為不若人是以有憤怨之色是以有鄙倍之氣是以有戚嗟之聲若是其得也不足以使人其失也足以傷身豈不可憐哉曩者安上嘗舉於鄉名稱甚高亦得矣而曾不喜其意乃耻所以舉者非己之學也今斥於有司名稱甚屈亦失矣而曾不憾其意乃推所以失者非己之時也苟不安於道達於命遠於利能若是哉嗚呼明安上之意以語衆人乃得笑焉明安上之意以語

賢者吾庶乎無取反之過吾請以此為上書

送王生序

王生嘗過劉子劉子弗謝也聞其將之京師受業太學往送之門而告之曰吾聞贈人以其幣也弗若以其道也資人以其貨也弗若以其言也今子進於藝矣而遠行吾毋以贈子雖然子之學也將學於道乎將學於利乎將道與利兼存之乎其母乃貌為道而情為利乎何子之汲汲不憚煩哉反修而身反寧而親反友而兄弟夫道已至矣人有非子者乎且夫古之君子之學也慎其所以為號其仕也慎其所以為名是以其號可傳其名可信也今之君子則不然其學也託號於仁其仕也寄名於義是以其號不可傳

其名不可信也故學者至於鄉原而不自覺仁者至
乎兼愛而不自恥嗚呼慎之哉道術既為天下裂矣
子毋寡吾德而輕吾言哉榮子之量爾

送楊蔚林序

蔚林名郡也太守尊官也其任不輕矣然而當拜者
輒以炎瘴霧露為解天子以謂此此皆全軀保妻子
之臣無憂國之風皆置不用而詔丞相擇刺史之賢
者使舉奇偉倜儻之士以充其選於是大人部荊州
詔書先至則以楊侯聞天子可焉遂自郡從事遷廷
尉丞假五品服以行別賜錢十萬眾皆榮之然楊侯
既受命退而治裝汎然不以為喜聞嶺海之說風土
之異漠然不以為憂如佗日焉人皆曰楊侯矯亢人

也嗚呼前世之所以能治也為官擇人後世之所以
不治也為人擇官彼庸之臣志得意滿坐而養交
以饜富貴真若長者一旦有境外之事憂畏首鼠堅
以死辟世常有之夫不可使往春秋貶焉若無君子
何以矯也吾以楊侯矯世之君子春秋之徒歟推此
心也雖在山海之外而加千乘之國其有難治哉於
其行序以贈之

送邵賢良序

墨譏儒以言命夫儒者豈好言命哉古之賢多所說
而不見鈎用多為善而不得升舉幸而說合善取則
齟齬乖戾卒敗其功而後已是類有若天為之者故
推其窮而歸於命孔子之相魯也孟子之仕齊也賈

誼之用漢也樂毅之用燕也功施矣而不待究名達矣而不得遂皆天也苟出於天者又曷怨乎今邵氏舉賢良天下之人舉賢良者不獨一邵氏然而邵氏無媒援於世猶奮於猷敵之則中邵氏誠賢良也今之時太平而士務進故山海之士無伏匿以不伏匿之士遭舉賢良之時士至者必多然而有司擇之邵氏之外不能滿三可謂精矣夫合天下之士觸有司之情雖十冊之其勢不為人後亦明甚於是而不獲命也是功施而不得究名達而不得遂者類也事雖失圖其自致卓然之風猶足暴於後生昔公孫子前舉賢良不見用後舉賢良為第一夫公孫子非愚於前智於後也曩日之畫猶今日之務也前見絀而後

送劉初平序

見寵者遇不過之時異也已適不過雖智無益已適當遇言必見可皆非人力所能為也而命非乎故惜邵氏之未達者宜推之于命而致乎勿憂致乎勿憂者本乎儒者之道者也

讀書而講道據權而蒞事其功德易以及民孰若士大夫邪然而天下縲組垂絃爵上聞者無不慕山林之士而願與之齊為山林者巽然若固當也此其故何哉豈朝廷之士真可薄山林之士真可高彼何予之而不辭此何受之而不讓乎亦曰不汙於利不近於聽不親於憂不煩於事苟異乎此者無不慕焉如此雖糠粃乎堯舜無非者矣若劉生者豈真士大夫

所慕者邪其游適公卿無往而不若舊相識使汙於
利近於恥親於憂煩於事而能爾乎往喜朝廷喜求
才拔草野有出茅屋任諫大夫者後太平益厭懈人
亦益近薄故蒲草珪璧往；流於賢叟而詔書亦輒
以先生處士寵之欲以致後人今劉君好史書語當
世事有權變又博識多前知為士大夫所稱而未聞
有以舉應詔者何邪事固有難知者哉行矣入於越
誠將見范公願以告白斯道也將亡矣苟相天下也
而能勿興此乎

送焦千之序

君子之學也至於自得而已耳智足以經天下而不
慮論足以合當世而不言仁足以懷萬物而不憂非

可憂而不憂也憂其所憂不憂其所不憂今世之士
皆不憂其憂而憂所不憂舜之陶伊尹之耕太公之
漁至矣當是之時洛水滄天懷山襄陵下民其咨而
舜不慮桀作淫侈慢神虐民並告無辜而伊尹不言
紂脯鬼侯醢鄂侯殘賊仁義而太公不憂此一聖二
賢豈自遠於人哉德有守職有任以道授天下枉八
直尋而不為者也夫不汲；於世者固世所汲；焉
不及；於世者乃可以大行王者不作聖人之道衰
於是有宋墨之學以救攻止闢有蘓張之學以排患
折難有孫吳之學以強國勝兵有商管之學以長材
足用外託號於仁以邀利內寄名於忠以干權嗟乎
道之所以不明也學者衆而達者寡得之者喜失之

者憂吾安知夫得之非失而失之非得歟吾又安知夫喜之非憂而憂之非喜歟是以君子慎所學唯至於自得而已耳焦生既學於歐陽公因北游京師京師賢智之所聚也彼能之所試也變化之所出也生其務自得毋枉道憂天下之憂以翹於人憂天下之憂以翹於人人將謂生宋墨也孰與勿學吾亟得見焦生於歐陽公之門美生之志足以造於道而不流於俗於其行也贈之以言

送謝希深學士赴闕序

學者稱仁義必歸堯舜堯舜聖人也當時之行事在二典者孔子敘之矣其君臣之言吁俞以成不攷不疑薰然大和以有鳳鳥之符嗚呼何純古粹聖若此

爰及商周其道德雖不與堯舜偕比然史之所載聖人迹焉後世誦以為經師師相傳由百世之下等百世之盛莫之失也及兩漢受命史臣奮力以書於策然由無聖人裁之褒貶不中學者不宗師况又無兩漢之美者可道也哉今天下康乂無異於古而天子以堯舜為法所踐所言合符前王則史官左右所記注得不宜感而推之於聖人乎前日謝公處此任天下共美之今公之朝也人又以宜代天子言者也夫代天子言者豈不欲制度教令如堯舜三王坦然措之六經乎人今以堯舜之道貴公公雖欲強而辭讓不可公能思之裁之推之明之則史之所記宜在彼二者之間矣此可謂國家大務凡號儒者得勿喜乎

苟志之及乎此毋留公行三月某日序

福州文學蜀人范宗韓序

蓋君子之仕也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夫文學之位可謂賤矣其祿可謂貧矣是范生所不得辭也范生蜀人為古文章有名或薦於上上以福州文學處之范生於是携其妻東南出巴峽以趨海濱嗚呼太平以來治貴和同四方之士未有特招而起者及其多士而年少羣不逞之人逃奔蠻夷為之謀主以病中國由是隱居之賢以名高見疑稍就吏矣其祿雖寵因之實也其籍雖仕宦之實也豈可謂非命也哉吾嘗游福州識張宜太和訓詁老儒也其為人介而不別同而不流是以不為世俗知亦不為世俗

患子往從之乎又何陋哉

送潘况序

士不遇者隱可也古之所謂隱者非求異於人將以同於人是故擇可以託者名焉因可以利者惠焉資可以養者食焉彼且索之以其智任之以其材則術深矣守之以其誠達之以其識則志意矣詹何之釣至於可以為邦庖丁之解牛合桑林之舞巖君平之卜筮蜀人以化世豈知所以隱哉潘生始以進士舉既不偶故去而治鑿夫鑿者世特患其無常潘生之鑿合色脈立經紀平權衡序清濁其有所治猶撮之也可謂深矣是其所以索之者固精任之者固良守之者固明達之者固遠歟是古隱者之志也夫士屈

首受書出於蓬蒿之下者必有濟天下之心幸而在位拘文法顧利害至于白首或未能活一人今以暨故歲所活輒數十百千此兩者責孰為深功孰為多潘生之隱於壑可以無譏矣於其行序以贈之

送從兄赴選序

從兄居鄉里執耒耜耕者殆三十年衣食未嘗克旱乾水溢稍喪其土則乞於鄉黨鄰里以養其親家君聞而憐之適會上郊推恩得任子弟從兄以是為郎又三年將西之京師見予於襄濱海上其色焦然其髮斑然其足蹠然病矣嗚呼前此者兄知勞力而已後死者又將勞心古之人所謂生為役者一身而二任焉其有不病乎雖然吾聞之唯知道者可以不

憂兄其亟為學其猶可及壯也

送新安尉張說序

古者諸侯制有其國唯御命於天子命於天子者不名於春秋以尊之也今也不然公卿大夫出為方伯州牧者得行古諸侯之事不得行古諸侯之權其更也天子置之諸侯之所得為者貢士而已貢士多者數千人少猶數百人拔其尤者聞於上其大率十取一然而會于尚書者亦不減數千人有司雜試其藝第其能者而聞于上其大率亦十取一然而進于天子者裁數百人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精矣天子又親試其言而校之退其不中程者錄其中程者則益加少矣故凡拔於鄉考於尚書策之廷中非其

才千百人之尤也莫至焉如是而以為士以佐諸侯以治天子之民其不輕而重也亦明矣是春秋所不名者類也然而或以為小者彼自侈其才而負其氣不度柳下惠以予觀之不然夫天下有事執干戈之卒瞋目語難破堅陷敵出萬死一生之計奮不顧後可以朝弛擔而暮折去儒者辨武厲精馳意應變語奇以恫懾當世之權可以立談而取公侯勢激之然也及其無事將考以文采詢以制度與之揖讓以行禮可者斯與之焉不假時以為勢不資辨以微用其言必合於先王其德必蓄於其躬故仕者難也不得以卑為恥然則能勿重乎今晉卿既自能力於其術以取尤於千百人又能順天子佐諸侯治其社稷人

民之事是柳下惠之智也苟順是而行之其獲於邑人而得於諸侯聞於天子也易矣其於高爵若詔擯而上諸堂孰能禦之吾知天子之命大夫士於春秋有重也故為之序以勝

送湖南安撫某使君序

苗民之頑不率帝命蓋自古記之矣以堯為君以舜為相而有三危之誅以舜為君以禹為相而有羣后之師此非其德不至力不足也不得已也然則聖朝獨已而已之乎夫蠻夷異類異焉其暴虎也其貪狼也其捷獠狍也山林之與居鳥獸之與羣其險阻幽絕非人境也然而駭中國之士衣三注之甲負弩荷戈加糧糗其上夜則冒霧露晝則負赤日日夜不休

與之馳逐是以難也然則雖欲急成功安可得哉今者上策莫若修堯舜之義明布其德而彼將自服其次嚴兵以守之絕其抄略之路而勿為深入之師其次誘而致之使去其穴則因可取也若夫恥不能追而探其策不為致人而致於人譽於勇而嗇於禍可進而不可退是以用師僥倖也非國家之利也願使君不為昔者三苗之事益贊于禹故其功烈垂於後世而莫得過焉世不可誣安知後來之非益也將使君所以達之而已何畏乎有苗

送湖南運使慎學士序

景祐四年七月詔以其叔父為湖南轉運使明日詣閤門疏曰荆湖去京師蓋數千里其地於古為三苗

有彭蠡洞庭大澤之險而其南蠻夷與國為境凡風雨晦暝率常蒸毒易以疾病而臣母老不可往惟陛下哀憐未報又上奏曰臣不敢憚遠恐羈縻南方以為老母憂則死有餘恨臣本三司判官今誠得罷所領獨校讎秘閣資以其暇奉親不勝幸甚制日可更以慎公為湖南轉運使當是時尚書郎在荆湖察獄者以不迎親之官為會稽太守劾舉見責問而叔父以母老故辭內外任以來在左右朝廷以為美談而慎公在書館三十年前後佐大司農為外郎守亦十餘歲勤勞久矣乃得此任士大夫以為少而公處之無愠色嗚呼古所為謂各行其志者歟孝者念其親而忠者念其公者歟念其親者忘其祿念其公者遂

忘其親歟詩曰是用作歌將母來詒念親之謂也又
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念公之謂也天子以此命其
臣而其臣又用此以報天子欲求內外之不治風俗
之不劬不可得也若夫更道之端民事之情教化之
本征賦之法孰為賢而不識此者未足以贈也故於
公之行語所可頌者為來者法焉

公是集卷三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六

記

天台山記

汝陽地理書有天台山在縣北三里所其高尺餘傳自古至今莫有能損者其上土其下石也亦曰天中山以謂豫州於四方最中汝南故刺史治於豫州亦最中是山於汝南又最中蓋處天地三萬里之極自古考曰景測分至者皆莫正於此以是名之其傍有祠其主山也其神為蛇黑文而赤章其見無常或修或短或幽或明民有不恭事不信不飭則變怪動之

縣上刊本有今字

謂刊作為

宋 劉 敞 撰



其地居屯營營之士歲時獻享之夏丞相之為此州嘗親至其處祝曰蛇見使吾見之吾力能大而祠莫見丞相去未能數十步遂見從騎多見者猶蛇也其脩尺丞相亦遂不復願然吏民亦以故加嚴畏之或夸誕過其真要之有山之名無山之情而民不厭以山稱之蓋得四方之中易所謂地中之山謙尊而光卑不可踰者也故作記表其地

雙廟記

淮西於古為豫州唐武氏改制稱受命諸李多失職越王正以刺史與所部兵討不當立既而兵敗王自殺吏蹤迹黨與窮治之數千人皆刻大逆于時武氏方以刑立威大臣坐飛語不問曲直皆族夷以故知

越事多濫無敢救者狄梁公為刺史獨倡言脅從非首惡不當坐奏疏免之竟全此數千人其後百餘歲當憲宗時豫州已更號蔡節度使吳元濟据城反天子引天下兵征之不順攻之不勝戍之不服丁壯苦軍旅老弱疲轉餉士大夫咸共怒而將顏將重將古將武將通四面擊之以盡力戰盡誅為意而李太尉獨任智策夜入其城縛之不殺一人所以使百姓復見禮義脫於戮死嗚呼梁公可謂賢相太尉可謂賢將矣其恩厚其施博尸而祝之不亦宜也哉開元中刺史元通理始作感德碑載梁公之仁其後改文昌作平淮西碑明太尉之功而俱不為祠堂使民無所追享宋興八十載知軍州事王質詢問其故嘆曰善

為後慕之也。豈可使二公不祀哉。度地以表作廟異室
而同宇南面上左未及成質遷又十餘歲數換守帥
莫克就者。今太守至遂就之庭宇甚設儀衛甚飾歲
時報焉。水旱禱焉。嗚呼德之不朽者如此。天使凡相
者而皆若梁公則治安得不平。便凡將者而皆若太
尉則功安得不成。然則廟此者非徒思昔人而已。亦
為來者允蹈之也。不可不刻石以謹其始。故於是乎
書質者丞相旦弟子清淨慈惠為政不煩苛官至天
章閣待制尚書郎中所居見稱云某月某日劉某記

王沂公祠堂記

齊魯雖皆稱貴文學尚禮義之國。然其俗亦與時升
降。小白石功力任權數則其敝多。邈智伯禽尊親
親至其哀也。洙泗之間長幼相揖讓其夫。蓋以遠矣。
然仲尼稱之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由此
論之非明君賢師扶世導民孰能反其本哉。五代之
亂儒術廢絕宋受命垂七十年矣。天下得養老長幼
無兵革之憂庶且富矣。然未有能興起庠序致教化
之隆者也。自齊魯之間弦誦闕然。况其外乎。丞相沂
公之初守青也。為齊人建學。其後守鄆也。為魯人建
學。繇是二國之俗始益。知貴詩書之業而安其性之
所樂。老師宿儒幼子童孫粲然。自以復見三代之美
禮讓日興。刑罰日衰。嗚呼君子之盛德大業哉。孔子
所謂至于道者非耶。沂公薨于鄆。且二十年。鄆人愛
慕而悲思之。僉曰不可使文正之德不享於世。前太

守錢公子飛聞之因即學宮而建祠堂以稱士大夫
之意錢公去位之五年堂乃成其廣若干修若干崇
若干凡皆錢公之素也甘棠之詩曰勿剪勿伐召伯
所茇亦諸侯之正風哉序其語于石以詒後世又作
登歌一章并刻之云文武維周天命邇隆孰相其成
周公太公周公冢宰太公尚父遜厥頌膚惠于齊魯
維此齊魯聖賢之緒尊德樂道四方爰若不振不競
靡則靡定既悔而明在我文正天子是毗諸侯是師
賦政于外俾民不迷乃設學校乃敦詩書翼：齊魯
若周之初二公之位文正履之二公之治文正以之
周歷千歲二公寔使之文王之功後亦將似之徂徠
之松新甫之柏我作此堂以告無數

待月亭記

春卿劉侯監兵於堯之明年作新基移舊亭於園池
之庶名之曰待月一日燕賓友酒之三行客有長揖
主人請問待月之旨答曰先是置有西園園有舊亭
昔人尸之荒榛與并棲雞與垣閑馬於楹或寢以羊
或宿以兵有風至止杯籟少清有月來思池光不盈
一日植足于園縱觀而嘆曰景物否閉久矣將祈泰
于予乎由是呼卒夫具畚鍤糞穢鉏蒿茅第一之日
培竹與松育美材也二之日浚池及泉養清德也三
之日因池土以封其基四之日即亭材而廣其構不
後于民不擾于公以瀆于厥成魯山巖：惠我蒼翠
魯水湯：遺予潺湲而又周公之守仲尼之鄉聖賢

善取刊作取善非

刊無人字非

明月無清

遺蹟盡書于壁若有神物陰來相之或疑化工私以與之夫亭以池邊盡能事也月以水鑑善取類也予今是亭西南去天空曠千尺不植草木為月之地若秋之夕夏之夜素魄初上納于清池嬋娟淪漣相與為一如金在鎔如圭在磨忽憶湘江之流若洞庭之波登斯亭對斯景發吾人之浩歌則待月之名不有當歟主人之詞既畢客有舉觴而言曰春卿吾聞士閑燕相與言則及仁與義又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遠者大者君今揭亭待明月宜乎禮賢材廣賓友求仁義之說與文武之用內則思建明堂興辟雍與三代之故事外則思復河湟平薊壤續漢唐之舊服用之則為事業為功名垂光冊書不用

之則有亭在道以畜其實與夫晏安之流遊西園寢北堂同心而異志焉主人曰晉人善禱或譏命與周人落成祇美寢興吾子博吾以王道勤我以功名君之言古人不如顧謂敬曰先生業文為我書今日賓主之辭與亭成之歲月敬固不讓云

東平樂郊池亭記

古者諸侯雖甚陋必有苑囿車馬鐘鼓之好池臺鳥獸魚鼈之樂然後乃能為國非以虞意崇不急也以合士大夫交賓客賢者而同吏民也蟋蟀山樞車鄰駟鐵有馭之詩是已不然則穀者墨術也不侈於禮樂不暉於度数曰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亦瘠矣夫東平蓋古之建國又有州牧連率之政於今為重其

東平樂郊池亭記

地千里其四封所植而則梁東則魯北則齊三
大國也其土沃衍其民樂厚其君子好禮其小人趨
本其俗習于周公仲尼之遺風餘教可馴詩書而不
可詭以朱墨詭以朱墨鄙矣鄆政有負城之園其廢
蓋久士大夫無所於游四方之賓客賢者無所於觀
吏明無所於樂殆失車鄰駟鐵有馱之美而况於蟋
蟀山樞之阻故以為非敢詩書節禮樂之意也據舊
造新築之鑿之增之曠之營之闕之有堂有臺有池
有榭有塢有亭有館有南北門堂曰燕譽臺曰陳獻
池曰芹藻榭曰博野塢曰吾竹亭曰玩芳館曰樂游
南門曰舞詠北門曰熙春其制名也或主於禮或因
於事或寓於物或諭於志合而命之以其地曰樂郊

所以與上下同樂者也其草木之籍松梧槐柏榆柳
李梅梨棗栗栲栳安榴來檣木瓜櫻桃葡萄太山之
竹汶邱之篠嶧陽之梧雍門之荻蒲圃之檟孔林之
楷香草奇藥同族異名洛之牡丹吳之芍藥芙蓉菱
茨蘭菊荇茆可玩而食者甚衆孟子曰賢者而後樂
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吾其敢自謂賢乎抑亦庶
幾焉後世將必有追歎吾過者矣吾請以此謝

漢中三亭記

五年伯父以選為興元既至平獄訟時賦役協羣吏
程百工政事偕舉矣明年作庶讓弭節漢三亭於是
相攸面勢或因或創高其閤閤厚其垣墉謹其墜墜
以交賓客以休王人以燕僚友屬後於其貳蔣侯瓦

木之費不出於府而財有餘板築之任不求於民而力有餘壯麗之度不越於法而巧有餘處者欣：來者熏：而是歲大有年禾合穎木連理牛兩犢百姓皆慶吏請著記患不得其說伯父因舉圖授其：以謂凡南面而聽治者皆公侯公侯之於其國有所興無不記者其在春秋作南門新廡築王姬之館或以得其制書或以得其宜書或以得其時書嗚呼聖人治天下必自人道始而世或以為不然斲於財嗇於力陋於禮故郡國廢送幣之節簡燕豫之樂夫興元固都會也使四方之賓來而無所於接三監之大夫至而無所於息執政之士勞而無所於游又何以觀政也哉作三亭而可以觀政非得其宜乎有因有

創因者無絕也創者無侈也非得其制乎不傷財不害民而歲以有年非得其時乎是三者有一焉固書於春秋矣况其參也哉某請進此說以示後世之君子後世之君子將大有得於三亭焉爾若夫風土之樂山川之美耳目可及者不足道也某年月日某記

歲寒堂記

天聖中伯父為蕭山去十二歲而吾弟和亦為蕭山蕭山之人固望而喜矣和至官盡復修伯父之政而不敢有加焉居數月作歲寒堂者故便廳之廢為庖者也因其牆壁而堊墁之因其棟宇而端治之因其松竹而封殖之為之令名以寵嘉之而吏民乃皆喜曰果也吾侯善起廢者縣政無射堂和乃益其東偏

下刊列
其刊作侯非

上刊列奪

其刊作侯非

作求已亭以交賓客以接賢者修弓矢射侯之禮而
從之游者皆驩然忘歸或游揚其聲浸尋達于淮泗
之間長老聞者咸悅和於是欲記其指于石以示越
人吾曰凡有百里之地者皆曰國君國君之所為百
姓之所視也將由乎愛民勤政之為乎則百姓喜將
由乎廣已造大之為乎則百姓怨是故不可不慎也
今和作歲寒堂能使吏民信之作求已堂能使賓客
樂之是亦足稱矣始伯父為蕭山鑿鄭渠以便國漕
歲省度支錢累百萬而不名其功君子以為難百姓
歌美之今和益樹政又能使百姓不忘者吾見歲寒
求已與鄭渠偕美嗚呼吾因此又有感者凡天下之
事先王之政其已廢可起如歲寒堂者甚衆凡當世

之俗聖人之禮其已忘可舉如求已亭者亦甚衆誰
為君子果而行之乎此非今所得及也姑以書于石
達吾心焉爾慶歷三年十一月劉某記

欣欣亭記

劉子作欣：亭先是弘農楊異亦為欣：亭自為之
記序其所以欣：之意或曰子之欣：楊之欣：歟
劉子曰否可得聞歟劉子曰何為其不可也吾得所
以居此者達亦欣：也窮亦欣：也富亦欣：也貧
亦欣：也人知之亦欣：也人不知亦欣：也欣：
之實盡於此矣吾又聞嘗夫欣：之實未盡於此嗚
呼欣：之實窮亦欣：也達亦欣：也貧亦欣：也
富亦欣：也人不知亦欣：也人知之亦欣：也窮

而戚：者為達也。達而戚：者其又有大不達者存。貧而戚：者為富也。富而戚：者其又有大不富者存。人不知戚：者為知也。人知之亦戚：者其又有大不知者存。嗚呼！吾敢為戚：毋欣：乎！吾請以欣之實為終身之居，豈直亭也而道之哉！

伯父寶書閣記

初伯父以尚書郎致政歸，築室於蘓之長洲，曰吾昔為之宰矣。賦役吾未嘗不均也，因其力而時使之，獄訟吾未嘗不謹也。察其情而恕思之，人皆思我。後世居之安室，既成，聚書數千卷，覆以重閣，指之示子孫曰：此先帝以賜先子者也。此先子所以教後嗣者也。吾嘗以此事親，以此事君矣。行年八十，無悔於心者。

今以遺汝。吳中士大夫聞若言，皆記以為博史。某以謂古之君子，莫難於擇所處，擇所處而當，故令聞長世，其身体焉。伯父之卜居也，於人之我思其遺子孫也，以已之事親與君而歸於無悔心，忠信學問而已矣。牛羊倉廩金玉之富，不預焉。頌不云乎：在彼無惡，在此無數。雖龐氏之義，何以遠過於名其閣曰寶書閣，而刻其語于石，使後生有述焉。若夫棟宇之制，奢約之度，智者可以觀其則，仁者可以見其志，非為者所及也。嘉祐三年正月，石正言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某記。

三脊茅記

古之祭祀無不用茅者，而至于封禪，則必三脊茅以

為神藉三脊茅出於江淮之間蓋非其地不生而江淮之間則皆楚越國也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自三代之君莫不患之故封禪者必三脊茅其意以謂能服楚越使其職來貢則三脊茅可致三脊茅可致而封禪乃宜矣古之人非輒貴異物也事理相起知其必然爾周衰齊桓公伯天下其功大而自矜欲遂封太山故管仲亦以三脊茅止之其所以不能致者也三脊茅既非世所常玩又封禪之禮希濶不講故學者往不能得其名先帝將封太山責三脊茅於荆荆人莫識有一老父識之然後得貢於天子天子竟至太山而遂以老父為神助賜九品之服嗚呼非明天子不能封禪告成功非封禪無所用三

脊茅久矣天下之無明天子也彼其不為時用可勝言邪余令畫工圖之以示學者

壺公祠大樹記

壺公祠在縣西北十里其中庭有大樹繫之蔽牛壺公者費長房之師當東漢時賣藥汝南市中歸輒挂其壺而躍入焉長房為市掾見而怪之就傳其方一旦別長房去莫知所終蓋神仙人也其所挂壺處則此樹是已至今百姓道之疑以為仙者不死故其物亦壽也漢以來九百餘歲矣常草木所不能待也此獨存是其異者一也察其根則蚪結而膠綴察其幹則空虛而穿穴察其葉則柔弱而繁澤是其異者二也條之下垂蒂之上屬則穿復出大者合抱小者徑

尺環之成林是其異者三也扶可異者三汝南人世傳之而莫能正其名故通謂之大樹云夫天下之物未可以理窮則未可以類推也彭祖歟冥靈歟其或使之歟吾愚乎知之咸平二年有為壺公祠者不能久遂廢慶歷初夏丞相守此邦乃益新之於是民之所福祥者士之考伎術者吏之覽方俗者常至其下嗚呼能使此樹不朽未必非壺公也能使壺公益聞者未必非丞相故作記以信來者刻之廟

先秦古器記

先秦古器十有一物制作精巧有款識皆科斗書為古學者莫能盡通以他書參之乃十得五六就其可知者校其世或出周文武時於今蓋二千有餘歲矣

嗟乎三王之事萬不存一詩書所記聖王所立有可長大息者矣獨器也乎或免之戈和之弓離磬崇鼎三代傳以為寶非賴其用也亦云上古而已矣孔子曰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衆不可蓋安知天下無能盡辨之者哉使工模其文刻于石又并圖其象以俟好古博雅君子焉終此意者禮家明其制度小學正其文字譜牒次其世謚乃為能盡之

林華觀行鐙記

某獲一銅器刻其側曰林華觀行鐙五鳳二年造第一不知何所用按漢書五鳳宣帝年號其歲丙寅到今嘉祐壬寅一千一百一十七年矣又刻其柄上為扶字皆秦小篆也

龍雀刀記

右一刀往年築青澗城掘得之其鐵精利其環為龍身而鳥喙蓋赫連勃：所作大夏龍雀者也勃：使其臣作名曰大夏龍雀威服九區然今不見銘處不歲久磨滅歟將其時雖有銘亦不皆刻之歟

正觀刀記

右一刀以金錯其背曰貞觀十六年并州都督府造鐸刃匠蘓四等造專當參軍事王某物勒工名蓋古制也其字體勁金亦精好足以明當時總核名實百工所制作後世鮮及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九

義

士相見義

自天子至於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
天子之摯鬯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鬯也者言德
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
禮也鴈也者言進退之時也雉也者言死其節也故
天子以遠德為志諸侯以一度為志卿以有禮為志
大夫以進退為志士以死節為志明乎志之義而天
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執斯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

宋 劉 敞 撰

臣之贊^學以養人惟君受摯者惟君受養也非其君則
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
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於介紹
以言其不苟合者也必依於摯以言其以道親也苟
而合唯小人而不恥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
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踈也賓至門主人三
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
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於末
者未之有也人苟為說而相親若者未必爭苟為簡
而相親若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之禮者人道之大
端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審其
交而無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

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茅之臣
臣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
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于國所
誅者好利之人也未有好利而其俗不亂者也無介
而相見君子以為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
國五介

公食大夫義

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
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養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
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為愛弗勝其敬
食為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
爵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

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
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
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于大
門內所以順其為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
升堂克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誠之盡也君子
於所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
盡其心也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于門東
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北
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
賢也設筵加席几致安厚之儀也公設醬然後宰夫
薦豆菹醢士設俎公設犬羹然後宰夫設鉶啟篋言
以身親之也賓徧祭公設梁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為

慤勤也賓三飯飯梁以滫醬此君之厚已也賓必親
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焉猶欲
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
歸于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鉶九
俎庶羞二十其餘衰是見德之殺也君子之言曰愛
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
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
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
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親不尊而能長有國者
也將田乎好德之君則將飴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
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
所不足小人所泰者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

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退曰
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
禮何以哉

致仕義

自頃有司屢言士大夫過七十而不致仕請引籍校
年而却之天子弗忍也以詔戒告之而已予謂致仕
之義君非使之臣自行也宜乎天子弗忍督迫之而
以詔書告戒也然而天下之老臣猶自若也甚矣夫
其非天子之意也故作致仕義致仕之義古者大夫
七十而致仕君非使之也臣自行也臣雖行君曰是
猶足以佐國家社稷也留之不可失也於是乎有几
杖之賜安車之錫所以致留之意也君留之臣曰不

可貪于人之榮不可溷於人之朝不可塞于人之路
再拜稽首反其室君不彊焉義也母辱其爵母除其
祿母去其采邑終其身而已矣此古者致仕之義也
此之謂上下有禮故古者大臣讓小臣庶人法百
姓不競由此道也是以古之為臣者不四十不祿不
五十不爵不七十不致仕四十而祿為不惑也五十
而爵為知命也七十而致仕則以養衰老也不惑故
可與謀大事矣知命故可以受天寵矣養衰老故可
以全節儉教百姓矣故古之仕者為道也非為食也
為君也非為己也為國也非為家也是以時進則進
時止則止也是以進不貪其位止不慕其權也凡致
仕之義君曰畜犬馬不可以盡其力而况士大夫乎

是誠賢也雖誠智也吾不可盡其力也此恩之至也臣曰為人臣者不顧力雖然吾力不足矣不可以當社稷之後而蒙干戈之任矣不可以勞夙夜之慮而苟旦暮之利矣全而歸焉亦可已矣此義之至也故君以恩御臣臣以義事君貪以是息而讓以是作今之人則不然仕非為道也而為食也非為君也而為己也非為國也而為家也是以進不知止而困不知恥也是以當老者上雖屢督教之而猶莫從也有司雖庸詎發之猶莫顧也此無他庶讓之節不素厲而賞罰之政混也然則奈何曰必引籍校年而命之退則薄於恩而嚴於義必毋引籍校年而待其退疾貪位而害民蠹國均之二者莫若察有功者而必賞

之無問其蓋焉察無功者而必廢之無問其蓋焉彼知賞不出於有功廢不遺於無功者也則震而自謀矣震而自謀則賢不肖去與就決矣如是亦焉用引籍校年而命之退以捐吾義哉今夫無功與有功者皆雜然莫辨也彼所以得偷容於其間也故夫偷容之人而欲其畏義由禮以自潔於繩墨之外是難能也聖王之治也非禮義所誘則政之以法政之以法亦不廢其禮義之指政此法之政也嗚呼為致仕而卒以法政也不已薄乎其亦出於不得已為之者乎然則又何憚而不為哉

投壺義

古者投壺之禮主人以賓燕而後投壺也燕者禮之

已刊錄也

輕者也輕則易易則褻褻則慢酒之禍恒由此作是以君子惡其褻以慢也為壺矢以節其禮全其歡也君子之於人苟有以歡之必有以禮之苟有以禮之必有以樂之苟有以樂之必有以言之賓者所法也非法人也所養也非養人也主人奉矢以親之言卑其身以事賤也主人三請不怠賓三辭不煩尊禮重樂之義也尊禮則敬矣重樂則和矣敬以和故上下能相親也君子之所異乎人者其惟易事而難悅乎不褻其接所以致難悅也主人拜送賓辟賓拜受主人辟授受之禮也授受者人道之大也不可以不敬也拜以敬之也勝飲不勝者罰也辭不曰罰曰養不尚人以勝也不耻人以不能也飲曰賜灌不恥過也

不忌人以勝已也故尚人以勝則矜恥人以不能則怨自恥其過則忿忌人以勝已則懟矜以怨忿以懟此辨訟之所由作也勝者有爵貴也有馬富也內不失其樂外不失其功然後富貴可保也投順為入不順雖入不釋明順而後有功也樂以理首以順為節也待於无生長者不角不擢馬以順為禮也順為功故弗非也順為節故節可守也順為禮故禮不悖也故曰古之君子乎不必相與言也以禮與行示之而已矣詩云示我顯德行此之謂也

刊題及法部廟碑
編此八辨類不云傳

祭法小傳

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嘗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商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傳曰：禘，大祭也。禘者，帝也。帝者，先王之配天者也。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所以明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也。郊者，祭天也。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配天。天者，物之本也。祖者，人之始也。所以致尊極之意。祖宗者，廟之不毀者也。古者天子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有二祧：之言，超也。遠廟也。去祧為壇，去壇為墀。凡祖考之廟，皆迭毀也。其不毀，惟有功及有德者。或謂之祖，或謂之宗。祖者，非太祖也。言後世述之也。宗者，非宗祀也。言後世尊之也。何以知祖非太祖，宗非宗祀也？

祀也。曰文王非周太祖，武王非周宗祀也。周人祖后稷，周公宗文王，何以知祖者後世述之，宗者後世尊之？曰商有祖甲，祖乙，皆非太祖。又有中宗、高宗，皆非宗祀也。曰夏后氏不郊，顓頊而郊，鯀何也？曰祖者，必有功，有功則廟不毀，鯀無功，其廟毀，故推以配天。嚴父也。商人郊，冥何也？曰冥，諸侯也，未受命，不可稱祖。宗其廟，毀久矣，故亦推以配天也。因是以見非天子不禘，非天子不郊，非天子不建祖宗。非有功德，不為祖宗。非有祖宗，無不毀廟。鯀無功，故不敢食於廟而食於郊。食于廟為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因足以見廟已毀，孝也。冥無廟，故不敢與祖而食于郊。與于祖為必毀，食于郊則世世修之。此湯之孝也。

雖有功猶不可復立春秋曰立武宮蓋刺之也郊者祭之至尊者也或配以祖或配以父三代異物有近有遠其祭不同其所以嚴父配天一也曰然則夏之郊也以顓頊商之郊也以冥而禮運曰祀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何也曰湯放桀封禹之後以上公遷鯀而郊遷鯀而郊禹武王殺紂封湯之後以上公遷冥而郊契祭法之言者言其始也禮運之言者言其末也是以二者不同也

辨

君臨臣喪辨

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事之斯為臣焉使之斯為君焉君臣之義非虛加之也寄社稷

焉爾寄宗廟焉爾寄人民焉爾夫若是其孰輕之故君有慶臣亦慶君有戚臣亦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已矣雖于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致忠愛也若生也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也是教之皆死也禍莫甚于皆死而忘生苟為皆死而忘生故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施之于人者不變于存亡然後人之視其亡猶存也則夫桃茢何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于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亦固周末之記也昔者仲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焉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而丘之貧無蓋也亦與之席焉夫不以

賤而棄之為有勞也夫不以死而欺之為有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况于君臣乎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茢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雖然未必有也古者人君非弔喪問疾不至乎諸臣之家非弔喪問疾而至乎諸臣之家謂之君臣為謔故君弔於臣使巫祝先釋采於廟門然後入釋采者告有事也或失其義而謂巫其祓之乎昔魯襄公嘗朝于荆荆君死荆人曰公必親襲魯人辭不得命則使巫祝以桃茢祓而先蓋厭之也由是觀之則魯襄公為之也曰君臨臣喪不以桃茢先則君信之矣二人執戈以前也非惡之乎曰豈謂是哉君之行固必有衛之者矣况諸侯之宴乎昔者楚公子圍會諸侯于宋將升壇使兩人執戈設服離衛諸侯之大夫皆知其為君也如苟惡之而已會于宋何為惡之哉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八

論一

易本論

易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此何謂也曰太極者天地之先也未有清濁未有剛柔未有上下未可以物名故謂之太極也太極將判則清者始上濁者始下上下絪縕而未可以天地名有其儀而已矣此之謂太極生兩儀也雜乎兩儀之中芒芴之間是始有水火木金土之象是始有一二三四五之數是始有東西南北中之位而未可以五行稱有

宋劉敞撰

其象而已矣此之謂兩儀生四象也一三五者陽二
四者陰陽之數九陰之數六因其九而三之則得乾
因其六而兩之則得坤此之謂參天兩地此之謂乾
元用九坤元用六且夫天者積陽也地者積陰也凡
積之類老老則能變矣故乾一變而得震坤一變而
得巽乾再變而得坎坤再變而得離乾三變而得艮
坤三變而得兌此之謂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之謂
四象生八卦也或曰子言則美矣理則深矣願聞水
之所以一火之所以二木之所以三金之所以四土
之所以五其先後多少之序者氣邪數邪曰氣也亦
數也兩儀之氣合而生冲和之氣生於子子者黃鍾
也其位北方當十一月而一陽生故水數一也黃鍾

之氣下生林鍾林鍾者未之氣也其位南方當六月
而二陰生故火數二也林鍾之氣上生太簇太簇者
寅之氣其位東方當正月而三陽生故木數三也太
簇之氣下生南呂南呂者酉之氣也其位西方當八
月而四陰生故金數四也南呂之氣上生姑洗姑洗
者辰之氣也其位東南當三月而五陽生故土數五
也故因其先後之序而數之則水一火二木三金四
土五因其陰陽之位而數之則亦水一火二木三金
四土五此自然也曰子之言者蓋五象而謂之四象
何也曰土者兩儀之別也先四象而生後四象而用
四象賴之而有故不名一象而寄其位於東南也東
南者辰也胡不寄之西南而寄之東南土者非有正

居也。熱取一位而已矣。曰黃鍾者，冬至之氣也。一歲則一至十歲，則十至而子以能生，謂四象何也？曰是乃所以能生四象也。天地之氣一而已矣。其之比者，則為寒，其之南者則為大熱，其之東者則為大溫，其之西者則為大涼，寒謂之水熱，謂之火溫，謂之木涼，謂之金。天用其精，地用其形，而人不知耳。有明其一歲一至十歲，十至推而上之，至於千歲，千至萬歲，萬至又推而上之，至於未始有物，氣之至也有止乎？又何怪不生四象哉？曰：請問天有六陽，自子至巳地有六陰，自未至亥，今黃鍾生陽，則宜傳之大呂，而反傳之林鍾，何也？林鍾傳之太簇，則是矣。太簇傳之南呂，又何邪？此為復，有一陽氣乎？固同物也。曰：此自同物。

而陰陽有尊卑，授受有順逆耳。陽尊陰卑，尊者專其位，卑者不敢專其位，必寄之於其衝以求就陽也。故黃鍾下生林鍾，而大呂之氣應者寄之大呂也。太簇下生南呂，而夾鍾之氣應者寄之夾鍾也。姑洗下生應鍾，而仲呂之氣應者寄之仲呂也。蕤賓上生大呂，而林鍾之氣應者寄之林鍾也。夷則上生夾鍾，而南呂之氣應者寄之南呂也。無射上生仲呂，而應鍾之氣應者寄之應鍾也。此皆其衝也。此之謂妻道。臣道地道，故妻從夫，臣從君，地從天，其義一也。曰：請問乾坤生六子，而坤乾與六子並列，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何也？曰：八卦者皆出四象，四象生八卦，則八卦不得不並列也。其位有先後耳。乾者天也，天道貴陽，陽者

皆屬天坤者地也地道貴陰陰者皆屬地陽始於子
終於戌置乾於子戌之間者此陽之終始也陰始於
未終於酉置坤於未酉之間者此陰之終始也曰何
謂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曰衍者積也天地
之數始於一積於十聖人參天兩地而倚數故衍天
之參則為三十衍地之兩則為二十所以參天兩地
而不一天兩地者一不可用也故乾積三坤積二而
不積一者乾坤所不用是以前用四十有九何謂
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皆老陰
老陽也何為皆老陽老陰也乾無少陽坤無少陰也
然則老陽何以九老陰何以六曰乾積三以為九故
老陽九也坤積二以為六故老陰六也少陽何以七

少陰何以八曰老陽則生少陰老陰則生少陽陰陽
之相生猶環之無端陽道作息陰道作消七者言益
一於老陰也八者言損一於老陽也易何以獨用七
八九六為占乎曰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
七地八天九地十皆五行也五以上為道五以下為
器聖人用其道以畫卦用其器以推數土者四時所
不載也故上則并於四象下則遺而不用此聖人作
易之本也何謂陽卦多陰陰卦多陽曰索乾者為陽
震也坎也艮也皆乾之索也索坤者為陰巽也離也
兌也皆坤之索也乾之索皆一陽二陰非多陰歟坤
之索皆一陰二陽非多陽歟何謂陽卦奇陰卦偶曰
震一也巽二也坎三也離四也艮五兌六也是奇偶

也陽必畫五而後卦陰必畫四而後卦是奇偶也何謂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曰陽者君之象陰者民之象陽者君子之事陰者小人之事陽卦一陽而二陰非一君而二民歟陰卦二陽而一陰非二君而一民歟一君而二民非君子歟二君而一民非小人歟敢問二君而一民奈何曰孰德不一斯二君也政出多門斯二君也有國家天下而不能守賢聖將因而興百姓各擇主而歸之斯二君也此所謂小人之道也

重黎絕地天通論

論曰昔天地之始判也清者在上濁者在下在上謂之陽在下謂之陰其已久矣然而書獨曰重黎絕地

天通何哉曰凡天地者名也清濁者體也陰陽者氣也是雖人物而有上下之異然其治乃反在人人者天地之心也故人道治則天地適其位清濁安其常陰陽辨其序人道不治則上下交亂矣其名雖不變其體雖不雜其氣雖不改然其政擾矣故古之治天下者必有神民之官以序天地蓋惡擾也凡親上者本乎天者也親下者本乎地者也是以神之事皆屬天民之事皆屬地母以民亂神母以神惑民則天地之道得矣然則上下不位乎陰陽不安乎幽明不別乎所謂重黎絕地天通者此也昔觀射父既言其略矣未盡其方也則世雖有重黎而欲絕地天通何由哉吾請言其方凡天子祭天諸侯祭土卿大夫祭五

祀士庶人祭其先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卿大夫三廟
士一廟天子祀以犢諸侯祀以牛卿大夫祀以羊士
祀以豕天子有禘有祫有享有薦諸侯祫而不禘卿
大夫享而不祫庶人薦而不享天子以公為尸諸侯
以卿為尸大夫以孫為尸天子事尸十有二獻諸侯
九卿大夫七士五天子之祭天下助諸侯之祭一國
助卿大夫之祭一邑助士之祭朋友助天子舞六代
之樂諸侯舞時王之樂大夫以下不樂也故貴賤有
禮上下有等而不相逾所以治神也士以德農以力
工以巧商以利二十而冠三十而娶五十而衣帛七
十而食肉不耕者祭無盛不績者喪無服不事事者
出夫家之征師教之也宗收之也友攝之也吏治之
也鄉賓之也生有所依死有所歸不犯非禮不慕非
福則人勸其業而刑是用措所以治民也此可謂絕
地天通矣今庶人而得祭天地旅山川祀非其鬼卿
大夫不得立宗廟可謂治神乎庶人服侯服食侯食
居侯居男不耕女不蠶起而相隨以事神為俗無父
子之親無君臣之節下者乃為巫祝略計天下常百
萬人可謂治民乎由是觀之重黎之業已矣然則天
地不通乎人神不擾乎上下不瀆乎百事不墜乎嗚
呼明吾言者可以治天下矣雖使重黎復生何以易
此哉

師以賢得民論

論曰先王治天下有不勞而民自為正者治之至也

不勞而民自為正者其惟師乎天地生之父母養之而師教之然後內可以事親外可以事君大可以治民小可以治身矣故師者非他也所以使人知事親之道事君之義治民之術治身之法者也有人於此內不足事親外不足事君大不足治民小不足治身則禽獸無以異矣知自別于禽獸則必從師以學之故師者非以飲食望人之口也非以財利鉤人之心也非以權勢制人之力也非以名譽飾人之意也以仁為本以禮為教以樂為和以信為符使人乃誘然而歸之翕然而隨之故有國家者恃之以化良民焉恃之以得賢臣焉故師者常與人君分天下之治者也位不同耳名不類耳權不及耳衆不如耳不然殆

無以異是以先王知其若此也則重師之禮以繫邦國之民也民誠從師耶則是下已善矣民誠不從師邪則是下已惡矣善惡之端皆出於師故師不可不重也是以先王制事師之禮雖於天子無不北面言有君之尊也制喪師之禮雖於諸侯無不三年言有親之戚也設用此等故能使師重於世矣凡傳學者說義必傳師聽從必盡力說義不稱師命之日皆聽從不盡力命之日畔背畔之人世主以為不臣世士不以為友鄉里賤之宗族疎之設用此等故能使師信於時矣然後天子按已教之民已成之俗而施教令焉何難哉今夫上不以師為意則民不可得而繫也民不可得而繫則散矣是與彼無牧長宗主一類

也此之謂要道故冢宰執而司之使師之道達于天下而無背畔乎是冢宰之職得也師之道不達于天下而背畔多乎是冢宰之職失也冢宰者治本而不治末者也舍九兩而任簿書求以繫民不亦遠哉鄭康成以為師者諸侯師氏之官是守章句者也得其一不得其二者也未及知先王之治不勞而民自為正之道者也夫師豈獨師氏之官哉師氏豈獨諸侯之臣哉故大司徒之職以本俗六安萬民其一曰聯師儒師則以賢得民者矣儒則以道得民者矣而曾以為異乎

三代同道論上

古者有言夏后氏尚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救野莫如

敬商人尚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救鬼莫如文周人尚文文之敝小人以僂救僂莫如忠三王之道若循環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聖人之道同而王者之政一同也故能同不同一也故能一不同者道也不同者物也一者德也一者俗也故自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唐氏有虞氏天下之生久也一盛一衰一亂一治然而所以成者常同所以治者常一何以言之凡聖人之後而至子衰者非其道衰也物使之衰也其使之亂者亦非其德亂也其俗使之亂也繼而起者明道以待物則衰遠矣正德以訓俗則亂遠矣故可以革物者道也而道未嘗革可以變俗者德也而德未嘗變夏后氏

有天下四百餘歲桀無道顛覆禹之典刑夏人不忍成湯伐而放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叛夏也以成湯為能復禹之績也故仲虺稱之曰天錫王知勇纂禹舊服此之謂也商有天下六百餘歲紂為無道顛覆湯之典刑商人不忍武王伐而殺之四海之內歸之如一非叛商也以武王能反商之政也故武成曰乃反商政政由舊此之謂也故湯復禹之績則得禹之天下武王反商之政則得湯之天下當是時也禹沒而復起湯滅而復見同焉而已矣一焉而已矣安得忠敬文之三而異之且夫忠也敬也文也是三者之於道本末也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而以為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

事者飾之也奚以謂之凡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夫婦之親賓友之好長幼之序此之謂人道之大端此人道之大端非忠則不足以相懷故先王之為禮必本於忠忠也者禮之本也然而不敬則忠不見故先王表以敬敬也者禮之體也然不文則敬不昭故先王等之以文文也者禮之成也是先王非尚此三道也其變節次序不相緣則禮不立然而相緣之甚密喘而言蠕而動一皆雜于是有隆有卑有左有右而已矣是以發於內者則隆於忠接於外者則隆於敬旁暢曲巧極物之變則隆於文唯君子能體之能體之則能言之能言之則能述之未有文而不原於敬者未有敬而不因於忠者也未有忠而不敬不文能成

其忠者也故曰三者之於道本末表裏也相待而成相須而行者也不可一日離然而以為千歲而代興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中

古者有言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爵而尚齒商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此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聖賢之治國家天下所以率民而教之有達貴者有公貴者有私貴者有無貴者德者其達貴也爵者其公貴也親者則私貴也至於富則無貴也所以謂德達貴者德之於天下無所不貴在朝廷貴於朝廷在鄉黨貴於鄉黨在市井則貴於市井在夷狄則貴於夷狄是百王之所同故謂之達貴

所以謂爵公貴者爵之敬在朝廷則伸在宗族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公貴所以謂親私貴者親之愛在宗族則伸在廟廷則屈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私貴此教者物人情之紀王事之本聖人所不能奪也是以推而任之推而任之故以德王天下以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以德王天下故天下不可不貴德以爵尊朝廷故朝廷不可不貴爵以親定宗族故宗族不可不貴親三者不失其處則王道成三者失其處則王道不成是以有九德者治天下有六德者治一國有三德者治一邑有德者治一職此所以見德之貴也治天下者爵天子臣兆民治一國者爵諸侯臣萬民治一邑者爵大夫臣陪隸治一職

者爵為士臣與皂此所以見爵之貴也雖為天子
有父雖為諸侯必有兄故三年之喪達乎天子期之
喪達乎諸侯大功之喪達乎大夫其在宗廟則皆以
齒此所以見親之貴也其義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
不相悖錯之而安施之而通王者之威也未有能尚
其一而遺其二者也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
也所以謂富無貴者彼富非德之修也非爵之隆也
非親之懿也以世祿多財先人而已矣則為義者必
恥之為政者必疾之是又百王之所同也故謂之無
貴然而商人貴富則是以商人之為商殆乎秦之為
秦者也昔者秦有天下右貨而尊利以昉於滅吾未
始知秦之所以滅非蔽于商人貴富為之禍也昔者

魏有天下棄親而崇勢以助於滅吾未始知魏之所
以滅非蔽於夏后氏貴爵為之禍也昔者晉有天下
侈親而滅制以昉於亡吾未始知晉之所以亡非蔽
於周人貴親為之禍也故聖人不然以德王天下以
爵尊朝廷以親定宗族三者並隆而不相害並行而
不相悖有偏而不起者則亂矣豈及于虞夏商周異
世而貴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

三代同道論下

古者有言夏人尊命商人尊神周人尊禮此非君子
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彼謂命者四時政令所以教民
云爾是非夏之道也夏后氏以建寅為正其數得天
於以下政令宜此有由然者非固以為道而尊之

也彼謂神者四時祭享所以訓民事君去其非商之道也夏之末山川鬼神莫能億寧而葛伯不祀成湯誅葛而放桀正天地之祭定社稷之禮修山川之典此亦有由然者也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彼謂禮者君臣朝會凡以擊交接相施予云爾是非周之道也武王伐紂天下之諸侯會于孟津者八百餘國既入定商駿奔走執豆籩受命于周廟武王於是班宗彛分寶玉奇貨以懷諸侯諸侯冕搢笏射于大學養老乎東序耕乎籍田此亦有由然者非固以為道而尊之也若夫聖人之治王者之法宰制萬物兼覆天下則此三者無不修也無不謹也不能以一廢矣故當其尊命則雖周猶夏也當其尊神則雖夏猶商

也當其尊禮則雖商猶周也何以言之耶民事則尊命鬼事則尊神王事則尊禮同時可也同日可也同月可也當其義則今所尚者先不當其義則向所先者後後者復先先者復後一物不應而亂起矣豈及于夏商周異代而尊之哉故曰非君子之言好事者飾之也夫好事者知三王之異物而不知其道之同也知三王之異俗而不知其德之一也道者所以革物而非革于物者也德者所以變俗而非變于俗者也故三王之所改者正朔緣于厯而改律呂緣于聲而改都邑緣于地而改廠號緣于色而改樂舞緣于功而改官職緣于事而改田賦緣于俗而改械用緣于便而改及夫以性為內以情為外以名為制以禮

為體此所謂道德之本也夫苟不可改則忠也敬也
文也三代同尚矣德也爵也親也三代同貴矣命也
神也禮也三代同尊矣奚獨三代哉吾以此推之昔
者伏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陶
唐氏有虞氏封于太山禪于梁甫者七十有二君其
寔一也

四代養老論

養老蓋以盡孝慈也劉子曰以養老莫善於燕莫不
善於饗而食次之以養義莫善於饗莫不善於食而
燕次之周人備矣所謂養老者養其體者也故擇其
柔嘉選其馨香潔其酒醴品其籩豆修其簠簋奉其
犧象謹其祓除於是乎體解折節而共飲食之又為

折俎加豆是以惠豐而德洽民之見者以為盡心也
莫不加愛焉故莫善於燕夫饗所以訓恭儉也而養
老所以充氣體也修其物篤其意而不得躬之酒盈
而飲肉乾而不食設几而不倚一獻而百拜惡在其
惠也故莫不善於饗是有虞氏所以不從也所謂養
義者養其賢者也年者天下之達尊也爵者天下之
達尊也以達尊之爵養達尊之年其意猶不敢褻為
之故一獻而百拜民之見者以為至恭也莫不加肅
焉故莫善於饗夫養義者貴其養志也若曾子之養
曾皙者也而食者無百拜之恭無一獻之節此所謂
養口體者也若曾元之養曾子者也民之見者可易
也故曰莫不善於食是夏后氏所以不從也雖然三

聖之作非以相及也。養老以彼養義，以此所尊其年，尚其德也。尊其年，仁也。尚其德義也，仁且義。所以天下無所為而晏然矣。故周人通其道，達其意，修而兼用之，兼之是謂大備，不可改矣。孝之道，達則子成，若悌之道，達則幼成。若登歌清廟，則君成；若下管象武，則臣成。若所以慮之大，以受之以廣行之，以禮修之以孝，紀之以義，終之以仁，一事舉而衆美具焉。孔子曰：郁乎文哉！吾從周。此之謂也。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三十九

論二

救日論

春秋左氏傳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又曰非正陽之月不鼓臣以為過矣夫聖王所甚畏而事者莫如天天神之最著而明者莫如日日者眾陽之宗人君之表也日有食之天子則伐鼓于社諸侯則伐鼓于朝非為慕迂濶而塗民耳目也明其陰侵陽柔乘剛臣蔽君妻凌夫逆德之漸不可長也如是則奚救奚不救奚畏奚不畏哉五明之言使諛臣依以諂

宋 劉 敞 撰



其君邪臣資以固其身臣請辨之幽王之詩曰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周之十月則二分矣安在其不為災者歟夏書曰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夏之季秋非正陽也安在其不鼓者歟由此觀之日食之必可畏必當救也無所疑矣夫諂諛奸邪之臣出則朋黨比周以遂其私入則諛偽欺罔以濟其欲固日夜無須臾之間唯恐君之覺已也日有食之是將喜焉庸肯斥言災異以傲于上哉是以或至于夷凌而猶不悟魯季孫漢張禹是也昔者季孫意如之專魯知日食之為傷其君而不憂也卒逐昭公張禹之仕漢知日食之為害國而不告也卒成王氏嗚呼變所從來微矣為人

上者可不察哉可不察哉

城郢論

子囊為令尹城郢君子稱之曰忠矣能衛社稷囊瓦為令尹城郢君子譏之曰卑矣必忘楚國夫楚一也子囊之瓦令尹等也城郢均也子囊以取襄囊瓦不免於貶何哉君子者固譽成而敗乎論之曰否昔子囊之為令尹也修法制舉賢才附百姓親鄰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遂矣唯郢之未城於是城則豫患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忠囊瓦之為令尹也則不然遠忠直比讒諂貪悞無厭遂過不更百姓怨之諸侯怒之所以守其四封者已小矣唯郢之可城於是城郢則外民而已矣安得不謂之卑夫外民亦外之此囊瓦

所以亡楚也事固有同功而異情同迹而異論者此之謂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設險之與恃險豈得同哉設險者疆恃險者亡故先王制城郭溝池所以立固而非固之本也制鄉遂都鄙所以便守而非守之本也制師旅卒乘所以建威而非威之本也本之所在在德義在知人在安民必有其本然後城郭溝池可得而固也鄉遂都鄙可得而守也軍旅卒乘可得而威也故政有本末事有先後無後其所先而先其所後則天下可治百官可任萬民可附四夷可服唯明者而後及之非囊瓦之所能見矣

不朽論

士之不朽者三所以本者一也德能服人則不朽功

能濟時則不朽言能貽世則不朽雖然本之者德而已矣德者仁義忠信之謂也內著於其外達則其功也窮則其言也故德者本也功與言者末也處勢高名澤及於遠謀而世用之行而世信之則功必立處勢卑名澤不及於遠謀而世弗用也行而世弗信也則言弗著故功者以德為功者非俗之所謂功也言者以德為言者非俗之所謂言也俗之所謂功者規一切者也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則有疆兵之功壞井田廢十一困百姓之力實府庫之藏則有富國之功以詭譎為機以刑法為驅以君心為度以巧偽為制若是而已矣俗之所謂言務無用者也飾名數以干禮合章句以導諛為曼衍

以說俗務名譽以邀利夫不可施於朝水不可教於鄉以靡麗為精以辯異為奇若是而已矣是以德也功也言也判而為三嗟乎君子之道所以隱也功非其功矣言非其言矣然而世猶貴功而尚言自以謂不朽吾未始知其誠不朽也夫世之士既無以明功與言之端又因見世俗之功而趨之聞世俗之言而美之自以太上立德不可及也嗚呼則是以功與言常必去德而獨存者也喪其本矣申商也孫吳也儀秦也楊墨也何不勝言哉

仁智動靜論

論曰稟天之性剛健中正純粹明白生而知之者是謂仁矣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乘物

而用循理而動率性而行推分而安是終始本末不出於靜故孔子曰仁者靜也靜莫如山山之為物天質自然一成而立亘萬世而不變損之者難益之者易可謂能靜矣故孔子曰仁者樂山也夫貧賤不能憂富貴不能淫死生不能變者固不知所謂貧亦不知所謂富不知所謂賤亦不知所謂貴不知所謂死亦不知所謂生者也審乎自得得乎無假若是則何壽如之矣故孔子曰仁者壽也夫智者亦稟天之性而不能純粹有所好惡有所嗜慾有所喜怒有所偏溺不學則不知其道不問則不知其惑是故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日夜不厭就有道而正焉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溺以求入大中之檢合聖

賢之度使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而後
可已矣是終始本末不出於動故孔子曰智者動也
動莫如水水之為物源於山而赴於海盈科而後進
見險而不止以求遂其志之所趨必放乎平而止增
之則深益之則廣可謂能動矣故孔子曰智者樂水
也夫損其好惡損其嗜慾損其喜怒損其偏溺非自
苦也其心見道理之顯然所以去不善而就善以自
悅矣故雖見外物而不遷雖處汙世而不易如是則
何樂如之矣故孔子曰智者樂也夫仁者以安仁為靜
智者以利仁為動安仁者本於誠而明之利仁者本
於明而誠之誠而明之不亦靜乎明而誠之不亦動
乎誠者天事也明者人事也天事故靜矣人事故動

矣雖然苟誠而不明雖靜未可謂仁是以顏淵問仁
子曰克己復禮也明而不誠雖動未可謂智是以子
夏曰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也夫顏淵可謂能仁
子夏可謂能智欲求仁智之動靜者舍二子亦何覩
乎或曰既謂之仁者靜矣又曰克己復禮何哉應之
曰仁內也禮外也仁者難以與人共而禮者所以并
容也是故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跂而及之夫顏子
之克己復禮乎俯而就之耳亦何適而非靜哉

博施濟眾為聖論

論曰仲尼之門問仁者多矣以令尹子文之忠陳文
子之清子路之勇冉求之藝猶未備仁之稱也至於
子貢問博施於民而能濟眾則遂以為聖何哉嘗試

論之所謂博施者殆非俗之所謂博施矣所謂濟衆者殆非俗之所謂濟衆矣彼俗之所謂博施者不過以散利布惠為言俗之所謂濟衆者不過以分災救患為解必若是則賢者亦能及之何待聖哉必若是則有國家天下者乃能行之貧賤則不能矣是貧賤必無聖人哉此皆計功而言不足以知仲尼之意明聖人之道者也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神鬼合其吉凶是以在下位則化育萬物物盡其性而不見其迹可謂博施濟衆矣在上位則陶冶百官官服其體而不得其名亦可謂博施濟衆矣豈獨欣然以散利布惠為美談分災救急為已務哉夫散利布惠分災救患可勉強而暫

為則是聖人亦可忽然而暫到也聖人之神不可暫到則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亦已明矣以謂不然復効以事夫仲尼在下者也隨之者三千之徒或智或仁或過或不及莫不盡其性得其欲皆可治天下則其施不亦博而濟不亦衆乎堯舜在上者也億兆之衆或賢或愚或善或不善莫不安其教樂其生而不知為之者則其施不博而濟不亦衆乎故聖人法天者也天之道能以美利利天下而不言所和如聖人必散利布惠而施必分災救患而濟是非天矣何足稱哉或曰散利布惠分災救患非聖人之任然則是仁者之事乎曰亦非也使仁人在下乎苟免於困窮亦幸矣何暇及人使仁人在上乎則利

不待散而均矣惠不待布而廣矣災不待分而民懷
矣患不待救而物遂矣然則散利布惠分災救患者
賢人之業其功名可數者也

畏天命論

傳曰畏天命夫天命可畏而未有能知者也惟聖人
然後知之所謂天命者非諄諄然接乎人者也害於
民謂之孽變於常謂之異動於氣謂之沴發於色謂
之眚逆於類謂之祥雜於俗謂之妖著於天謂之象
是故有以興有以亡有以敗有以成唯聖人然後見
之識之識而名之所謂性與天道者非聖人則不
能知之故古之君子務畏天命而不務知天命也夫
非聖人而務知天命者吾見其不能且不信矣古之

然後下列有能字

命下列有能字

其序句利無

如刊作若

已刊作矣

君子其畏天命也聞一異則悚然懼見一祥則悚然
懼未知是之為善歟為惡歟悚然懼而已者吾知畏
而止矣是故其守也約其行也慤妖祥之事休咎之
說付之著龜瞽史而不勞吾心吾非不願知天命也
天命不可知也強求知之是不誣天必且誣人昔夏
之衰也龍降於帝庭其釐為物而卒喪周周之衰也
麟獲於魯其卒殷漢沙鹿之崩也晉史卜之曰後六
百歲而聖女興夫若是者其孰能知之此聖人所獨
知也故曰莫如以畏仲尼在陳聞魯有火曰其桓僖
宮乎夫聖人之於天命有不待卜已湯之時八年七
旱湯親之南郊而禱焉曰政不一歟民失職歟宮室
營歟女謁盛歟苞苴行歟譖夫昌歟由是觀之湯且

不知也然而古之君子有曰天命也可類推而得而
觀象而察自董仲舒咸有是言離之合之文之飾之
大者寡亂其次賊虐然則非實使之其故有間矣夫
天命決不可知求知天命者以謂尊天也然而不得
其指不殆乎以天欺人乎古之君子莫惡乎以天欺
人以人欺人猶不可而况乎以天欺人者乎是所謂
南面之禍也北面之賊也故善畏天者莫如成湯為
國家若成湯可也

仕者世祿論

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而小雅稽譏絕功臣之類
然則實者之治國也同官人以世乎應之曰否非此
之謂也凡士農工商者蓋通功易事相為用者也士

以仁義農以稼穡工以器用商以貨殖士之所以為
士者術也然而待農而食之待工而用之待商而資
之農之所以為農者力也然而待工而用之待商而
資之待士而治之工之所以為工者巧也然而待商
而資之待士而治之待農而食之商之所以為商者
利也然而待士而治之待農而食之待工而用之茲
四人者世序其業而食其勞是故明王之治也使仕
者世祿使仕者世祿則農者世耕工者世巧商者世
利矣德及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世天下德及一國者
稱諸侯諸侯世一國是皆人君也非君無所世故雖
卿大夫莫之世也卿大夫莫之世是謂逼君春秋譏
之故所謂世祿者世世有祿者非世世其祿者也故

古者自卿大夫之子不貳業幼則入小學長則入大學教之以詩書之訓禮樂之正方其齒辨其節齊其衣服明其辭讓業成而志定矣雖未就吏而不累有司焉雖未執事而化民之端見焉至於三十然後試以事至於四十然後授以位至於五十然後命以爵然猶論辨而任之度材而進之使上無棄才下無棄人凡賢者之子孫公卿大夫之胄莫不在位矣能大者祿厚能薄者祿少如是而已矣此乃所謂世祿也及至後世富貴以其勢排蹙貧賤雖賢不得進雖老不得試而富貴者雖不肖嬰與兒猶乘父兄之尊列於朝廷是以為政者患其若此也則進孤寒疎遠以為公收管庫盜賊以為名是兩者皆失也教之以其道則賢者可得論之以其材則能者可見限之以其年則學者不偷母以其勢撓之母以其親疑之則仕者皆世祿矣今不正其本以從先王而顧憂其末以反先王此固王道之不行於世也嗚呼行文王之政者天下必治矣

為仁不富論

凡天下有至理此盈者彼虛此厚者彼薄是自然之不可易者也故為仁者不富為富者不仁亦若此矣夫仁人之為身必將先義而後利先德而後祿以禮為法以智為輔以文為表以義為內非其道雖加千乘之利不悅焉非其志雖加萬鍾之祿不取焉此仁人之所以為身也此其為身所以無富之稱也及其

為家則正其居處以應法薄其奉養以應禮均其有
餘以濟不足言其利以去其貪此仁人之所以為家
也此其為家所以無富之名也及其為國愛民而時
使之養民而薄歛之取民而節用之弊帛寶貨與百
姓共其利弗專有也藏之于民而上下皆足此仁人
之所以為國也此其為國所以無富之號也故小為
一身大為一國取予施舍進退行止必出于仁而無
富者矣雖然其無富乃所以為大富也故仁者雖一
身而貧賤不能辱雖一家而萬乘不能奪雖一國而
天下不能傾近者親戚安之賓友歸之遠者四鄰懷
之九夷向之尚非大富乎彼為不仁者不然苟為一
身而已力之所及將無不攘智之所及將無不取也

故在下則盜在上則暴為倉廩至於使百姓無以食
為府庫至於使百姓無以衣可為富矣然而不仁之
患則又至焉是以昔者蚩尤誅滎夷滅桀紂亡非患
財用之乏也非若貨力之少也凡以身富而不仁也
是以聖王制稅賦足以養百官備水旱制朝貢足以
結諸侯通遠方然猶厚往而薄來輕費而廣施惡不
仁也故天子不言有無諸侯不商貨利大夫不畜雞
豚士不問什一所以遠利而近仁也所以厲風俗而
禁淫偽也冉求為季氏宰不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
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由
是觀之君子之富可知矣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

論三

封建論

三代之王也舉天下以封建秦之帝也破封建以立
郡縣二者孰是乎曰封建者道也郡縣者利也封建
者公也郡縣者私也然則奚以為道奚以為利奚以
為公奚以為私曰非聖人不能王天下非王天下不
能建封非建封不能長世是以古之封建也不主于
功亦不主於親主于德而已矣德厚者其封大德薄
者其封狹車服以明之制度以一之禮樂以修之仁

宋 劉 敞 撰

義以結之祭祀以教之喪紀以厚之朝貢以勸之聘
享以懷之猶懼其未也於是冕服圭璧以賞其勤甲
兵鈇鉞以聳其怠制謚美惡以出其名策書簡牘以
觀其行其治忠厚其政淳一其教誠慤然猶戰戰以
持之翼翼以守之如畏其傾如苦其生非以其貴自
驕者也非以其富自浼者也自天子至於諸侯自諸
侯至於大夫自大夫至於士庶人上下率是其化深
矣其俗成矣其意安矣故可以傳世故曰封建者道
也及乎秦則不然其取天下以詐力其治天下以苟
簡其仁義不足以相懷其忠信不足以相恃有功者
疑之有德者忌之自其子弟不能信也是以權天下
之貴以尊其已歛天下之富以厚其身滅絕禮樂以
逞其心嚴刑濫罰以快其意皆以封建為害已也故
秦之有天下也便其私而已矣故曰郡縣者利也利
用其私則道用其公者分矣故封建作而仁義行焉
郡縣立而刑名制焉由是觀之非聖人不能封建審
矣周之有天下也大王王季基之文王武王成之周
公成王守之是以其化民也深其易俗也固九牧之
君千有八百世守其法莫之敢貳至於穆王王愆于
德淫遊無度而諸侯不畔至於厲王混亂典訓天下
勿堪流王于彘諸侯釋位以謀王室二伯共和以相
王事宗廟之主二十餘載而神器不移至於幽王昏
於嬖妾虐害于下下弗堪命王以兵死周遂東遷於
時政教凌夷不能及遠故齊桓晉文率天下諸侯以

服事天王桓公北伐山戎南破楚名陵西討孤竹東定海濱功業大矣然葵丘之會管仲一言動色下拜文公討叔帶之亂敗楚鄭之師救齊宋之危誅曹衛之罪小國奔走大國悸恐威力遠矣然過而請隨天子不許稽首趨避故亂如幽厲而不能遷也強而桓文而不能謀也孰使之哉由是觀之非封建不能長世也審矣或曰周室之弱此不足以知之夫周之失也其在廢文武之法而已矣每守其法每布其義雖有齊桓晉文之強莫敢不率又况邾莒滕杞之小國乎然則周之失也非封建弱之矣三代封建威分於外而享國長漢魏罷縣威專於內而享國短其享國長也封建之効也其威分於外也則非封建之罪也

賢論

人君之賢其身不若其使賢之為賢也人臣之賢其身也不若其薦賢之為賢也聰明辨慧技藝敏給此可謂賢矣然是謂匹夫之局非人君之操也人君者目不自視明者效之耳不自聽聰者效之口不自言智者效之心不自慮聖者效之故曰百官當而已矣此人君之操也明者視之則視必遠聰者聽之則聽

必微智者言之則言必當聖者慮之則慮必精使獨
用其身不能治也雖欲治之不能給也故曰不若使
賢之為賢也忠信仁義剛毅有立此可謂賢矣然是
謂終身之善也未足以傳世也人臣者以其宗廟為
心焉以其萬民為心焉以其後嗣為心焉大為之謀
而使智者就之遠為之畧而使仁者守之今世賴其
澤後世蒙其福世續其類是天地之功也是春夏秋
冬之相與成歲也故曰不若薦賢之為賢也劉子曰
昔者舜有天下大聖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
是以舜好問好察邇言所舉而用者二十有二人被
袵衣鼓琴二女果而天下治昔者周公相天下大聖
人也惟其不欲其身賢而已矣是以日昃不倦勞於

求士所執贄見者十有餘人所交友者百有餘人賢
者相與繼其德而成之至其末也刑措四十餘年故
君莫盛於舜臣莫盛於周公不為舜之為者非賢君
也不為周公之為者非賢臣也劉子曰君之不君非
獨愚也雖聰明辨慧技藝敏給而不知用賢者猶不
君也臣之不臣非獨鄙也雖忠信仁義剛毅有立而
不知薦賢者猶不臣也昔者桀紂矜天下以能高
人臣以聲則是豈不聰明辨慧技藝敏給哉惟其自賢
而已不知用賢至于亡也昔者臧文仲相魯國魯國
以強其言必當則是豈不忠信仁義剛毅有立哉惟
其自賢而已不知薦賢至于削也故曰雖有周公之
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所謂驕者非獨

以貴驕人以富驕人者也以材驕人者有甚焉所謂
吝者非獨吝于爵人吝于分人者也吝于教人者有
甚焉故以材驕人慢也人怨之吝于教人忌也人疏
之是以古之君子莫為驕與吝也求為人君者盡于
此矣求為人臣者盡于此矣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言君之所以為君也詩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言
臣之所以為臣也君為君焉臣為臣焉雖亘萬世吾
不知其可改也

賞罰論

賞為勸有功也賞必以春夏不已急乎罰為懲有罪
也罰必以秋冬不已緩乎急則不勸緩則不懲然而
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者是非聖人之意也應之曰

否子所謂功者謂夫輔世治民之為功乎抑謂闢土
疆兵之為功乎子所謂罪者喪業失序之為罪乎抑
謂殘民害上之為罪乎子賞之勸也將勸其至于善
而已乎將幸其身而已也子罰之懲也將勉其至于
耻乎將勉其身而已也吾語汝聖王之治聖王之治
官得其職民勸其事物安其所無獨治之名無倉卒
之功是以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其陟也所謂賞其
黜也所謂罰賞以春夏罰以秋冬則何急且緩之有
古者唯軍賞不逾時軍罰亦不逾時用命賞于祖欲
民速得為善之利也不用命戮于社欲民速見為不
善之辜是聖王之所不得已而用之者也非所以治
士大夫故子之所刺者平世之治也子之所稱者軍

中之法也且夫賞為勸善也為善者終身誠之今一
賞以春夏而已至于怠矣則是雖為善未嘗不偽也
從而賞之是賞偽也豈所謂善乎與其賞是人也則
若勿賞是人也故君子正行非以干祿也經德非以
希世也愛民非以要譽也尊主非以懷賞也故有功
雖賞不驕賞之雖晚不怠曰非春夏則不可賞乎趣
取賞而已矣何必春夏為曰否是所謂順天時者也
為人父者莫不欲其子之孝於己欲其子之孝於己
莫若己為孝為人上者莫不欲其下之順於己欲其
下之順于己莫若己順為天者主之上也王者諸侯
之上也諸侯者大夫士之上也故王者順天則諸侯
順王諸侯順王則大夫士順君君之所為而大夫士
為之是良大夫士也王之所為而諸侯為之是賢諸
侯也天之所為而王者為之是聖王也故春夏者天
之和氣也天所以施生也物之所榮也故賞行焉秋
冬者天之義氣也天所以肅殺也人物之所畏也故
罰行焉故賞罰之所以順天者臣事君也子事父也
少事長也賤事貴也其本在王天下之君說而言之
曰王猶順天則天下莫不說而順王天下之君說而
順王則天下之大夫士說而言之曰君猶順王則天
下之大夫士莫不說而順君故王者父事天母事地
兄事日非以祈報也以達天下之大義也

魯法論

魯人之法也取人於他國者府與之金可謂惠矣未

可謂之仁也。君子之制其國也，井牧其田野而時制其貢，多乎十一則虐，寡乎十一則不足，十一而上下均矣。工作之商行之為士者，治之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安民其鄉里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長幼相携持而行，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寄民為政也。取之不給，則益賦，益賦則益困，則又轉而去之，是徒取諸彼而予諸此，是無異競之而後償之者也。為君子遵其本務，其要平其政令，教其仁義，老有所息，幼有所養而民厚矣。安在人人而悅之，人人而悅之可謂惠矣。未可謂之仁也。是則周公之舊也，不能民者之為也。子貢取人而不受金，孔子曰：魯人不取人於他

國矣，是亦非孔子之言也。孔子之教人也，將以仁乎？將以利乎？必以利魯國之法，乃益不可為矣。君不行仁政，吏不恤民，士不教之，敵國日至而不能守，長幼相携持而逝，苟能以歸者而予之金，是聚好利之民而乏國用也。民固見金而不見仁也，必以仁則子貢是矣。子貢所以取人於他國者，為仁也，所以不受金者，為義也。子貢以仁率其國民，以義率其國民，一正其身而惠大矣。故一鄉而七十人未為衆，能以十人歸而為利者已多矣。親戚莫相卹也，故舊莫相援也，朋友莫相先也，閭里莫相愛也，得金則幸，以存不得金則道路然，其心豈曰仁乎哉？亦曰利而已矣。是親戚故舊朋友閭里終相與去仁而為利也。詩曰：于嗟

闕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言仁義之不相
予也今又過而責子貢之仁義則是非孔子之意也
且孔子亦教之愛民而已耳何為恐恐然懼不能贖
民於他國

貴功論

人之貴士者貴其有成功者也當世榮之後世師之
圖象肖之典冊紀之鼓舞舞之皆以其人賢不可尚
也是惡識所謂貴乎夫立功者有五重有其志無其
術一重也有其術無其時二重也有其時無其位三
重也有其位無其主四重也有其主無其年五重也
五者俱得然能立功然則謂立功者賢耶幸乎治水
莫如禹使禹遭成湯之世術無試矣時不合也生於

堯舜之間故能見其材使不為司空水未可治也其
非矣然所以得治水者有堯舜也治兗州之水十有
三年治他州之水九年如有不幸而早死又安得功
烈哉由是而言立功者謂之賢非也謂之幸是也焉
有非其時無其位失其主而能運天下之柄者乎士
也柰何以功名矜人人也柰何以以功名慕士哉

齊不齊論

或問貴賤可等歟曰可惟有德者能等貴賤昔者周
公相天下履乘石南面而朝諸侯然而身執贄而見
者數十百人此以貴等賤也魯子居於魯布衣不完
萬乘之國欲以卿相之位致之而不能此以賤等貴
也故惟有德者惟能等貴賤曰貴賤吾得聞之矣貧

未嘗有言字
列本亦無去

是故子利有文字

富也亦可同歟曰可惟有禮者能同貧富昔者天子
卑宮室菲飲食非不能侈也禮不宜也此以富同于
貧也伯夷叔齊正衣冠嚴辭令不以一介取人亦不
以一介予人非其道繫馬于駟致祿千鍾不顧也以
餓于首陽之山此以貧同於富也故惟有禮者能同
貧富吾得聞之矣死生也亦可齊歟曰可惟有道者
能齊死生昔者仲尼嘗畏於匡困於陳蔡或不食者
七日然而講誦益堅不衰晏嬰哭靈公崔杼以戟句
之不動此以死齊於生也古之人未不慕富貴生而
惡貧賤死也庶民以是喪德以是犯義以是棄道君
子以是守之以是榮之以是安之是故貴有所不就
也富有有所不求也生有所不苟也故苟不能等貴賤
將謀去之則無不為矣苟不能同貧富將謀遷之則
無不為矣苟不能齊死生將謀活之則無不為矣夫
當其無不為則人道何治焉古之君子所以稱有德
曰窮而固為其能等之也所以稱有禮曰貧而樂為
其能同之也所以稱有道曰時妖不亂為其能齊之
也曰然則揚子雲何以謂不可齊不可同不可等也
曰吾所言學士之操君子之事也揚子所惡匹夫之
志眾人之僻也是欲以齊死生而無忌於法也同貧
富而無畏於政也等貴賤而無嚴於上也是堯舜所
誅也惡之不亦可乎古之人豈無死生之感貧富之
累貴賤之情哉亦審於義志於道使不義之生不能
奪不義之富不能汙不義之貴不能夸而已矣是之

謂齊不齊

患盜論

天下方患盜或問劉子曰盜可除乎對曰何為不可除也願盜有源能止其源何盜之患或曰請問盜對曰衣食不足盜之源也政賦不均盜之源也教化不修盜之源也一源慢則探囊發篋而為盜矣二源慢則執兵刃劫良民而為盜矣三源慢則攻城邑畧百姓而為盜矣此所謂盜有源也豐世無盜者足也治世無賊者均也化世無亂者順也今不務衣食而務無盜賊是止水而不塞源也不務化盜而務禁盜是縱焚而救以升奩也且律使竊財者刑傷人者死其法重矣而盜不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無以生以為坐而待死不若起而圖生也且律使凡盜賊能自告者除其罪或賜之衣裳劍帶官爵品秩其恩深矣而盜不應募非不願生也念無以樂以謂為民乃甚苦為盜乃甚逸也然則盜非其自欲為之由上以法驅之使為也其不欲出也非其自不欲出由上以法持之使留也若夫衣食素周其身庶耻素加其心彼唯恐不得齒良人何敢然哉故緹之以死而不懼勸之以生而不勤則雖煩直指之使重督捕之科固未有益也今有司本源之不恤而倚辦于牧守此乃臧文仲所以辭不能詰也凡人有九年畊然後有三年之食有三年之食然後可教以禮義今所以使衣食不足政賦不均教化不修者牧守乎哉吾恐未得其益

而漢武沉命之敝殆復起矣若乃尚擿發之術任巧譎之數者未足以絕奸而卻雍因以見殺于晉故仲尼有言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推而廣之亦曰用兵吾猶人也必也使無戰乎引而伸之亦曰禁盜吾猶人也必也使無盜乎盍亦反其而已矣爰自元昊犯邊中國頗多盜山東尤甚天子使侍御史督捕且招懷之不能盡得于是令州郡盜發而不輒得者長吏坐之欲重其事予以謂未盡于防故作此論

從橫論為慶歷中重講西北和盟作

昔六國之世地醜德齊天下未有所歸而游說客以從橫為術故是憑軾結鞞而東者無不言從憑軾結鞞而西者無不言橫故從成則山東強橫就則秦人

帝當趙肅王之時蘓秦為從約長合六國之將相盟於洹水之上投其書於秦秦人畏之為閉關者十五年及張儀相秦權譎諸侯而破其從六國瓦解爭割地事秦輸其寶貨從其詔命外多其敵內殫其力而六國自此而滅矣由是觀之秦惟毋使六國從親則秦必受其憂六國惟毋使秦之橫成則六國必蒙其患雖然為六國謀秦不出於從矣為秦謀六國不出於橫矣未有能兼從橫之勢以相操處之者也竊惟今日天下之患莫甚於從橫制從者在外制橫者在內此其可為大憂也何以言之邪夫元昊國之仇賊而北戎之姻親也陰山之外結之久矣間使相通潛兵相資糧糗相周虜獲相分此其雖異族實一家也

攻城下邑破軍殺將有丘山之利而無毫毛之辱是
以其相得益深非制從者在外乎自先帝以來與戎
約和畫壤界通邊關棄冠帶之民虛府庫之積歲歲
輸之猶以為少窺間抵蹶乘時邀利挾長短之數規
必得之賂今者二十萬復往矣然恬而不慮也以姑
息為策以苟安為是非制橫者在內乎夫制從者在
外此秦蕪之勢也秦兵雖強不足以亢之閉關而已
矣制橫者在內此張儀之勢也六國雖眾不足以亢
之割土地効寶貨而已矣今者使外專為從人之計
內專任橫人之說苟如是國胡以禦之是故兵力屈
於西民力屈於北也兵力屈者瓦解之形也民力屈
者魚爛之形也夫欲堅其未解全其未爛莫若破從

而散橫欲破從而散橫莫若絕其和約欲絕其和約
莫若出於不意夫戎有輕中國之心久矣易而無備
故借兵於賊者以中國為不足慮也善戰者因其勢
而導之選智勇順地形出其不意襲其不備雖不盡
其巢穴范陽之地吾必舉矣如此則虜方內憂其國
不暇又奚暇以兵與人哉如此則外不為從內不為
橫外不為從則易支內不為橫則難困以難困之兵
當易支之敵雖不善守猶不常失况又全天下之力
任天下之智奮天下之勇致天下之怨者哉必若不
為六國復出於茲秦兵復伯於彼雖有智者不知任
其咎矣其禍變豈可勝言邪故曰天下之患莫甚於
從橫惟毋使從者制其外橫者制其內而已矣欲治

天下者破其從散其橫然後天下可為也萬事是非何足備言嗚呼戒哉

三苗論

舜為天子禹為司空伯益贊之君臣之盛自古未有也。以伐三苗曾不能得其咫尺之地。因班兵振旅而歸。耳晉郤缺率諸侯之師八百餘乘。挾公子捷菑以攻邾。婁斤候不設。城門不閉。以韋帛通語言。諸侯皆罷。故曰非吾力不攻。義寔不爾克也。此二者皆不可謂善戰矣。然舜禹不以其故。賤聖伯益郤缺不以其故。捐賢理有逆順。義有曲直也。今武漢諸彭父子搆怨而邊臣輕發兵為子討父。得無非春秋王霸之畧乎。臣以謂過智者欲騁其功。勇者欲用其力。矯箭累

弦礪劍負戟以深入為事。甚非治天下之大體。臣聞古者三王之伐。征不貢。討不朝。今彭氏父子所以爭一旦之命者。廼自以失職不得朝貢也。臣以謂可聽以休邊民。此舜禹之策。欲缺之義。所以明於典謨。春秋也。往來歲星在鶉尾。則楚宜厚仁義以應之。而始誅五溪。逆父子之節。難以得天。今盛夏動衆下潦。上露多毒蛇惡草之害。難以得地。天地之道者。自古三王五帝之所務。通而順也。雖有聖辨莫之能變。其說而况庸庸欲貪功徼一時之勝者乎。恐此為人臣之利而非國家之福也。臣願朝廷慎之。

湯武論

說者曰湯武非放弑是不然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

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疑其有利天下之心疑其有利天下之心是以惡其有放弑之名是以矯為之說偽為之辭其意則善矣其義則不可通凡惡放弑之名者為其利之也大則利天下小則利一國是以斥其所以取之之狀貶其所以奪之之罪今湯武者聖人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無利之之心無求之之意然則何疑矣果不足疑尚可謂夫有放弑之名已哉以為湯武非放弑是不足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為之隱者也是蔽惑之說非湯武之本指也湯武之本指在乎隆至公之道以立放弑之業受放弑之名以至公之義是以昔者湯放桀惟有慚德武王作大武之樂盡其美不敢盡其善

苟不以放弑為名湯尚何慚武尚何未善哉夫帝王之事有變有常常事禮也變事權也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是皆所謂權也權者反於經而後善故必自貶損然後中權矣故堯舜不辭外禪之非湯武不惡逆取之名敗而益明損而益隆者也尚何疑而諱哉說者曰湯武非放弑問之曰湯武聖賢而桀紂大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湯武為非臣以桀紂為非君乎夫放弑者正君臣之名也非正善惡之名也桀紂雖不善其位君也湯武雖善其位臣也以臣伐君而不謂之放弑是去君臣亂上下之道也苟無君臣焉可也如有君臣則桀紂乃所謂君湯武乃所謂臣也故桀紂天下之惡而已矣湯武天下之賢而

已矣湯武之有天下不利之耳不求之耳至放桀而伐紂誰得而避之哉故謂湯武非放弑則去君臣而亂上下矣天下之賢者將起而掖其君以奪之矣深非其君以罪而厚自榮以名矣故善言道者不然彼湯武者真放弑者也明白其道所以序聖人之心貶損其名所以受天下之垢受天之垢而名不辱百姓不疑萬世不非是乃聖人之所以為聖也謂湯武非放弑是不及知聖人之權不以至公之道待聖人率其私心而為之隱者也是去君臣亂上下喪名實者也矯為之說偽為之辨者也昔者晉靈公為不道誅國人辱士大夫支解膳宰逐大臣趙盾趙盾出奔趙穿因民之不說執公弑之然而董狐書曰趙盾盾曰

弑者非我也董狐曰子為正卿亡不出境入不討賊非子弑君則誰哉孔子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由是觀之盾非不知弑君之名也為法受惡也為法受惡者所以崇君臣之義厲上下之叙也然而謂湯武非放弑者是謂湯武無趙盾之德無孔子之志也

狂譎華士少正卯論

世俗說曰太公封齊誅狂譎華士周公間而非之孔子為魯司寇七日殺少正卯兩觀之間門人見而惑之論之曰是皆不然也齊無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太公誅周公必不非也魯無少正卯而已矣如有仲尼必不殺也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

也夫世俗之說狂譎華士者齊高士也不降其志不
任非其主如是則伯夷叔齊之比也昔者武王伐紂
伯夷叔齊扣馬而諫曰以臣伐君不可以訓左右欲
兵之太公扶而去之曰義士也不可殺夫太公以伯
夷叔齊為義則亦必以狂譎華士為義矣以伯夷叔
齊之義為不可殺則亦必以狂譎華士之義為不可
殺矣夫武王伐紂從聖智之士與天下之諸侯舉國
而東伯夷叔齊沮解其意非毀其事三軍之衆莫不
怒者太公獨以為義而不誅也罪莫大於誤軍過莫
大於非聖人伯夷叔齊兼此二者而太公不誅齊無
狂譎華士而已矣如有太公必不誅也夫狂譎華士
不可誅則所誅者非狂譎華士也非狂譎華士則必

巧偽以誣世詭法以惑衆者也夫巧偽以誣世詭法
以惑衆是王政之所當去者故曰太公誅之周公必
不非也夫世俗之說少正卯者魯之閭人也與仲尼
並居於魯仲尼之門人三盈三虛獨顏淵不去夫言
獨顏淵不去是閔子騫之徒當去之矣少正卯能使
閔子騫之徒去聖人而從己是少正卯非細人也夫
以閔子騫之智足以昭善惡決去就猶深說少正卯
之義則少正卯之非細人審矣故曰魯無少正卯而
已矣如有少正卯仲尼必不殺也且仲尼與之並居
不能以義服其心與之立教弗能使弟子不叛已是
國魯之人莫不以是人為賢也民以為賢仲尼始為
政七日而誅之百姓不知是仲尼嫉賢也嫉賢而惑

民何以為政故曰仲尼不殺也然而殺之者必非少
正郊也非少正郊則必巧偽以誣世詭法以惑眾者
矣夫巧偽以誣世詭法以惑眾是王政之所當去也
故曰仲尼殺之門人必不惑也世人好言聖而不知
其道好言政而不知其統夫聖人之道不出於禮義
而王政之統不出於順民心違於禮義逆於民心者
聖人不以為道王者不以為政也故聖人作而修天
下之禮明百物之義設取予之分決向背之趣使百
姓闇然而服是故移世易俗而不見其迹如之何不
教而殺哉

非子產論

子產聽鄭國之政有事公孫段賂與之邑劉子曰權

而不義子之事親性也臣之事君義也以性合者諫
不入不去也厄窮禍患不避也有功不報也以義合
者諫不入有以去之厄窮禍患有以避有功有以報
之有功而報之義也未有無功而賜者也無功而賜
以為說也父不能以使子則不父子不可使也則不
子君不能使臣則不君臣不可使也則不臣故父有
使子而無報君有報臣而無賂賂臣而使之不可謂
國三卿五大夫二十七士可勝使乎使而賂之可勝
賂乎臣不見利必莫之勸也是君臣上下相率而為
利也義不足以動之仁不足以存之忠不足以論之
信不足以結之禮不足以明之幾何相率為利而國
不亡乎君子為國家者修其義達其禮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而安有不行者哉或曰子產不得已也對曰然吾固曰非治世之法也

叔輒論

叔輒哭日食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專其政所樹置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焉賞罰違于衆而形勢效于外子家駒達于入者也閉其口而祿仕矣梓慎達于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言矣是以叔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能已欲謀則逼于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悟聽

用其謀援忠直退奸邪破朋黨之敝禁彊僭之臣魯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世仲尼聖人也而生其國顏冉之徒仁也人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于乾侯終身愁孤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哭也乎此乃叔輒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于禮義而陋于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為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輒所以見譏于當世狂而不信也嗟夫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一

議

天子五門議

禮說天子五門曰臯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寔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臯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畢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臯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畢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固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耶詩曰乃立臯門臯門有仇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於畢門之內又

宋劉敞撰



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雖然畢門或謂之虎門或謂之路門路門者建路鼓於此門之外大僕司之指路鼓而言故曰路門虎門者王在國則虎賁氏守王之宮蓋居此門故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為天子虎賁也指虎賁而言故曰虎門其寔一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畢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臯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諸侯有路寢路寢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臯門畢門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春秋曰雉門及兩觀穴子家曰設兩觀乘大賂諸侯之僭禮也譏兩觀不譏雉門雉門者諸侯之禮兩觀者天子之禮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外朝在臯門之外諸侯外朝在庫門之內朝在畢門之內諸侯內朝在路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間於兩社為公室輔者也禮說以為廟于庫門之內誠然者仲尼助祭於廟事畢出游觀之上觀者雉門也雉門在內庫門在外當言入游不當言出也祭畢而出游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郊特牲曰繹之於庫門內失之矣繹當於廟即廟在庫門者無失也又曰獻命庫門之內戒百官也大廟之命戒百姓也百官疎故戒之於外朝百姓親故戒之於太廟此亦魯事也魯之有庫門審也天子無庫門也何謂

畢門畢者，趕也。王出於此，則趕也。師氏掌焉，何謂應門？應者，應也。王居治朝，正天下之政，則四海之內罔不敬應也。何為畢門？畢者，告也。王居外朝，則播告萬民，謀大事也。此亦春秋大言天子也。何謂庫門？路門，雉門，諸侯不敢滅天子名門，以其所近也。庫者，府庫所在也。雉者，治朝所在也。謂之雉，猶治也。路者，路寢所在也。此亦小言諸侯也。或問子之所言宮室門戶之間道，歟？曰：然。固正宮室門戶之道也。

為兄後議

禮天子之廟三昭三穆，與大祖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大祖而五。所謂昭者，父道也。所謂穆者，子道也。天子諸侯未必皆身有子，故或取於兄弟之子以為嗣。親同則取其賢者，賢同則取其長者。長同則卜其吉者，非兄弟之子則勿取。故不以諸父為嗣，父尊也。故不以諸兄為嗣，兄亦尊也。不以諸弟為嗣，弟已之倫也。此古者五廟七廟之序，以昭穆不相越，迭毀不相害也。至于後世，國家多事，或傳之諸兄，或傳之諸弟，蓋有不得已也。則禮散久矣。然既已受國家天下，則所傳者雖非其子，亦猶子道也。傳之者雖非其父，亦猶父道也。以天下國家為重矣。春秋僖公實閔公之兄，閔公遭弑，僖公書即位，明臣子一體也。公孫嬰齊，卒春秋謂之仲嬰齊，以謂為人後者為之子。當下從子例，不得復顧兄弟之親，稱公孫也。春秋之義，有常有變。夫取後者不得取兄弟，此常也。既已不可及，取

兄弟則正其禮使從子例此變也故僖公以兄繼弟
春秋謂之子嬰齊以弟繼兄春秋亦謂之子所謂常
用于常變用于變者也既正其名則僖公不得不以
閔公為昭歸父不得不以嬰齊為穆既正其昭穆則
迭毀之次不得以一代一也而儒者或疑禮無後
兄弟之文遂以春秋書仲嬰齊為不與子為父孫非
也子為父孫誠非禮之正有不得已者春秋正其為
臣子一體而已故寔公孫嬰齊而謂之仲嬰齊若春
秋本不聽其為後者則當書曰公孫嬰齊卒學者問
之曰此仲嬰齊曷為謂之公孫嬰齊不與為兄後也
乃可矣夫春秋家猶重之况國乎國猶重之况天下
乎故凡繼其君雖兄弟必使子之繼其大宗雖兄弟
必使子之如繼其君繼其大宗而不使子是教不子
而輕其所託也此文公所以受逆祀之貶也然春秋
固為衰世法非太平正禮也太平之世未嘗有也漢
時定迭毀之禮丞相立成丞相衡列昭宣兩帝為昭
獨以孫為昭而不知禮無兩昭使昭帝之天下無所
傳宣帝之天下無所受失禮意也又惠帝文帝皆高
祖子惠帝親受之高祖文帝則受之惠帝雖皆兄弟
此與閔公僖公何異哉存當以臣子叙之死當以昭
穆正之而漢時議者皆推文帝使上繼高祖而惠帝
親受高祖天下者反不與昭穆之正至於光武當繼
平帝又自以世次為元帝之子繼元帝而為元帝
後皆悖經違禮而不可傳者也自漢世以來其議尤

衆皆曰兄弟不相為後不當以昭穆格之矣也若不
以昭穆格之則天下受之誰乎凡人君以兄弟為後
者必非有子者也引而為嗣臣子一體矣而當嗣者
反以兄弟之故不繼所受國而繼先君則是所受國
者竟莫有嗣之者也不可一矣生則以臣子事之死
則以兄弟治之忘生恃死不可二矣已寔受之後君
不受之先君今當自繼先君者不唯棄後君命已之
命又當廢先君命兄之命不可三矣天下國家則歸
之已而父子之禮則恥不為不可四矣徐邈曰若兄
弟昭穆者設兄弟六人為君至其後世當祀不及祖
稱此又妄之甚者禮有所極義有所繼為之後者為
之子所以正授受重祖統也兄弟六人相代為君亦
六代祀祖禰矣假令非兄弟相代其祖亦當遷矣不
得故存也即如此言使有兄弟六人為君各自稱昭
是有十三廟也又其最後一君當上繼先君而五君
終為無後也豈其所以傳重授國之意乎禮為人後
者降其私親設兄弟六君故當各自為嗣義不可曲
顧其親何謂祀不及祖禰哉凡言禮者惡其諂時君
之意苟曰益廣宗廟大孝之本而不詳授受之道春
秋之義使當傳國者不忠以國與其宗曰非吾子也
當受國者又不肯以臣子之禮事其君曰非吾父也
至今宗廟猥衆昭穆駢積而鬼有不嗣者推生嗣死
獨何恃哉獨何恃哉

奔喪議

臣竊見舊制官自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遭父母喪者例皆有百日公除孝子雖有思慕之心猶逼於王命不得遂行此誠傷教害理無取於今臣伏以三年之喪通於天下以義制恩古人有之自謂身在軍旅躬被金革者不敢以私事辭王事爾本非承平之時游談侍從之臣所當行也又非班行冗下之職所當預也習俗既久寢以成風其賢者則以不即人心為悲其不肖者遂以當喪墨縗為祭以之錫類是為傷恩以之教民是為忘孝今天下徃徃有聞哀不舉瘞哀圖任源自此始不可不慮傳曰君子不奪人之親人亦不可奪親竊謂唯在軍中者可權從變禮其舊制三司副使以上及班行使臣百日公除不合禮意宜聽行三年之服以崇孝悌之風臣又聞古者大夫去國三年然後收其田里明有恩也今丁憂臣僚即日絕其俸祿亦為大殉豈有行禮之人反不及被放之臣臣徃見丁憂者家貧無食乞丐鋤口其皇皇為孝子之心非所以化民成俗也臣以謂文官兩制武官自諸司使以上與給全俸其餘京官下近臣商量可否

妾為君之長子三年議

李端懿卒其庶弟之母歿其服或曰妾為君之長子三年某未之聞也故議之妾為君之長子三年傳無其文而鄭玄以為禮然經大功布衰裳壯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章曰大夫之妻為君

之庶子其傳曰妾為君子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玄以謂女君三者妾亦三年矣按三年之服髮衰疏衰無妾為君之長子則君之長子未可以三年服也凡禮之所慎名為大妾不得體君是以其服也有故而遂者矣以別嫌明統也然則得體君者唯小君爾小君為長子三年妾又為之三年則安在其能別嫌明統且不得體君也夕守亂矣難以言禮然則所謂妾為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始指謂庶子以下爾為庶子大功則為長子宜期為長子期雖無明文然猶可有見者傳曰妾為女君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是言服女君之筭與君之長子筭同也筭同則衰宜同矣為女君期不得為君之長子期此文之一隅可

及求者也凡服之降也不過一等其加也不過一等妾為君之庶子大功為長子三年失其等矣然則妾為君之長子疏衰裳齊不杖麻履惡筭有首布總於禮為節然康成推庶子之傳以言長子而不求其意法家因康成之言以著報制而不原其失輕重賢亂久矣某以謂九伯先帝之甥大子之子季氏世嫡也其喪也國人覘焉使庶弟之母為之三年於義未安改而從政儻亦禮之一得云

為人後議

孔子射于矍相之圃子路誓客曰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去半敢問何如斯謂之與為人後矣與之也者干之也求之也

子奪其宗非干歟嫡子不後族人支子後族人嫡子
而後其族非干歟諸父諸兄尊也諸弟倫也義不可
以為後非干歟禮不後異姓異姓不為子異姓而為
人子非干歟妾子而奪其宗則篡其祖也嫡子而後
其族則輕其親也諸父諸兄諸弟而後其子兄弟則
亂昭穆也異姓而後於人則背其姓也當周之衰賁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蓋多此仲由所惡
也曰禮不後異姓異姓何以有為人子者曰禮所言
者方其治世也衰禮廢必首於夫婦之間夫死子幼
莫之安其室矣於以適人少則依其居長則從其姓
貴則刻其祿富則刻其貨而莫之自外矣此亂之甚
者也或曰繼父暮曰繼父者有父道也非其實也妻

釋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而與之適人所適者為之築
宗廟于門外使子以四時享其先妻不敢預為築宮
于廟門外者遠其宗也妻不敢預為正其族也如此
則繼父之道矣故同居則服朞異居則服三月未有
能易其姓者也君子不易人之姓人亦不可易姓也
或曰昔之言禮與子異曰然昔之言禮者以謂人有
後矣而又往與之者止有後而又往與之是兩後矣
安見有兩後者歟且人唯無後故求後焉未有有後
而又求副焉者也此非子路之首或曰立後者立族
入族人既為人之後矣而父晚有子立族人歟立子
歟曰諸侯將立後必告於天子而見於祖大夫將立
後必告於諸侯而見於祖傳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為

之子者降其私親所以重之也如有子則反苟代國而已非立後也

復讎議

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乎曰可君臣義也父子性也曰不以親親害尊尊乎曰親親內也尊尊外也親親本也尊尊末也重內而輕外先本而後末者道有在焉若是則可以報君手之亦可乎曰否非此之謂也君之於臣也固有誅道若何其可手哉然則奈何而復之曰以告於方伯方伯致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葛伯仇餉湯征自葛為餉者之父而仇之者也告於方伯而不從則告於天子天子致其法古之事有在於是者矣書曰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

天子則不復出

苗遏絕苗民無世在下為鰥寡之人而仇之者也告於天子而復不從則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則緣恩而疾之可也請問其人曰伍子胥是已曰伍子胥亦嘗告諸方伯天子而不從乎曰否子胥未嘗告也未嘗告何以得專復讎曰子胥知雖告焉猶無益也當是之時周為天子而楚以王自居晉主諸侯而楚與之狎主盟周晉之下不能行於楚也久矣惡能誅之此春秋所以緣恩而疾之者也君子以謂猶告敢問師友之讎亦可通乎曰不可太上無讎莫敢亢也國君唯父母之恩遠牧長唯君之恩遠其餘力能報之則報之可也曰太上無讐則仕焉可乎曰否不謀其利亦不致其怨而已矣仕則吾

不知也

處士號議

劉子曰士之有爵禮也。有號非禮也。古者蓋名而不字。其次字之矣。而死不謚。其次死有謚矣。而生無號。號者下事上也。臣事君也。古者有裨農氏、軒轅氏。非所以褒士也。故士有不可臣而無不臣。有隱居以求其志而無矜世以立名。名之於人也大矣。其亦將有叛親戚、薄君臣、毀聖智、以干於世者乎。且夫士之隱也。非惡富貴也。為上之不我知也。既知之矣。貧可使富。賤可使貴。故有天下者。斯養天下之賢。有一國者。斯養一國之賢。士大夫不能也。是以士則薦之。大夫則薦之。君薦之者。達之也。非苟增其名也。養之者用之也。非苟美其號也。古之善為士者。不敢以賢自譽。是故無事而食其食。不敢也。無位而服其服。不敢也。如非其禮而踐其號。何為哉。

不舉賢良為非議

并序

景祐四年詔舉賢良方正之士。至者數千人。明年有司試其藝。獨二人應科。於是宰相議以賢良猥眾多名。少實。欲一切罷之。余在京師作此議也。

賢良通於古今之變。政教之本。豈止心辨善辭。以自鬻一時哉。今夫天子深居。皋庫之中。而洞眎四海之表。雖有日月之明。不能無隱於襦袴。故外有登聞。函內有銀臺閣門。而設御史諫官。紀是綱。則豈不致

盡下情而斷欺負哉雖然民能自詣登聞匭者非
必有長材異畫勳主聽者也特州里細故訴困于上
不則利其身以求祿者也臣能自致銀臺閣門者非
必有讜言切辭為國憂者也特簿書往來各守一端
不則幸其過以求位者也夫細故不舉不足為天下
憂簿書不期會不足為朝廷病由是而言雖使百登
聞匭函不若卜賢良之盡下情也雖使千銀臺閣門
不若一方正之識本務也諫官御史位隆志滿充庭
取備不若使草野之士直言而極諫也夫古之取士
者選之於鄉舉之於民三公賓而薦之天子拜而受
之是以禮義全而廉讓作也其意蓋曰賢能重而祿
位輕云爾是以或藏而不肯仕或走而不肯見其意

亦曰吾之身重於祿位云爾故君人者趣於人不聞
趣人今天下之仕必由進士求進士者又不謹於禮
象之如召役校之如試技意可則薦不可則黜故進
士之名至卑也進士之禮至薄也進士之仕苟易也
上重其祿下輕其身故潔己高世之士不忍從也深
自託於賢良而發憤今大夫之議謂賢良無益而學
者頗多奔競而可廢勿舉為嗚呼曷為其然哉大夫
因患其無益歟謂進士者乃有益哉因患其多奔競
歟則胡不使公卿舉之而乃使其自進也夫自進者
多則忘以利為恥使待舉而動則天下之人莫不以
禮自守如是而患奔競者多未之有也抑又有甚便
者一為今公卿皆祿位自廣才德自高恥有迎師之

名羞有廉士之間其來長矣今一旦歎之使為國薦
賢宜人人用心而天子必有垂拱無為之安吾又以
閱公卿之才忠信者進私黨者退譬若著之權衡不
可誣也使上無文仲竊位之過下無伯尊攘善之禍
不亦大哉所謂甚便者也然則言賢良可廢非賢良
之失凡吏待之不以禮使之不自重也故禮之不謹
則賢者不出待之不厚則賢者不勸其理然也又曷
為廢其舉哉天下潔己高俗之士為所而發憤憂國
濟世之士為所而策懷義願忠之士為所而赴訴
貪進苟得之士為所而矯厲且夫賢良美稱也方正
善行也方為天下而自不舉賢良始是使今之天下
不得與周漢比隆也古之治國家者有益於用則存
之夏后之鼎湯之典寶周之琬琰魯之大弓晉之闕
鞞衛之大呂陳之石磬和之弓岳之矢離之磬消之
舞衣此其非有通古今之變明王道之本達下情之
塞然而世掌之況在其求人乎故子貢欲去告朔之
餼羊仲尼不悅臧文仲廢六闢君子譏其不仁然則
循名而忘其實失所以廢棄大而恤其小失所以置
患不使有司舉賢良不患賢良無益也

張忠定諡議

太常禮院謚故禮部尚書張公曰忠定太子中允直
集賢院同判吏部尚書曹劄敞覆議曰尚書布衣之
時任俠自喜破產以奉賓客而借軀報仇往往過直
及讀書為文折節受學則表厲明白務求道真至于

古賢之風而神宗聖考知人善任使每盡其用雖專
斷於外而上不疑此其所以感激慷慨能成功名者
也夫英偉卓犖之人固自負其材可以意氣忠信結
而不可以祿位富利取也尚書再在蜀及他路皆
朝廷所倚重或兵荒之餘而言聽計從德澤下流民
到于今稱之蓋君之圖任一則士之報施重不其然
乎自宋興以來且百年言治者甚衆其直己以事上
盡心以撫下生有榮名死有遺愛者尚書殆無與並
為末年以疾害於朝賜不至大位士君子以為恨今
皇上甄德念功使有司追賜之謚而曰廉方公正安
大憲竊以謂無間然矣請從博士之論以充太史之

錄謹議

趙倍質謚議

議曰春秋之議視遠物者見其形不見其容聽遠聲
者聞其疾不聞其舒此褒貶之審也少傅公歷仕三
朝嘗列四輔謀謨之益施為之效蓋多有矣然而入
則立論出則詭詞是以人無聞焉雖推美讓德大臣
之宜亦其天性恭慎然也今太常易名謂之倍質稽
論揣稱竊以為允謹議

卷議

人或言於卷曰吾聞國家錄有功之臣訪其子孫為
將用之若趙韓王寇萊公張尚書者皆謂有功矣何
以反不錄耶有應之曰然吾固疑之必有司失之矣

謂此三功公子孫已著故弗錄耶則大臣有子孫在朝
廷者衆甚而亦錄謂此三公之烈薄故弗錄邪是大
不然方祖宗在側陋時韓王故人也祖宗龍飛韓王
之功為多祖宗有天位地不過數州擅生殺借命號
者相屬也韓王宣其股肱之力強者誅夷弱者臣從
日闢國百里卒使中國為一統修法令章程傳世之
具至今天下賴之以比蕭曹不可謂功薄也真宗即
位日淺契丹內侵兵至澶淵上親帥戎未敢渡河當
是之時大臣蕙蕙憂懼不知所為或勸上避之秣陵
或勸上避蜀漢然萊公扣馬抗辭發憤慷慨以謂棄
中國而去則河北山東非朝廷所有廢興之効危於
累卵矣天子感悟遂渡河北契丹由是遁迹則萊公
之謀也巴蜀再叛百姓凋弊盜賊滿野時尚書受命
治之單車到府城無居民庫無金帛倉無見粟而群
孽在外尚書能安之韓之威而懷之盜賊殄滅善民得
職至今蜀之人稱之若神明不可謂無功也嗚呼方
韓王之時天下地狹人寡財力不足而敢司多然韓
王能以弱為強以小為大今天下地廣人衆財力有
餘而敵國少然元昊叛不能誅也日蹙國百里方萊
公之時賊兵深侵河北再三欲亡大臣懷其謀請棄
中國東師可謂危急矣然萊公獨以為無能為天子
用其一言爾百萬之衆北首奔轍今無故兵不壓境
畏其虛言歲致鉅萬以收威損重方尚書之時乘亂
敗剽劫之後公私掃地然尚書外禦寇內治民克成

不得二字上屬為
引刊本削去非

予字刊脫

厥功今居平地因承平之資盜賊發輒更數十郡不
得殺官吏辱士大夫思不忍言長史以下或開門送
迎其牛酒過兵可哀也使此三公今在天子得而用
之天下不足憂矣今此三公子孫微甚可因此大振
顯以示在位者也曷為反不錄乎吾固曰是有司之
失嗚呼由元昊之叛將帥無功失律者相繼雖或貶
退然皆不旋踵用之矣以此易彼而何有為某聞其
言因竊著於簡為卷議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二

說

雜說

宋 劉敞 撰

善治天下者求之於其身而已矣耳也者所以聽也
 目也者所以視也口也者所以言也心也者所以思
 也手也者所以攬也足也者所以走也凡此數者相
 待而成相須而生廢之則病缺之則喪然而莫相易
 也莫相德也分定故也聖人之治天下能使百官萬
 物如耳目心口手足之不可相易亦不相德濟之如
 一身而天下安有不治哉屠羊說者楚之屠羊者也

雜說刊編作九首
題下首九首二字

我刊編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當昭王之時吳兵入郢昭王奔走屠羊說有功高王
定而賞之屠羊說曰不可王始失國吾亦失屠羊今
王復國吾亦復屠羊吾職已足矣又何賞乎此其不
相德也甚矣所謂分定者非名位有所極人不敢問
之者也清濁中理賢不肖中倫人莫能間之者也譬
若足之不可為手耳之不可為目也故天子憂天下
諸侯憂其國公卿大夫憂其家所任大者憂亦大所
任小者憂亦小非上獨逸而下獨苦也古者以進為
後以退為休勞力者安勞心者憂也其不以利私已
也已故上下一體也憂大者慮遠憂小者慮短故有
天下者其眎百歲猶旦暮也有一國者其眎一世猶
旦暮也有一家者其眎一歲猶旦暮也且逸樂而暮

憂患人情所不為是故天子有百世之憂諸侯有十
世之憂士庶人有終世之憂非獨百姓為有俗也至
于有司執事亦有俗也為國者謹察其俗變之則治
不變則壞不可不慮也然則公執事之俗何也曰公
執事之俗以希世為賢以守道為拙以苟簡為治以
姑息為安以佞諛為禮以雷同為美以希世為賢故
巧斂之路開也以守道為拙故敦樸之節消也以苟
簡為治故政有所不舉也以姑息為安故事有所不
修也以佞諛為禮故忠信之士匿也以雷同為美故
正直之風壞也雖然此六者非忽然而敗也若火之
燒膏若泉之穿石漸之漬之將效于盡而止不盡則
不止方其盡也可不憂耶故及其未盡而救之庶有

已乎然則何不視其不為希世者而貴之富之以抑
其不守道者視其治苟簡者而黜之辱之以進其不
苟簡者視其安姑息者而黜之辱之以非其不姑息
者視其佞諛者而糾之譴之以振其不佞諛者視其
雷同者而糾之譴之以來其不雷同者如此而入盡
其心更專其職內之無秕政外之無敗事亦不數歲
而習以為俗矣及其習以為俗也天下何事之不治
哉今至使國家者委之天曰治天也不治天也抱道
德者委之命曰達命也不達命也凡治國家者在仁
而享富貴在賢今也皆委之天與命者六者之俗不
除曲真相混淆故知其無可奈何者為此言也夫習
俗之人唯見其是不見其非也是以禍至而不知今
不能變後之人其必有任是者乎嗚呼若火之銷膏
可不戒之哉

二

古今不同風化不一帝王之政在謹察其時之俗其
善者敷而悅之其惡者反而新之然後政可行也今
天下之俗其何如哉曰今天下之俗習于機巧急于
財利薄于禮義輕于刑罰機巧習則用不足財利急
則盜將起禮義薄則君子隱刑罰輕則小人肆此固
反而新之之時也其反而新之無說乎曰有欲機巧
之反也莫如尚忠厚欲財利之反也莫如進廉士欲
禮義之反也莫如謹制度行斯三者則刑罰重矣欲
刑罰之反也其要在知人知人者求若人者尊之使

可剛也貴之使可尚也富之使可說也百姓惡有不勉而從之者乎夫百姓者同見利而不見義今且使其見為利不若為義者之榮也惡有不順乎今且使其見為義不若為利者之榮也惡有不悖乎

三

三代之王各有官刑所以然者公卿大夫操事任職與百姓異百姓以勤勞効事為務而卿士以興化致治為責其法不得一也近觀春秋之義責賢者倚責不肖者略所謂賢者固卿士之品也官刑見于書傳者夏則昏墨賊殺商則具訓于蒙士周則多矣今刑罰憲章所以防禁小人揜博淫盜爭鬪毆擊者甚備而卿士大夫其荒謾頗僻傷教損俗者于法無比則置而不論必求其揜博淫賊爭鬪毆擊者然後舉行刑焉彼為卿士大夫者雖甚不肖亦安有為夫市井小人之為者乎苟不為市井小人之為則皆良大夫也而其懷惡頗僻傷教損俗有甚于市井小人之為者反置而不論不亦揜下詳責上略乎是皆于春秋之宜報定官刑以興化致治賢者任責之使夫居官者有畏也亦不待揜博淫賊爭鬪毆擊而後罰之矣則必思正其身以扶世道民如是不亦忠乎

四

古之公族高可以秉國鈞下猶列大夫所以能爾者微教訓服習之至也人之材性賢愚不同賢者可使亞聖愚者可使畏義若飽食逸居而無師保之嚴則

放僻邪侈無不為已今公族子弟雖有說書伴讀類
不能道導開其性假使天資茂異猶不自知况其膏粱
漸染何由振起乎古者太平之世無棄人今公族國
之枝葉也其賢者未嘗効用中下又不養育但令飽
食佚居其為棄之不亦甚乎天下一家四海一法荒
徼山野之士無不並取可謂立賢無方矣而親戚懿
私以嫌不用公卿大夫懷左官附益之疑莫肯任忠
信建言其事幸天下常寧固無可虞若時移俗變或
有強臣跋扈而公族枝葉無權無勇不足畏憚前古
如此可勝言哉夫言且然之勢于未然之時俗必笑
之及其有然恨不早然何可然也魏文帝明知秦所
以亡者無親親之輔而拘束子弟愈于盜賊國不三
紀移于強臣此可謂昭昭之鑒也夫為政之體用兵
之術苟平生未嘗見雖抱智勇或失規矩今公族甚
多位處高賢雋歲出數人令挽民事若其大雅卓然
便借以權柄此與任殊姓異族功相逢矣詩曰揚之
水不流束楚無信人之言人實廷汝又曰有扶之杜
其葉菁菁獨行惓惓豈無他人不知我同姓同姓之
親親其所以然者秉性受體同源異派出于天性而
不可解于心也故公子不去國嗚呼可不念也哉可
不念也哉

五

古太學教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然
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賢材今公

上列傳下非

講道不可曉刊同
後卷集同作誤通
為協

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上者至京官其次任
州郡非復專學問道苟以榮富家貴族耳勢崇力鉅
易以譖道往往據要職重任子有八九嫡庶不分貴
不肖混淆天下常苦官多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為
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為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自
以為有殊功異行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
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為設五經博士隨所欲
學從博士習子間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典
大義通五經四經為上三經次之二經為下不及二
經且勿舉以子道為問不失為上失一二次之失三
四為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祿假
令其父若太父世父官本微也今以其子孫才高自
以高官與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太父世父官本崇也
今其以子孫材下自以小官予之亦稱也人當以言
行為類非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者皆得其人經
義益修矣

六

右者求士先選讓敦樸者欲以勵世矯俗士之應
世求者亦優塞自厚而鄙小榮利是以人懷廉約之
心俗長敦厚之風若不得已而應聘劾力則諤然中
立以道進退何則其素所操持者不近勢利也故古
者鮮患失之嘆今進士猥多自十年以來歲歲增益
州郡所舉會于尚書者常三千以上若盡以為賢是
何賢之多也弊兔置之世不能及此必若不能盡賢但

啟貪競之心開奔走之路非朝廷之美也又懷利干
進互相窺詆發揚其短長或攜手揚袂佻達傲盪無
復處士之態習俗為長不覺不禁必復有西晉曠放
狂譎之敗竊以謂宜令州郡間歲舉進士者取其實
行經學試之如大學曾子大郈三人其次二人其次
一人無則闕京邑四方所賦士之占籍多可令五千
人餘京或五十七人其佻薄無行皆擯斥勿收如此
號為州郡舉進士可矣非進士自舉也夫自舉之與
人舉之所以厲世矯俗豈可同日而語哉今不惟進
士自舉而已至於賢良方正亦自舉也豈不過乎夫
賢良美稱也方正善行也古之當此名者方將高卧
潛處不知羔雁珪璧之聘三四至而遂能起乎今皆

循循然窺顏色求便利而進矣爭門齟指不足論其
情側肩攫金不足況其態鼓腹自鬻不足比其羞無
乃其實與其名不相符哉今世皆知高賢良于進士
矣不知賢良之害于俗甚于進士何以言之耶人有
言曰南域之澤有兔焉可逐而取也彼聞之者必爭
先致力焉然其至也必游手惰農耳又有言曰有鹿
焉可逐而取之也則不獨游手惰農而後爭之也必
將有合業而往者矣則兔小而鹿大故也大進士兔
也賢良鹿也二者皆以動貪利之心而賢良之所動
者多可不慎哉故女以自媒為醜士以自獻為污今
朝廷使公卿大臣舉賢良方正則名實當矣

太守縣令宰民之官久則民愛之畏之不久則威不
下德不及令數移易少及三年者至於善郡或數月
而一改人知當遷懷苟且之心吏見^其上當去又欺罔
之或因緣為姦不可考較如此朝廷雖欲使二千石
宣布教化勢不可得二千石雖欲為朝廷宣布勢亦
不可得而民吏奉承長上又非獨易也或嗜好不同
或寬急異術或趣舍殊路或懲勸相敵期年一變法
數月一易政雖有百心不知所從若不如指鞭扑隨
之豈不可憐也哉宜一以九年為限又須令守宰募
兵滿率者賞之如此則守宰去字民之任而更當主
兵也夫守宰以占民田戶口衆寡為殿最久矣今一
日以募兵為事若不籍流人將安取之哉流人不徭
田畝而為兵守宰貪募賞格必無禦之者不出數年
天下喪失戶口必甚復安得人而充之乎若滿率不
賞則棄信也方欲用兵而先棄信不可為也若滿率
必賞之則欲賞者必多誰欲朝廷交集譏餓之人乎
又守宰守長以權使輕重有所出恩威自劫盜賊生
之亦非也當久耳

書云謀及卿士庶人蓋以通下情慎事機也今天下
之事惟決兩府假令盡得賢智猶當詢衆况人未必
得賢乎夫民吏上書或興建利害朝廷大事可以唐
漢故事令百官雜議議而行之以法洪範往者詔書
有所為或一年或二年或三年或數月之間又輒取

格此皆誅之不審議于苟且方行之時以為萬世之策也事未及半乃知不便因而止之耳故數下不信之令輕損神明之威非朝廷之福也若謀而後行議而後決安得此患乎又頃兵興以來調度不足吏民獻攻戰之策富國之術者不可勝紀高得入幕下猶未軍抑豈無碩畫奇効可施之當世者乎然浮僞猥多善惡不分時議皆謂懲張元吳皓姑息此輩以故扇習更求試用造作怨謗興出事端欲以恫惕主上規取貨利此不可不察也畫禁其端則有情壅塞苟有至者而輒賞之則姦譎滋長宜取所言下賢臣考較驗可用者則聽待詔其不可用者罷之所得詔者或必試用則救近臣問狀若策試時務審無虛偽然

後隨其器用之則留者必自以得上心失者必自不恨今者雷同一槩無所玉石或長材異謀不見旌別雖被國恩猶以為恥其庸庸者則又過幸或私相假借文字竄竊姓名或密從左右剽取前人所上書已嘗奏御者認為己有所以規中上意百端千緒不可不察也其言興利除害者類無遠識以措克為智以斂怨為德以一切為便以米鹽為能有司乘之輒為行下於國未有毫毛之益而于民有丘山之損此豈可持久哉凡若此類尤宜與衆議也議必可行之議之不可奈何行也今朝典非無議事之典也所議數事而已誅大臣則議之謚大臣則議之皆有司成其文而郎吏以下唱唯而已非能有所指發異同也而諸

近臣輒移疾自便不赴其期如此孰與不議也名存

實亡何蓋詩曰詢于芻蕘芻蕘猶可詢况諸大夫乎

又諫事丞相下九卿卿下州州下郡郡下縣縣下鄉

百工說

百工之事聖人智也百子之術聖人治也百工殊智而同巧百子殊術而同治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鑿金以為刃凝土以為甌鞣革以為韋合異以為績甲欲其堅也刃欲其利也弓欲其規也矢欲其直也其意外馳其務相及其智不一能并而容之并而任之者司空也或為楊或為墨或為刑名或為縱橫或為道德或為法術為人欲其棄己也為己欲其忘人也其意亦并馳其務亦相反其智亦不一能并而容

之并而任之者聖人也故司空氏得其人百工者咸安其職勉其業居其次司空失其人百工者起而相時之好惡以巧相傾以利相排以說相勝聖人在上百子者各輸其術陳其力守其官聖人隱王道廢百子者不得其用起而祭時之治亂深念而遠慮之以智相多以學相非以法相厲天下於是大亂人自為教家自為治則上無聖王而使人不得其材賢者在下而業不試故也著之其書傳之其徒以謂若已而治矣此一官之事一器之用譬猶鳥之可烹蠶之可織使相易而不能行矣其淺深度量規矩措置適其所宜而已矣揚氏思天下之亂以為亂生於利彼也故為我墨氏思天下之亂以為亂生於私己也故兼

愛申韓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民分之不定也故
尚刑名蘇秦張儀之徒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患
難之不排除紛抹之不解也故為縱橫莊老思天下之
亂以謂亂生於多欲也故教以清淨陳仲史鮪思天
下之亂以為亂於貪曲也故教以廉直許行陳相思
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逐末也故教以稼穡孫武吳
起思天下之亂以謂亂生於不教民戰故立兵法此
皆其美者也是以言之或相損也或相尚也雖然尚
之非也損之又不是也聖人者立數子者得其欲而
言止矣故言者生於不用也術者生於不試也言而
皆得其用天下安有言術而皆得其試天下安有術
故仲尼之門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

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聖人之能盡
人之材也知人之能止其分也使治天下亦若是矣
使世而無仲尼德行者或為老莊或為陳史言語曰
或為秦儀或為惠施政事者或為刑名或為法術故
曰非百子之害也無聖人之害也聖人不息王政不
滅百子者不起夏有天下四百餘歲傳之裔裔有天
下六百餘歲傳之周聖人治之仁人接之百子者不
待作周有天下八百餘歲文敝極矣仲尼生而無位
百子者紛然而起由是言之百子出於周衰也周之
前固未有也及至今之時道無所主治無所出學者
喪其性而萬物失其體而欲復三五之治何可得哉
故曰世之教必鄉原也相悅以名相飾以利而已矣

世之所向而為之世之所背而去之因主為操因俗
為度因偽為禮滑稽而無法誕漫而無家世之敬必
鄉原也鄉原不及百子百子不及中庸中庸者聖人
之治也堯舜所以君也周公所以臣也仲尼所以師
也子思孟軻所以救世也惟仁人能知聖人子思孟
軻之謂也

說犬馬

由漢以來苟進言於天子無不以犬馬自予者嗚呼
犬馬之賤誠若是甚矣使夫治國守道之臣進以義
退以禮而犬馬之說不已貶乎使夫亂國偷容之臣
進以利退以利而犬馬之說不以僭乎今夫犬之為
為人用也不過受一器之食然而外則有獲獸之功

內則有禦寇之猛斯可謂適其材矣今夫馬之為人
用也不過盡一鈞之芻然而外則有兵戰之捷內則
有馳獵之奉斯亦可謂適其材矣故功著而利不益
身動而事不官此雖廉能之士盡瘁不惑何有能過
為者夫亂世偷容之臣享五鼎食萬鍾非特一器之
食也高堂華宇寵章美服非特一鈞之芻也挾虛譽
而邀利竊主權以移國外之無獲獸之功內之無禦
寇之猛者世不可勝紀也所謂功薄而罪尤身利而
事害如此何以自比犬馬邪且吾聞賊臣之喪國矣
未聞犬馬之亂世也誠使桓靈惠懷之君其左右前
後盡若犬馬也則天下何喪焉故吾以謂亂國之臣
其不若犬馬未可以為比也用貴儼藏之謂讓用賤



儼貴之謂僭，然而以彼亂國之臣而比犬馬，吾見其
僭不見其讓也。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三

書啟一

擬朝廷報契丹書

恭聞大契丹皇遣某子遺朕書告將親伐元昊朕不
敢聞先帝割靈夏五州之地封李德明使奉托拔之
祀編族宗籍以寵其姓尊官貴爵以養其身厚賜重
祿以足其意丹書鐵券以堅其信德至厚也澤之大
也曩者元昊不思先帝之至德忘其祖先之勤苦因
中國累世之賜予以煦沫其人民遂扇搖種族造作
名號略劫郡縣西邊苦之當時公卿大夫皆曰元昊

托拔到本亦拓跋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所為大惠不道朕不得赦故詔邊郡厲兵馬為士民
之衛絕其屬籍削其官爵以苦之而已然皇帝遣使
再來讓書隨至以為起殘民之伐無忌器之心邀開
南之地求二十萬之賂朕甚憊焉以皇帝之書問公
卿大夫皆曰地者先帝所有不可輒移二十萬之賂
在中國秋毫耳不足愛惜以絕驩心故詔有司如皇
帝所諭今西邊之吏將帥和輯兵械益修財用大足
元昊數至攻無所利掠無所得智窮變索甫求納款
使者再至朕未許也而皇帝欲躬御師徒深涉其境
意者儻有他故以怒皇帝之心不然向也全安之今
乃破毀之乎且元昊中國之畔臣皇帝之尚主也朕
將勸之行則是以疎間親而不忌器也朕將沮行則

是失計而養畔也其伐其不伐皇帝自處之朕不敢
與聞攻城下邑歸之彼國係虜人民歸之彼都輸獲
珍寶歸之彼府朕不以破元昊為幸亦不以不攻元
昊為怨守先帝之約全二國之歡不亦可乎皇帝勿
疑譬如交趾雲南有為不順朕詔有司討之豈以此
遠煩皇帝哉聞皇帝行獵西北苦寒之地自重為望

與吳九論武學書

前此有人自京師至言朝廷制作武舞教之庠中者
小人竊喜以為太祖太宗功業軼三王德厚侔天地
而廟樂未立雅頌未脩公卿大夫乃宜冬不裘夏不
葛而日夜謀之所以使名聲洋溢與萬世無窮百姓
有以詠歌四夷有以觀聽也而闕然久功烈掩塞

是以天子感焉而作樂崇德以薦之宗廟肆之上帝
矣周室既衰管絃之書遂亡于今千歲焉而吾徒乃
且復得閱其蹈厲親其文物是千一之會也以足下
方為學官所以欣然奉書求粗問制度亦欲夸動下
國奮揚輝光今辱來訊乃知傳者之悞而國家自以
邊鄙未靖故立武學以校驍鷲之士孫吳責育之倚
小人失望又重感歎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以教化
者莪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詩書禮樂其志文
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鬪爭之聲猶其懼未也故
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執度其信壹以待人故
曰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民之所底而無貳心是以
其教不肅而成其政不愆而治魯未聞夫武學之制

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按劍而疾眦
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而動之以利其
可待不為其容乎其為容可得無變其俗乎吾恐雖
有智者未易善其後也而况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
員本之不知教化其寢弱矣夫戰國之時天下競於
馳騫於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
議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由是以薄禍亂猶是長學
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辨也若之何其效之且
昔先王務教胄子以道而不及武者非無四夷之患
誠恐示民以佻也今既示之佻矣道其已乎四方之
人何觀焉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歟吾所甚惑也
足下書曰時事日新恨不我見此獨非新事乎吾既

見之矣故聊以裁答

答進士潘起辭不為師書

某頓首秀才足下前日吾子有辱於某聞吾子稱摯不敢見也辭不獲命既已已矣故使從者以書還摯其雖未得識吾子之面然亟與鄉大夫執政者游其論是是之秀必以吾子為最譽信莫於鄉黨故某也始有願交之心今吾子乃幸過其門而諭以書是使其內待所望而外有以託於交也夫信於鄉黨之信固信矣猶之信於人也未若信吾之所自信為信於已也是以因吾子之書而審求之則夫不自多以年不自足以智不自憚以力此君子志士之所尚而某也方得法於吾子子有何望師於我哉或者人有以

不肖欺聰明歟吾子之聽有時而過歟忘其所謂寡於世者矜而闕之歟燕王之尊郭隗是也不然師之道甚難何願於不肖夫古之人既樂於育材又重於為人師既悅於問學又慎於待已師師者聽之者也無拂師者則之者也無違無拂者君事也無違者親事也古之人兼君親而奉之未嘗易於師師亦不可易也某常詢此不敢易於人亦願吾子不失易於人也道德之師深而約章句之師雜而競文字之師辨而夸今吾上愧於道德而下不願為章句文字然則吾子何求矣哉吾子亦謹用其志毋怠所事道德將自至某也不足以司進退吾子察之某頓首

為伯父作上范叅政書

某月某日某官某再拜獻書叅政諫議蓋聞小人之
事君子也盡心為耳矣事可陳雖私不嫌也言可出
雖踈不避也忠信故也今某願有錫于閣下不敢嫌
其私亦不敢避其踈願閣下聽之人皆言曰執事好
善恐不及用人不求備是周公以來一人而已夫好
善恐不及則士樂歸之用人不求備則世無棄材宜
乎小人之率胸臆舒肝胆于左右也某之獲私也非
一日又嘗得為屬吏又嘗得預于荐論以某之不肖
也而見信于執事故親戚為某酌酒而相賀朋友為
某易貌而改覘然而某之意獨不自幸也何則當是
之時執事猶在外故某非敢望伸于人也十年于茲
矣今自執事之贊天下之政也善無所不升能無所

不用某也竊不自遜以為奉令承教亦幸無罪非敢
當執事之首舉也其亦庶乎一之後而及之乎其亦
庶乎再之後而及之乎其亦庶乎三之四之而及之
乎今既不獲矣意者某之愚不概子心心耶抑亦稟
老不足以任事邪抑亦不肖將有讒惡之口間之其
中邪自非然者執事豈輕昔日之舉而重今日之賜
哉然而不言其乃使人疑夫執事之遺忘微賤乎其
無乃使人疑夫執事之為人不以誠居情乎無乃使
人疑夫執事之不自信其信乎是故事雖私不敢嫌
言雖踈不敢避此小人事君子忠信之寔也願執事
察之某又聞趙文子之相晉國也所舉而用者管庫
之士七十餘家夫管庫之賤而文子不捨者考其素

行有以效其將來者也。故能成其功。仲尼曰：如有所譽，其有所試。今某則自謂見譽于門下矣。未見試于門下也。執事如不忍廢文子之意，遺仲尼之義，則某也願竊自比。管庫之士，豈獨某幸甚而已。抑四方之人，將大有悅執事之不遺微賤者。為干冒威重，不勝戰恐。

上鄭資政啟

邈遠符光，亟遷歲籥。晞虹蜺之陰，耀渴江漢之清流。心如旌搖，訊將雨絕。伏惟坐鎮南國，翁寧禧恭。以某官稟靈山川，為世梁棟。邁一德以齊俗，含至誠而協中。往者董正武經，眈參公鉉。折衝出於樽俎，威令被乎夷戎。茂功越成，優詔均逸。雖帝克四岳之任，下統諸侯而姬旦九戩之詩，成思袞服。矧惟注意，固亦匪朝。聞於知人，幸茲守土。哉陶鈞之遠，及趨榮戟而無緣。仰冀上為廟角，益綏福祉。

與知府龍圖啟

右某仰止英輝，藐為陋國。獨恪君之軌，掌尊奏記之羞。池非敢自殊，誠獨內愧。何德宇之寬裕，猶雅故之勤隆。眩損音題，開諭蒙蔽。於傳玩而無數，輒蔽奔以為榮。伏惟某官積學淵通，扶義個儻。以功業而為任，急名教以濟時。仁政所加，休聲之所。偃善民得職，獲俗之草心。天下想見其風，主上方倚為相。敢希慎重，以塞其聰。

與知府龍圖啟

右某久違符光寢易年喬方遘閔而潛處絕奏記而
自通馳精榮靡萌各心曲伏惟坐鎮多暇味腴積中
恭以某官改為吏部文入聖奧紹先覺之逸軌含正
始之古音清德鎮浮休風偃俗試明堂之良幹亦太
室之元龜曩者典領大農總司邦計憂思獨遠謀謨
至深暫違近班求全而或毀旁詢餘議皆仰而益光
預彼介藩豈淹人用緬冀俯頌炎煥倍願復興

與許州龍圖啟

右某伏蒙迂念舊治寄聲下寮在議尊之光誠有餘
裕頌襟鄙之質非所勉任竊承拜節便時消日樹政
去思未解係教復新雖巖石之瞻以淹遠致而方面
之守可謂允懷某近馳悃誠諒布聽覽悵雲霧之益

驟遠坐隅惟燕雀之依仍在宇下敢冀為國自重少
副區區

與滑州龍圖啟

右某願游藩籬望見風采幸被外臺之檄當扣大府
之嚴接浙于行趨塵在近伏惟綏萬夫之政道六氣
之和德業優優吉祥止止矧開膺鎮圭之名修卓馬
之朝舍人治裝方隆相漢之望霖雨雷象即頒命說
之篇仰冀上為倚毗倍寧寢處

與審官龍圖啟

右某緬違英表荐易流陰百憂忘生殆無視息之意
三年俟放獨作羈孤之臣雖辱賜環猶弃居郤貌漂
淪而是懼嗟僻陋之見容簡記差池精爽飛越惟雅

素之甚厚冀神照之未忘近承雍容清嚴左右顧問
矧導和之有術固錫福以彌冲恭惟某官賢業幾深
德華彪蔚宿負致君之略况多正始之風宜處弼諧
益觀治象諒在匪伊之夕即頒誕告之書某過被詔
函遠分使指趨階符而尚遠搖心旆以增勞冀順天
和允副時望

與經略龍圖啟

右某啟伏審升榮內閣臨統西師圖書之淵固歸德
望屏翰之地宜在偉人實亦朝廷之華豈伊交游之
寵伏惟某官猷為英亮神檢邃深直清播於當時功
烈效於已試猶屈方面之任寄外禦之憂儻周九命
之崇尚先作牧漢三公之遠必更治民訂之與情又

可前賀某叨膺符守往維治規自顧空疎竊所欣預

與知郡屯田啟

右某僣伏高風想見英采狗擊餅於吏局絕捧謁於
賓閣過辱流謙特迂華檢約荷勤渠之眷祗舒鬱結
之懷伏惟某官偉度淵停敏材鋒出方摠遠到之藎
以極冥升之基豈伊近藩久淹令望冀慎衛生之術
少寬引領之懷

上叅政諫議啟

右某伏觀却報竊審某官光被衮俞毗參大政貳公
演化方葺太平之風問世得賢實快其瞻之望恭以
某官德輝華國智畧該時經緯之氣甚高王霸之術
獨茂施之為政卓爾絕倫固宜主上極注意之求朝

廷期近禰之美豈獨不賓之虜未康之民偃薄乎威
聲滲漉乎仁教其職居守王禮絕沒階仰跋虹蜺之
光俯同燕雀之賀

上樞密諫議啟

右某忝預縉紳之後得游化鈞之中洒濯至和奔走
賤事以謂竿牘之禮不足以自通然其燕雀之誠則
深於預附惟均調玉律燕翼天猷神明降休福祉如
響伏以某官具體元哲炳靈茲高蹈先覺之英規蘊
庶幾之賢業所以經國尊主扶世導民莫非正始之
風以趨大中之極功德並茂輝光日新故出胎价藩
則萬夫悅服入贊上樞則百工咸熙蓋折衝兩楹之
間而寢兵萬里之外上方博采輿詢稽合懿經將正
富人之封母^缺在庭之望敢冀上為宗社精調寢興

上樞密諫議啟

右某伏審某官光膺詔冊榮貳樞衡伏惟慶慰恭以
某官德重國基道隣聖奧用經濟為已任以忠肅得
士心致君之規期於熙盛康世之度實効憂勤下推
具瞻之謠上揆可久之業所以增重宗稷覃化翔南
時論翕然僉進斯在下之日海內寫懷皆習聞於訄
謀已想見於風采伏惟三后之治高並義軒四輔之
賢今得伊邵太平可翹足而待盛德方隨沅而據某
忝聯其寮慶覩休過莫諧^班賀但極離心瞻望符階不
任抃激之至

與龍圖諫議啟

郭... 同

右某近修賀牘輒枉嗣音仰厚瞻之遇隆撫悃衷而
增感伏以某官道濟聖壺名聳朝端入贊靖淵之謨
出寄蕃宣之重聲猷絕擬功業並崇而雅素不忘勞
謙益甚夫以教化為任必敦愷悌之風仰詠誨言祇
欽德望尚阻侍前之便更深引領之懷伏冀上為廟
祧倍寧寢履

與龍圖諫議啟

右某倥偬官曹淹留荆楚地處南海幾絕馬牛之風
知慙小夫遂忘竿牘之禮永唯僻陋無以奮飛近審
賜方氏之書急追鋒之召僉允屬柄任必歸遠方
傳聞通夕載抃矧以某官智窮精稔學富淵源處經
事而皆得其宜主盛德而不牽於俗聖朝所以簡照
多士所以推賢名澤並流功業已試方旌華國之望
以正富人之對敢冀上為倚毗倍寧寢錄不任懇懇
之至

與知府諫議啟

右某睽遠德符淹留官局維引領而繼日念置郵而
曠時迭聽風聲坐慙孤陋詠偃藩之多暇益專氣而
考祥伏惟某官高度鎮浮遠猷濟俗明見秋毫之未
智均輟轂之流舉無遺功謀不失利管商強富之策
國用以饒申甫蕃宣之材上心攸屬矧况最七人之
近列樹千里之林風試之治民肅侯不樂於居外倚
以為相漢帝素察其深中方期促裝願必加愛棲仰
之抱一二罔伸

與參政諫議啟

右某啟竊觀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俞眈叅大政天下幸甚伏以某官德為柱石言合典謨蕩正始之徽音敦致君之遠業憂民維切奉已甚微退讓形乎其察直清見於行事文畜貳公之望果膺補袞之求況今強虜凌遑疲氓失職實須迪哲太濟群生追太古仁壽之風熙先帝文明之治功業甚盛指揮可期某忝分外官親覩嘉會雖罄得賢之頌尚稽賀慶之儀瞻望符階卑情不任踴躍之至

與知府內翰諫議啟

右某伏承偃息近藩將明盛德雖本朝之望士論缺然而方面之安民謠藉甚伏以某官學猶天府道幾

臺刊作漢

聖隣謀謨之淵深器幹之英亮卓犖當世翺翔昌期固當調玉鉉之至和責袞衣之繁寵輟處外屏猥同衆入福潤之流限以千里恩教之遠局於萬夫甚未稱致君之姿且將有邁渚之詠過歸可佇葆毓是祈瞻望軒墉無任懇款之至

與中丞諫議啟

右某竊觀邸報伏審某官光被僉俞擢領風憲伏惟慶恩恭以某官清修方潔妙慮淵深智出千人之英德居四科之首所以潤色玉度光輝朝端後進得以承風天子倚以為相歷金臺之祕近專內治之浩穰到皆有聲政在已試猶且眷上卿之府國休所崇惟此又之班朕命宜允龍先駢委風采昭融盍徇既之

恩以開獨諧之漸某効官有局趨賀無期仰跋虹蜺
之光俯同燕雀之慶

與知府諫議啟

右某^此者銜命荆州假途會府揖虹蜺之絕炎聆河
漢之緒言沃如清風祛此凝吝矧以重鄉松之愛厚
宗姓之盟宴有加邁禮常異敷迨啟行於南浦復延
餞於麗譙感著審深改戀何極涉始秋之餘暑長芒
刃之新斲理解居多天均自若伏惟某官炳靈南紀
挺德中朝明白球琳之姿深閱廊廟之器輟從星闕
超踐蒲規尚歛望於符階暫吐金於江表豈誠優於
共理抑將試以治民固應匪朝即有寵拜幸慎葆光
之術稍寬引領之勞懇款于茲敷陳奚既

與知府龍圖諫議啟

右某祇膺明命再陟東曹捧綸綉而若驚感風波之
可畏積薪相襲後者居先居產復歸齒其嘉長矧外
無尤異之績內乏左右之容舊物猥還衰顏自哂且
夏官之屬甚貴書勲賞典之行皆或盟府亦宜得清
通之智英敏之才豈但滯姿可以虛受此蓋伏遇某
官至誠推士閎量容人深感彙征之非辜仍憂屈殺
之無用齊素為紫庭幾三倍之賞燕馬非良忽增一
碩之價仰銜異眷但刻深衷收功桑榆願激昂於壯
節誓心金石期慷慨於當時瞻望符光豈勝懇款

與知府資政諫議啟

右某伏審某官暫解樞衡出臨藩屏本朝注意雖均

迺而優賢蒼生具瞻仍矯首而缺望竊以某官比德
伊管致君勛華謀大而志深器遠而任重借籌帷
單化邊荒甫臻偃武之規亟辭執事之柄功高而不
與道隆而從汙穆然清風衆若白日昔吉甫有徂齊
之駕人詠其造歸周旦挾居東之疑王思於新逆食
俞久洽登拜不遐伏冀上為廟朝倍寧寢處

永興到任謝宋承旨啟

右某啟肅將命書臨署吏牘覲是空疎之質寄以會
繁之區方地數千連城累百內修民社之政外摠兵
戎之機僂佻事為經營分表力非其任智不迨心此
蓋某官雅懷并容餘論推假不遺三益之素使就一
麾之安願恐非才終無云補冀因德輝之及猶有暮

月之戎方阻披瞻昌勝銘白

與知府侍讀給事啟

右某驟遠德輝遽彫月彩以瑣旅之無暇曾奏記之
後時伏惟鎮撫一方翕寧百祿竊以某官材為世傑
智則吏帥優游上前之嚴裝徇天下之望出守近輔
甚缺乎氏墀入毗大鈞方缺乎帝賚敢冀倍寧寢食
仰副俞詩

與留守資政給事啟

右某伏審某官諏詢殷且臨撫別都伏惟慶慰竊以
某官贊襄大猷登翊元治名澤純粹而並茂規畫昭
衍而無疆簡詔自天均勞于外伊王城之開與總官
奮之中教深寄股肱保釐郊甸福潤之博布山川而

交流鍾重之威參九鼎而特固上采古事下聆金謀
蕭何之居關中尚躋相國周公之在洛邑亦有袞衣
將副其瞻豈云曠日敢冀順倚毗之眷敦葆輔之才
瞻望符階不任頌戀之至

與知府侍讀給事啟

右某屢馳短記恭詞下風惟蘊暑之戒辰方前旒之
取道清塵勤止泰宇晏然竊以某官德昭聖鄰學該
天府悉居顧問之地積負弼諧之瞻居陪介藩大翊
邦甸曾未入境黎俗欣望而已多承惟簡心策書延
登以斯逼伏冀俯順時序精調寢興

與鄆州給事啟

右某啟伏審寵陞禁璫改鎮瀕甸雖巖石之澹尚猷
時望在股肱之寄誠出上心素辱顧憐伏深慶抃竊
承遠驅王節倚壓楚郊望清塵而匪遙越賤事之有
守莫階超見但極勞心恭以某官蓄淵通具體純
粹脩治世之具具於編紛抱進辰之資合若符契密
籌帷幄之策大鎮邊境之虞成功甫施均逸居外止
袞衣有遵渚之感本朝多注意之動雖于藩是崇實
宰政斯在仰希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與資政給事啟

右某數被簡書載驅道路瞻榮戟之邈若曾竿贖之
闕如內訟真煩交馳神幹伏惟欣醇專氣徐教寧民
宜慶祐之方長茲德符之永同恭以某官秀出人傑
卓為國華體貌著於上心利澤見於天下豈其局迹

千里卷懷一時信將振芳風於清塵恢宏業以濟俗
尚冀良食益符具瞻

與知府給事啟

右某沿牒旁郡者親京師深惟便私之行蓋蒙錫類
之賜重迂駟馭臨餞郊亭貪恃厚恩忽忘淺量至于
昏醉有覲跡瞻雖高明之見寬宥寤寐以自訟伏惟
聽覽多裕吉祥來寧某驟違後塵甫越數舍引領馳
戀向風增懷冀養環中之和庸慰天下之望

與資政給事啟

右某睽遠符階賀遷歲律康薄書之鮮暇脩魚素之
曠時惟寬度之過人固恕情而容物側聆布宣詔教
俞受多祺伏以某官柱石之材龜玉之寶由中庸以

希聖推盛德以鎮浮頊嘗贊襄萬幾焜耀三府方為
霖以賜冊邊均逸而作藩近輔陪京之邦寔繫福潤
明堂布政之地方藉弼諧幸保綏典允符禱頌

與皇甫給事啟

右某啟為依竇隣時假餘潤未有及民之德過竊增
秩之恩此蓋某官素加陽秋曲厚風義使疲蹙效負
屏虛蒙榮重煩咫尺之音深諭勤渠之意愧當雅瞻
增饒鄒睭方擘舟以啟行阻詣門而取別伏希上為
朝社精詞集興瞻望之深非筆能究

與知府給事啟

右某恪居官次跂仰符光達於期會之文曠具竿牘
之禮伏惟臨一都之會據千里之邦博樹休聲解寧

福履恭以某官醇文貫道高義鎮浮騰膺敏之徽聲
挺中和之正氣功業已試議論有餘聖上之所簡心
多士莫不推美論股肱之郤孰若天中次承弼之臣
僉曰舊德即期入輔以副具瞻敢冀上為廟朝精詞
寢履

與知府給事啟

右某聞者于後忽焉累旬奔道路之孔脩淹簡書之
多畏心繫幕府思如風旌伏蒙迂念空踈親貶教誨
一字之重同比於袞衣八行之勤本施於敵體非此
賤陋所宜捧承恭審燕處超然第祿綏正且感且慶
以晝以昏竊聆道路之謠鄉士之論以謂盛德素著
宜遂就格天之功而方面本輕不當屈致君之量深

恐大珩亟還中朝實惟僉俞敢不私喜某飭駕還郡
拜塵有期更冀上副倚毗倚加攝養

與給事啟

右某恭沿使檄就省親闈還軫近郊復現星符之采
趨風上館再聆月旦之評慰抃交深指陳罔究

與許州知府給事啟

右某肅承朝命開決郡條屈首受書不能半古彈冠
充賦苟利及親幸試可於上前辱推恩於券外叅民
社之重居條吏之先曾非所宜何以自強此蓋伏遇
某官陶冶庶俗熏蒸太和不欲寢昌之朝而有退處
之士使得奏薄伎以自効相諸侯以協恭受賜甚多
敗射是懼然而土宇所及掃聲相聞譬若層雲之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必及庶草冥海之浸莫遺近封用此而言知免於疾
顧守恪居之律阻脩趨見之儀瞻望符階飛越神幹
伏冀上為宗祏精調寢興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四

書啟二

與沈丘仇香秘校啟

右某頃賴英鑒共登賢書私喜邂逅之逢矧瞻顯昂
之表遂駕判別驟荷記存緬佩玉音茲攬心府伏承
履肅霜之序味粹道之腴第祿用寧啓處自若尚賒
歎會益冀保和馳企之悚敷陳固究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屬因便道幸得趨風幕府容賓里人投館識恩
顧之加厚愧微賤之不遺迨茲啟行假以後兼且復

宋 劉 敞 撰

貶損手澤稠重誨言雖小雅之序絲縷亦古人之稱
樂易曾靡遠過曷能弭忘伏惟某官純粹含章直方
鍾美上求至治之術下察當世之宜裁成大猷鋪緝
元化顧均勞而居外暫握節以陪宗周公處東還踐
赤鳥邵伯分陝入為冢卿矧在稽古之朝方增近衛
之望聳聞僉議大憇與詹敢冀益慎寢興少符禱頌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伏以景近極而就長律湊陽而復本候雲備歲
布始紐邦恭惟某官德茂帝臣義均國體正氣翊物
備四時之和盛功格天宜萬福之報及群陰之滋損
諧衆望之僉俞光華本朝陶冶元化某素依教育密
在恩輝阻慶下塵馳藉重載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託於一官邈若千里雖復蒙福潤之沾洽僊德
風之清冷固能奮飛祇益固陋竊惟撫寧黎俗翕受
祺祥恭以某官投袂中朝藩屏方面名澤純粹功實
輝光上有同心之辰下多注意之顧宜宜淹久京輔
裴回袞衣改開瑞節之選大憇巖石之望敢冀仰為
宗祐俯和寢興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宿官甚賤僊德素深譬猶處鉤範之和清江海
之淵日以蒙益忽不自知又逼簡書之榮重稽竿牘
之闕豈意假借光寵慙渠誨言歲以為榮服之無墮
伏惟某官希德聖域稟符元精蓋上天所以保佑國

家而聖君有以康乂民物功著廊廟澤遺昆叅讓而
作濬靜以鎮俗雖齊侯賜履王室是毗抑周公處東
人望猶猷側慶玉堂之冊復還金帛之司敢冀為敷
求益加保攝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伏審某官肅奉制書臨撫近鎮伏惟慶慰竊以
克命四岳外總諸侯周逮三公出倡九牧蓋社稷之
衛重而股肱之寄深恭以某官德度招明器宇淵博
同嘗歌九功之美贊萬務之微均逸彌年注意在上
仍徘徊於方面益宣布於善經南山巖巖猶缺乎士
望華鳥几几方兆乎公歸某密附慶陰阻脩禮賀瞻
望台屏不任欣抃之至

與判府相公啟

右某游於陶鈞之和漸於江漢之潤蒙德甚厚依仁
之深未嘗自通門闕望見風采輒若數舍忽如異方
伏惟翰中和之精膺元吉之報恭以某官翼亮淳治
弼成茂勲格於上天簡在明主以謂肩濟民之術者
不宜虛當民之封立長世之業者不宜缺當之望必
委政柄大為享先致開時谷跋俟冊命敢冀上為宗
祏倍享寢興

上致政少保啟

右某矜遠門墻差池歲月頽轅下之句從蹈海濱之
阻函竿曠頗踈形影相媿伏惟頤神浩素綏履康寧
恭以某官邁德濟時建功扶世躋蒼生於既富從赤

松以自居明哲保身進退中道振高節於頽俗有大
庇於斯民蓋周公明農宜加金舄之禮魯侯俾壽必
有鯢齒之祥某早辱重知再為屬吏坐遠熒煌之照
尤深跋戀之懷敢冀仰順時和俯凝福祐

與通判國博啟

右某祗奉詔函來臨治所屬官舍之初定加簿書之
易迷曠於置郵固以生媿遽捧寄聲之問粗寬引領
之思伏承宴處自如吉祥萃止願微官之見縛下高
會其未涯仰冀葆和少紓馳想

與隣州通判啟

右某肅膺朝命分貳藩條媿治幹之不復欣提封之
相接伏惟某官識精以敏器閎而深固為群吏之師
矧最諸侯之選河海均濶誠有望於餘波爵里自通
尚無從於良覲敢希善音庸副傾瞻

與潁州知府少卿啟

右某伏惟某官英氣翔中德符灼外膺帝衷之深簡
蹈玉燭之至和順履三微翁寧百祿某久依餘潤阻
慶高閣馳望清臺罔勝欣頌

與漣使太博啟

右某伏審循覽屬封言還計府跋涉之遠炎涼既遷
惟愆息乎至和因綏凝乎多福某恪居賤局仰庇洪
麻曾不獲履幕下之清塵竊座隅之餘論感逾秋實
搖若風於伏冀上念簡照之隆陪精養氣之術

又

右某伏以

右某伏以 審其官庸分威節出建澤臺伏惟慶應恭以
十二牧之分上公虞氏六百石之拜近法漢朝必皆
識度深沉明望英特矧屬昌且允惟得人竊惟某官
智析秋毫明極水監經國之具足以垂將來富民之
謀方且寬當世欽若春東總茲利權列城鋒觀下吏
健伏某猥以無狀幸而忝負尚依樂易之風庶逃逆
死之責阻修趨見但劇頌唐敷冀奇神少符引領

與運使啟

右某伏以 流先祖暑戒三務於幽詩涼風告寒臨上
官於神醫恭惟某官將明威德宣布善經政優優而
洽聞祥止止而來萃其恪居有局走見無從伏冀順
蹈至和丕凝多祐

與運使度支啟

右某啟 執別未幾懷賢實深良由相照之意多自使
仰高之誠盡通煩流問益愧攝謙兼審跋涉修塗接
循屬部吏民瞻德固已澄清戎虜懣威逆皆警服方
奏膚公之狀亟升上笏之勞更冀節宣用寬企佇

與兩轉運啟

右某幸 公使擢得者親聞祇畏簡書亟還官局荷仁
恩之錫類欣德宇之庇身延仰宿闕增搖心旆伏惟
布宣詔指禽受春祺竊以蹈絕人之資振希世之畧
所到皆治好謀有成國器卓然士論咸在必將濟深
巖之地書尤異之勳鋪張嘉謨摠發妙蘊伏希上為
簡照俯凝粹和

右某啟

與京東兩轉運啟

右某啟比緣親嫌外領藩守三換歲籥再更使符未
有惠民之稱而當進秩之寵此蓋某官陽秋素及風
義相先飾短為長樂善無厭使迂疎之質濫蕃衍之
思矧高依外臺自力方面仰止德望宸逃噴言欣聳
并深敦述寧喻

上太尉相公啟

右某猥以冗鑠之材叨當剡舉之任亟承詔旨行跡
蚩鄙屢有奔命之勤久殊奏記之禮內惟懦節素守
重知既未有以報恩復無緣以進而改瞻門下戲階
肩間狀惟某官寅亮國經緝熙帝載及功成而自引
緩眉壽以歸居昔之折衝兵戎或不出尊俎之表偃

歲刊

息里第亦大建藩垣之威又况盛德絕倫遠猷蓋世
畫一之規素著可久之業甚修朝野具瞻神人致喜
勺芒賜秦穆之壽豈止九齡燕伯昨成周之功必逾
百歲仰希自重下副禱祈

上樞密太尉啟

右某伏審光被朝會寵專武柄伏惟慶慰竊以樞機
宥密之地惟幄靖淵之謀外張皇於六師內弼成於
萬務化參維斗爵列上公昔惟其人今觀斯美伏惟
某官體統粹之德蹈中庸之方練達前後經緯當世
治民之效甫就於升平華國之光夙彰於無外然而
推季未正功次或差主上所以簡衷士類所以引領
果膺微命以豁具瞻俾夫牧馬絕於幕南奇兵成於

歲刊

堂上是為武德定曰烈光某辱頌聃之素深荷陶甄
而期久徇眾增喜望夙馳懷載笑載言倍百常品

上太尉相公啟

右某近馳榮福幸叨侍鈴何茲髦髦之誠遽辱
辱之海原公尺牘傳以榮家魯史一言寵於華表仰軒
墀而尚阻銘碑琦而不忘恭以某官國器淵深天村
特造以東濟為己任用志肅合世資協德股肱折衝
惟懼訐誤底績既指期而大平成功不居遂億藩而
矣輔昔司以二伯信九牧克命曰岳絕諸侯古今之
典靡殊中外之寄兼重然而鴻飛遵渚且無信處之
則帝曰雷庸方盡迂衡之望故冀上為宗祏精刻履
典

賀上夏太尉啟

右某竊觀邸報伏審上樞太尉寵被帝俞入專兵柄
伏惟愛慈恭以某官元精鍾粹建哲秉英經緯之氣
甚高王霸之畧獨茲討誤萬務則庶績熙成訓齊六
師則遠戎震盪功高往牒德簡睿表惟茲宥宥之幾
竇任英傑之用折衝惟怪成算廟堂上有同心之歡
下增億草之望休期所屬有眾所瞻某忝效一麾綢
繆上府雖罄待賢之頌尚稽進賀之儀延仰符階再
深踴躍

知承興半謝兩府啟

雍州上腹見稱前史秦地四塞實雄諸侯至於人物
車甲之饒風聲謠俗之盛擇守未易得人為難豈有

抱空疎之姿守樸陋之學材不消衆智非過庸擢從
講閣假以威節魚四千石之重連數十城之封自視
缺然曷以稱此此蓋伏過某官專陶鈞之化隆作履
之功至和平分庠力並用不受美錦曲從庇身之求
中錫介圭畧比乞佚之舊蓋觀國者以處遠為陋事
君者以居中為榮揆能苟微冒寵斯邊固當勵斷斷
之節立後後之風庶幾所長尚有云補下塞終慝之
口上蒼甄懿之私

鄂州謝兩府啟

右某啟四月十六日蒙恩授起居舍人知鄂州事兼
西路安撫使已於某月日到任上訖朝廷之士貴際
而驟陟侍從之嚴社稷之守重民而荐以屏翰之寄

智所不及人其謂何蓋材各有宜賞欲無借昔壽王
東邸見譙重書買臣會稽許奉計最或負課自脫或
終更亟遂以彼其絕人之材猶未免積位之責而某
方中錫用詔優游使蕩豈自謂撥煩之宜殆必有過
情之開伏惟某官銜石多士股肱本朝威德處懷至
公利物表絲陋於學寧有不待居中之嫌潘岳拙於
長固宜自試用短之効方當上師法公下動簿書表
幾樂職之風仰耐造物之意

謝水任兩府啟

右某啟此者叨膺恩秩更領使符右使之華在日月
之際東藩之會參股松之都內惟寡能懼辱重寄此
蓋某官推平以進物謀治以濟時大鈞所擬必無疵

既播或魚衆材使符輸尺寸之長致宣布之
復重派均澗休光熙隣擊析之音相聞高山之仰
及庶依曠宇以謝煩言無任瞻望感激之至

上留守資政尚書啟

右某待游化鈞多歷年所惟重恩之未報屬旅迹之
見推屏息海傍貽羞門下既不能負荆以造謝亦耻
奏記而摠懷藐然改暗竊獨咎責伏承某官弼諧帝
業震蕩天聲思四海之必孚恥一物之遺用以故卑
蕞復辱甄收不然淹轍之解迨無決水之望夫賜而
不德此大賢之風貪於私恩則小人之事轍指竿牘
毋溷聰明歲荏苒而始祖心搖蕩而無極仰惟宸宇
泰定福履康寧伏以某官稟和維茲具體元哲蓋上

帝所以賚獨而聖朝必於近衛保釐別都雖有王后
之故緝熙大業尚缺萬夫之心將授袞衣且還玉鉉
上副倚毗之重下均尊養之宜瞻望符階卑情不任
懇激之至

與制置待制啟

右某竊審某官光波帝俞寵升天闕且出宣于使指
恣魚總于利權朝廷得人衣冠須度伏以先帝策府
法雲漢之昭回郡國均隸集京師之平律清華之選
為最繁劇之柄鮮隻號稱才難必符衆允恭惟某官
朱纜秉直貝闕凝姿茂久業之經綸知當世之取舍
總執憲之任志乎澄清贊司會之謀國以克富且無
榮音智極淵泉博聽食階且備預問既雍容于近侍

乃董振于外臺昔蕭何饋軍高祖稱其人極諸葛流
馬三國許以名臣迹其勤勞並居相輔推故事而可
見矧今望之絕輪緬真上為倚此倍精較處

與劉守待制啟

右某比者學汰迺征班荆喬遇協邇追之良願本班
容之雅談莫能淹留遽尔睽越時運頌以增悲託置
却而尚跡伏惟保釐郊畿宴安休祉恭以某官清微
肅物高論瑞刺裁經術以自將聲德華而絕出優游
侍從振動謀謨士林之以龜門天子目之于國器且
以大光明堂之分白水真人之邦官輪攸存麟符宜
慎暫輟從于近列將天贊于萬幾與望寔然休命何
遠幸保冲和之氣以符頌頽之心詹望軒墉宜任凝

約

與銓主待制啟

右某向嘗馳記遠辱音不以侍從之嚴遂遷疇昔
之雅振之無數裁以為崇方隆暑之在辰諒燕見之
多假吉祥止止啟處休休恭惟某官智窮幾學有報
本處全德以糺世振遠猷以事君蔚為國基誠得上
望雖復涉深沈之抱若領問之班猶以道非天行澤
不廣被宜補袞之闕以恢王佐之風天眷亦優帝
賚不遠伏冀副倚毗之念明

與審官待制啟

右某託于疎冗之官藐然僻陋之國聲塵不接歲記
寔稽惟曠度之多容豈雅素之遂絕恭惟雍容帝側

雖春時中伏以某官德量淵深神鋒頓擢知當世之
要務自一時之件人誠論精通文采英發多士咸自
以不及天子深察其有餘愿試于難所到皆治國將
學富人之典收命世之功永親豐規大濟恭政敢希
酌民望之方集推天眷之攸光益思自珍以隆嘉遇

與都運待制啟

右某伏審某官輟從領問出領漕輸雖馬牛之風猶
限以南北故竿牘之禮遂曠于浮沉伏惟循察列城
敷樹賢業神明于其來舍福祿有以如茨恭以某官
高節映時清規照物蹈先覺之令德茂當世之遠猷
雍容適僚表範多士間以烽候未息兵調尚繁資深
智之絕人委前籌以富國地方萬里儲文九年朝無

北顧之憂胡絕南下之牧訂勲甚天計德寔高佇頌
夢弼之書爰舉代工之命敢冀精奇以副仰瞻

與制置待制啟

右某近因便風輒奉柔翰况不遐于旌榮諒已叩于
聰月春序甫中陽和增茂惟悉心于邦計盡失節于
道腴伏以某官高義薄天純文章闡黻帝王之術
昭回雲漢之章論議詳明利害彰著行無可擇人亦
愛其僞昏主必有聲楮兼存于蔽芾迺者西戎背德
千里鉅糧經賦必出于大農輸漕方資于長策邊陲
頽問之列暫委財利之權功期有成軍不乏用方將
贊襄幾務允登庶官人望尤溢心禱斯在伏冀上為

宗祐精詞履典

與札察宗正待制啟

右某伏審考庸太室增秩夏卿用春秋漸進之褒見朝廷僉命之重伏惟慶慰恭以某官炳靈邦鎮錫曹國宗迪馮懿以自居蹈中和以起舉不肖近務求觀休風雍容內列揮綽德度儼乎圭璋之望燦乎雲漢之光寧當稍遲以淹天用蓋七兵之貴主人有以簡衷三事之賢衆人欣于歷試訂茲寵遇曷究遠圖仰冀節宣以副稽詢

與魏州張待制啟

右某近于行郵忍辱吞教窺詞意之甚重銘心腑而弗忘伏承坐鎮多餘葆光自若矧以某官天机冲透器度闊深久陟顧問之簡方儲贊夏之業士無異議人已注心然有非妄之災出於不意之變暫迂良幹外典劇滿盖大賢將興先乏其體驚鳥致舉必卑其身天有還形禍其焉往幸遵愆息之術以俟光承之期

與岳州待制啟

右某啟伏以玉春正始乾象布和風八律以應期斗回天而改朔恭惟某官勤宣令德惠慈齊民同福祿而殿邦分股肱而為郡鴻慈惠渥久流布于聲詩帝曰奮庸將上熙于天宰履端在旦受祉惟新禱詠所深敷陳為究

與渭州知府待制啟

右某向審寵膺節台臨統邊封帷中之謀主上許其

人傑間外之任羗虜畏於天威可以懷柔不獨鎮靜
恭以某官調儻扶義慷慨立朝卽功名之後時患郊
野之多壘見占人之風采為當世之藩垣故叱馭取
迹不以親解讓爵拜賞毋以家為英氣憺于遠戍高
義動于宿將功業屈指而可待問望與日而益隆昔
申伯于宣吉甫薄伐上增崇于宗廟下綏福于蒼生
咸秉大鈞以報盛德停聆贊元之命以啟近衛之期
伏冀上為倚毗倍加詞護

與岳州知郡待制啟

右某啟伏審消選休辰按臨劇部方條布于教令已
延見于吏民戎有良翰坐開周邦之喜鴻飛遵渚抑
非成德之宜伏惟某官英氣深閑神鋒卓頓驚絕塵

續刊作類
期字見下

之逸軌邁扶世之高風慷慨功名發揮事業固已入
充碩問之遠出靖震驚之師方崇茂勳以底至治何
蚤成之變忽于丕圖蓋無妄之災殆必有喜夫聰明
可以理解而賢哲難以數述汗隆其期淹連吳恤方
恤起人之問遠枉一介之來仰窺謙光祇攬各俯涉
新秋之沆飴投矧月之優游勉隆至和以俟休復

與某待制啟

右某近修短記章叩侍聆何茲踈冗之人遽損動隆
之華誠大賢之念舊見明哲之用心捧玩再三感歎
稠疊恭以某官知叅彖繫文責天人体圭璋之令姿
履金石之勁節雖黃所及過于春秋之棄善俗攸歸
有同溟渤之赴矧委夷末路踴促賴轅徒以久要之

情遂均一碩之價向風慷慨引領徘徊念章綬之見
拘起門館而伊阻伏冀上為廟祐精詞綬興

與提刑太保啟

右某紀忝郡條仰伏雲廕曾之趨風之望居多引領
之勞伏蒙某官過齒儒姿曲流榮問緬荷勤勤之賜
茲深叩叩之懷陰暑在辰聞名曠顧冀察補生之術
益縱冲氣之和改行豐恩少符至懇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五
書啟三

回漢陽郭郎中啟

右某啟迺者引嫌避親得請補外瓜時再易續用靡
升天秩不遺龍光猥及既塵右史之筆又撫東侯之
封某官風義相先意愛有素遠形慶問深諭謙亨祗
佩攸深指陳焉迨尚阻晤言之適冀精冲養之方引
聒為勞寤寐于是

與知郡郎中啟

右某竊伏下風悚聞高義未嘗修一日之雅望先進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續當為續刊全設目

之門故雖懷贖終失通問豈意敦尚謙德勸渠誨言
愧非所堪祇以為好伏惟某官蘊志方潔得機遂深
固藉甚乎中朝聊偃息於名部揆以令望宜躋近班
稽之治功矧有善最兼冀衛生之術並觀進秩之榮
企誦特深敷宣罔究

與雜端郎中啟

右某伏審某官榮被僉俞入毗風憲伏惟虔懇竊以
紀綱之地歷代難其人直清之材當時賴其用所以
修厥典法樹之微聲俾朝有肅穆之光士無苟且之
患隱括所繫慎簡攸先世方得賢人用胥慶恭以某
官抱歲寒之堅搘蘊正始之休規德業汪洋其無涯
夙采峻峙而可畏足以立懦夫之志鎮流俗之浮果
升中臺實持樞要天驥首路固非通衢元龜在庭方
冀重寶冀持衛生之術以永名世之稱不任懇款之
至

與通判郎中啟

右某伏承涓選休辰往臨善治委翼下國恠三年之
不飛絕塵西郊信千里之方展忽蒙示問姑慰懷賢
悵史守之有常俯禮餞而勿阻商秋沉礪道路阻深
勉精寢味之宜膺侯公侯之復傾瞻攸甚敷述罔殫
上運使提刑賀冬啟

右某伏以元統合三萬物將作中聲倡六衆陰其消
恭惟某官味至道之醇秉和氣之運宣布上指將明
治經臨此迎長之辰綏于積善之報某宿官有局脩

慶無緣瞻望旒麾不任歎欣之至

謝館職啟

右某啟今日某日蒙恩授前件官充職者虎闈引籍
驟望清光璧府觀書遶黍華列皆極盛朝之選宜伊
寒士之宜承詔若驚荷恩彌重竊以右文邁運躬聖
撫辰優游太平闡繹洪業儲思天人之際重精道德
之淵上稽漢儀下襲唐舊開闢儒館表章聖塗長育
英材賓禮賢俊將使辨邦國之典參禮樂之司整齊
百家是正六藝固當得純學領聞之傑博物不羈之
雄內副詳延外慰觀望今垂纓戴紱而羞管晏者繼
踵^持勿脩紳而希程契者比肩淵源之所漸風流之所
及雜沓並出雍容相推自以繩契以來河洛而下歷

謝刊作碩非今後
謝見揚子法古注
顧備令也

選列辟之盛參稽信書之傳語才為難於斯莫盛若
度長絮大詢事考言必得其尤以充厥位使獲擢日
月之炎垂虹蜺之光庶幾增輝本朝洵美顧問宜宜
使庸庸之介玷濟之昌實不中聲道所泯忘如某者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智非詔上村僅及中少無聞達之求長有標愚之蔽
沒存壯齒汨沒下流悼世守之或隳激懦衷而孟晉
歲不我與幾成從事之迷斐成成章猶及進取之望
備能書於鄉老辱不第於太常自以天機不泯學殖
方落幸得陪士大夫之後願不過緣功曹之微豈意
奏技中宸程衡乙覽許壽王之智以謂少隻擢平津
之文乃居第一虛名浮實浩寵逾涯叅叔廷中之平
分貳方面之守孤生薄祐罔極邁凶魂離幹而僅存

濟字官通川同字
謝刊作碩非
顧備令也

性適天而將戒隙駒驟遠仕版復還守澤尚存篋書
已廢親歡不泊風樹猶哀姑上里仁之廬祇索長安
之米推恩給筆奏頌得覽內省駭駭之辭仰塵清問
之燕分甘投劑理絕觀觀而譽生不虞惠出非望加
秩青宮之屬允職道家之山榮耀赫然聲微藉甚夫
泮沈賤技需萬戶之封緯蕭薄資私千金之富物情
攸畏天幸實多此益伏過某官股肱大猷陶冶庶俗
推轂晚進持衡化源且聚精會神屬國治世之具故
拔十失五以廣得人之風底是空踈冒于東照斯誠
大賢曠度盛德至誠仰蹈嘉魚之規俯循菁莪之樂
舉此錯枉其誰不欣豈懦夫獨享豐澤固當師平明
之理飾固陋之心帶鉤佩衡以自脩守法誦數而聽

事義不假器言無隱情庶以小罄策名之方次酬匠
物之賜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永興到任謝鄰路啟

右某啟某過膺朝綽擢侍經惟仍委使符來臨雍部
內惟鄙樸之質私計便安之宜就陰寡尤處遠無競
省技能之立短願榮幸之寶多此蓋某官推轂衆材
提衡清議假陽秋之豐潤垂虹蜺之末光義均同升
愛忘所短矧復土宇相錯輟聲交聞襲豈弟之流風
聆中和之成頌亦足以夜飾固陋復游緒餘馳鄉之
深啟處寧捨伏冀上為眷倚精調寢興

揚州到任謝上啟

右某啟朝廷欲治未嘗輕長久之推郡國甚微亦皆

云云
與字
與字

有公士之寄然則宜得智力肅給罷能周通上足以奉宣詔恩下可以表率方面豈伊淺薄輒誤東求伏惟某官登珥聖期恢張王紀樂育人物因材而指之宜熙成天工授方而效以事將使懦質有資昌時昔汲黯之忠不難淮陽而眷眷於李息肅侯之節非跡平原而汲汲於本朝云云

與謝知制誥啟

右某啟蒙恩授前件職者望卑而寵厚能薄而造優內視缺如自量幸甚竊以三代之盛溢於詩書兩漢之隆布在史冊雖上德獨茂時文日新亦有代言之臣謀謨於內秉筆之士發揮於朝是以墳典粲然若日星之華制度煥乎有金玉之麗茲懼甚大惟賢之求

而况皇圖寢昌妙慮筌極鼓天下者悉獨運於神化居廷中者舉絕望於清光將使少窺淵源進贊名命聳教所被八荒其同訓辭之待萬世無斃則宜得當代之傑絕人之材練達古今發明貫變譬秀龍虎重光虹蜺庶幾相如視草之工子產潤色之美若時述職可以無慙如某者稟生顛蒙誓甄過淺徑從諸儒之末竊售一日之長譬猶射非前期難以稱善中鱗者曜治或以為不祥然且玷甲乙之科借交游之寵通籍者戶飛纓蓬山出入輿衛之間緬摩簡牘之記雖復自強已非其宜豈可叅法從之嚴直右垣之秘此盖某官樂興善類出於至誠欲斷雕輪因以成大輅之用驅服偃蹇而効秋駕之奇故俾懦姿遂肩榮

選夫力不能進則雖任鄙有絕顧之憂精非所堪則
雖願生有皓髮之變然而僥倖奏技喪回就官蓋上
蒼天施之隆次酬已知之厚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與揚州知府啟

右某困於期會之文覲在避陋之國顛棋乎從政憤
耗而無奇致雖當世之賢平生所慕猶昧竿牘之間
徒仰雲漢之高豈意復游通隣敢尚風義欲收一日
之雅固枉八行之音伸紙慨然終夕如接矧以某官
秉彛迪哲成德鎮浮績醇醇以為文濯焉焉以為白
漢武之稱嚴助海內少復揚雄之叔子淵天下鮮儂
固將大用必願自稱傾跋之深數陳非究

與新知府啟

右某伏審前旌已臨近縣萬夫聳跋方有來暮之強
永道倭逢喜聞坦履之吉即期趨見增劇歡心

與知府先狀啟

右某伏審前駟俯臨近縣某以攝符節之重守筦籥
之嚴不得趨詣路傍瞻望馬首無任欣歡悚仄之極
與陝府知府待制啟

右某伏審受剖圭之封典分陝之命函谷天險包二
周以為雅甘棠頌聲歷千歲而復見仰惟盛德實高
當時恭以某官素履鎮浮清規格物挺中和之正氣
騰膺敏之徽聲顏氏知幾固趨殆庶之品王祥正始
不在能言之流入侍清閒出屏方面雖千里之地非
所以極其賢抑萬夫之雄必有以其政昔克用四岳

命為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蓋有故實炳照風聲
矧茲濟世之木必踵嗣予之典望加保攝以副倚毗

與叅政侍郎啟

右某竊親邸報伏審某官先被制書既叅邦政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挺中和之正氣蘊康濟之遠猷世襲
徽名愈若令望曩者席斗樞之宥密籌帝命之深嚴
不如子房天子每稱其英傑乃命申伯朝廷屢委以
藩垣然而時咨允歸衆望久猷丞下贊元之命果先
當世之賢鄭國緇衣遂彰於前烈揚公清德彌著於
後來詩書所稱簡牘所載實增輝於有國豈多讓於
昔人升平之期改足而俟某早繫鈞鑄親遭逢昌雖
私頌於得臣終莫諧於趨賀瞻望符照卑情不任欣

踴之極

與樞密侍郎啟

右某伏審循覽異方還奏北闕推茲之隆眷撫邊
徼之羣黎翕如陽春渙若時雨奮壯士之銳氣挫狂
寇之先心威揚不毛德厚無極固神明之所勞惟啟
處而益寧恭以某官文茂經天器深鎮國動皇王之
本務輸社稷之元忠動合人心言垂世範以淵衷之
簡佑與蒼生之具瞻且正保衡允作霖雨矧方叔自
錫還履上卿晉公肅師旋拜真相推故事而明白况
時望之僉同故冀上為倚毗益綏祉福

與知府龍圖侍郎啟

右某近者某官析圭分國秉節撫封拜駕近藩便時

玲館哀嘗僚之憂困矯流俗之沉浮屢枉顧臨深形
 憫惻魂去幹而已久神還親而暫新及聞消息休辰
 延見諸吏念當奉牋以修慶因使以問安禮節寢崩
 情意莫屬豈謂曲迂英念特貶誨音身先匹夫固非
 小人之望義動君子益見大雅之風捧玩以還感激
 并集竊惟裂壤千里雖蒙潤於京師觀政萬夫實稽
 用於廊廟倚毗有素圖任巨量伏冀俯踐時和仰綏
 天祐

上副樞侍郎啟

右某伏念恪居官次逖遠符階雖涵詠洪鈞之間而
 寂寞滄海之上伏惟贊宸宥密翕受禎祥恭以某官
 蘊聖相之姿有人傑之量文章盡於經緯功業著於

匪徒當為正伊正
 見不惟通後為

謀猷陟降廟堂鎮安社稷運籌於樞機之內單化於
 宇宙之中上所同心民實受賜尚虛玉堂之拜未專
 金銜之司卿士積其瞻之誠衆庶鬱迂衡之望固堂
 伊邈爰正彌諧敢冀上為宗祧益綏福履

回王屯田啟

右某啟猥從大夫之後久聞長者之風不以言輕輒
 陳公舉遽煩謝記過諭謙辭尚濶晤言宜精綏履自
 餘感戢曷既裁名

與知府龍圖侍郎啟

右某伏審陟冬卿之貳撫天黨之封簡照便蕃休譽
 允洽竊以某官博深博直清昭融自結淵中之知
 歷居方面之任敏以布政靜以鎮浮序闕閱之高稽

聞望之重久宜處常伯之列贊大鈞之和果膺寵章
亟更劇鎮然而專地千里未能以摠妙蘊之精樹風
一方不足以觀遠馭之畧佇升鼎席甫慰民謠敢覬
上為倚毗倍寧復膳

與知縣著作啟

右某伏審光被詔函寵升中祕相君薦士風烈聳聞
公朝進賢聲實自稱方劇欣歡之懇忽迂選與之文
仰服周勤曷勝銘鏤伏惟某官神鋒秀達智局闔深
政術自將民譽已試宜升尤異之最以結欽明之知
辟書始開嘉慶爰下諒遠到之巨測抑漸褒之有開
更希保和庸副馳詠

與知縣丞啟

右某濶對風徽驟遷時律幸鄰土宇稔熟政聲雖欣
蒙潤之多尚失置郵之問豈期厚捲特貶華緘銘荷
良深誦玩無斁伏惟某官濟相門之美擢英毅之先
方當奮飛以極妙蘊然猶觀萬夫之政寄百里之封
事有漸潛勢必遠到勉慎攝生之術少寬引領之誠

與知郡寺丞啟

右某竊承宣布成德億寧遐藩親奉計書入踐朝著
眷茲與游之舊尚闕寄聲之文忽遺玉音如款犀表
愧悚既集抃笑以并矧以過人之姿豈縻待次之賞
側俟休命永親遠圖勉毓道真庸浣心曲

與通理殿丞啟

右某向審光被詔除來貳藩政雖未晤於英彩已前

聳於休風矧復更踐之契不輕賀問之禮宜舉顧紫
吏後久墮郵音忽枉相先之辭益增無斁之服伏惟
某官器幹敏濟聲猷邃深以智自將所到皆治猶屈
千里之駕以贊六條之煩某非才居前承命多幸尚
賒披對側冀葆綏縷縷之誠敷述豈究

與紫微舍人啟

右某伏審寵膺帝綽榮陟星垣帝王之文所以鼓四
方之動典謨之體有以復三代之風實曰才難必符
衆允恭惟某官學獨天府德為國基浩浩江漢之流
峩峩嵩華之表曩者飛龍御歷仄席求賢首應茂康
之書高入英雄之數廷臣自以不及天子喜其同時
猶伏愿試蓬瀛徊翔江海衆人缺望於留滯後進面
風而咨嗟果還載筆之游復正代言之選名實相稱
輝光日新且上觀紫微之壘密臨三台之次影縷服
采繼踵秉鈞矧令望之絕倫豈登延之曠日辱知甚
久推教以惟仰冀上為宗祧載精寢錄

與政宮傅啟

右某伏蒙某官猥頒冗條特頒珍教陳公尺牘傳以
榮家魯史一言寵於華袞仰軒墉而尚慕銘肺腑而
弗忘伏惟某官具體上仁秉彛懿哲逢治平之休運
奮保義之宏規周旦碩膺金鳥之命留侯少傅
遽請赤松之游望建帝庭德為國老猶復徘徊舉吏
密勿誨言誠前世之未聞實懦夫之過望屬拘印數
阻詩符階仰冀善固寢興永綏祉福

與宗正舍人啟

右某近託遽廬遠馳竿牘仰料雍容之暇俯昭惻款之誠眇是回陰忽將朔易惟陟降於帝右增沐浴於天和矧復令望高明珎光純粹足以躋民生於仁壽謀國體於太平僉疇之期日月以繼仰希順蹈時序荐集休祥

與知府密學啟

右某向嘗贄書遽辱賜教荷玉音之聲應知賢德之謙光置以為榮服之無斁兼審鎮臨全蜀綏靜群黎犬無夜吠之驚神有來舍之福恭惟某官氣含溥勳明照幾微對風聲以稟人敦名教以振俗曠然致君之量卓爾正始之規猶且緩步乎適僚歷試乎方面昔堯以四岳參領三公周之諸侯入掌六事揆盛德之高世加休績之殿邦必將疇咨與人僉舉故典敢冀上為宗稷精詞寢興

與審刑舍人啟

右某沉於僻陋之鄉迷於期會之事雖虹蜺之絕跡亦竿牘之曠修蓋恃知音庶捐小智伏惟入隆顧問出總詳刑惟愷悌之降康在興居而蒙福伏以某官稟材淵厚秉德融明講求王佐之資復入聖師之闈名聲表海文義薄天茲可謂後進之元龜中朝之碩望故擢從七人之列峻陟紫微之垣潤色大猷贊襄密命方將下玉堂之冊升禹鉉之司推其仁心均之天下敢冀並綏履履用俟都俞

與和州紫微舍人啟

右某近審暫辭掖垣出建侯屏下淮波而擊汰臨楚
郊而拜旌清風弗遐英粲如揖顧守土之固越曾趨
前而莫違伏惟跋涉修涂鎮撫劇部道股自勝神宇
益寧恭以某官鍾秀山川挺貞珪璧擢文學之高第
贊綸綍之微言問望益高蕃宣是屬騁神驥於千里
非盡其能窺天文之三階抑為之漸仰希慎重允副
傾唐

與宗正紫微舍人啟

右某託傳車之徑惚望紫掖之深嚴奮不能飛怒其
如渴伏惟通凝旒之靖密味至道之醇醲履必考祥
神茲來舍潤色王度已著坦明之風彌綸國經即開
太平之路伏冀上為廟祏精調夜興

與徐州龍圖啟

右某啟迺者剖符臨州假道詣部豈春秋之義篤於
善邇何惶悌之風惠以多禮遠達麾戟方困旅行引
領已勞寄聲歲晚伏惟某官德器渾厚智謀淵通上
祈自知效在己試方當謨明廟堂之地時亮柱石之
功豈伊近藩能屈速績某受署云始親仁有初馳仰
清規增結丹蘊

與運使郎中啟一

右某仰庇層雲之陰緬介外臺之府茂瞻風表祗後
襟特伏惟輔六氣之和踐百祿之報竊以某官德符
人傑英麗天成知流輟而無涯明析豪而自照方隆

朝寄曾總利權將亟陟於近班庸天摠於素蘊政莫
順時良食為國自珍

二

右某伏以律中書統辰以析津漢修上宿之郊秦紀
成冬之令恭惟某官將明詔旨敷繹政經豈第之德
允隆吉祥之報斯集佇膺僉臬益踐思其幸庇餘光
尚賒良覲瞻望旌蓋祗役懷悰

三

右某伏審某官被詔典州涓辰視事恭惟慶慰竊以
某官高度跨世長材出人屢駕膺使之車歷乎外臺
之選風采特立聲猷遠聞復總司預之權益崇方牧
之烈諒惟匪夕亟陟近班某幸守一官得因大庇再

欣際託尤極歡愉冀精養氣之宜庸浣由表之禱

四

右某比者幸迂使節臨撫郡封霽澄清之威以寬不
迨軼宣布之澤以來至和庶懷欣然盛德著矣遽賒
肩宇增結心旌伏惟昌赫曦之臨陰味冲和之純粹
優優投月止止凝祥悵官局之不遷瞻軺駕之方遠
敢希保毓少浣依棲

五

右某伏審秉節撫封靡旌及境已嘗通咫尺之問道
方寸之誠恭惟跋履山川綏寧第祿偃德風之先路
懼符采之照人迎疇前麾不任欣附

六

疏帶為政利同法

右某廉職有常趨風無所跋非烟之流登增搖旆之
遜心伏惟循覽屬城將明盛業吉祥為之止止出處
坦乎休休竊以某官知察未形器非近用基長材於
遠到資歷試於劇司計絕差毫刃無留迹方課殊尤
之等亟升嚴近之朕仰冀谷神益綏多福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六

雜著一

論性

人之性必善乎曰然人之性可為堯舜乎曰否性同也而善不同善同也而性不同故善有上有中有下上之中又有上焉中之中又有中焉下之中又有下焉上之上者聖也其次仁焉中之上者君子也其次善人也下之下者有常也其次齊民也仁不能聖善不能為君子齊民不能有常而謂人皆可以為堯舜謬也曰苟如是人有性矣性有善矣善有等矣則學

宋 劉 敞 撰

無益乎曰否玉之為物也人知其寶也有相倍差者
有相十百者有相千萬者則豈一玉哉人之性何以
異於是雖有萬鎰之玉不剖不見寶不琢不見用人
之學何以異於是孔子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
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
者斯可矣世亂理廢人莫自學學又不能克其性此
孔子所為喟然歎則人之情惡乎曰否情者性之動
也性既善矣情安云惡子見失影乎形曲而曲形直
而直夫情亦猶是矣性者仁義也情者禮樂也今夫
人未有不親其親者今夫人未有不尊其尊者親親
之謂仁尊尊之謂義故性者仁義也親其親驩然樂
矣尊其尊肅然恭矣肅然恭者禮之本也驩然樂者

樂之原也故情者禮樂也故聖人以仁義治人性以
禮樂治人情未有言禮樂而非善者也倍其性或毀
仁義此非性之過也背其性也喪其情或棄禮樂此
非情之過也喪其情也物有奪之矣是故適其理則
喜違其分則怒親之則愛害之則惡生則樂死則哀
此皆民之善者也君臣以此相保父子以此相親夫
婦以此相睦長幼以此相序賢不肖以此相別聖人
以此起君子以此治奚謂不善邪今夫水火人所特
以生也火失則焚水決則溺非水火之罪也焚者相
繼溺者相及無怨乎水火而棄之者水火利用也獨
至於情而以謂不善乎無已則忘其情者而善乎禽
獸木石之為乎是可知也孟子曰人之性善人之性

皆可為堯舜此過言也堯之時不為無人堯而已矣
舜之時不為無人舜而已矣文武周公之時不為無
人文武周公而已矣孔子時可治國家天下者惟七
十餘士亦不為無人孔子而已矣安在人可為堯舜
哉荀子曰人之性惡其善者偽此悖言也夫古之人
曷為乃教人及其性背其真而為道哉信斯言也是
聖王禮義無所積而起也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其
飾言也善則善矣惡則惡矣彼聖人者生而神焉其
何惡之存韓子曰人之性上者善下者惡中者善惡
混此虛言也昔者仲尼不云乎性相近習相遠必上
者而善下者而惡是白黑而已何相近之有是四者
皆非所以盡性也若孟子可謂知之矣故不知性之
善者不知仁義之所出也不知情之善者不知禮樂
之所出也故是有反仁義於性而為道喪禮樂於情
而為達生於其心害於其躬發於其躬害於其俗聖
人復起必從吾言矣

憫學

由周以來至於今千有餘歲學者益多達者益少其
故何耶古之學者其才非有殊於今也其所聞者皆
正聲耳其所言者皆正道耳其所視者皆正色耳其
所習者皆正術耳予以學道是由性之也其達不亦
宜乎今之學者其材亦非有殊于古也其所聞者非
正聲耳其所言者非正道耳其所視者非正色耳其
所習者非正術耳予以學道由其反之也其不達不

亦宜乎且古之學者非獨性之而已又多勸之以義
今之學者非獨反之而已又多勸之以利嗚呼居今
之世學古之學不亦勤乎其勤至矣而猶未適於道
不亦可悲乎雖然非學者罪也非人性不同也非道
去世也時俗改矣師術衰矣復使古之人生于今世
其學亦若是止矣雖然君子不可不勉也天下治之
理在道道之意在經唯夫好學之士博雅之人與一
時超絕者將獨至焉其亦安能如古之多達也雖然
古之達者其逢世有位則將施之今之達者其逢世
有位又將以吏為師則是其學之也未始非學於無
用者也勞心於無用豈不可憫也哉嗚呼學之猶不
學也習俗久矣誰居其救此做者其惟聖人乎

論語

察天下之所以不治者何也曰惟其不好善而已矣
故若不好善自以為善在己矣故忘其卿大夫雖有
善道不得進也卿大夫不好善自以謂善在己矣
故忘其士士雖有善言不得陳也如此則上無善也
下亦無善也孤立自用而無所與謀矣是故法出而
天下怨之令出而四海非之是何也由不考天下之
善不因天下之是天下之所謂善者上不用天下之
所謂是者上不知也凡人之所強而不足者善也所
惡而有餘者惡也天下之善固不可偏考然而傾心
於善天下之善必歸之矣天下之是固不可偏因然
而勞意於是天下之是必得之矣故水深而魚聚之

林茂而鳥集之物理相召也夫君不好善必忘其卿大夫使卿大夫賢人邪必不留矣不肖邪君雖惡之猶苟而進如是則君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卿大夫不好善必忘其士使賢人邪必不留矣不肖邪卿大夫雖怒之猶苟而進如是卿大夫不好善終身與不肖者居也君與不肖者居卿大夫與不肖者居天下亂可待矣吾本其亂由上不好善然故古之明王使卿進大夫之賢者大夫進士之賢者士進民之善者是故四海之內里巷側陋有善焉君得而用之而况親戚父兄之臣乎而况左右侍從之臣乎必不伏矣誠盡得人之歡心也是故古之明王畏不得人之善則卑身以先之是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立敢

諫之鼓設進善之旌置誹謗之木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四海之內思致其善遠者蹶而趨之近者就而罄之能者因而陳之不能者亦問而厭之是故王者之好善如此則其臣何說不好善哉故上有善也下亦有善也博覽並用而無所疑矣是故法出而天下喜之令下而四海順之是何也由盡得天下之心者也治道之貴無過此矣雖然好善有三有好而行之者有好而任之者有好而尊之者好而行之者王舜禹是也身善矣而又好善此仁聖之度也好而任之者伯桓文是也身不能善舉善而委心焉此雄傑之慮好而尊之者彊魏文侯是也身不能善聞善不能行又不能任尊而事之天下歸其賢敵國不敢伐是

亦好善之實也嗚呼能知此三者之別而致行之治國何難哉是乃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也

言治

為治者有其迹矣而未必可復也語治者有其言矣而言未必可常也遺迹而因於時忘言而徇於理治之大方也故昔者無懷氏神農氏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七十有二君而治未嘗同此道之謂也崔寔論為政仲長統善之賈誼謀匈奴班固非之自漢以來莫謂不然寔之言曰明君者以嚴致平非以寬致平也大宋之興刻五代之敝除其苛虐吏以鞭朴赦贖為治而天下以寧南至交趾北至幽都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外無疆傑之虜內無羣黨之寇民不見金

革之患者於今百年自三代以來未嘗有也此可謂以嚴致平者乎固之言曰誼欲試屬國設五餌三表以釣匈奴其術已疎矣先帝與戎約和內愛百姓外親隣國略誦誼之策而匈奴服從至今五十餘年自三代之盛講信修睦附疎柔遠亦未嘗有若此其久也可謂術已疎者乎從此觀之為治者因於時而迹不足守也語治者徇於理而言不足專也故自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者皆遺迹而求所以迹者也忘言而索於所以言者也非仲長統班固之徒所能見也

為政

善為政者使人自養而非養人也使人自治而非治人也務養人者不足於養而離人務治人者不足於

治而罔人曰然則如之何使人自養而人自治也曰
士農工商者通工易事而相為役者也非相為賜也
於是馬旅手疾力而任其事勞心竭慮而致其術既
已足其父母妻子矣然後推而及於其族然後推而
及於其鄉然後又推而及於其道路然後鰥寡孤獨
殘疾者有懷此人之情也豈患不能養哉患不使之
養也夫人之生也固冥然其無所守固雖然其不可
一是必有師友之勢必有宗主之統師友宗主者非
威人以刑者也安人以德習人以禮而已矣彼人自
有師家自有宗故在上者得善民而教之得善民而
教之故在上者不勞而治今夫廢人所以自養者而
盡其財所謂不足而後養之所以離人也今夫人不

為師而家不為宗則廉恥不立而習俗不一所謂不
治矣不治而後治之所以罔人也離人者凶罔人者
危故聖王務人之所以自養者而養人故不乏務人之
所自治者而治人故不苛

言畏

善者之治其民畏而不懼不善者之治其民懼而不
畏何以實之夫善治者固必正其民齊其分壹其志
而吾民曉然知之利雖可得而不得不偷取也君子則顧義
小人則顧法其不見若其見之其不聞若其聞之是
謂畏如是者議可以廢於朝刑戮可以廢於市矣夫
名誠正可傳也分誠齊可守也志誠壹可信也事當
其是而行之雖不宿戒坦乎其無疑義當其否雖不

請而廢之決乎其無憂曰功就而已矣名立而已矣
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上下一之是
謂不懼此無他唯其議善明而論惡審也夫不善治
則易其名錯其分貳其志而吾民無能知之事雖當
是不敢行也曰忌義雖當否不敢廢也曰讒忌則死
矣讒則離矣無有遠近也無有新故也無有疎戚也
賢不肖一之是謂懼如是者在上則喪其功在下則
喪其名夫民既已知功之不可致矣既已知名之不
可守矣苟可利焉而引取之而已矣幸於所不見覲
於所不聞其私則勝也是謂不畏此無他唯其議善
不明而論惡不審也故聞為治者謹於民之所畏與
懼而善觀治者察於民之所畏與懼畏者心服也畏
以懼民哉

疑禮

今之禮非醇經也周道衰孔子沒聖人之徒合百說
而雜編之至漢而始備其間多六國秦漢之制離文
斷句統一不明唯曾子問一篇最詳而又信其問
曰君葬而世子生則如之何對曰三月而告于禩吾
疑仲尼尼之言也古者諸侯將薨無世子則命貴公
子為之定也命之定則後無篡奪之憂雖愚人亦知
其必然又惡有既殯而待世子生乎既殯而待且不

可况既葬而待乎既葬而待是或曠年春秋諸侯逾年無君最其重也况曠年乎仕三月無君則相弔此仕無君也况果無君乎苟以君之重嫡不可不須焉則夫人之生也不可期苟為世子焉苟為女子焉如遂女子亦將尊之乎或曰此謂世子生而告神之禮也非須以為君也為君者先定矣此不然也其名之以世乎舉之以繼體之義宰祝從之有君儀焉何謂非君或曰其諸將反先定者而授之乎曰惡是何言也為人後者為之子也彼既為後矣屢易之可乎或曰吾聞之參也魯問之幾是乎曰問之者對者固亦宜魯何獨參也昔者春秋譏惠公不早分其嫡庶以底大亂又奚為此論哉或曰三年之間有冢宰焉此其見之曰冢宰者奚設哉設以佑嗣子乎設以待嗣子乎且冢宰亦何常之有有伊尹之心則可無則魯也安能望人人於伊尹哉其亦可知矣予以謂質家親親先女弟文家尊先立子聖人之意必有從乎不在乎彼也且成王幼周公以為憂况日以冀月以望乎吾以是觀之今之禮非醇經審矣

續謚法

劉子曰古者生無字死無謚生無字故名而不諱死無諡故上下同之及至於周幼而名冠而字死而謚字者所以貴其名也謚者所以成其德也盛矣文哉劉子曰夏商之道不勝其質兩周之道不勝其文其斯之謂與賞罰窮矣

劉子曰古之為謚者有取也取於名取於號取於字
賢者取賢稱焉愚者取愚稱焉黃帝號之崇也舜禹
名之隆也桀紂名之汙也尼父字之珍也

劉子曰爵而不謚周也爵而謚之魯也不爵而謚漢
也由文已哉由文已哉嘉魯哀公誅尼父合於謚法
堯舜禹湯之志作續謚五十以待後世天爵之君子
成德焉耳

教化無方曰尼先覺任重曰摯述而不作曰彭信而
好古曰彭隱居求志曰夷伯夷也仁義庶幾曰淵不幸

短命曰淵和而不流曰惠柳下惠也愚知適時曰俞審武
進退寡過曰瑗蘧伯玉恭儉好禮曰嬰晏子清淨無為曰
聃聃老髦期適道曰聃老惠而多愛曰僑子直直而不撓曰

注仲雍問子高子
孟子師曠列註無

注老聃

肸叔向輕爵守節曰札子季居敬行簡曰雍仲雍孝友時格

曰騫子閔尚德慎言曰適南宮適善事父母曰參曾子使能

造命曰貢子在約思純曰憲原憲伎之敏給曰求冉求勇

而師知義曰由子路文學博識曰商夏容貌莊敬曰張孫張

信道輕任曰開漆雕開不得中庸曰哲曾言合聖人

曰若子有敬慎威儀曰華公西華有德疾憂曰冉冉伯知德

中庸曰偃子蹈道知言曰軻子高隱居放言曰逸夫逸反

性敦禮曰况鄉兼愛尚賢曰翟上同遵儉曰翟子選救

攻上開曰鉞鉞宋獨善為我曰居揚子居危言日出曰周

莊潔白不汚曰皓四皓言行軌物曰舒黃仲舒簡易多聞

日向劉守死善道曰勝龔勝覃思寡慾曰雄楊子審音知

化曰曠師曠巧歷絕倫曰衡張平達數知來曰輅管輅博

物多愛曰遷良史寔錄曰遷司馬

說大射三侯

鄉射記曰鄉侯上个五尋中十尺上个者最上幅中者最中幅也又曰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為侯中此說中幅所以用十尺者取之侯道者也又曰倍中以為躬倍躬以為左右舌此說躬與舌各一幅也又曰下舌半上舌此說上下皆有躬舌也侯中一幅上二幅下二幅幅廣二尺則與侯中方矣梓人職所謂廣與崇方者此也必先量侯乃制侯中既得侯中乃定躬舌既定躬舌乃因侯中之廣而求其崇必定而足凡五十躬之侯其中十尺其布五幅躬舌各一幅也七十弓之侯其中丈四尺其布七幅躬各二幅舌亦各二幅也九十弓之侯其中丈八尺其布九幅躬舌各二幅也其崇則中十尺者崇亦十尺矣中丈四尺者崇亦丈四尺矣中丈八尺者崇亦丈八尺矣謂之中者正以其居也中者對上之言也有上有中則有下矣九十弓之侯布九幅以五為中七十弓之侯布七尺以四為中五十弓之侯布五尺以三為中也大射議曰大侯之崇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干不及地武此高下之節也大侯崇丈八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則出于參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參也參崇長四尺棲鵠于其中從遠視之亦出于干之右舌下故曰見鵠于干也所以必于舌下者舌長能蔽之故以見為節矣干侯之鵠則去地武武者三尺也世

言步武步六尺則武三尺武者迹也兩迹之間則三尺武以是名之干侯之鵠用此為高蓋幾中矣其設之次大侯在東參次之干次之使密不至相掩踈足以射其勢參差相入是謂狸步鄭云中猶身也身之外復有躬舌躬舌身三者異物則五十弓之侯其崇丈八尺七十弓之侯其崇二丈二尺九十弓之侯其崇二丈六尺二丈六尺既難卷舒矣至其設之又令參侯去地一丈五尺少半寸計其上綱則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也大侯去地二丈二尺五寸少半寸計其上綱則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也此之難信不俟言矣鄭意以為不若是則大侯之鵠不見于參參不見于干然雖如鄭說求之大侯之鵠終不能見于參

參亦終不能見于干也胡不嘗試以勾股求之人去干五十步干去參二十步干高一丈九尺二寸令人目高七尺從干望參侯之鵠去地二丈四尺五寸分之四乃能見之今鄭所說參侯之鵠去地一丈九尺二寸高則高矣欲使鵠裁見不尺二寸欲使鵠盡見不足四尺八寸五分寸之四從參侯視大侯亦然然則非也且鄭意謂三侯重張當使後侯高前侯耳是與經不合經令獲者旌各負其侯執旌者欲使射者視之審也如令大侯在參之背參在干之背其去地皆數十尺雖執旌安得而負之而射者亦安得而覩之哉又經云以狸步張三侯者非為射者之志也乃為張者之法也而鄭以為射當如狸之擬物則何預

于張侯乎且鄭不獨悞於此也經曰士旅酌若命復射則不獻庶子司射命射唯欲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一發中三侯皆獲是言值中一侯輒釋獲爾而鄭以為矢楊觸有參中者是又失之亦惑已哉

小功不稅解

韓子作小功不稅書小功不稅禮也曾子曰小功不稅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韓子嘗弔於人見其貌感其意哀而其服吉者問之曰何也曰小功不稅也是以韓子疑之而作小功不稅之書夫韓子之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然而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於其骨肉死則悲哀而為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悲哀豈有間於新故死哉甚矣夫韓之達

於禮而近之也雖然疑之未盡也求之不得也夫為服者至親之恩以朞斷其殺至于大功兄弟之恩以小功止其殺至于緦外親之服以緦窮其殺至于袒免聖人之制禮豈苟言情哉亦著其文而已矣大功稅小功不稅其文至於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親之服不過緦其情至於兄弟之服不過小功外疎之殺見矣故禮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而大功無加無加者親親也有加者報之也親親者稅下親親者不稅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朞斷小功不可以不稅如為文也則至親之朞斷小功之不稅一也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疑其說雖

然韓子疑之是也彼人之為非也何以言之邪小功雖不稅亦不吉服而已矣記曰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之則免袒哭之成踊夫若是奚其吉哉故曰彼人之為非也韓子疑之是也小功不稅禮也然則免袒成踊則已矣乎猶有加焉曰我未之聞也雖然降而無服者麻不稅是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後已其亦愈乎吉也

師三年解

昔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周公征東山三年而歸夫高宗至明也鬼方至幽也周公大聖也管蔡大惡也以至明伐至幽以大聖討大惡何必三年三年克之何足以多然而周易是稱詩人是美以謂中興之功

莫高說使之道莫先如此殫財力曠日持久而有勝焉亦足稱矣則豈若速成而務財豐孫吳之師不聞朽之久矣以是推之所謂三年者殆非世之所謂三年者矣故觀既濟者離下而坎上也離下則文明莫盛焉坎上則伏隱莫盛焉以文明之進當隱伏之退勢不能久而東山亦曰勿士行枚吾以是觀之則三年者一年而庶之一年而富之一年而教之之謂矣且夫聖人之于天下也非私其有天下之名也哀夫民之不被其澤而亂政之罔民也是以有征伐焉豈欲亟一時之勝而遺後世之患乎豈欲貪勝之名而忘愛民之道乎是故三年者并庶之富之教之而言也夫為之徐則垂之固教之習則措之安豈若小丈

夫哉戰則窮國之力而後已若不勝則以詐誦濟之
故奇變詭譎以計相中邀一時之捷而棄長久之策
故勝則遺其患於君不勝則遺其患於民此所謂不
忠之大者而聖人所以貴持久孫吳所以尚拙速也
夫以孫吳之智窺桓文之德尚不能合以規聖人之
道固綿遠矣而世不知者又以謂聖人之師尚若是
其緩矣三年而後有成是故老師費財恬而勿慮宿
兵玩寇安而勿疑則是俱未得其中也何謂庶之曰
除其苛虐寬其征賦老其老幼何謂富之曰疇
疇其田伍治其里邑厚其本業節其服用通商阜農
勸功易事何為教之曰生有以養死有以葬祭祀有
法出入有儀良其師保善其官守一人莫非吾臣也
尺地莫非吾有也引師而去之民効死不畔矣

御龍解

天下之物無智於龍者是能乘雲氣雷雨而游乎天
地之間在天地之間無微細隱隙而不容其自者其
為物也可謂神矣然而昔之人得而擾之御之則能
以嗜其嗜慾而不倍其性也凡擾畜物之道苟為不
盡其性雖狎不留苟為盡其性雖不狎留之然而狎
犀象虎豹也易狎龍也難彼龍者恃其才之大而智
之神如有不合則去矣無求於人矣非若犀象虎豹
之受制於人而求全於人而喪身於人也是以狎之
非其道弗就也方夏之衰御龍氏死天下無傳御龍
之術者龍於是去而不返若無龍焉然則非實無龍

也彼其神知天下無有能識己之嗜慾而御之者故
匿而不出也其不出天下始益好而奇之萬一有遇
焉猶震眩顛仆竄匿而不敢眎甚矣夫龍之可好而
不可親也可怪而不可擾也豈實龍之情哉然而世
之人始因旱而像之因水而禱之怨呼恣嗟以求其
盱蠻髣髴之應者嗚呼何世之人不憚煩而與龍異
好尚且至於此哉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七
雜著二

明舜

桃應問於孟子曰舜為天子皋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曰執之而已矣然則舜不禁歟曰舜安得而禁之哉夫有所受之也然則舜如之何曰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身訢然樂而忘其天下劉子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理權而不盡義孝子之事親也既外竭其力又內致其思不使其親有不義之名不使其人有間非之言瞽瞍使舜塗廩從而焚之乃下使浚

宋 劉 敞 撰



井從而拚之乃出舜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夔夔齊
栗瞽瞍亦允若書曰父頑母嚚弟傲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至姦由是觀之舜為天子瞽瞍必不殺人也仲
尼之作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故以子
則諱父以臣則諱君豈獨春秋然哉雖為士者亦然
故必原父子之親君臣之義以聽之昔者商鞅之作
法也太子犯之鞅曰太子君之貳也不可以刑刑其
傅與師鞅之謂刻矣然而猶有所移由是觀之瞽瞍
殺人皋陶必不執也葉公子高問於孔子曰吾黨有
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何如孔子曰不可吾黨
之直也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由是觀之瞽瞍
殺人皋陶雖執之舜必不聽也舜豈以天下有所受

顧臨其親哉夫聖人莫大焉天子莫尊焉以天下養
莫備焉德為聖人尊為天子以天下養然而不能使
其親無一朝之患是則非舜也知聖人之德知天子
之尊知天下養之備然而不知天子父之貴也而務
搏執之是則非皋陶也無其事云爾有其事矣至於
窮負而逃遵海濱而處故曰孟子之言察而不盡禮
權而不盡義夫衡之為物也徒懸則偏而倚加權焉
則運而平一重一輕之間聖人權之時也請問權曰
皋陶不難棄士不過失刑而已矣以君臣權之天下
之為君臣者必定義莫高焉舜不難棄位不過隱法
而已矣以父子權之天下之為父子者必悅仁莫盛
焉故善為政者毋以小妨大毋以名毀義毋以術害

道毋以所賤干所貴迂其身有以利天下則為之賤
其名有以安天下則為之其唯舜皋陶乎

舜死

舜以天下讓禹十有七年而死于蒼梧蒼梧夷也去
中國萬有餘里欲天下之一乎禹也周公繼文武攝
天下七年制禮作樂反政於成王使其子伯禽就封
於魯而已居成周死葬於畢欲天下之一乎周也舜
周公同道舜君也周公臣也舜周公易地而處則皆
然然則堯何以不去中國死夷狄乎曰舜之相堯也
二十有八載德施於民也長功見於民也大天下忘
堯焉堯之子不肖書曰罔水行舟罔晝夜頌頌朋淫
于家天下疾焉故堯崩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如是而

已不能有加矣禹之舉也由舜其相舜也不能若舜
之久舜之子又不若丹朱之甚不肖也天下不以為
戒雖舜死天下將不忘舜是以舜去中國焉去中國
而天下一乎禹矣或曰舜勤民而野死曰有天下以
與聖人不使後世萬姓被其害也而去之可不謂勤
民乎或曰舜死于巡狩征有苗曰不然也堯以天下
讓舜使舜巡四岳書曰二十有八載帝乃徂落舜以
天下讓禹使禹征三苗書曰苗民逆命禹乃班師布
文德夫堯舜未嘗不巡狩伐無道也抑既讓天下矣
則無所事天下夫舜何謂而巡守且伐三苗乎然則
古之有是說也何故曰昔者晉文公召天子以會諸
侯春秋謂之諱曰狩于河陽然則舜不能忽然違天

下而去將託於狩而至蒼梧也舜之讓春秋之諱聖人之意也孟子曰前聖後聖其揆一也昔者太王之子曰太伯仲雍王季王季有聖子曰文王太王欲傅之太伯仲雍知之因採藥而去以見竄于荆吳之間然則聖賢之所以讓其國家天下于聖人者亦必有道矣孔子曰太伯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

伊呂問

讀鬼谷書以伊呂在夏呂望在商為件合讀孫武書又以二人為反間夫世衰道敝天下語權變者宗鬼谷語竒正者宗孫武學者既無以拒之而復假聖人以自耀將

使澆薄之俗甘心於詐偽予甚懼焉作伊呂問

或問人有言曰伊尹五就桀五就湯太公三就紂三就西伯有諸曰有之曰然則為件而合者歟曰否不然也昔者伊尹避桀耕于有莘之野不以耒耜為可賤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湯聞其賢往聘而起焉太公避紂釣于渭水之上不以漁之事為可薄也以須天下之平卒不可得文王聞其賢往獵而起焉二子者皆聖人之仇也知不以久幽為不賢而曾紛紛以求合為賢乎且吾聞之伊尹歸于商而為之相太公歸於周而為之師二子者皆堯舜者也以堯舜之道不可以臣伐君可以臣輔君成湯察焉古者諸侯

歲一貢士于天子湯因是焉而貢之故伊尹入于夏
夏不能用古者士不得其職則去諫不用其言則去
伊尹數諫而不入識夏之可醜也歸于亳湯又貢之
貢而反者五知其不足與有為然後終相之當此之
時伊尹乃自亳之北門入遇汝鵠汝方於徐而作汝
鵠汝方之書伊尹太公其臣均也成湯文王其主均
也夏桀與紂其亂均也以伊尹之入于夏故亦知太
公之入于商以伊尹之入于夏為湯貢之故亦知太
公之入于商由文王貢之也則二子者皆願為而不
得者非作之而後合者也且作而後合者若蘇秦者
者乎昔者蘇秦嘗為燕謀齊而偽得罪於燕者以納
於齊齊人剝而裂之天下莫不笑故圖為作合者蘇

秦也不免於死而謂伊呂之聖人為之乎哉曰伊呂
之不求于合則吾信之矣若乃湯貢之文王貢之者
非間歟曰惡是何言也且以湯之得天下也為得桀
而得歟為得道而得歟文王之得天下也為得紂而
得歟為得道而得歟湯之得天下也自其伐葛文王
之得天下也自其伐崇湯伐葛而莫之逆者而桀喪
其天下矣文王伐崇而莫之違者而紂喪其天下矣
且子謂湯之得桀也伊尹間之其得葛也孰間之乎
文王之得紂也太公間之其得崇也孰間之乎聖人
之為聖也為其正而已矣是以衆人為不可及必以
間而有天下則其所以為聖也不亦衆人而可為之
歟曰然則世之有是言也何出曰出乎貪勢而好利

者貪勢者樂縱橫好利者善用兵其於術猶號而售之也是以私自託於聖人

問南子

或問語曰子見南子子路不悅信乎曰信然則仲尼之見南子也欲因以行道乎曰否不然也昔者叔向囚于晉晉人將殺之樂王鮒者嬖臣也使謂叔向曰事我我免子於死叔向不應亦不謝也夫叔向不應豈不曰生者人之所安也為不義而生者人之所不安也富貴人所欲也為不正而富貴者我所不欲也得勢而行道者所願也為不正而行道者我所不願也夫曲其身以赴利者叔向所不忍為而謂仲尼為之乎且夫欲行道而求合於人者吾未之聞也求合

於人而欲以行道者吾亦未之聞也他日王孫賈以微言問于仲尼曰與其媚於奧寧媚於竈何謂也仲尼曰不然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夫仲尼生居亂世固天下無所過得其人可以行道而不為也曰毋以獲罪於天而因南子以致其行是媚於竈矣何以為仲尼曰仲尼之不因南子以行道則吾既聞命矣敢問仲尼之見南子何也曰古者不傳贊不為臣故稱其君曰君稱其君夫人曰小君二者皆君也國君有宗廟之事君親牽牲大夫從之夫人親薦盎命婦從之將與之共宗廟之事正君臣之位不可以不見也南子者衛小君也當是時仲尼仕於衛如之何不見敢問禮與禮也禮則子路何不說曰子路之意以為親

親於其身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君子奚宜留哉乃仲尼則欲先正其名君臣名之大者也正則庶民服道不行然後去是以未嘗有所終三年淹也此之謂也孟子曰孔子有見行可之任有際可之任有公養之任於季桓子見行可之任也於衛靈公際可之任也於衛孝公公養之任也所謂際可者接可見也古之人接可斯任矣

啟疑

昔者齊伐魯孔子憂之謂門弟子曰魯父母之國也今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于是子貢往見田常而說之曰臣聞憂在內者而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而魯弱不可攻也則不如攻吳于是子貢南

說吳使伐齊東說越使伐吳北說晉使承吳之敝故子貢一出號為安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嗚呼不亦甚哉此亦周末戰爭貪利之人耳而謂子貢為之乎且夫却齊以存魯于魯則幸矣于彼四國則敗矣不惟如是又使其身蒙惡于田常如與之篡焉不惟如是又使聖人被不知人之譏如與之謀焉雖然齊伐魯之事不能無也子貢說田常不能無也雖然子貢之言則謂何哉子貢必將謂田常曰吾聞君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害君也今君上不見信于君下又見壅于大臣外為高鮑將兵伐魯君伐而勝則高鮑之謀也伐而不勝則高鮑將正君之罪上者不見信于君下又壅于大臣外與諸侯與國為仇君之位若

朝露可翹足而亡矣夫魯千乘之國也未可量也君不如按兵勿伐以銷高鮑之謀外自樹黨下以嫗拊百姓使不踐戰死之患全而歸之夫百姓全而歸戴君如父母魯喜于不伐親君如師友銷高鮑之謀則未有以聞君也君乃釋此三利而必踐萬危之塗開大臣之意身與之為市不亦惑乎如此庶乎子貢之意矣猶恐非也今乃飾縱橫之詐挾反覆之辯親指之聖賢之間學者信而不論論者昏而不論毋乃已謬哉雖然是傳聞者也疑似者也古之為書之二者多有之其始也出乎信而今也成乎偽吾請言之傳曰彭祖最壽八百餘歲敢問彭祖非人也耶則豈獨八百歲而已哉是人也何以獨得乎此固難通也雖

然為是有端仲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吾以此推之所謂老彭者古述作士也上采五帝下及五百上下八百歲之間譬若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太史公述歷黃帝以來三千餘歲也非仲尼與魯隱竝生太史與黃帝俱壯其書則然也此傳聞不考實者也舍彭祖無傳聞者乎曰有傳曰徐偃王有筋而無骨夫徐偃王徐國之君也主祭祀奉朝聘交隣國接百官古者人君無所不親則偃王何以能自力哉古者有天疾者不入宗廟有人疾者不入宗廟則偃王何以能自入即位哉語曰偃王好為仁義而不修武備以亡其國吾以此推之文德柔柔者筋象也武備剛剛者骨象也故貴文而廢武亦不可以存國

猶有筋而無骨而不可以為人。也。此出于議論比興者也。而不審則疑矣。舍徐偃王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魯陽公與韓戰。怒而揮戈。日退三舍。夫天至高也。日至遠也。魯陽以七尺之軀。丈二之戈。氣不足以盈谷。力不足以破山。憤而指麾。日為之却。則豈獨日哉。蓋天亦隨之。此不可以誑嬰兒。終日又况天下乎。古者兵法三十里一舍。吾以此推之。魯陽者戰而敗績。一日之中而北三舍。爾世人不知。則以為日退三舍矣。此傳聞而譌者也。舍魯陽無疑者乎。曰有傳曰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貔虎為前驅。鵠鷲鷹鷂為旗幟。夫黃帝之人民猶今之人民。黃帝之郡國猶今之郡國。黃帝何以能獨任異類與之成功。

哉。言黃帝之士卒如熊虎。言黃帝之旗幟載鷹隼。則可已。豈獨黃帝有是哉。書曰如虎如貔。詩曰織文鳥章。此亦聞而不察者也。舍黃帝無聞而不察者乎。曰有傳曰文王四乳。所謂文王者其仁義忠信聖人之姿。爾惡得形狀之異乎。必形狀異然後為聖人。則孟子又烏得云堯舜與人同乎。語曰周有八士。伯達伯适仲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隨季騶。此八人者同母而四乳。吾以此推之。所謂四乳者亦猶是四乳之謂也。此固美之過實之言也。舍文王無過實者乎。曰有傳曰伊尹獨為絕類離倫。無所受其氣。若蜉蝣醯雞之出于物乎。禮曰空桑之琴瑟。斲琴瑟莫宜于空桑之木。地名吾以此推之。伊尹之生于空桑。猶文王之生于

西戎也何怪之有哉此固好奇而不經者也故曰言遠而偽道散而惑三皇之事萬不存一五帝之事千不存一非篤學而心知其道者豈足勝論哉昔者宰我問于孔子曰黃帝三百年信乎孔子曰黃帝在位百年崩而民哀之百年用其教又百年此其所以三百年也楚子問於觀射父曰書曰乃命重黎絕地天通使無重黎民其登天矣觀射父曰不然昔者高辛使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天地之道序而人神不相雜乃所謂絕也民不能登天也嗚呼吾安得夫孔子觀射父而聽之哉

五百

或問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作有諸曰否不然也或問

乎孔子曰吾聞黃帝三百年黃帝何以能若此之久也孔子曰黃帝在位者百年崩而民畏其神又百年已而民用其教又百年此之謂三百年夫言固有若是者也古者一聖王之法五百年然後移故曰五百歲而一聖人也曰昔仲尼有言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今日聖人之法五百歲而移是可謂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乎曰是非此之謂也蓋古者有不粒食不衣裳居不屋死不葬之俗矣非不樂之也不知為耳矣而今也耕而食織而服安而宅葬而得者固不一俗夫聖人蓋因時而設法相時而制治者也法固有必變治固有必革謀不能五百年者非聖人也當五百年之極而不知承之者非聖人也

夫五百年之極其禮與其俗既已濫矣然後歸而新之故聖人者常出於五百年之後者也不五百年其法不亡不可得而亡也既五百年而猶不亡所謂不亡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也由堯至于湯五百有餘歲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堯之仁湯之武文王之治適因其時得有際而改焉民之去故俗而就新治悅然如水之赴下也誰能禦之孔子得其際矣而不得其時周之俗遂極乎弊所謂非不亡也直亡矣而未有絕者也故孔子作春秋春秋之作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夫後世未有為孔子之為者如孔子之為者則亦必五百年而後可亡也故曰五百年一聖人作一聖人作者一聖人之法變於五百年者也前之則民未怠德過之則遂極乎敝極乎敝雖久非聖人所謀也今日周人八百殷人六百以為文王賢於湯也而可乎故聖人非能計歲必五百年而生也以其成之則宜乎居五百年之後也是以傳此言也或曰楊子雲以謂事之不然曰子雲玩文而遺意者也其曰不然不亦宜乎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八

雜著三

題三公子傳

孟嘗平原信陵皆稱賢君善養士士至三千人然孟嘗以讒廢唯馮生從車一乘入秦使孟嘗復重於齊平原背千里之趙與楚約從非毛遂幾不定信陵最賢矣得侯嬴乃能成功士亦安在多哉然不多養士亦失此三人此三人非特百十之雄也乃在三千之一也以彼其折節慕義貧賤無所遺卒得其用者三千而一耳况乎不養士士無所歸者乎其不困辱幸

宋 劉 敞 撰

矣何功名之望哉

讀封禪書

劉子曰新垣平侯日再中文帝以建元言汾陰有寶鼎氣乃效於後平之於術亦可免矣其卒以詐死為世大僂何哉彼以其術為遠而飾之以巧以其利為迂而益之以諂者也敗不亦宜乎是故博學而精擇之正言而謹守之不為頓久變志不以利鈍遷慮辟此患也莊周有言毋以人徇天毋以故滅命豈新垣平之謂邪悲夫

題東漢逸民傳後

東漢逸民十有七人得道之中者龐公而已矣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此所謂不遭時者非激世長往者也古之君子進以禮退以義故進不謂之貪退不謂之偽以其身為天下法也故賢者至焉不肖者勉焉故曰禮義天下之公也若夫二三子者以絕世為高不臣為名至其後世也羞朝廷之士孔子所謂鳥獸不可與同羣欲潔其身而亂大倫者此之謂歟

題魏太祖紀

漢高帝既誅項羽而哭之哀魏武帝平袁紹亦祭焉世或以二君墜怨矯情非也方天下畔秦劉項兄弟也及董卓之亂袁曹同盟也其艱難周旋禍福同之豈云虛哉及權就勢成人懷圖王之意還自相攻耳非有宿怨積仇必達大義者也既摧破其國非其初

敗上刊有其字

辭刊作遊

約雖功業歸己而英心感動自然隕涕此乃所謂慷慨英雄之風也豈介介然幸已成而樂人禍哉且夫為天下除殘則推之公義感舊撫往則均之私愛此明取天下非己欲破敵國非己怨也其高懷卓犖有以効其為人固非齷齪者所能察也嗟夫如彼之傑之人爾猶未易得其意又况聖人乎哉

設侯公說辭

并序

天下之辯士皆自以能排患釋難亡使存危使安者也然而說有可以行有不可以行子貢說野人野人拒之此不可行者也夫以楚之強項羽之暴其甚於野人明矣而侯生一語而大公以歸其道奚出哉請

試陳之

謂項王曰漢使陸賈請太公乎曰然然則楚與之乎曰否何以不與也曰漢急寡人常寬之危常存之漢得志輒欺寡人寡人不忍與竝立乎天下是以不與也曰噫亦甚矣大王之厚於漢有天下必矣天下之歸漢必矣楚之不得天下必矣天下之不歸楚必矣何也臣請言之大王嘗與漢臨廣武而軍當是之時楚欲烹太公而漢不救彼知殺人之親者不可以得志於天下而可以致天下之怨故示楚以急也今何故而請之且大王何以不遂烹太公曰伯謂我為天下者不顧家烹之無益故不烹也曰誠如伯言者今漢之意其欲得其父者耶其外欲以得其父為請內

實使楚害之而致天下之怨以滅楚耶夫豪傑竝起以誅秦為事秦既破矣而戰伐不息使百姓父子肝腦塗地至苦也楚與漢亦各有分地今漢去其地而與楚爭彼自知智不若大王勇又不若大王故輕委其親以邀怒衆心曰凡所為天下洶洶者楚耳又出信使厚幣使天下見之皆信漢用兵之不得已也則人人致死於楚矣故曰甚哉大王之厚於漢也故大王不如歸太公明與漢分天下而王之天下之人皆知大王之無負於漢也又知漢之有分地也彼雖欲欺其衆復從事於楚衆不為用雖強之不聽是漢孤也大王之霸可以萬全今大王益留太公漢亦益怒其衆楚亦益迨漢亦益進願大王熟計之且夫為天下者不顧家苟殺之無益則雖留之亦無益矣苟殺之足以益怨則雖留之亦足以益怨矣不識爭天下者使天下怨我利也使天下怨彼利耶兩者願大王計之臣非敢為漢謀得太公也敢為楚謀取天下也臣之言用則漢無辭以用其衆無名以行其詐而天下定矣

寓辯

劉子論則左辯士或曰劉子安得疾乎辯夫辯者排患難解紛糝或立談之間而致和平此雖孫武之師仲由之材賁育之勇不洎於此矣乃可喜也顧劉子未能耳何遽而疾之哉且夫秦破趙軍長平進圍邯鄲之危若綴旒者諸侯畏秦而不敢救秦劫諸侯而

不敢進也。故馳辯之士深計而無所用，多言而無所納。皆欲存趙而抑秦，奉諸侯以弊關中。然而諸侯之兵不出於境，彼亦智者之慮有所未盡也。及魯仲連畫新垣之策，而秦兵退，舍劉子誠能造意設辭為可。以動諸侯之兵者，則劉子於辯固易而可非之矣。今劉子未能窮辯者之慮，又焉能斥辯者之過？劉子笑而應之曰：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勇者不能進，其斷說者不能伸其意，彼諸侯畏秦之勢則固然，又何足怪？雖然，諸侯未睹秦滅趙之患也。今請說而出其兵，子其為齊楚韓魏之王。吾請說子，遂說齊楚之王曰：秦圍邯鄲，邯鄲且亡，其大夫之謀曰：請以天下帝秦，而趙國舉臣於秦，趙帝秦之使旦夕且行矣。臣竊為大王憂之。夫趙入於秦，則秦益強，秦得其尊號而歸，必釋趙而令諸侯秦趙合歡，則趙有河南，秦有山東。秦因下兵崤谷，伐其後，帝已者，趙亦出兵而佐之。伐其後，帝秦者如此，則齊楚先危矣。且夫齊楚之不代於秦者，以趙邇而齊楚遠也。今趙先下秦，秦必不外於趙矣。而與之謀諸侯之事，則齊楚必先伐矣。秦貪其尊號而欲并天下，兵不至郢，臨菑不肯止矣。是齊楚踈趙而受其兵，畏秦拔其患也。何趙之智而齊楚之愚也？且趙之帝秦，社稷之故，其計必果矣。而秦有并天下之心，其兆必從矣。秦從趙請，又責於諸侯，則王能遂帝秦而臣於秦乎？王曰：不能。曰：然則王之不救趙亦過矣。今日趙下，明日兵必至齊楚。齊楚天下

之強國也秦必欲先其強者而後其弱者臣恐齊楚之病又甚於邯鄲之圍也王曰然則奈何曰今夫齊楚之地方數千里帶甲數百萬車數千兩馬數千駟萬乘之國也而秦亦萬乘之國也秦圍邯鄲而莫能救固畏之也俱據萬乘之國而齊楚獨臣於秦臣竊為大王羞之臣聞秦戰長平民年十五者必赴焉秦王又爵民於河內以與趙戰連時而不解臣竊度之秦名勝趙其衆固已困矣非十五者不可用其民固已竭矣王於此時以齊楚之強選將授兵因秦之敝以救邯鄲臣見趙之寶器重賂必入於王而秦必以信使厚幣以交王國不此之務而委兵以俟帝秦竊為大王不取也於是齊楚之王曰善吾又因見韓王而

說之曰韓趙世世之與國也而秦天下之仇讎也秦圍趙而韓不救者必以秦為強而趙為弱今趙自見其弱而諸侯莫救必請以國事秦而以帝帝秦秦得其帝已必縱趙而與之連謀以圖諸侯趙之怨王也必深則必以兵伐韓而秦又出兵宜陽而責於韓曰何為後帝我是趙攻於北而秦攻於西也韓不割膏腴要郡以事於趙不北面委贄以事於秦韓不得息是韓棄與國之好而要仇讎之禍也假使趙不帝秦秦不縱趙趙必折而入秦矣亡趙以益秦於王何利哉齊楚救之而不救之是王獨招患於是也且夫秦久留趙而不去豈能無畏諸侯之救趙哉故宣言以劫諸侯而諸侯遂聽之假如秦兵伐韓則韓能遂

為之臣哉王必不欲為之臣則願王之以兵救趙也
王不救趙則秦趙之患必至矣願王圖之韓王曰諾
已說韓則見魏王而說之曰臣聞魏遣晉鄙將二十
萬之衆以救趙也怵於秦而止臣竊以王謀之過也
夫秦人貪而多詐故竭國之兵以事邯鄲邯鄲未下
而其兵亦困矣故恐諸侯之救趙也先宣言以劫之
彼雖名強實懼王耳今王又止晉鄙之兵而不行是
王之謀中秦之計也且夫以聲威魏者秦也王猶畏
之有如秦既勝趙以實伐魏則魏能臣於秦乎秦見
魏弱必以魏為不能國非盡臣魏其兵固未可止也
臣固以謂王之謀過也且救人而止其兵以觀望成
敗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於魏矣而秦必反為趙
之助也臣請言之昔者秦伐韓之修魚而楚救不至
韓之君臣謀曰秦欲伐楚久矣不若與秦和而伐楚
則秦必聽韓而舍韓矣且韓失於秦而取於楚也楚
人聞之大恐命戰車滿道士卒滿野而告於韓曰寡
人將救韓也然卒不救韓韓大窮困請和於秦秦聞
楚之先欲救韓也使將將兵伐楚至丹陽斬首八萬
而歸夫當秦韓之相持楚兵不出故秦得勝韓既勝
韓因而伐之其勢然也故楚雖不救韓而秦兵猶至
者秦貪而戾於事也向使楚兵救韓則秦必喪師而
失衆矣夫大王之兵名為救趙雖未嘗與秦戰然而
趙已滅秦必移兵以臨大王前日之楚是也臣故曰
使秦勝趙則秦之兵必至於魏矣夫許而不與失其

失其所以與怨而不絕失其所以怨今王之兵有救
趙之名無救趙之實趙勝於秦則王何功於救也夫
以無功之事招失許之怨故趙勝秦則趙之兵必至
於魏矣而秦欲和趙故必反為之助也今王何不使
晉鄙進兵以明救趙秦久圍趙勢不能固彼畏王之
威必引而去是王西抑強秦而北存孤趙天下之強
國必請服弱國必入朝則王之業成矣不務以此
而務躡楚之迹起秦之禍興趙之怨甚為王不取也
王曰善如此則五國必從從則邯鄲必解矣於是或
者曰善今日乃知劉子天下之士也而辯固劉子之
末也請謹事左右夫邯鄲之圍諸侯莫救辯士說者
萬端而兵莫肯出及魯仲連謀之秦兵退焉公子無

忌至遂敗秦師秦師非不能勿懼公子無忌也知其
師久而傲也所以劉子深求當時之事託以利害之
趣東引齊楚南動韓魏可謂至當之理必然之效也

諭客

寶元開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
自薦者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
掾史且數百人時予方遊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諭客
謂公是先生曰蓋聞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
推勢以事為機是以功勳流於竹帛盛德載於黎庶
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驚此所謂豪傑之士也
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曰今西
兵距境崑崙道絕主上不治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

鐘鼓之娛不勸者於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關
自薦之路總擊奇俊兼聽天下思涵於人心義激於
肺腑故令下之日坐者泣沾襟臥者涕交頤咸欲奮
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
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
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
之時變化之契勇辨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
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
不知貌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勢淪懷書滿腹不
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
全潔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
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邱山

炳若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人守難行之事遺
棄諸子專愚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
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
戟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更甲冑之襲睢盱拳曲空
言少寔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
興馳騁乎孫吳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舌如電流功
如雷行威名竝建家國兩榮乃反侈陋巷之處甘藜
藿之食目無韶曼耳絕金石抱甕而汲不知用力行
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
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
陳也昔者軒轅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
苗之征殷有扈氏之兵成湯造攻於牧宮文王收績

平心之句以五德亦
檢閱古書若此其
當與此製為誌

斷刊作吟

於崇城當此之時履載倖於天地文明比于日月休
思滲於時雨厲威粲於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
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閉小至俘馘大至流血魏
魏之功不為之差滅赫赫之號不為之滅裂適足以
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于盛德耶夫
狂童鴟張天奪其魄跳踉顛蹙假命頃刻親戚不輔
鬼神所殛狗吠其主鼠竊疆場此亦蚩尤三苗何以
異哉然而將帥之臣閱於詩禮介冑之卒奮於疆圉
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
矣於是乎虎眈鷹眦龍行雲起譬若挽千石之弩決
垂瀆之疽引洪河之流沃殆滅之燬曾不移息而可
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朝乾夕惕勞於

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傳說之流
藏于巖野伊尹大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
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
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
情哉昔燕欲駁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
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
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拂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
或富或貴鑽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可以為小醜
之未夷羣凶之尚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
奄孤竹北越鑿齒受令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觀
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而螻蟻之循
穴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

天刊錄年

懷於懷

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為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蠢蠢之氓困於戈鋌積尸為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剥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啟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似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泰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肄其儀參於六經表於萬年澤漏乎重溟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誇蘇張於平世侈孫吳於異類

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絕于聖治客徒笑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蹠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踈然而謝曰荒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責和氏璧

楚人和氏得玉璞荆山之中奉而獻之厲王厲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又奉其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抱其璞哭于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曰天下之刖者多矣何子之怨也對曰吾非怨已之刖也哀夫寶玉而題

之以石負去而名之以誑也王使人治其璞果得寶
焉故命曰和氏之璧此世世稱和氏善知寶而又甚
悲其不幸也吾意善知寶者不然彼天之生玉也有
常質居上不待以為益在下不損以為少此人主之
所貪也雖全而言之猶辱今一不免其身其不知寶
也甚矣至於刖而後哀之其不知過也甚矣苟使和
寶之則若勿獻苟使和哀之則若勿怨彼非所明而
而明之其則也猶幸周人得夏后氏之鼎藏之太廟
已八百有餘歲矣周衰宋大丘之社亡而鼎入于泗
水之中秦始皇滅周恥不得其器於是齊七日使萬
人浚水求焉不獲而後止楚有良弓號之曰大屈傳
世之寶也齊與晉越聞之皆欲得之興兵而圍之夫

興兵者上有破軍殺將之禍下有析交離親之辱然
而不計者寶之所在則不憚以安為危以存為亡彼
人之所求而非求於人也試使一人負鼎之秦一人
挾弓之晉則不敢以冀百金之償豈獨寶哉雖道亦
然今使天下之賢士有道之君子負抱其義祇飾其
辭不擇趨向不度可否號呼於人主之側以冀萬一
焉甚者殺身捐生其次刑戮流亡終無與任其責者
則吳起遂於魯而韓非死于秦其欲將與說難為之
禍也非二君之過也然而世獨謂和為不幸謬矣夫
謂和之不幸固失其理而和之自謂貞又非其名所
謂貞者必審於輕重之際榮辱之分和不哀其身而
哀其玉忘所重而徇所輕是監刁之自害易牙之殺

其于世主所以厚疑也吾未知其貞故為貴在乎賤
為遠在乎近為大在乎小古之君子不外于己而內
人不厚於人而薄身倡而後應引而後動舜陶于深
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傳說築于巖險之下太
公釣于渭水之上及其大行也名甚白居甚安功甚
信此其離於世俗之患也遠矣無他人主者求之也

論歸

太原王舒以進士處太學太學於今無師弟之教養
老講兵之禮廢已久諸生至者無所觀習皆欲著名
廣文館覬三歲一貢士為苟可以幸其身耳其非冒
子者至以錢入吏自隱為士大夫之後王生恥之乃
更占名數京師求舉於鄉又連不獲蓋居者十年焉

王生閩中人也父母皆老矣異翔吾嘗謂王生必歸
或曰王生不必歸吾曰古者仕不遇則去說不用則
去夫仕而去者道也說而去者激也以其京師不入
猶有諸侯存焉齊魯宋楚秦晉之大國千乘者非一
也滕薛韓魏邾莒之小國百乘者非一也今天下一
家任進一道黜於京師復進於闕下去則無所矣則
王生之居可也雖然王生能無朝夕之念於其父母
乎故曰王生必歸且王生所以久不歸者何為乎為
貧賤羞父母乎為不遇恥鄉里乎抑為上國勝下國
乎夫王生士也豈為是哉使貧賤可羞是曾子不足
為也不遇為可恥是孟子不足多也以上國勝下國
是仲尼不足師也夫曾參至孝未嘗羞貧賤孟子亞

故曰士有羞父母
能無朝夕之念乎
子之句

聖固不恥不遇仲尼誠明而欲處九夷彼一聖二賢其意何如哉為士者可法乎不可也今夫胡馬也聞北風而嘶心懷其舊土也有仁心焉曷為士也苟恥其身而廢其歸曾輕任其身而不知也且使王生得之不以道其躬雖富貴其事親為能自厭其心哉吾與王生同道也同道近乎友欲乎吾欲之過也也是厚乎身於無過也故諭王生使之歸解其惑

雜錄

處士之有道者孫侔常秩王令侔揚州人居於蘇湖間好為古文章尤方蘆不能與俗浮沉而接物則恭以和秩潁州人應進舉初未為人知歐陽永叔守潁令吏較郡中戶籍正其等秩貲簿在第七衆人遽請

曰常秀才廉貧願寬其等永叔怪其有讓問之皆曰常秀才孝悌有德非庸衆人也永叔為除其籍而請秩與相見說其為人秩由此知名及張唐公守潁因薦秩於朝廷賜以米麥束帛秩固讓不受自陳方應舉無隱者之實不敢當其賜是時余守揚州亦以孫侔聞朝廷賜之如秩侔受而不謝兩人者取舍異或議其意予以秩尚節而侔安禮者也所謂調之亦可受矣尚節者潔而介安禮者廣而通令亦揚州人少時落拓不檢未為鄉里所重後折節讀書作文章有古人風王介甫獨知之以此顏回也

志雪

閩越地濱海氣窳薄多暘余三年居之未始見雪明

年丁丑來京師秋即雪長老或以為寡人知其寡即
共議之或曰九月於卦為剝剝五陰一陽陰雖大盛
陽亦未絕未當雨雪也然雨雪者陰太早刑太急也
或曰物不時為災雪當降於冬不當降於秋降於秋
不時也當為災人解之曰否凡以卦為剝陰雖盛陽
尚存不當雪者是十一月雪亦可怪也十一月陽始
生固微正月三陽而雪人不怪也何以獨怪秋也且
三陽為泰泰時雨雪猶可五陰為剝剝時雨雪何以
不可而謂之刑失乎且刑何以失夫古者昏亂之時
天子不隱愚大夫不愛人吏不哀矜鰥寡不見收則
獄有過而氣有變耳今天子聖而明大夫謹而詳吏
畏而法鰥寡悅而安其於刑也訊從恕議從厚疑從

赦何致於失而雪哉此議之非也又凡所謂不時為
災者謂害於歲耳今九月雪何以害也穀已入則不
害麥已布則不害民已室處授衣則不害鳥獸既氄
則不害昆蟲已蟄則不害而猶謂九月雪為不時失
類也夫南方地卑故瘴暑北方地高自倍南方盛冬
無雪非異故北方謂冬為雪何怪乎且雪不當降於
秋降於冬可也降於春可乎夫春猶秋也世不怪春
雪何怪秋雪人儻以少見為疑耳夫麥宿種而性能
寒故種麥而雪殆豐年祥也未可議明年果大收倍
於昔年然則二者之言前果謬後大信也人見所鮮
即議以為怪為不時為災則凡出處異於世言語異
於世文采異於世世所謂鮮而可怪者以施於事必

以謂不時行之於民則以謂且有灾然卒無灾有福者多也世人豈但好論議者亦怪其非常與已殊致耳然則是與非未可信也是歲也秋復雪明年吾又將賀民之豐麥也故志焉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四十九

雜著四

萊公祠堂碑

辭

宋 劉 敞 撰



刊題碑辭不作
雜著
刊本碑辭字連

上元年相國萊公以讒死南方有詔歸葬雒陽道出江陵江陵之人德公之相天下又哀其死相率迎柩公安哭以過喪大家賻奠小家斬竹揭錢幣獻之已獻因投諸路旁竹皆更生蔥菁成林邦人神之號曰相公竹云遂私作祠堂以為公歸永旱疾疫于是請命罔不響答後二十餘歲南郡太守乃告縣更作公廟以遂百姓之思昔者召伯聽訟甘棠勿伐鄒子吹



律陰谷生黍全而封殖孰與斷而蕃育為之而榮孰與感之而生維萊公相天下生能使一物不失其所死能使枯槁復息以昭其仁以顯其神黔首載之子孫不忘可謂靈矣乃作哀歌刻之廟碑辭曰孰作祠堂江陵之人云孰享之萊公之神孰毀萊公朝廷不知孰譖萊公死而不歸公歸無所于汝信處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赫赫萊公為天子忠公今既死誰相天子西有昆夷北有獫狁公乎不存鰥寡允蠢織織之竹昔維枯莖公惠我民速哉青青誰謂公遠我瞻在竹顧我人斯亦孔之育世勿我權萊公之依于斯萬年不遐有違

畏言箴

吾甚畏言言可畏也而不能默然吾言悃悃倡而後和人猶以為過吾言繩繩譽而不訾人猶以為非非吾言之畏維人之多忌非吾之不能默然而人寔多言若是者其止乎其已乎其勿問而唯乎譬之於物其為石不為水乎水之滔滔往而不來有陷而淵有壅而洄有激而在山椒曰水哉水哉

讓箴 并序

資政富公始讓樞密直學士又讓翰林學士又讓樞密副使凡三讓所讓益尊所讓益堅粲然有古人之遺風故作讓箴以矯世礪俗云

讓如何其讓非為名欲先信吾道於天下氓讓如何其讓非為利欲天下之人咸信吾義世有常患患其欲速枉尺直尋卒附于辱世有常患患其在得辭小受大卒沒于直公皆拂之公既述之啟之闢之俾世則之曰吾豈惡富貴富貴維德人以厚己我以厚國時豈無人昏夜乞憐縱或得之何如其賢時豈無人乘機射利縱或得之何如其智嗟此富公直哉優優孰眎富公而能勿羞孰持富公攜手以遊昔宋考父三命益恭嗟此富公十世與同作詩載美穆如清風

毀箴并序

楊君某曰人多毀子某始作毀箴以自警名乎貴階利乎富梯汝不人關而人汝疑疑汝斯怒

怒汝斯沮汝不見邪而忘戒懼戒也有道汝毋習非懼也有道汝毋詭隨隨也傷直毀也適宜非也害勇毀將由誰能守而直胡言多之恤能潔而勇將保汝于吉凡毀之作患吾不能修如毀而益明吾復何尤道非不章又以書紳惟吾忌毀以率吾真

新律銘

律之長以立度以軌天下律之實以為量以祿四方律之重以起權萬物運動律之數以治厯四時不忒律之聲以和樂以詔述作上儀之天陽晷既同下揆之地八風攸從天地是符而况於人乎况於鬼神乎

神鼎銘

帝興神鼎象天地人赫赫神鼎聿維國珍光潤龍變

其德日新是鵠是定上帝是賓是芼是和皇祖是禋
敷佑多福惠于孝孫休矣孝孫億寧上下幹調陰陽
茂寔時夏如鼎之和無逆于化休矣孝孫羞用多福
登進俊傑並昌方牧如鼎之固無覆于餗休矣孝孫
富有多子室家君王是續是似如鼎之載無喪于士
鄆州樂郊陳漁臺下作幽素亭銘其石柱
茅為宇石為柱幽且素哉君子之處石為柱茅為宇
安且固哉君子之度

庶幾堂銘

既作此堂名之庶幾母曰予小子顏徒是晞一簞之
食不可廢也一瓢之水不可棄也飲之食之猶吾義
也吾聞君子以身殉仁不戚富貴而羞賤貧或曰顏
徒易乎晞之則是吾雖不能及猶冀一二遊於斯息
於斯非夫人之為思而誰斯噫

瑞木頌并序

慶曆三年澧州獻瑞木有文曰太平之道
澧州澧陽縣男子楊修伐道旁大樹賣之
主人主人析以為薪見其中有隸書四字
曰太平之道字體茂美白黑分明如筆墨
所為者異之不敢蓄於家以告太守驗問
所見百餘人詞皆同乃獻之天子嗚呼德
至必有自然之符非力所以達天命至于
白魚赤烏嘉禾之倫皆因象推類以知神
意非仁配天地則不有文字顯明之告伏

年下刊有矣字

是刊作斯

義之河圖夏禹之洛書與今之瑞木皆文字顯明者也自元昊犯邊中國疲病于今五年天子痛士大夫勤勞在外不忘于心宵衣旰食以德為治然則始於憂勤終於逸樂太平之期將由是道焉天地命之神其勗之上下感動而文出於木木仁也又所以明天子之仁也乃作頌曰

上天之載兮無臭無聲春我聖德兮告以太平非筆非墨兮自然以成我民富庶兮天王聖明上天之載兮無聲無臭春我聖德兮太平以告非筆非墨兮自然有以我民樂康兮天子萬壽日出東海兮月入西方日月所照兮孰為不王我歌

且舞兮樂哉洋洋以為不信兮眎此靈宰商周二賢贊

劉子曰儒者或稱殷道衰微子抱祭器入周紂殺比干箕子懼佯狂為奴孔子皆賢此兩人兩人殊行而同名總其實不然自殷之未亂微子諫不周周欲去誥父師少師曰殷其弗或正四方我出為狂自遜于荒野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庶兄也何入周之有及紂殺比干箕子諫之尤力紂遂囚箕子而奴辱之武王告諸侯曰紂乃囚正士可伐矣武王伐紂敗之牧野紂自殺武王則使人釋箕子囚載與俱歸而作洪範由是言之箕子之不死幸耳豈自苟全須臾者哉然微子所以能去者以先其未亂也雖去猶不

我刊作斯
刊另行題贊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逾國斯仁矣如已亂無為去也必去之是逃也非仁者也

周二賢贊

劉子曰世皆以伯夷叔齊諫武王不用退而隱於首陽之山不食周粟採薇而食之以至於餓死以予考之不然彼伯夷叔齊者仁人也愛其君如恐傷之故矯世厲俗達天下之大義而不私焉其進以道其退以義此孔子所謂求仁得仁者也豈若小丈夫哉諫其君而用則欣欣然見於色諫其君而不用則悻然見於色終身不向國而坐也彼所謂不食其粟者言其致為臣而不去在廩餼之列是乃所謂為餓也安得採薇之事乎蓋少飾者矣自堯舜以來高世之士

不可勝紀然夷齊為之首學者皆稱之始周之亂鮑焦疾之不忍食其粟采蔬於道而食人謂鮑焦曰今不食其粟而食其蔬此非焦所濟也於是鮑焦輟蔬吐哺立斃其處然孔子不以為仁學者無稱焉

西漢三名儒贊 并序

余讀西漢書愛董仲舒劉向楊雄之為人慕之然仲舒好言災異幾陷大刑向鑄偽黃金亦減死論雄仕王莽作劇秦美新復投閣求死皆背于聖人之道惑於性命之理者也以彼三子猶未能盡善才難不其然與然其善可師其過可警也為三贊以自覽焉

仲舒先覺承秦絕學進退規矩金玉其璞發明春秋
大義以修旁及五經博哉優優世莫能庸黜相諸侯
仁義所漸易剛以柔茫茫大道在昔聖考蓋有不聞
奚究奚討主父掎之步舒詭之嗟若先生有以啟之
懲違告休不預世憂著作孔多後世是遵嗟爾君子
克遵厥猷

子政翼翼簡易正真博覽百家以充其德黃金之偽
智由信惑艱孰邪世身居困阨不為俗儒苟取拘拘
略其威儀忠質之符疾邪救危著論上書同姓之仁
賢哉已夫雖不三事其文實章以迄於今日月之光
嗟我後人庶幾不忘
子雲清虛自有大度非聖不觀恥為章句擬倣六經

其文孔明隱隱鉉鉉實為雷霆世世不遷知命理神
胡為投閣劇秦美新君子之缺衆儒有言蓋天絕亦
何必然末世之人以道邀利或狗耳目得之弗愧嗟
爾君子能勿此畏

漢右將軍辛慶忌贊

矯矯將軍在漢虎臣實秉一心以堅事君昔有朱游
廷刺安昌天子震怒慄如朝霜將軍免冠此生狂直
使言而是用之奚惑如不可從受之為益以諫殺士
群心恫疑後有大姦上且不知叩頭流血帝亦感寤
雲得不誅將軍之故凡人之情侮弱畏強維時將軍
吐柔茹剛衆人之智上觀下獲維時將軍犯顏亢色
將軍之功史不絕書將軍之節萬世則無漢室之衰

竟由大臣將軍此舉可謂知人千歲而生其猶比肩
有若將軍者吾請頌焉

三賢贊 并序

丞相沂公葬東里子產之墟而與裴晉公
隣鄭人以三賢者之行已事上養人使民
其終始同然則宜相近為之作祠堂合而
享之豈所謂尊德樂善緇衣之遺風也歟
贊曰

賢不常出曠世而遇其猶旦暮如三公者或相一國
或相天下善始令終高明有融盛德大功時之遠也
千有餘歲若相長弟循迹揆心死而不忘孰有古今
其像于此自鄭人始有來仰止嗚呼若登高山若浮

深淵夫又孰測焉

伯冏敦贊 并序

右二敦得於藍田敦者有虞氏之器周禮
有金敦有玉敦玉敦以盛血天子以盟諸
侯金敦以盛黍稷大夫主婦以事宗廟此
金敦也其銘曰伯冏父作周姜寶敦子子
孫孫永寶用伯冏蓋穆王太僕正周畿內
諸侯食菜於周者皆周公之後然則伯冏
周公裔孫也贊曰

穆滿眊荒周巡天下祭公作招實止王過冏亦正僕
其僚遵度銘器貽世似續妣祖載祀二千示我懿矩

張仲簠贊 并序

右二簋得於驪山白鹿原簋者稻梁器其
銘曰張中云云張中見於小雅宣王臣也
所謂張中孝友者矣籀書奇字不能盡識
當有能辨者贊曰

宣治中興方虎董征張中孝友秉德輔成或外是經
或內是承文武師師安有不寧

驪山十鐘贊 并序

右鐘十枚得於驪山北原無款識然其制
度似周器權之其重者十有餘斤輕者三
四斤世無知音者莫能名其律呂按爾雅
鐘大者謂之鏞中者謂之棧小者謂之剽
然則此棧鐘也贊曰

幽亡驪山禮樂崩壞宗廟為墟彝器用墜禹之尚聲
追蠹而在蓋惡之効永世作戒

策問

問唐時歲舉進士至煩矣然所取不過三四十人今
國家間四歲乃舉進士至簡矣然取之多或至五六
百人議者甚疾此欲放唐制則恐賢士失職者衆欲
仍舊貫則吏員不可勝紀夫賢士失職者衆則怨必
興於下吏員不可勝紀則力必屈於上裁此二者宜
奈何諸生極意盡言焉

問學者治仁義之術皆稱孟軻軻譏宋牼之
言利也曰號則不可是如慎者莫如號也然
而軻教梁齊之君則曰好勇不害好樂不害

刊其上下同高格是也

刊其上下同高格是也

好貨不害好色不害夫勇之與樂貨之與色
足為號乎軻之議人甚詳而自任大略軻不
不宜至此者也試相與辨之

答策問

古太學教養胄子以九德及其學成志就足以不惑
然後授以爵位故二帝三代世族門子多得賢材今
公卿大夫郎吏以上皆得任子弟上者至京官其次
任州郡非復專學問道苟以榮富家貴族耳勢崇力
鉅易以謀通往往據要職重任十有八九嫡庶不分
賢不肖混殺天下常苦官衆員少者此等害之也可
為著令諸當任子者得任為後者一人餘皆不得若
自有以殊功異行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

此節已見卷四十
二雜說刊去
養字刪去

謀通前漢書

象前作多

自有以殊功異行詔上名者不用此令而令朝臣以

上子弟悉詣太學著籍受學為設五經博士隨所欲
學從博士習之間歲輒一試如漢朝射策取問經典
大義通五經四經為上三經次之二經為下不及二
經且勿舉經以十道為問不失為上失一二次之失
三四為下失五勿舉既得其人以學優劣制其爵祿
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微也今其子孫材高官
官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其子
孫材下自以小官官之亦稱也人當以言行為類非
若萬物可種傳也如此仕皆得其人經義益修矣

分不若其子孫材下

官之稱也假令其父若大父世父官本崇也今其子

任不若其子孫材下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五十
文

鄆州謁廟文

維年月日起居舍人知制誥知鄆州軍州兼勸農群
牧使京東西路按撫使劉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天
齊仁聖帝某受朝命來守茲土四履之內山林川澤
苟民所瞻仰者皆得以禮秩祭而况岱宗乎故躬執
豆籩進見廟貌神亦昭于厥誠大庇下民尚享

鄆州禱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於東岳天齊仁

宋
劉
敞
撰

聖帝某初署政周詢民事僉曰春夏閔雨至於六月
非不雨也下雨而不甚此乃春秋所記聖人所憂故
祇被厥身分遣有司將以吉日丁酉乞靈于爾大神
未及厥期而雨三降豈謂至誠能昭于天惟爾大神
實監其衷曷敢隱神之賜使人不聞躬執祀事以彰
靈德神亦顧哀下民永終厥惠尚饗

秋賽諸廟謝雨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告于某神曩者自
春不雨至于夏六月毛澤將竭人力將盡神惠而福
之優之渥之長之育之爰及秋成遂以有年恭薦常
事以答靈德尚饗

謝雨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官以清酌特羊之具賽禱
于太一秋之神乃者天久不雨百姓恫恐用乞靈于
爾神顧哀下民鑒其至誠惠厥所求浹辰之間既優
既渥既霑既足歲庶幾以登民庶幾以安吏庶幾以
免責山川社稷上下之祀庶幾以無乏敢不薦承必
芬以答明德尚饗

禱雨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官屬恭禱于某神曰天子憂閔
元元數下詔令並遣使者則勸耕務穡亦惟是上下
空匱無以供億百神之故今天弗雨毛澤竭矣大懼
無以庇民事神不敢不請惟爾有神克相天子敷惠
于下下民其康神以永享牲幣不敢愛罪戾不敢祈

惟爾有神鑒之

謝雨文

旱氣為虐神能已之百穀將瘁神能起之民將困於
食神能濟之吏將負其殿神能庇之敢不備苾芬新
潔以答靈德

祭帝堯廟文

昔帝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然當時之民猶無能名况
累千歲之後有窺至德者乎百姓區區奉事廟貌某
也守土敢不進見

舍人院為中書作祭土地文

伏以五祀之神莫尊中雷三公之府爰設種祠今茲
土氣含收天明昌作於國俗有賽禱之舊顧人間仰

司察之靈恭敬苾芬肅瞻廟貌神其鑒善記惡佑直
糾邪毋誤聰明永享祈報尚饗

告城隍土地文

某也守土之臣方將宣布朝廷之德惠茲黎庶罔或
不若惟爾有神克相其志尚饗

祭勾芒文

今茲立春農事將興爰出土牛曉寤耕者惟爾有神
克相黎庶是顧是歆無有後艱

秋賽祝文

今茲風雨協序疵癘不作昆蟲之災他邑頗甚犬牙
相入不及此邦歲以有成人受其福此皆神之賜也
守土何功封羊索豕潔陳鼎俎簫鼓畢具馨香上達

以告民樂以揚靈德祇祇嚴嚴無敢貳請尚饗

蔡州秋賽祝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某神往歲大旱道殣相望賴天之仁與神之賜風雨適時百穀順成民以安其居吏以守其業不敢忘德恭薦苾芬以答靈貺以興嗣歲尚饗

禱炭谷秋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節度推官王伋以清酌時果量幣恭禱太一湫之神今茲仲春農事方興而天久不雨生物歉然勾者不盡達萌者不盡出百姓新罹旱灾衆心恫恐某也上無以佐天子施德惠下不能存鰥寡平政刑和氣并隔罪戾是懼惟南山雍州之鎮惟神南山之靈足以興雲致雨紀綱天下惠而澤之使百谷奮興物不疵癘豈獨守土之吏免於罪而已其亦俾茲下民丕承靈德永享無極敢告

禱湫文

年月日某官某云云恭禱于某神歲既單矣上者宿麥未秀下者嘉穀未布百姓喁喁唯雨之望是用乞靈于爾大神詩不云乎有滄淒淒興雨祁祁無使鰥寡重困吏嬰其責尚饗

二

年月日某官某謹率府屬禱于某神某所以乞靈神湫者以百谷闕雨也自癸丑至巳未七日之間而四得雨神之既則厚矣然而潤澤猶不足民心猶不寧

故復少留神輿當滿十日願神終賜之俾黎庶庶在
其所望永庇休佑敢告

三

某為百姓新年恭謁神湫自六七日至于旬時雖當
得雨而潤不足神豈忘我名哉殆守土之人德薄誠
淺無以自媚於神也雖然百姓乏困則將不能事神
神失百姓亦將亡其依歸願神有以哀之詩云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斃思不敢淹留以襲神既其亦
使甘雨時至毋困我民

四

自春至于秋七月凡三請雨矣賴神之惠罔不響答
今時禾稼被野苗者待秀秀者待實而雨不降民心
喁喁無所歸命不敢不重以告古人有言曰狐埋之
而狐搯之是以無成功惟爾有神顧哀下民無乏常
祀

謝湫文

前日某憂旱甚故遣從事乞靈于爾有神蓋灼之也
以甲子始至雲氣回復載暘載陰若有馮依乃丁卯
旦卒獲嘉澍宿麥賴以復金秋稼幸而就孰豈某淺
誠能有感通繫神之明不忘下民恭薦芳潔丕昭靈
德天旱宿麥將槁秋稼未布太守政刑放紛誠志淺
薄故至於是賴神之惠膏雨露足不敢久留神既率
僚屬拜送惟爾有神永庇下民

春祈諸神文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某神曰協風既至百物奮作故擇吉旦以迎休祥維神聰明正直依人而行將蠲其祆災俾無乏祀百姓之願也有司之幸也不敢不告尚享

謁諸廟神文

某年月日某官某謹以庶羞清酌謁見某神某始署政謹循舊禮封內之神敢不恭事洋洋在上明明在側薦此令芳以荅正直尚享

弔海文

并序

襄賁之城在淮上東走大海八十里余日夕登焉美其壯觀可以為賦而土俗無足語者又悲前世君昏政亂而賢者徃徃自放于海恨不出於今世使效能事職也乃為文弔徐行而下四人以舒吾懷亦楚辭招魂之意矣

北望滄海兮哀逝者之如斯陽既赴而不反兮襄絕世而自怡行沈石以信邁兮仲連又辭貴而不為嗟乎遭世不幸賢智竄伏寧不足以自全兮誠恥羣乎會俗黃鵠之潔身而高飛兮知廁鼠之為辱跡九淵之潛龜兮孰與夫太廟之孤犢易明夷之象兮貴于飛而欲速四海豈其無君兮羗異心而同欲嗟乎彼茫茫之窮波也上乎無天下乎無地長蛟巨魚狂搏貪噬卉服左袵逐臭為類言語不通衣服殊制非先王之故鄉胡為久安此顛顛嗟乎先生之意我知之

矣上暗下塞是非罔詔孰若晞髮陽阿之耀讒疾背
憎人懷其憂孰若自放至清之流行乎無朋言乎無
伍孰若高蹈與世無覩是皆先生之心已嗟東夷之
溷濁兮孰有慕夫先生之所為誠自託於聖人兮名
磨滅而無期胡生不辰兮曾不及今之世也寬賢容
衆兮得夫子之志也禮樂明備兮大人位也胡今之
望兮古反棄也嗚呼遠哉兮是可哀也夫子之魄兮
儻還來也

禱廟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再拜禱于天齊仁聖帝之神曰
聞之於經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天下者
惟泰山爾今也天久不雨江漢之間十二都之地方
數千里黍稷枯槁百姓顛顛無所控語執事之臣是
以為憂神苟卹而安之猶反手也生物將絕而神濟
之是非仁乎濟物不窮配天之明是非聖乎則豈獨
顛顛者鼓舞靈德終歲而已是明經之言者雖亘萬
世可信而不可誣也敢告

揚州賽廟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城隍之神乃十
二月晦某以自冬無雪愆陽為災大恐害歲事以乏
上下之祀用乞靈于爾有神惟爾有神寔鑒厥衷其
夕雨雪若響之答益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
小大欣欣罔不逸豫謹擇良日薦此苾芬以報靈德
示人不欺尚饗

甲二岳生文并序

今年有詔州郡皆立學乃命處士有不學
學者勿舉之其受學者吏為設員程日夜
不休有疾病慶弔輒書其日為後按視當
償之滿日如律令乃可舉岳有兩生自下
邑辭其親而來為博士弟子既久告歸當
渡洞庭時方天風不可渡兩生畏失期而
吏黜之遂渡溺死余悲其意而弔之其文

曰

蓋君子道而不徑舟而不游所以為孝也彼洞庭之
天險兮夫何二子之乘舟路幽昧以不顧焉委死生
其若浮自古皆有死兮獨失乎江流意有所恨兮而

曾不得其由魂放蕩而無歸兮骨沉潛而不收父母
悲于堂上兮妻子號乎中洲諒行險之來患兮信激
幸之為尤且使子而無學兮又安得此之憂是以君
子溺名小人死利夸者沒權貪夫踣勢豈獨二子兮
又吾以悲于今之世競進之為說兮靜退之為愚干
祿之為敏兮守節之為迂一世之皆然兮固若人以
喪軀昔重華之事史兮躬秉耒乎厯山之下受帝禪
之不喜兮夫孰欣于進取秉沅湘以南征兮吾知華
之絕汝生汎汎而無名兮死博博而終古故君子審
乎自得安乎幽貞道德為爵仁義為榮不以貴故學
問不以賤故自輕悠悠兮江波奈何乎二生

祭梅聖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聖俞二十五
兄之靈曰乃者鄰幾病革君問之退而過我相對咨
嗟我視君色異於他時自為君診勸君從醫君雖我
其中猶疑明日大饗四方來賀奉觴上壽戎客在坐
百辟相趨敢或私臥賜食上前謹懼已過疾果大作
仆不能起俗醫控搏以表為裏中涸外乾翕翕如燬
勢一大跌不得中止俯仰晨夕遂有生死痛駭驚呼
曷云能已孰云旬日殺二賢士嗚呼哀哉物固有生
生固有命豈曰吾子獨夭其性君之大學信于友朋
君之孝友鄉黨是稱任不過庸壽不百齡一至于此
何其不平喪還故鄉義從此訣哭送道周情豈能絕

祭觀文吳左丞文

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酌庶羞祭于觀文殿學士左
丞吳公之靈嗚呼德不蚤服譽不素聞雖富且貴其
猶浮雲公起布衣望重一時鱗躍翰飛邈不可追迺
謀帷幄迺和鼎飪深識遠策四方爰稟曰剛曰柔奚
吐奚茹上弼下爭匪躬之故謝劇就間以德偃藩所
居而治小大晏然帝曰徽猷惟汝予宣汝撫朕師于
時西遷功業未究以疾去位天又奪之人其殄瘁公
昔臨蔡某備府屬忘勢與年分逾骨肉意氣之感豈
獨知音柱石顏矣行道隕心陳此薄奠爰申我辭公
歸不復云何其悲尚饗

祭天章許待制文

維年月日某官某謹遣某人以清酌庶羞之奠祭于

天章閣待制許公之靈嗚呼唯公孝友克施其親強力自喜敏于事君進進不懈赫然而有聞始命漕輸西給京師足食與兵外禦四夷十有二年積焉如坻功勞位尊名優望充上意攸屬宜在崇近公讓莫居自請治郡淮南暮月亦既有成改命浙東肅然治聲亟以疾聞歸居海陵天不可問道不可豫孰是人斯至于天故自古有死於公為遽昔我先人薦公於朝意氣之感期以後凋公今永歸孔音昭昭陳此苾芬以寫我誠莫哭于堂莫弔于庭魂也不亡庶幾自聽尚饗

祭崔侍郎文

年月日某官某謹以肴酒果蔬祭奠于故刑部侍郎

致仕崔公之柩曰少壯從官耆艾歸政善始令終君子之慶公既蹈焉猶有不幸攜子弄孫采組光輝築室肆耕阡陌東西可以佚老不能耄期歌也於斯哭也於斯九原無憾鄉黨是悲昔備外庭從公步武今守京兆接公壤土一日之雅忽焉千古春秋善隣義不薄死申薦令芳以告惻楚尚饗

告伯父殯文

古者庶人之喪隣里執事其在士夫千里赴義及其送葬塗潦毋避焉有至親而或不至某獨不幸受命典城戎馬是司匍匐不能不哭于堂不祖于庭寔不復土虞不奉牲回望萬里悲號失聲門外之治王命寔行益古亦云不即人情於奠陳詞以昭哀誠

江休復祭文

嗚呼當今之時學不為人仕不期通養不恥貧吾於
隣幾獨謂得之何辜於天而至於斯嗚呼哀哉君始
遭疾物不甚治固曰吾命將有所制笑語作書命子
後事其處壽夭可謂不貳某之得交從蔡汝南待我
忘年不恥不堪直諒多聞所益者三十有餘年若青
依藍亦有出處東西南北意氣之合常若在側亦有
毀譽蒼蠅紅紫論議之同流言以止君今永歸使我
從誰伐木之感悽其孔悲酌酒陳肴敘心以詞平生
之歡從此而違嗚呼哀哉尚享

胡因甫哀辭

冥冥上天固愛賢歎賢者則死何其偏歟生殺予奪

豈無權歟宜淑而罰獨不可遷歟謂物有其數其又
信然歟莫重乎生莫金乎壽莫美乎貴莫厚乎富人
或逢之子獨大謬鬼神虛無誰執其咎終孝且慈有
志不就惟彼惛惛令妻壽母是故悲莫悲於矢志禍
莫禍於天生痛莫痛於不嗣惜莫惜於喪情子皆罹
之終身不平嗚呼哀哉是可奈何雖有神知亦安以
為

此篇係升
本浦寫

張壽寧辭

張海既冠謀所以字者劉子曰是於禮有
辭為之作辭

今月吉日既滿爾儀爰告爾儀字為爾傳師
先民有言事若莫知敬服勿忘維德之基
彼昏之陋靡懷靡及其告諄諄其聽藐藐
昔者曾子三省厥身傳不習乎世以有聞
毋曰高止致焉可及毋曰深止悅焉可沒
信爾朋友樂爾兄弟聽用我謀是無大悔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五十一

家傳

先祖磨勘府君家傳

劉氏之先出楚元王世為彭城人西晉末避胡亂遷江南其後又遷廬陵世次皆不明不可得而知然猶以彭城為望自廬陵遷新喻者曰遜遜生超超生遠遠生瑛瑛贈大理評事凡四世自唐末更五代頗假版仕州郡而未嘗有顯者評事生禮部尚書諱式字叔度少有志操好學問不事生產年十八九辭家居廬山假書以讀治左氏公羊穀梁春秋旁出入他經

宋劉敞撰



積五六年不歸其業精出是時天下大亂江南雖偏
霸然文獻獨存得唐遺風禮部取士難其人甚叔度
以明經舉第一同時無與選者由是江南文儒大臣
自張洎徐鉉皆稱譽之調廬陵尉太祖平江南叔度
隨衆入朝見于殿下黨類數十人上一一親閱視察
問皆罷遣獨叔度拜商水尉遷絳州推官又遷鴻臚
寺丞監潭州茶場改大理寺丞歲終奏課倍前人太
宗善之立召還對語便殿改贊善大夫復出知利豐
監是時初得并州又絕契丹和親誅靈夏叛族邊費
多有司不能給頗以擾民叔度通輕重以謂此非長
久之利因奏曰唐虞至治懋遷化居所以調有餘不
足便民贍國臣前在潭州見積茶成山或不能泄歲

久則皆焚棄今利豐監積鹽復益多有司無術以御
之但坐守視之耳國家據山海之源而不能用邊寇
小警菟敝補敗輒以勞民至上下空匱甚非計也臣
請通茶鹽之利被之河北關中國可益賦而財用足
上異其言即以驛召入問計策語合意因留判三司
都磨勘司賜緋銀魚自唐歷五代天下分裂百餘歲
矣吳蜀交益荆晉閩越大者稱帝小者稱王其財賦
自入不統天子有司及太祖受禪十餘年間吳蜀交
益諸國稍誅降太宗即位閩越請吏入朝又定并州
則天下始一統矣四方財賦一歸三司文籍相乘會
計不分明吏因為奸主者無由知叔度建請增置主
轄等司以參校出入天子從之吏欺誣毫毛必察至

今以為便轉秘書丞淳化中高麗絕契丹自歸天子
方事取幽州嘉其識去就厚荅其使因欲結其心斷
虜肩臂使叔度往諭指王以下郊迎叔度美秀明辯
進退有規矩望見者皆心服先是高麗大旱及使者
授館澍雨尺餘國中大喜事漢使愈謹自陳國小齒
下願執子弟禮叔度不許然所賂遺甚厚叔度亦為
之納還朝封上天子善之高麗通中國自此始也轉
太常博士領舊職前後以職事利害議于上前及所
施行天下以為便者不可勝紀奏對明簡天子聽之
率常數刻居磨勘之職十餘年後兼三部勾院條領
益精明朝廷言輕重者皆自以不及故天下稱之劉
磨勘云改工部員外郎賜紫章服天子令閣門使擇

善犀帶以賜其見遇如此真宗即位例轉刑部初李
維清為益鉄使其女婿盜用官錢數十萬吏畏維清
不敢劾叔度發舉其事維清坐黜維清由是怨而三
司貪猾吏以欺枉為生疾叔度禁其業亦皆怨常狙
伺欲塗陷之太宗察其情每坐朝輒衆稱其才故毀
不得入太宗崩真宗在諒闇吏因此告叔度事時維
清為御史中丞典治欲深致其文而吏所告皆虛反
坐維清愈怒叔度既辨即出視事如佗日維清乃諷
吏劾以不俟詔入朝免官其年卒年四十九叔度尚
名檢好賓客所交游皆一時名人徐鉉張佖陳省華
揚億之徒雖年輩先後待之各盡其意億與石中立
為獨拜牀下其見推如此初太宗好書集秘府古書

模其筆迹自倉頡史籀下至隋唐君臣以書名世者
為古今法帖朝廷宿儒鉅賢輒以賜之非其人雖宰
相終不得而賜叔度獨六十軸當世以為榮自叔度
沒四十年間諸子皆仕于朝每上郊籍田輒以赦令
追寵其親以至今贈禮部尚書

宋故推忠佐理功臣光祿大夫行尚書吏部
侍郎參知政事柱國太原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三百戶食實封四百戶贈尚書左僕射王
公行狀

公諱堯臣字伯庸其先太原祁人六世祖為輝州刺
史唐季兵亂遂加焉今單州礪山是也後徙居宋虞
城皇祖府君事親以孝聞其為政興利除害多陰德

嘗言曰我世當有顯者及公生愛之曰此兒庶幾成
吾言公舉進士天子程其文為天下第一授將作監
丞通判湖州年二十五矣天聖八年召試翰林改著
作即直集賢院皇考以事左官于蔡公亦請知光州
以便親居郡遷右正言是歲大饑百姓不能忍死群
輩望屋而食或抵極法公建言宜依荒政弛刑以全
安細民朝廷用其議丁外艱去職服除為三司度支
判官賜緋衣銀魚又遷右司諫郭后廢死議者不一
而宦官閻文應方強用事公請獄治待醫左右無狀
者為朝廷除謗釋疑事雖不行物論多之后猶在殯
有司張燈合樂飭供張望幸乘輿臨當出公又言前
以詔復郭氏位號則后禮不可闕觀燈非禮之急母

使天下有間言者天子從之景祐四年以本官知制誥賜金紫同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提舉諸司庫務寶元元年召入翰林為學士改尚書六部員外郎知審官院元昊畔西鄙宿兵公為體量安撫使將行言曰故事使者所至輒稱詔存問官吏將校而初不及百姓自兵興三年矣政煩賦重小大彫敝今攻守未決宜因使者之出致勞徠之意許以賊平蠲其租二年則人人致力而忘死矣朝廷嘉其意以敕榜付公是時賊馬出入鎮戎環州間官軍戰數不利士氣傷沮公按其地形易置將校調率民力皆因事授宜先行而後聞百姓便之還又言陝西兵亡慮二十萬分屯田路不足自守賊嘗三戰三勝者由以十當

一也臣視地形涇原最可憂請益兵萬人屯涇州二萬屯渭州渭足以制山外涇足以控關中則賊不敢送死矣不然臣恐其乘虛復來潰決必甚又薦狄青王信种世衡劉昭孫等三十餘人可將帥先是好水之戰韓丞相為招討副使以偏裨失律左遷知秦州而范文正公經畧延州亦坐移檄讓元昊不先聞謫守耀州公至為上分別兩人忠義智勇可大任不當以纖芥為進退失士大夫心與宰相意迕持其議久之未即行明年九月賊果如公策自鎮戎原州以入敗葛懷敏之師數十萬眾乘勝掠平涼擊潘原關西響震自邠涇已東皆閉壁自守於是范文正公帥慶州之眾以出身自當賊衝賊由此不敢深入而議者

乃以前公言之是後以韓范為招討使置府于涇州
益屯兵三萬人而使公乘傳安撫涇原還奏曰陛下
以邊事屬仲淹等而盛其備涇原誠得制勝之要賊
必不敢動矣然軍貴神速不容呼吸願委以便宜毋
令中覆上為許用其言凡公再奉使皆喪敗之後所
籌畫施為便兵益民以利易害成全勝之策者大體
若此其細不可勝紀廢函谷關示以不外拒西土懷
之罷涇原五州營田益置弓箭手築德順軍張形勢
之制省冗官黜無功事為之慮皆極其當賊於此止
不為寇其明年因乞降矣初曹瑋守渭州開山外地
置籠竿等四寨募弓箭手給田二頃教以耕戰使自
為守其後將帥養視之不善又稍侵奪之人人怨怒

有言德勝寨將姚貴材勇為眾所伏遂逼以閉城畔
公適使還過之知貴素忠其畔未能固立自作書射
城中喻以禍福死生貴恐懼服即日將其眾開門
出降公復為申明約束使可繼守如曹瑋之舊而去
明年加戶部郎中權三司使既拜請自擇僚屬許之
以張昱之杜杞等十五六人為副使判官天下稱其
材入內都知張永和建欲取民間房錢十之三以助
軍費事下三司公持不許永和密使人致意曰公能
行此則大用矣明日入見具為上言因曰此衰世之
事非平時可行且召怨而携民唐德宗所以致朱泚
之亂也上以為然而度支副使林濼畏永和勢助之
說甚力公庭奏黜濼議乃定川峽轉運司奏乞增益

井錢歲十餘萬緡公固不從上問其說對曰兩蜀避
遠恩澤鮮及而貢入常倍民力由此困朝廷既未有
以恤之而又牟厚利焉是重困也雖小有益將大必
大損矣上善其對公之行已謀國論議向正不可回
以利類若此其治大計以計盈虛為急有所調發常
先事因利不暴取於民故能殖其財而簿書謹詳吏
亦不得欺自前使姚仲孫借內藏錢數百萬緡久不
能償公居三年悉按籍償其負而軍國之費猶沛然
有餘以母老求解要劇六年正月拜承旨歸院兼端
明殿學士充群牧使明年丁內艱皇祐初免喪還翰
林遷諫議大夫上祀明堂加給事中受詔與陳旭等
議茶法當時頗言其便三年九月拜樞密副使儂智

高及殘十餘郡遂圍廣州公按舊事及地形利害調
兵遣將上常是之賊平公策為多又奏請畧准唐制
分桂廣潭宜邕為五管重募土人增澄海忠敢等兵
以省京師遣戍之煩邊備益謹而衛兵以不耗減至
今便之樞府雖本兵然自中人宦官醫工伶師嬖習
近戚之進退除用皆屬焉公在位六年持法守正以
身當天下之務濫恩倖請一皆抑損教方樂工不得
補班行中人非有功不以為三路鈐轄內侍兩省非
年五十無賊私不以為押班興繕土木之勞不以官
為賞班行百司失職之人其傷財而害民必再赦乃
得用叙法皆定摯令天子深倚賴焉而幸進者用此
怨公至為飛書以中傷之上察其情不疑而購為書

者甚急嘉祐元年三月拜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張堯
佐以女寵進至是復有旨以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公曰堯佐未嘗出京城無功勞不可假以相位由此
罷三年進拜吏部侍郎八月二十日薨于位享年五十
六公為人雅厚信重以誠接物不修矯飾抗厲之譽
士大夫以君子長者歸之其與同列議事必依於正
時有不合反覆劇切止於當而已不以獨見為奇在
上前所陳天下利害甚衆至施行之亦未嘗自名將
薨呼其弟純臣口授遺奏大旨以宗廟至重根本未
立為憂天子加愍惻焉親臨其喪輟視朝一日贈以
左僕射印綬明年某月葬宋城縣敦孝原公凡所履
歷典為具是矣至他所領審刑院尚書省之類甚衆

及累階勲開國號功臣又加以例進故弗論也娶丁
氏封安康郡夫人三子同老大理評事周老太常寺
太祝早卒明老大理評事二女長嫁試校書郎戚師
道早卒次在室公本以文學進至為侍從典詔告者
十有餘年其文貴體不貴奇也有集五十卷藏於家
愛樂士大夫稱為知人所薦拔初若不審其後多赫
然有聞嘗薦彭思永為侍御史首奏抑張堯佐不得
為二府朝廷稱之右謹條僕射公世胄官簿行事如
右請牒太常議所諡及乞銘於立言之君子以誌其
墓伏惟加詳擇焉謹狀

王開府行狀

維王氏得姓于周靈王之子晉晉既仙去而世人指

皇字列刪去下同

韓下列補國字州
去格字

皇字列刪去
下皇字列刪去

其後田五家其後翦以秦將顯東漢有處士
孫申徙居於祁自是太原王為著姓元魏時因為廣
陽侯侯二子神念神感神念避亂南奔梁神感北事
齊而其家散處宋鄭間子孫蕃盛至丕又徙開封陳
留之通許鎮鎮後為咸平縣今為開封咸平人者公
之高祖也世以貴雄曾祖太師公皇祖中令公皆好
義周急畜德不顯至皇考韓公始仕為江寧句容縣
令後以公貴贈皆公師封大國追封曾祖妣李氏義
寧郡太夫人祖妣張氏同昌郡太夫人皇妣張氏同
昌郡太夫人皇妣趙氏會寧郡太夫人李氏吳興郡
太夫人公吳興出也少奇警力學能文詞天聖八年
舉進士仕宗庭試以為天下第一時年十九拜將作

監丞同判懷州改潁州以吳興憂去官繼丁韓國公
憂居喪摧棘杖乃能起景祐二年服除改秘書省著
作即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建言朝享太廟祝文
著后姓非是請止以謚別之廢后郭氏卒詔葬公燕
于寢杜蕢諫止之君於仁義且若此矧后生雖見貶
而死被尊禮宜有恩也請罷元夕燈燕俟十七日遣
奠仍禁士庶聲樂三年充三司鹽鐵判官賜緋銀魚
袋五年權同修起居注轉右正言寶元二年知制誥
充北朝正旦國信使明年賜三品服判太常禮院同
知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事同知審官院當三班
院公言廣南輻員千里鄰控蠻獠而節制所總止桂
廣二州邊阻勢離蠻或窺犯緩急不及事請倣唐制

同日刊會

以東路之廣潮西路之桂容邕分五筦以密援䟽上不報其後十年儂智高陷廣州又二十年李正德陷邕廉欽於是人思公言而服其識明年充益梓路體量安撫使是時兩川荒饑公私凋殘既至奏蠲逋負閱官吏良否多所進絀之人大慰說蜀郡媪某氏多貲無子一孫才數歲媪意以貲厚其弟願難於其婦乃詣郡誣婦不善撫吾孫願出之獄具公至立姑婦于庭置兒其間兒急趨母公曰豈不善育也媪伏誣狀又里民孫氏產刀鉅萬死而子幼其妻念門戶事請其兄經理之嫉者或告其畜禁物州用坐長法以徒當其兄且誣其妻不睦於夫常祀神呪詛將以義絕出之公曰良人已歿而妻以罪出甥家犯禁而舅

為其犯非禮律意聞見所無皆奏正之二事蜀人夸以為神明未還拜翰林學士慶厯元年知審官院明年同知貢舉契丹之盜邊常為塘水所限是年春其使劉六符謂館伴賈文元公曰南朝塘灤何為者也一葦可抗投葦可平不然決其隄十萬土囊遂可路矣時言事者亦請涸其地耕以養兵仁宗以問公對曰兵事尚詭彼誠有術不應以語敵此六符夸言耳設險為國先王所不可以已而祖宗之所以限胡騎也仁宗深然之其後神宗復嘗問之公對如是神宗曰正朕志也是胡虜以王師問罪元昊故謀為牽撓勒兵境上使六符為不可得之求七月富文忠公再報騁既行繼有詔符文忠以賜六符文忠疑國書與

虜刊作敵下同

意字刊奪

通刊作回

政府口宣及語語或參差至中路起書果
馳還叩閣門請對公方考試後殿仁宗急召諭之曰
毋須同列往獨視之公歸院與文忠議一夕易其書
詔大要以強中國絕後宰制為意前此虜書有太
宗皇帝于有征之地才地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
薊之語一時莫知所答公獨請問曰臣知其故因奏
書意云太宗嘗駕并郊匪謀燕壘于是貴國刺梅里
求致書行在而反潛假其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
薊門之役仁宗喜曰乃自有本末諭執政曰非王某
該詳故事殆無詞也十月虜泛遣蕭階來議事公實
館伴階因請為我禁元昊犯邊而指在求輅是時朝
廷亦已戢兵矣及階行燕于班荆始詔公許階誠能
約束元昊則當班師可錄詔語付階公以洛書予之
使常得持以邀我非便但詳諭階而已還奏之仁宗
善之曰唐之迴鶻恃功王室難制幾有之也轉起居
舍人十二月知開封府踰日都城肅然明年上元故
事籍嘗為盜惡少每至是拘之獄公呼諭遣之曰倘
更為官得盜當除爾籍皆拜而去五夜無警三月以
諫議大夫拜御史中丞季用和以元舅除宣徽使意
不滿不謝居數日除彰信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公言杜審瓊太祖太宗舅事兩朝有勞然終不
至宣徽使祖宗所以保后家也用和無功貪驕而陞
下名器聽其所欲恐非所以全安之欲報母后厚賜
之可也兼判國子監請闕錫慶院以廣學宮因請專

篤視學憂文莊公經畧西師久無功移疾歸淮西
幾召為樞密使公言疎無忠諒之節專為身謀當要
重之任不深惟報効而以疾為辭今遽擢起是避事
為得計也無以厲世又入對極論之而仁宗未省遽
起公引帝裾畢其說遂罷疎石介作慶厯聖德詩所
頌一事也蘇舜欽子美監進奏院粥故牘得緡錢數
千夜召朋友宴集客或為傲歌有醉卧北極遣帝扶
周公孔子驅為奴云者公彈劾之遂坐黜又言中書
樞密院總天下機務職分不明執政之臣勞而無功
日五鼓趨待漏院閱文書以待陞奏退集議歸近已
午數刻之間占書施行未既已逼再集講明日事矣
酬酢有不逮何暇安危遠慮哉古所謂三公坐而論

道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則繁簡固有節奏請以今
事細例孰者歸之有司仁宗既用公之議升章獻明
肅章懃章惠皇后祔于真宗廟室因言藝祖孝章皇
后嘗正位號而祀別室非是亦請升配時不見用至
元豐中卒如公議李良臣陷于虜數年來歸議增六
室復閣門故職公言良臣雖能終自拔前不死戰為
賊俘實有罪今加賞叙無以示後李廣漢名將陷匈
奴得還議當斬贖為庶人蘇武不屈節白首歸漢才
得典屬國古之馭將法義如此良臣宜待後効興國
僧紹宗鑄鐵象妄言灾福惑眾聚財士女傾赴之以
金銀器飾投諸冶中貴人督作宮掖出資佐之公以
為西師宿邊而財費于不急動士心起民怨詔立還

中使禁止之又言四月朔太陽當虧經典所忌請罷游幸西苑諸后既升祔賜群臣帛有差以公由翰林學士遷特命倍賜與學士等公曰不敢以臣廢法屢敦諭訖不受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帥慶州以邊事用度無藝軍費幾屈公累疏之遂宗諒岳州五年官伴北朝回謝使六年春復拜翰林學士兼龍圖閣學士權三司使公言太祖時兵十二萬太宗時十八萬章聖時四十萬今遂倍之兵在精不在衆冗數坐食非計也三司雖總財用大計而事實在外請太原大名永興帥臣各帶計置一路糧草是冬請補外改侍讀學士兼龍圖閣學士知亳州改鄭州明年三月轉給事中七月移澶州明年拜尚書禮部侍郎坐舉張得

一罷職是年河朔大水民流亡朝廷分河北為四路冬置帥公以本官充高陽關路安撫使知瀛州至則為方畧振哺全活甚衆皇祐元年春復兩學士五月充永興路都部署兼安撫使知永興軍七月改河南府兼西京留守十一月轉戶部侍郎河東安撫使知并州兼本路計置糧草四年還朝知審官院充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判太常寺公在經筵每進讀必以古義反復勸上以傳當世之事仁宗於迓英閣置太元經著草顧曰宮中每閱此卿亦知其說乎公具對本末因曰願垂意六經正史此非帝王所宜學翌日已徹去五年知貢舉至和元年充三司使充回謝北朝國信使見敵主于混同江敵每歲春帳于水上置

晏鉤魚唯貴族近臣與一歲盛禮在此每得魚必醜
酌勸公又親鼓琵琶以侑之謂其相劉六符曰南朝
少年狀元入翰林十五年矣吾故厚之使還除宣徽
北院使言者以公是行遇正旦使宋選于靴淀選與
敵使爭不直公實與會即改端明殿學士知永興軍
嘉祐二年移秦州羗族賂藥木征唃廝囉連衡更出
歲為邊患公以威信誘服皆請吏脩貢西境無事知
河南府知定州八年英宗即位拜兵部尚書治平二
年知大名府兼北京留守京師大水公上治平政鑒
十篇大槩謂宜寅天尊祖慎威福判真邪愛民肅兵
以答天誠神宗即位拜太子少保遣中使李舜舉詔
曰卿曾獻忠先朝今宜有輔不逮者公約政鑒之義

上聖政備覽十篇明年檢校太傅宣徽北院使再任
熙寧初西邊久無事而疆吏產謀造端公極陳所以
綏懷之者夏人果使橫山族殺保安守將楊定繼遣
使以其主諒祚訃至公請選勇辯士詰取害定者羗
果送之戮于境上而受其使未幾邊將又遣兵浚攻
羗境羗復犯我慶州我亦取其囉兀城公知邊患未
有艾也復上疏言章聖得潘羅支而繼遷之患息仁
宗得唃廝囉而元昊衰今橫山五族與吐蕃董毡等
衆族世受王命今宜以恩信深結之可得其用是夷
狄攻夷狄之道也又請按求唐韋堅裴耀卿水運以
實關中唐引粟江淮為回遠今可漕太倉粟劑比唐
為易其言道路甚悉常因日蝕上天下形勢憂勤啓

聖為政先後三論召還有大臣語公曰今大新百歲能少默當進矣公謝曰士固欲得位以行其志然未聞枉志以求位也遂論新政謂青苗助役皆縣官漁利謂諸役法困民唯衙前籍上石使相助宜若可行從吏祿是竭良民以養浮浪公于是不得留京師去留守南都四年判河陽五年再判河南府八年還朝兼中太一宮使言今天下兵分隸所謂三十六將臣觀其人皆鬪將而已倉卒當悞事又言國馬大事監牧不可廢交趾襲邕管罪不可赦宜募兵江湖使習風土便器械賦芻糧于荆閩則無勞費公懇求間退章八上元豐元年檢校太尉南院宣徽西太一宮使賜金方團帶先塋得置寺皆異禮也歸居洛陽面辭陳

天下利害有人所難言者自執政而下侍從館閣士大夫皆為詩以美其行三年慧出西方詔求直言公上疏大要以愛民省事為本願振滯淹伸冤枉蠲逋負秋大享明堂詔入陪祠既畢召對曰北門常須舊德而卿故治也當再勞卧鎮之又屈指數曰某年召卿歸矣時三路籍民為保甲下戶皆不免日聚教之提舉官禁令苛急河北保甲往往為盜賊百十為群州縣不敢以聞公極論其弊謂非止困其財力害其農業所以使為不良者法驅之也將恐浸淫為大道可憂願蠲裁下戶于是主者指公沮法異國論公曰此老臣所以報國也章入不已天子始悞保甲之為盜也六年三月拜安武軍節度使再任八年三月今

上即位拜彰德軍節度使公再至魏前後求還章
上不許七月寢疾詔遣中使挾國璽臨視二十三日
薨於府第之正寢訃聞兩宮驚悼遣使慰卹賜予甚
厚又朝中貴人護喪歸洛以開府儀同三司告其第
公儀觀端秀動容步武皆有規度語韻如鍾于書無
所不觀博雜涵茹而折衷于孔氏為文章渾厚清律
尤長于此此事儼辭平生奏章皆自為之至老不以屬
人對賓客喜清談論文誦講古人詞章及國朝典故
少遭天下無事仁宗嚮意經術獎用文學士公翺翔
出入論思謀謨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指切權近發明
時政無回隱侃侃諤諤白首逾壯故逮事四朝多見
納用而眷遇深渥在朝廷清塗要地踐履周遍外之

重刊本之情
樂工刊有安字

名都大鎮多再至者所至首訪民所同患所同欲廢
舉之專以愷悌重與人休息人是以樂之去而思
之深也兩蜀魏定皆立生祠士大夫皆曰王公之志
雖不得坐廟堂行之然內外五十餘年凡詔告于上
設施于外其及物者蓋多矣累典貢舉遇士有大體
號為得人公少喜道家說其于頤生練氣蓋有自得
之者故年益高神明益彊臨終且索筆草奏求與疾
歸洛奏成而目瞑詞氣不亂或泣于傍猶搖手止之
兄弟十人從子孫衆多以公官以公嫁者數十人疏
族寒士有謁必厚之薨之日橐無餘貲而孫猶未有
官者公娶薛氏資政殿學士簡肅公之女迨封平樂
郡夫人繼室平樂妹今封和義郡夫人子男七人未

郡夫人七字刊本

名而卒者四人仕而卒者二人曰正甫奉議即曰端甫大理評事次曰晉明今為承奉郎女八人在室而卒者三人嫁朝議大夫程詞恭朝奉郎任公裕孫亞卿而卒者三人今二人之婿曰節度推官石宗彝宣德郎呂希亞孫男七人秉文景文並承務郎敏文假承事郎賁文尚幼餘早卒女三人曾孫男女三人公所著內制外制集各五卷奏議十卷文集七十卷王氏世奠開封府開封縣之蕪村至公始葬皇考翰國公于尉氏縣之柏子岡今又卜之地得于河南府河縣教忠鄉府下里而日得公薨之年十二月之甲申吉乃葬公焉公舊名拱壽唱第日仁忠面賜今名謹具公世系官事始終上尚書省移于大常告于大史

氏謹狀

先考益州府君行狀

公諱某字某世居江南之臨江而望彭城曾祖某祖某避五代亂皆隱居不出考諱某入朝廷仕至工部員外郎沒因葬京師累贈禮部尚書國史自有傳公於尚書為中子生十三歲則丁尚書憂哭泣毀慕過于成人及雖免喪哀至則慟哭聞者皆感動太夫人陳氏尤憐之常曰此兒能不忘其父吾可無憂讀書學問未嘗煩教督又自約勅不輕與人往還不多言笑祥符初以進士及第年二十四自尚書薨公兄弟皆幼惟伯兄以延賞就任其餘未有立者公首自奮用文學成名不失世守授福州連江縣尉職典盜賊

刑獄所發擿縱舍窮極情偽未嘗小愧于心民有鄰里爭田者訟之歷十餘歲不決郡舉其事屬公公立辨其姦吏大驚以為神其後公替歸所訟得田者私候公于建州屏人請曰聞公北還某有善香數斤願以為壽發視之白金也公笑不取曰吾豈以公事祈私報耶命之去調睦州清溪主簿民至今傳以為自清溪入宋朝吏廉潔愛民者未有如公改宣州南陵令是時李階知州事朱正辭貳之兩人皆精悍負其材能于吏事刻深待屬縣多易屬縣亦憚之奔走趣向不敢不如意及公至以法令從事符下不便者按其故辨之不為少屈兩人初忿後無如之何數自紕所見遂更為相如薦公于朝嘗權績溪績溪在深山

中民好訟多事而無學者公患之為立小學請師于旁縣及公去有讀書者其後有舉進士者慶厯中有登第者與某同年具自道如此云改大理寺丞知婺州金華縣縣治城中民以織作為生號稱衣被天下故尤富是時禁網尚濶守丞至者不甚以廉自持吏民有所請求輒移縣改章易辭以為俗公一一絕之善善惡惡貧弱者得職胡則以太常少卿丁憂居杭州其鄉人所親有犯法者公持之則欲為之請自杭州來見公既見但叙平生卒不敢言而去乾興初上即位改太子中舍移梓州中江縣歲調民數千治隄縣前多不如實公較之省其工半而築作精堅倍他歲李若谷知梓州條公所行事下他縣使為法自中

江徙通判瀘州百姓相率畫公像于浮圖舍對之號泣如失慈母瀘州在西南徼上與戎夷接境自前世以武人為守苟置勇力不習吏事聽訟決獄不得其情故盜賊時時亂邊天子憂之議增置通判使轉運使上其人時任布為轉運使以公治中江之狀聞故公得之公在瀘州始盡去舊弊峻其防禁事事有守吏不得因緣欺蠻夷亦無由與吏為怨百姓便之其後皆遵用以為故事自未置通判郡不能數歲無兵及置通判公首為之興事創法究其利害遂以安寧至今王蒙正以財雄巴蜀而與莊獻太后有連自請占益州利每歲倍輸事下轉運使轉運使不敢抗因以屬州蒙正多齎金帛挾太后指以請公不肯曰井

鹽非王氏之舊欲奪貧民以厚豪族雖歲加數倍之輸于朝廷猶秋毫耳而貧民必有失業者非王政也事遂止轉殿中丞通判常州改國子博士知高郵軍高郵故揚州太祖時置軍自社稷孔子廟城郭門戶會廩郵亭因循不中儀制歷六七年公補舊造新大小皆繕修一瓦之用不以勞民而事畢立王琪叙其語刻之石賜五品衣魚明道元年江淮大旱蝗蟲起揚楚間尤甚公悉心撫輯使富人出粟以分貧下然猶有群輩持仗為盜者捕得皆當死公哀其情無它悉笞遣之前後數十百人益募壯健為兵或曰大早來歲未可知倉廩且不足多此冗食何為轉運使亦以為言公曰凡人有七尺之形者必不忍坐俟死

急則起為盜賊耳勝廣亦是也足其口腹可以消其
邪心何愛于倉廩因奏言州郡無兵荒儉之後易啓
盜賊心宜稍增屯防以俟歲定朝廷從之揚楚盧壽
諸要處皆益兵是歲米一斗數百錢然盜賊終不敢
發還朝轉虞部員外郎又轉比部知潤州前守三四
公死徒相繼獄訟或數歲不決帳籍當上尚書者吏
稽緩亦往往出歲因恣為欺謾公下車數日間舊訟
盡決平之帳籍盡條正之轉運使王夷簡上狀于是
復置諸路提點刑獄就除公福建路在福建三年察
大寃濫除盜賊舉故事而已不輕出教令奏貶知泉
州蘓壽通判張大冲以鞠獄入人死屬部莫不聳動
轉司勳員外郎入朝御史中丞考天下提點刑獄課

為第一拜開封府判官公既明習法令通達政事每
進見有所請識平處上常以為是寶元初除荆湖北
路轉運使將行對于紫宸殿語移數刻上喜曰卿去
勉之不久當召卿賜紫章服丁夫人憂解官時張詰
為河南澠池令鞠獄故不實流嶺南詰者公福建時
部吏公嘗薦之故公亦坐免服除寄居毗陵故丞相
杜公衍叅知政事李公若谷叅知政事范公仲淹皆
奏言西邊未寧宜進用材幹通敏之士如劉某者不
當在散地由是復召為比部員外郎知漣水軍作大
浦牘通淮潮城中以便往來詔書褒美蘓舜欽刻石
記之慶曆三年議大汰諸路轉運使老耄疲懦者以
雋賢代之加按察之號公復為湖北轉運按察使

是時陝西路元昊廣西路宜蠻湖南路山獯夔峽路
施蠻皆擾亂朝廷方患之而下溪州諸彭亦相扇應
和推明誓石柱楊言為變諸寨頗有告者詔書問公
公對以謂終不為變可亡所憂後辰州大守又奏諸
彭誘漢人亡命者為心腹私置掾從事移書故不遜
郡使人往輒侮慢玩辱請加兵討滅詔書又以問公
公曰蠻中貧薄所以不輕犯約束以生生之具皆仰
于漢也是漢已制其命矣蠻夷往來入漢必道辰溪
落寫水勢漂激可下不可上故臣度其必不敢為變
今緣語言意氣小不足欲輕動大兵疲曳士卒于篁
竹草莽之間如今虜各驚逃保據懸險淹費日月事
未可究且中國禮義為治尚猶有忿恨爭訟加于刑

獄况蠻夷本與人異不足深誅前世代蠻夷取羈縻
職貢不絕而已臣前較辰州土丁無慮三萬餘皆伉
健可用益積粟支二年器械兵甲皆繕完足以坐待
其變無為及入其巢穴以僥倖也比來諸處用兵小
勝輒賞或詐增首虜亦起拜官故邊臣爭欲造事邀
功甚不可聽奏入詔書並下辰鼎豐三郡長吏令兵
事稟公毋得妄動蠻亦終不敢失貢職鄂州官市茶
歲五百餘萬斤三司計積年羨餘奏請增買一百萬
三千餘斤公曰鄂州買茶多故民不聊生今已不能
減又奈何增之引利害固爭上許寬一年公曰事可
行不必寬一年事不可行雖寬十年猶之不可也奏
益聖為三司所抑及贖還見上面奏竟免之初置接

察使歲竟奏簿分別賢不肖所宜以備黜陟取舍朝
議欲自此致太平奏使奉者知指所稱進糺駁人人為
品題或過直失實務以稱上意執政平其章十用二
三以寬自訟者紛然公獨言知人堯孔所難能以一
言知之固尤難荊州十二郡吏員大小四百餘臣以
秋到職冬奏簿此理不可信非誣則愚臣不敢也吏
材過人效顯然者立奏用其頑頓嗜利不事事者立
舉繩皆毋須時至于奏簿人人品題其賢不肖能否
必非旬月所能定願以為後朝廷亦許之公之議論
鄭重務大體不趨時皆如此當是時荆湖奏貶官吏
比他路為少而請讞必聽與罰必當其罪終無自訟者
然公資不忍廢人雖在刺舉之職外方嚴見繩墨內

實寬裕恥以察為名其發適貪污必先下小罪去之
毋居位而已不去乃稍正其罰然疾詐謾能悔過者
居部雖無勢或虧除不服罪偃蹇去之遠雖有勢終
不貸建寧令李康在事多不法公先露其擅賦民造
船等事康即日移病尋醫康多親戚有力人居朝未
月餘就遷長沙令康因盛衣服詣府門上謁陳思公
知其意欲以夸示無忌憚奏結其前事因言舊制尋
醫者滿三年乃復用所以懲奸偽康尋醫未能月何
以得為縣亂舊制輕百里之任不可詔書追毀康告
勅時康已署事旬日矣湖南轉運使又奏康挾債赴
官使吏民償債康遂坐廢云慶歷五年復拜司勳員
外郎六年判三司度支勾院監鈇判官舊三司諸部

有所奏辟輒先白判使相踵以為俗其後判官置奏
壯而已或不自知所舉為誰及公至三司使有所欲
用以空名狀使公署公求知舉者姓名三司使不悅
更令他判官舉之既而奏上多非其人議者紛然三
司使亦由此罷契丹使來公以太常少卿接伴遂送
之還言河北州郡多建請築城鑿河所役皆數十萬
工異貝之間尤甚百姓失業可哀而吏以此邀賞苟
不禁止後將放做競事土功因緣致他變宜著令城
非侈頓不得擅請增廣河渠非可通漕省大費者毋
議穿鑿當修城浚渠者雖能省功亦不加賞如此自
止矣又言澶魏塞河隄當霜降水落治之是也今失
其時春水日生農事方急而十餘萬人不得緣南畝

其取土處去河三十里以上恐終不能成功就能成
之功必不堅盛夏水漲乃甫可憂不如因水勢所欲
趨且稍稍決通之西州東西多古河水自此往可以
少勞而定朝廷以公言頗黜諸土事功又遣近臣行
河城猶築治如故間一歲河竟決商胡益餓于三部
米鹽煩劇公處之若無事初金明池樓船壞將修之
使湖南入楸楠巨材歷二年乃到京師計其費數百
萬以上中人用事者欲盜取之指請修內寺上許焉
書下三司公因見言曰樓船非楸楠不可用故令湖
南上之損費雖多不得已也其餘自宮寢之用不以
勞遠人今欲輒然船以完寺寺既當完船亦要修湖南
絕遠費殊未易上曰朕本不知此木為樓船用所費

如此俱未須修也乃止太祖作東西水磴以供禁中
歲久頗廢因不復用自御膳所供麪皆市買上之所
由旁緣侵漁京城內外以磨磴自給者皆厭苦之公
復修兩磴使遵舊職而禁絕吏姦事多若此不可勝
紀又以太常少卿使契丹八年五月拜主客郎中益
州路轉運使辭行因請曰蜀人久安不可不慮其變
臣聞益州舊輸河東陝西京西三路絹布共一百六
十餘萬自西兵以來稍增七十九萬事出一切足用
而已今西鄙幸定諸增賦反因循為常臣請盡罷之
無竭民財又益州歲買中沙布十餘萬足給京師諸
軍官佑佑既薄百姓苦之布以故尤益楛惡不中用軍
士得者人人有言宜增實其估寬力民止怨亂上皆

許及到任遂條奏行之蜀人大喜相賀其年十一月
二十六日薨于位壽六十四初至蜀未能三月蜀人
皆呼號失聲明年狐某等奉公喪歸京師公為政喜
興利除害無巨細必盡心上有賦調可免免之或不
能免為設方法使吏無所輕者雖領轉運及叅度支
益缺事以財賦為職猶持此心不變專以民為本事
有不可行雖出上指或所從來久遠終持之不憚改
及其施行功效明白亦終不自矜其用刑威而不煩
故所至必見愛去必見思自初仕至終四十年終不
營產業饋遺雖故人不受不與人交利不諂矣尤慎
交游非其人不以虛言相唯阿不數于貴人之門杜
李范諸公皆平生相知每衆稱道之然當位亦不能

用也官序留落後輩多先之初無芥蒂常稱先君任
太宗朝居一官終身雖其時士大夫樂職恬勢亦皆
然故所興造功效聲實常溢其望今士大夫亟進亟
遷官無宿業此風俗之敝也吾豈敢忘先君之守自
坐張詰免後三遷皆以大臣荐論及用稱功勞特拜
不復經審官院求磨勘故為司勳前後凡十五年多
所稱舉已顯者今樞密直學士孫沔天章閣待制杜
杞田瑜本以屬吏進其餘在臺閣者甚眾積階至朝
散大夫勳至護軍夫人臨沂縣君王氏屯田郎中贈
尚書右僕射礪女夫人初歸家尤貧能與公協志上
事姑下牧宗族叔妹無不安悅諸娣姒來歸者皆在
夫人後動靜施為視夫人為法莫不柔順或以母禮
拜事不以先後匹敵亢也太夫人少不見則思之太
夫人既終夫人思慕成疾歲餘亦不起年五十三康
定元年五月十二日也五子元卿真卿皆早亡某大
理評事敬鳳翔府節度推官放太廟齋郎長女嫁廣
德軍判官杜舜元早亡次嫁御史臺主簿張諷次嫁
將作監主簿徐績某等皆同產唯放及一女五歲晚
出云葬祔尚書公夫人同墳伏以先君事親行已臨
政治民事實皆可傳某既愚闇不能備識而宅窳逼
近願因執事傳載于石以信天下而垂無窮某雖不
肖然執事幸哀而許是成某之終事而賜以不朽也
故敢頓顙泣血以請惟執事哀焉謹狀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五十二

墓誌銘

皇兄故紫金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使持節
祿州諸軍事興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上柱國
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四百戶食實封九百
戶贈昭化軍節度使追封初國公墓誌銘

宋 劉 敞 撰

公諱承裔秦悼王孫贈保平軍節度使鄖國公之子
母曰李氏生十五年以勝衣冠召見賜名補右侍禁
上之開國壽昇及為皇太子也公皆以恩遷凡三遷

至內殿崇班上即位拜禮賓副使西京作坊使內園
使領貴州刺史又遷左領軍兼大將軍本州團練使
左龍武軍大將軍萊州防禦使宗祀明堂助祭者賜
爵一級徙缺州防禦使罷將軍官皇祐五年九月庚
午以疾薨享年五十有七公之於屬籍天子兄也天
子哀焉為輟視朝贈以昭化軍節度使祁國公印紱
遣中貴人予祠祿賜護喪事恩禮甚厚公性聰敏開
悟其為兒時已能自修飭真宗皇帝憐之嘗召入禁
中親諭使學而授以書繇是益自喜數應制賦詩詔
輒褒之及長好學慕善動靜顧禮不以富貴加人累
階金紫光祿大夫勳上柱國爵開國天水郡公食邑
四千四百戶實食九百戶自祖宗制天下監於前世

惇叙糺合以睦宗族厚其爵祿尊寵之而不任以事
故宗室得以無吏責自保而材美亦無以見於世然
其保祿持寵至於永年善始令終而無纖芥者其賢
行亦足以推而知云公娶韓氏封高密郡君彰德軍
節度使重贊之曾孫禮賓使允昇之女先公一年卒
繼室以武氏左清道率府率昭信之女仍封高密子
男十人曰克平右衛率府率早卒曰克寬克友克仕
並右監門衛將軍曰克勇克研並太子右內率府副
率其一未賜名出後伯父承簡三不及名而天女八
人長適東頭供奉官王延之次適西頭供奉官楊應
昌次適右侍禁高凱次適右班殿直石立皆有湯沐
之封其二人尚幼二人早卒公之薨也殯于奉先寺

嘉祐五年有詔歸葬汝州梁縣乃以十月某日祔其
祖先王之兆使者視襄事而詞臣刻銘誌其墓銘曰
秦惟寵王即亦貴公嶷嶷其國是為小宗勝衣就傳
實敏實聰為善之樂簡于帝衷富貴不驕動而顧禮
棠棣之華莫遠具爾古也惇叙於今為美壽不百年
令聞不已喪還汝墳從先王居天子有命懿實是書
納石幽堂恩篤禮殊茫茫萬世敢告不誣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右屯
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天水縣開
國伯食邑九百戶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墓

誌銘

贈洺州防禦使廣平侯克溫節國公德鈞之孫濮州

團練使承偉之子女曰范氏以天禧二年十月十日
生生十餘歲賜名補右班殿直轉左侍禁改太子右
衛率府率右領軍衛將軍上祀明堂遷右屯衛大將
軍皇祐五年閏月丙戌以疾卒享年三十六詔以洺
州防禦使廣平侯之印鞞策書告其殯又特使中人
弔賻視喪事於禮為豐侯為人謙遜敏慧能以其貴
下人閑於辭令應對涉獵多所通而尤邃音律積階
金紫光祿大夫勳輕車都尉爵天水縣開國伯食邑
九百戶上於宗室固厚而侯之資又足以持富貴使
宰而永年且久觀太平之盛其名位豈少哉夫人宋
氏封壽安縣君太子太師贈侍中彥筠之曾孫也子
男七人其四未及名而卒叔徹為右千牛衛將軍叔

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一人未賜官女六人長適
右班殿直李傳其一早死四尚幼侯既卒天子哀傷
之使中人取以入度其一為女道士而養其三人者
禁中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祔于汝州秦悼王
之園而誌其墓中臣實為之銘銘曰
葛藟之延本根是賴懿懿王族曰繁以大廣平蚤秀
華葉茂茂中道而摧天理誰咎梁汝之壤先王是塋
魂兮往居萬世攸寧

皇弟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左監
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昌州諸軍事行昌州刺
史兼御史大夫杜國天水郡開國公食邑二
千二百戶食實封一千戶贈涇州觀察使安

定侯墓誌銘

贈涇州觀察使安定侯承操秦悼王廷美之孫廣陵
康簡王德雍之第六子母曰清河郡君崔氏乾興元
年正月生廣陵邨天聖九年召見賜名遂以為右侍
禁再遷東頭供奉官改右千牛衛將軍左監門衛大
天子祀明堂以三后配上帝宗室皆助祭內外進爵
加昌州刺史嘉祐三年正月乙未以疾終于位享年
三十有七訃聞天子哀焉詔以涇州觀察使安定侯
印策告其柩又遣中使視喪事弔賻之於禮為豐即
以其月殯城南奉先佛寺君為人敏慧有恣望嘗授
尚書略通大義愛樂賓客接之窮日夜不厭於伎藝
多所通而琴奕射御皆尤精過人又能為歐虞書號

得筆法娶王氏封普安縣君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守斌之孫崇儀使令傑之女前卒繼室以其娣內
殿崇班令矩之女封新安郡君子男五人長克勉太
子右內率府副率次克助右千牛衛將軍次克貢次
克勅皆太子左監門率府率克勉克貢早卒其一不
及名而三女亦皆夭死嘉祐五年自京師歸葬汝州
梁州梁縣祔于其先王之兆其窆之日實十月某甲
子云銘曰
帝綏四方親親以睦秦為別子亦疇其福翼翼諸孫
豈伊異人念德畏義克充其門安定幼慧敦書誓藝
不怠不驕以保爵位沒有追策天子之思刻銘幽窆
後世是詒

皇姪故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右監
門衛大將軍使持節潯州諸軍事潯州刺史
兼御史大夫護軍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
八百戶贈邠州觀察使追封新平侯墓誌銘
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克構者上從祖兄之子曾祖
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彛潁州郡王父曰承勗贈官
苑使宜州刺史母劉氏東平郡夫人生十餘歲召見
賜名補右班殿直再遷西頭供奉官天子以謂宗室
以服屬為親疎其授之官雖無事當使位尊而秩優
以寵異之不當與庶姓等繇是改右千牛衛將軍遷
左監門衛大將軍皇祐二年助祭明堂領潯州刺史
嘉祐元年十二月辛未以疾卒于位訃聞天子加哀

憐使中使護喪事厚賻卹之而以邠州觀察使新平侯印策告其樞侯之為人溫厚有姿望能自飭以禮舉止甚重事太夫人以孝聞喜讀書為詩又善射好虞世南書學之幾得其法嘗與宗室召對各使寫先帝自所造歌詩第其高下侯所書第一受詔敷獎上族人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教育矯括之唯恐不至其有一善輒加賜金帛以厲其意而侯嘗以材見優故於其時受賜為多累階金紫光祿大夫勳護軍開國郡侯食邑至一千八百戶享年四十二夫人李氏吳王煜之曾孫右侍禁繼榮之女封樂壽縣君先侯十二年而卒又娶王氏贈鎮南軍節度使中正之孫東頭供奉官世昌之女封仁和縣君子男六人長叔瓌

右千牛衛將軍次叔況太子右監門率府率次叔派叔婿皆太子右率府副率其二人不及名而死女六人長未嫁而卒次適左班殿直郭昭彞次適右班殿直劉君平其三人不嫁學老子法居延寧宮為道士天子賜之名曰洞仙洞惠云其一亦早死嘉祐五年十月詔以侯之喪葬汝州梁縣其先人之兆銘曰麟趾之詩王風是首顯允公族其德信厚猗嗟新平資質淑溫知孝其親信厚之元不忌不矜伎藝畢能以善自名天子是稱生有榮耀沒褒錫刻此銘章以告窀穸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子縣開

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銘

君諱克蕭於上為從祖兄弟之子曾祖曰秦悼王廷美祖曰高密郡王德恭父曰循國公承慶母劉氏封金鄉縣太君君以天聖八年生生數歲補右班殿直俄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其後又遷右清道率府率君於宗室屬籍非甚遠自曾祖祖父皆王公積富貴君始為兒未能就外傳則以恩賜名得官矣然猶知慕學與藝不專以安逸自放皇祐中嘗召宗室子弟對延和殿試其所書勅宗正定高下君書第一特詔東帛賞之宗祀明堂助祭者皆賜爵遷右監門衛將軍嘉祐二年四月癸丑以疾卒享年二十八詔贈右武衛大將軍君娶徐氏封東陽縣君兵部尚書

翰林之曾孫西頭供奉官祐之之女先君一年卒子男三人長叔慈次叔岷皆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季不及名而夭女子六人四人尚幼其二亦夭死嘉祐五年十月詔遣使者以君喪葬汝州之梁縣祔于祖考之次而令詞臣叙其世繫為之銘銘曰

迺祖迺父惟王惟公同姓之恩雖遠猶豐孰謂若人稟命不融年不踰壯位不過庸刻銘其丘以永無窮

皇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清道率府兼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墓誌銘

君諱克協曾祖曰廷美秦悼王祖曰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曰承睦處州觀察使母隴西郡君董氏生十餘歲方有詔賜以名補右班殿直已而以殿直秩卑改

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久之遷右清道率府率故事
宗室無吏職其遷無常期朝廷有大禮輒推恩進階
策勲凡三加恩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
御史大夫輕車都尉年二十七慶歷八年七月辛丑
以疾卒其為人內和外順宗室佳子弟也奕碁學書
人亦頗稱其能娶李氏禮部侍郎應機之孫子叔頤
為右監門率府率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悼王
之塋內於君之卒凡十有三年云銘曰
族食世降疏戚有倫振振公路並受渥恩其恩如何
結綬乘軒修塗未半天奪之年輻車還奠祔祖以孫
尚有餘慶幸其後昆

皇姪孫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

右監門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
開國子食邑六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墓誌

銘

皇再從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
衛將軍兼御史大夫上護軍天水縣開國子食邑六
百戶贈右武衛大將軍叔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
保平軍節度使德鈞祖曰崇儀使承震考曰河內侯
克明母慕容氏封清福縣君君生餘歲補右班殿直
已而改太子右監門率府副率君初賜名叔昭避叔
祖德昭諱有詔改命遷右清道率府率明堂汎恩授
右監門衛將軍始開國天水縣君食邑三百戶更大
禮進爵子益封亦三百戶嘉祐三年十一月乙酉以

疾卒年二十五矣娶曹氏封金鄉縣君無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君雖膏粱少年然性溫厚喜讀書為詩其出入恂恂不逾節若終享貴壽者既天過早死又無後不祀何邪然其卒也天子贈以大將軍印綬其葬也使者護視詞臣為之記其於榮哀亦可謂備矣銘曰

有貴之勢無待於賢有賢之資無愧於全兩者遂矣而訕於年非命也耶其誰使然

皇兄故深州團練使承訓妻安定郡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曾祖璉贈秘書丞祖炳贈光祿卿文利用內殿崇班閣門祇候母金城縣君薛氏夫人以大中祥符七年歸于秦即稱來歸年十有八矣明道中以恩封上谷郡君皇祐三年進封安定郡夫人生子男五人克勤克儉克裡克孚克懋克勤右屯衛大將軍泰州團練使克儉右千牛衛大將軍克裡左侍禁克孚右屯衛大將軍克懋右監門衛大將軍儉裡並前卒女三人皆有湯沐封然不嫁讀老子書居太和宮為道士賜名曰道正道昇道仙云夫人大王父王父三世儒者習為禮義能知書又通於音溫柔慈良母有多子年六十六嘉祐四年十二月壬戌以疾卒明年權殯法濟僧舍十月葬汝州梁縣凡宗室雖甚材無事職於外其言行固莫得而聞而宗婦無外事於家其莫得聞又益甚然而視其奉祭祀和宗族教

子孫壽考且寧其賢亦可知矣銘曰
婦稱外成亦允有命或成或隳未必皆幸祁祁夫人
習善厥躬來歸于宗繼啓其封魚軒象服小君之飾
惠于皇天以彰有德有子有孫肅何詵詵其慶繩繩
其誨諄諄六十有四未足云壽柔惠之風是用詒後

皇姪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夫人安福縣君

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曾祖贊贈崇信軍節度觀察留後祖文
慶贈左武衛將軍父承彬內殿承制夫人既世仕朝
廷閨門有法而其姓亦婉嫻溫厚可以配君子生十
有七歲歸于室室故和州防禦使歷陽侯克周克周
上從祖兄弟之子也族近世貴夫人能嬪以禮既三

年封安福縣君有子男二人長曰叔何為太子右內
率府率次曰叔苗為副率女二人皇祐二年十月甲
戌以疾卒于廣親邸第二十七有七後十歲得嘉祐五
年十月葬汝州梁縣祔其先祖姑云銘曰

婦以義從得其歸難又况王族富貴顯嚴嫻嫻夫人
出于良輿作嬪公侯其節靜好齋祓祭祀肅恭朝會
小君之尊湯沐是賚貴且有子矣福如之獨不永年
云何其悲

皇姪右屯衛大將軍克戒妻大寧縣君李氏
墓誌銘

李氏尚書駕部員外郎定之曾孫國子博士京之孫
屯田郎中周珣之女年十有七以禮選納為克戒婦

事尊章盡其勤孝上承下接皆有禮意族人稱其婦
德婦功婦容婦言皆具之慶厯中封大寧縣君至和
二年十一月丁丑以疾卒年三十有五凡七男九女
男曰叔杲右千牛衛將軍曰叔穀叔滿叔涉皆太子
右內率府副率三人不及名而天長女嫁右班殿直
王定次嫁左班殿直張從政其二早卒其一學浮屠
為比丘尼居資聖禪院其四尚幼嘉祐五年十月癸
汝州梁縣先姑之塋銘曰
古之嫁者教於公宮禮義之益實被其宗夫人之先
世所儒者蘋藻之習自其牖下既得所從乳惠且溫
媚于尊章上下欣欣九女七男是謂多慶而不永齡
嗟哉其命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淳妻追封仙遊縣君
李氏墓誌銘

皇再從昆弟之子右監門衛軍克淳其妻李氏皇城
使高州刺史繼中之女贈司徒斌之孫贈驍騎大將
軍訓之曾孫年十有四慶厯八年以禮稱來婦姓溫
惠敏於女工又善書頗知為文其習好若此非世祿
及將家所為也凡生一女早天皇祐三年五月庚午
感疾卒享年十有八以未及賜邑封詔特以仙遊縣
為湯沐追告其殯嘉祐五年十月日自市師歸葬汝
州梁縣祔其先祖姑而命詞臣為之銘銘曰
歸得其從天子之宗從得其職公侯之宮賢也宜永
壽何不容赫赫王命追褒邑封副筭展翟既禴其躬

納銘壤下以質無窮

皇姪右監門衛將軍克常妻濮陽縣君盧氏

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曾祖贊東上閣門使誠州刺史祖亮太子右監門率府率父炳泉州德化令外族周氏年十有六以禮聘為克常婦克常於天子再從兄弟之子曾祖祖父封皆至王公親近族大支庶繁衍然夫人稱為能孝其宗沈靖謙順樂於為善封濮陽縣君至和二年十二月甲寅以疾卒年二十有九生子男二人長曰叔興太子右監門率府率叔曰叔邑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女四人二早夭二尚幼其殯於開封法濟寺其葬於汝州梁縣實嘉祐五年十月云銘曰

王族綿綿其麗不億風教之首亦繫內則盧為著姓前世尤盛有婉夫人載其休令歸于良夫宗族以愉有子有封短年何吁凡葬有銘以視來裔刻此堅石閱于幽隧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五十三

墓誌銘二

大中大夫行刑部侍郎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俞公墓誌銘

公諱獻卿字諫臣其先河間人晉永嘉之亂徙居黔
歙公之父曰某贈工部尚書尚書之父曰某某之父
曰某皆蓄德不仕慶貽其後尚書取閔氏贈太原郡
君實生二子長曰獻可官至某官天章閣待制其季
則公公之初學師友其兄強力敏捷儒術自任其後
遂相繼成進士名聞天下云拜壽州壽陂尉臨事明

宋 劉 敞 撰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察善鈞人情推顯至于陽盜賊不敢發發又輒得
人有告其師浮屠出遊者公揣其有姦使吏拘之而
受其室得浮屠之尸一縣大驚以為有神轉昭州軍
事推官陳進亂嶺南象州危甚吏民莫自堅其太守
欲背城奔使公往護之公至為說利害復教使堅壁
治兵為不可攻太守急聽其言得免誅賊亦不至官
兵之在宣州公部昭民往輸之粟及事平議留昭民
伐山林以治官府曰役病矣不可以不示信請期三
日許之民間公令知不久役皆勸功趣事事如其素
陳進死上功第一賞未行丁尚書憂喪畢轉大理寺
丞為本寺詳斷官選殿中丞知廬州慎縣又換杭州
仁和縣丁母夫人憂服除改太常博士知南雄州潮

陽吏民不相能訟擊擊不決一郡恟恟從公知潮陽鑄
其曲直潮陽又多水害公親相地勢築防金山百姓
使之轉屯田員外郎大臣薦可為執守歷兩院御史
領左軍巡使舉察稱職拜三司鹽鐵判官上初即位
公疏言民力不足其弊在取之太繁用之太奢可減
冗食及諸無益引先帝為法累數百言天子嘉之罷
清衛兵及省浮屠老子祠醮公本謀也淮南二浙一
歲耗鹽十三萬尚書經費不足公往跡之至則條廢
舊弊以新法從事吏盡償所負又增五百萬石以兄
為鹽鐵副使改開封府推官會陝西言兵食不足轉
運使非其人朝議換之上亦重其選宰相數奏進擬
無合意者召公問狀公不辭讓因入言之天子識公

名曰是前使淮南者可奏公至部三日得半年之備
終歲餘二年之食雖一切方略然其百姓富者不病
貧者不擾云涇原塞外武延川本羌地諸將欲已名
請築堡鑿濠守之之奏以謂生事不可許已而寇果
至殺掠吏士塞所鑿濠而去轉兵部員外郎遷京西
召對邊事薦趙可將帥賜三品服以兄沒當葬求為
東南官改福建召還判鹽鐵勾院轉刑部郎中居二
年命直史館知荆南府進諫言事上聽不倦喜曰卿
不當往荆州即日拜三司戶部副使歷度支鹽鐵三
部轉右諫議大夫復出荆南滿歲授直集賢學士知
杭州登石作堤以捍江濤水不為災召回荆三班院
及銀臺門下省出為宣州元昊畔西邊大擾詔書問

所欲施公條上十餘事朝廷稱其知時務徙知應天
府改工部侍郎以疾請老天子憂之以為刑部侍郎
致仕聞其居杭州即從徙二子官吳中以便奉養慶
曆五年四月十七日終于所居享年七十有六明年
某月某日葬歙州某縣之某原從先人居夫人馮翊
郡君錢氏柔淑知禮是配是宜子四人長希楚某官
次希元進士及第早天次希及及希仲皆將作監主
簿女三人長適秘書丞江杞其二未嫁公為人高明
剛嚴論議立規矩似不能容物至典法持獄平易寬
恕不肯妄有輕重其在京西錢丞相為許州厚賓客
之奉歲費千萬執政素不說又疑其有私公奏事至
京師開其端問公公對曰無他世稱公長者累階至

夫申大夫勳至正柱國爵至開國伯食邑至九百
所與交遊同僚多歷兩府事而公獨不遂可謂命矣
銘曰

俞之先世基德相繼其大而章自公兄弟雍雍在家
矯矯在官歷試以難富貴不愆忠而好謀天子是咨
功濟西方國人不知辭老而休亦不踰矩其風孔高
以憚進取仲尼有言積善餘慶公實有子嗣武其盛
尚書屯田郎中提舉兗州仙源縣景靈宮王

公墓誌銘

公諱冲字景儒其先自太原遷宋居虞城祖化贈太
傅考礪贈太師中書令於今為顯家故弗論著也公
少則好學論議依名節慷慨自喜不與衆浮沉士友

多憚之祥符中舉服勤詞學成進士名得試校書郎
知興國軍永興縣父喪解官服除選於吏部試判優
等為武安軍掌書記授武昌軍崇陽民陳廣與人鬪
鬪者以他疾死而吏劾廣殺人議寘大辟廣亦不能
自明公適其狀以聞有詔下旁郡覆廣獄廣卒無事
轉運使竒其意欲為之請賞公辭不受天聖初改著
作佐郎知壽州霍邱縣吏積不治盜賊放橫公使之
百姓鄰五相收司而以耳目一切糾發老姦宿逋歲
中盡服禽無脫者徙蜀州晉源改秘書丞知陳留當
是時章獻太后垂簾聽朝而中人用事者羅崇勳之
徒交通縣豪借之意氣以漁奪細民吏不敢何公獨
以法繩之請謁無所聽大姓田滋等由此懼造飛語

以姦利事汚公太后果怒下公吏使中人雜治之訊
掠甚急欲公自誣服公義不屈寧必死不肯少自下
獄遂不具然猶坐除名徙雷州景祐初上始親政盡
斥逐羅崇勳等諸附離之者亦貶廢言事者多以公
不辜聞天子亦自識其名起徙中復為衛尉寺丞又
詔盡雪向罪後勿用以為員改著作佐郎知越州會
稽縣都巡檢使張懷信所部兵亂百姓恟懼欲逃入
山谷間公策其不足虞固請徹城門兵以堅衆心郡
中由是安康定初復為秘書丞通判乾州自元昊畔
邊將數戰不利而民力以屈公上備邊禦戎等策及
言復鄭國渠以實關中事遂施行通判華州月餘擢
知乾州遷太常博士知洋州真符縣言民家失火舉

族焚死公視其狀曰必仇者為之教吏推迹其人與
三日期賊果得一郡大驚以為神明郡故無學公為
立黌舍收其才子弟得二三十人親教養之吏觀聽
說喜由此彬彬然興於學與西州等矣遷屯田員外
郎知秦州明年改都官歲饑發常平倉以食饑者凡
所活數萬人使者上其治為淮南第一賜緋衣魚袋
改職方領南京留司御史臺就遷屯田郎中提舉充
州仙源縣景靈宮受詔未行嘉祐元年十一月甲子
以疾終年六十八後三年十月甲子葬某原初公起
黃綬至二千石更四縣五州所居見紀未嘗官京師
一為陳留以剛直幾不免猶濱於死及後復召士大
夫翕然向仰之莫其且大用然遂汨沒不進未能如

為字刊無

其意稱其量也自以道終不行而公長兄年九十矣以太子賓客謝事家居故求為留司官以優游相從鄉閭間怡怡如也有終焉之規嗚呼可謂篤於義知所進退不失其正者矣性不妄說人雖窮困益堅於時人鮮所合而范文正公特知之數薦於朝其為政也勇於當事興利若不及去惡如恐失之亦以此故仕官難進易退然其處之晏然未嘗以見色辭喜讀書屬文尤長於為詩詩凡千餘篇讀之其志可見也夫人葉氏封馮翊縣君三子長漢臣進士及第為長舉令次真臣試將作監主簿皆能世其家者也次某尚幼三女長適大理寺丞尚穎次適祕書丞孫珪其季未嫁某也公之甥也故於公之葬得敘其志而銘

其哀銘曰

為道者有言白則涅矣剛則缺矣嗟嗟舅氏涅而不變缺而不倦頑頑其聲矯矯其行極晦而明其辱則榮孰不公侯孰不髦期人也天與其止於斯我葬舅氏悠悠我思銘以藏之以寫我悲

故尚書虞部員外郎分司南京贈光祿卿杜君墓誌銘君諱維則字定國姓杜氏其先蜀人少舉進士不過而其兄以尚書郎守睦州當先帝即位四方賀受命君亦奉其兄章上禮有司天子嘉之召試學士院得試秘書省校書郎調含山縣主簿南雄州司禮參軍稍遷德清江都令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南

頑頑刊作

見刊作

刊居讀以下俱行
頂格當從之
雖刊作惟

安縣徙知雷州是時瓊管有大獄太守坐
者千八百人吏民洞恐上下莫自安百姓廢
業而夷獠素易吏狙伺重輕轉運使患之以
獄事屬君君飄海風一日至郡下條其情狀
悉罷遣千七百餘人而取其尤桀惡當坐者
具獄上廷尉朝廷皆是之吏民賴以安改太
子中舍通判濠州賜緋衣銀章又改殿中丞
通判杭州乾興中轉國子博士知處州遷尚
書虞部員外郎年老自表分司南京因家于
雍邱君為人溫厚和意與人交尚信義久而
益恭其言必踐之不為虛詞以導說人亦未
嘗斥人過至於仕宦視公事如私視百姓如

家人苟可以便之必商度處畫使得其宜而
後已不求為名故所至見愛去之輒見思及
其謝事歸居也鄉里慕仰之稱為誠長者曾
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贈太僕卿夫人某氏
封某縣君四子長某早卒次子某次舜元次
淑元三人者天聖八年同歲進士而君夫人
尚皆壽考無恙兄弟既成名還家拜慶一縣
往賀之車馬塞里巷士大夫以為榮君隨其
少子官淮陰明年十一月某甲子卒享年八
十二未及歸葬夫人長子次子諸婦諸孫相
繼又卒貧不能自還且三十年淑元乃克舉
君之喪葬于某鄉某原而盡祔其餘實嘉祐

淑元作叔下同

五年七月甲子云叔元固善士孝慈有志節自其官於朝數以令請贈君官至光祿卿然叔元之事親其設心以謂必已之所自盡者然後慎於義是以其得反葬為艱且久矣銘曰

以仕必才邪致位一州不為卑矣以壽必仁邪至于髦期不云微矣嗟嗟杜君樂義信厚長者之規矣實有良子實收實食謂天不可信於此乎視納銘其邱以詔後世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致仕上柱國賜紫金魚袋張公墓誌銘

公諱沔字楚望姓張氏其先出留侯子房三國之分

皇字刊刻去
皇刊刻公

紘仕孫氏繇是為江南人其後居鄱陽者曰子員于員生瑤瑤徙建安之浦城瑤生厲厲生大王父從晟生曾王贊贊生王父靄靄生皇考瓌自王父而上皆仕南唐不及見天下之平皇考見天下之平而早世不及仕故不聞於時公之孤八歲矣雖幼知感慕沈靜不戲狎異於他兒少長發其家書讀之勤志強力期以文學成名當是時楊文公以章章名一世於公鄉里外姻也起從之游游楊氏之門者常數十百人而公以才見稱祥符初舉進士甲科得試校書郎知撫州臨川縣再調睦州遂安縣治皆有聲用薦者言改大理寺丞知平陽縣遷殿中丞母憂去官服除知灤水縣轉大常博士通判温州賜緋衣銀魚莊獻稱

制張旻以舊德用驕僭亂法公上書請出旻補外事
雖不即行然士大夫欣然向之擢御史臺推直官轉
尚書屯田都官員外郎常奉使決大獄朝中稱其平
丞相李文忠公善之拜侍御史數月呂文靖復入相
二人者不相能爭於上前以為故事三院由中丞薦
不當以執政用出公知信州既至又移福州歲餘乃
復召還言事引大體正得失而已不苛細充開封府
判官轉兵部員外郎改三司鹽鐵判官假諫議大夫
使契丹還言虜情慢疑有非常宜勅邊為備既而虜
果以兵臨境求關南地如公策慶曆二年加直史館
知陝州明年轉刑部郎中元昊入涇原敗葛懷敏數
十萬之師關中震驚兵少不足自守朝議不遐遠發

使中貴人即堵澠之間遮四路歸戍悉還補其闕兵
久乘塞自以得生歸與妻子相見復馭之就死地人
人怨呼以言相激拔刃曠弩且欲絕河橋為變中貴
人無若之何疾馳入陝以詔書屬公而去吏民駭懼
奔逃公單馬出城矯詔諭之曰賊已出境受詔諸軍
趣還營毋得差池衆見公之易也帖然皆斂兵就道
莫復譴諱於是范文正經畧關中梁丞相奉使延州
皆奏議以公權事合變消亂止禍宜厚其賞朝廷不
能用契丹復修好除邊關從公河北轉運使初保州
以被邊故戍兵領賜厚他處及張昱之為轉運使議
有所增損軍中怨之相率殺守佐閉城反諸將聞變
爭欲急攻城大兵會城下幾十餘萬公獨不聽曰兵

驕故作亂耳民不反也攻城必多所殘百姓何罪且
城未易攻與之相反覆諸將不能奪乃登東關門呼
首惡者諭以禍福使出降衆皆踴躍投兵杖再拜曰
公活我願見詔書而縛後旬餘天子為遣臣臣受其
降卒全一城者公本謀也猶以事不先覺貶秩知汝
州富丞相宣撫河北封勅不下曰張某有謀功乃當
賞奈何奪之位然天子以輩例皆貶故不許公為人
溫恕仁讓在朝廷恂恂無所競稱為博厚長者至臨
急變勇銳堅決以身蹈不測處之不疑其治軍旅應
變畫策能任大事雖宿將無以校得失百姓賴以安
豈所謂仁者必有勇邪疑知宿州初陳恭公有所愛
吏私屬公公不應及其在位因事左遷公都官員外

郎監宣州稅士大夫申此惡之不平於其免相也乃
復得工部郎中知廣德軍又遷刑部郎中江南東路
轉運使召還判三司戶部勾院未幾自請治明州有
詔視三路轉運使歲滿當入朝因上章請老于蘇天
子許焉用其少子為州從事以便奉養初公以材進
數試繁劇有異效世許其任公卿其後失意更不遷
而新進常輩名位顧多起處其右自丞相以下數稱
其功理其枉然遂終不用十有餘年他人為公恨而
公處之晏然未嘗寘色辭性廉不治家人活業仰俸
祿以生而厚於宗族鄉黨賓客所資養周給稱其意
厚薄初不計有無及其歸家居也囊篋無餘貲所居
纔蔽風雨飲食或日闕亦不以累其志改其樂嘉祐

五年某月某甲子無疾卒享年七十有八積階朝散大夫勲上柱國夫人魏氏封某縣君子三人皆孝謹諷太子中舍詵太常博士誨則州從事者也女五人皆嫁名家明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鄉之穹隆山吾聞有陰德者有陽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若公之德多矣殆亦其後且大乎銘曰

仕繫其逢進退有時嗟我張公長者之規排難寢兵洞然至誠不伐不矜棄功與名富貴摩滅令德則長惠之在人世以不忘穹隆之葬公則有子宜爾子孫尚食廟祀

朝散大夫殿中丞知州州葉縣騎都尉陳君

墓誌銘

君諱耿字仲操真定人祖曰審交父曰昌業世世傳鄭氏禮皆不仕君受學父祖祥符初以經中第得上元尉歷永定軍司理叅軍霸州錄事叅軍甘泉令遷建雄軍節度推官知永濟縣丞相沂公鎮魏善其政奏徙大名大名治城內事尤劇歲滿課最得見上拜權永清軍節度判官初丞相率其屬連奏舉君可京官期必得之而纔捐遷丞相以為賞薄知其有親更勅其弟子融辟君監光州茶場便奉養數月以憂免其後服除為蘇州觀察支使達官鉅人薦君材能於朝者前後十餘章改秘書省著作佐郎知霍邱項之移閩中遷太子左贊善大夫代還餘葉縣未行又遷殿中丞慶曆八年十一月五日卒於家享年七十五

君為人廉直不阿勢附俗而內恕有愛故長於為政
其在永定軍人有殺死於路者賊不得其子疑怨家
所為詣吏辨訴吏以子言名捕訴者按之證逮詢詢
囚無以自名明君察其不真頌繫待訊而急白守丞請
捕賊守丞怒曰司理侮法邪何敢為死罪解脫遣他
掾與司理雜治囚笞掠數百千囚不勝痛誣服具獄
待報君猶守之不聽人皆為君懼明日博野縣捕得
真殺人者舉郡大驚眾乃皆伏及為永濟縣當契丹
使往來道自先帝與我約和結兄弟歲時聘問一以
敵國禮待之使者入境天子使中貴人候迓饋勞冠
蓋相屬其有求市令所司調與之以見中國廣大厚
其歡心而少從旁緣賦取蹴迫令長稽緩不如意輒

劾以違制文移蒼卒百姓搔擾歲歲苦之畧北君興
而縣吏鄉典亦利得其勢侵漁細民其敝蓋久及君
至為設方畧飲食供張百物皆豫儲待後使者遇縣
不復及民民便安之王丞相繇此知君其始至閭中
歲大旱郡守希轉運使意不聽民訴災民遮君自言
君即詣府請之猶不許因趨出悉取民所訴狀屬吏
以令蠲其租而公文上轉運使轉運使初不悅後無
如之何文丞相守城都聞而嘉之更分遣官屬行視
川郡縣之被灾者皆奏除其租獨閩中由君免於流
已而上恩浸淫至于東西川十有餘萬戶矣君晚升
朝贈其父大理寺丞母崔氏仙遊縣君位雖不大顯
世守榮焉娶薛氏封高平縣君先君卒子五人女四

人初君仕官過汝陰樂之築臺馮君既沒三歲十二月丙申諸子喬奇京蘇等乃以君及高平之喪葬懷音鄉之高原以成君志奇舉進士與予同歲孝友慈祥予甚知之故予得銘其葬庶幾不朽云銘曰
學如其才有以顯親仕如其職有以便民壽爾厥年夫又何怨卜處于此實維君存蓋古別子百世不遷尚越其延施于後昆

翰林學士吳君前夫人趙氏墓誌銘

翰林學士吳君長文之元配趙夫人者冀州信都人父立仕為遂之平令家頗饒於財憐其子為擇所從至年二十是翰林君尚未仕治孔氏書王氏易通達有聞而遂平賢之以女子之吳氏夫人既歸事尊章

遂之二字刊無

吳氏刊移既歸下

尊章迨及祖姑婉孌敏恪執勤左右夙夜不懈雖退居其宮未嘗有惰色吳氏甚貧夫人不敢有私財自其所齎服玩器用百物者苟可以備家費緩急無所愛以故族人無内外小大皆歸其賢翰林以經明選於禮部調為福州古田尉廣信軍判官夫人皆隨以往人謂其去舅姑之側當少暇自寬而夫人滋益恭猶其故時也觀其志不為遠近有所較作雖賢士大夫或不能矣寶元二年八月二十二日以疾終年三十二其後翰林以庶能升王朝又舉賢良對策直言天子用為諫臣遂掌制命召為學士顯貴得封其妻縣郡君而夫人不及封人皆為之恨夫人凡生一男二女男曰璟有至性其幼也未能識其母長而思慕

為刊移

悲哀有過於人者今補太廟室長長女嫁秘書省著作佐郎胡稷臣而亡其次嫁泉州司法叅軍王孝寬初吳氏自齊之禹城徙北海九世矣由曾祖而下彙肆未葬翰林卜其地得東阿之魚山鄉孟柵原為吉嘉祐四年十月告於朝盡遷曾祖妣王以葬而舉夫人之喪以從曰生不與我同其樂矣死若有知也其祔于祖姑尚獲其志馬銘曰

女得其歸婦宜其家不幸不淑悲如之何夫也瑩之

祔于祖姑萬世其寧之

欽定四庫全書

公是集卷五十四
石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舍石記

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舍上之再從姪孫曾祖曰德
彛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曰承錫左
屯衛大將軍楚州團練使父克闢右千牛衛將軍母
曰吳氏陳留縣君嘉祐元年十一月己丑生于宮邸
二年四月以宗室長子賜名為太子右內率府副率
四年六月甲子以疾卒厝奉先佛寺五年十月葬汝
汝州梁縣古之道天下無生而貴者故雖王者之子

宋劉敞撰

未能始進則改作
未能始言非

猶勝衣冠而右爵之然任以貴以職時有不能以
恩全者矣國朝變此制公族雖疎遠皆以官祿富貴
之而終不任以事使之必全其待長嫡又加異故叔
舍未能始誰而官矣然亦天過早死豈固有命邪謹
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壯石記

皇再從姪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
門率府率兼御史上騎都尉贈左領軍衛將軍克壯
字構之慶曆三年五月二十二日生生四歲詔賜之
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又四年上祀明堂宗室之
助祭者仲叔季弟幼子童孫不問能與未能勝衣冠
皆賜爵進秩由是遷右監門率府率嘉祐四年年十

有七矣六月乙酉以疾不起聞詔贈左領軍衛將軍
自始賜名至于終積階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
酒兼官侍御史策勳上騎都尉蓋見其進未見其止
也曾祖廷美秦悼王祖德雍廣陵康簡王父承亮磁
州防禦使母杜氏初其出就外傳也尤警連成有所
授學未嘗不以忠孝為言磁州賢之謂其左右曰此
我寶也性多所通於書畫音律皆精過人比其卒尚
未娶故無後明年十月葬汝州梁縣其先王之墓次
固有苗而不秀者邪敘其行事以塞詔旨以表其寤
穴謹記

皇姪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罕石記

皇姪孫叔罕者慶曆五册五月八日生生五歲以乾

元節與宗室子弟皆上壽得召見因賜名授太子右
內率府副率明年正月十三日有疾卒嘉祐五年十
月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保信軍節度觀察留後贈
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祖承矩莊宅使
贈汝州防禦使廣平侯父克循右監門衛大將軍柳
州刺史母劉氏其葬雖以殤略然自啟至安猶使使
者以玉命督視云謹記

皇姪孫故右內率府副率叔疾石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疾其父克廣右監門
衛大將軍其祖承矩贈汝州防禦使廣平侯其曾祖
德彝贈中書令潁川王其母楊氏其生以皇祐元年
八月其賜名以五年四月其卒以九月其他官以銀

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
葬以嘉祐五年十月甲子實祔其高祖秦悼王之園
有詔刻其世繫于石而藏於其墓所以異宗室之恩
云謹記

皇姪元孫故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李培石記

皇姪元孫李培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克巳右千牛
衛大將軍祖曰叔韶右屯衛大將軍賀州刺史父檢
之右千牛衛將軍檢之于悼王五世矣李培之生以
嘉祐四年三月其世次上從祖兄弟曾孫之子子也
最遠生月餘即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階勳兼
官檢校皆如故事所以優宗室長子異其禮其年十
月八日天死厝延祥院明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有

詔刻石識其寔云謹記

皇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持之石記

太子右內率持之至和二年六月三日生生一年以宗室長子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嘉祐三年八月十八日卒曆于延祥佛舍又二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先王之榮曾祖承勗贈宮苑使宜州刺史祖克構贈邠州觀察使新平侯父叔璿右千牛衛將軍母王氏持之於天子為再從曾孫其屬益已疎遠然其所以愛厚敦睦禮秩如一將長養而富貴之不幸早死命也夫謹記

皇姪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叔醜石記

皇姪孫醜至和二年十月二十日生嘉祐四年乾元

節用家人禮上壽見省中賜以名拜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階光祿大夫加銀印青綬檢校國子祭酒兼官監察御史勳武騎尉所以寵秩之甚厚其年七月三日感疾卒蓋生五歲矣下塲也墓遠未得葬厝禪惠佛舍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祔于其先王之墓曾祖曰德恭追封高察王祖曰承慶猶國公父曰克絢右屯衛大將軍母王氏無命號此其世系也謹記

故右監門率府率克播石記

皇從祖兄弟之子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右監門率府率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克播字伯芳廣陵康簡王德雍之孫磁州防禦使承亮之第十

一子母杜氏以寶元元年十二月生於宮邸慶曆二年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其後遷右監門率府率加兼殿中侍御史上騎都尉幼聰悟機速有成人之姿磁州愛之甚日課使學書未嘗有倦色其用法頗得古法嘉祐元年十月甲子感疾卒年甫十有二云權瘞奉先佛寺後十二年當嘉祐五年十月乃葬汝州梁縣曾祖秦悼王之塋是雖於禮殤且無後然天子猶以族人之愛使使者護葬事詞臣為之志以成人之禮處之可謂厚也已謹記

皇再從姪曾孫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化之石記

皇再從姪孫化之者右監門衛將軍叔曠之長子祖曰克已贈深州防禦使饒陽侯曾祖曰承壽贈均州防禦使武當侯化之以皇祐二年九月一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其年六月二十一日病不育嘉祐五年十月葬於汝州梁縣先王之園是古所謂無服之殤也然其禮亦備矣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率叔曠石記

皇姪孫叔曠其先出秦悼王曾祖曰德恭衛州防禦使祖曰承壽南作坊使父曰克基右武衛大將軍母曰扶風縣君宋氏以慶曆三年始生生五歲始賜名遂以為太子右內率府副率上祀明堂復以恩遷右監門率府率初出就外傳知愛書事筆硯不類諸兒

皇祐五年六月三日以疾卒年十有一歲矣殯善濟佛寺嘉祐五年十月日葬汝州梁縣從其先祖之兆云謹記

皇姪孫故內率府副率叔龔石記

皇姪孫叔龔其父曰右屯衛大將軍克絢其祖曰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承慶其曾祖曰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德恭德恭之父則秦悼王故叔龔於上為從祖兄弟之孫生五歲則賜以名及官得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而疾卒寔至和二年九月十日猶以成人禮殯延祥佛寺後五年乃葬汝州梁縣其高贈之墓兆寔嘉祐五年十月日云謹記

皇姪孫故內率府副率叔閻石記

皇帝再從姪孫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國子祭酒行太子右內率府副率兼監察御史武騎尉叔閻者贈昭德軍節度使兼中書令潁川郡王德彛之曾孫贈武信節度觀察留後遂寧郡公承衍之孫左武衛大將軍克諧之長子母曰馮氏皇祐四年四月四日生旬日以乾元節與宗室長子例賜名除太子右內率府副率明年五月二十日卒遂厝于昭聖禪院嘉祐五年十月葬于汝州梁縣從高祖秦悼王之塋是誠不幸而天矣然而其生有爵其死有歸其葬有誌是殤以成人之禮居也豈不亦幸耶謹記

皇姪孫故右監門率府副率叔僧石記

皇姪孫叔僧慶歷丁亥十二月二十日生明年以宗室長子例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皇祐二年上祀明堂用沈思遷右監門率府率至和元年十一月九日以疾卒始八歲厝于東興福佛舍曾祖德恭衡州防禦使贈護國軍節度使兼侍中高密郡王祖承慶和州團練使贈武信軍節度使循國公父克顏右千牛衛將軍母樂壽縣君高氏嘉祐五年十月葬汝州梁縣祔于先王先公下塲也然以親親恩錄其義已原矣謹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石記

皇再從姪孫右千牛衛將軍叔策妻萬年縣君王氏

者西頭供奉官漢賓之曾孫右班殿直從周之孫三班奉職溫恭之女年十有六以禮成婚至和二年封萬年縣君明年六月庚申得病死殯奉先資福院後四年嘉祐五年十月某日葬汝州梁縣上于宗室甚厚其子孫服屬雖遠苟勝衣冠能趨拜無不命以官者王歸為叔策婦安富亦樂矣然不能成子姓甫三歲而亡其命也哉謹記